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五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1322/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五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五七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古文奇賞三十四卷奇賞齋廣文苑英華二十六卷四續古文

奇賞五十三卷明文奇賞四十卷(六)

〔明〕陳仁錫選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至天啓刻本

.....

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古文
奇賞三十四卷奇賞齋廣
文苑英華二十六卷四續
古文奇賞五十三卷明文
奇賞四十卷(六)

〔明〕陳仁錫選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至天

啓刻本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四

書類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薦賢

薦皇甫湜書

唐韋處厚

上耶律中書書

元元好問

品藻

與孫司封書

宋曾鞏

答趙內翰書

宋蔡襄

辭薦

四續奇賞卷三十四

請符載書

唐李巽

往復

上韋尚書書

唐符載

上呂相公書

宋范仲淹

上韓持國書

家誠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唐李華

經傳禮樂

請孟子爲學科書

唐皮日休

與姚公茂書

元楊奐

與馬植書	唐劉軻
與陳叔達書	唐王績
答王績書	唐陳叔達
答桓玄書	晉殷仲堪
文字藥病	
與沈約書	晉陸厥
寄樂天書	唐元稹
贈李舍人書	唐釋晝
答求文人書	唐柳宗元
與王觀復書	宋黃庭堅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答李推官書	宋張耒
答張籍書	唐韓愈

學士不偶
有思不浮

上宰相薦皇而浞書

章處厚

相公閣下伏以燕國張公說登珣聖明底靈泰帶推
心旁求虛已下納房太尉由布衣振起于門下張曲
江自蓬戶發揮于嶺底而繼播休名襲佩相印克懋
勳德不忝揄揚後之朝望因以與勸不多二公而推
燕國者以難居群倫齊齒下輩崇構棟榦則抄忽方
輕琢飾珪璋則蒙時未耀器用既光持之于日月之
前垂後而無配名節兼大用之于身世之後希古而
絕倫夫豈推策考步之為乎燕往知來之兆乎蓋合
以尺牘片言申以考跡定貌靈具五行之鍾粹也文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三

章心靈之造形也著誠居業本隱以之顯觀心擇術
自巖以之微以是而求則坐夾萬方之內立斷百代
之下其術既定其道甚明竊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三
十工學窮古訓詞秀人文脫落章句簡斥枝葉游百
氏而旁覽折之以歸正蒙六義以疾馳諷之以合雅
荀堅其持操不恐于器器之訕脩其踐立不誘于藉
藉之譽蓋軻黜楊墨之心楊雄傳孔頴之志形乎既
立果于將然至于用心合論操毫注簡排百氏之雜
說判九流之紛蕩摘其舛駁趨于夷途微會理軸遣
訓詞波無不蹈正超常曲暢精旨置之石渠必有劉

向之刊正詳言列之東觀必有孟堅之勒成漢史施之奏議必有賈誼之兼對諸生天既委明丁斯人苟回險其道未待按輪而驅則必混翼于天池殄精于沆漚秉綴者從而道之固無及矣儻得遊門下信其才能相公得徇公之名有撫奇之實後進幸甚舍人驂御賤役也猶能遠掃門之事禍衡雕蟲薄技也猶能遇非常之薦今某辱奉恩顧實百于舍人之儔皇甫湜繡積才志固百于正平之量處厚百舍人之勢不能達百正平之心方切恃私于門館明者觀之其恥非一也懼馬醫不盡謹繕其書論賦合八首用四續奇賞卷三十四

上可否輕瀆嚴張下情不任戰懼之至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敬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日續奇賞卷三十四

元好問

元好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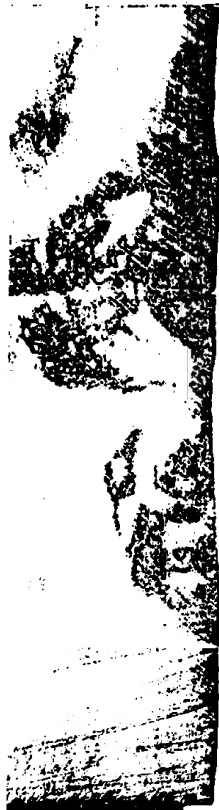
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于世必籍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脩明堂總章必得梗楠豫章節目礪萬牛挽致之材頂為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日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櫨根楔楹杙甍桷雜出于榆柳槐栢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者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五貫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興李庭訓

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李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翼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和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謫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人民之秀有用于世者

西續奇賞 卷二十四 七

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餓造物者罕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試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其饒貲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貴然處之諸家固已骨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于是將不覺少助閣下蕭曹兩難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為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然與

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為諸生惜也



與孫司封書

曾 革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儼志高未及時已奪邑邑地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以不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州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下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卽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爲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

申續奇賞 卷三十四 九

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鄉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惡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口于天下此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爲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貢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不狼

見

令與陳拱同戮既遠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者當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而至于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材者非其變發于隱伏而起于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之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于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爲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特以書告陳拱當時爲使者于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爲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爲天下者使萬事已

因續奇賞 卷三十四 九

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愛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于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哉之天下視聽顯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自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和厚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華富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則一青

今其所立亦可噴矣幸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

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親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通則其有先知之効可知也。六性之吾輩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口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儀，傳問而致陳之，使其事自固有補于天下，不獨一時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宜垂頓首。

答趙內翰書

蔡 裝

伏蒙示下，衆薦黃聯奏草，聯聞人與之游，其父以書自喜，不苟于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于朝，庶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爲聯發也。然其奏口石介在國子監時，請聯表率生徒聯以介詐害不宜爲事，非是趣拒之，弗往。乃聯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聯，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譽至原，其所以爲心，欲若側無姦邪，人人爲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則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

以修誠立節之大略也。所抵牾者，及陳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之巧，僞百端妄造，誘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害何也？夫詐害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餓而死，幾斷棺于孫流離，詐害者固如是耶？守口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其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于後世乎？昔介之存，衆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苛容無所自立，爲責況敢毀之。聯避介聘，爲學正

不肯爲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爲時高士哉
足下與亦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常有聞足
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賢介之人滿朝廷其
口固不爲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實死友以合
貴權此裏所不爲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爲寒氣
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憊感歎顛倒

諸符載書

李異

數月不面延企爲勞夏首漸熱惟動履安勝異解
推遣昨者不撥薄劣輒上薦賢之書恩命拜足下太
常寺奉禮郎充南昌軍副使官告已到惟增感慶異
不任忻懌足下義高德茂文操特秀棲遲衡茅之下

籍甚家源之內信儒者之微猷聖朝之公器而玄纁
束帛偶未至者蓋匡阜則遐符君甚遠異謬臨此地
問接清風激揚多矣向非章疏上達則麟足無由糾
然奉常之拜亦吾子他日九層之資也但以俯仰吾
輩爲執事者之累幸當猥降允副風誠冀即領展差
四續奇書卷三十四

游勤矣謹差押衙任進朝奉付官人馬馳狀進迎

謝表異常侍書

符載

某官任進朝至猥賜書札并官告衣服鞍馬等開絨
之後伏知常侍不以載懦劣無取飛章上聞榮授太
常寺奉禮郎充南昌軍副使者此所謂天子厚澤下
潤林泉諸侯盛禮曲霑固陋斯惟腆薄何緣如是也
內慙愧彷彿復失從某弱年不自揆妄植強操尚各
節當以爲靜既砥礪以修道勤即功德以成世故按
遲不進垂二十年雖跡在直壑而心非長往且由木
之槎者憂良匠之不來室女之容者愛士夫之不娶

某雖孱愚材貌俱微實求知音爲之投誠一昨候謁
盛府禮數優貸降大人之嚴重涵小生之閑略顧問
采色若有所注居未絕時榮命果來變枯槁爲美梓
易荷衣爲簪組起締繆于平地生翼羽于雛毀鴻漸
之兆始于茲辰與夫尋常感恩不同日而語也誠宜
掩山扉別巖松扶策病僊祗赴所職伏以歸山之日
嘗于甘子室中輒以私志上廣視聽嘗恐道有所未
立學有所未周遭值引遇速貽敗累實欲姑務飲退
以備見聞況江西爲藩鎮之雄常侍負伊咎之資署
置兵佐四方傾耳或主客懸絕祗取笑焉故嚮風欽
西續奇賞 卷三十四 十四 唐

手不敢上道又其童孺酷嗜山水建中初與友生數
人自岷蜀結心匡廬踰至其病困無以贍給偶從一
地蓬腫醫荷荷取便易未遑變合含憤不快如病毒
螫近者江州李使君以俸錢四萬爲某買山號三洞
峰在二林之右孤巖絕壑巨廬之左埃褐破袍沛然
滿篋方將面雲來構草堂咏歌亮舜綢繆松栢報償
昔年之志而去是有始而無卒有智而無心必當爲
谿猿谷鳥側目相視豈止下林憊凋耶而已哉僕惟
閣下道極上才之美政布中和之化昭昭德禮橫接
士庶凡有草木尚獲暢達區區鄙素冀見察納某初

小淪賤胃緒遂遺猶心服道年甫強仕比爲四海之
諸侯屬意亦勤矣禮則甚厚實未隨之今常侍不問
賢否事出沉斷恩寵忽至門戶有光銜沔感激不知
所措則自茲口至于沒地出于閣下門闥矣菲薄之
質已爲閣下從事矣夫如是雖千里之外猶趨奉左
右也伏計至公大人雅量如淵當見其遐遠樹名異
日豈以一召違命遂賜重乎鄙人時此敢存俯仰既
乞守蓬華未獲奔徒其官告人馬輩謹並使還府又
處荒野詞意疎蕪寸犯尊嚴但增惶恐狂狷幸甚幸
甚

西續奇賞 卷三十四 十四 唐

再請書

李 巽

使至奉覽來疏何乃華共詞潔其志未酬所獻壹至
于是區區之意竊有所未然足下之所然也夫洪鍾
遇扣大小必應良劍赴刺泥王一切知已許與有類
于斯細詳足下之旨徒仰矯榮命俯稽誠禮其所難
者但慮側猿鳥之目咽澗泉之溜何嘗以阻鄙夫一
誠爲念辱衆君子之望爲意乎且足下之守儒行也
亦嘗聞尼父以司寇爲計已卽升堂者細百里而不
宰乎然丈夫立身之本正在執德義樹功業而已下
足下德義已著而功業未樹其在忽歲月而貪虛曠

時至而不行也。以足下才德之美，僕素高山仰止，豈不能薦足下于朝立可觀之地，矯翼霄漢，躍鱗清流，以成雅志哉？意之所趣，輒有所在。方今聖主聰明，春秋鼎盛，百王術內，六合掌中，而近郊跋扈，尚或乖化。夫主憂臣辱，抑所忿憤，故僕私心期足下于遠圖大計耳。謹當虛心假寐，洒掃庭館，奉候而已。且今之惠然猶往之見，辱無屑意也。屬簡書有畏，不果躬詣，所居幸垂見悉。

答書

符載

今月二十一日，謹遣家人楚山專奉狀伏計已達任。因續奇賞，卷三十四。

荷衡至，猥賜書示，并官告衣服等，載荷之至，無任下。荷孟夏漸熱，即日某侍奉外蒙恩，常侍開長者之懷，以國士見遇，拔自蓬華，署職拜官，手疏綢繆，出于溶發。古人云：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己。今常侍知我實獲死所，捧讀之次，潸潸肝心，假如時命不偶，盡死朝露，平生志氣已無所恨。昔謝安嘗謂其弟，前途未失，即立之忿，庶幾賢達，故前啓求自山林，史自磨礪，報榮之分，正在此矣。伏惟曲鑒，幸免貽聽，幸甚。其幸其其官告衣服鞍馬等物，留告身爲與職，各相贈欲留白，不又與公，照同對拾一取一，竊未合度，謹令竝。

却附上伏惟委曲鑒照下情懇望

第三書

李異

再馳狀，皆指還答，承抗跡未降，虛懷猶鬱，足下有器業，可以資時，松筠之質，有異蒲柳，然白駒驟過，良時易晚。昔夫子從政，亦不待韋編三絕，况僕虛薄，忝承朝寄，懼于覆壓，竊寐良賢，實冀推明道德，仰助薄劣，彭延仰之誠，有加常旨，敢更誠請，所望虛副，幸甚。諸已再具，故不煩云。謹差散將葉公著敬候，并官告衣服僕馬等，延首北盼，以得爲榮。惟垂昭省，不宜李異重簡。

西續奇賞，卷三十五。

答書

符載

專使孟溫朝至，再蒙示及招誘，誨喻，激切倍劇，前書之賜，議者云：得地千里，不如一士閣下，以泰山之高，就蟻蛭之卑，損折威重。一至于此，是何節士義夫之不投心服體，是何藩臣方伯之不師謙降禮，是何澆風弊俗之不易邪？蹈正，是何奸臣賊子之不俊暴畏義君子動氣？小人扑手熙熙，相賀如見，中古如載之，不肖猶夫人也。常侍之引遇也，如是，況今有賢于載者乎？是知劇辛趙主，鄒衍齊來，抑有以也。夫丈夫處世，誠宜稱道德，樹勳績，頽年急節，慨如不及，然才短。

而好進者敗謀人而不密已者危三尺童子明詳斯旨伏覽書示閣下又許與過以遠圖伏計俯示鄙人寶恐孤負聰明視聽失所以鉛刀爲重器以散木爲良材反覆思量益用慚惕是以前後懇懇少求退息欲磨鈍使利拂昏冀明蹄涔之內灌瀉涓滴料新營山居松桂未盈尺圩塹未快乾卽閣下已在鳳池矣此不揆儒劣敢希揭携助君治國裨補萬一若素尚飽滿耳某昧于機要識且迂疎敢恃深知累竭肺腑儻允遂鄙志從容林壑野人之誠也敢不歡愉以受賜或同使愚陋周旋幕府諸侯之禮也敢不恭敬以

四續奇賞

卷三十四

侯命此進退之分繫于主不繫于客也意有虔切不覺費詞伏惟再垂覽察幸甚幸甚

上章尚書書

符載

伏惟尚書雲霄之祿位汧隴之勳業河海之宇量青萍之操持斯事已形丹青載在太常野人復欲云云則若詠滄溟之深頌泰山之高識者聞之以爲悠悠腐儒僕不曉事故略而不書某聞默饒思食上窮思遇此生物之常也其有食不濟遇不至常情必然某則否何哉夫蘭有香雖植藟必從風而揚之上有道雖混闢其必由人而彰之某拜顏踰年出入五謁而善竟不聞于左右顧不及下布褐汨沒塵土造次羈旅是缺行敗德充溢視聽之深也射矢失中求正四續奇賞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諸已而已矣不然卽黃金之臺崔嵬造天獨不陪郭隗之後從容而登之乎然有志未遂于節下將欲求遂于節下伏惟少請詳之幸甚幸甚頃年與友生數人隱居廬山中時包祭酒牧于江州小子亦唐曾以短書干之包公聲聞君子也一言感激因爲遠大富是時賢豪僉僉滿盈江湖翕然以風槩相與亦屢爲侯伯之有上者行束帛之禮焉某皆抗詞不應斯鵬一舉之致以方寸之地久遠乎觀顧瞻歸路故途巡乎昨奔走萬里得伸拜慶慈顏怡然喜其如人親族隣里亦會酒相賀雖爵祿未及而門戶有光楷

結念相望于穀口可勝言哉今欲越三峽之清

古之力實亦斯在則古林之松桂草堂之朋友懷芳
結念相望于穀口可勝言哉今欲越三峽之清
九江之遐阻以業就主以家依山青風白雲相與
歲斯也者非大官上列恢張特達之賜則無以自振
焉尚書功德巍巍與高華作善政如和羹美潔仁類
陽春龍材係因多在策下今有毛類賢大賢能照而
如之使其奮飛乎今請介蟠屈大賢能澤而雨之使
其騰躍乎願之仰崇重委之即廢賤通塞之路期于
反掌敢不虛中惕慮敬候遺佈伏惟非常康輿之幸
其幸甚

四續奇賞卷三十四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伏蒙台慈賜賜鈞翰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
寵不任榮懼竊念仲淹草萊輕生服習古訓所學者
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買生慟
哭太息之說為報國安危之計而朝廷方屬太平不
意生事仲淹于縉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齟齬詞乃聯
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
而天下指之為狂士然則忤之之情無他焉正如陸
龜蒙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
已遇不伸不直而大醜彰于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
四續奇賞卷三十四

不妄言

皆天性之然哉今擢處方面非朝廷之
序又矣昔郭汾陽與李臨進有隙不交及討相
位之亂則執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公之
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進之才之力
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重負奉由未知所
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宣仲淹

答韓持國書

蘇軾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痛裂不堪其哀更永慰問
重增號絕且蒙見責以兄余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
友情之道獨羈紲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予之素所
畏者也令言如是疑非出于持國也然筆迹趣向皆
持國又不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
爲持國班班而言也予亦人也非翼而飛蹄而馳者
也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雖是禽獸亦
安肯舍安適而就愁苦哉此語去離物情遠矣豈當
出于持國之口耶昨在京師官時不敢犯人顏色不
四續詩賞 卷三十四 三

雖足閉關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也既與人
不與之言一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往還可
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人人皆如持國則可
今持國尙有之語况親也義也識也不迫持國者多
矣使之加醞惡言喧布上下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
未爲重也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
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子人事羸馬微僕日捫捫
取辱于都城使人指背笑我哀問我亦何顏面安得
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膺稍充
足居室稍寬又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
四續詩賞 卷三十四 三

養然後為樂。今雖係此亦如仕官。南非安可與。常相守耶。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官。何以。餘之道也。況子窘迫勢不得如持國之意。必使我。轉清油。肉餒升虎。而後可也。何其忍耶。嘗觀棠棣之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常有急難之時。必相拯救。章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明尚義。及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也。子于持國外兄弟也。當急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于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磨。古人所不能安于欲不報慮淺者。持國也。前得子華詩。意亦。

四續行賞

卷三十四

四

今并此以達于華。子非疎而勿切者。繫之。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四十年。曉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為內外師範。意欲與汝言之。裴氏始恩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感吾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疎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間疎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如禮。今者諸子日出。高眠。爭覽。器何。會有此儀。可為歎息。世教如此。何得不。人亦。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事。父。舅姑。可無咎。時序云。家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友。關。雅之義也。易曰。主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無自專之禮。詩云。將。將。謂。謂。玉。焉。居此奉舅姑。助祭肥之儀也。又曰。將。將。謂。謂。弋。鳥。與。鴈。此。上。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于公宮。廟。廟。既。既。于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為婦。今此。人。從。荷。且。婦。人。尊。于。丈。夫。群。陰。制。于。太。陽。世。教。一至于此。可為。重。淚。汝等當學。讀詩。禮。論。語。孝。經。最。

為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和帽多，帷帽少。當時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頭向有帷帽，露離必為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為丈夫之象。丈夫為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于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類風敗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臆臆已能承順十五婦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族，病乍聞甚慰意。凡人不患尊行不慈，訓患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婦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

西漢詩賞 卷三十四

二十六

願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指汝汝耳，不次翁告崔氏。

三子省

請孟子為學科書

皮日休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不出乎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繁若經傳，天啓其道，不燼于秦。自漢氏得其書，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賸賸于前，而其書沒沒于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考有，奸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真而無稱耶？蓋仲丘愛文，王嗜昌歆，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丘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違害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于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熱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誦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周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收時補教為志哉？伏念命有司去莊周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測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刑其言者。

西漢詩賞 卷三十四

二十七

與傾首復別四五年思渴之甚所欲言者不一也握手未期此復可知子善至得書審玉卷佳裕且知北還喜甚去歲子善云新築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何所據及見朱文公家禮圖說亦云在北架似不安也且宗廟五廟七廟而已雖有成言所以作室次第于經則無所見朱文公後來宋人也建炎南渡廟社之禮一蕩就有故老或鬱鬱下僚無所見于世此說在中庸或問中略見之所可信者止是昭穆位次于神至于石室皆不及也家禮所載神主樣式亦非與三

四續奇賞 卷三十四

三九元

上時入汴梁得宮室廟社法度于一故老處又五年因秋比以生徒之眾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暇請觀寺之西向柱相公讀書室與一見知其為家廟也其廟制如世之所謂吳殿也凡石室並在西壁高與人肩臆齊其僧猶以為藏書龕既而來洛下于楊正卿家閱稽古編文信乎其為杜和公之家廟也文粹韓文溫公集多有家廟碑止說三室四室或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室又有云東室者亦不其石室方位之所在夫禮也者制度名數之所寓也不有所據必有所見文公所述未見其所據當以與之所

四續奇賞 卷三十四

三九元

目觀者為廟之定制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同所以異者名數也今汴梁太廟法度弊家具有圖說自已亥春定課時有告隱匿官署者親入舍檢視而舍即太廟也所得考其制度焉石室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牖世祖一間內附肅宗一位穆宗二間內附康宗一位太祖已下至宣宗各二間係入室計一十六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東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一間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已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客曰毛正卿至自保州曾為先朝太祖視談舊禮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眾談竟與問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禮時將在秋冬而不及春夏也客問何以知之與曰以公止見虎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則席以桃枝桃枝竹也客曰適在冬耳與又問公之行禮將屬時享而不及禘祫客問何以知之與曰禘祫則太祖神主位于墀下而東向焉而昭在子北南向之穆在于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人祖神主在南之內南向焉故知不及禘祫也客謝求書及禘祫于此定禮也惠不素考耳是與非古人詩之恐不宜襲家禮之誤也著書非細事也古之聖賢當

敢自作古所謂神注之說容面告焉

與馬桓書

劉勰

始存之不以于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
黃外飾直索于心于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
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于何人敢不以心
友于存之邪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懇思存之固有未
于知者矧與相面者其能異于行路之人哉固無也
有恨羣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
當積竟未得露一毫于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
嗟嗟于內若飲者實滿于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
謂于是言似乎哉以為似則于不得不吐于存之矣

西續奇賞卷后

三十一

先此二十年予方去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
以一簣不止望嶽峯于上誓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
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
有形影存之以于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
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
于時若名未揚于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
立身揚名之意耶嗟然而思震駭且久曰微夫子吾
幾得罪于聖人矣噫聖人之言焉戒也天戒何可違
予歷數歲自洙泗渡于淮達于江過洞庭三苗踰鄱
亦南汝漢江澤滄溟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楊生楊

全書卷二
歷代

生以傳書為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
于春秋春秋之道某以不下牀而求之求之必謀
所傳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
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座似假生之口
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
卒其業雖未能無愧于古人然于聖人之道非不攷
致也既而曰以是為駕說之儒易若為行道之儒邪
貯之于心有經實施之于事有古道猶不愈于堆案
滿架矻矻于筆硯間邪徒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宮
牆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自以為商假

四庫全書

卷二

三

史筆者人人自以為遷固此愚所以憤憤思欲以
聖人之為而中而少條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
者知聖代有燕周焉此某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
下羅浮越楊嶺泛江浮彭蠡又抵于匡廬匡廬有
臨上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發靈語經之
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若若出井
甕之于太山之上其為見井不必矣長恨司馬子長
謂聖諸聖賢者豈不然乎哉脫漸子長之言予之厄
窮其身將濟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意我獨無之何
也夫然亦何必瞽吾目然後國語則吾足然兵法

抵官刑然後史記邪予是以自忘其愚故有三
指要十五卷漢書又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真孟三
卷隋監一卷三神五章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覃精
潛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于大君之前曰其良史矣
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其如何有知予者相
期不會于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
以謝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為必以古人期于
今人符邪又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
人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實馬日
碑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謝志有若衛

四庫全書

卷二

三

頤繆襲應璩王沈傅玄茅暉薛瑒華覆陳壽等洛
京史有若陸機束皙王詮詮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邵
繁孫盛王韶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
何承天裴松之蘇寶生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
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瓛
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傳宰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
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邵淵崔浩言隋史高
允張偉劉橫李彪邢昺溫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
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幸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士
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弘公孤德蔡岑之本言

隋書有若王師邵王貴顯師古孔穎達丁志寧李延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公許敬宗劉胤之楊仁卿賴胤牛鳳及劉子玄朱敬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于時及修撰未既者如開並藏于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其子雖無聞良史至于實錄品藻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豈無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邪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元闕撮拾衆美成一家之書善有若採薪非者無以下體衣狐裘者無以羔袖

四續齊書卷三十四

三十四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璽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豐屋華楹顧蓬蒿而徙眷鳴鍾列鼎想藜藿而移步不與騎期遂忘嚴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棲遲丘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穎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遙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

四續齊書卷三十四

三十四

不多乎哉以爲多則存之視子力志何如耳昔隋嗣宗嗜酒當時以爲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今予之嗜書有甚于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行哺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望不聞其足下何遺邪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如友匡廬之下猶有用一成耕牛而具僮僕爲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順神誠知并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真耳敢布諸足下其圖之基再拜

答王續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與渠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慙然自失誠恐持郗克之質入邯鄲之墟秦曹鄒之音歷莖英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揆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騎鄒相訶又以緘騰致請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子不知賢兄尚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尋謹依高有緒錄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爲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敘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可以闡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言泯絕大義乖墜三代之然亂于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于斟酌典謨表章微絕自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敗蕩史道息矣然國于天地有與立焉苟能宅鄒魯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躡次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之筆

四續前書

卷三十四

三六

四續前書

卷三十四

三六

削陷于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宜乃興元經以定其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需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間耳目者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道義詭譎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惡積時來妄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敘致浮雜褒貶阿黨述聖望者以爵祿爲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譎爲能事至于密會王道潛濟生人既昧于知音咸寂而不記貪收寫其祖父冠冕胤嗣婚姻以爲譜牒之證可謂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于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恢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詳記至及賢兄尚次常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真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學王豹之誦遊離渚者學藻繪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成敗百泰日所親視誠恐後之作後復習向時之弊焉故聊因掌空之暇著隋紀二十卷窮辭流離則親于心矣書事簡要則當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于行事儼近是乎諄情時春以座清覽當煩金以購黠鼠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更附王

答桓玄論四皓書

殷仲堪

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嚴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有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宐以正。順焉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乍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四續奇賞。卷三十四 書 三十九 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跡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北首。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安泰之途。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而其危易持。苟奢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而古今賢哲所同惜也。

與沈約書

陸 駿

范詹事自序性別官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
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恨本
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問與理
合即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
遠大旨鈞使官羽甘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
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
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闢此處而
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
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諺於玄黃槌句差其音律
四續奇賞 卷十四 四

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問與理合則美詠
清諫有詞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
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
事不得無之予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
篇既口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
便謂合理為開豈如持其合理而奇誤訶為遺恨耶
自觀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勰奏書大明體勢之
致艱始委帖之說探未窮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
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為何所指邪故愚謂
前漢已早識官徵但本屬肉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

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潘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
病者也非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
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
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問何獨誣其
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與古今舛殊將急
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得半
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
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馬便成二體
之作孟堅補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校富何猥不
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
四續奇賞 卷十四 四

編目不獻乎意寡尤則事留乎一日瞻瞻愈伏而理
踰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
何獨官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論者乃可言未窮其
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叙詩寄樂天書

元 稹

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雖識聲
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用入，最
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門節將動十餘年，不許
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幸懷之處
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
天子曰：某色將某能，遇亂亂衆寧附，願爲其帥，名爲
衆情共實通，許因而河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倖因
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爲言，意有羅列
兒孫以自固者，有開黨發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
四續奇賞 卷三 唐 白居易

於凡閭閻者，處古語也。境如一室，洞微其下，不
饒畜厚，加剝奪名爲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
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候甸之內，水陸豐沃以
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之備，猶是朝廷大器以
謹，慎不言爲甘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
議士，往往抑寒禁省之間，時或結完階墜，索家人師
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惑，冒俗不怪，上不欲令
有司備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場，中更
緣其端，割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駭，不憤，一尚
於書傳中，初習理亂，漸心體悟，震若不可活，思欲

發之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視激烈，
即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詩
翁深賜獎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書
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歿，其志義
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
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爲文，又久之，得杜市詩數百
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皆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
而評子昂之未暇，備衆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
善，日課爲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閑則有作，識足下
時有詩數百篇，失習慣性，靈遂成病，敝每公私感憤
四續奇賞 卷三 唐 白居易

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
山川勝勢，風雲氣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達屈伸，
悲歡合散，至於疾恙其身，倅懷昔遊，凡所對遇，異於
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謫南，今三
十七矣。五六年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
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嬾於能欲，全盛
之氣，注於詩言，雖極精微，遂成多大，然亦未嘗結寫
過，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儻好僕詩，常謂爲
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自意可
觀，而詞近往古者，爲古詞意，亦可觀，而流在當時者

為樂輒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為古詞體實
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公順屬
對懇切者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為兩體其中有稍
存與寄與諷為流者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
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有以于教化
者近昵婦人聲澹看目綰約頭鬢衣服廣脩之度及
匹配色澤尤據怪艷因為覽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
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首色類
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
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篋篋及通行盡置足下僕亦有
四續奇賞
卷三十四
說僕間上上立直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其次急位其
次急利下急食僕人與不厚既乏全然之惠命與不
偶未遭可為之事性與不慧復無垂範之言元元狂
癡行近四十微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官階已六
七年校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卑卑偏
人事稀少近歲荒凶死丁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
草木刺吏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患小有
蛟蚺浮屠蜂蟻蜂蜂之類皆能損蝕肌膚使人瘡痂
夏多陰濕秋為痼癩地無醫藥藥石萬里病者有死
一生之慮何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

其所請之憂險也又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
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立事之驗耶但恐一旦與
急食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已之請是
用悉所為文留穢箱笥比夫格奔樗塞之戲猶口愈
於飽食僕所為不又愈於格奔樗塞之戲乎昨行巴
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為
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為寄思玄
子者小歲云為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
志京兆翁見還之山今亦寫為古諷之一移諸左右
僕少時授吹噓之術於鄭先生病癩不就今在閑處
四續奇賞
卷三十四
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內里日亦不復費於無用
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贈李舍人使君書

釋 書

自湖上一辭十有餘載公貴為方伯書跡在空林出處殊疎音塵不接蓋埋然也晝從辭後自謂年多志固名跡道親惟慕空門若有所詣然未曾遇一知己嘗戲為一章自詠曰樂禪心似蕩吾道不相妨獨悟歌還笑誰言老更狂昔謝太傅每賞支公善標宗要若九方堯之相馬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盡今日於公即道林逢太傅之歡也又盡於文章理心之外或有作意在適情性樂雲泉亦何能方健美於其間哉類自目疾相嬰深緣如隔塵霧兼患脚氣行李不進

四續子書 卷三十四

四六

賀

答人求文章書

仰宗元

古今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達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爾備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獲果則為日月之蝕也大珪之瑕也苟足傷其明照其實哉且自孔子已來茲道大闢家脩人曉刊削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發文章之發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縠互學日月高居於萬物之中雄視於百代之下率皆縱誕而不克踟躕而不進力蹙勢窮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辨訥升降繁焉鑒之頗平好惡繁焉交之廣狹屈伸繁焉則彼卓然自得以齊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陋今者比肩疊迹大抵生而遇死則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子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者哉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戲賦文史挾其其華置齒牙間遇事盡起金聲玉振詭聲替之入一時之聲雖終淪棄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

四續子書 卷三十四

四七

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無歲
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多滯而不往也今
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
首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詠之也擊輅拊缶必
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卷三十四

門八

與王觀復書

黃庭堅

蒲元禮來屏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功無一不勤
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
所送詩皆典奇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
連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
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翊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
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
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
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詞順文章自然出群
後奉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

西續奇賞 卷三十四

門八

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嘗年嘗請問東坡先生
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
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
人之病如視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
故其氣象奕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
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
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
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日九錢巴賈大
繁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
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交不

宵果歸之期日月到門處于憲接蒲元禮來告行草
草其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
之

答李推官書

張

南來多事又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自病
暑賦及雜詩等謂詠愛難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
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
製往往已有所到也未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游
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矣爲能文則世自有人
決不在我足下與乘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
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平賤之見尊貴此何爲
者豈妄以未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
而貪於愛玩勢不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
以饋言實
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則謂奇矣
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環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
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
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
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爲主也大
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
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益益工因其言
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
百氏騷人雅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
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世固

百出此猶兩人持磬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案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手真問字於揚雄如到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泊滯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河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澁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颭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

四續奇賞

卷三

五

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則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何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古人之辭寡微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不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其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誦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庸虛似

主于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仰而不省也

續奇賞

卷三

五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其和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後其源導其所歸。澆其根。將食其實。此惑者之所殫謀。况于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于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陳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自官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辭既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

印續前書

卷三十四

七十四

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于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十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幅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幾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知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而使獨言之而陶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

印續前書

卷三十四

七十四

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後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年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亦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柳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

終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五

書類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往復

與鍾繇送菊書

魏文帝

遺令書

魏鄺炎

答朱載言書

唐李翱

與陸慘書

唐李翱

復崔尚書書

唐劉蛻

賀拜右拾遺書

唐劉蛻

四續奇賞卷三十五

與韋貞分書

唐劉蛻

謝楊郎中書

唐李翱

答劉壯與書

宋晁補之

上蘇公書

宋晁補之

再見蘇公書

宋晁補之

與魯直求墓志書

宋晁補之

答外舅杜侍郎書

宋晁補之

答劉壯與論國語書

宋晁補之

上辛給事書

宋陸游

上虞丞相書

宋陸游

上執政書

宋陸游

上鍾運使書

宋黃震

回鄧知縣書

宋黃震

回張知縣書

宋黃震

回余知縣書

宋黃震

與葉中樞書

宋黃震

四續奇賞卷三十五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魏文帝

歲。遣。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日。律。中。無。射。音。羣。木。庶。少。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非。夫。含。軋。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舟。舟。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遺令書四首

鄭炎

維。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乃。裂。裳。書。白。護。考。之。神。生。矣。荷。天。之。罪。以。致。于。死。名。毀。身。弊。神。而。有。知。炎。之。歸。視。在。旦。夕。之。間。耳。若。其。無。知。將。何。而。目。少。見。靈。魂。哉。其。自。即。安。其。自。愛。臣。去。矣。亂。矣。永。滅。亡。矣。白。老。母。無。懷。憂。懷。憂。何。為。無。增。悲。增。悲。何。施。寒。必。厚。永。無。炎。誰。為。母。厚。永。暑。必。輕。服。無。炎。誰。為。母。輕。服。棄。炎。無。念。此。常。厚。永。不。尤。不。怨。此。常。輕。服。矣。聖。人。達。於。死。生。賢。者。力。而。慕。之。炎。之。中。心。私。有。所。慕。每。讀。漢。書。楊。王。孫。裸。葬。班。固。以。為。賢。于。秦。始。皇。意。常。壯。之。然。裸。以。見。先。人。若。炎。不。為。其。布。巾。取。覆。頭。布。衣。用。蔽。形。具。棺。取。容。身。整。地。取。容。棺。若。黃。單。子。衆。耶。石。槨。連。朽。獨。其。罪。哉。堅。固。不。加。喪。葬。無。謂。先。君。之。兆。域。必。于。瘠。确。之。處。而。已。呼。甘。陵。夫。人。其。居。也。自。此。讀。考。喪。早。葬。玄。諱。之。等。元。昆。勉。之。以。老。母。相。累。不。可。使。老。母。無。謂。也。如。供。養。謝。婢。以。老。母。相。託。若。死。者。使。知。必。使。其。言。不。愧。嗚。呼。選。之。遺。孤。其。名。曰。止。戈。汝。長。自。為。之。寧。各。爾。止。夫。汝。未。有。所。識。吾。謂。汝。有。所。識。其。先。見。汝。耳。汝。有。所。聞。吾。猶。謂。汝。耳。有。所。聞。而。告。汝。人。之。喪。也。非。父。則。

毋非昆則弟非姊則妹人之孤也。亂齒其少矣。汝之孤也。曾未滿兩旬。汝無自以為微弱。物有微弱于汝者。乃其長而繁焉。后稷棄之。寒水隘巷矣。汝比之。猶逸焉。于菟之在虎乳極矣。汝比之。猶易焉。乃終不在。乃始在。在懼惟生。無懼管蔡之逸。厥終乃不逸之易。厥終不易言。咨嗟止戈。汝能言則讚之。顧言汝能行。則履我之所訓。剛焉柔焉。弱焉強焉。學焉愚焉。仕焉隱焉。懼汝身之柔。可不厲汝以剛乎。懼汝之剛。可不厲以柔乎。懼汝之弱。可不訓汝以強。懼汝之愚。可不最汝以學。懼汝之隱。可不救汝以仕乎。消息汝躬。調和汝體。思乃考言。念陋考訓。必博學以著書。以續受。父母久業。我十七而作。鄴篇二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其賦誦誅言。少為之。苟吾戒汝。勉從。祭為甘荷。示試汝克違。梁莫為苦。汝無逸于丘。無瀕于酒。無安于忍。事君莫如忠。事親莫如孝。朋友莫如信。脩身莫如禮。汝哉其勉之。下邳衛府君我之諸曹掾。齊北齊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孝廉陳留楊使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今我溺于地。下思思則孤。而靡報。汝有可以倒載。背戈無孤之矣。祭伯喈與我初不相見。吾即之。猶父不敢以為兄。彼

必愛以為弟。九。盧府君父事之張公。袁張子傳。幼業王延壽。王子衍我之朋友也。鮮于中優。吾先姑之所出也。若不足焉。汝荷足往而朝。觀之。汝不敏。往從之。學焉。汝荷往。取任焉。咨爾止戈。吾冀復有言焉。其永覽于此。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處。先我
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就知者問難。
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
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具。猶不足辱厚命。况如某
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大。而深宏者耶。
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畧陳其所聞。蓋行已莫
如恭。治實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
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
也。相入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五

七

而察其厚薄。則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
矣。此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
婦。明長幼。淡朋友。六經之旨矣。浩乎若江海。高乎若
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擬章稱詠。津潤惟麗。
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
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
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
深則意遠也。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詞盛則
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
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

對不對此
東晉書
分古今文
方其時
之辭也

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
者飽於腹也。其味酸酸若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
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
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
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
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
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
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
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恠麗者。有之矣。劇
奏美新王。襄儻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五

八

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大公家
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
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
遯閑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纘統殄
行。震驚朕師。詩曰死彼桑桑。其下候旬。將采其蠟。瘼
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詩曰十畝之間。今桑柘閑閑。今行與子旋。今此非
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
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典老聃列禦寇莊周
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賈墨翟

谷子荀况韓非李斯賈誼敎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志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古者不咸以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由文也虎豹之轉猶犬羊之轉此之謂也陸機曰休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迷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嘖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五

九唐

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于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言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

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滄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帝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者竊懼足下不思乃蹈于此常踐之與翺書亟叙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役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某頓首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五

十唐

與陸倕書

李 翱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授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乎翔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歿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知於君也故書告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誦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楊子雲矣書告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四續奇賞 卷三十五 書 七 劇

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遠則孟判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下時如他人疾書寫之誦其文不足過也其詞乃能如此當書其一章曰復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窮遠不能無所述遠有書寄弟正辭及其餘亦自覺不長下尋常之所為者亦足以贈焉

復崔書

劉 琨

男子生而用四方所以有四方之志故懷長道不可以退已非其道又不可以動心今蛇也伏念仁人在位野無君子不敢隱忍自置則簡授僕夫堂上猶遠況千里之悠悠哉亦將天未甚難果遇閣下響不私岸谷與高下為應不幾其使得復廬下而又重幣厚詞素未嘗遇知一作若常為齊桓公之明活俘而相要平仲之賢贖隸而友夫俘未至而鮑子先言之桓雖智不逮安得勿相隸未言而晏子已見其色雖智不逮安得勿友豈如左右無先言之人閣下未見蛇之色而與之歎息乎與之教道乎則斯然心因閣下而動已為閣下而不復還恨幸甚幸甚雖然敢不再拜以謝知已而自道其所得罪蛇早不量已嘗欲與其道以先生之自以得其位即欲立殊節於君友不得其位即並長幅於後世然而以為身屈則道不勝其卑則道不明矣其誰辭不欲安已矜道也不難於於也伏惟閣下以忌道圖已已此若道勝而已勞乎從俗而飽其親就若道在有君子而後顯其親乎閣下不以行已失態天命拙塞乃復書問曰特才微物與論議險道與齊伯擠毀與夫承

貴仕之後，身尊而食足，然踞辱卒吏，猶有陷人於急。
上四手一 况蛇近世無九品之官，可以藉聲勢而又
作隱忍 當時無絲絲之舊，無一簞之食，設有乘人之氣而窮
賤，奪其氣矣，何能為也？使蛇一旦為病狂妄人而行
之，俄而自成，恠笑不止，人之恠笑也，然則希權門以
媚，變腹隨衆口以贊，曲私瞻視行坐，傾身預起，則信
乎對南面，而嫉濠壁之相峙也。如此豈曰恃才傲物乎？
險直之在已，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殺身磔尸之
終不殺 發非之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忠義諒正之名，
使蛇前不得其人而言之，則身死，一作已久得其人

四續行實 卷三十五 書

十一 唐

而一之則安得田而至此，故曾謂論議於此，
以王太子宅，
私時曰人受命而後見，趨于則古之人之見也，其不
在受恩之後，可謂逆前使以謝殊遇，以結後計，蛇
再拜。

賀

賀友人拜右拾遺 劉 蛇

今日街東見詔書，以執事拜右拾遺，朝廷之意將有
在，擇能言者而使之言，哉！雖執事材氣壯健，它日無
不乘之，若驟以地，一作遷耶 未嘗有也，故蛇謂
朝廷之意將有在也，容欲用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
喜而不寐，僕不止為執事且為天下不寐也，丞相致
主上復貞觀之業，自此取伺察者必得伺察，一作致
口舌者必得口舌，所嫌忌出棄者稍稍引用，蛇幸未
老，一二年得見朝廷治平，若吹萬為訓，詒也，然人世
幾何時，不可遭伏惟執事飲食起居無忘承相意。

四續行實 卷三十五 書

十一 唐

與韋員外書

劉蛻

蛻性甚冥頑識不及高岸以當今由文學求用遲其顯遇在執事未知如何蛻輒自愛而庶幾不惑也故進不暇視地食不及卒哺起居不忘于文窮泰不忘于文雖分不出吟賞愛且專也執事以爲愛乎未也蛻爲人子二十二年唯初七年持瓦石爲俎豆戲其餘卒不離前之志也執事以爲專乎未也伏念方今人爭下堂而觀之畏已後耳宜乎人之心適在往越而使去有人正從越來執居而問于路執事以爲可教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五

十五

蛻云所愛而專者有謁執事之餘勇也深如此而可則道合而服從不可則道異而更學

謝楊郎中書

李翱

月日鄉貢進士李翱再拜前者以所著文章獻于閣下累獲咨嗟勤勤不忘翱率性多感激每讀古賢書有稱譽薦進後學之士則未嘗不遐想其人若與神交歎息悲歌夜而復明何孤樂已往之事哉誠竊自悲也臨空文尚慨慕如不足况親遇厥事觀厥人哉幸甚幸甚翱自屬文求與有司不獲者三栖遑來往困苦饒寒路而未能奮飛者誠有說也竊惟當茲之士文行光明可以爲彼生之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焉其五六人則本無勸誘人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則雖或知之欲爲之薦言於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困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猶不固矧曰能知之固足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見之又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記不見一人焉夫如是則非獨後進者學淺詞陋之罪也抑亦先達稱譽薦進之道有所不至也孔子曰舉爾所知古君子於人之善懼不能知既知之耻不能舉之能舉之耻不能成之若翱者穹賤樸訥無所取然既爲閣下之所知敢不以占君子之道有望於門下哉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五

十六

谷剡壯與書

昆補之

補之啓示漫浪翁圖贊并所以名堂與亭之意以壯
與志業豈老且不售時乖自於者之比其所以名者
意不存是曾直爲替以反之此善論人之意非反也
合也楊雄爲反離騷補之嘗謂屈原沒後惟雄爲却
原者故其言曰如玉如璧如瑩如月青如其智知原之
如玉如瑩不可以丹青變而傷原之宜其質不能與
丹青變以異而見光也乃聖人之智則異於是此但
如原之智而已矣然則丹青豈果可以變玉哉若曰
外與之化而內不化原其免矣故頗擬騷詞而反之
四續奇賞 卷三

其反也合也始爲詩寓此意其間而不作詩久深
遠以之來游又都爲五詩以名堂與亭軒齋泉則意
不屬姑書此誌之隨後則猶請也元次山介持者重
唐世是以保關除者自輩然語諸大方之家則未通
也何足爲哉記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紅味也學酒飲
食固不常珍矣事異饌合萬宇以聚應既自族世重
游想事與亦便仰此間又奚以漫浪而異焉補之

上蘇公書

昆補之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罔無遠近而俗均
王公大人服冠劔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
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者有道而窮巖深林長嘯遠引
之人所以爲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亦是道也
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叙於席男女別於塗鄉飲
時祭執遵獻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塾童蒙摩琴擊
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成俗以被及夫宋
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
自爲治家自爲法矣德禮之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
四續奇賞 卷三

之所產風氣之所習故其民思慮不純而趣合異同
不幸而小道異術群起而乘之駕鶴祥之文張詭怪
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爲列禦寇莊周詆前言作
行以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爲賢而爲荀卿韓非義冠
博帶高談乎九州之外闊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
爲郭衍鄒奭微亂隱語滑稽不窮其混迹若高其蒙
惡若卑而爲淳于髡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
而使楚兵不得合臨菑秦甲不得下山谷而爲蘇秦
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推人之背義不返顧計不
旋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爲刑軻薪政蓋先王之道披

國磔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說曾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深故民朴而少文齊井有渤海南有鄒魯魚鹽貨利之與俱故其民險而多詐管介齊秦之商轉無楚之脅其道四平方車之所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危而好亂燕土擁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其民徙而少慮秦倚華山阻山谷擊韓魏垂頭中國一夫當關斤夫其前故其民勇而輕鬪楚接吳越之封雜荆舒之地故其民剝而難恃其餘窮邦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矣由漢歷唐雖賢君相望異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五

九

人間出觀然太息有愛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者其來有漸也其不傳當切歎此夫有益天下之名而後可以服天下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才以挈天下之化閣下布衣單車崎嶇出蜀一日而聲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交馳可謂有荷天下之名矣橫身當職不肯倖條出辭吐氣無所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為望而化者非閣下何以哉管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縣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衮一治閩而閩之人感厲讀書賴脫而出者梓望於途夫大江之南五湖

之間其人便投而多能輕清而好奇閣下亦既知之矣閣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已有隨舳舨於米流望冠蓋於後塵者使閣下少借之以貌薄誘之以言彼孰不油然喜翕然變哉故補之將首為吳人慶而次為天下有望於閣下而化者慶也某亦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閣下之前獨幸閣下官於吳而其亦侍親從宦於吳也故願隨吳人拜堂廡而望精光焉蓋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辟俯僂從眾人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憐補之雖不能亦閣下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五

十

所宜容而待之傳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收選其詞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再見蘇公書

晁補之

某再拜上書某官閣下。嘗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奉教。不敢延亦不敢。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閣下容察之。某少驚野不食學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願嘗自信以謂其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逐纖縞而鬻狐裘。入楚市而為秦語。人皆笑之。自以為得也。雖然不佞生十五年。知讀閣下書。閣下蓋嘗自謂學出于孟子矣。孟子之學以詳說者為說約。而執中者為近。之遠以知天事。一大以觀海之濶。而近取于牛山之木。小得於食稿之蚋。兼陳雜舉而會歸于理。則其所統者可。知始補之不能識閣下之心。而竊觀其為文章。可。敢決。有肆橫發呼。吸陰陽出入鬼神。聘然其窮其指意之所施。伏而悸仰而思。恍乎若目前之所嘗聞而未。照。每睹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如入深山。行大澤。以觀風雲之相遭。奔騰交會。窈冥杳晦。擢川震谷。蹶木發屋。忘其岐道之所從。城郭之所向。而頃之雷止。而息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察閣下胸中千變萬態。不可殫極。而要縈紆曲折。卒貫于理。然後知閣下所之為。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事。

方且爭雄鬪妍。自立門戶。則雖有服天下之名。而信

閣下之實者。又烏能一一識而閣下之心。而博。而約者哉。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名之所歸也。市之所趨利之所聚也。其誠欲有求於名邪。則方王公大人高門喬第。羅馬疾驅。言語咳唾。足以榮辱後生者。皆可以棄。聲而乞。親搖尾而乞憐也。誠欲有求於利邪。則非特陽翟之大賈。演蜀之野人。其智皆可祖。其術皆可傳也。於此無所爭。乃獨依依然。欲抱其所知。以求伸。即其所慕。而願師。其言名。數通於將吏。而足兩及於君子之庭。閣下察某之獨何為哉。夫冠鵷佩。假之由。貨殖遊說之賜。生與鄉。識異趨而便不得。夫子而為之。託則才不才。固未可。也是以司馬子長積怒。發憤。思附青雲之志者。豈其言也。補之不佞。切容容于是矣。夫九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測地。而千金之骨。非可以越淵馳坂也。然齊侯納之燕昭市焉。何則。蓋將因小以來大。借虛以招實。邪。有入焉。其學既不為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若朽骨之無用也。而終已繫誠。以求出于閣下之門。不識閣下其庸何說。以拒之邪。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聲。則補之猶將升堂。舉本而一叩焉。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昆補之

補之再拜補之不孝熙寧中先君捐館舍於京師於時家在吳貧不能以時葬罪逆偷活奄奄至今慙愧影將以今年冬十月歸窆鉅野之魚山重惟先君懷道守志與世齟齬未五十而歿不有信于今必有信于後故涕泣有請于左右與魯直哀之先君行事具濮陽杜侯狀今所論錄其大槩出處補之所知而願述者以備遺逸先君為人敦厚靖恭事親孝兄弟無間言善與人交外寬裕人易以親而中介然不苟喜賓客家居不絕酒不樂為吏至累歲不調乏無擔

國朝奇賞

卷三十五

三十五

石亦不以經意暇達樂山水意所欲往初不以事阻方其酣詠得意忽然忘老視外物無與易也嘗道姑蘇樂之留累月不得行小舟入震澤遇大風舟欲覆拈東山山談笑無怖之懼求米山中無所得猶登覽忘疲補之懇求還乃還又嘗道呂梁洞不通留閱月補之問津無虛日客南來者必從之曰吾舟下徐無難乎一人曰不可補之有愠色一人曰可補之愉然而喜先君笑之曰夫行者之於道路路不中休不事行而已問則惑焉既問之又從而喜愠之惑已甚夫若知修身之欲速者乎亦猶是也作問津誌以示補之

不復其樂
況于此矣

尤者為詩悲歎得失一寓於此其辭怨而不迫有佳若千卷眉山蘇公序之其略曰清原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謂先君有其實而辭其名以比漢中候史李邵比疾病臥耶猶為詩不輟以指書空吟哦枕間神色怡然補之從旁錄之逮磨手足尚得詩四十篇惟是先君平生青衿不遇故事業見於世為小其大槩出處若此魯直於補之諸父厚而補之不肖魯直厚知之深補之平居誦其言學其入謂足以發幽隱慰先君於地下者莫如魯直也故忘罪逆冒昧白致魯直亦矜其意慨

然許之其幸其補之再拜

國朝奇賞

三十五

管外男兵部杜侍郎書

晁補之

補之再拜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通與左右兵部
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未必合於當世
言左右居家行已莅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
言爲過及辱賜書道聯職其親遠間欣喜不已俯之
於蘇公爲門下士無所復設然剛潔無欲奉已至儉
菲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爲尤是不忽細
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草芥凡規模大較與
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簡氣好辯此非補
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
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而子不出夫孟
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后可也不
然望望然去之若將免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處
禍忍詬摧剛爲柔熟視出於下者皆所以免夫此議
矣隆者見排而不恭者見獲罪見排由獲罪矣而不
害其并列于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
惟汲黯鄭當時沒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
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
常引水史以爲賢于已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翁
然稱鄭莊雖以倨得不附而壯見譽長者似莊勝也

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庭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踐
趨和承意不敢甚斥疾否莊於此不反愧黯哉雖然
汲黯爲直不爲忤鄭當時爲和不爲諛故良吏同稱
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
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
議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
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教離黨同門盡道真十
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于朝則幽遠趨向自一而
事無不可爲不識左右以爲如何復賜一覽幸甚幸
甚

同續前書

卷三十五

三

宋

補之再拜辱書以國語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據通
洽而議近正又以知別後學問之益殊欣幸也然嘗
桓晉文同功一體皆仲尼之徒所不道雖晉文入異
此但一事未可言優於桓也亦不當稱周之盛德以
類其跡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謀而疑後世凡
聖人所以與霸者非與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
成功而民賴焉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跡以
圖濟其私未足稱于大君子之前也古人從者其文
義可觀而士溺焉若進疑於岐山盟津退不失爲季

札則借且不類甚矣岐山盟津來書所謂擬人必于
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爲季札則非重耳之本心也
岐山去國而成國無幽岐之興夫何所待盟津以國
爲天下是修德以待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反國之比
又重耳以饒出逃父之謀不與奚齊卓子爭立足矣
國人自殺奚齊卓子固無君而已義詞入可也胡爲
乎妄幼且不肖之夷吾以敬晉而流禍如此其酷哉
若曰桓討子糾則高梁之事與生實異辨壯與其未
之思耶凡補之爲此論者以槩夫假仁義之微情
當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誦甚而疑聖也豈善其而

謀以子犯爲誠不及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苟可以
入而存國雖走梁而投秦奚不可者卒其不與夷吾
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苟善晉春秋亦將與之使桓
文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無所賴則
春秋猶不與公羊論享國長短美見未見固非是要
之春秋隨事褒貶無始終善者也其曰實與而文不
與適補之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文與而實不與實
不與者以其假仁義文與者無王不得已也孟子謂
彼善於此爲至論壯與疑於王跡則假者之情後不
不得而誅矣又荀息事始意壯與許息之死再得來

問乃與補之論其悖者無異荀息世未有知其非者
也猶吾兩人非之耳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則阿其欲
以蒙利死則擇利而背之荀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
則曰雖無益也將焉避之是豈小人之所能哉故後
世惑焉以其復言亂信義之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
羊類大化孔非壯與卓然自信幾何不須而靡也召
忽死子糾天下不稱其是亦不誅其非始無善而終
無惡也荀息死奚齊論者至今謂夫疑於信義也
則荀息何足議哉雖然荀息愚不幸既許其君以
矣至於不濟壯與以謂寧死而不貳之爲良抑亦

不死之爲是將死與不死於荀息無輕重皆不可也。天下固無皆不可之義。壯與必能處之矣。惟其要終之義。不足以探初之惡。與其苟免如犬彘。則死爲可進。故補之以謂進荀息以甚苟免之禍。知宗元爲學春秋而通者。不然則可以死如召忽。可以無死如管仲。要其終義所在何如耳。張禹李勣蒙喪邦之舊事。與荀息類。而禹勣皆不死。爲愧於荀息。若曰漢唐事禹勣不得預其禍。則孤掘之必。孤埋之已。首禍而身不預。則何如餘非而不盡補之。非拜。

陸游

卷三十五

二十九

上辛給事書

陸游

其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爲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燭火不能爲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爲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爲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爲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其間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簡。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之心得。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蒸桴而指白黑。如視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于外。氣全力餘。中正周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偏于其間哉。某束髮好

公之文
同王

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零
偶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
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死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于
文文愈自喜愈不合于世夫欲以此求合于世其則
愚矣而世遂謂其終無所合其亦不敏謂其言為智
也恭惟閣下以臯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
啟迪人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
想望而師尊焉其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
則是自絕于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
拙為言也其心之為邪為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
四續詩賞 卷三 三

蓋得之唐人有以上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其是不
得為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
狂幸昌狂故有餘罪

上虞丞相書

陸游

以名傳
于外書

愚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為當君子曰是管
仲和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
足錄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為過君子則曰是三
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
以高位處之彼有功吾藉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
祿與位以禦其下下扶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
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壞君子羞
稱焉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無才也
無功也足雖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
四續詩賞 卷三 三

子華何
於人

子華何於人之國哉自薄者視之尚矣恤君子顧
深哀之視其窮若自我推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
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
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
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賢孰能識謂之三
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宜故王霸之分常在于用
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恭惟大丞相道學精深力
量廣大庶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之俗者渾
渾巍巍不可窺測平時扶功恃才錙銖較計者皆自
失退聽若其之愚不才無功留落十年乘鴈萬里而

不務其

不以窮

終不敢自默特曰身之窮大丞相所宜哀耳其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貧倖逐祿于喪其行也故時交友醢縲錢以遺之硤中俸薄其食指以日數距受代不數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得食一日祿不繼則無策矣兒年三十女年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非而不為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祿之使粗可活甚則可使具裝以歸又望外則使可畢一二婚嫁不賴其小不藉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象自秦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沒不見者累二十年今始見于門下所願持之不搖行之不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五

三十四

疑則豈獨其人之可也

上執政書

陸游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為用世之觀太平之節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一日無也然為國者每每收取不忍弃去豈因為是不急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為最難非誠好之捐三二十年之勤耗心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歡得喪一在於是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為功名下不足以得財利塵編蠹簡束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稱工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勤勤苦為天下之至鈍待千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為已任者所以不忍弃也其小人生無它長不幸東髮有文字之愚自前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吝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為新橫騖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伯如對王公人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呼如魚龍之陳前盧之方勝也間輒自笑曰以此娛憂舒悲忘其貧病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五

三十四

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哉。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爲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是以無憾矣。然師墓下風而未得一望履。此心歉然。不敢違率。恭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矜。踐山林鍾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于胸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關鍵。惟天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其所以忘其賤且賤而願有聞於左右也。

四續子文
卷三十五

三五

鍾運使

黃裳

某日者不撥犯分。僭爲一道生靈代申迎拜之請。即荷台慈於郵筒填咽。例未予入之先。首賜親榮。速於響答。且凡詞藻之潤。無非心腹之真。自惟何人。辱此隆遇。榮感不知喻云也。自爾望望。前茅以刻。爲歲一兩日來。吏民欣欣。相告謂福星之臨。照有日矣。某均一析井。某於使臺爲友。郡例有四六條。以代參謁。某何敢後。然念明公今之古。君子某亦素以愚直事其長者。儻不以民生疾苦。時事得失。上備咨詢。之萬一而例以無用之諛辭。是豈明公所望於後學之爲僚屬者哉。惟是某識淺才疎。又於江鄉風俗。素未之諳。無可上裨末議。其初官作吳縣尉。自此竊預浙西三監司之舉者。凡六年。粗有見聞。敢以爲告。惟明公擇焉。其一曰。初建臺之闢。狀浙人好譁。每監司入境。爭以訛名狀。攬入。令案規。壞所怨之家。其後某審知無辜者之被禍也。告其長。以候建臺後。點名方判。自此惟賢有欲訴者。方來餘成。故紙而獲安者。衆矣。其二曰。建臺後之。限大凡士大夫持麾節。誰不欲恤門縣。初帖不應。不得不改。匣改匣不應。不得再入。其過流不在上。而在下。然下亦誰不欲奉上。唯謹哉。

匣必有費故縣官回匣多差原承引之乎手案兵而
州官回匣例是差兩獄之獄級獄卒近年諸司事無
大小皆是遺匣一日之間駢至者以十數此曹惟人
骨髓以活家口所餘能幾而可了諸司縱應奔走之
費一一如期哉故勢亦不得不違限特上之人弗察
耳某嘗告其長一州一縣各委一官爲承受官司總
收又移於一匣從鋪兵循環往來當使廳面投所費
既充而限無復違者矣其三曰建臺後之舊事近年
官司七五年前公案吏人往往檢人訟者已息而呼
之訟者反不已其嘗告其長建臺方新盡刷舊案甚

三七

不得已者乃行餘從倚閣而政簡刑清矣其四曰建
臺後之受詞在法縣斷不平而後經州州斷不平而
後經監司近年以來浙西有一種無賴凶徒名百家
幹人樓攬越訴以威奪小民或止因私租而誣以奪
田或本訴戶婚而借名被劫雖明監司亦或爲其所
動其每事其長多爲考覈擬退而訟少民安矣凡皆
往年入幕之事在人之下而聞見易達故可每事放
其區區今求試郡勢便隔藩回思往昔不覺汗顏聊
以前日之告其長者告明公少見僚屬效忠之毫末
耳至若近年通天下之弊欲舉不忍敢併及之方今

大農告匱於其上州縣焦熬於其下者賦財折陷也
有上次有財而折陷至此者大家不肯輸官也大家
不肯輸而網解不可違於是乎出下俚窘急之策爲
白撰爲預借爲重催抑納而小民愈不聊生是太家
之倖免者小民之重不幸也士大夫之稍有材志者
或班改作宰或朝省特差或監司辟置必正戶籍必
督逋租大家必群起而攻之臺評之及縣令者必言
催科殆無虛月詞訴之訴縣吏者必以催欠之數就
爲欺詐之賊於是諸縣官吏惴惴度日而小民日苦
根本日壞矣小民因大家不納而代受重催白納之

三七

苦至於家破身滅而不能訴大家既身不納官而
小戶矣縣道偶一及之即遍訴於諸司且飛語立聞
於臺諫某謂官有貪墨雖寬之可也更有枉法雖殺
之可也若催納王賦上供朝廷此堯舜三代以至今
日天地間公當道理而今世在上之士大夫必以此
罪縣令曰吾爲小民也不知此爲大家之役而重小
民之禍者也長此不已縣壞則縣以爲州州壞又將
何以爲國某念此甚苦未知明公以爲如何伏乞
矧

回信豐鄧知縣

黃震

項自交訊倏已三月自領臬事一向多冗近於公移
中得見施行爲慰茲被親染案認勤篤第來論過情
非所敢當耳某愚無官長每謂惟有省事卽是便民
除此以外更無他法近世以來監司擾州縣州縣擾
百姓反以多事爲勤民往往與鄧見相反初官爲縣
尉每事執中不與泛行嘗得境內安靜三年八僥倖
自爲監司豈敢泛擾縣道哉但恐一路同官未必盡
肯相體此意如使縣得執事則某可放心矣畢竟今
來世事艱難尤非前比省事安民以救根本事無急
於此者安得盡如執事同心而共圖之憑指拳拳

四續奇賞

卷五

回靖安張知縣

某雖不肖粗有愛賢之心每訪人物於往來者多談
執事才美思所以推輓而未能正貌仰間忽辱惠書
欣荒可知弟蒙以慈溪爲說而賜之褒拂則某區區
之愚未有以見知於執事而流俗之以告者過也夫
慈溪者其所居之邑名非某所以自名也朝廷以慈
溪而名其邑非某以慈而名其溪也宰是邑則可以
居慈溪而名慈溪則慈溪生齒何啻十萬計爭此名
者當幾人豈因流俗之言誤認以爲道號之類歟則
尤非所敢與聞也前輩道尊德盛爲世所宗仰恬於
仕進者則有道號如濂溪則追記其舊地也如明道
則其身後門人所以尊其師也如伊川則門人不敢
指稱其師而以其地稱之也如六一居士則致仕後
自戲之言也如東坡浩翁則罪謫中自託名於蕭散
者也如南渡後三先生道號最爲顯著近世始多慕
用之然南軒先生但稱廣漢張某未嘗稱南軒也晦
庵先生但稱新安朱某未嘗稱晦庵也東萊則又追
用上世衣冠鼎盛不可復見之舊地哀惻之念所寄
焉者也若夫伊洛同時諸賢之仕進者皆惟稱其官

四續奇賞

卷五

南渡後三先生先世皆顯宦亦皆惟稱其官何嘗有
所謂道號者哉近自史衛王之子年少富貴時與其
親戚趙制置諸子徜徉東園無可作做始倡爲雲麓
一岩十洲等號波流風靡直至今日前二十年識者
猶或非之今則識者猶或爲之嘗觀三代盛時士大
夫止有姓名官稱至戰國亂世遂有雲陽君等之號
游士東西奔走不復稱人之官不料我今聖世亦復
有此怪事甚至丐徒賤隸倡優技藝莫不標榜自謂
道號此又戰國亂世之所來聞者也此事亦奚爲而
至我哉因慈溪之名而言仁因仁之說而講泰卦旨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五 四十一 宋

五

回太余知縣

黃震

某吳門同官獨荷知心越山屏書又蒙念舊通籍金
閨屈試花縣幸又重逢於大江之西自浙來江又是
鄉人相依有不啻千里似人之喜者滿望經從感我
契闊可人眉宇僅見於十部從事之閒苦慰之餘不
勝餘蘊垂諭行裝非便遽取便道而西此見真情亦
吾輩氣味之所同也某一介晚末誤叨司臬凡本司
前此之擢州縣者皆已與除之蓋朝廷設官本以爲
民今監司擾州縣州縣擾百姓吏奸一脈貫徹流通
於上下之間而監司州縣之官皆其喉使毒民之具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五 四十二 宋

故區區此心思所以代佳分毫正惟寅恭相與協濟
執事視篆之初試取某前此公移而視之賜以扶持
不勝願幸若曰公庇則某賦錢盡放專厘盡除不屬
本司之雜事並往行初無可庇之事也啓緘過禮非
所宜蒙某素不諳此况於平生之交平歸謹勿罪伏
乞台照

與葉中欽

黃震

昨具謝幅併別申尊翁樞使相公先生起居狀欲作
為百姓轉求一分之寬不訝大章茅否天下事如其
分則出位一毫不當言如其理則天地萬物皆吾體
委曲宛轉可救救之可言言之亦盡吾心焉耳師門
天寬願勿以為罪也某乍到索然益此職自隸憲司
無休無舉混混批中謀衣食人亦莫之親某既到
申憲司謂收支者倉官事分司止任檢稅之責力辭
不取必欲得休已索緒未允可鎮江見任官獨一薛
簡幹老儒也亦相往來門庭襟懷洒然與別無舉

人而某獨得之此特任耳天下豈有第一實事
哉然於世俗不無感焉士大夫居上位必待下之下
而後舉將何恩以息天下奔競而下之忍其羞而求舉
者將何為耶某嘗妄謂學校本以養士今士習反墮
於學教還舉本以錄士大夫今士大人必衛反壞於
選舉立法之弊一至此其必置此事於勿問乃可自
立耳

終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六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諸史類

論贊

儒林傳論

貨殖傳論

日者傳論

游俠傳論

皇后紀論

丁鴻傳論

周黃傳論

宦者傳論

黨錮傳論

逸民傳論

恩倖傳論

贊揚雄

贊西域

漢司馬遷

漢司馬遷

漢司馬遷

漢司馬遷

宋范曄

宋范曄

宋范曄

宋范曄

宋范曄

宋范曄

宋沈約

漢班固

漢班固

儒林傳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闢雖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閉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南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六

二

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子貢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絕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舉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仁

其事至微淺然而指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書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諸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六

三

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好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重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

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感焉故許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典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凡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守可者當與計偕請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經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者下材及不能通一經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

吏部

充官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遼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若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五

貨殖傳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晚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未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纒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絳色江南出柎梓薑桂金錫連丹沙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六

犀瑁珠璣齒齒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旆裘飾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基置此其大較也昔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微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微貴貴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度不至則財賈少財賈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

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乎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輻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飲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于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方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七

得勢蓋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與秋蓋其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營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梁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也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賢人深謀於廊廟論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矣

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更富廉買歸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奪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擊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資皆爲財用耳今天趙女鄭松設形客揆鳴琴掄長袂驛利展日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坑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聞難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八

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留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路遠也農工商賈者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鹽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錢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

四百

二百蹄牛蹄角千十足羊澤中十足璆水居千石陵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揚漢江陵千樹橘淮非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棗及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園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過市井不得與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聞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九

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茲富取下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懼之千則役萬則侯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釐釐轉千圜鬻牛羊豕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炭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樂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鉄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躉千牛十足羊豕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擗布皮

華千石漆千斗藥麴鹽或千咎鮑鯢千斤厥千石鮑

千鈞粟粟千石者三之抵廳幾千皮羔羊裘千石旃
席千具他異萊一鐘之貨金錢千貫節盟會貪賈三
之廉賈五之此亦其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他雜業不
中什二則非吾言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
以富者今後世得以觀擇焉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
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
不可勝數夫纖商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
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
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
四續前寶卷三下傳
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
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伎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
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
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焉湊不肖
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
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日者傳

司馬遷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
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大卜
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
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
論議誦易先生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
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
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知矣試之下數中以
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
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
四續前寶卷三下傳
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
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
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
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來
忠賈誼懼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
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
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頗有道術
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
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汙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
之所尚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

世之見

信行不驗取不償故謂之汗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
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入
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
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汗
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
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
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
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舉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
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
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汗

四續新寶卷三十六

十二

雖尊不下也得不得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
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早避而前鐵
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舉以
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撓
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
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誦主上用居上為右
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
便勢尊位貪飲驕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
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
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

四續新寶卷三十六

十三

乎盜賊發不能然夷猶不服不能攝衰邪起不能
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殺不執不能
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
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
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芴芴棄於廣野蒿蕭成
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迹而不作君子義
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
按式正基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
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
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
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
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
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
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
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
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
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
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
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
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信君子之道也今

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輜車負爰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于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于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賁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庶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強國成功盡忠于上非此不立

四續賞 卷三十六 十四

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惑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驥爲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囑囑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亡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

夫卜而有不審不見牽輶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蹇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四續賞 卷三十六

十五

游俠仙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于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問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史公曰昔者史丹著于井原伊尹負于鼎俎傳說於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去古極倍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簡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敗王而踐暴及其徒謂義應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非虛言也今狗學或抱嬰兒之長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詞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

易古者之俠

已漢以前
不夫之俠

不可計此

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間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擠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

之徒雖時有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而不著其不虛俯至如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後貧豪暴侵凌風俗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全悲世俗不察其意而假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主、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生知妾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領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有保阿之訓、勳有環珎之習、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窮寃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戚內、則閭房肅雍、險諛不行者也。故康王時、朝關雎作、諷宣后、要起姜氏、請魯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奢縱、輒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四續奇賞、卷三十六 上 後漢

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千作、孔家嗣選屯爰建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肅列入品、漢興因循其軌、而婦制莫整、高祖帷薄不修、孝文有廢無繼、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千增級、十四奴侍、毀政之符、外如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雕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休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官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克給而已。漢法常因

八月弄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中

問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

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節所以明慎聘

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官教頗脩、登建、嫡后必

先令德、內無出閭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

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

厥方來、豈不休哉。雖邨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

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迷忘潛、露自古雖主幼時

難、王家多嬰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在婦人、斷

割重器、唯秦平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土、

四續奇賞、卷三十六 上 後漢

宋富於競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

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

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

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縶縲繼于圖

牢之下、涅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爛爛為期、

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考

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維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

並列乎篇、具以思私追尋、非當世所奉者、則隨化、

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之、此紀以

續西京外戚云爾

丁鴻

范曄

論曰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太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潔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惔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各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勸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

附錄奇賞卷三十六

二十一後漢

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狗名者焉

周黃徐姜傳論

范曄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述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則舍之端居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情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茲截實以遠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上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蒸受而不食建德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如蒙嘉命且意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効而歸

附錄奇賞

卷三十六

二十一後漢

去後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慈字君大少修清節資財千萬父慈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本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慈名節約不入荀氏問先武後之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關東開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憲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而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

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子係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麻葛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必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契候時而處矣。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寄已以處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左雄周黃傳論

范曄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實者

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蒙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王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奏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志其拘儒拂巾社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學顯吳祐薛章和嵩樂也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儲儲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

卷三十六

道以糾達郎頤陰陽詳密張綱機術特妙東京之士
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輟場宣其智力惟憾
容其寒辭舉厝京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逮而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頤德
繼興陳蕃傷取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
李膺綱縫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
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
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陸墜在朝者以
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鉏折而來軫方
道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
同績奇賞卷三十六

為平嗚呼

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室位之創故周
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守人掌女官之
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
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
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長通關中
人易以役養手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
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
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
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
四續奇賞卷三十六
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
詔命文帝時有趙談比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
亦受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
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
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
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
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
和帝即科切劾而實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
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
終除大惡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官卿之位於是中官

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教
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收以金璫，
貂、狐、兔、兔、之、裘，鄧后以女上臨政，而萬機殷遠，
臣國議無由參斷，惟懼制下令不出房闥之間，不
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
掖庭永巷之職，閹廝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
之功，曹騰參建和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弑，迹
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
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
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示六 後漢

此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
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
分虎而而臣民者，益以十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
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執務數之積，
盈切珍，織綺綺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
彫文，土木被縱，繡皆剗，剗萌終競，恣奢欲構害，則賢
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權者皆腐身重于
以自衛，遠同獎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竊政之事，不
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懷，寇劇緣間，搖亂區
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斧，其

黨錮傳論

范曄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
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
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供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離情品
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流訛
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也。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
則強梁，褻氣片言違正，則斷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
有足求者。霸德既衰，徂詐萌起，強者以決勝為雄，弱
者以詳劣受屈，至有盡半策而給萬金，開一說而錫
琛瑞，或起徒步而佔執珪，解少衣以升卿相，士之節

續奇賞 卷三十六

王人 後漢

馳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
率，與時同變，其風不可留，其弊不能反。及漢祖使劉
武大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潤，緒餘四豪之烈人，懷
陵上之心，輕外重氣，怨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
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挾
術，所在露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代異之說，
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篡國祚，忠義之士
恥見纓緇，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
德重開而保身懷方，猶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
述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若

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
品覆公卿裁量執政矯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
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
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
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
尹房植其各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
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讎遂各樹朋徒
漸成仇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
功曹岑暄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
四續奇賞卷之六

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
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
竝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
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
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
卿以下莫不提其貶議屢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
風角推占當放逐教子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
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
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許其占成子弟牢脩因上書誣
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

誹謗謂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
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念疾遂收執膺等其詳述
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自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
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
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
人之名猶書玉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終海內希
風之流遂相其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
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
入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
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
四續奇賞卷之六

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
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張儉岑暄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桓範趙超為八及及
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
班秦周蕃閭王章為人廚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言儉
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
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祐魏玄徐乾為八俊田
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
楷田繁陳耽薛攷宋布唐龍龐咨官寔為八及刻石

立擇其爲部黨而僞爲之魁雲帝語川章抽儼等大
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
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
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
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或獄中餘或先歿不及
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先陷害雖毗之忿
濫入黨中又州郡水官或有未嘗交關亦懼禍尋其
必從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主
書大詔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
監軍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
相續年賞

卷三十五

三

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及及五
屬先和二年上孫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
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
訓之文有繆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
下皆得解得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
帝曰黨錮文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
謀爲變滋大撫之無救帝思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徒
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
蕩然矣凡黨事始自其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
塗炭二十餘年諸所愛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

三十五人賀名述有者並載千篇陳蕃書武王暢劉
表度何郭林宗別有傳有是附祖叔傳張邈附呂布
傳胡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和東平壽張人冀州
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恭壽字嘉景
魯國人郎中王舉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
並不顯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
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歿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四續前賞卷三十六

下

逸民傳論

范曄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頤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翹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井心畝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夫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通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磴磴有類沽名者然

後漢書

卷三十八

三十三

而蟬蛻塵埃之中自致遠區之外具夫師智巧以逐浮利者手苟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騷富貴迫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其矣是時裂冠與冕相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遠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岩中矣若薛方逢明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

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平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則陶匠唯才是與逮下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墜之子叔度名勳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繻雞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軫奉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三五

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公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藉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賤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塔閣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誰不外

而刑政糾雜理難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

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留不知鼠為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宋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鉄鉞瘡痍構於牀第之曲恩免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甌來悉方體素緣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益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惛憚宗戚欲使勿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玉相繼屠戮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實祚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三六

夙仰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倖倖傳今采其名別以為恩倖篇云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七

論贊類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許選

宋畧總論

宋裴子野

宋謝靈運傳論

宋沈約

晉紀總論

唐于令寶

晉武帝論宣帝論

唐太宗

梁紀論

宋歐陽修

朋黨論

宋歐陽修

伶官論

宋歐陽修

四續奇賞卷三十七

宦者論

宋歐陽修

一行傳論

宋歐陽修

贊揚雄

漢班固

外西域

漢班固

年表

六國年表

漢司馬遷

異姓諸侯年表

漢班固

高惠高后文功表

漢班固

宋略總論

裴子野

宋高祖武皇帝以蓋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尅圖得侍寄迹多干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于晉宣懷，荒伐叛之勢而夷邊蕩險之力，百勝可得而論者矣。政足行陣之間，却孫恩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桓玄，盤石之宗方乾長驅，則三齊無堅壘，趙戈內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于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摧朱齡石于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羌胡畏威，交爲未粟，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門巨野之隘，指麾開闢，關頭霸上之阻，曾莫藩籬，虜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西，續奇賞卷三十七。

是倒載于戈，休兵泗水，彤弓納陛，肇有宋都，帶芥必除，華夷莫拒，然後請乎上帝，步驟前王，零陵去之，而莫猜心，高祖受之，而無怨色，古之所謂義取天下者，斯之謂乎。若其提挈草創，則魏孟何劉輔相總持，則穆之徐羨，鎮惡道濟，經其武，傅亮謝晦，緯其文，長沙以冢弟共艱難，武烈以清貞定南楚，其他智附奔走，雲合霧集，若椽桷之構大厦，衆星之仰河漢，或取之于民，或得之于未名，群才必逞，智能咸効，爵不妄加，官無私調，晉末所以荒濟，梁滑混阿，黨容縱莫。

不驕揚華易與之更始君行卑非而國不為陋民動
征戍而下無怨謫昂令省密賞罰端平遠無不懷運
無不附屬為郡縣者則南邊交趾西包劬閣北制黃
河而繞東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末歲天子
負辰務懷以燕代為戎岐梁重梗將誓六師屠桑乾
而境北地三事大夫願相謂曰待夫振旅凱入乘轅
南反諸具銀繩環檢告報東轍既而洮弗與即年歲
世管陽王狎于弗訓以欺與太祖寬肅宜惠大臣光
表超越二昆來應寶命沉明內斷不欲政由宰氏克
滅權逼不使宰制在躬親臨朝事率尊恭德斟酌先
四續書實卷三十七

卷三十七

三

王之典弘宣當時之宜更久其職育孫長子民樂
其生解臣刑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率土忻欣無思
不服每駕巡幸蕭蕭輦開百姓扶携老幼想望儀刑
愛之及致如日不足初徐傳伏誅繼求內相王弘處
之思得彭城牧之而弗達王華慶景仁以忠允照
帝載謝弘微王曇首以沉密發極機徐王僧綽以體
國彰信義謝方明劉道生以治惠稱良能高簡則令
明清貴則王肅又章則顏延之謝靈運有澤麗之
鉅才儒雅則裴荀何傳擅師表之高學剛亮骨鯁則
袁粲蔡子度建言忠益則范泰何尚之宗鑑蕃翰並

第帝令則江夏衡陽陸陵隋王建平臨川新喻或流
令而寄或文敏而洽皆博愛以禮士明原以流譽十
三四年為多士矣上亦藉藉義文思弘儒府庠序建
千石都四學開平家巷天子乃移輿下輦以從之東
自燕諸以勸之士莫不敦悅詩書沐浴禮義冰慎規
矩斐然向方其行脩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儀輕
能者不齒于鄉閭公官非償羽不來庭私家非軒蓋
不逾閭冠冕之流雍容如也于是文教既興武功亦
著命將受律指日如斯檀薊薄伐則南登象浦劉斐
愛整則西踐仇他良駒巨象充塞外廐奇琛環貨下
四續書實卷三十七

卷三十七

四

建百途禽獸草木之瑞月有六七龜山誦海之譯歲
且十餘江東以來有國有家豐功茂德未有如斯之
盛者然值北虜方強周韓歲接金墉虎牢代失其御
二十七年偏師克復河南橫蹂強胡百萬之衆匈奴
遂跨彭沛航淮浦設穹廡于瓜步請公主以和親于
時精兵猛將嬰城而不敢闕謀臣智士折撓而無可
制天子乃朝饗單于臨江高會于是起盡戶之資貸
富室之財舳艫千里緣江而陳我守既嚴胡兵亦怠
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歸我追作之陶索
弓最足係虜之民流離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

含章巫蠱始自三逆合殿詔帝史籍未聞仲尼以爲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辨之不以辨也
元嘉之禍其有以焉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冤恥身當
歷數正位天居聰明綢繆博聞強記威可以整法智
足以勝姦君人之略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袖則
謝莊何遜王或蔡興宗索顗袁粲祭祭武名將則沈慶
之抑元景宗微之或崇清以秀雅或曉果以步類
因以軌道廊之中方知向時之士若顏竣之經綸忠
勁匪躬諒直雖晉之狐趙無以尚焉帝卽位二三年
間方逞其欲拒諫是已天下失望夫以世祖才明少
四續奇賞卷三十七

五

以禮度自肅思武王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漢之
文景宗何足云景和甲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縱
師旅薦興邊鄙屢迫人懷荷且朝無紀綱內寵方議
共安外物已覩其敗已初世祖登遐委重于二載太
宗晏駕亦託孤于王阮濤近之道同歸冲人之勢如
一然宋科木經于水光更以宗王之兄窟水德遂亡
于後實由強臣之受辱且顧命郡公從容自重畏懦
伊霍之機對虜唐虞之際于是將炳霄變明命每遷
俯仰之間興衰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河洛其
後二十四世而赧始亡之漢自章和以降顛覆四

其後百有餘載而獻始解之何則周漢靈長如彼魏
援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人事也聞大鴻荒
者難爲慮因事者易爲力曹馬規模懸乎前載苟有
斯會實啓英雄而况太宗爲之驅除先顗其本根既
感枝葉遂摧斯則始于人事也昔二代將亡殷辛夏
癸相去數百年間異世而後出宋則景和元徽首尾
不能十載而降雹過于二君斯則天之所棄篤于前
王者也天意人事其微如是雖欲勿實其可得乎若
乃拯厥塗炭蒙逆取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鉏當路
館揖讓之名者近代之事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劣
四續奇賞卷三十七

六

故宗廟社稷修短異數不然則何殊尤綿邈如斯之
遠也夫山岳崩頽必有朽壤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
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理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
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乎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
事從而言之載于篇矣繫叙其所以創業垂統而懷
其舊俗遺風逮于賢人君子英聲餘論以附于茲子
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詔撰
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續紹續成何承天宋書其
年終于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新史
既行于世也子野生平泰始之季長子永明之年家

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周宋之新史爲宋
略六十卷剪截繁文刪撮事要卽其簡家志以爲名
夫雖選章箝戒否與奪則以先達格言不有私也豈
以勒成一家耶之好事蓋司典之後而不志焉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七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休文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怒哀
分情夫志動于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繁
升降謳誦紛紜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
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
衰風流彌著泥平沐玉墀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
塵于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
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通和師祖雖
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燕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乎
子雖發文以清變綴唱高聲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
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
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上
爲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
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
習原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
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
繼其是稿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
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左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于
杜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于此自建武登
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

上德託意玄珠、通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華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竝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合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製、誠高麗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滄海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九

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日不然、請待來哲、

晉紀總論

于令寶

史臣曰、晉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初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明、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其大祖繼業、玄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史

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于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誦惟新、四海悅勸、矣、非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為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群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杜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逼二方之險、

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事，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間，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舊。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謬。雖太平米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計。時矣，武帝既崩，山陵未訖，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室無維城之助，而開伯實沈之節，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顧墜戮辱之禍。口有至乃易天，予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議，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僞於勢利。四續齊書卷三十五

於是輕薄干紀之士，段熲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米傾之於荆楊，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亂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

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脫不為其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覆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族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覺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杆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四續齊書卷三十五

晨風之驚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勸，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咎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條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

數短長之期皆益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晉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邵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褰穰穰于橐于囊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上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叙以至于王李能窮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那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大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於是天

聖賢

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米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孫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即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綿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上

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毫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過禪代之期不服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繇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杭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

如重德
而不知者
亦物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史

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
日晏不暇食仲山甫夙夜靡懈者蓋共嗤點以爲灰
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應奔於
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
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太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
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
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
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
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柳纖絳皆取成於婢僕未
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
情而動故若不耻活適之過不拘妬忌之惡自適于
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主下父兄不
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
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
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高
而鑿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
觀此等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
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
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覺覽傅玄劉毅之言而
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史

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幸有
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祭樂范變必爲之請
必買說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惠臨之
哉故買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
者漸矣豈特繁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
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矧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
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
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
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
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識云滅
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
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固秦地也而
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
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
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
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
于中宗元皇帝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令升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順皇栗隆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上

晉書武帝總論

太宗

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紀綱綽綽之貢去彫琢之飾制奢侈以愛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薛紹許奇雖仇讐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畧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脩武用思啟封疆決神筭於深衷斷雄圖於獨見馬隆而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種腐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上世之不通服前人之未服積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下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上

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駘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御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慮廣而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材志欲就於井干行先迎於禍亂是猶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趨愈遠所向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兇豎懷姦志以弄權楊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籬變親以戕踈連兵競滅其根本棟梁迴忠而起僞晉衆各舉

其兇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
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
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
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
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而國亂國亂不可以安
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閉其端
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僞策心屬移於衆
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於區
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於洪基夫全一人者
德之輕極天下者功之重并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
四續奇賞
者孝之大况乎百三世而成業延二葉以喪之所謂
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
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
不能無慷慨焉

晉書宣帝總論

太宗

夫天下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
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以
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名利大小相吞強弱相
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
天挺之姿膺期佐命文以續治武以陵威用人如在
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
同塵與時舒卷戰鋒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
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殄公
孫於百日滅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
四續奇賞

矣既而抽衆西舉與諸葛亮持抑其甲兵本無闕志
遠以巾幗乃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
許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遠不
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
怯實而未前疑虛而遁適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
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宗華甚霍光之
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
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必之託自無殉主之恨
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懼
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經計之策豈東晉

而西恩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而駐欺
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
三年知之者少以為惡一日聞于天下可不謂然乎
雖隱過千當年終見噴于後世亦猶盜鍾掩耳以衆
人為不聞銳意盜金以市中為莫覩故知貪于近者
則遺遠溺於累者則傷名若不損已以益人則當禍
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為力皆時而動難為功況以
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
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未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
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三唐

梁紀論

歐陽修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
子論次五代獨不偽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
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
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
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
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衛而自立者聖人于春
秋皆不絕其為君此子所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
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為君于此
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
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于後世在乎不沒
其實其實當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
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
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
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
善惡明也桀紂不待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
秋于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
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
不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
予不偽梁之旨也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三聖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二十四

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生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逼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克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

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日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俛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于無所不爲則漢魏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三十九

以生終
以主不知
三不

伶官論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
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
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
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謹志乃父之志莊宗受而
絃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
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
子以組而梁君臣之首人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
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二十六

一夫夜呼亂者四應於皇東出及見狀而上卒離散
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
衰也貨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
自于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
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
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
為天下笑大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豈獨伶人也哉

宦者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于女禍女色而已宦者
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為心也專而忍
能以小善中人之意不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
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
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法已疎遠不若起居飲
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
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生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
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奉安危出其喜怒禍
患伏于帷闥則禍起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二十七

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殺之則
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
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
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
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
此而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
主者非欲養禍于內而疎忠臣碩士于外蓋其漸積
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
矣使其一悟排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
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

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三八

一行傳論

歐陽修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爲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于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四續奇賞卷二十七

之時乎？吾人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飽首而包羞，孰若無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于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于此之時，能以

孝節自修于一鄉而風行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
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于書者吾
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
一行傳

內續奇賞

卷三十七

八二〇

贊揚雄

班固

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
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
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
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
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
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
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于執利迺如是實
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
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
於易頌作訓纂微莫善於虞夏作州箴賦莫深于離
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自
與旋候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賀
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
歆以爲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
其所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詔豐父
子授祭四齋辭所連及使收不諱時雄校書大司馬
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
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諸門
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赦

卷之三

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閑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著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說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

卷之三
贊西域 班固

孝武之世，國初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西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連珠、犀角七郡，威拘罽賓，棧則開牂牁，越閩、閩、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騊駼、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以隋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磬、柷、曼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迺推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內年，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赭、杖斧，斷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彌、縣度之隄，淮南

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
內也。舊曰西戎即京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福致其
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
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廩而不能統
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
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
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
爲所拘而吐蕃沙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
願請屬都護聖上逮覽古今因時之宜矜庶不絕辭
而未許雖太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
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讓茲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三十三

六國年表論

司馬遷

太史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
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稱見矣禮曰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雖戎翟之俗先
暴於後仁義位在藩臣而矜于郊祀君子懼焉及文
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
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
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于諸侯及
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戰
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三十三

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橫短長之說
起矯稱遷出警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皆約束也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擯之比于戎翟至獻公榆來常
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
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
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
孰大作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
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川
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
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

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
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類
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
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和類議卑而易行
也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
舉而笑之不取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于是因
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
三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
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莊固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
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
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
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爵
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
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
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
永存爰及苗裔于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
列侯之功錄弟下其職諸侯廟制在自可始水嘗不
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建文景四五世間流民
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王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
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墮命
亡國或云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
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其
銘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茲受復除或
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郵問爵益
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
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辟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二

聖股氏太平周封八百重澤求質是以內恕之甘樂
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于不及下車德念深
矣成王察彼野之克顧群石之勤知其恩結于民心
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
位大其爵愛敬傷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于是為至
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論
不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
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祠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
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
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
四續奇賞卷三十七
外或或無子孤孤于桑苗裔流于道生為悲執死
為憐疑以往况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
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
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遠東布章非所以視化
勸後也三人為眾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于是成帝後
紹蕭何袁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
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
之族籍

明列諸侯王表

昔唐詩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治于百姓
攝位行政考之下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
乃歸禹傳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
秦起襄公文章繼繼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
至始皇適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也秦
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于處上橫議諸侯力爭四
夷交侵以弱見奪于是削去五等置縣銷刀鋒語燒
書內鋤雄俊外懷胡與用壹威制為萬世安然十餘
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于五伯開闢偏于戎
狄禍應瘳于謗議奮臂威于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
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附歸一劍之
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
率皆成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
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執然也故據漢受命諸十
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
盡矣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八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諸子類

道術

二柱

秋水

精神訓

汎論

法象

論性

四續奇賞卷三十八

定性書

外篇

政道

君道

周尹喜

周莊周

周劉安

齊管仲

宋崔顥

周亢倉楚

周亢倉楚

二柱

尹喜

若橈若盂若餅若壺若甕若盆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者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二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鑄之得火紋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水為氣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渾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且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伯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始知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虛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理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閼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止春秋不憂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小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大地之間也不似礫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

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察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曷今以故遙而不問極而不踰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其死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誤而不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聞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粗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聞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爲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祿貨財弗爭

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汗行珠
平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
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
之不可爲倪開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
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
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
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
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
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糗米也知豪末之爲
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

四續奇賞

卷天學

四

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
其所以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
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
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
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
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
驎驂馴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狎言殊技也鵲
鵲夜振蚤察豪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

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
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含非愚則誣也帝王狹禪
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
俗者謂之義之徒默然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
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
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
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
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
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
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就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

四續奇賞

卷是學

五

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
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騾
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
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
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
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
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
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
夫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囑囑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曰何人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
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
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螭儻蛇儻蛇
蛇儻風儻儻目目儻心儻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踰而
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
見矣垂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露維而下者不
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
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
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
滑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

四續奇賞

卷六

六

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
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
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
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
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
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
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
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
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
刃交於前視死者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

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
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
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
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
可不可因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
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
弗若與今吾無所聞吾蒙敢問其方公乎牟隱機大
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
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
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

四續奇賞

卷六

七

莫吾能若也且夫堰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此
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
而右膝已繁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
遠不足以舉其大十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
十年九潦而水非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
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
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
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
言是猶使蜚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
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

菴與且彼方此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
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見規
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其用管闢天月鉅指地
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
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蓋旬旬而歸
耳今子不夫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
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
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
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
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八

八

尾於塗中子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
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
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
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鵲子知之乎
夫鵲鵲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
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鵲得腐鼠鵲鵲過之仰而視
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
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
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
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

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
知魚樂云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八

九 四續

精神訓

劉安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冥冥芒芒漠闕頽
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
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爲陰陽離
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蟲精氣爲人是
故精神者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
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
拘於俗不訪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
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
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

四續奇賞

卷之三

十一

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
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
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皆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脉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
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
而生形體以成五臟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耳肝主
目肝主耳脾主舌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歛各有
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
形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臟九竅三百

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
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
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
中有踰鳥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
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
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
鼻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
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臟者人之精也夫血氣
能專於五臟而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省矣胸
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

四續奇賞

卷之三

十一

謂之明五臟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
夫教志勝而行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
而氣不散則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
不見也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
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
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
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
而氣志者五臟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
臟搖動而不定矣五臟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滯滯而
不休矣血氣滯滯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

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有嗜慾五臟定寧克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世之後，猶未足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入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四續奇賞

卷天

十二

中道天於刑殘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修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徃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

之哉？其生我也不強求，已其殺我也不強求，正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援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埴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漶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灣之家，決灣

卷天

十三

而注之江，灣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灣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政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

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爲福始不爲禍先鬼鬼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彷徨于塵垢之外而逍遙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珍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操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

四續奇賞

卷之三

十四

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還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臟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効以道爲訓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廓然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莫而不能熱河漢潤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嫱西施猶顰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

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仰其魂不騰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其寢於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假于道也是故真人之所以游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光浴緩躍鳴視犀顙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消蕩而不失其克日夜無傷而與物

四續奇賞

卷之三

十五

爲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縱宅而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假知其所爲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終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克形者之非形也故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攝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

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樓層閣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桶不斲素題不栒珍怪奇異人之所笑也。而堯樸案之飯菽藿之羹文繡白狐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撝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蟻蟻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

四續奇賞

上六

列子列子行泣。蓋子壺子待以天。名實不入。幾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徒脊管高丁頂。賜下迫。願雨靜在上。燭管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厚壺子之論。乃知生死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心。死不足以尚神。屈伸俯仰。抱命而旋。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終。執是

可以死

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大清。靜寡獨。任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儔。而況斤鷄乎。執位爵祿。何足以樂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苦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

四續奇賞

上七

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現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義。金縢約翰廢矣。延陵季氏不受吳國。而頌間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闕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甕。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益。瓠之足羞也。藏詩書。修學而

知至論之旨。則拊盆扣匏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美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寶也。今辯人教倉子。人河水飢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教倉不爲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飢。與守其筭。筭有其井一實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

國續奇賞

卷之七

十八

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纓重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踈渴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始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

之貴於舜。則不貪物。堦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爲堦乎。水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冰乎。自無跡。自有跡。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遠。衰世。秦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屈。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求其形。內總其德。錯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通。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

國續奇賞

卷之七

十九

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爲。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圉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蘧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雁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

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懼先王之道勝故肥推此志
 非能不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
 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發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
 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
 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
 處大廓之宇游無疆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班天地于
 掌握之中夫豈為貪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心弗
 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
 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黿蛇以
 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而
 能止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
 以戒亡其國家伯樂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
 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虞
 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
 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
 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通情辭餘以已為度不隨物
 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明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
 治矢也御者非馬不行也學御者不為馬也知冬日
 之萋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故
 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定性書

程頤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
 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
 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
 物於外則當其在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
 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為
 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
 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
 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
 也非惟此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
 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
 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
 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
 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
 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
 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
 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不以物之當
 喜聖人之怒不以物之當怒是則人之喜怒不繫於心
 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

者為非而更求其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未發還忘其怒，而觀之，是非亦可見外物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法象

管仲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正者，誠也。誠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尊之，為黜王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壯也，焉可以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恭而無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隋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容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置，且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子也。其人也，昔成王少時，體被冕服，然後發命之。時子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固。

此段文字乃見於

自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踴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迨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被區夏易曰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嫌慢以爲階可無慎

四續奇賞

卷六

三

乎昔宋敏公嘗於某局陳靈被矢於戲言聞邵造逆於相訴于公生獄於嘗舊是故君子居身也謹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聰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嫌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觀而難睂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

習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邾邾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國以大明招亂遂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鵠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內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聲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結禮之問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听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人之望也

四續奇賞

卷六

三

政道

元會集

人无濫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无濫以知主。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則親疎遠近賢不肖者。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則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舉也。吏之有舉。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

四續奇賞

卷三八

法吏奉。以下宣。下宣則人人行其所而交相信矣。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元會子居息。舉五年。靈王使祭公致籙。帛與絲。繆曰。余小子。否。惠泰位。水旱不時。爲人君何以懷之。元會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沴也。陽於國政。類惠。人事類盜。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惠。百官宜去私。減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若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展其具。展其具。展其具。展其具。

四續奇賞

卷三八

欲則天下之人。貪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隱。隱。保抱。遁逃。隱蔽。漂流。捫采。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羣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日百姓。汝走多。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歛。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貳。貴者。日貴。科禁。大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冤。猛失所。宜與百姓爭利。則狡詐之心生。所以天下。發。而難知。天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靖。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更能。死。伏。士。矣。人有惡。於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爲惡。於縣。則撻之。不改。是爲惡。於國。則誅之。適能。無復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悞。諂。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來。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幹器靖人。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議。裁擇。所能。爾也。王天下者。若以

文華取士則竊巧者繼益至而正雅素實益減矣以
言論取士則浮挾游飭益來而謬謬諍直益廢矣以
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實
益隱矣若欽者賢愈倒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夫
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
故人主勞於求賢進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
可以不事試於士虜人情失宜主所溪恤失宜之大
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
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
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惡或無所於怨夫
內積奇賞 卷三 天 三

求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代群情誅正
諸產成宜恭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
苟違傾凌逆安得勅哉平王返正既宅天邑務求賢
良等間一善憫豫連日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
者如是踰歲王曰余一人于惠不明務求賢異益恐
山澤遠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適者反嬖僕
臣累舉惟任頗階左右意余辱昧无能斷明徒唯共
蘇依違浸長自賢敗惠莫此為多不時匡遏就茲固
黨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於市貶庶司尹長五人曰
無令人臣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為齊

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代與服純素憲令寬簡
禁網疎濶夫與服純素則人不勝矣憲令寬簡則俗
无忌諱禁網疎濶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矣則嗜慾
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无忌諱則抑閑開舒而歡欣
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奸惡分明而貴惡知耻矣夫服
假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餘貴惡知耻之謂正
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餘姦邪之人
不勝於正順餘正三者理國之宗也哀末之世與服
文巧憲令穰祈禁網頗僻夫與服文巧則流相炎慕
憲令穰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遁若流

相炎慕則人不忠潔而耻棲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
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遁則讒怨繁興而衆
不懼矣夫耻棲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塞衆
不懼矣之謂冒真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
於塞器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塞冒三者亂國之梯也
荆君熊圉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
人若人事蘇理雖有水旱無能為家堯湯是也故周
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
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北而遵循稽首曰天
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私璧十朋為亢倉子壽拜

為亞尹。門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
違之。他邦至理之代。山無偽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
國產問何山得人俗醇樸。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
偽。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螻屈
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曰。何為則人富。
亢倉子曰。賦歛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歛無節。官
上奢縱。則人貧。勾粵之轄。綴以精金。鷲隼為之羽。以
之格。簞則其與槁樸也。無擇。及夫蕩寇爭家。覲武決
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蜚景之
劍。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封。獲。剔其與。剔刃也。無。

四續奇賞 卷三十

子

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剿千里
之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
已耳。昔者明王聖帝。天下歸平。萬物茂暢。群性得極
善。因時而勿擾者也。片古以來。天下姦邪者眾。正而
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敵方退靜者。蟲姦者。出言等於
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災悲夫。作濫貴於易避。
而難犯。收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剔官人不
敢務私利。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昔災
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良
否塞矣。人有為大為賊。案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証。陷。

良聞遠率。率與推時。序卒蒙赦。有過賊家者。託辭所
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遂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鎮
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善者。
為其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行義者。為其有賞也。今
罪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妒而不賞。欲人
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代有賢主。勇士。肯察此論。

四續奇賞 卷三十

子

君道

亢倉楚

始生之者天地矣。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
撓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
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才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
以家生。翻失所以為立之本矣。草莽剽為腐。樹鬱
為毒。人鬱剽為病。國鬱剽百惡並起。危亂不禁。所謂
國鬱者。主惠不下。宣人微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
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冠已復禮。賢良自
至。君耕后菑。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
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
四續齊堂卷三十三 諸子 三十三

堯舜有為人主之物。無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
其欲。有為人主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
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
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
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
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尊物也。所謂有
尊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大國以人為本人。安國以安
故。惡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
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銖石也。今夫以
準翼而被之。鵠視不明者。正以為準。明者視之乃

也。今夫八人多誦經籍。方書武學。奇技通說。而後以
青紫章服。使愚者壯而恥之。為正君子。明者不恥
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
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
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大聖人之用人。貴耳不
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
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
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
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
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
四續齊堂卷三十三 諸子 三十三

鏡之明已也。而愚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上
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細矣。於人主
清心省吏。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
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顯。則天地
之空四海之內。動植皆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
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
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
聞可見之材。於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
慾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
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教慾以買譽。則刑之而不

代主豈不加哉

終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八

諸子

二十四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九

諸子類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外篇

崇讓論

漢劉寔

明察

祭機

秦呂不韋

觀表

秦呂不韋

難一

韓韓非

賢木

四續奇賞卷三十九

賢道

周亢倉楚

遇合

秦呂不韋

雜篇

周祝

漢黃憲

交情

漢黃憲

兵法

漢黃憲

論學

漢黃憲

平臺秘畧

唐王勃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次歲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仕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四維廣運卷三十九

二

平克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克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人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政乎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受其職之吏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請而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與下不爭明

讓不與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况况不及孔墨者乎讓者愈然言世少高明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公何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風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

四續奇賞卷三十九

附子

三

美

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執家之子則必爲有執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執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何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

故也。所舉必當，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肯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致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衆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案錯相亂，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竿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竿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竿，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

四續奇賞

卷三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

四續奇賞

卷三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不於所關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貴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讓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而讓奇賞卷三十九 諸子 六 漢

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讓愚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爲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

察微

呂不韋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至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不知。如可見。如不可不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仲、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棄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擗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鬻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

自續奇賞

卷三

諸子

八

茶

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擗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鬻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

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

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桴機。羞以米。則不發職大機也。桴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哀哉。故凡戰必悉熟備。知彼知已。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闘。難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季

四續奇賞

卷三

諸子

九

茶

氏之雞不勝季氏之雞。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它。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禘於廟。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故亡無日矣。遂起甲以伐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爲一郈昭伯不勝而失昭公。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

氏况於三季同惡同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觀表

呂不韋

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稱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微表無微表而欲先知竟舜與衆人同等微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耶成子吳起近之矣。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傾反過而弗辭其僕曰歸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濮過而弗辭。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竊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成子之謂也

邱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諫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望泣而應之曰。子。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止。而西河可以王。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荊。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論相頰。子女厲四續奇賞。卷三九。子。相目衛忌相托。許都相脫。投代。相背。骨。管青相。臘。肋。陳悲相。股。膝。秦牙相。前。黃。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微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微。事與國皆有微。聖人上知十歲。下知十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罔。憐。薄。從。此。生。矣。

四續奇賞

十二本

難一 問答 韓非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歟。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發意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安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于此。萬世之利。災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身。威。名。息。臣。非。今日之勝。或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後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敵。萬世之利。已。在。雍季之。

四續奇賞

卷三

十三本

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推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藝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賤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謂之願君去堅刀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豈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如而好內豈乃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安能愛君聞方事君十五年齊臨之問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若君不愛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歿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歿蟲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

之言也所以去堅刀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過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效力以為其主者管仲將不用也曰不愛其死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愛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故乃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奸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于臣而姦不用於上雖有堅刀其奈君何且臣盡效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堅刀一豎刀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歿蟲流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固左右而是百官脩通群臣輻奏有言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蔽於後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

曰管仲無度矣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邾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邾子曰：「何不以殉？」其僕曰：「義不將救之乎？」邾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邾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邾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邾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邾子乃距，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邾子且後。

西續奇賞 卷元

第千

夫

秦

韓宣王問於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穆留

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鄧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景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晉王一用渾商而身疲乎東，南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滅，主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鄧之憂，則必有身疲減食之患，是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雜三

西續奇賞 卷元

第千

十七 秦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晏子之圖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晏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或曰：「晏子之貴，踵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訛，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不止，卽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盡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甚乎？夫惜、尊、者、托、不、穩、患、

盜賊者傷良民今殺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日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武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爲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

國續奇賞

卷五

九

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索管仲又不難管仲不亦其苦而歸桓公鮑叔牙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

職也夫不奪幼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而事其替倍死君而事其替者必不難奪幼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幼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父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殺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爲

國續奇賞

卷五

九

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亂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不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事任豎刁易牙蟲流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賊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賢道

元倉達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爲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惠其於衆也餘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剔以命自寬榮達剔以道自止人有眎其儀賢也耻其聲賢也敬神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剔諷譽出剔冀默職司勤辨居室儉問其未見用也藏身於終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善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踈言遜而理

四續奇賞卷三十九 諸子

十一 周

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其力齊有招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爲養施信義而遊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爲棄皆夸毗者所出給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聖人忘情黎人不事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吾乃不知爲工受不信爲信信而不信信爲信爲勸慕義爲義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逐難以取貴庫貴而敬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信衽仰而語超然歌曰時之陽兮信義偶時之默兮信

四續奇賞卷三十九 諸子

十一 周

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真不行也真且不行謂之道舉道舉之貴上士乃隱隱之爲義有可爲也莫可爲者也亦有可用也莫可用者也祭公問賢材何從而不至亢倉子自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眎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奪物醇化處神不能霧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繇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仄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面佞之求士也則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才慎在求不在無昔者黃帝得常儼封鴻臚密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甯籍皆由數君體道遵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衆賢求用非爲簡核而得也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立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庫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

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衆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既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倉子曰：寔虛哉其問也。功成事畢，不封舉恭還，獲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舉光揚志滿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辭尊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諳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諳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卒不一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容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四續齊書卷三十九

三

遇合

呂不韋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灰乎木，比目之魚，灰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下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赴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無人。此遊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且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亂則慧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己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爲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動，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議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客有呂吹簫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爲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然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爲已謀者，以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

四續齊書卷三十九

三

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念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目敦洽警糜雄頰廣額色如浹頰垂眼臨鼻長肘而盤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警糜往謝焉楚王恠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舍四續奇賞卷之七 諸子 二十四 泰

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與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以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哀夫不妄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勞終從此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群臣大至身必歿歿至七十九十猶尚幸賢聖之後反而尊民是以賦其身豈能獨哉

周祝

曰維哉其時告汝口口道恐爲身災謹哉民乎朕則生汝朕則刑汝朕則經汝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趨時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爲禍時之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地出物而聖人是時鷄鳴而人爲時觀彼萬且何爲求故天有時人以爲正地出利而民是爭人出四續奇賞卷之七 諸子 五十四 周

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乃敬教之以禮民不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靜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獮有蚤而不敢以振勢居小者不能爲大特欲正中不貪其害凡勢道者不可以不汰故木之伐也而木爲斧賊難而起者自近者二人同術誰昭誰晦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故虎之猛也而陷於獲人之智也而陷於詐葉之美也解柯柯之美也離其枝枝之美也拔其本儼矢將至不可以無盾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爲巧焚其草木則無種大威將至不可以爲勇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之以

故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難之以謀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時之行也順至無逆為天下者用大略火之燁也固定上為天下者用牧水之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桴故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也惡別之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屠皆若之何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陰食陽善為國者使之有行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亡故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

四續奇賞

卷五

三

稱故萬物之所生也性於從萬物之所及也性於同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剛柔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為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為可服人智之遠也奚為可測歧動噫息而奚為可牧玉石之堅也奚可刻陰陽之號也孰使之北牡之合也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來故忌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鳥而不得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為維彼幽心是生包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故天為高地為下察汝躬奚為喜怒天為古地又察彼萬物名於始左名左

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為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無止以觀人情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川波大道知其極加諸事則萬物服用其則必有羣加諸物則為之君舉其脩則有理加諸物則為天子

四續奇賞

卷五

三

論學

善憲

韓王好淮南之學問于微君曰淮南之學其博于孔子乎微君曰臣未之敢聞也韓王曰昔有東方之客曰無間生七歲而傳讀書于無間之岳客若處女東人皆以爲玉魄也寡人觀之問以學其言曰臣有淮南之學而去其智則善矣是以寡人好之夫無間生學於無間必其以孔子爲師也而乃稱淮南之學可謂不博于孔子乎微君對曰無間生即臣之弟子李玄也今從臣于王之國臣聞其以庖希之學孔子之道而宗之若淮南則固蔑之矣何敢于博韓王軒然仰笑而墮冠曰微君果以無間生爲弟子耶寡人親聘之以論古學微君曰王雖得無間生不能用也韓王於是益過無間生無間生謂韓王曰王何忘臣之言乎韓王曰何爲其然也無間生曰昔者王以淮南之事問臣臣曰淮南漢之宗室也讀書三壁文如貫虹然卒以滅身而亡國此非君臣之義不明也由學博而貪生智陋而昧時勢也若淮南之學博而約于求勝詞而歸于性成章而潤于質則令名昭揭而可以帝漢矣不然亦足以延子孫而光輔乎漢室乎今猶賴焉此臣之昔日之論也而王忘之其所謂善用

四續奇賞 卷五 諸子

五八

其言者也昔有越人行舟而遇低梁望之乃石梁也

溢于潮梁不沒者三及舟不得進越人鑿其梁力竭而斃頃之潮涸後有涉梁者又待潮而不進有漁者日子何不踰梁而待潮乎若不踰梁而待是使越人笑于梁鳥得爲善用其舟乎今王用臣之言而復爲越人鑿梁之計謂其賢于鵲夷而忽漁者之論也臣竊惑焉韓王捐髀嘆曰善乎子之諷也寡人將委心于子矣無間生曰臣師微君以二姬故而王疎之何也韓王曰寡人何敢疎微君哉二姬失亡實戚家人子事微君寡人亦不以子諒又不能以子而諒微君

四續奇賞 卷五 諸子

五九

故寡人三陳醢而微君不享也子幸教寡人敢不勉矣是歲日食既君子易明式微

兵法

黃定

以此證
不虛耳

有巨盜攻冥阨之關。一郡大恐。居民遁逃而無所歸。賊有名司馬龍者。力敵三軍。勇冠百萬。懸千錢于百步之外。箭九發而九破。以此擅譽。時羣盜將陷關。司馬龍曰。吾聞郡有黃叔度。未可攻也。乃結營於關外。有司聞之。旬旬詣於徵君之廬。以綺輿迎之。徵君辭曰。憲汝南鄙人也。未嘗入簿書之室。遊刑罰之庭。是以不諳國家大議。蓋訪諸奉高乎。有司謂曰。徵君王佐才也。何足避讓。賊令不職。不能靖安土壤。使男女愁嘆。父老奔走。羣盜以殺掠爲名。屯於冥阨。聞徵君

四統奇賞

卷五

三十一

之賢。故未敢驟攻。而勢已破矣。若不往。是絕百姓以乘寇也。徵君奚安乎。遂行。徵君以綸巾玄服乘輿至關下。謂諸將曰。聞賊中有司馬龍。其人勇而能射。所向無不殘滅。者必誅之。爲利若以計却之。猶開道而放熊羆。爲人患大靖。一郡而貽患于他。胡可忍也。且以勸王守。故以計死之者安。以計禦之者半。有司及諸將謝曰。民之禍也。敢問計安所出。徵君曰。敵善射。則不可輕用其將。敵勇則不可輕用其士。故兵家設機于虛實之間。是以決勝。夫敵之所恃者。在內而不在外。吾之所謀者。在外而不在內。此兵之所緣而

虛實也。黃叔度曰。何謂謀在外而不在內。徵君曰。試之乃令壯士百人執戟守關。以文武四臣攝之。論以兵情。間道而出。遠近埋伏騎卒。遊其間。令關吏登樓舉烽。關外鳥雀皆驚。使賊衆不疑伏兵在外。又令關下勿擊柝。示以懈禁。徵君鼓琴帳中。司馬龍聞之。笑曰。此必叔度作閤態也。吾知其弱矣。遂急攻關門。賊衆曰。關不擊柝而鼓琴。此詐也。內必有伏。且勿攻。司馬龍曰。吾聞其黃叔度多謀而默。以大經爲文。六韜爲武。吾衆臨關。彼優然鼓琴而戲。敵計誠詐也。且待其鮮。徵君謂諸將曰。賊中矣。擒之何有。復令壯士舉烽火。西續奇賞

卷五

三十一

後隊伏兵亦舉火應之。大呼曰。救至。賊衆駭亦舉火。以視。延燒空舍。火光燭雲。徵君令關內勿舉烽。烟氣昏慘。壯士守關者皆寂。杳不詭。成列而不敢動。司馬龍曰。救至。而內不應。吾料伏兵疲矣。救必懼而不過。遂躍馬彎弓而前擊之。其後隊步卒且進且退。火遙不相接。欲勒馬而歸營。前隊伏兵鼓之而起。司馬龍擐戈馬前向衆呼曰。得火尚可戰也。賊衆亂步。卒與馬駭其後而張之。司馬龍失火不能戰。自刎而死。賊衆迫及見纓汗血士。哭曰。司馬將軍死矣。吾輩何以生爲。皆自殺。一郡悉平。徵君之是舉也。不傷一民。不

匱一庫而措汝南於枕席之上可謂奇矣。君子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叔度之謂乎。

平臺秘略論十首

王勃

孝行

論曰昔之列桐珪建茅土者非一君焉至於孝思可稱仁風茂存乎細牒十一而已豈非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膏肓積乎驕慢情奔淪乎嗜欲嗚呼有國有家者可不誠乎

貞修二

論曰美哉貞修之至也或抗情激操仗清剛而勵俗或理韻和神抱清方而守道或旌奇表善擢才於不次之階或剖滯申嫌惜辭於難犯之地並能以禮昇

降以時舒卷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盛矣哉原夫御俗裁風變彙倫者寄乎直全身遠害得隨時者存乎變夫然故進不違義退不復生清貞靜一保其道委迤屈伸合其度易曰君子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此之謂也

文藝三

論曰易稱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傳稱言而無文行之不遠故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能事而君子等役心勞神宜於大者遠者非緣情體物雕蟲小技而已是故思玉抗言詞訟耻爲君子武皇裁剡加章僅稱

往事不其然乎至若身處魏關之下心存江湖之上
詩以見志文宣王有焉

忠武四

論曰陰陽代興剛柔合運威恩參用以成化文武相
資以定業况乎早侯自我宗子維城者乎城陽之權
略明矣卒摧呂氏之變任城之志意剛斷實效有魏
之業蓋有助焉陳思雅懷忠勇義形家國表奏永昌
洞統兵數績著疆場長沙武陵亦足云也

益政五

論曰東平以盛德匡時大典禮樂齊獻以至親統物
西績奇賞

卷三九

三十四

光濟中外淮陽安定峻必行之典安陸扶風深受遺
之泣能義形家國理極忠貞使黃河如帶垂芳不朽
盛矣乎守方雅以調蕃政用公直而掌朝論昂然直
上察有生氣衡陽太原亦足云也

尊師六

論曰前史稱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
行豈非事情竭於不顧主色期於難犯中人以下罕
免斯累其有抗辭必盡忠烈橫匪石之心聞善若驚
君王動順風之請相須之際良可詠也清河之恭慎
真懇雅為亂益上引聖朝下託師傳和矣哉

褒客七

論曰原夫重藝尊師登奇佇逸道存萬里神交一面
故有推輪擁篲寡人忘千乘之榮越席分庭上才當
四海之禮斯實蕃邸之盛事間平之用心也而有矯
情役智揚逸名利之間室隙蹈瑕乾沒英起之地便
僻脂韋飾其迹甘言巧辭運其辨假君子之顧盼用
君生之威福傳曰好善而不擇人則前代有以之傾
矣臣於典諧文雅賞難煙霞月庭廣闊風閨洞敞西
園故事下蘭坂而肖歌東苑遺塵坐視庭而曉賦折
旋書藝之園翔翔儔詠之隙洋洋乎亦為樂之一方
也

西績奇賞

卷三九

三十五

初俊八

論曰夫濫觴懸米藩浮天地之源寸株尺葉摧梢
雲蔽景之幹豈非積微成大陟遐自邇易曰山下有
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故考其前事備之于篇

規諷九

論曰大陵谷好遷乾坤忌滿哀樂不同而不遠古今
相反而相襲故有全中卒行用心於不爭之場杜漸
防危投遠於知幾之地昔之善持滿者用此者也諺
曰禍不入慎家之門前代有以之興矣至若中山激

難重存親禮武凌變色復延情愛子建之陳辭真情
長沙之發對因機雖亦各達其心未若洪慶之希聲
也

慎終十

論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若夫東平之奉憲遵
約耿介原陵之泰中山之見思齊慙懃濮陽之註
族幾平可謂慎終矣至于塵之奉行文處中慰之遠
述河澗陳思冠已並未易誣也

四續奇賞卷五

三

四續古文奇賞卷四十

古吳陳仁錫明卿文評選

七類

七啓

魏曹植

七命

晉張協

七契

梁昭明大

七勵

梁簡文帝

管問

唐柳宗元

七述

宋晁補之

四續奇賞卷四十

昔枚乘作七發傳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
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肥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
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
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
野之騁乘追風之輿經逾漠出幽墟入乎決滌之野
遂屈於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
對芳林冠皮弁被炎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
游志飄飄焉嘒嘒焉似若狹六谷而隘九州若將飛
四續奇賞卷四十一

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
巖而立順風而稱曰子聞君子不遜俗而遺名智士
不肯世而滅勲今吾子弃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
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
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
之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
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茫茫元氣誰知其
終名幾我身位累我躬猶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
遺風假靈龜以託喻擗掉尾於塗中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榮榮賤

感靈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吾子說游觀之
至娛廣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惡之弘麗
顧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沉不遠
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淋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糈霜著露葵玄熊素肩肥豢腹肌
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
刃不轉切山鷄斥鷃瑤琴之珍寒芳苓之巢龜膾西
海之飛鱗雁江東之潛蠶粳漢南之鳴鴉標以芳醪
其和既醇玄冥適鹹靡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
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標酒康狄所營應也
四續奇賞卷四十一

則變感氣而成彈微則苦發叩官則其生於是盛以
翠樽酌以彫觴浮蟻泔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精神可以
娛腸此有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
子其恭養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
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
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曜垂文華組之纓
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
揚輝輔敝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馬動趾遺光繁飾
參差後鮮若霜凝佩網綴成彫或錦蓋以幽若流芳

肆布雍容閒步周旋馳燿南威爲之解頰西施爲之
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
子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爲吾
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
招提之華旂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
驚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候壙谷塞榛藪平夷綠山
盈冒彌野張翠下無滿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
會園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曜野戈受皓肝曳文
狐捷狡兔捐鷁鷁振振驚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服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
輕香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舉機不
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闕之獸
張牙奮爪志在觸突猛氣不懼乃使北宮東郭駭生
抽豹尾分裂羆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
廟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羆積獸如陵飛翻成雲於
是賦鍾鳴鼓收旌弛旆頃網縱網熊羆迴邁駿噪齊
驤揚鑿飛沫俯倚金較仰無翠蓋雍容暇像娛志方
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余
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閒宮顯敞雲屋皓肝崇景山之高崇迥清
風而立觀彤軒紫桂文檄華梁綺井含露金樓玉窗
溫房則冬服絺絰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縹雲飛陛
凌虛頽眺流星仰觀八閭升龍攀而不遠瞻天際而
高居繁巧神怪交名異形班輸無所構其斧斤離婁
爲之失睛麗少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麗天曜日
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凌高鱗甲隱淵於是逍遙
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沈水
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
華濯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競游芳於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水濱耀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明綺步
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
無由佩蘭蕙兮爲誰修宴婉絕兮我心愁此宮館之
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子耽巖穴未暇
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閒宮情放志蕩淫樂未
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
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麗繁瑟交揮左篇右笙
鍾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娛人乃被文縠之華一振
輕綺之飄飄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芳

耀飛文歷盤鼓煥續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騎捷若
飛昭虛遠蹶凌躍起驤蜺蟬揮霍翔爾鴻蒼然見
沒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
響才捷若神形難爲象於是爲歡未漂白日西頽散
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睂弛芳鈿華落收亂髮芳拂蘭
澤形媚服芳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
携手同行踐飛除即蘭房華燭爛帷幙張動朱脣發
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
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子願清虛未暇
此游也

四續奇賞卷四十七

五一

鏡機子曰子聞君子樂奢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
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
故田光伏劍於非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脣
步谷風威懼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
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
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
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
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
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子亮願焉然方於天道有累

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真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
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
超隆平於殷周踵義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
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
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讚典
禮於辟雍講文惠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
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
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
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王上猶以

四續奇賞卷四十八

六

沉思之未廣思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
於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
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
振袂而興曰韓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
我祗攬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覽盈虛之正
義知頑素之迷惑今子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
子而歸

七命八首

張切

冲漠公子含華隱耀嘉遯龍盤翫世高蹈游心於浩
然玩志乎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谷響乎幽山之
窮奧於是狗華大夫聞而造焉乃勅雲輅馳飛黃越
奔涉輾流霜凌扶搖之風躡堅氷之津旌拂霄愕軌
出蒼琅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
鬱顧石室而迴輪遂適冲漠之所居其居也岬嶠幽
藹蕭瑟虛玄溟海渾渾濩濩其後嶨谷岬嶠張其前尋
竹疎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聾其山衝飈發而迴日飛
礫起而麗天於是登絕嗽邇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
四續奇賞卷四十七

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肯時智士不遺身
而匿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歟則勒洪伐於金冊今
公子達世陸沈避地獨窺有生之歡減資父之義廢
愁洽百年苦溢千歲何異促鱗之游汀渚短羽之棲
翳脊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
窮地而游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
轂之軀解䟽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
幸兼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
太冥含黃鍾以吐餘據蒼岑而孤主既乃瓊巖嶠峻
金岸岬嶠左當夙谷右臨雲路上無凌虛之巢下無

孤實之踈搖荆峻挺茗遯若曉曉三春之溢露遯九
秋之鳴巖雲雪寫其根菲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
草未素而先凋於是構雲梯陟岬嶠剪蕤賓之陽柯
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
促調高張音朗彌鍾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采奇
律於歸唱啓中黃之少宮發聲收之變商若乃龍火
西積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
流宕百罹之疇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流涕若乃
追清哇赴嚴節奏絳冰柱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蕤
英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榮登爲之擗擗嫺嫺老爲之
四續奇賞卷四十七

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
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秘宇彫堂綺檻雲屏爛汗瓊壁青葱應
門八襲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圓以萬雉之墉爾
乃曉樹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彫閣霞連長翼臨
雲飛陞凌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植素
煥紛拱嶢峨陰虬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瑱英鏤以金
方疎含秀圓井吐肥重殿疊起交結對悅幽堂畫密
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若乃日曆
常坑體倦帷幄携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登翠

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
華質代新承意恣歡仰折神葩俯采朝蘭迴惠風於
荷薄香椒塗於瑤瓊雨乃浮三翼戲中吐潛鯁駭驚
翰起沈絲結飛增理挂歸翻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
紫淵之裏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拊雲和
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歌曰乘鳧舟兮
爲水嬉臨芳洲兮拔雲芝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窮夜
日畢歲爲期此蓋寡居之浩麗予豈能從我而處之
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
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九

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
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鷲驂唐公之鷗騎屯羽隊於
外林縱輕翼於中荒雨乃布飛羅張修畏陵黃岑挂
青嶺畫長壑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既乃內無疏蹊
外無漏跡叩鉦數校率麾旌獲數金機馳鳴鏑翦剛
豪落勁翻車騎競驚駢武齊輒翕忽揮霍雲迴風列
聲動響飛形移景發舉戈林疎揮鋒電滅仰傾雲巢
俯殫地穴乃有圖文之衍斑題之從鼓鼙風生怒目
電縱口敞霜刃足撥飛鋒懸林礲石扣敗幽叢於是
飛黃奮銳黃石逞伎磨封帶備馮豕拉麟駭掛解鷹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十

句爪推鋸牙捍獬獬狼藉傾榛倒壑殞臂挂山僵路
掩澤數爲毛林隰爲澤薄於是撒圍頓罔衣席收鳥
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猜勤息馬韶弦有馴連鑣
酒駕方軒千鍾電醕萬燧星繁陵阜霑流膏難谷厭
芳煙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
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楚之陽
劔歐冶所營耶路之鑠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鑊越鍛
成乃鍊乃鑠萬辟于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
成陽文陰綬流綺星連浮彩艷發光如散電質如耀
雪霜錫冰凝水刃露潔形冠豪曹各珍巨闕指鄭則
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
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
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
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泰或夜飛去吳是以功
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
服九圍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
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
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睥睨
黑照玄采糾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泰青不能識其
衆天方理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

衡整秋御，趾踊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
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
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垠，越地隔，
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跡，跡陽鳥為之頓羽，
兮父為之投策，斯蓋天下之雋乘，子豈從我而御之，
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
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
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
和兼勺藥，晨是露饌，霜鵲黃雀，圓按星亂，方丈華錯，
封熊之躡，翰音之跼，鵲鵲腥脣，髦殘象白，靈淵之龜，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禁，故亦吾人
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
華唐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惠也隆，
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毫南箕之
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煥炳，帝
載緝熙，導氣以樂，宣慈以語，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
升鳥紀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證寧，丹宴投烽，青微釋，
誓却馬於糞車之轅，銘惠於昆吳之鼎，翠萌反素，時
文載郁，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樵失耻，危冠之飾，輿臺
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邈，魏魏蕩蕩，玄邨巷歌，黃髮擊，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可駭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
子至開皇風載時聖道淳舉實為秋擢藻為春下
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尋後塵

七契

昭明太子

吳斯逸士肥遁并榮蓮舉於焉刻跡灌水是用此形
口不悅於五味心不娛於八聲鄙巢父之稱哲笑蘇
門之為英鶴蓋龍旂初不關意風吹簷鼓終不屑情
跨四海而擅美邁三古而振名居山林而不返終無
慮而無營於是辨博君子詞若湧泉言踰却秦之魯
辭超稷下之田欲抑則太鵬垂翅欲抗則尺鷃冲天
聞逸士之懷寶乃拂衣而造焉駕兩驂之如手乘輕
車之若流爰自嶽何徑造山周徬瞻虹見俯眺雲浮
鳴禽聒耳雲霧蔽眸唯一壑之為阻無三逕之可求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於是披榛陟路援蘿陵峻雖跋涉而不休觀逸士之
所託其為居也寂焉而靡所聽愔然而無所瞻三春
蔓戶八桂攢簷華門為宿圭竇狐潛風來室捲霧下
愔愔寔人跡之罕至逸士於此而獨淹君子口蓋聞
智士不希狷介仁者莫有迷邦傳說終受殷闕呂望
遂啓齊封余敬吐誠而畢慮子能留志而見從乎逸
士曰鄙人固陋自潛幽藪必枉話言敬聆金口君子
口乃大夫鍾之節春景依遲碧樹初葉綠草含滋春
臺之樂信矣熙熙於是百金之士萬鍾之家招搖隆
富徵象豪華駕紫駟之馬乘青蓋之車出自高宇行

無扶斜陶嘉月而結交遊藉芳辰而宴朋友望宜春
以隨肩入長楊以携手金盤薦美藉之珍玉杯沉綠
清之酒義曰和神事非爽口於是娛樂未終留光將
夕飛觴引滿香袖舉白投轄安坐歡甚促席以會雕
虫之賓加有清談之客論同炙輠藻若陵雲載憑不
能高其說相如不能擅其文無玄不折無細不分揭
簡玉振下筆蘭芬乃亦六郡木樛非直三蜀茂聞蜀
虞泉氣晚朗月潛曜清厄未闌宵景方照奇舞遞作
名謳斯召約綽妍姿嬋媽宜笑綺殺風吹珠璣星耀
齊竿殿參差之響趙瑟奏鏗鏘之妙茲亦遊譙之至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十五

娛子能借此而為樂乎逸士曰輕蕩遊觀非予所耽
得性行樂從好山南君子曰輔性和神實惟至味非
直方今見重乃亦自古倣貴不周之和調勝補胃雖
以龍肝瓊炙豹舌程唇到氏之福范公之麟鶴出雲
際鮪米江岷蒲茹芬馥古聖所珍其酒則蒼梧九醞
中山千日取嘗悲嘉慶之佈密百味交馳三雅間出
若其珍異則修造斯溢千品萬類不可詳悉西母靈
桃南楚萍實東陵之瓜北燕之栗湖岵之柿江陰之
橘張掖白奈恒陽黃黎河東洗犬隴蜀蹲鴟並怡神
井口窮美極滋加以伊公調和易氏煇燁傳車崇之

枕置青玉之案瑤琨既已麗奇雕盤復為美玩子能
與子而享之乎逸士曰甘膈膈腐五味口爽伊人素
蓄無美方丈

君子曰千里之駒出自余吾伯樂所選伏波所模通
肩合相平腹應圖激電北速躡景競驅騰黃弗敢擬
駿亦克莫與爭途異態躡蹤奇姿倚倚逸足驟反游
雲移駛形函遊葉日不暇徙乃飾金羈之昭晰加以
玉鞍之輝煥連乾麗靡輕蘇繁爛逸氣既為勝矚美
飾重成壯觀蹄蹶紅塵膺流絳汗風起龍驤灰聲鳥
散自古迄今人誰不玩逸士能就予而乘之乎逸士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十六

曰遊逸輕佻策馬爭驅粵金樂靜豈能感娛
君子曰光形飾體莫過鮮衣冠鵠鵠之長纓若曾雲
之零霏琅玕珎珎言飾于背飄颻輕裾是用曜軀方
空之綬弱紈之蕉暑纓炎而已却風未至而先搖既
唯照麗兼以輕鎔似朝霞之發彩若夕景之舒光至
夫杪秋既謝寒緒中人則輕低稱美豐貂表珍斯乃
赤也所以去魯孟嘗所以出秦步光之妙櫛具之葉
君子武備所用禦邪標以珠玉飾以蓮花其任則百
冶精銳利擬秋霜豈止在身為美服襲稱戒固乃龍
躍於襄水見氣於南昌幽通神化其妙難詳將與逸

士服之以相伴。逸士曰：紛紛避暑，緼袍禦冬，鮮麗綺靡，未之或從。

君子曰：寔有喬桐，抽葉青蔥，結根善地，握幹華嵩，栖鳳曾山之側，藏龍平陵之東，拂暖暉之高雲，鼓梢殺之雄風。若亭萬仞，寔造天中，乃使匠石運斤，班輪琢錘，製起玄修，形踰絲綺，與金石而鏗鏘，共絲竹而曼靡。托北方之佳人，命高樓之杞氏，間以巴隴才僮，耶郢妙妓，騁獸爲之輟馳，飛禽爲之不徙，加以荆和之飾，照耀柘絲之絃，激揚三聲吐韻，四結流唱，薛高薰奏，響溢芝房，竹來嶰谷，律寫歸昌，再鼓而玄鶴集，九

即續奇賞

卷四十七

十七

成而儀鳳翔，初音魚踊，餘妙繞梁，何止田文悅懷，劉靖心傷而已哉！中山青曲，若折而和，揚美目以流眄，啓玉齒而安歌。歌曰：陽阿奏兮激楚流，望洛水兮有好仇。縱輕輿兮汎龍舟，將與逸士陟彼華堂，想諸閭館。玉宇明華，文階燦爛，璇題昭晰，珠簾彪煥，身託瑋琨之筵，目寓瓊華之玩，止以悅諸和性之樂，豈非綺麗之觀哉！逸士曰：居茲四郭，寧辨五音，靡受不極，君子弗欽，雖聞膳辭之銳，無會野人之心。

君子曰：白藏肅殺，天高野清，玉樹始落，金華初榮，幕鷺北反，沙雁南征，寔秋收之美節，將校微以娛情，使

握無伏馬，巷靡遺行，執戈於羊眠之野，彎弧於曠浪之陰，養由輕盼，則林摧驚，獸驚且效技，則虛下翔，禽騰猿蹙，其足，炳而擇音，掩兔麟鹿，既獲古之焉有，填坑滿谷，亦眇昔之上林，至於輕繳，幾飛則連鴻解，羽微纖，始放則並鱗，失波豈論玄泉之則寧，願將邀之歌，弭節言旋，禽不可算，周旋眺覽，足爲京觀，子雖山猶其從此玩逸，士曰：解網垂仁，段王美則，聞聲不食，孔聖淑音，害蠶類而爲樂，豈君子之用心。

君子曰：蓋聞地美養禾，君人愛士，澤被無垠，光照郊鄙，蒲輪必鄒魯之儒，宗紆青必洛陽之才，子大漢愧

即續奇賞

卷四十七

十八

得人之盛，有周懸以寧之美，萬國若翁從，四海同使，指刑措弗用，罔圖斯虛，既講禮於太學，亦論詩於石渠，戈有載戢，史無絕書，劍律應度，玉燭調和，黃髮擊壤，青衿興歌，元帥奇士，庠序鴻生，求禮儀之汲汲，行仁義之明明，隆承掾之義却，璚琨之榮，當朝有仁義之時，邊境無煙塵之驚，信如四氣，明並三光，尉楚挺茂，皆冀比芳，瑞塵摘素，祥熊耀黃，靈禽樂圓，儀鳳栖堂，太平之瑞寶，鳴樂協之應，玉羊丹鳥，表色玉露呈，灋野絲垂木，嘉苗貫系，固以惠苞子，奴道邁虞唐，六合寧泰，四宇咸康，不煩一戟，東甌膜拜，詎勞一卒，西

域獻琛，鹿麋積額以俊惡，樓蘭面縛而革音，吾昔去
鼻飲之穴，奔鳥舉之深，固以澤流無外，恩被遐方，福
比嵩岱，道則穹蒼，豈有聞若斯之化而藏其皮冠哉？
逸士曰：鄙人寡識，守節山隅，不聞智士之教，將自潛
以廢軀，請伏道而從命，願開志以滌慮。

七勵

簡文帝

藏名外臣，體道好異，遁跡埋影，刻心人事，任性於蓼
水之側，放心於自得之場，情苞六合，德貫九方，巖栖
谷飲，絕際濠梁，於是寂鏡公子聞而往就，乃飛車翠
蓋，翔駕絳螭，丹旌鳳轉，碧幔雲移，映玉輶之綺靡，照
銀車之陸離，經九橋之覺阻，歷五曲之巖危，路入閭
風，道經通谷，橋塗泱泱，路林肅肅，石磴穹窿，松關重
複，羊腸望斷，遂路迂餘，非林稅駕，乃遇藏名之所居，
其居則蘚苔沒砌，帷葉斜林，千峯沓頂，萬仞懸深，南
危碧流，北障芳林，左榮重陸，右背高岑，煙霞罩日，石
澗籠陰，聲音百籟，響弄千禽，寂鏡公子曰：蓋聞智者
不懷道沒志，遺俗埋名，迷邦碎寶，却粒辭榮，今欲說
子以默語之術，寧欲聞乎藏名曰：僕雖幽栖，遠紆名
惠，寧忘潔已以受至言。

公子曰：夫怡情託體，定寄閒宮，跨危樓於枋諸，挂日
景於迎風，玩靈華於仙掌，度窈窕於飛虹，金枝照曜
玉壁，玲瓏文窗，洞右飛閣，陵東挂柱，通光雄梁，亘日
摩鏡，鉤懸抽荷，井出中宿，錦筵長廊，周密青錢，碧影
金墀，玉律冬圓，溫煦夏室，含霜圓以珍怪，畫以禎祥，
漫茅秋薦，綠蕙春香，植宜男於粉閣，樹君子於椒房。

鳳煙於珠璣，垂珠璣於玉箱。文魚水宿，錦鳥雲翔。
乃登陬嶺，望遠通陳。素藕於石鏡，塞受少於康。
壽春荆山之琢玉，似隨水之弄珠。若斯宮之閒麗，子
蘭與我而共居。外臣曰：僕遊心蓬葦，未暇斯處。公子
曰：夫說柱嚴服託體，必加五絲。桓美獨圍，稱華組帷。
梨絲提含葩，丹揮聚葉。綠檻飛花，至如稷下。縱掖酒
上章甫，雉緝霜鮮。秦絲圓樓，風色龍分。鸞文鵠聚，珊
紛瑤席。綺飾瓊珮，齊都滑石。南海瑤琨，散似綴珠。離
如並續蜘蛛，弄巧越方。調樞夏則桃笙，竹席冬則青
莞。金鬚溫麗，瓊臺密華。承寢當戶之穀，大文之錦華。
四續奇賞 卷四十 三一

蒲萄之綺余麗，芬若之丹枕。金蘇翠幄，玉象象牀。子
能從我樂此，芬芳外臣曰：帶素披裘，自得山性。雖章
麗服，未敢攸同。
公子曰：五餌調神，三芝輔性。用康仁壽，以弘貞正。乃
使有伊之徒，調膏鬻味。九州珍雜，八方豐貴。名廉天
地之聲，報竭山海之味。蟬鳴秋稻，鸛領玉精。離紅之
膽，小藥之莢。蒙山擅重，灌水傳聲。桂蠹石瓊，龍胎鳳
肺。四膳八珍，五肉七菜。景似穀雜，切均鮮繪。色若紫
蘭，紛如紅綵。若乃越梅變質，楚醴方添。陳晨之羹，美
味薦薦。為之肥醴，洗以年危之露。水調以大夏之香。

鹽、霜、薤、沸、烈、露、珠、繁、野、芳、菰、之、菜、白、相、之、茹、澄、瑯、漿、
之、素、色、雜、金、筍、之、甘、菹、素、醪、浮、氣、郁、凝、清、獻、三、爵、
之、踰、雅、等、千、日、之、芳、醴、酌、玉、斗、之、英、麗、照、銀、杯、之、輕、
蟻、此、亦、天、下、之、美、味、子、能、從、我、而、享、之、乎、外、臣、曰、黎、
藿、可、膳、薇、蕨、堪、食、五、味、口、爽、寧、假、玉、盤、

公子曰：若夫釣臺之樂，葛天之歌。飛七盤之妙節，動
六變之清和。綠綺麗琴，丹山寶瑟。縷器倕雕，孤枝伶
律。奏白雪之楚，緩陳亭之吳。疾躍鳥追，飛潛魚伴。
出將使漸離，繁筑雍門。鼓琴鳴繞梁之妙響，發愁戶
之清音。至如五陵金穴，六郡豪家。遠流歌於東夏，出

四續奇賞 卷四十

秘舞於京華，金鈿設翠步。擗藏花，遙同暮雨。通似朝
霞，髮鬢如點。纖腰成削，玉齒笑容紅。綰綽約疾，趨巧
步。霧袖芬披，舒蛾眉之窈窕。委弱骨之逶迤，載金翠
之婉嫵。珥瑤璫之陸離，芬芳於梧春之苑。灼爍於長
州之中，于時斜光西委，薄霧舒紅。隋珠照影，羅衣從
風。觀者方堤，觀者盈淇。令二鸞之綴翼，使八鶴之增
悲。者明君為之飲泣，西施為之解眉。於是蘭閣寂晚
曲，前相和對。輕風之落景，望明月以清歌。歌曰：酣醕
半兮，樂既陳。長歌促節，綺羅人拂鏡。弄影情未極，迴
簪轉笑思。自觀此亦聲音之盡妙，子能從我而聽之。

乎外臣曰淫聲亂耳未足入聽方追山壑永弄林泉
公子曰夫心遊百氏理奧六經樞機性道陰陽宵冥
昭王牒於年史覽石紀而照情若夫鄒放上客揚馬
俊人揮金入趙易服歸秦賣舌彈劍買義追仁商權
萬古弋釣陶甄池中水黑席上稱珠判二氣之氛氲
難六爻之終始鳥變龍正鳳書雲紀辭弘入索雍崇
三耳至如范雎折肱豫讓拉齒禮竭中心報深國士
碎玉爭城藏圖解劍見碣石之金堤望楚都之揚塹
美陳平之反間揖子房之智謀想秦君之傳器仁漢
后之解裘此亦天下之典藉得性之林圃子能同覽

悅目以齊此心外臣於是色動清顏頰解高意曰僕
雖野陋頗悅帶經但負薪多疾未甘斯說

公子曰夫氛氲構象純雜不同共工折柱雖播英風
自古而然曾何足道但吹沙役寇抑自穢年吐霧藏
妖聞之堯日至於今者昌運天啓握歷寶年風猷駕
層美道德漏重泉至如玄蹄外境紫舌頑人悖而無
禮不沐皇仁於是騰三泉之宵漫薰五旗之飄揚引
玉車於西隴鳴金鼓於北邙拭龍泉之雄劍望魏國
之寶刀銛踰巨關利機豪胄至如牽鈞壯氣斗膽豪
心縹腰白玉帶環黃金爵恩報死赴遠長岑暖裏白

勳雄踞青離五玉窮善十和無遺連腰錦帶半足塵
乘標威於雁門之境振旅於龍突之鄉若乃驚沙絕
岸苦霧綿長秋河曉碧落蔥山黃紅顏素攻玄鬚斑
霜征夫抵掌而飲膳壯士憤氣而沸腸迴雲鳥之密
陣背却月而相望旗才轉而漂杵鋒未至而驟傷前
鋒紛其易幟後騎決其沙囊何湯雪之能比豈拾塵
之可方於是呼韓頻頽龜茲銜壁羊率既恒熊山已
積九截同文入極齊軌帝曰念功班茅賜履青紫如
拾實歸詔美此亦天下之壯績予能從我而效之乎
外臣曰葛伯不祀雖聞湯誅野叟力弱未敢振衣

公子曰堯舜垂拱煥彼前聞今惟聖曆萬代一君壁
儀照氣玉井珠分惠合大地道方華鮒滄海碧微黃
河黛文愛人育惠澤等春雲宜尼茂典周姬禮容黃
裳進士清襟俊童邦知收俗國化移風寶藥無藏名
之老河泗無洗耳之翁慈星夜映慶雲畫色異草雙
條靈禽比翼狐尾既九茅春復三金船樣寶銀甕呈
甘康歌壤笑悅禮樞談隆周謝惠盛漢知慙慈照無
疑生化湛靈覺散滴弘淳拯澆敦朴國被仁壽家欣
無學三明鑒道六度弘風出塵照苦入真觀空善識
無盡因性必通天不愛寶地無隱瑞百神愛職三苗

奉義石策紫泥、繩金玉羽或託飄染、甫權臥惠而龍、盤或織箔、清濟耻藏名而風、歧於是露點、怡密、淵泓、澄於玉掌、雲垂五采、翬旂旋於仙樓、漾醴泉於浪非、拂垂楊於御溝、或聯七葉、一姓五侯、外臣於是觀二、內動神貌、外移忽正、山巾而言曰、蓋聞幽居獨善、見機往聖、儻不遺、賤叟亦願順來命、

指地正光
晉書

晉問

柳宗元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倚之首、陽起之、黃河連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壩、若化若遷、鈞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戾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捍拒、聲呀聲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擢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邪就壓、振振業業、覩關、蹀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鷺之翔舞、泗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潞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河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潰濁燒沸、龜、龜詭怪于汨汨、騰到馱越、委泊天浹、呀呷飲納、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鶴于嶮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摧、拔淵潭洞、踏者、彈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輻之所負、掩、掩之所、河、麟川林壑、雲遊雨晦、目而下者、榛榛云、云、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

為發觀天也吳起所謂在惡不在險此晉人之藉也厥聞其他

先生曰大禹之金棠溪之工火化水淬器簡以充為棘為矛為鍛為鈎為鏑為鏃出太白微磨收召招提伏串尤肅肅稊稊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橫之如星奔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漓淋漓熒熒的的若雪山米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矐英精互繞見蕩洞射天氣盡白日現為小錄雲破霄踳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挾夾之倫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二十七

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望羣夷技擊節制聞于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應則吉由恭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士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圻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統統溶溶云云輻輳麟麟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醲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旄旗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復乍起乍奔乍踴若江漢之水疾風驟濤若山湧壑雲沸而不

止羣飲源稿起食野藉浴川盛浪噴震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愴悅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搏失然全躍千里相角風驟霧集斷山挾壑耳提層雲腹捐衆木寂寥遯迹不夕而復搜也眈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關目相馴聚漫更虛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齧蟻雜蟲集啾啾藥渠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欽攻教掉手飛騰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御以玉良超以范鞅軒以樂緘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莫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二十八

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周內貞澆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澗壑之紆繁凌嶢峴之杪顛激泉源之塗潛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鑿榫填層溪丁丁登登碩碩後後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淵淵洶洶數數若若若若崩若崩若崩之聞風霆相騰其殊而下

下月餘後
理明亦然

故摧崢嶸塊圯震振電裂又似其工觸不周

而天柱折鷗鵠鵠鳴飛翔猖狂而兇奔觸磬僕
伏無所入遁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指危顛艾繁柯
乘水潦之波以入汴河而流焉盈突碑兀轉騰胃沒
類秦神驅石以累大海抵曲鱗蹙匯流雷解前者汨
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水招拉頽踏掉首軒尾
湏火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世薄波之旋滔山觸天既
濤既平弭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
立峰翠穿雲蔽日煥然自提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
至其所唯哀壯之指顧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
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
君子患無惡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思無人患無人不
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思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
四累之下也且禡祁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壅車涯千里來馳重
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晉斷流修綱亘山
單留星履織紐其間巨舟軒昂伉伉迴環水師更呼
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腕吮援鯨鱗數
白龜逐毒螭叱馮夷立木湄搜攪流瀾拘縮推移梁
會網蹙騰天殢圍掉擗擁趲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
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淪

揭其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尤
仰輪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旬旬復
就鬱切莫保龍藉且糅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浪
散遠去若夫魴鱗鯨鯢鱣魴鱣之瑣屑殘裂者夫
固不足悉數漏脫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
填溢壓低腥膏寫園開膾炙之美則掩鼻蹙額賤甚
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
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室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
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壑哇曉之
交錯輪囷若稼若園敵步勾勾渙兮鱗鱗遞滿紛屬
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醞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曲
延布脉寫音浸渠濕滑汨彌高掩庠漫壘冒堧決決
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潏潏沛潏潏然成淵潏然
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塗
漉甘內密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燥結迅
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島島羃羃奮憤離析鍛圭椎
壁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冰裂也碎龍
嵒增益大者印累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坳日
晶熠煜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歎合

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圖之巍巍傲乎漾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驍廐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井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釣兵食以征以貢其資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宮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邑百化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惡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役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三

唐

先生曰文公之羈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魏解裂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火輔糾遯以爲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惠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於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半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華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戒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卑行萬乘率半天下鼓

之則震怖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威能驪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以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惠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三

唐

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無風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微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怙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于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幾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聞謀則通于遠而周于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怙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于今哉今主上致太平勳以堯爲準先生之言道之與者若果有貢于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

舉晉國之風以一諧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四續詩集 卷四

三

七述 詩年十七歲

晁補之

予嘗獲侍於蘇公蘇公爲予道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麗夸靡饒阜名不能殫者且稱枚乘曹植七發七啓之文以謂引物連類能究情狀退而深思倣其事爲七述意者述公之言而非作也眉山先生懷道含光陸沉於俗日與嵇阮賦詩飲酒談笑自足泊然若將終身焉於是穎川孺子聞而往從之躡屐擔登破衣踵門及階而止望帷而稱曰不敏聞先生之誼敢待於下風先生矍然驚曰孺子來吾惡夫世人之保我也久矣而不能使人之無我保則戶外之屐滿焉則續詩集 卷四十 詩集

三十四

將命歟吾無所述此雖然孺子何爲者也孺子曰勿而多治長而屢窮聽先生乎齟齬之塗陪先生乎寂寥之事樂先生之所爲樂者以白吾首其已乎先生亞然笑曰孺子上吾以言而未嘗無以樂者願也羈旅于吾有時矣亦嘗聞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麗夸靡饒阜可樂者乎孺子曰先生不以不敏爲難與言得聞咳唾之音不敏以爲幸先生將何以教之先生曰杭之故封左湖江右具區北大海南大目萬川之所交會萬山之所重複或瀨或湍或灣或淵或岐或孤或表或連滔滔湯湯渾渾洋洋鬱鬱嶮嶮隆

摩叩叩若金城天府之強其民既庶而有餘既姣而
多娛可導可跪可舫可駟可踰可擗可車若九
洲三山接乎人世之盛連延迤邐環二千里邑居牧
聚蟻合峰起高城附之如帶繞指隱以爲脊折以爲
尾因河塹華不足方比方城漢水胡敢競美富咎夫
差之盛時內姑蘇以爲心腹而外城此以爲身革車
千乘甲士萬人粟支十年帛散千屯灑汗成雨連社
成雲乃有大夫伯翳行人伍員之徒通其謀將軍孫
武公子夫槩之徒用其衆嘗以國政之閑發徒截江
命習戰事於是張翠羽之蓋靡魚須之旂揚鵠足之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三五

揖曳龍尾之舟凌鮪之車戲黃樓之倚鵠鼓次乎
下風隘戈乎乎上濤午往午還午後先若此而若
聯午止午馳午合午離迤邐而迭隨驚駭人立馮夷
清江忽兮怒濤風爲之揚岐忽而即次食具業作
三軍皆賀響震山空其強如此故姑蘇侍以爲南蔽
而能驅唐蔡蹂齊魯侵尋乎百粵繁突乎三楚柄句
踐乎窮山鞭乎王乎頽墓此亦天下之形勝也孺子
欲聞乎孺子曰西河中流衛客之所能諫太陰百二
亭長之所能入願先生廢此而語宅

先生曰吳越之有東南也實國于杭而杭吳越之大

都也宮室之麗猶有存者其始也荆山填谷叩石墜
陸歷林誅樾擢篠夷竹旋緣阿丘憑附隈限千夫運
畚萬役供築增增礧礧坎坎碌碌前呼後和遠近相
屬卑者起之以有餘高者損之以不足開瞻朗乎棠
密發瑰奇於潛伏然後工入之材陶人之瓦水輪陸
運屬花連輶縱橫錯落山積其下其成也翼翼鱗鱗
勃攢輪囷若化若神上據百尺之巔下俯億尋之津
雙闕高張復臨康莊門開房達乍陰乍陽中則複殿
重樓砂版金鈞卑高仰俯下上明幽崢嶸嶺降鼎峙
林列吐吞雲霧虧見日月宏規偉度古曠今絕旁則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二

三六

曲臺深閨碧檻朱扉鱗差闕限奕布橫題拱盤白鳳
壁戲青祝溫風徐而吹座寒雨沐以霑帷列屋而侍
者則妖嬈艷姝螭首冰膚清臙脂素齒既爛而都乃
服輕圭被華裳綴珠履揄鳴璫飾金英含芳情巧
笑今婉清揚標標今如雛鸞之欲舞道遙乎如飛雲
之欲舉嫋嫋婉婉嬋嬋嫋嫋流榮發色不可程度羽
鴈朱顏酣悲激楚妙陽阿詞曰陌上花開游女歸
園南池北黃鸝飛曲房清閣夜更衣於是聞者恍然
神揚意馳紛紛擾擾惑亂不怡此亦天下之雄觀殊
樂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宮居閨處者寒燠之媒而

疾瀉之原也。且能難成而康鹿游。願先生廢此而語

宅

先生曰杭故王都俗上工巧家夸人闢窮麗輝好紛
挈錯糾晃蕩精晶若入方之民車湊舟會角富而行
實木則花梨美概校栢香櫨陽平陰秘外澤中堅以
斬以刊以剗以剗以縹以膠以墨以丹為床為匿為
積為几為祭為豆為孟為簋嚴莊之佛慘烈之神奇
怪之鬼頗姣之人塗以鉛英錢以金丈依以崑山乘
以飛雲霞煙霧煥爛五采非輪陸運投錢競買曾
不若母猴木焉三月而齊一日而敗衣則執綾綺綵

因費奇賞

卷四十一

三七

羅繡殺絲輕明奈纖如玉如肌竹窓軋軋寒絲手撥
春風一夜百花盡發其製而服也或袍或緊或紳或
綸或緣或表或縫或欄或紫或緇或紺或殷嚴以
奉祠祭以養安薄以却暑厚以禦寒以錫三軍以資
四國以供耳目之玩以備土木之飾曾不若窮邊絕
漠不紡不絳衣狐而袖貉寶則珍珎珊瑚碼碼硃硃
藥化之玉火化之珠琉璃之悅水精之孟和黃白綠
岳落滿積北商東賈百金不需沙河而晴月照燈明
席張案設左右榮煙遠而望之奪人目精遺英弃屑
羅貯箱列曾不若宋人之拙三年而一葉於是彫床

易席地之野文衣後弋綈之儉玉枉鄙上銅之吸此

亦天下之妙工絕巧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書云玩

物喪志紂為象箸而箕子歎願先生廢此而語宅

先生曰杭之為州負海帶山蓋東南美味之所聚焉

水羞陸品不待賞而足肉則封獐貍豕宜兔吹鹿山

狸白額竹犬青尾鷄鵝鸛鵲秀鴻鵠園鷄池鴨隴

雉田鵝陵收水截頭駢尾列磔肩裂趾飛毛灑血魚

則鰓魴鰓鰓鰓鰓鰓鰓鰓鰓鰓鰓鰓鰓鰓鰓鰓鰓鰓

鰓石首之羹或腊而枯或膾而生白鰻青鰻黃鰻黑

鰻鰻魚花蛤車蟻淡菜蛙白肖雞螺辛類芥調醃

因費奇賞

卷四十一

三八

餛牛呵咯喉果則枇杷楊桃橘橙梨青梅黃柿紫
栗烏稗溪菱江蘆田瓜湖藕瓠肥水美天下無有目
以黃蜜漬以白醃芳香脆潔折醒解病菜則桐蒿茵
陳紫葳青萼韭畦芋區菱苣芹根藤花羞盤菊葉薦
莒薑辛薤淡齊甘笋苦鮓以如蘇之梗薦以烏程之
醴于以和五氣于以資百體此亦天下食飲之珍也
孺子欲聞乎孺子曰楊雄有云非常珍而嗜異饌烏
提其識味也且養身而尚乎味味則愚以聖人為不
如易才願先生廢此而語宅
先生曰地不滿東南故八紘之水歸焉水之為物潤

下作賊。漢渤海海門莫。驍驍脉布溢于江。澤老
 湖。席資。獎山。煮海。豫章。為船。萬。船。更。載。一。船。所。受。車
 數十。量。黃。頭。多。錢。富。不。可。做。士。之。頑。鈍。不。和。片。解
 其。無。厭。之。賞。譬如。山。深。而。獸。至。木。茂。而。鳥。集。故。能。收
 亡。命。借。斯。養。連。應。高。之。交。合。周。丘。之。黨。以。非。與。中。國
 爭。長。則。鹽。之。利。也。夫。鹽。者。食。肴。之。將。五。均。賒。貸。幹。在
 縣。官。僅。法。議。籠。不。辨。以。完。大。農。給。費。入。助。國。計。官。與
 牟。盆。世。擅。其。利。民。有。盜。竊。則。鈇。左。趾。沒。入。其。器。此。為
 前。古。之。所。制。嘗。試。觀。乎。江。之。濱。葦。不。根。淺。草。芸。芸
 斤。齒。無。垠。白。花。鮮。文。百。里。如。雲。鹽。官。千。家。匪。拓。匪。麻
 匪。漆。匪。茶。規。利。乎。泥。沙。蟻。封。蚶。蛭。積。土。如。截。削。剝。刻
 刮。不。漏。毛。髮。挾。撈。擔。揭。十。步。一。蹶。偷。趨。竊。走。遺。篋。弃
 金。塗。關。塞。嘶。鼎。釜。雷。吼。皓。然。紛。葩。豐。不。盈。斗。姑。以。漬
 螺。蛤。而。適。口。曾。不。比。夫。縣。官。冶。鐵。如。山。折。竹。為。盤。熾
 火。以。煇。淵。壑。為。乾。岬。嶸。嶸。嶸。或。削。律。瓦。扶。舒。蕭。勃。煙
 氣。滄。山。若。滅。若。沒。若。亡。若。失。乍。疑。鹽。陽。之。神。騎。乎。與
 草。盡。朝。飛。而。散。天。日。立。呼。起。諸。百。夫。齊。作。紛。紜。揮。霍
 千。竈。就。潤。光。芒。閃。爍。璫。珠。磊。落。小。星。道。躍。鱗。鱗。新。倉
 歛。貯。堆。藏。如。帛。如。糧。國。以。是。彊。神。變。鬼。化。刀。貝。齊。價
 獨。不。美。夫。弄。菱。菱。魚。鱉。之。碑。細。及。下。者。或。謬。曰。千。金

之子不死於市。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此先生所以
 教民知榮辱之時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特氏之治
 智賢白圭而不監於道。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江源所起。濫觴之墟。泓泓汪汪。不瀾不虛。放
 而行之。冒於川渠。繞繞紆行。左扶越右。俄吳以啟。以
 敷。然後。淮為大江。以東。合乎尾閭。而潮生焉。古今所
 論。潮者。日月伏見之所為也。帝謂泚天之說。曰。地浮
 永。坤。天在水。舒水之消息。挾北無際。一閭一闢。若開
 天地。一呼一吸。若出元氣。其始來也。若毛若線。若帶
 若練。堂堂沓沓。合聚離散。須臾之間。千化萬變。其少
 進也。敲礪鑑砥。石號木鳴。越岸包陵。在谷滿谷。在坑
 滿坑。其為氣也。或煦或呀。或噫或噉。瀾洋洋。濤澎湃。
 沸渭。湧洞混漾。渤湧沛。涵澹淋。滲漉。潏潏。跳珠
 湧沫。百里紛會。沃焦。蕩官汨。毋陵。昔從橫。絡野。飄忽
 爭逝。徐則按行。緩則就隊。連氣累。侵陽。景。朝。昧。周。天
 而旋。踰八萬里。不知其所。憩於時。玄漠。收威。海。若。振
 吼。千溪。翠立。萬浦。却走。絕維。樞軸。神毋。不守。左。驅。天
 吳。右。掃。九百。淵。客。拒。屏。水。夷。溜。瀾。江。神。海。岳。絕。脰。傷
 則。陽。侯。馬。銜。顛。蹶。前後。其為象也。則紛紜。參差。萬頃
 一迹。焉不能知。契不能識。承光露。怪不復。潛匿。或駛

而蹄或森而戟或美而植或張而翼河湧而奔以沃海門若土囊風怒驅屯雲辟易而征以擊西陵如井陘戰酣出奇兵究今敗容若蓐收素服駕白龍忽今當前如歸墟泛溢浮五山一北一迤一前一一起突然而逝餘勇未已於時吳兒僇工引倚相席繞鳴鼓動去若飛鷗風止雨息江清海寂此潮之大凡也傳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故古之人見大水必觀善利萬物似仁不畏強似勇能方能圓似智萬折必東似信若是者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幾矣先生之所陳五事之止也姑欲聞其深於此者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一

同二

終

先生曰西湖之深北山之幽可觴可月可巢可懷與鷗鳥居與鹿豕游漁菜山居煙雨悠悠寂寞長往可以忘憂風飈塵袂京洛何求不如西園謝不如北山阿白蘋綠芰紫柏青蘿反事世數行歌人生安樂孰知其它茫洋以為柳溪盤旋以為今谷卷軻辯乎三尺之喙撫夷隘乎十圍之腹此古君子所以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者游哉聊以卒歲若是何如孺子悚然離席而立曰蓋聞達人不忘身而先利志士不貪時而後義隱之所尚得全于天也孺子不敏乃今得聞出處之際敬愛再拜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一

雜著類

古吳陳仁錫明卿笑評選

對事

唐鄭炎

拾甲子年事

唐羅隱

說石烈士

唐羅隱

象江太守

唐李商隱

夏平

唐沈亞之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

唐沈亞之

表暨者

唐沈亞之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一

書資治通鑑後

宋劉恕

雜識

宋曾鞏

唐說

宋尹源

記客言

宋王向

入官

元虞集

海運

元虞集

日本

元虞集

存恤

元虞集

驛傳

元虞集

屯田

元虞集

對事

鄭炎

客問鄭炎曰：吳王曷不傳子而傳兄第四人，傳者將以致國乎？季札不受，雖有僚立閭閻之弑，春秋猶以不受為義，不煞為仁，而桓譚以吳之煞弑滅亡，榮由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賊之謙讓，名已細矣。春秋之趨，豈謂爾乎？炎曰：夫四王之輕命致國乎？季子謂其能流慶百世也。季子不受，內有慈煞之亂，外致滅亡之禍，雖知潔已之可為，不惟宗廟之絕祀，其痛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札從先私志，受非所繼，是浮行豈節義之謂與？閭閻之四續，亦實。太四一

欲國，蓋緣札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察也。今如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光知季子仁而無權，故四意焉。季子不能計，是則春秋所譏，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衛輒拒父猶謂之可，況以國治篡弑之子乎？祭仲行權，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季子不然，猶可然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通者也。周公誅二叔，不為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為不義，君子急病而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為時之急也，以季子之才，君國子

民行化四方，與夫勾踐相去幾何？若令向時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意，攝政持統，遵其威德，奚翅遷都耶？卿尚征上國，朝齊宋鄭魯衛執王之君哉？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與權，權反經而善，聖之達節者也。季子守節之士，故非其量度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於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為雷，亦為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為八，其數三十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問者稱善。

四續亦實 太四一

保臣條屬臣華書佐臣謀弘農太守上祠西嶽
乞差一縣賦發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算
狀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沮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爭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慧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孝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敗歲時未嘗間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頗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握白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

我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而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復進以其業不川也繼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承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熱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陷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低畏若不勝按驗吏問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柳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瓜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六

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下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未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丞相府有從事爲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爲下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七

永江太守

李商隱

榮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從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癰瘕殃疝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永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爲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爲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爲陶生誄者數十人四續詩集卷四十一

齊魯二生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曠更與其徒畜牝馬草一羸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抄道常就迺遠坑谷無廬微處依大林木晝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卹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不絕少良致貴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醫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

交推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况能在公子叔行邪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無爲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爲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贊轉與隣伍重信義卹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閭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驤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毋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驤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甚苦貧就里中

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館校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爲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致犯烏重胤爲鄆帥喜聞驤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里間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驤學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驤固不以爲己有繩契管榷雜什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驤不起

劉义

右一人字又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間冰川漸薄
任氣重義大雖有聲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
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
流入齊曾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為輒不
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活聞
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
且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之自任見義拜
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謏
貴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
魯又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
長與立禍及得其服義則又爛縫防疎有若骨肉
此其過人無限

官都內人

武后篡既久頗疑綴朕內習不敬宗廟四方且有反
逆防豫不服時宜都內人以啣壺進思有以諫者后
半相下倚懷機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口大家知
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止是
入于佐伏義理九州月後世娘姪有起出房閨則天
下事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
家革人好敗去釵劍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

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
屏去妾疑此不當天意后曰何內人口女陰也男陽
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
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
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
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
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
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
者

四續奇策

卷四十一

十一

夏平

沈亞之

夏之爲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涉流沙北阻河地當朔方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天暑而延冬其人殺其風烈其氣威而厲易憤而難平夫其難平之狀在陽爲悖在陰爲狠悖爲不平者在上暴橫而爲也在下殘冤而爲也狠爲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爲也在下憤激而爲也元和之初夏之節度韓將軍入覲其甥楊惠琳爲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演伐之既至盡殺其屬將曲者直之無別罪併俘其家姊妻子以其善貌者擇而入其餘均僦麾下騎士皆得肆辱汚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十二

明年拜右衛李將軍愿爲尚書出代演爲政至其城察民氣色不得平乃留意於察果得之因令曰天子愍不幸久而命四方爲政執而熟察之夫楊惠琳叛脅其良人良人以骨肉妻子故不能得已又不能卽歾制已在人今皆以是罪戮之矣其姊弟妻子當免者不宜復蓄汚且又皆良人子等類耳寧幸如此乎今盡籍出之無得隱吏更察敢有如是者斬於是尚書愿廼以畜馬爲則訓得所虜者相當其直其人皆已不復蓄汚出則豁其所蓄道路呼聲四逸有感激才助于心者則仰而號俯而躍退而變爲喜而舞

誣其惠其聲雜調齊感如是連日收旬而後已則是則修其化如此其氣復能而狠耶夏之屬土廣長幾千里皆流沙屬民皆雜虜虜之多者曰党項相聚爲落於野曰部落其所業無農桑事畜馬牛羊橐駝廣德年中其部落先党項與其類意能氣不等因聚黨爲兵相伐强者有其馬牛羊橐駝其後支屬更酬殺轉轉六七十年莫能禁道路殺掠以爲常嘗與華夷貿易馬牛羊橐駝者貿已輒以壯騎從間道伺險擊奪華民華民脫死者幾希矣愿乃按察部落盡知其猾大者死小者盟又余曰今盟已敢有叛者滅之其后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十三

有人貨得一馬厚價善色駭而逸亡其所就月餘奔歷數帳異逐之又至一帳帳之老乃相與執而詣公居請曰有馬逸來莫知其所由自後更歲故亡馬者得復之是則修其敝如此其氣復能而悖耶夫政不明則平不得施於氣色笑語矣法不清則平不得信乎井間市貨矣管者周公之爲政處于相則天下平處于東則一方平今夏非一方也得其平如此豈在位者而知周公之道耶乃籍所以于篇以明善理云

附

補大戴禮祭法文

皮日休

祭法曰法施于人則祀之。咎繇作帝，皋陶爲士師，其道
參乎舜禹，不曰法施于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
能禦大災則祀之，堯舜之世山林蕃鳥獸暴，益作虞
也，山林疎鳥獸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乎？何祀典
之闕哉？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昔者周公輔武以
寧殷亂，佐成而定周業，制禮樂立明堂，不曰以勞定
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以咎繇伯益之功小乎舜禹，
不在祀典，則契爲司徒而民成，咎繇也宜勤其官而
水死，伯益也如以聖人制禮自有七廟，不合列在禮
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周公也如皆以功烈
列于民者，則吾之先師仲尼，道德于百王，垂化于萬
代，孰不若契爲司徒，實勤其官也哉？且休懼聖人之
文將亂而墜，敢參補而附之。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

沈亞之

郭耶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耶父珍卒，天寶七
年及第，以舉進士與權皋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燕人
叛，雖以戮自是而齊趙之間，頗聞其強矣。耶既壯能，
習先人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國爲禮部尚書，書其
所立欲擢之，及聞家居非地，卽罷選歸，而亦爲師古
所辟。耶與故渤海人高洙爲等伍，師古死，師道代之，
復用洙耶爲從事，有頃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得
命，師道亦遣甲卒數千人，北渡河，屯平原，以爲顧望。
洙耶相與議，語謂燕蔡之侯初封，欲令師道先爲朝
臣，續奇賞。卷四十一
省以樹大効，乃說曰：儲有操劍，爲人治稼者，能勒穀
減糧，歲得均稽，至于儲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號
助，或謂之語曰：田人百畝，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
三冬之復，至於所取非任，賴主人土廣，且寬之，則曰
可苟設，一旦篤其不奉亦奪矣，是屬固不殍乎此儲
言於家人，尚爾况儲於天子乎？今河北之儲，方責其
專田，君寧可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經，闕以
盡入其地，親謁闕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
世，惟孱孫亦終不奪，豈不幸哉？夫舉食於人，當渴飢
之望也，一飯千金，未足者不能千金，及飢而進於前

雖海陸備，與顧、與棟、乾、齒尚何所愧。願君侯省之，無爲人從事。將行左右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狗畏，而不敢犯者，以其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睛以拏怒，掉尾以倚嘯，厭嗽於羆豕磨麋之肉，及弃其所長，而欲弭目委首以待餒，是知命懸於執者之手，雖應見得以狎而搏，如欲申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今公舍自食而就待餒，其後亦能無恨乎？」孰爲公計其事？於是師道果得悔，遂殺高沫而耶以能善人左右者聞之，故得無殺。幽於蔡之鄙縣，使人守其門，親屬通往來輒籍署，更十餘歲。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雜著

十五

之畏，洩故假劉諒、劉諒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洲，用戈船浮海入蔡，滔之上此時，海不備所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堅，遂與主奏。於是天子遣告彭城帥知之，帥以爲非耶書，疑師道爲之，以相詿誤。故航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道回遠凡數千里，乃及耶所處，未見耶，且爲師道所召，既符與耶，兄子會於道，因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耶？且露航獨死終無所敢無愛也。』耶聞之，幾自引死。航本萊人，常以氣感聞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縻絡敢士，故航在召中，

四續奇賞

卷四十二

雜著

十六

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還不。開其間。今已矣矣。君知其
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耶。猶能盡語。章中之詞矣。行
餘曰。果然。嗚呼。航竟矣。莫有聞者。嗟乎。十四年。余
與李襄劉濤。宿白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明日復皆
如濟北。濟北之人。盡能言耶之節。故悉以論者。將請
于史氏云。

表醫者郭常

沈亞之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德信饒江。其南導自
閩。頗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饒者。
病且亟。歷請他醫。莫能治。請常為診。曰。病可去也。估
曰。誠能生我。我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針火雜
治。導其血。關。然後輔以奇藥。誠曰。第藥惡。居月餘。
佑稱愈。欲歸常所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生以為寡歟。
常曰。不也。吾直吾之藥。計吾之功。不能損千錢。而所
受非任反。稱耳。卒不內。人以常為詐。而責常。常曰。夫
販買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舉集。權買。計量於毫銖。
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
追悔。鬱惋。寧能離其心。且藥加于人。病新去。而六腑
方憊。復有滯然之氣。自內而伐。即不可救。奈何。彼方
有疾時。知我能治。而告我。我幸免之。附利其財。又使
其疾。是獨不畏為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欺。沈亞
之曰。仲尼蓋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後學之
徒。未聞明好惡。其言之憤。不足畏耶。今世或有邦
有土之臣。專心聚斂。殘割饑民之食。以資所欲。忍其
死。而不愧。受刑辱。而無耻。是亦不仁甚矣。終無有惡
者。若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於當時哉。

晉以幣人
而計其死
以義人而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恕

劉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門人之高弟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爲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推陸長源唐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絕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叙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以免特難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爲漢紀言約事詳大行于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紀年文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四續奇賞卷四十一

十九

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袁宏張璠孫盛王寶晉鑿齒以下爲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叙皆其遺制也國語亦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詞富美爲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孔衍作春秋後語並時分國其後絕不錄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爲評註不繫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存然不能爲國語輕重也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

史記

謂之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於屬文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上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博然莫識承平日久人愈怠墮莊子文簡而義明玄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浸微矣案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贊易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爲記四續奇賞卷四十一

二十

事蹟雖之語春秋列於六藝愚者莫敢異說而終不能曉也恕皇祐初舉進士試於禮部爲司馬公門生侍於大儒得聞餘論嘉祐中公嘗謂恕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服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予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做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衆說成一家書恕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叙黃帝至秦漢興亡治一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爲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公革不完梁

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近亡軼不足稱也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高勳美德褒贊流於萬世元凶宿姦既絕甚於誅殛上可繼仲尼之經丘明之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苟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爲英宗皇帝侍講受詔修歷代君臣事迹恕蒙辟雍史局嘗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十一

陽恕偏引好議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又以新書未成不廢用削恕亦遙隸局中嘗思司馬遷史記始於黃帝而包犧神農闕漏不錄公爲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學者考古常閱小說取舍乖異莫知適從若魯隱之後止據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經包犧至未命三晉爲諸侯比於後事百無一二可爲前紀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朝廷爲後紀管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比也將俟書成請於公而爲之熙寧九年恕懼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癰痺右

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稚子義仲書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俯仰竊祿因取諸書以國語爲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微僻陋士人家不藏書臥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皆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之興廢大事坦然可明管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藥石不微虛月之手足孱廢著五悲而自沈頓水子病服病制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爲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聊序不能作前後紀而爲外紀焉他日書成公爲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之煩冗而爲前紀以二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十一

雜識二首

曾鞏

孫之翰言慶曆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修蔡襄及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廢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必欲致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雜著

三三

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通嘆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為唐史記以自見而為諸公幸使簡諫官亦嘗與人自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在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凡月餘不能寐慶曆之間任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黨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而已矣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眾叛乘南方無備連世實等

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號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為智高所推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眾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為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州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皆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雜著

三三

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臥帳中為賊所虜楊畋余靖又所為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迺未從道鄭紆歐陽乾羅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

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鎗。贏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至人宗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四續奇賞。卷四十一。二十五。宋。

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備青所居四面陳設。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爲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絨。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絨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必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思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謀知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

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養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爲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升青坐堂戶上。以諭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曆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使與士卒既敗。多藏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亦言於者如此。



唐說

尹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聽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敵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僭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陵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

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予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子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續奇賞

卷四十七

天

記客言

王向

客有語西師者道劉平石元孫收時事初起鄜延兵十萬人吐谷坂欲與賊遇乃戰戰時昏矣賊多解馬休勁兵驅老弱對敵士卒得利人人出死力與戰投夜且息更三起關會明老弱略盡士卒爭獲過當悉已疲審軍始徐鼓起士捐新旗乘高處呼漢兵來關軍士氣失金鼓皆不敢鳴賊稍出馬馳略陣上調呼射軍中軍人多死此時特劉石軍也前此分萬餘人屬監軍黃德和使屯西坡且以張衡背為游聲動賊幾得相應援去事已急念引去賊必乘之恐逼險不四續行實卷四十一雜著三九宋

舍人宜身在行陣反西來欲西背與賊邪應收馬止陣外呼卒將前與語傳太尉令如此如此卒將還白之德和愕曰審如舍人語取符驗來應曰應為軍都監得親與議使應來正為信耳安須符太尉分軍時有符約邪曰無雖然吾專一軍來繁屈重其輕去就必得一事可按乃去應辭索度德和畏避本不在符曰執應得軍中見太尉一言不如令歟此可無疑德和固怯聞敵大殊不敢去應連促數數度無以拒詆應曰天子取舍人勇當萬夫欲以備敵破堅使也願乃受一騎任使欲避兵自完如何軍歸必以奏促先自完如何軍歸必以奏促先自去報太尉此軍隨至矣第戰無留符也應不敢止復馳還白德和語平等信以為德和審來即鼓起上戰連三北德和軍竟不來應獨出入行間軍情却即覆馬以殿持大鐵稍橫突之所當盡死呼入敵軍軍不敢視我師將整而止最後軍北時賊使人持大索立高處迎應下馬下輒為應所斷終不能得應因縱應深入鼓其勇曰急追漢兵留十餘弩連射應馬馬死步下行殺數人欲歸軍取馬軍已亂不得入乃脫身亡去士卒死者什八兩太尉失軍不還邊大警承受者馳二十驛北三書

不
及
新
歷
上
有
子
前
者

夜至京師以聞已而賊遂收去敗兵散亡十餘日稍
荷出邊旁諸郡負傷被創不及四萬獨飽和一軍完
天子使吏治德和以法成天子思平等失援不救人
人力死哀之下詔曰邊鄙有事卿大夫為朕平身戎
行朕以不明信任失職使中人監軍卒收邊事朕惟
一二將帥失身鼓聲終無慰朕西顧惻惻之念其贈
將佐已下官主遷諸子若孫聽以父元任為右職云
報應之旨也走東原伏大崖下士卒千餘輩與俱各
解甲吮傷使十人下崖取雪手掬食之息樹旁良久
望見賊騎行自取之奔出卒馳去促後卒皆吁曰舍
人拾我徒邪應促馬願謂趙州來應及徐州自
以失主將疑未敢見既而聞黃德和斬已從生死者
封送匿山中而時時出部落乞食而子弟應故多
得官任邊事王氏曰吾久聞郭應死客引趙州卒
言質之以語人人固不謂信然石元孫收時而圖已
傳死前年賊歸元孫而元孫竟不死應其可知邪

四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五 宋 三十一

入官 虞集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治天下之要用人而已建
官之法有天下者之所慎也我國家之初任人惟其
材能卒獲豪傑之用及得中原損益古今之制度而
行之而用人之途不一親近莫若禁衛之臣所謂怯
薛者然而任使有親疎職事有繁易歷時有久近門
第有貴賤才器有大小故其得官也或大而宰輔或
小而冗散不可齊也國人之備宿衛者浸長其屬則
以自貴不以外官為達方天下未定軍旅方興介冑
之士莫先焉故攻取有功之士皆世有其軍而官之
四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五 宋 三十二

事在樞府不統於吏部惟簿書期會金穀營造之事
供給會計惟習于刀筆者為適用於當時故自宰相
百執事皆由此起而一時號稱人才者亦出於其間
而政治繁之矣擇吏之初頗由於儒而所謂儒者姑
貴其名而存之爾其自學校為教官顯達者益鮮獨
國學初以貴近就學而用之無常制其後歲有貢法
而度夫知意矣其以文學見用于朝廷則時有尊異
者不皆然也至元以來數欲以科舉取進士議輒中
止延祐始力置進士科三年一取不及百人嗣世祖
皇帝置國字以通語言其用人略如儒學之制而加

達矣。至于奉上官之任，使奔走服役，歲月既久，亦皆得官。雖細大有殊，要皆為正流矣。乃宗王之有分地，官府而保任之者，與夫治酒漿飲食者，執樂伎者，為弓矢衣甲車廬者，治磨數陰陽醫藥者，出納財賦者，逮夷掌其部落者，或身終其官，或世守其業，不得遷他官。而有恩幸遭遇，驟至貴近者，有之。非有司所得制，而陳言獻策，納粟捕盜，與勲舊之後裔，權要之引進，皆有其人焉。而不常也。凡入官之途，大槩如此云。

海運

虞集

惟我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元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為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至二百萬石。今增至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於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於此。於戲！世祖之德，雖安王之功，建今五十餘年，裕民之澤，曷極窮焉。

日本勝國自至元大德間黑迦股弘道良弼仕世忠何文著王積翁釋如智寧一山與高麗之潘阜金有成輩數使其國惟積翁中道爲舟人所殺餘皆奉國書以達而竟不報聘至元十年忻都洪茶丘以二萬五千人征之第虜掠而歸十七年阿剌罕范文虎輩以計誘入征之未見敵喪全師二十年阿塔海復以十萬人往而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上亦謂日本未嘗相侵而次趾犯邊宜罷日本專事交趾遂罷征日本人竟不至國書始書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

四續前書卷四十一

三五元

王繼嗣人元皇帝致書日本國王未並云不宣白不臣之也辭懇懇欵欵自抑之意溢於簡冊雖孝文於尉陀不足過卒還上上以爲將命者不達黑地彼却上以爲典封疆者以慎守固禦爲常比將吏之過良錫之往復謂不見報者豈以高麗林衍叛迫梗故耶終不以旌旆名之新都軍聲遠其國遠商人持金來易錢亦賤之又品物困乏其商人乘遠之道至矣阿剌罕之行上宣諭曰有一事朕憂之恐卿不和不耳既而滿帥果以輿刀取賊而上言將校不貲節制遂去載運士千合浦道還鄉里及敗卒千圓者脫歸州

言省臣先清去棄軍五龍山下爲日本所縶諸將之罪始暴著昂吉兒之言曰語曰上下同欲者勝又曰兵以氣爲主近歲民貧賦重藉水旱救死不暇復驅之涉海遠征莫不愁歎此非上下同欲也軍常挫衄東海倉皇喪氣人無鬪志非所謂以氣爲主也成宗即昨或又建言伐之上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卒遣寧一山附商船往使而已嗚呼世祖之文經武畧與知人之明謙光之度成宗之能持盈昂吉兒之謹言諸將之辜負日本之自絕照臨皆當使後世有聞焉

四續前書

卷四十一

三五元

存恤

虞集

國家恤軍士至矣然吏子奪之際亦有文致刻者朝廷忠厚久亦悉釐正之虞其飢賜之糧餉寒給之衣歲荒振其妻子由戰戍歸道中有司積食病者瘞之不幸而死予鈔二十又五貫曰瘞錢將校倍之使藥殞行營旁俟其同鄉縣人爲卒更代得歸者命負置骸骨其家不旣至矣乎始定制卒之陣死者復其家一年病死者半年傷而扶還以斃者比病死樞密院以爲戰而傷還死管壘中異屯居告枕藉亦畀復一年又卒以月朔旦受糧不幸病歿自歿至月未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三七元

書日之食口破月糧有司復徵入倉庫或病時已賣糧爲資用則取償其火五人糧曰請除逃去者亦僅指其口儀之如上法在位者費上言非便乞無多寡需賜以買棺又官吏病滿告百官報罷其破月俸未過其月五日者亦仍給之又其比也事下版曹執舊比不參廟堂不聽幸免遠戍病死者破月糧而逃者微如故不旣忠厚乎

驛傳

國家驛傳之制有府寺有符節有次舍有供頓驛傳之在漢地者兵部領之在非地者漚以通政院郡邑之都會道路之衝要則設脫脫永孫之官以檢使客防姦非驛各有主者以典其事此其府事使者銜密命以出或急遽不能待有司文移則與瑞院徑自御前出金字圓符付之即佩以行次有銀字者以常事遣則省部給御寶聖青水行者給船剗此其符節驛中有堂有室有庖湍兩驛相距道脩則道半別置官舍以憩號遞驛此其次舍使者宿驛中則給米消酒各一升廷自向各一斤口全食不宿而過者給半舍冬之歲夏之冰而製備焉僕從予米他不給陸行馬轍者或給驢聞廣馬少或代以牛水行舟山行驕勤者給以輜綱運以車馬而險則丁夫負荷途遠以犬曳小輿載使者行水上此其供頓其馬舟車之數視官崇卑事大小爲多寡民之役驛中者其地四項不輸租與兵士同然出馬供使客馬之買補之有正馬副馬或久而食不能爲役別取官馬代之使者不得枉道行杖館人擇善馬蒙索重不勝裁并營急而疾馳馬致斃者皆有罪此又其事之大者也進奏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三八元

之邸在京師者曰會司館而綱運則號陸運提舉司

云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終

屯田

元虞集

國家平中原、下江南、遇堅城大敵、頃日不能下、則因
兵屯田、耕且戰、爲居久計、當時無文籍、以誌制度之
詳、不可考、旣一海內、舉行不廢、內川樞密院各衛皆
隨營地立屯、軍食悉仰足焉、外則行省州郡亦以便
利置屯、目肅瓜沙河南之勺陂洪澤皆因古制以盡
地利、雲南八番海南海非本非立屯之地、欲因之置
軍、旅於蠻夷腹心、以控扼之也、其和林陝西四川等
或以地所宜、或爲邊計、慮至周密、法甚美矣、其置立
之由、增損之制、收穫之數、賞罰之規、悉具左方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終

終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二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雜著類

裁緒

跋趙太常葉後

元楊奐

書經筵奏議後

元虞集

跋懷素帖後

元劉因

書李伯時九歌後

元吳澂

物緒

雨雹對

漢董仲舒

四續奇賞卷四十二

甘露述

唐歐陽詹

載冠雄雌志

唐李翱

養狸述

唐舒元興

設論

抵疑

晉夏侯湛

對儒

晉曹毗

釋譏

晉郗令先

玄居釋

晉束皙

卜疑集

晉嵇康

跋趙太常擬試賦葉後

楊奐

金太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學概自京師達於郡國事事經術教養故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喜歌詩故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上病其然也當泰和丙寅春二月二十五日萬寧宮試貢士摠兩科無慮千三百輩上躬命賦題曰日合天統侍臣初甚難之而太常卿北京趙公適克御前讀卷官獨以謂不難即日奏賦議乃定既而中選者纔三十有八人僕時甫冠獲試廷下而席屋偶居前朝隙聞異香出殿楹間一紫衣顧予起問題之難易及名氏里貫年齒而去少頃復相慶曰適駕至矣薄暮出官傳以爲希遇當退而志之後四十五年僕以河南漕長告老於燕過太常之孫承祖家得所擬賦感念存沒不能不惘然爲叙其未并以舊詩歸之所謂月澹長楊曉色清大題飛下寂無聲南山霽豹文章在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紅露重金爐繚緗翠烟輕誰言半夜曾前席白日君王問賈生者是詩少作也無可取以其紀一時之事庶附趙氏家傳或見於後世云

四續奇賞卷四十二

三一元

書經筵奏議葉後

虞集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所說書而面進諸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思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澤講讀之事者翰林則丞吉也先帖本而忽都魯禿魯迷失

四續奇賞

卷三

四一元

學士吳徵切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撒撒千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木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公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元買問仲璋皆禮部尚書吳秉道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此行者也今大丞相自友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廡趙集賢慨然

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集乃言曰卿者公奏嘆惑退舍事王音若曰講官去歲害及此又故方觀便觀覽命西城工入賜紙為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廿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問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請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慨然切至於孟子之所請夫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奏議

四續奇賞

卷三

四一元

泰定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後

劉因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顏頗不與焉其源淵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爲宰相懿簡爲樞密忠肅公爲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

四續奇賞

卷三

六元

明年已丑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嘆也此跡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容城劉因書

書李伯時九歌圖後

吳徵

九歌者何足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之九歌之目天神五人鬼二地示一俱非楚國所當祀而况間乎物魅一人非人類所與接也然則楚巫事之而有歌何耶古荆蠻之地中國政化之所不及先生禮教之所不行其俗好鬼而多淫祀所由來遠矣豈聞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說淫祀之非禮聆巫歌之邪辭憤悶中託以抒情擬作九篇既有以易其荒淫媒慢之言又借以寄吾忠愛繼繼之意後世文人之撫琴操擬樂府摩於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

四續奇賞

卷四

七一

亦有其辭而其辭鄙淺初蓋出於則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作十琴操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撰造新語猶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神也按天官書中官有太一星非此之謂禮記云禮本於太一莊子云主之以太一太一者天地之始也主幸之帝故曰上皇祠在楚東故曰東皇伯秦祠白帝於西時也司命亦天神也周禮所祀有司中司命註以爲星非也司命者萬物之母也有大有少周禮一爲司中一爲司命中者民受中以生之中命者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命也東君日神也禮云春朝朝

日又云王宮祭日祀於東方故曰東君雲中君雲神也周禮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雲雲師雨之屬也固宜有祀或謂楚有雲夢二澤雲澤謂之雲中夢澤謂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考之歌辭曰日月齊光曰龍駕帝服曰焱遠舉曰橫四海乃天雲非雲澤也君湘夫人之稱黃陵廟碑楚辭辯證備矣大一尊神歌辭獨簡質而莊重擇日辰盛服飾潔器物備音樂以致其尊奉臣之修貞忠善以事君猶是也司命雲日言神既來而過去以況君始親已而後疏之於皇英欲一見而不可得以況已欲見君納忠而卒不答

四續奇賞

卷四

八一元

也河伯與巫既別而波迎魚騰近於古者三有禮焉之遺風而楚之於原不如是故集註有云原豈至是而始嘆君恩之薄乎八篇並以神况君山鬼物魅耳不可以况君也故原特發上八篇之例不作巫語而作鬼語言鬼欲親人而人不親之以况已欲親君而君不親已也夫此歌假設之辭與嚴詞何異而唯恐引喻太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也九歌之後有二篇國蕩者為國死難之殤禮蒐者以禮善終之蒐年十九以下死曰殤不終其天年而死亦曰殤春蘭秋菊終古無絕四時祖考之常祭也前之九歌原註以

伸已意後之二篇無所托意止為巫者禮神之辭而已蓋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此蓋李伯時所作伯時盡妙一世而或傳此盡若有神助然蓋其九得意者予在洪都郡守毛侯出示予既為作解題而復隱凡篇歌辭成詩一篇與詩之意雖微不同而明原之心其趨一也嗚呼千載而下能有契於原心者尚有味於予之言哉李家畫手入神品楚賢流風清凜凜誰遣巫陽叫帝關為招江上歸來魂音紛紛音紛紛柱高辰遠聰不聞扶桑初啟海橫雲二如淚灑重華墳司命播物泥在釣洪纖厚薄無齊

四續奇賞

卷四

八一元

勾公無渡公無渡衝風起蜩螗怨夜涼秋秋天欲雨天欲雨迷歸路歲晏山中採蘭杜露修顛顧復去莫愁瑤臺神女妬坎坎鼓進芳醕恥作蠻巫小腰舞千年往事今如新摩挲舊畫空愴神騰身輕舉一廻首楚天萬里江湖春

雨雹對

董仲舒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于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于地下，漸再流散，故言息。陽陰氣轉，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于天上，漸再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戾。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蒸鬱蒸，而風雨雲霧電雷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降。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于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

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

是也。電，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珍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奇。露則結珠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馬。此皆陰陽相薄，而為殺殄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陰陽之時雖異，二體常有猶如一鼎之水，而木加火，純陰也。如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木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水木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齊麥始生，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齊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草蘆死于盛夏，款冬化于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

暖夏而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下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敵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敵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敵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敵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四清命官

五臟皆病也敵遂延負墻俛揖而退

甘露述

歐陽詹

甘露述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蒲陽邑人濟南林公瓚大夫人終公每一痛至水漿不入口或三日或五日內外竊憊殆至殯滅癸酉歲將與先府君脩合葬之禮公之于親事存既竭其力送終思盡其勤曰含槨品章則有王度不敢越也塋域固護實在我功當懸而行之于是躬開坎室自挺埤甕與兄弟手攻肩負以鑿以築雖率情性而無僣法度不違曲禮而有異常儀載考載理而未之寔春三月五日忽異氣自天氣氤下蒙非雲非煙暴暴綿綿絳輝光鮮馨香裊然起朝及暝徘徊不散先是繞墻已栽松柏泊曙枝葉間遍懸露滴其滴齊大如梧子公奇之與兄弟及鄉人特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異于人間所甘之味甘漸高不銷不晞轉堅轉明瑩然如珠鏗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觀者爭取或食或翫噫天冥冥其間蓄靈地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神無身無形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棄以物而旌苟無可棄物不虛行其德常共物常其德稀其物稀予聞甘露之說莫覩甘露之實其爲稀也不亦甚乎今天爲公而降公之德豈常德與況殊香啓途異彩相宣凝

結珠圖光明月翻泥堅者哉則其至誠所招又多矣
予執吊禮幸獲而見不聳不足遂爲之誌

截冠雄雞志

李翱

翱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
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翱甚樂之遂掬粟投於地而呼
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群望我而先來見粟
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
惡截冠雄雞而擊之曳而逐出之已而競逐啄其粟
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群棲於楹之梁截冠雄雞又來
如慕侶將登於梁且棲焉而仰望焉而族望焉而小
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嗙嗙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
去於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棲其

樹顛翱異之曰雞禽於家者也備五德者也其一曰
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
呼而來即又奚爲既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
不食其利肯其惡耶豈不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
且何衆棲而不使偶其群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容雞
也予東里鄙夫曰陳氏之鷄焉歿其鷄而陳氏寓之
於我群焉勇且善鬪家之六雄鷄勿敢獨較焉是以
曹惡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棲焉夫雖善鬪且勇亦不
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
侶焉彼衆雞雖賴其召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由是焉

戴冠雄雞雖不見，峇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翔既聞之，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介者焉。客雞義勇超乎群，群皆妬而尚不與儔焉。況在人乎哉？況在友朋乎哉？況在親戚乎哉？況在鄉黨乎哉？況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將用警予，且可以作鑒於世之人。

禽鳥有介草亦有介山介茶是也

四續奇賞

卷四

其

養狸述

舒元與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狎于人者，吾得之于狸。狸之性，怕鼠而喜愛其體，適其文班，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正且勇，嘗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請歸，致新昌里客舍。舍之初未為其居，時曾為富家廩墮堵地，面甚足鼠竄穴之口，光渭目有鼠絡繹然某，既居，果遭其暴耗，常白日為羣，雖敲拍叱嚇，略不畏忌，或雙雙從蹠縮須臾復來，日數十度，其穿巾孔箱之患，繼畧而有畫或出遊及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碎，若夜時長留缸續晨與役夫更吻驅，其擾神抱，有時或缸死曉交黑暗，中又遭其蹂躪過，而泊泊上下，則不可奈何，或知之，借憤以收拾衣服，木頃則積又孔矣，予深心悶，當其意欲掘地誅剪，始二三十日間，未果，頗患之，若抱瘡疾，自獲此狸，嘗閱閭閻實縱于室中，潛伺之，見軒首引鼻，似得鼠氣，則凝蹲不動，斯須果有鼠數十輩接尾而出，狸忽躍起，堅、跳、進、金、文、毛、礫、班、張、瓜、呀、牙、割、洩、怒、聲、風、黨、帖、伏、不、敢、窺、狸、遂、搏、擊、或、目、扶、牙、截、尾、指、首、擺、瞬、視、間、羣、鼠、肝、腦、塗、地、迨、夜、始、背、缸、潛、窺、室、內、洒、然、予、以、是、益、寶、狸、矣、常、自、馴、飼、之、到、今、僅、半、年、矣、狸、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穴、口、有、土、蟲、絲、

四續奇賞

卷四

十七

一

封閉欲合，竊之輒積服物，皆縱橫拋擲，無所損壞，意微狸鼠不獨耗吾物，亦將咬噬吾身矣。是以知吾得高枕坦卧，絕瘡痍之憂，皆斯狸之功。異乎鼠本統乎陰蟲，其用合畫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向之暴耗，非有大膽壯力，能凌侮于人，以其人無禦之之術，故得恣橫若此。今人之家，苟無狸之用，則紅墻皓壁，固為鼠室宅矣。甘酸鮮肥，又資鼠口腹。夫雖乏人智，其素之何嗚呼？費盡之間，首圓足方，竊盜聖人之教，甚于鼠者有之矣。若時不容端人，則白日之下，故得騁于陰私，故使朝鼠多而閨龍，遂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西漢書卷之四

上列言鼠多而仲尼去是國，鼠多而仲尼去此，推之則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猶狸之鼠竊而不知用狸，而止是顧其暴橫則五行七曜亦必反常。上天矣，言鼠患，小人則耶基因養狸而得其道，故備錄始末，則諸侯內異日持論，予在位之端正君子。

抵疑

夏侯湛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閭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議郎，舉不過賢良，鳳樓五柞，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然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

曰：竊奇貴。卷四

九

竊奇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由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親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猶賃抱關之謀。且俗案議之士，猶將登為大夫，顯為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同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執，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躍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固極，心有窮志，貌有飢色。各江河之流，不以濯丹雘之咄，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是吾子之

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泰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栗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窺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遂不能拔群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

四續奇賞

卷四

四

志則下顯午昧文，則乍幽乍，群知之者則謂之欲道，遂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願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計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辭，問僕東野之鄙人，須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席客脫，出入崎嶇，逐巧黷弊，嚙嚙後隨，群情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求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感，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所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

吾嘗言此

四續奇賞

卷四

四

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盛，夏若遊形之紹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無急就，習甲子者，皆奮華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滿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焚盈，掃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填一羽之毛，而欲令大壑增乾，若燉原之煙，隔人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喻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覽對便欲生望，高仿吐言，數有謂陵嶮一世何吾子之失計也。僕因點中以須放休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于澗，漸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書士以目，既后，既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勸其成，列九代以罰其違，與哀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問起

之指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舉推成而進
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詠訓傳詩書講儒素說玄
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
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同矣
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
對食而看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
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
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
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茂
昆吾之功嚙桓文之勳抵枹管仲曉霍晏嬰其遠則
四續奇賞卷四十二
欲升鼎湖送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而神獨善其身
玄白冲虛佐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
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蹶
躓卻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子獨不聞夫神
人乎喻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之少片
白玉不四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慾不
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灰之年以此
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
耻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
謀出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沈身郎署約志

勢卑不亦贏哉且伊尹之干成湯寧戚之逐桓公或
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
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寧戚出
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摧手徑躡
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
子曰嗚呼是何言與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
惡也夫于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
入泥駢驥騁馳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
敵耳鍊之鑑別髭眉之數而壁士不見泰山鴻鵠一
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
四續奇賞卷四十二
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
僕以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
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
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許哉子不嫌
僕德之不侔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燕登
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
湯呂尚隱遊以微文傅說操築以寤王寧戚擊角以
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
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
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庭陵楊雄覃思於太玄

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細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願
彷彿其清塵

續前賞 卷四十一 雜著

二十四

封儒

曹 毗

或問曹子曰夫實以合珍為貴士以藏器為峻麟以
絕迹操奇松以負霜稱俊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
故于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
崇巖以順神梁生適南越以保順固能全真養和夷
迹洞潤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于少睎冥風弱挺
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
志挺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類奪豪鋒固以
騰廣莫而妻積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禮為
已任申韓為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
四續前賞 卷四十二 雜著 三五

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
迫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管練真之術不慕內
聽之聰而處汎位以核物扇塵教以自濫負墮車以
顯能飾一已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
之衝游不踐綽約之室趨不希駢騁之蹤徒以區區
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簣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
實於俄頃之間安得失乎一管之鋒于若謂是果是
邪則是不必以合俗于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
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
以御逆馴承勁風以握秋蓬後恬性以充勞府對群

物以類聚，類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類賈生之才，技
奇山東，玉映漢臺，可謂譽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
絳灌之口，身雖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爲實賓，禍明
猶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於玄圃，蔭瑤
林於蓬萊，絕世事而偶黃綺，鼓滄川而浪龍，總者矣
蒙竊惑焉，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雨儀既闢，
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北
故不登閭風，安以瞻珠目之形，不涉景宿，何以觀恢
廓之表，是以迷麗者循一往之智，猶介者守一方之
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摧陽，故大人達觀
西嶺奇賞 卷四 三 三

有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暗在，焉亦當在道亦道
運屈則紆其情，暉時中則散其龍，藻此益貞動之用
合非尋常之所實也，今三明玄照，二氣鼓宣，玄微父
疑，即風辰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三典克明，於百
揆虞音，齊響於五絃，安期解褐於秀林，漁父擺釣于
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於於俗，波清於
川，方將舞黃蚪於慶雲，招儀鳳於雲山，流玉醴于華
門，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達理之思，累真之嫌，子徒知
辨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豫晦，朔蜩蛄無以
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耶敬對以終篇

釋議

卻令先

或有議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
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割制作範，匪時不
立，施稱垂名，匪功不記，力必須功，而始顯事，亦俟時
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耻，是以達人研道探源，索
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
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
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伸，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
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
于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懸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
救之計，則一討功之會也，子以高才，而志於建學之
實，既覽昔賢留心道術，無是不致，無偏不盡，從身取
命，幹茲興祚，結諸紫閣，嘆否是說，九考不移，有入無
出，充古今之負，仍計時勢之得失，雖若缺一策，渴進
一官，釋彼官責，慰此素餐，固未能檢焉忠款，盡源胸
肝，排方人直，專彼翠元，仰吾徒草創，並有聞焉也，蓋
亦綏衡轡，回軌易塗，與安駕，思馬嘶，阻害，揭以
其，亦要夷庚之赫，悔播秋蘭以芳，世則吾徒之彼園
不亦盛與余聞而嘆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
同，質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純，管閭，龍舉，守，所

見未可以言入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爾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已爲尤右子之言見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皆在鴻荒昧肇初三皇應錄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著姬衰道缺霸者興扶羸氏慘虐吞蟬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奇邪蠢動智巧萌生或飾真以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奔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執法窮而惡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閔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

四續奇賞

卷四

天

灌其日赫赫龍章無服輸辛荷得如反如復洛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木調而身在轅側虎守未踐而棟折樓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其其額初升高岡終限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與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者哉易者行止之戒討有靖恭之歡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醴醇君臣履度各守厥貞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

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舉乎疊疊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暗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義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羅雲陳冲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欽披其胸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隣不顯祖之宏規康好爵於士人與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祭以初祭幾皇道以輔真雖峙者未一僞者未合聖人垂戒益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于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

四續奇賞

卷四

元

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出季之治也轟揚鸞騰伊望之事也網羅俊之上略含荷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力征以勸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繕梓于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特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聞仲尼之贊商感鄒枝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美亦進可而昔否故聯詞警說時有微獻譬道人之有采於市問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輪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閑協明進應聖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現入不出有而

若無者也。狄氏之常醒濁漁父之不醉酒柳季之
卑辱福夷叔之高懸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謂
失不慘憺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常譽以
于澤不辭愆以忌細何貴之釋何殫之郵何方之排
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
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遊禽
逝不爲之渺浮魴鱗不爲之殷且陽靈幽于唐荏陰
猜應于商時陽肝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行
止有道啟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
又何辭辭窮路單將返初節終墳典之流芳尋孔氏
四續奇賞 卷四上 三十

卜疑集 杜康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濶方而不制廉而
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
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
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
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
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
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鷺富爲積蓄貴爲聚
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
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適鄙人既沒誰爲
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
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于卜之貞父乃危坐操
著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
謹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古倚靡爲而
從乎寧愴悌弘覆施而不得乎將進趨世利苟容偷
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
寧斥逐回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脫滑稽扶智
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追伊摯而
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寧舒翼揚聲
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

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為清銳思為
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間恒營營乎寧寥落
閒放無所務尚彼我為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
坐忘追慕漫而不及行中路而憫愴乎將慷慨以為
壯感聚以為亮上干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
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鐘鼎食
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
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為耦排摺其
蘇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
笑大禹乎寧如秦山之隱惡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
四續奇賞 卷四上 雜著 三十一

札之題節義慕為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一守
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
如夷吾之不系束縛而終在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
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四固山淵
其志乎將如毛公蘭生之龍驤虎步慕為壯士乎此
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
柳季公孫不歸美于道生賈誼一當於明上絳灌作
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逝若
流星敢不惟思謀于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
不柏達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內不

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為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
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
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四續奇賞 卷四上 雜著 三十一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三

雜文類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非有先生論

漢東方朔

篆勢

漢蔡邕

昆弟誥

晉夏侯湛

濟爲濱問

唐李甘

補大戴禮祭法文

唐皮日休

祭鍾鐘文

宋秦觀

祭戰馬文

宋路振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賓主辨

宋晁補之

鑒言

宋晁補之

四經

宋晁補之

三禮叙錄

宋晁補之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息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日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二 唐

議矣寡人將疎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恃于口而拂于耳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悅于口而順于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于直焉先生對曰魯閭龍逢深諫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

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佞佞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輩等二人。皆詐爲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作於和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

四續書堂 卷四

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憂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和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悲然易容。指荐去几危坐。而聽先生口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遭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讒之間。寬和之危。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

其下木仁。和義。哀有德。孫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幸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

四續書堂 卷四

靡平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篆勢

蔡邕

鳥遺跡皇頤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算爲真形要
妙乃入神或龜文斜刻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副
身類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勢繼揚波振激鷹
時鳥震延頸脊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
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垂凝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
抄者如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踟踟遠而望之
衆鴻鵠羣遊駉驛遷延迫而察之端澄不可得見指
僞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
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猶誦拱手而翰翰處篇籍之首
四續奇賞卷四上五

嘉文德之弘懿舉大體而論旃

昆弟誥

夏侯湛

惟正月哉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琰璚璫總瞻古
人有言孝子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
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
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
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
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
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
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愷侯寅亮魏
祖用康又厥世遂啓土宇以天縱厥勲于家我皇祖
四續奇賞卷四上五

后不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移于世父使君侯惟伯
后聰明敏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
虔罔不克承厥勗用增茂我敦篤以攝休美于一世
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錯其道而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定令跡
是奉厥乃者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寔爾
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
人焉我母氏羊姬宜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予子
厥乃我亂齒則受厥教于書學未遑惟寧致詩書禮
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

四續奇賞

卷之三

七

是尚愛深思遠祇以防于微譬義形于色厚愛平恕
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迪我五妹惟我兄弟
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寔母氏是慈予其爲
政最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成予其望色思寬獄之
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
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人恭事于榮姬敦穆于九
族乃高千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思矧我惟父
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
其念哉仲羣弟大祥于我家仲爾成休明是履淳英
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爾厥清粹平理諷茂

四續奇賞

卷之三

八

哉德哲實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錄惠和惟我蒙
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
尤予乃亦不敢妄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
長市仁未見予之長于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
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僅于今之二毛受學于
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于其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
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適改
惟冲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
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刻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
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通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
俞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
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中
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
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璇汝亦昌言琬曰俞身
不及于人不敢墮于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瞻亦昌言
瞻曰俞滋敬于已不滋敬于已惟敬乃恃無忘有耻
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于不可不成形貌以
心訪心于虔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
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
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

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詠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

西嶺奇賞

九

知鳳

李 別

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鳩鵲之屬咸來哺之未久野之鳥羽而翬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聲和焉羣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之聲皆息人皆以爲妖也吾詎知其非鳳之類邪古之統鳳者有狀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雞皆與此不相似吾安得知其鳳之類邪鳳禽鳥之絕類者也猶聖人之在人也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黃帝堯舜禹湯文王至於孔子顏回並立於時魯國人曷不曰孔之回而顏之丘乎是可知也陽虎之狀類孔子聖人是以畏之不書七十子之服於陽虎也有人焉其容貌雖如陽虎惡來顏回子路七十二子苟從而師之者斯爲聖人矣故曰知賢聖人者觀其道似鳳而不見其類者山雞也則可視其形而鳳之云邪天下之鳥雖鳳鳥鷹鵠鴻其有鳳之邪是鳥也其形如斯群鳥皆敬而畏之非鳳類而何鳥至於宋州之野常貞元十四年

濟為濟問

李甘

非諸侯來朝過溫溫令送于溫指問水名令曰濟也
侯曰豈濟濟邪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橫千里
渾猛如漲無風或毀船殺人得清洪汨汨之水不加
深別為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為濟也今盡濟水之力
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
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
河矣寡介如此馳狂渴中未嘗波淪氣奪別河而潛
積沙千塊千里不歷不露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
發山輪海此其所以為濟也今河負其強大自積石
四續奇賞 卷四 雜著 十一 唐

吊鐻鍾文

秦觀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嘗有光怪
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鐻鍾焉其
形有兩樂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于鼓鈺
舞鋪衛旋斡之類考之不與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
其寶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
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郡得肯時器畜之不祥也亟命
投于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
盜忠肅之碑材真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吊之以詞予
悲夫鐻鍾鼓樂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
四續奇賞 卷四 雜著 十一 宋

音之士至有振車鐻于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
材因人而貴也而辱于泥塗無所自効遇其非鑒以
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默然而已乎乃作文以吊之
詞曰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雖雄相廢
朝為美姬久為焦萃或奇偶之相續或九升而一瓚
清餓和黜刑王眇貴生犢失明得駿折臂謂所遇之
參差養循還于一氣傳曰黃鍾毀弄五音雷鳴余始
以為不然今乃信之矣嗚呼鐻鍾何世所為寶不呈
剛形不露奇協律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殷
疵爰有兩樂三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易所挺

之瓌偉而偶沉于幽陋辱泥塗之汚沒厭鱗鱗之腥
臭嗟希冀之一辭還月弘之幾穀幸陽愆而水泗天
日悅其復觀謂庭貴之是充獲効鳴于金奏何夜光
之暗疾卒按劍而莫售嗚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秦
璧漢劍趙璧隋珠徒為之罄汾陽之鼎曲阜之履大
澤之孤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咸斗錯刀羯鼓之
捲破鏡缺符遺籍墮苒信無益于經綸猶見收于好
事是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舞獸儀風
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乎羲皇
而乃廢于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荆牛鐸之
四續命賞卷四十三 附錄

敢余此義夫志上所為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
精之純燥氣之奇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皆
者既然而復起可無卑乎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
復為激官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服易制
以用于用乎豈為錢為鐸為釜以供耕稼之職
將為鼎彝以効烹飪之功乎豈為浮圖老子之像巍
然瞻仰于繡素乎豈為麟趾裏蹄之形翕然玩于邦
國乎豈為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于指顧之
間乎將為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于高堂之上
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泯

沒草亡木卒嗚呼鐸鍾又將奚歸

四續命賞卷四十三 附錄

十四 末

祭戰馬文

路振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
天子幸魏遣特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
能走馬以馳射爲事受命恒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
河而後發賊有剽滑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飲
見敵遂以其驕略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
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
文曰房駟之精降爲驪駉泉水呀風流沙激庭虎春
孤聳龍媒鸞鶴丹髦曉霞的穎秋星菲力著幹宜乘
旋膚曉臙臙起方背珠明爾其絕塞草荒八月隕霜
四續奇賞 卷四 雜著 十六 宋

星防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將士怒兮山可擎猛馬呀
兮虎可咋何嘯哨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冰雪凄凄
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飢駿馬餒死行人嗟咨
委天骨于衢路逐星精于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
力而何惧生芻致祭葬惟成禮瘞于崇岡全爾全體
焉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

四續奇賞 卷四

雜著

十六 宋

賓主辯

晁補之

晁子既據陶子歸去來詞以名其居而記之自以閑
道歷年而為潛不足中慙而凝隱凡去智則方寸之
地廓然其虛者兩丈夫為主與賓中濕而坐虛賓曰
子道此吾殊而多謂子類余豈其然乎凡子以躁樂
吾靜、隘悅吾和子人之放也而多謂與我自放者同
科我遺夫世者已盡子緣於物者尚多而子賓賓焉
以從我奈何主人曰萬物聚散間于古茲塗而求諸其
間天地異職父子殊面莫大且親而相因以判今賓
方欲合兩人為一體則物我遽起不可得而止賓不
能之則自省之身一指長短兩目大小肝膽其絳而
楚越其界也乃出千載之上我起千載之下別族
經居所遺與名而賓乃新然焉開方且萌我之浮氣
獨不傷賓之人同手賓自端心曰此年改壯與幼時
老車壯日今是時非前而賓長於使自且不可得
益孔子聖人猶六士化智知愚子既置其動未知其
謝賓如通之則賓安公居離安易心夢為魚鳥可與
飛沉況我欲置子若其其實賓者理如賓之詞委心
去留乘化歸品化乃所遇胡可以吝我之慕賓亦以
是近靜靜隆和曰情非性人放自放非故曰命極則

俱極進則皆進賓遺夫世者雖盡而猶多我緣於物
者雖多而必盡則又胡可以賓之既夢而像我之方
病也水既蛻地氣又蛻水吾方解我之不然而經賓
之所以則我既化矣雖六十改未知為幾也且物固
以其近相慕管仲伯宗人言其似楊父則慙植溫婢以
為類劉琨則忻夫楊父劉琨狗權頭身而奔者慕焉
恐不得鄰前與既覆後轍不遠彼皆炫智而鬬力角
驅而競犇故羸弱斯在而勝負可論也今我與賓既
已俱出乎忘我之境而同寒乎累物之門得失安在
是非奚存哉賓獨不聞魯男子之拒託宿者乎發曰
四續奇賞
子胡不若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
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而孔子以謂學柳下
惠者多矣然未有似於斯人今欲使我如賓解組長
違我則不可可在佚身賓則猶我譬魯男子審已故
其為柳下惠也不以其同而以異及其至焉一也可
不可安寄賓亦奚以知我不與賓同至于荷天氏之
地以謂何如於是賓唯而起主人送之不離席則霍
然若蕭乃書之記後

鑒言

晁補之

上鑒鑒國或曰不然鑒曰譬國於身天地乃所寓之形元氣乃所恃而生堅骨脆肉山石壤墳也中列五藏五材是營也風雲其衛百川其榮也閭闔運轉有神欲行也故管之論養生者曰抱形以靜神將自正先提汝精乃可以長生蓋天地亦物也其不壞亦然得一以清寧其析於一成虹而洩藏邪寒暑雨災害乃生時則有陸閼隕墜批癘蟲螻歷象授時使氣行正不有聖人執鑒國疾以國觀身理自此知不有聖人入誰則鑒譬鑒有經黃帝二典岐伯猶謨浮沉生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

十九

死帝俞伯都平章於變亦與氣俱虛鶴泰和正佐可

蹈鶴猶伊訓和比應諸漢淳于意如說作命說不自

言于古其造華佗反經既不得已敵千礪亦如其戰

誓何異吾鑒亦論其世克湯水旱國豈無疾答天焦

土要不病者五毒所攻瘰癧中占破破已甚血流漂

杵七雄裂之五藏用爭衡秦氣楚焦脂炭冰衛生匪

經民中道天至秦暴蹶氣并則諸求諸身中一藏強

勝四氣為微一安得競匪淳而滿梁斯用奇黃典岐

謨安所救之鵲觀五會和泰天命至他而極刮脾濯

賢聖有至言代斲傷手世復無他矧敢他又他雖傷

手猶漂杵然時周之命反商之類過是益狂術亡不

傳大疾始間濇與休息小瘳未復唐川飲食何世無

鑒孰曰不知不培其生壽髮矣施曰我術聖望而知

之緒餘帝伯卑鵲和意曰如梁唐又何足議何異魯

連好高自奇徒稱唐虞顧未知之鵲和得啗他何足

議矧無他術通行他事季良三鑒一論其天不為何

敗其平自然曷不卑之無甚高論泰病可言釋之為

近國有常治治不以智若烹小鮮時治之理生有常

經亦不可擾預有殺殺時察近効然彭法今盜賊乃

多疾焉勿擾氣復則和何以休之惟勿養生榮垣為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

十九

室並作賄息平康有道鑒於何力民有聖言有病不

治起居惟常得中鑒作鑒言

四經序錄

吳 澂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編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于方伎家雖其說其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爲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

大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於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連山乃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其因之以其首長故曰連山今亡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爲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傳十篇夫子作泰焚書周易以占筮獨有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象象文言入經而易非

此二十宿寄

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先生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闕衍謬誤未悉正也故今重加修訂親舊本頗爲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爲無小補云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爲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

錯所不知凡十二篇以其意屬讀而已大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文闕誤頗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漢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授梁柳柳之內兄阜前諸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遂奉上其書今夜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內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爲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

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書二十五篇、晉梅願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曹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讀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周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四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書其欺、及梅願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諸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遠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篇、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

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金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豈有取乎、非但爲戴氏忠臣而已也、大戴記三十四篇、徵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後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未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舉廟四篇、既入儀禮、逆經朝事一篇、又一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

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襄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實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激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

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雜著五

於前聖馬用之於會朝馬用之於享祀馬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也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過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

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實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及其分以實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

夏侯歐陽修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米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聲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一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儒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門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敢何敢質斯

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雜著六

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激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四續奇賞卷四三雜著八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爲之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詩也七月夏時詩也若興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幽風焉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激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摭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況人名地名之殊或錄語音字畫之外此類壹從左氏是也然有者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爲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爲主儒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筆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乎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激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願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三禮叙錄

吳 澂

韓文公足
不能卒年
比若此書
傳授亦難
與也

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
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
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
序惟別錄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
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
下者自宋王文公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蓋罕傳
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禮大未能
緒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倦倦也經傳通解乃其
編類草彙將俟表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爲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十
萬世之闕典激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
禮經僅存五易之彖傳象傳本與繫辭文官說序
卦雜卦諸傳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
後人以八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十編居國風
雅頌典謨誓詁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
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
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
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數
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
始因是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

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真經後春秋經雖未暇詳校
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
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所亂者惟
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朱子補其遺
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而各疏其下脫
棄之下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彙本而已若執
彙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分
古於其左也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
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於其間也與左
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三 雜著十
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之一經又不幸而亂是
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
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以望後學者哉
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敢
之至愚不肖猶幸得以私淑於其書實受罔極之恩
舍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抑亦
職分之所當然也是以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
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第叙其文不敢
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
本更不間以它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

記中有經篇者、雖之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幾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說、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悉任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凡周公之與其未陞於地者、蓋畧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未流不泯、斯可矣、

也、固得儀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六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充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遺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廢之於記、故特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霽以下三篇、其經下矣、而篇題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散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儀禮傳十篇、蓋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於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梓為一篇、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雖然、無倫彙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江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

朝觀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觀禮之義而共爲傳
十篇云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
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
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
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
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畧以考
江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
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
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爲新義朱子
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

四續奇賞

卷四上

禮記

三十二元

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厭毀之旨則愚陋無知之
人耳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
之經後云小戴記三十六篇微所序次漢興得先儒
所記禮書三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
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
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注總四十九篇精
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搜拾所謂存十一
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
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
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粹成篇

無復趁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
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
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宗
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
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存於文
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
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
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放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櫛
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
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

四續奇賞

卷四下

禮記

三十三元

朱子既長年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
復廁之禮篇而長壺奔喪實爲禮之上經亦不可以
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聘義六篇正
釋儀禮別擬爲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二十六篇曰
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
衣附焉月令子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
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
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
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
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

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邪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類創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止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豈有取乎非但爲戴氏忠臣而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激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續前書卷四十三

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小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作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法蓋彼其音華而此其音澤爾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饗廟因爲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一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

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四續前書卷四十三

四庫全書古文奇賞卷之四十四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傳類

賢雋

周黃徐姜中居五傳

瀛范 晔

文中子補傳

宋司馬光

何長者傳

元胡長孺

陳孝子傳

元胡長孺

節俠

素紳傳

唐沈亞之

鳴鶴奇賞卷四十四

燕將傳

唐杜牧

張保皇傳

唐杜牧

勳名

桑梓傳

宋歐陽修

周黃徐姜中居傳

范 晔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操燕之後也燮生而欽願折額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于是養之始在髫髻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園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東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違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源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勸勸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遂服遂瘠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于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廨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少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其後乃見草中有敗軍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

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愛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穎川荀淑至慎陽遇憲于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勢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我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其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

四續奇賞

卷四內

漢

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有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珙者將以道周性全無

得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于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

四續奇賞

卷四內

漢

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穎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禮義之族所謂不扶自直不錢自墮至于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所立傑出宜當為先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

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芽容輕騎追之。及于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柄柄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收。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為鄉里所稱。

內續奇賞

卷四十四

五

法義親行。通終身不仕。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上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常與季江謁郡。夜于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水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水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

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盡工。圖其形狀。肱臥于幽閣。以破箱面言感肱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犬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眾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闇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父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

內續奇賞

卷四十四

六

乃還。年七十七。其年二年。終于家。弟仲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川石頌之。市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張氏女王為父報讐殺大氏之黨。更執王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王。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負儲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巾履

言之不可
信也如是

四續奇賞 卷四十四

七

蟠京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于毀滅至行美
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
為窮達易節方之于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
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
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
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于河鞏之間從事
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于地而去事畢還
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
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
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
于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
意乃相拘執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
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
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
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儀
列國之王至為擁鼻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
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
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于
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
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琬為吾故邪未

四續奇賞 卷四十四

八

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
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
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
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
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于時則未也今潁川荀
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
時不可違疎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
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
游人間吟典籍策木案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
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
夷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
年董卓廢立蟠及夷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
眾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夷等為卓所脇迫
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僕室
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未終全高志年七
十四終于家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蚪蚪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諡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蚪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餽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諡曰獻傑生隆字伯高洛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于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

九

累帝默然有問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後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易樂琦氏銅川令東官歸教長宰于家隆生通自玄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于東海李育受詩于會稽夏璵受禮于河東閻邵受樂于北平霍汲受易于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長為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眾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

唐書

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糗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謂通于素曰彼賈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于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復難乎免于今之世矣訥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

四續年賞

十

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于易也沒身而已矣况吾儕乎有仲長丁先者隱于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于無為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吸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險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于義省之可也水弋弒傷于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

久也。賈瓊問息誘，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貞，外不殊俗，故全者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玆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玆又所以爲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類如是。』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四續奇賞。』

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祿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婚而論財，火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皮今而知古，其惟聖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讓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讓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似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策，先人事而後爰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凝續許。

同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續其福時之子，勳劇勳皆以能文著于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還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以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有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于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疑與福時輩依竝時事從而附益之耳。何則？其所稱朋友門四續奇賞。』

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圭、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者，諸書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未嘗載其名于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陳、賈舊之人乎？何獨其害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凝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將，何故畏之？至

沒其師之名使無聞于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于彼彼道之放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又矣皆流入于釋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于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于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為皆發于至誠而後功業被于

四續奇賞

宋四書

上三下

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偽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為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焉有可行于西方不可行于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于中國獨不泥于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方詩書之道盛于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

因果奔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齊戒懲政刑至于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于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邕以比太公家教少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人行于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人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憊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

四續奇賞

宋四書

上三下

何長者傳

胡長儒

何長者敬德無字或號之爲孤巖善人上海縣浦東民家子樸謹不妄顧語善積蓄會計事吳郡張瑄行船莞庫不十年贏美莫可勝數一髮不以自私瑄父子方倚之重而敬德棄去矣抗吳明越揚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岍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淮注入海之交多洲號爲沙吳濱海處皆與沙相望其民頗與沙民同俗類剽輕悍急而狡宋季華群亡賴子相聚乘舟鈔

四續奇賞

卷四十四

七

掠海上朱清與瑄最爲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荷海濱沙民富家以爲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備楊氏夜役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雜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跡不可得稍息則復來亡慮十五六遂私念南北海道此固遲且不逢濠角議之廷議兵方興講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壞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爲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屬二人者從辛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

運河溢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渚水又絕江淮漕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在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使省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船帆交蕃夷中與騎塞隘門巷故與敬德等夷皆佩於免金符爲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氣意自得敬德方布衣蔬食汲汲以施貧賑乏爲事勸瑄父子母嗜進厚藏以速禍蓄雖不能盡用其言頗亦損捨今

四續奇賞

卷四十四

十六

江南非二人夫婦父人施錢處往往而在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而敬德固無一毫髮累會杭傳氏施天大院橋東地廣袤十餘畝敬德即建天澤院爲大釜局炊調食羹豐潔芳腴延方外士行而欲休倦而欲息者常五六十大德十一年大饑鉅僧方清費散徒敬德素履爲人信重資施倍多他時來者益衆無意拒色厭官爲設摩仙林寺中饑民殍者不爲哀止敬德請杭好善有才智人凌郭楊李僧道心性澄六七八人又擇饑民得強壯者四五千人借菩提寺作粥夜鬻置大

堯中明旦饑民以至先後爲次列堂廡下或益出門外道上相嚮坐虛其前以行粥約各持器來食無持則假與兩夫舁一人執杓挹以注器中食已以火去日粥米七八石至十石始月三日止八月十三日凡七十日饑民無死寺側近與往來道上民食粥忿爭奮臂大呼毆擊人敬德詣其前亟拜爭者愧悔請後不復乃止明年春敬德請破衣集諸好善人收聚遺骼枯骸數十萬具語在破水傳中夏爲粥如昨歲始五月朔日踰三十六日敬德死年五十七後十八日所餘錢米亦盡遂止緇素咸曰胡不延長者至中壽四續奇賞
今窮人無所歸矣天澤院不復納雲水僧僂廢棄尸如山久莫爲掩云沈子南者茗中故相裔孫嘗爲義烏丞至元十三年兵自義烏作亂之如毆得不死歸客杭猶存妻一女貧甚計水端就急則如敬德告必得粟錢帛布比十年不厭嘗謂予上海有善人者憐而乞我秘其人既而假子家節負米問之則敬德也可不謂長者哉

胡先生曰故老言宋嘉熙四年歲行庚子大饑趙悅道尹臨安府發廩勸分恐弗登尊民死中而生之初悅道無子養南外宗室子孟傳一夕夢之帝所嚴衛

如大朝會儀既謁贊道之陞山作階端笏并息抑首僂躬不敢仰視帝告曰與懼汝無子抹荒功多賜汝子九人趨下再拜稽首庭中寤以告家已而生八子與孟傳而九臧應星父記于書當時湖州作糜食饑人糜脫釜猶沸湧器中人急得糜食已輒仆死百步間饑未至死食糜者百無一生發州顧籜米作糲熟而寒之約饑民旦由東門入與之履使之北門賦糲西門飲以藥復至東門給錢米出宿逆旅舍與爲買薪蘇且洗沐廣舍不過棲十人明日復然竟去無一人死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蓋慈湖州事也有意哉

陳孝子傳

胡長編

孝子氏陳名斗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宋靖康亂
繇許徙家杭昌化縣獮號頴城散人以自表大父景
純大母阮年高米故事郊祭明堂裡祀東朝廷上燕
咸詔賜高年爵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父母九十
皆得九品官封告授大父迪功郎太母孺人父天澤
澤民治書應寶祐三年臨安府舉取元朴下第六名
文解嘗從葉公采學葉學李公方子李學徽國文公
澤民既屢試尚書禮部不中度游清獻公為相趙忠
惠公為尹葉公為宰以有能上之招致弗就築室百
四續奇賞

卷四十四

丈緒上講所學時太皇太后籍未下郡縣內附微聞
不奉詔盜什貨源境上聲動旁近縣澤民挈妻與子
廬深險處以避一歲所痛止中斗龍才才三已能奉
飲劑廢眠忘食精神肅減已年延父弗效母盛也尋
亦病死斗龍處喪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人有
群鴈集其上飛鳴三日夜鄉里為鴈靈有如將葬澤
民門人十相與私諡澤民文節參政文公及翁題墓
上曰文節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先生孫公
朝瑞以溫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侍病服喪廬墓時
事移提學得推擇為宗晦書院山長將之既斗龍之

妻之父之甥盛冲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
銀唐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即日與婦訣
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弗能得何歸為初澤民以
妻無子也以幣如銀唐求宜子者得王清湖斗龍生
未周時王歲期適滿遂去吳越俗以女事人期歲歸
父母或三五七歲有子女尚不聽留憐婦恐失後聘
鬻幣物女固不得自制此禮所謂妾母婦于他子以
為庶母眾母諸母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棄黜以義
斷于不得母薄乎此論也豈嘗得罪于其父哉長孺
之妻之父徐公道隆伯謙甫母微亦杭人產已去歸

四續奇賞

卷四十四

既長求之百方弗得議用六十歲時母生已日始為
齊夏三年及是歲之元日以大理卿直寶章閣提點
浙西路刑獄公事死吳興之難已天下若是者固不
少使其季世政致修明如乾道淳熙時風厚俗美男
義女貞又安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知也斗龍至清
湖訪求母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
固無在者矣逢白髮嫗于其處揖而問焉告曰我知
之我家與若母比屋我與若母為兒時伴伴偕嬉遊
相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而
泣下我方盛年大識其語之為懷楚也亦弗問無州

有間兩夫昇若母竹轎西去又折以北與若諸鄰者
百十家獨老身在斗龍謹識之即入江東海濱江踰
淮復還饒微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聞昔年一夕舍
永豐縣禮賢鎮之逆旅氏逆旅人怪斗龍數過問焉
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
清湖今王老矣豈若母耶走施氏告良父出詢斗龍
父時門巷見名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
子未嘗相見而自知其爲子爲母也施氏曰若母無
子女我家以母還斗龍留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
歸之歲夏四月微盜作盡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

四續奇賞 卷四十四

三二五

奪奇產貨財張其斗龍爲廬百丈山身自負以婦擁
後未至山廬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置母去處稽首曰
壯士斗龍幼不知母去壯長聞母在江東行求母六
年母歸未百十日即相遭于此斗龍若請夫婦嘗死
母老誰當養母者盜各嗟相約違去且語徒勿更至
此山驚母傷孝子心里中人家頗賴之以免斗龍嘗
持甘瓜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瓜時斗龍
視空蔓中凡然披之異根合莖並蒂兩實者二摘
以奉啖即日渴已疾平明年圃之天羅瓜如甘瓜者
亦二王至今茲尙安健也斗龍作百丈谿書院祠三

君子術以澤民將延師教里子弟學又以百丈源山
地五百畝爲義山鄉鄰饑歲廩廩葛藤根續食死以葬
達魯花赤阿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
君碩所移事狀廉之而核銳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
饑官賦食旁午自請無用是妨荒政蓋其意不欲人
知去年斗龍來饒唐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
爲孝弟忠信者心欲爲之傳以風厲人于屬其縣士
孫壽國錄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遂定次
其言如右

四續奇賞 卷四十四

三二五

胡先生曰陳媽姓有虞氏苗裔周興配胡公以元女
大姬而國之陳紹重華配爲王室三恪及其亡也子
孫用國爲氏自秦漢來陳氏孝弟忠信立名當時而
著見後世如太丘長輩類何可一二數孝子固其後
也馮訥遺風餘響猶有在者哉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紳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為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具行。錡蓄怒，始發于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以至日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盡，即執中貴人，脇曰：「爾寧遂眾，欲寧飽眾，腹口請所欲，曰為我眾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偽諾之。」

召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下入錡內，出眾室，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據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黑數十行，又如之。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若在前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旁一人為錡言曰：「聞有詩仙御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紳銳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紳意遂幽紳于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亞之曰：李紳

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山劉騰為書以大之，而紳之跡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眾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燕將傳

杜牧

燕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中。豪健善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合其徒，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官，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哉！兵夫出，格沮者，斬。忠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人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夏，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伐魏，伐趙，不使耆

四續奇賞

卷四

五

五

臣而將，而身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于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于天下乎？既恥，且怒，于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鑿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于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苦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趙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

四續奇賞

卷四

五

五

解牌障，遣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于趙，有角大之耗于魏，獲希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于魏乎？趙人說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如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辱不可拾，胡而事趙也。燕其爲子謹，謹非朝，勿使子復掛胡。忠而得事，心于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書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一旦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燕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度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買恩于趙。

敗忠于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與趙人惡聲徒嘈嘈于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軍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元平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抵日而視。當此四續奇賞 卷四十四 二七五

可爲安矣。然兵折于滹。趙守竿于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于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顧旣之臣。頗流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于天下哉。今國兵騷擾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四續奇賞 卷四十四 二七六

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開元五年。孟夏。某遇于馮翊屬縣。北衛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于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張保臯鄭年傳

杜牧

新羅人張保臯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爲軍中小將。保臯年三十，鄭年少十歲，兄呼保臯，俱善鬪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差不及年。保臯以齒年以甚，常齟齬不相下。後保臯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得鎮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鬪新羅人者。」保臯既貴于其國，年錯寞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于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食。」
續奇賞 卷四十四 下九

于張保臯元規曰：「爾與保臯所挾何如？」余曰：「去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鄉耶？年遂去，至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遂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爲相，以年代保臯，大寶未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去，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睚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去，計未

央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討，豈懷私忿時耶？」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畔，知其才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積念，知其心難也，念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此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于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于已，年且饑寒，易爲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于天子，角于保臯，汾陽爲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性並，雜性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性銷，彼二人仁義之心既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召爲百代人師，周公廉臨于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況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亡，夫古國非無人也，其未亡時，賢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桑憚傳

歐陽修

桑憚開封雍丘人其兄隨本舉進士有名憚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穎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憚白令願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飲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飽子不敢告縣廩其屍不能葬憚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

四續奇賞

卷四

基少子憚呼其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鄰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憚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甘陽為不知以過憚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囚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峭石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憚至巡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憚將謀招出之憚信之不

妙

疑其偽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于山口憚幾不自危憚曰巡檢投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憚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早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憚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憚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法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

四續奇賞

卷四

下

卒變為盜服以出述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媼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其群盜輩媼曰彼聞桑憚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憚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基在某處基在某所矣憚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憚也煩媼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其實審矣明日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于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于某處取某盜其尤強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

以時得
其意
不許

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
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
我銀為君致閤職。憚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
有固不可也。更怒。匿其閤。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
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
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憚往。盡手殺之。還
乃授閤門祗候。憚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
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
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慙。吾心將讓其賞。歸
已上者。以奏。蔡示于。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
四續奇賞
取詐與譏也。憚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
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
也已。余慙其言。辛。讓之不聽。憚雖舉進士。而不甚知
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
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
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憚善劍。及
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
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如不出其口。卒然
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應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
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憚可為義勇之士。其學問

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
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
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
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憚事。乃知古之人
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憚
所為壯矣。而不知于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始
予第之。

四續奇賞
本傳曰

三
四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五

碑類

古吳陳仁錫明卿家評選

武功

三受降城碑

唐呂溫

岳瀆

西岳華山亭碑

唐衛凱

西岳太華山碑

唐張說

長沙土風碑

唐張說

祠廟

由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五

孔羨奉家祠碑

魏曹植

遂州孔子廟碑

唐楊炯

許州文宣王廟碑

唐劉禹錫

襄陽廟學碑

元姚燧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碑

唐裴度

段太尉紀功碑

唐德宗

許由先生廟碑

唐楊植

漢受翁祠碑

宋宋祁

伏波將軍廟碑

宋蘇軾

家廟

郭子儀家廟碑

唐顏真卿

左丞李公家廟碑

元姚燧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五

二

三受降城碑銘

呂溫

夏后氏過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以治黔首。周文王
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
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璫璣而弛張，
萬象吳寧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
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
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非築長城，右扼臨洮，
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頽爲荒丘，
退居河許，歷代莫進，矯亡秦之弊，則可矣。蓋中國之
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啟，有拂雲祠者在河之
北，地形險阻，控扼會府，伏其下以窺域中，神機
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振，突如其來，一躍而奔，奔虎
躍而擇肉，塞草落而邊軍懼，河水堅而羽檄走，爰自
受命至于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潰鄰
恃怨，掃境西伐，漢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
厚，臨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非嚮，制
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悅，於是留及瓜之戍，
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告立，以拂雲祠爲中城，
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開斥候，迭望幾二
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

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于寸眸，參大漠于一掌，驚塵
飛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閑
韓公猶以爲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竿，鞠虎
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貢琛，費受厥角，定
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去塞萬里之
野，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非顧之憂，
乎厥後賢恩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黜武，柔者敗律，城
隙險固，寇得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俾壘而
旋，吾知韓公不瞑目于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茂
育羣生，戢兵和親，七狄右旌，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
由續音賞，
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廟其可，疏析亦宜，錄以元老
授之廟勝，刪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勒撫綏，內謹經略，
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永講猛氣，無生禍心，
聲威馴恩，會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
隅庶復臨，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非方之制，以全策，亘漢橫塞，
揭茲雄壁，如三陽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各開風雷，
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門，萬里洞開，日晏秋盡，
繼塵不來，時惟韓侯，方運神妙，觀費則動，乃誅乃平，
廓平窮荒，蓋日所照，天平未替，不策清廟，我聖耀德，

龍局非門優而系之用息元元易若完字推已固存
于裏于夷永裕後昆

四續前集 卷四十五

五

西嶽華山亭碑

衛凱

惟光元和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
守河南樊府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紀西
嶽至尊詔書奉詞躬親自往省從勞謙即事有漸散
齊華學齊堂逼窄郡縣官屬清齊無處尊卑錯綜精
誠不固幾天之歲逢斯瘳怒時雨不興甘澍不布念
存黔首懼聞曠素于是與令邑郡胸忍先謀公謀圖
議緒故斷度擇廊立室異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
年正月也卯興就既成有元休嘉啓籍各得賜情福
祿是願刻茲碑號吏卒俠路其辭曰巖巖西嶽五鎮
四嶽此碑 卷四十五 六

次宗緒德之尊太華優降皇帝永思祀典孔明高神
肯宴圭璧贊通赫赫在上以育萬邦惟微降神實生
李公卿士百辟緝業侯蒙帝命不違歲事報功率后
命卿散齊外亭敬恭明祀以奉皇靈處所逼窄稍寧
有聲神樂其靜脩寧無形尊卑有序潔心致誠因繕
舊室整頓端平石其板屋孰不加精天人同道萬祚
來迎既受帝勅延丁後生為龍為光顯又士庭為公
為侯福祿來成刻石紀號永享利貞

西嶽太華山碑銘 并序 玄宗御製 張說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跡中上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磔堅而雄，冰梁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即降收之別館也。哲帝遊焉，以會衆神，虞舜葬焉，以觀羣后，爰自夏氏迄于隋室，四續千祀。

朝廷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本改聖，賜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怠也。故亦祥休明災，活惡未嘗爽也。皇天眷祐，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極之本命，故常藉靈嶽，胎聖神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敬椒醑，雖薄景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賽，可一二而道邪。記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瑤池，茅龍

一夫毛女，千祀而代帝王多所僥，覲朕學犧文之道，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承。患在養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為長生以業傳百代，為不死焉。爰置集靈之宮，虛望非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學者哉。於戲，維嶽配天上，窮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樂，諸神人獻聽，予思其維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仰申專，美于嵩詔，酌古訓，心通神境，舊而不答，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其念哉，十有一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變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牀，霓裳可接，風過松嶺，仙

駕如聞，久物報德之願，未暇計崇之禮，遲迴刻石，便築銘山，為姓瞻予言可復也。銘曰：嶽嶽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雲掌，雄峯峻削，苗苕森其，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挹，石室僊開，海絕瀛洲，天通玄圃，佇茲此嶽，呼嶽中土，鬼神乍遊，風雲忽聚，高標揭日月，聖龍山自古王者，巡方必至，龍駕帝服，日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長沙土風碑銘 并序

張謂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爲辰象下爲郡縣
通甲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
者焉其山麓山其水湘水其畜宜鳥獸其穀宜杭稻
厥草惟蓀蘭杜若荃蘅留萸藹車出焉厥木惟喬倚
桐桂檉貞松文梓生焉條篴嫺媚於原野賦秋照耀
千崖谷昔熊繹始在此地番若因之而後定王國至
漢道交遷董卓狼顧文臺以三湘之衆績若勤王梁
朝覆沒侯景虎視僧辯以一州之人勲成定國桓文
之舉亦何加焉至于致禮舊居請屍歸葬桓氏之子
可謂忠也殞身流落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
軼節罕之宅足以厚儒風表古初之墳足以敦素行
齊魯之俗其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
湘東郡臨江湖大抵早溫修短疵癘未遑大常而云
家有重聽之人亦無斑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
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遑時序而云秋有蟬噪之
日冬無凜冽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象空見于圖
書鵬鳥似鷁但聞于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
錢舉焉可爲信哉因徵故者之言用紀他山之石辭
曰

即傳可以
是也

奔去黃屋於焉遊禹逢玄夷于焉滯留五嶺南指
三湘北流降騰滄浪遶遶岫嶺湘山之下青青衆草
有蕙有蘭在江之島州而冥冥波濤浩浩不采不擷
葉捐遠道湘山之上青青衆木有枯有松在巖之麓
風霜淒淒柯葉沃沃不槁不棟老朽空谷陸有玉璞
水有珠胎隋侯云亡卞氏不來湘雲莽蒼湘月徘徊
貞石紀事層城之限

制命孔褒為宗聖族奉家祀碑文

告 施

惟黃初元年大魏受命龍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
統應曆數以攷揚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端班宗
襲鈞衡石同度量秩群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
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三代之禮兼紹宣尼之
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為宗
聖族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
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
朝教化乎洙泗之正猶播焉皇皇焉欲屈已以存道
四續命書 卷四上 碑文

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
禮修泰王之布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
俾千載之後莫不示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
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
廢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
聞誦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
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憫焉其以議郎孔
羨為宗聖族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
置百戶卒吏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
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瞻廟堂之始復觀俎豆

集

之初設嘉聖靈於房第想積行之來集乃既然而嘆
曰大道衰廢禮樂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德
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
自受命已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氳嘉瑞踵武休徵屢
臻殊俗解綰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
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而為夏
后西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
紹繼微絕興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况神明之
所臨作宇宙之所觀欣欣之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
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為高宗倍

千載况今聖皇肇造區身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
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其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鴻將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隆下土
廓清三光群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赫其靈
遭世霧亂莫顯其榮乘成既絕寢廟斯闕闕里蕭條
塵館靡容我皇憫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
脩復舊堂豐其覺宇萃莘學徒爰居爰處上教此新
群小遙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豈遐神祇來和
休徵雜遘瑞我邦家內光域區外被荒遐殊方慕義

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
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山之基

遂州長江縣先聖孔子廟堂碑 楊炯

法象莫大於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備物致用莫大乎聖人夫子諱丘字仲尼魯
國鄉人也龍負識帝鴻驅八翼之軒魚鳥呈文天
乙降三分之璧五十二職權輿舜帝之都二十七征
草昧馳王之業平域中之禍亂掃天下之虔劉以盛
德大業之尊當開階立隧之重及其山崩海竭日薄
星迴曆數不還謳誼遂遠元子賓周而建國二王之
車服可尋上卿翼宋而承家三命之衣冠再襲是故
陰陽混合洩符瑞於平鄉宇宙氤氳體微於闕里
龍蛟而龜背且角而雷聲有軒帝之株委百靈上之
異表山開迺甲尼丘落於紫垣星掌巫咸鈞鈴降於
峇陵淨光童子來遊震旦之郊軋象明霧俯下庖犧
之圖十五而志學三十而有成申下問於伯陽屈帝
師於鄭子天為水鐸九州知發號之期吾豈匏瓜一
日有來蘇之聖常登委吏賁賤下邳天下可臨諸侯
則以之禮而國定司空之官以成德以之義而國
平司寇之官以成義掌山林於夏典物得其生聽獄
於秋官人忘其死大夫亂法仍行兩觀之誅陪臣
執權即問三雍之罪強公室而弱私家叙君臣而明

長幼用能使犧牲相也。不登。闢之庭。羽戕。旋施。不
列。壇場之位。當是時也。三光薄。餘九上。分。商。夷。伏。有
君。中華。無主。周。京。赫。赫。或。康。之。至。教。茂。開。魯。國。巖。巖
賢。聖。之。餘。風。可。墜。河。圖。大。出。道。道。不。行。開。流。入。方。經
管。四。海。治。亂。運。也。窮。通。命。也。普。天。下。之。至。聖。仍。逢。盜
跖。之。軍。使。天。下。之。至。和。猶。有。匡。人。之。逼。德。生。於。我。樂
天。命。而。何。憂。文。不。在。茲。臨。大。難。其。無。懼。使。仁。者。必。信
安。有。伯。夷。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豈。三。千。擊。水。牛。蹄
不。能。鼓。橫。海。之。鱗。九。萬。搏。風。鷄。羽。不。能。窮。垂。天。之。翼
然後。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四。續。詩。賞。卷。之。五。不。文。上。五。唐。四。續。詩。賞。卷。之。五。不。文。上。五。唐。

預察。泰之兆。星移。大火。追。黃。天。司。月。入。陽。野。無。勞
而。備。李。桓。子。賴。羊。之。井。推。木。石。之。慎。祥。陳。惠。公。集。華
之。庭。驗。蠻。夷。之。貢。賦。然後。歷。三。辰。而。玉。步。照。四。極。而
金。聲。坐。於。摺。帷。之。林。浮。於。宜。州。之。海。門。生。七。十。仰。天
路。以。無。階。第。子。三。千。聖。宮。牆。而。不。入。哲。人。之。能。事。畢
矣。先。王。之。至。德。行。矣。配。乎。二。象。不。能。選。必。至。之。期。泰
乎。兩。曜。不。能。稽。有。帝。之。勳。南。遊。楚。國。遂。開。哀。鳳。之。歌
西。狩。魯。郊。獨。下。傷。麟。之。泣。夫。子。周。勃。王。二。十。一。年。冬
十。月。庚。子。生。至。魯。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凡
享。年。七。十。二。于。今。一。千。餘。歲。泰。山。頽。而。梁。木。壞。徵。言
四。續。詩。賞。卷。之。五。不。文。上。五。唐。四。續。詩。賞。卷。之。五。不。文。上。五。唐。

宗文武聖皇帝昇璫壇於曲洛受玉版於平河經天
緯地蓋海夷獄坐玄宮而密轉紫微光帝宅之尊戴
黃屋以深居赤縣列神州之貴今上天無私覆道不
虛行馭六氣而平太階乘八風而制群動星連月合
層臺而有觀羽之勞海晏河移直筆而有書祥之僉封
太山而禪梁甫千載同歸敞衢室而築明堂百霧咸
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若乃虞
夏商周之禮考正朔而三遷東西南北之人混風聲
而一變環林沸日映高柳而對扶桑圓海澄天走鯤
池而涵象浦粵以氣封元年有詔追贈夫子為太師

四續奇賞

卷四

七

咸亨元年又詔州縣官司管葺學廟憑風雲於異代
照日月於殊途或者有知歿而無朽如綸如緯大君
於號令之嚴匪朴匪雕上宰極司存之敬長江令楊
公弘農華陰人也卽華山公之孫大將軍之子朱官
蒞地明河一葦之西黃閣中天神徵千花之北山川
壯麗於區宇人物繁多於海內齊九龍而闊步一門
鍾豹變之榮漢五公而長驅四代赫蟬聯之祉出忠
入孝謨秀典賢冠蓋城邑池臺鍾鼓英靈輻奏鐸鏘
萬玉之門嘉瑞駢羅濟濟千金之子是故北方多士
太一壯其魁梧南園仙人中書偉端雅倚桐可仰

四續奇賞

卷四

七

子漆兼施照明月於留懷吐清風於襟袖藏武仲之
仁主莊子之勇可以為大臣矣韓尚書之臨八座登
跡下邳卓太尉之踐三階來從密縣自操刀入仕聞
齊邑之絃聲解劍分司察豐城之寶氣汝陰徐令大
號無雙河內王君時稱未有飛雪千里不能改松栢
之心名都十城不能動夷齊之行先是殊方暴客常
蔽鉅野之兵絕登封好豪每縱清池之競數州常以為
弊厘政所不能移行人為之聚衆耕父由其釋耒公
英謀獨斷銳氣無前奮一劍戮元兇馳單車而躡遺
鑣道旁牛馬並屬羅衡縣內神明皆稱傳琰若乃山
林猛獸動星象而垂文江漢驅咩鼓風塵而作旅城
門六閉木防虞史之災都市三言終有三君之藥公
雄心裂眦壯髮衝冠拔東海之金刀飛止斗之石箭
罔密不投有符劍孟之威坑穿無虞更似童君之邑
自非愛人猶子視物如傷豈能躬斬兇渠親除災害
與夫赤繩不用道被於股丘桴鼓希聞化移於京洛
可同年語哉然後示之以禮儀陳之以庠序典役鳩
工悉三府之閑暇薄賦輕徭視四野之川原依城員
郭青泥險磴斜連白馬之關赤岸長波遠注黃牛之
快孫四刀而開益都照參伐於天光賦三錯而闢梁

州絕岷嶠於地德背山臨水掩全蜀之膏腴望月占
星採公宮之法度丹墀數仞吐納雲霞像柱三間蔽
蔚風雨瑠璃曉開東宮雀目之窓耿明朝懸西漢地
麟之樹闢光甚於北斗聖質猶生赫符彩於連珠宏
姿可想至於月衡月準山頽山庭侶儒星文堂堂口
角莫不向之如在疑遊北上之山望之儼然以獨東
流之水博士助教某等西州聞聖南國英霧駭飛兔
於文場躍雕龍於筆海楊雄博識神遊象繫之端李
邕幽通思入殘衡之表每至韶光令月朱鳥乘春爽
氣高天玄龜送曆瓊邊玉豆中堂奉先聖之儀石磬
今鍾南內言諸之禮華陽曾子故陳來庭蜀國顏
子振衣清學結狀在側還昇武騎之臺禮樂居前重
覩文翁之室祁祁茂德濟濟時英聖人千載之風儒
者一都之會永上薄尉某等青田戒露望華蓋而長
鳴綠地生風下仙閣而直轡大夫貞節還居內外之
丞文學明誠猶歷南昌之尉鄉望姓名等王宗胤騎
勢原隰之盤遊公子文鋒叙江山之雲夢昔傳明以
都官謝職逢有道而相推趙元涉以郡吏從班見司
徒而不拜僉以鄉閭少事風月多懷命童子於雲臺
就門人於相園冬禮春詩之化再造雙川淹中殿下

之風一匡二蜀若夫平南壯烈沉流水於我碑逐止
敷庸登燕山而刻頌庾太尉新亭之墓尚有黃金鄧
康成通德之門猶存白瓦况乎功苞大衆績被蒼生
豈使銘典闕如音塵不嗣是則雕牆峻宇列冠蓋於
宏城塞陌填街考春秋於太學小人狂簡不知所以
裁之夫子之文章今可得言也詞曰
西皇玉闕南海金堂惟惚惟恍一陰一陽三辰赫赫
九土茫茫太極天帝神州地皇驪連上古滉池中央
降及軒項終於夏商四時玉斗五緯珠貫聖德于載
淳風八荒天開赤籙日照青光識叶金匱兵符玉璫
化降文武澤露成康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春秋代嗣
宗什危子帝典無象人倫不綱山河命德大地興祥
德樂三變文明一匡原承少典作啓成湯吹律丹鳳
御符白銀三仁去國冉令簡牘不有私善其何以昌
降靈鄒邑誕哲平鄉月身猶影星鈐吐華文行忠信
恭儉溫良武默或語能宗能剛學而不厭師亦何嘗
通德明德尊賢毀方古之君子昔者明王道叶公旦
神交帝唐攝官從事服冕端章示之以德臨之以莊
澤如春雨成若秋霜男女斯別尊卑克彰時逢版蕩
運屬懷遠入齊損味居陳絕糧登山極目臨水倘佯

子孫

信捨已俸為子錢權其華嚴而鹽酪紅膏之用給濟
濟華華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兄
親其弟不遊學堂與捷市同縣是摩剪爵戴賜冠者
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義矜甲冑者知損於忠信服
綬者不敢侮縫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十
一昇人以新儒官成來告且乞辭欲行乎遠也公
名益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諧二帝碩
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
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副行人間今孝孫聿修形乎
事業播于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
門下生西秦公府近年牧汝州道許昌昭明其政故
不得讓遂銘于麗牲之碑銘曰
許介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闕頤頤亦有儒官
軋于兵間賢族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嚮學王化之始
便地爰相新規疊起廟貌斯嚴堂皇有輝秩秩禮物
祁祁胥于入于門墻如造門里巷承承載載颺颺聲
風下聞開決于郊潤途讓明自家學父兄與化而遷
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訴交侮今遠親戚不道嫖語
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客欽容拱手舉有洋林
鳥革其音許崇學教民悅其教鐫于圭石以志新廟

教三族十
族其是

襄陽廟學碑

姚燧

聖元為制凡士其名而儒其服不縹之民而殊其籍
惟責田租商征自外身庸戶調皆復之無有所與者
將百年於此矣世祖詔即闕里聚孔顏孟三族置官
而教之以俟其成德達才者垂三紀焉是皆無間歷
古而獨見之今者也陛下慨前皇之遠猷學厥未脩
之典封衍聖公屢下明詔還正貢莊學田俾完廟養
老資原師生其於世聖人之冒學聖人之徒覆毓漸
濡德澤正矣府州縣邑為之牧守令長者率以作新
廟學為政務先而恐風行聖化之後也襄陽宋之鄴
州續許官本碑文
城也金社既墟官歸吾元帥於忽棄不戢故宋切葉
為北門殆四十年世和微丘天下不忍綴利一旦以
闕吾民包規漢而城之視猶圖虎待其自斃五年適
下則其受大兵也為最久城門闕矣廟學前大闕帥
武臣因陋就簡而為之不稱神居勢空改為田之在
郊籍既失存氏亦廢耕主吏夫之無有知其所在所不
敢視江南他州之有風儲者其施力又若其艱此前
政所以苟於其事者惟總管陳衍經度之已而受用
今總管陳義謀之吏民曰明詔如是吾方表曰蔡民
親獲何時明日使是學魏德他州則二千石為不職

今瞻寃廷公教在人今無有頗蜀賢不乏今才日多
俗祥順兮孝慈公祀百世今庸可知

因續前賞
卷四十五

王

子二子獨兄黜是外其師而弟子是尊於聞而知者
仍祀不變而顧後所見而知者焉或曰子記汴學已
譏立顏路曾皙伯魚於序而坐三子堂上今何云然
燧曰嚮所疑者以崇子而抑父弗安順於倫理非曰
可併去之也今江南已配享者可不講而黜之則江
之北有有功曾思者可不講而配享乎燧故嘗曰人
臣有見列而上之則可若以考文公之事天子司之
以幸國家追於稽古之事雖天下學禮之臣羣然議
之必得所當義者而後可也俟礱石求銘奉議大夫
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馬公駒實分刺是郡亦
因續前賞
卷四十五
王

以侯宰黜宜乎言燧曰嗚呼是豈可易為哉孟子
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貢有若干貢有若則以
為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為賢堯舜遠猶未曉
言聖人之所以然凡子語堯曰蕩蕩乎民無能焉則
夫堯舜者益難名矣然自孔子沒訖漢之世將八百
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石者孝桓元嘉許魯相瑛
豈有石吏領禮器與孝靈元興魯川晨泰依社復出
穀王家供禋祀二詔魏曹植始碑之唐則作廟一州
必碑最盛以衆就其善言者韓愈氏處州柳宗元柳
州道州曰自天子至于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

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通二帝三王無以侔
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天也善言
者繪工也於山水鳥獸草木之爲物與人執事或可
圖而肖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髣髴焉一者古今
人無能爲者也故惟著其始媮而今完者以告夫後
之人銘曰

維襄形勢始終一地視時屯亨而爲險易昔焉畫守
負而江山勦天下兵五稔悖頑時匪無學士日介冑
以并大刑逞事狙豆皇輿既隳堰南海涯顧爲土中
襟帶安施猶爲名城千漢之城惟廟弊軋不稱瞻式
四續奇賞卷四十五 碑文 元
其陳兩侯行也經畫義建成績和恒新宮寶教所崇
嘆哉袁士挑遠何爲聖人遺言具在方冊口誦心惟
奚異親炙朝趨斯庭夕休斯庭亦奚以問閭里即居
行見接武賓興成德竹之君師寶帝之力刻詩麗牲
用示無極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
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
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牘大名蓋天地不
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遂取威定霸者求賢如
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
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臥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
之昭荆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
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續承舊服結吳抗
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
四續奇賞卷四十五 碑文 唐
深勝焉強國誰爲遠肅勵爲勳兵則知地無常形人
無常性自我而作若全在儲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
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猷財用
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
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攝諸夏也不敢
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從歿而無
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
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
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
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

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
相德以吞宇宙不驥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公
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雖乎
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發威若天假之年則
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
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磨五百道冠
生知易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
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述
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雖都
志願未果元和三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與區寇亂
內無守備外無藩籬未遑修木清懷我服膺為之父母乃都
相國臨淮公由東約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蒲
服乃理將明帝道陳蕃殺使薄暢仁風開闢慈殖府
中無留事宇下無遺人知蜀方我有餘地則諸葛
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終
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
儀可象以林廣竊維微烈不忘而碑表夫立古者或
拳拳一善武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况如在
之歎終古不紀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在
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恩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興
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
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榮服翬落鋪敷渭濱攝跡畏威
雜居懷仁中原肝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
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
猶走司馬然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
兼齊管晏摠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適遇豐約
亦皆然矣呼虜奇謀奮發美志天遐吁嗟嚴立威受
謫罰聞之痛之武泣或絕其紫勿翦翦邑斯奪孫是
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就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
內無守備外無藩籬未遑修木清懷我服膺為之父母乃都
相國臨淮公由東約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蒲
服乃理將明帝道陳蕃殺使薄暢仁風開闢慈殖府
中無留事宇下無遺人知蜀方我有餘地則諸葛
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終
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
儀可象以林廣竊維微烈不忘而碑表夫立古者或
拳拳一善武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况如在
之歎終古不紀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在
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許由先生廟碑

楊 柏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鎔鍊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批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爲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

地之式居天地之立帝上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見家廟但冀類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爲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噫爲吾輩我來獨尋清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四庫全書

卷四十五

碑文

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

宋 祁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李公冰、漢文公翁，兩祠而已。冰爲蜀鑿離堆，遂悍水以溉所及，常無旱年。西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怪鬪，鬪不勝，歿。自是江無暴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修大房殿，歲擊羊豕雉魚，伐鼓嘯簫，傾數十州之人，得侍祠奔走，鼓舞以娛悅神祝。已傳遐而後，敢安翁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澡髮，故俗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賴，其後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以文章倡，張寬以博聞顯嚴，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入爲三公，漢家號令典章，

國續齊書

卷四十九

碑文

三十三

宋

結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公始。班固言之既詳，初公爲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象，殿右廡作石室，舍公像於中。晚漢學禁，有守曰高，朕能興完之後，人又作朕象，進偶公室。歲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籩豆饗醪薦之，于前虔聽，謹潔一再奠而退，辭無敢不信焉。冰以功公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祀雖備而優狹異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則區位湫偏，埃蝕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闕忽，神弗臨享。具明年乃占學官之西，攻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三楹，張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帛以度，堂果常以度。

時得齊書

卷四十九

碑文

三十三

宋

廷疏憲以快顯壯圖，以嚴閑采有青丹堊有級夷瓦密棟，疆若棘若飛，乃肖公象於宇間，繪如等于東。西壁本古學之復，莫若朕本，令學之盛莫若樞密直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於其間，皆配祠焉。於是擇日告成，于神揖而升，盥畢果滑肺修紛羅而百容可以告虔，趨而降，壘鐸巾洗席燎並施而不思可以盡儀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於嚴廣，霽妥於閑寂，故也。噫，自公之來蜀，之人自視若鄰，魯宋與名臣鉅公踵相逮于朝，先帝時巨猾再作，亂弄庫兵，爭劔閣，是時蜀豪英無一污賊者，羣頑愁窘不容喘而滅，非人好忠，家知孝，然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公存之矣，則是祠之作，雖自予而古無俾，壞息云祠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使請津及提點刑獄使者，凡三人贊勸之功，自通判軍州事，祝詒以降，六人營董之勞，自兵馬都監毛永保而下，二人咸書象於西廡，列官里於石。銘曰：公二千石，今守大邦，冠裳衿兮紱，則星出有端，節兮車騎，羅石室孔卑，今人謂何新堂翼兮，就曉庭廣直兮，序嚴嚴吏奉承兮，不譁神來格兮，此其家儼羣賢兮，並陳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挺兮，俎肉鮮神來享。

且受譴矣不衆爲之就緒無日更此者割若俸戶
者捐若財應者誰然辭出若一帥守兵家亦勸赴功
猶不足用取餘公帑治之二年聖哲中殿賢儒傍序
門堂齊庖楹礎林立朔望春秋奠薦講肄遶豆鍾鼓
有踐與節人之疾止新視易聽起所墮習而祗是矣
燧嘗過矣拜其下庭猶有可憾焉者自唐開天配食
顏子援曾子於諸子以足十哲前宋則躋孟子與顏
氏金鑑金百年未之或改後宋則躋次曾子子思進
子張於曾子之舊故江之南位十哲上亞聖人者四
焉朱平北方學者安顏孟而異曾思浙憲首請黜之
續奇賞卷五 五元

當國之臣不然之也其後一侯爲憲河南是也其陽
未入山南猶其所莅也不請而遂黜之由是是廟祀
止顏孟自今以觀顏曾之於夫子同見而知伯魚前
歿則子思亦見而知者惟孟子後百有餘歲爲聞而
知子思學曾子孟子學子思而得其道統之傳則曾
思之功果不優於孟氏乎顏氏前歿有聖人者存未
嘗爲書質之於經事十九兄贊夫子者經一問仁與
爲邦二焉一以脩己一以治人他皆見稱於夫子與
不待爲問而自謂之者也曾子述孝經大學子思作
中庸孟子則自著七篇之書學者賴之至今爲書三

伏波將軍廟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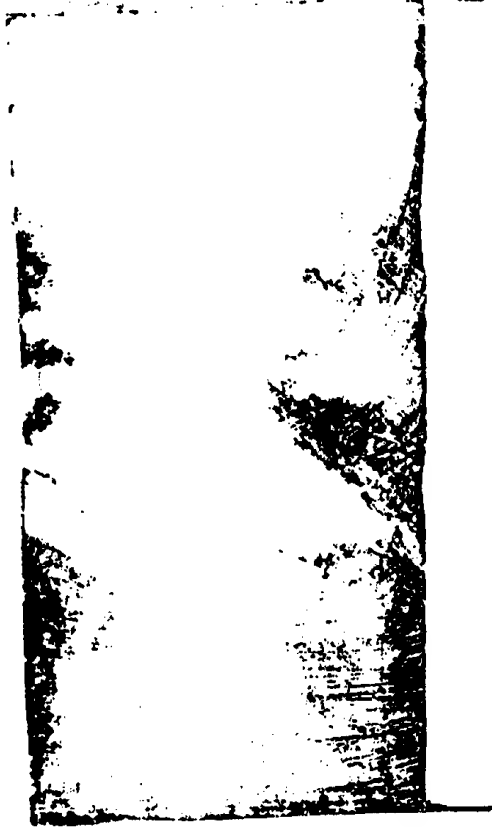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邛離路
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
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邪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
東漢二女子側貳反海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
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
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
兩伏波廟食於嶺南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
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一髮耳
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
明續奇賞卷五 五元

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告焉必取濟
使人信之如度暹羅石必不告欺者嗚呼其盛德其
孰能如此自漢以來朱崖僑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
曰朱崖之弃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
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
此今衣冠禮樂益班班然矣其可復言弃乎四州之
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
其可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復還海北往反
皆順風無以荅神貺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

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沈汝育撫循民一心
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伸窮達常正忠生為人英
歿愈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內續古堂 卷四十五 軍九



郭子儀家廟碑

顏真卿

昔申伯翰周降福于維岳仲父匡晉演慶于塗淮而
猶見美詩人騰芳史冊豈比夫神明積高之壤百二
懸隔之都三峰發地而削成九流浮天而噴激炳靈
毓粹奕葉生賢括宇宙而禦和絕河山而縉秀莫與
京者其唯郭宗乎其先蓋出周之虢叔虢戎為郭因
而氏焉代為太原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意生孟儒
為馮翊太守子孫始自太原家焉後轉徙于華山之
下故一族今為華州鄭縣人夫其築臺見師蔭子致
養家承金穴之貴政有露冕之高或哲或謀或肅武
又皆海內名流而自其間之盛其流之先隋自
金州司倉諱原球府君恩其德輝不啻下位克已後
禮州邢化焉為生唐京州司法諱和府君世其業
以仲其道遠近宗之不顧厥問生美源縣上簿贈兵
部尚書通府君清識徹照博綜群言始登王畿鬱有
休稱道悠邁促靡及貴仕垂于後昆浚而見尊是生
我諱敬之府君幼而好仁長有全德身長八尺二寸
行中紫矩聲如洪鍾河目電照虬鬚蝟蟬進退閑雅
望之若神以仲由之政事兼翁歸之文武始自涪州
錄事參軍轉瓜州司倉雍非府右果毅加游擊將軍

中王府典軍金吾府折衝兼左衛長上原州別駕遷
扶州刺史未上除左衛威左郎將兼監牧南使渭吉
二州刺史侍中牛仙客題君清節奏授綏州遷壽州
累加中大夫策勳上柱國以天寶三載春正月十日
遘疾終于京師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八乾元
二年春二月以公之寶胤開府儀同三司司徒兼中
書令上柱國汾陽郡王曰子儀有大勳于王室乃下
詔曰故中大夫壽州刺史郭敬之累君子之行毓達
人之德才光文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爲我良弼頃
以孽胡作亂黔首罹殃朕于是鬱興神武之師克掃
四裔四裔平定
險之氣而子儀帥彼勳卒赫然先驅取京洛如拾
遺剪內殘猶孤獨功存社稷澤潤生人是用寵洽哀
榮義中有殘累追贈太保于戲府君體含弘之素履
秉冲邁之高烈言必主于忠信行不違于直方清白
爲吏者之師死生敦交友之分端一之操不以夷險
繁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用情不問于疎
遠泛愛莫遺于賤貧拳拳服膺終始靡二故所至則
化所去見思人到于今稱之斯不朽矣傳曰盛德必
百代祀其有後也宜哉恭惟令公先皇之佐命臣也
少而美秀長而瓌儒姿性質直天然孝弟寬然無比

以邦鄉之賦驟膺將帥之舉四擢高第有聲前朝三
爲將軍再守大郡累典兵要必開休績入寶未安祿
山反于范陽令公以節度使提朔方衆聞高秀嚴于
雲中破史思明于嘉山先皇帝之幸朔方赴行在下
靈武擊同羅于河曲走崔乾祐于蒲坂今上之爲元
帥也首副旄鉞會迴紇于扶風摧兇寇于汶水追餘
孽于陝服長驅河洛滿成睿圖再造生靈克清天步
又兩夏之未又安天下之未安一年之間區宇大定
不休哉徒觀其元和降精開氣生德感星辰而作輔
四續四續平定
應期運以濟時忠十國而孝于家威可畏而儀可象
盛德繫物寬身厚下用人由已從善如流沉謀秘于
鬼神精義貫于天地推赤誠而許國冒白刃以率先
建擊于雷雨之初騰步乎廟堂之上九二應龍可雨
升都座四作元帥九年中書歷事二聖厥德維慈易
相二十而受遇益深益勉復上都者再載定東京者
一其餘麾城擗邑得諸摧鋒亦非遽救之所周也信
可謂王國之號虎生人之廢麻者歟非太保之邁種
不孤則何以鍾美若是况乎友于著睦贊龍虎者十
人貽厥有光紆青紫者八九勳庸舉集今古莫儔昔

奮號尊榮紅粟纔需于萬石憚家全盛朱輪不出于
十人繇我觀之事不伴焉于是乎清廟之典所以仁
祖考鴻伐之刻亦以垂于孫爰制于舊居將永圖
而觀德中堂有恤丕構克崇感霜露而怵惕以增叙
昭穆而敬恭斯在庶乎觀盟顯若既無教于永懷入
室俊然必有覲乎其位哀榮既極情禮用申仁人之
所及遠哉孝子之事親終矣豈唯溫溫孔父遠稱謨
鼎之銘穆穆魯侯獨美龍旂之祀其詞曰郭之皇祖
肇之號土逮乎後昆實守左輔徒華陰兮源長流光
施于司倉京州兵部克熾而昌載德深兮篤生太保
四續詩賞卷四十五 四二

允懋厥道神之聽之永錫難老式如金兮丁提令公
汾陽啓封文經武緯訓徒渺空簡帝心兮含一不二
格于天地愷悌君子邦之攸既昭德音兮芝馥蘭芳
羽儀公堂子子孫孫爲龍爲光錯瑤琳兮乃立新廟
肅雍允邵神保是聽孝思孔昭靈居歆兮乃立高碑
盛德美欬日月有既徽猷永垂映來今兮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姚燧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于今三代不論
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
以致隆數于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
邑無有上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爲廟
與雖爲廟以記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
士祭既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
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也顧受
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及子甫惟得祭以大夫祿
是子不爲將相者致隆其真爲將相者復加殺也如

四續詩賞卷四十五

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忠宣于文潞忠宣崇獻
于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百年間幾十見事亦
曠世而希有者也然自中原以來漢人父子相者故
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惠公二家重輝震耀一
時豈獨爲之子者信敬于昭昭厥今亦足以慰靈于
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
六朝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
夏甚盛強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
其宗有守元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求從

父死，為今分主潯州諸侯王所得于公為考，後以金符監潯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其類異，嘗子之，在光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尚書事，公代其兄為之，李璣為逆有迹，潯州君獨從公馳開，璣繫圍門獄中，璣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潯萊路與魯總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潯萊路新軍萬戶，與城夾寨圍呂文煥襄陽，四年如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伯顏南征，宋兵戍鄂十萬，城西鄂鎮戰艦絕隘為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黃灣拖舟泛潯湖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

四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元

多餘
足為
足為

十萬，又被之兜港，伏屍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迥窮追併破趙孟營軍，復其州而還，隆興守帥魏利巨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事，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陷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眾廿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昀，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正元，以祥興移柵海中，咤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按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帶軍進，復梅簡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大擊凌雲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於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岷山，勢計窮，感度不能固，資政陸秀夫抱衛王昀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安港南海平朝京師上勞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功陞者，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男女奴鬻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糲，為發廩賑

之所活爲已亡慮十萬計征古城詔使給糧仗造舟
海南取得其宜黎僖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
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
師追之敗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長儲穀
待賊致衆議不果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榮遂議旋
軍就躡敗吾後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傳樂弩矢
射公貫膝負創奪關出境以毒發薨思明州年止五
十最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爲戶三百萬
嗚呼其亦勤已後幾七年而贈官賜諡封公之命始
下王音仁照恩重書棺人臣獲此榮極矣公雖不
即續前賞

卷四十九

四十九

可作已安知其不肉骨九京邪公諱恒字德卿自號
長白爲孝純至瀋州君卒方擊兩王圖廣瀋州君顧
言氏死必無計吾兒使會喪繼敵南海平始克銜哀
摧慟屢絕且謂所從口爲我品諸昆弟及子吾不得
以時喪先公既抱恨終天今復棄養太夫人而身先
朝露于是退夷吾日不暇下泉矣具謹事之夫人王
氏視分上諸侯王之妃姑也計至夫人從不敢聞之
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夢太夫人日兒今死戰日
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
告日婦無以安君始氏心也覆是久矣始哭厥喪嗚

呼死而精魂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子二
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朗京師授新軍萬戶同知江西
宣慰同事再嗣公益都漕萊奉軍萬戶後以正議大
夫仍將本軍食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參
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參知政
事行尚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
其才之無羞于職者自其既相亦解兵其弟世雄以
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年
傳歷既長極崇而壞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耀
即續前賞

卷四十九

四十九

王孫始平出東自西瀋水幽而東楚之流日不豐
猶監一州有極古民有象吾上吾力不能天子肆汝
從父弁告帝嘉爲心廼陟潛沉寢向用公決決漢水
南紀所恃爲一襲陽金湯陞陞公將萬夫長關四隅
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治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
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狂志復殷
爵人號年大蠡既開終兄弟及公唐奮擊與閭四年
岷山翦克血其鯢鯨南海無波廢馬寄衣其資如何
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稱首
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

陰翕陽施賞刑日已反其占城轉粟黎脩歸佐皇子
致詞日南不測風洋冒履而三由滬而漢山江而海
其涉日深唐聲日大最爾南夷日尺筆管班勝者家
暫于出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敦弓緝力犀甲收雨
避來弗迎邀歸以爭既舊先徧左廣亦頌孰作士氣
公殷奮武斬輻短兵援抱鼓格鬪比死冠纓不顛
嬰輯馬華踐迹文淵維音鶴時阜靈有嗣迺今還歸
粉篆丹旃兆夢悠悠魂魄遼遠致身移忠維孝其本
酬宸恩之保其庸勞龍幽至公可謂曰遭公亡不亡
公有良子亦求國鈞寶其實似有嚴作廟遼蓋維時
同續布賞
卷四十五
神容與耶夫此矣之維滯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
廟主斯毀何以彫羽樂石哉我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六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碑類

祠堂

孫叔敖碑

魏鄭玄序

陳元方碑

宋范仲淹

段太尉碑

宋范仲淹

狄梁公碑

宋范仲淹

寺院

益州善宗寺碑

唐王勃

同續布賞
卷四十六

陝州龍興寺碑

唐蘇頌

鄭州大雲寺碑

唐舒元興

像塔

潤州元祚寺維摩詰像碑

唐元貴之

廣州莊嚴寺舍利塔碑

廣王勃

僧

六和能禪師碑

唐王維

曹溪六和禪師碑

唐劉禹錫

支硎大和尚碑

釋皎然

楚相孫叔敖碑

馬功齊

出師碑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明思焉
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靈之精
懷絕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有地對其母
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兄枝首雖者歿今日兄
之母曰若奈之何吾殺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空復
令他人見之死爲因埋掩其荆母曰若無憂焉其陰
德玄善遂爲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爲相布政以道考
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藏於山殖物於穀宣導川谷
波障源源溉灌沃澤堤防湖浦以爲池沼鍾天地之
時續奇賞
美枚九翠之利以懸潤國家富人喜優樂業試
序在朝野無嫌僭制年希廢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
民美好從容中節高相政幣一朝而化其愛國忘私
乘馬三季不別牝牡繼高陽重黎五舉子父之統其
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
盡地力寔堅禹稷不能踰也專國權記而不榮華一
日可得百金至於歿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玖不以
寶財遺子孫終始若矢去不善如絕絃辟患害於無
刑微節高義敦良奇介自曹滅孤竹吳札子罕之
不能驂也生于季末仕于靈王立湘濁而澄清處

馬功齊

昭而照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戲皇帝代同世世焉
列姬國在朝廷其意常望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
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
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
後數幸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
卽怆慨高歌曲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
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爲
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
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
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
時續奇賞
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卽來其子而加
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亡亡臣社稷而欲有賞
必於潘國下濕境塢人所不食遂封潘鄧卽固始也
三九無嗣國絕祀廢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
後就其故祠爲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蒸嘗明神報
祚卽歲還長後太守及明恩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
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德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
欽異天道五典興通攷籍祭祠祇肅神明臨縣一載
志在惠廉葬枯粟之愛育黎蒸討掃醜類鯨寡是矜
杜僞養善是忠表仁感想孫君延發嘉訓典祀立增

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標
福祐期思縣典士熾孫氏蒙恩漢延熹三年五月廿
八日立

漢鴻臚陳君碑

耶鄂淳

君諱紀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禪周
唐亦以命禹其後鳩滿當周武王時詐土于陳君其
世也君生應乾坤之純質受嵩岳之粹精內包九德
外兼百行淵濔淪於不測瞻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
容衆矜嚴足以正世然後研幾道奧涉覽文學凡前
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坐該其善也壘壘焉其誘人
也是以令聞廣譽塞于天淵儀形嘉誨範乎人倫存
乎本傳故畧舉其著於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
先傳季第亦以英才知名當世孝靈之初並遭黨錮
四維崩潰

君亦上家號曰三君故得奉常供養以循子道親執
滌食朝夕竭歡及太丘君疾病終亡喪過乎哀前傷
軀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戚容彌甚聞名心嬰言
及頃涕雖大舜之終慕曾參之自盡無以踰也豫州
刺史嘉懿至德命勅百城圖畫形象于今遺稱越在
民口既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閭乃覃思著書三
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
哲而後建古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初平之元禁
園讎除四府並辭弓旌交至雖崇其禮命莫收屈用
大將軍何遜表選明儒君為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

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考靈
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戍與
並戒君冒犯鋒矢勤恤民隱馴之以禮教示之以知
恥視事未替士女向方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
爭利其土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爲已致死乃辭而
去之於是老弱隨慕板輟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
行寓於邳郟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
婚呂布斯事成重必不測救君諗布不從遂與成婚
送女在塗君爲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
絕好追女而還離逃姦謀使不得成國用又安君之

四續奇賞

卷四六

六

力也唯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會車駕幸許拜大鴻臚
實掌九儀四門穆穆遂登補袞闕以熙帝載不幸寢
疾年七十有一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懷道處否在
庸日寡實使大業不究元勳靡建茲海內所爲嗟悼
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弔祭羣卿以下臨
喪會有子曰羣進惟蓼莪罔極之恩乃與邦彥碩老
咨所以計功傳伐銘贊之義遂樹斯石用監于後具
辭曰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天鍾厥純命世
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已樂存
事親雖處吠畝天子屢聞乃階郎將陪帝作鄰平原

遂辭其民思齊古公邠土是因不忘諗國惠我
復命喉舌秉國之均爰登卿士媚茲一人如何
不授遐年抄厥在位每懷不中股肱或虧朝誰
莞莞小子號泣于旻勒銘表德久而彌新

四續奇賞

卷四六

七

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

并序 德宗

立人之道曰君與臣爲臣之義曰忠與節忠莫極於
衛國節莫大於忘身存其誠德貫乎天地致其功用
施于社稷獨斷勦兇惡之命沉謀安宇宙之危其智
勇足以拯時其義烈足以弘教非吳寧錫慶敷佑皇
家重振紀綱再激汙俗何遘迍之會而獲見斯人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
郡王段氏名秀實字成功應期降生扶翼唐祚稟陰
陽之粹氣備剛柔之全德體正明道從時卷舒蓄爲
淳和發爲功烈朕宅帝位之五載孟冬十月賊臣朱
泚反天時人因時多虞乘我無備誘聚叛卒作亂于
京師朕深惟罪已之誠遠避過狄之義駕自中禁狩
于近郊賊陰謀爲奸陽言示順以公嘗任浮紳素得
士心採諸衆情引以自助公感時悲憤思定大業謂
復國安人由已不可以顧私謂開物變化在權不可
以虛或畧匹夫之福介蘊曠代之宏規內貞其心外
混其跡且控察元惡情狀將因而圖之賊果不疑委
以心腹遽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詭說以詞止之不可
及竊取官印假爲兵符急追寇軍不遠而復銷禍紓
難陰陽若神于時物情危疑忠邪莫判卒乘未斬軍

四續奇賞 卷四十六 唐文

九 唐

旅未完微公之謀吾幾蔑濟既而密結勇敢誓殲寇
讐央策赴期中外發應會賊訛召公計事引入閣中
露其姦情言及僭竊公氣填膺臆植髮衝冠仰天大
呼玄鑒何昧孰爲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前
擊兇徒敗而既墮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
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嗟乎天生萬物唯
人最靈稟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移
孝資忠君君臣父子各履於達道同臻于太
和天平不融生彼狂悖神乎不惠喪我忠貞靜言思
之輟饋忘寐詳求其理抑有以焉茲朕不明敗德招
四續奇賞 卷四十六 唐文 九 唐
損故則聖帝祐微戒于予則泚之亂所以懲臣性勗
將來禮教陵夷風詭俗弊故上帝玄鑒登勳于人則
段公之歿所以勵當今傳不朽也訪彼前史稽諸昔
賢全大節者不必成功建大功者或末立節非節不
可以裨教非功不可以持危義實相須事難並備吉
甫以文武翼周室宣王中興絳侯以智謀安劉氏文
皇紹立茂功著矣而節未可稱董卓脇國以擅威伍
平刺之而不畏王敦擁衆以稱亂周顒折之而無疑
奇節偉矣而功竟不就至若屈伸合變進退知機智
以遂其謀勇以決其成功與時並節與名偕中古已

還無公倚比貞烈之至通于碑明榮其聞之而動心
仇讐感之而不怨歎於義而義皆忘其家而家全行
路典悲懦夫增氣矧子之慟其可弭忘且人之所愛
者身也國之所重者位也公能殺身殉國朕得不以
重位報之哉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諡曰忠烈賜實封
五百戶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
五品正員官表其問里獲其喪塋官立祠宇史載忠
勲哀榮之典備矣君臣之義極矣公始以天寶四載
奮筆從戎才爲時生官由才達得司馬戰陣之法參
將軍帷幄之籌累典方州更踐臺持出擁旄節入爲

四續奇賞

卷四十六

十書

卿士位歷十七歲踰三紀封王列于異姓開府比於
台司參職六官食賦百室言不伐善處常下人恒持
順信之規閑居疑悔之地利刃在手投節皆虛貞松
有心老而彌勁吞大慙於方寸之內定危疑於學刻
之間力可屈而志不可遷身可殺而節不可奪所謂
有始有卒爲臣之極致者歟日月有期它兆云畢身
受功在德然如山勒銘傳芳終古不滅以志吾過且
旌善人銘曰

浩浩上天四序唯均氣或堦鬱過爲災氛否不可終
必復元亨洗以膏雨播之祥雲濟濟蒸人五常是

時或連難乃生兇惡亂必有定允歸皇極極以茂勲
輔之明德勲德克崇茲惟段公實天降靈寧保朕躬
日月蔽虧宇宙昏蒙罔然明誠獨著澤忠計狼爲群
折所逞志咆哮奔突乘我未備公飛尺符橫制醜類
變化若神邦家不墜元惡大慙誘姦作狂竊器儲名
反易天常公獨挺身奮擊暴強烈烈英武歿而彌彰
義振名教功存社稷贈極上台賞延真食省咎祗畏
懷賢惻惻刻銘豐碑昭示萬國

四續奇賞

卷四十六

上

書

唐秋梁公碑

范仲淹

青想正想
以自書

天地間孰將開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什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捐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井州採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于公嘗以同府採訪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日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

西續奇賞

卷四十六

碑文

十三

宋

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遂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檢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戚非其心唯陛下矜焉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也

西續奇賞

卷四十六

碑文

十三

宋

舊臣并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或聚諸將，公曰：「吾何能為？以有國，流血被面，彼懼而謂焉。于嗟乎！陷奔之中，不義不為。兄廟堂之士，乎莽丹陷冀，則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威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來者自當之。伏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茂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餉。議者違之，北狄再寇，趙定開出公為河北道元帥，伏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曲請赦河北諸州以安反。」

四續奇賞錄卷四下 評文 四 宋

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宜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廟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眾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迺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為武士，曩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道之數日之間，應者上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今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官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則天曰：「我夢鸛鵲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對。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怒。

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于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執親子與姪，執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

四續奇賞錄卷四下 評文 四 宋

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對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執為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電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常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與？」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是矣。豈文士醜，豈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之。」

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
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于嗟乎。薄文
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論
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下天。金石
不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
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
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
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
守鄱陽。移舟徒郡。道過彭澤。謂公之祠而述焉。又系
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
四續奇賞

家四六

罕文

上

未

武舉如火。李夷如。反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
天之士。逆長風。而孤奮翹。大川以獨航。全可華公
不可華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
感通羣陰。懷懷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
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益州梓潼縣武都山淨惠寺碑 王 勃

原夫帝機寥廓。雲雷驅妙。有之功正氣。洪荒清濁。辟
乾元之象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岳。五城翰海。接崑
閩於大都。八洞藏雲。冠瀛州於巨闕。造化之所。輕薄
靈谷之所。欬處極綬。油而縱觀。詠頌寧彈。出宇宙而
高。尋風烟罕測。是知玉卮無當。遐荒非視。聽之津金
勝。所存城闕。盡江湖之致。何必九蚪齊鰲。直訪銀官
八駿。長驅遙臨石室。武都山惠淨寺者。梁大清年中
之所建也。名山列岳之舊仙都。福地之奏黃龍。負匣
著寶。籍於經山。紫鳳銜書。陰榮光於丹嶺。頂彌山頂
四續奇賞

卷四下

上

未

仍開梵帝之宮。如意山中。即有經行之地。爾其盤基
跨險。列嶂懸霄。日月之所。竄伏烟霞之所。枕倚飛泉
瀑瀉。蕩滌崩崖。綠樹玄藤。網羅丘壑。飛塵作氣。被萬
吹於中巖。帝珠司寒。宅上霜於非谷。丹梯碧洞。杳冥
林岫之間。桂。無松。楸。寂。冥。風。塵。之。表。是。稱。英。鎮。實。瞰
崇岡。闊當四會之衝。城邑辭三分之地。縣。磧。錦。濱。
下。侵。重。嶺。玉。阜。編。陵。旁。分。絕。壑。山。川。絡。繹。崩。騰。宇。宙。
心。原。風。縱。橫。隱。軫。亭。阜。之。勢。填。以。雲。霞。夜。徒。紫。蓋。
候。九。服。失。圖。三。靈。在。茲。茲。臣。躍。馬。折。版。而。吟。雲。
壯。士。臨。難。擁。陽。關。而。嘯。雨。岷。峨。失。險。化。為。鋒。鏑。之。場。

江漢橫流非彼朝宗之國。禪宇由其遷沒。法泉是所
淵淪。國家奄有帝圖。削平天豐。紫宸反照。皇階卽
萬國。順百靈。朝幽顯。再立華戎。一燭龍輶。景迎
日於幽都。雲鵬欲翼。候虞風於晏海。以爲軒階具美。
功窮望授之臺。漢道兼弘。力盡初年之觀。爰經寶地。
大啟祥宮。撫香象而高視。鳴法螺而再唱。龍垣淨土。
連帝道而重光。鶴苑崇基。脫皇居而首出。况乎山積
舊壤。下鎮偏隅。天帝遺墟。上千躋次。王舍城之官闕。
白玉猶存。給孤獨之園林。黃金尚在。法物由其大備。
盛德所以相尋。株兵奉天藏之圖。泉女獻山祗之籍。
因緣奇賞。卷三十八

離亭合樹。因岸谷之高低。疊觀連房。枕岡嶺之曲直。
丹崖反照。晝拱相臨。綠嶂斜烟。雕簾開出。雲
次複審而悽皇。列缺晨奔。望崇軒而愕眙。千
自起風烟。九乳仙鍾。獨鳴霜雪。銀龕佛影。遙承
之花。石壁經文。下映龍宮之業。虹生非。即挂新
鳳下東岑。還栖舊刹。若乃尋曲。梯歷崇隈。周行數里。
直上千仞。蒼松蓄吹。臨絕。逕而。蹶寒。條防烟。繞
。而結蔭。春巖。楠影入山堂。秋。芙蓉光。浮水。懸
山童採。入丹。而忘。歸野老。紆花。向青溪。而不返。
山神獻果。送出菴園。天女持花。來遊淨國。實香真之

秘訣托幽深之逸境。蓬山。南。林。轉。得。仙。家。江。左
桃源終迷。故老而已。沒有寬闊。梨名俗姓。楊氏其先。
華陰人也。因官徙地。家于綠竹山。分太華。水帶長汾。
州岳會同。風雲感召。玄經素論。侍郎居八俊之英。絲
經黃輅。大尉列三台之首。法師王函。降彩金瓶。採色
振八解之遙源。踐三明之廣路。靈樞入證。窮象。伐於
初。碧妙諦。因心釋。中於弱冠。三千法界。由廣位而
出。無明十二。因緣自。黃濟而登。彼岸弘宣。普願大拯。
沉黎。揮覺。而破邪。山。揚智燈。而昏照室。彌綸所被。
白馬。盡于。同。橫漸所開。黃牛。至于。蟠家。虔誠樂土。
因緣奇賞。卷三十八

合星。宅。動。日月。而分。階。彩。鳳。衛。神。龍。負。塔。飛。烟。湧
。座。金。會。切。利。之。天。杳。露。成。臺。樹。樹。菩。提。之。果。朝。散。大
。大。行。縣。令。清。河。派。是。親。水。妙。業。俯。刊。貞。璞。林。宗。有。道
。伯。喆。無。愧。法。師。風。幾。少。焉。應。受。多。奇。玉。山。中。斷。環。林
。下。維。支。道。林。之。好。事。語。嘿。方。融。釋。惠。遠。之。高。居。風。笑
。遂。臨。泊。乎。中。庭。遠。望。寂。歸。真。城。肆。然。若。空。山。照
。而。無。色。豈。不。長。流。而。彌。戶。摧。塞。而已。哉。縣。令。劉。照
。彭。城。人也。自。山。其。劍。錦。鳳。於。雲。臺。泰。郊。授。鉞。嗣。龍
。圖。於。白。水。玉。二。分。之。胃。下。維。公。門。金。陵。一。霸。之。全

旁參帝緒翠被丹紱歷今古而先鳴人際地靈冠山
川而得雋君唐詩清之秀挺風雲之會見溪劍鏐直
照胸于楚澤挂璋潛周岐行曾恭明德方昇漢輔之
階潛岳能文且職河陽之縣仁敬可被闕覽仰其風
猷威德所加百穀登其霜彩尚迺康莊妙域光開不
捨之壇舟楫愛河昭暢無生之業痛蒼林之殄瘁悲
象教之榛蕪爰命緝典式光泉藪武蹊龍淵近分虛
岳之圖金闕瑤臺更討瀛洲之記銘曰

武都仙鎮靈墟粵域邑動香城山開淨國澗流百道
峯雲五色谷暗藤斜山高樹遁千楸鶴列萬拱星懸
四續奇賞

分林嶺趾長嶺開翠臨階竹樹連棟風烟迤邐相石
塔下秋榮綠草政近青岑和寧露道相紫烟房山
葉濃磯淨花深峰容鳥度難才後驚易失后分有寶
地絡金沙月白恍月岩洞棲霞松開翠路竹列仙家
仙館仙童賓客蓮花曲曲因巖曲橋隨峰也果出大洞
香來曲道玉霞散金鑑照晚谷思仙山出雲遠
間闕隱隱高岩飛別色望動山城懸在道碑
刻石山隱千秋之迹丁卯令名

自是溪鍾
不聲

陝州龍興寺碑

蘇道

有唐神龍元年龍集丁巳應天神龍皇帝由乎雲即
乎乾也粵若我高祖撥亂反正受天明命太宗哀逮
懷荒立人紀綱高宗見天之則愛人之力故我祖宗
之耿光天人之交際矣功伴於天靡弗覆矣道濟于
人靡弗育矣上祗乎人心醇醲之化積乎中和樂
之聲被乎外則聖母以權居位七廟不可乏主以義
明群萬方由其儀予乃考順應之符旌緝熙之頌有
若周文為太子蓋三朝之恭有若漢文為天王遵五
讓之實遂稽盛典張宏紀綱纂舊物由舊章穆穆皇
四續奇賞

卷四十六

十一

皇顯顯昂昂俾爾職而昌俾爾壽而祚其斯之禮也
時公卿大夫禮官博士稽首颺言曰陛下誕膺厥月
初朔龍也接統伊始元又龍也潛者德之隱飛者德
之顯觀乎聖人之變合於聖人之契古之白麟赤雁
威鳳神雀或當道而地分或中流而魚躍惟萬物之
幽贊曾八年之不若陛下宜以大寶加明號其龍之
興乎天子方辟容還應早臨深視者神祇之協謀計
經緒之遺美於戲軒轅氏聲玄皇實有虛者其如佛
之寶也抑大聖之蘊超眾妙之機則道方於儒習成
乎真實修心觀心惟凡証聖即已非已惟覺悟迷小

者得其小、大者得其大、藥草之喻是也、有者見其有、無者見其無、露泡之喻是也、使般若之門、隨方而啟、仁壽之域、舉代咸登、用于國家、六度齊行、于人倫、五常等、豈與太后好道而黜于儒、曾孫好刑而難于儒、朕當寔登庸之休瑞、詢住世之宗旨、衆生未度而度之、百姓有罪而罪已弘、風而共貫興化而致理以助天之子人乎、因制天下州盡置大唐龍興寺、陝州者以弘福寺爲之、寺則唐武德中所創、昔王業始基、宜于百億故侯福之弘、暨帝圖中欽躍于九四、故見龍之興、此又前聖之兆、後聖之徵也、徒觀其阿山豁險、

因續奇賞

卷四

三三

富砥柱之湍瀾、城雄紆徐、瞰峭陵之風雨、蓋朝宗之大行在之、官三輔、齊制隨其左、二京分政、出其中、斯何壯哉、郡國之雄也、先是香塢之金布之、神祥之、福鏡之、千楹疊映、萬楹叢舉、含真珠之赤光、帶瑤瑤之紺色、般般連曠、奔奔增新、紅甍生于樹杪、星漢拂于樓間、謂須彌現空而隱半、謂梵辛那世以臨下、如有待者、塔廟之靈乎、上自汴洛而西、顧維罕衆而弗指、七聖不迷、百神咸扶、旌廻、守寒、華過、閭、田、今、邵伯之甘棠、追漢仙之結草、勿剪、勿伐、將有聲而作風、日、春、日、表、豈、無、我、而、觀、妙、孰、若、此、寺、崇、大、法、之、本、協

中興之符、致於閑安、得所饒益、爰發中、育山、五、絲、綉、及金銀以寵之、後庭則雜於四時、其布惟五、內藏則錯於三品、其功用六、飾紅、玻璃、條、紫、磨、瑤、瑤、色、涵、鏡、光、分、身、應、矣、金、相、觀、矣、雨、諸、天、花、隨、慶、雲、而、歷、亂、作、諸、天、樂、混、清、吹、亂、以、參、差、善、哉、彌、勒、降、梯、育、王、讓、座、弗、之、比、也、當、月、宇、披、露、門、注、明、毫、睺、淨、目、者、駕、肩、而、湊、接、足、而、禮、猶、稻、麻、之、與、竹、蕭、墨、黑、之、與、針、鋒、稱、三、自、歸、獲、四、無、畏、大、德、君、瑤、君、愕、而、禪、師、上、座、慈、郁、維、那、道、休、二、漢、師、神、入、於、定、力、思、用、於、塵、勞、泊、其、慮、也、寺、主、靈、觀、上、人、樂、說、多、聞、辨、才、強、學、焉、可、淪、以、愛、染、撓、

因續奇賞

卷四

三三

其情也、亦有、臨、身、之、奇、儻、其、於、隱、亦、刻、山、之、期、或、從、於、襟、帶、每、至、臨、三、名、絕、三、流、止、六、衰、禁、六、賊、修、善、明、之、願、則、罔、不、借、唱、頌、達、之、祈、則、罔、不、攝、受、能、王、之、泉、則、罔、不、捨、自、非、淨、慈、劍、破、魔、邪、魔、勝、福、舉、大、正、孰、能、臻、於、此、矣、前、刺、史、東、平、畢、使、君、名、構、字、其、忠、睿、士、也、清、心、勁、節、祇、服、文、藝、故、其、臨、事、天、下、謂、之、直、臣、今、刺、史、河、南、元、使、君、名、澹、字、行、衡、精、粹、士、也、正、辭、邪、道、研、機、禮、樂、故、其、著、書、天、下、謂、之、良、史、朝、請、大、夫、行、陳、令、清、河、崔、君、名、昱、字、盛、緒、長、仁、合、義、睦、而、奉、仲、郭、侯、之、儉、也、友、以、爲、兄、魯、恭、之、匹、也、故、其、虛、心、應、物、理、家、修

政則太守樹風以養之宰君承流而廣之始乎情悉終乎惠愛務充藝而歸厚備嘉惠而寡悔寂則勞通誠則圓對斯並側僊卓犖尤絕倫者蓋務之哉郡有張士龍王忠誠侯元嗣郭琬表休王方等修業諦聽感緣信受應乎千里聞于十室皆以為周錫王命而藏大門漢振天聲而樹隆碣况探密記指元符轉聖輪道皇極使雕篆之辭缺則莊嚴之事耶云何以觀人世殿我邦乎遂載諸厥中宣此偈曰

賢劫聖惟法王吾君子與巨唐應夫符契而後翔龍圖永象教昌清燧宅接通莊列旋題崇寶坊翠華轉

西清寺實

卷四

十四

河之傍青蓮降陝之州河之水暮榮光陝之路蔽甘棠東洛邑西風陽望延幸驛上康歸調御福祿隆

唐鄭州永興縣重嚴寺碑銘

唐鄭州永興縣重嚴寺碑銘 引序 舒元與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實而往來也肅者傳世傳異方之寶禮義與其語言也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者開其府署其官將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竺乾之教蓋西土絕域者也自漢氏夢人如金色之降其流來東吾之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斯來委於吾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風草焉至有思覲厥貌若眈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按其云云之文銘金琢玉刻木扶工運毫合色而繩提其形容稍展而貯之猶波之委於瀆瀆之注於瀕晝夜何曾西清寺實 卷四 十四

知消息之時其如是非官寺之一而能容焉故釋寺之作由官也其井九而能拘也其制度井臺門施側而莊嚴也故十族之鄉百家之間必有浮圖為其粉黛國朝法近古而有加焉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秋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其所以知西人之教能蹤跡中土而內視諸夷也及其繁也學徒如林金貝如山故文昌官祠掌局而司之東西都命貴人分衢而使之商其略猶天文錄於河漢而莫之極也非名無以別之乃隨而出焉有見天地符祥而稱之者有取山川徽絕

者詔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巖之作，蓋山川秀絕，少。統江夏之永興，實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命而升于文昌宮之春官，藉考其地有重巖峽焉，故命寺乞此名。以大曆十三年遷縣于長慶，卿寺亦與遷。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之坎三百六十步，有邑人某望者，心存于金色人，不待布金而山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右肘于熊耳，左腋于覆盆，連岡伏其背，深湖朝其嚮，擁抱之勝盡在其土。有僧曰謙曰，親手開榛蕪，而立困竟遺其恨於後焉。長慶五年春三月上座僧長鑒沙門器，四續奇賞，卷四十六，三六。

有公議爲其徒所推，乃執柄結構主廢，與爲已任。寺以利堅沙門與都維那道授志力，是俱物無損，誠邑俗之倫。以貨來資者，如官司驅焉。至明年春二月，星一周而新功成，樹宇之爲殿者，其間五扶土而爲像者，其形七帳之飾，寶者如殿間焉。乃鑿門而三張翼，而廊殿陰有北方柱，金草天神之宮，東非有禪氏七代，離沙門棲心之室也。凡二十四曲突，而能庖饗堂而會食，拓庭而寬植木，而陰湖山參差，金碧相錯，拾舟車而極其心相者，宜化成焉。嗚呼域外之教而入于域中如此，而大邪人謂沙門之無才，吾不信也。良

鑒既以力之辛勤而就，亦欲其事流之于異時，乃買武昌石，琢磨爲碑，自永興錄其狀，所授于余，因據其狀而書之。後紀以銘銘曰：

重巖重巖，無峽無友，釋宮斯開，上蓋星斗，虹霓杳杳，日月戶牖，金相凝凝，烟水奔走，雷颺，雷雨，潭深不朽，瞭然之石，附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規于後。

四續奇賞 卷四十六

潤州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

元黃之

夫魁非藏樞秉三奇於紫掖岷西運軸森萬族于黃
輿方領圓冠棹九流而宗學海寬裳羽服乘六甲而
下仙品雖辰像微茫不能味甘陳之識陬維宵邇不
能挂草玄之功仁義與禮樂可遵未出死生之境昏
默與清虛可尚幾居天地之先且造化以六合爲功
聖人以二門分教豈夫百千萬劫量其遠近三千七
品語其功業者哉況性相之微不可以名言得虛有
之妙不可以智力知三千之淨土無邊八萬之法門

續奇賞

卷四十六

虛受能住不思義解脫者也維摩詰者華言淨名居
士也沒于妙喜之國生于毗耶之城大仙那提之子
常修梵行世號白衣居士焉故物妙圓明現身方大
無起無住不去不來空色空而取真空滅生滅而求
寂滅或歸之于無物或得之于默然邪正于是殊殊
語言由其道斷居士之真宗也若乃家室不離而教
德編服天子迴向而身爲白衣讓金粟之尊未即知
來之位晦玉毫之相空留長者之名亦猶日谷之王
以下莫能大六虛之相居高而自卑居士之洪謙也
若乃移外方諸佛一室規乎四天對樂世之眾生一

之門下

切成乎七日毛孔之內鼓大海之波濤芥子之中路
須彌之嶽嶠擲世界於恒沙之外不覺不知攝高堂
於大會之前同瞻同仰嵐風動地口吸莫以爲難
火燃天腹貯但聞其一居士之神通也若乃羣邪作
梗諸惡延災衆生茹焚溺之悲含識迫傷夷之患由
是勢自在之力縱無礙之威破煩惱而繫怪貪斬毒
蛇而擒醉象朦朧暫建縛縛四魔智劍繞揮心降六
賊故使波旬振臂不能變帝什之容外道摧殘不能
竊真如之業居士之威力也若乃非相成光乎是相
故見於威儀無言假道於有言方形於問答弘乞食

續奇賞

卷四十六

之理須菩提但覺茫然聞宴坐之談舍利弗不能加
報摩訶迦葉息言於二乘大目捷連吞聲於四衆亦
由明鏡內鑒照之而不疾洪中外發扣之而必應足
以五百弟子同稱我不堪任二千闍人俱盡得無生
發忍居士之靈辨也若乃智德大雄心行普應雖人
我無相以拯救爲懷憂本無憂夢凡俗之憂病本無
病病衆生之病富室貧里等資其福田酒肆婦房廣
談其善誘則知去重昏之小翳朗惠日而無松中恨
之大莖霑法雨而同潤居士之慈悲也若乃前際
昧於因緣成時化時不爲於本願光嚴悟矣行念其

道場新學豁然坐知其宿命晨持咒鉢未息齋中
設飲孟晉均香氣有疾菩薩憂惱於是併除犯律比
丘疑悔由其師蓋居士之利益也若廼恭承父訓重
方便以崇嚴瞻望母儀奉智度而資受結齊眉於法
喜生詠宜家斯上足於塵勞行同入室因風起對其
賞慈悲他日趨庭獨推誠實知識慕善道品所有居
先伴侶求其度法由其兄託居士之宗黨也若廼上
棟下宇空寂爲輪奐之資淨服名衣慙愧入裁縫之
用開八正之路則衆馬交馳坐四禪之床則身心不
動智惠之果秋垂無漏之林淨妙之花春榮惣持之
因續奇賞

卷四十六

三

地勝悅爲味正假珍羞解脫衣漿寧思玉液奏法音
之樂則絲竹藏聲燒眞品之香則旛檀罷郁居士之
適處也於是隨意所轉覺路還通應緣而攝衆津澍
濟恢勇猛之志則火神生蓮廣虛之因則水中現月
法本希有若都優曇之花道之將行大備具多之藥
東園淨之國土禮敬忘疲想毗耶之人天聲塵不朽
居士之遺跡也得其道者則三乘弟子羞稱多聞行
具法者則七種學人莫不受樂是致四天讚仰而無
假十地攀接而無階王者資而九有清羣生聞而六
念作雖騰龍收地其尊金粟之儀水土迂行長奉寶

臺之供我國家神明造物聖政調時滌穢而正鏡
清利洗訛而樸大朴牢籠七十七代鬱映萬八千年
率土之濱罔有弗翫普天之下共惟帝臣京祇積而
銅爵鳴鐘鼓和而玉牟現將益四生之福愛開十善
之因精舍廣祗隨之園列郡揚淨名之教萬姓資其
分別八方暢其休明天地平成於是乎汲引在江寧
縣瓦棺寺變相者晉虎頭將軍顧愷之所畫也爾其
上經珠斗下控金陵六代爲天子之都二分入王孫
之園禮讓流行之地英靈誕秀之鄉爲嚴分虎踞之
山爲塔枕盤龍之水忽幽閑與形勝則瓦棺之寺焉
因續奇賞

卷四十六

三

昔有晉莊嚴淨域時梵侶以規模雖廣彫飾未周水
念釋華每疾像於頂達其成圓滿尚假力於僧那凡
厥施財莫匪鳴利顧若乃連扣資數自竿逾千萬大
衆貽愕不知其然若習氣精微洗心而雅雖纓弁混
俗而積素通神乃白鑑徒令其粉壁於是登月殿而
雲牙秀東漢之圖標西域之變妙思通則冥會能事
畢則功成神光謝而晝夜名聖容開而道俗觀振動
世界謂彌勒菩薩下兜率天之照耀虛空若多寶如
來踊耑闍之地由是士女駢比擁路爭趨車馬軒轟
恒都盛集玉貝交獻湏臾而寶藏忽盈山亂飛俄

爾而銅山崛起納繪帛者繼踵施衣服者比肩當鳴
利而雖則可驚不崇朝而過其本數非天數精義入
神者孰能與此乎雖江山寂寥居處幽遐年移代改
留侯歎過隙之駒是人非丁今化遼域之鶴由是觀
其道場妙矣謂應供而來儀床枕儼然疑有懷於問
疾目若將視眉如忽嚔口無言而似言焉不動而疑
動豈丹青之所歎詠相好之有靈哉須禮者肅如在
之心瞻仰者發歸依之念信受演說之旨大布於人
天住持負荷之規實存於牧宰刺史楊令琛懷執物
之量韞不伐之才五服富列土之榮千里貢專城之
四續奇賞卷四十六

三十一

寄移風易俗類推董相之惟掛道歸真再擁文侯之
慧長史薛宏仁賢雅望迺德於仲舉之興司馬成景
賀以卿相高才屈跡於士元之驥俱遊六藝貯簾金
而常滿共逢三朋攬衣珠而永悟縣令陸彥恭夙神
俊邁境宇恬虛雖馴雉已彰實割鵠焉用風亭月牖
選開見實之詞石冷泉清頗恣分襟之賞修菩薩之
行則何之彌高現宰官之身則威而不猛相門出相
茲焉在茲竹聞傳擊鵬衝柄遲鳳沿豈徒播鼓風化
秦彼絃歌而已哉丞鄭孝義逸氣飛騰英懷倜儻擢
命世之標幹揮舍人之符彩我之自出曰獲鳴五色

之鵠家之積善牛渚降九派之族宏才博學再開張
成之門受客好賢重視當時之驛朋友推其今譽人
吏偃其高風亞州縣而暫勞歎鹽梅而詎遠主簿于
植才藝蚤著水鏡長懸將聘驥於高門先漸鳴於下
位尉史惟清以雍容儒雅門專乘直之風以品落才
雄巖引乘箕之宿則知龍駒千里非黃綬之所駕鵠
子九皋惟青天之是瞻家裘不墜望台鉉而相輝堂
構克隆見公侯而必復寺主雲影及徒衆弁諸寺大
德等並法身挺秀覺意圓明屈拔提之尊號懷盛明
之忍辱四十二之賢聖接踵比肩一十八之虛心持
四續奇賞卷四十六

三十二

目想身思進將意耳而齊驅博達多聞與阿難而
並駕言論辯了有類聰善體性利根更嘉奮振故能
經行不倦極濟忘疲模楷四流筆墨二諦色人左補
闕馮宗石拾遺孫處玄等並資忠履孝悌義懷仁凝
大江之精靈帶高山之景行莫不衡門有德華省建
聲或長揖九微或光膺八命所以東南諸賢江左自
人焉既而道俗披誠賓僚訖欽濡見推於知實遠不
讓於當仁弟子謬奉詞場擢桂林之秀言瞻法宇早
從祇樹之遊觀泡影之皆虛悟綠色之非實雖心為
形役而志與道俱思惟必在於佛乘夢想無忘於梵

行觀居上之跡不可思議閼居上之言得未曾有恨
不親承聖旨扶挾於不二之門躬奉尊顏跪覲於大
千之界託菩薩之下位共拂天花接比丘之未得同
窺聖果昔讚舞鸞之化每有願於愉揚今從問鵬之
遊豈得默而無述爾時欲重宣此義是以敢作銘云
其詞曰元氣浩浩人匠存存鑒鑄精粹折托乾坤四
生有劫六趣無門愛流夕漲塵飛晝昏魏哉世雄應
期來現妙矣居士蘭綠利見大庇生靈遂荒臺殿劫
塵遐選恒沙法遍空床寂寂虛實開開文殊奄至波
旬遽還拔毛沃海剖芥藏山地分珠柱天潤玉顏智
四續詩集卷之六

東吳江山作固亭聲價餘富美深人多給氣莊
岸結構炳煥規模瞻彼邦邑雖及寒宋佳麗一國登
馳四海水王常登於廟不改地勝之勝事如如
遊埠域永念毗耶香如致什衣似荷花暖客不
幽降邪室懷方丈會想無遮查香三界莊莊九自瞻

仰瞻眸容思惟受手式刊真石會圖不朽盛列鴻名
天長地久

昔者萬人疾疫神農鞭草而救之四維則涼夏禹用
水以除之豈非物外其性則道功出事隨其和則仁
跡著傍稽素象仰叩玄扉即時義而規大覺因緣倫
而佇真諦向使三災克珍八正咸修人握成珠家藏
寶印則三十二相不可得而視也八萬四千法不可
得而聞也然則聖人以運否而生神機以喪而顯況
迦維授手摩竭推心高張妙用之功自極橫流之弊
蓋不獲已豈徒然哉故能業擢大千化形真一由樂
惟而起七覺因來趣而坐三昧發揮五演以寂滅爲

四續奇賞

卷四

身常提舉四流用慈悲爲化迹黑風宵遁波旬忘反
嗔之心綠洛晨開天常識周津之所括火塗於九相
寒步其安納惠署於重昏迷方自曉大矣哉應物而
起興運而終至自於其復歸於無物雖金沙宴駕
雙林無可作之問而玉課遺文六塵有經行之俗象
法不可以無主微言不可以遺棄未可謂廣續結香
絲五百仙人分間諸星紀月殿微風震旦之墟鳳
利蜺旌坐遍閭閻之域屈伸開闢其道美哉大寶莊
嚴舍利塔者梁大同三年內道僧人門慧裕法師之
所立也其猥邪貴族則漢庭

吟嘉聲未遠法師夙登真地深八惠門照果業於三
明拂塵勞於八解羊車結歲懸欣半月之詞鳳閣騰
年已振彌天之響道惟堅固行乃頭陀百結斯安斥
羅綃而能御十珍雖貴對黎藿而其心于時以石應
天人大弘繼侶法師至誠幽感獨步玄宗豈直王公
欽振錫之風固亦天子降同典之禮寶鏡宵注則雨
露隨軒玉柄朝揭則風霜滿席旣而素懷有在潛攢
俗之固爰定我居首訖樓霞之寺爾乃巖開石雷邑
跨金陵魚峰多讚寔之惟虎磳有送迎之限紫蘿山
徑居藏勝記青松獨戶坐諧幽致枕石漱流者久之
四續奇賞

卷四

三七

原夫見化有緣應身欲謝昊天罔極追懷自遠故有
諸天會聚共位神光列國交兵 譯求其致豈
不深哉然則麟鳳下靈猶稱瑞甄玉石微飭尚勝精
彩亦有楚鐸淪照摧紫霧以衝星周鼎沉華吐黃雲
而噴景成浩作者之述足稱希代之貴况乎釋迦妙
相如來真骨雖入萬四千之寶塔散在羣方而九十
二道之靈虹 終開闢出立成斯應瞻庭廡而時
逢非德不鄰歷山川而罕致是以倭填頓顙思存電
下之光波應投身願奉嚴闢之影粵在梁武情求不
暇以爲泰登礪石而事止尋仙漢索瀛洲而心非好

晉於是齊廷鳳設上所初利之官諸帳星垂下請龍王之裁輕齋棹海重賞梯山庶玉匣之全移幸金棺之半啓以法師智遊人我識洞幽明思假妙因冀通靈感爰承綸綽載踐滄溟過石門而右指歷銅標而左顧乘桴月沂戒楫星沼相彼遐服其惟荒裔一音演說本承聽受之鄉五日繼明素照臨之域珍奇乃萃聖德節倂傳則知有感必臻信靈幽不行而至豈隔殊方法師既達國城式敷朝命授鏡篋而頂禮撫瑤絨而跪發盡收其寶重載而歸亦猶珠璣弊衣須馬鳴而後用金藏匿宇待龍樹而方開梁氏之西續奇賞卷四八

西續奇賞

卷四八

都妙算而仰神光永之山也炎涼可質往而九十旬拊施不輟風潮八下里以大周三歲屆于茲邑法師性豐幽澹質固虛潔綿歷是淹波疴屢積維摩見柄蓋仲方便之門道安謝歸思遠朝廷之事願居利利有詔許焉仍分舍利俾弘真福國惟既駭郡實番禺爾其封嶽跨躡之用海陸會同之壯上當星紀下裂坤維階百越而經三吳輒瞻顯而陳交趾神化氣色汀洲建不死之鄉舜禹精靈歷現行宮之池閭闔霧拱士女雲流謳歌有蜀道之餘毗俗得此之能屢接高時猶如夕帳螺臺嶺嶺尚嚴朝基信上夏之

與區而仙靈之窟宅也此寺乃景在宋朝早建法師聿提神足願啓規模爰於殿前更頂彌之塔因緣盛力人以子來徵日官而正墨集恩師而來草王莽令掃地戶而獻神兵梵事馳心感天官而下靈匠崇階廣積寶樹俄周不殊仙造還如湧出故其粉畫之妙丹青之要瑤基爰其六時明闇紛其四照仙擬架雨若披雲翳之官綵檻臨風如過扶握之路散華瑞於月得譬合非遙撥督綱於星津珠連可驗王虬承霜條雲寶而將驚金爵提提拂烟衡而待翫瑞憲綉戶洞達交輝方井圖泉參差倒景雕鏤備勒飛四續奇賞卷四六

四續奇賞

卷四六

禽走獸之奇藻繪爭開復地重之炎熱梁九息良馬駿走而未窮替磴三休虛野裝而知倦是栖銀柳用府瓊函採含衛之遺模得浮圖之故事爰自梁木以迄皇初城邑屢所軒墀若舊雖復百魔稠沸聽鼓鐸而懷音六賊蜂屯仰掾奕而華向多迴淨施罕犯仁宮則知會吹遐斯同偃草慈雲所潤豈直流根故能比蜀守之詞堂長爲典制均曾王之秘殿若有明徵而其作鎮一隅俯炎荒而獨秀盤基有地冠終古而長存者乎國家業擁事初事用皇極高祖以援其疑歷亂伏紫氣以登三太宗以端拱繼明自黃龍而

用九皇上繼乾坤之令業振文武之英風大階平而
百度理中國定而兆人樂時和歲阜邑頌平歌以五
刑不用六械徒設舟車四達誰論貢賦之差襟帶八
荒并復華夷之隔天寶降地符昇木石甄祉騰沉郊
慶雞叶和未變實類文思之功而持益守城亦資連
帥之功大中大夫使持節廣韶等州都督李昇早登清
貫夙踐崇軒嘉猷迴發於天朝善政果行於井月越
谿仙鶴吐光芒而駭人岱嶺寒松排風颭以成性美
哉稱由功著鵬翮微於雲霄方為特頂熊軾疲於道
路廣陵軍鼓如送張綱渤海亂繩復思冀遂王尊早

四言詩

四

著命化機飛翠益屏跡而歸農姦吏聞風而去轍京
其生積圖行潛迴汲黯之臥淮陽直聞清淨王堂之
居池郡仙舉賢良用能使檻牢不施猛獸是江而遠
軍市塵無擾商旅倍道而相歡颶風寢毒炎埃罷屬
人稱有道家實無為加以援翰寫心自契真廉之旨
高談見意不論玄默之津學究儒林真第什部知通
人事且味禪宗道可以知歸虛物由其顯會之廣
也忽於此舉重觀神光王林照灼金山具足條來忽
往類奔電之含雲吐霞流精若繁星之轉傾都共

韓滂郭周窻士女幾平數里光景動手七重寶玉今
之日也觀夫至道不私瑞生必由乎樂國慶基有會
福至必依於善人自非化足動徵豈非飾迹何以發
真如之盛契壯實相之輝華在昔猷集穎川宣后歸
功於良守龍游湘浦章帝布德於賢臣歷選前猷茲
為故實然後上和下睦主聖臣良滅火返風雖有辭
於進壤母修子應亦何愧於當仁至於百越衣纓三
閩耆老或代道篳竹氣推丹桂之城家擅芝蘭名動
於都之野出平原而祛甲擁崇闕以鳴鐘並為蕃部
之恩親親親招提之瑞同祈介福共素齊壇聲龍象於

四言詩

四

南州表衣鉢於西竺會各方仗供備五湖法鼓振而
沙界瑞供鏘鏘而鐵閣靜妙財爰捨法施華嚴半較
初於香城文泗塹於寶殿輝藏巨意吏入僧田價直
百廿題登佛座豈徒照車十來列隋氏之明珠盈篋
獨金積大類之寶具而已朝故大夫守長中地乘
華緒價擬名流豫章擢而成幹騏驎生而驕影山濤
天骨無情吏隱之間王衍風神自出舉次之表自泰
藥嶺墜作式瀛幽畧其小術包其大體振溫良之逸
步得毗贊之宏綱布道移風善龍邦政歸休置驛獨
守家聲然則野老行歌雖致功於露冕潘君生肅回

精美於題輿化成異境抑由同德故能道揚法教擬
斥蓋經家懷方廣之息人慕常陀之學傳燈繼續更
組成陰下逮府寮旁因縣宋並恐薰修同希福惠豈
可謂爾之教矣向日忘之者乎時有明威將軍行萬
府拆衝都尉李公天子之舊屬朝廷之夙將也靈根
自遠聖族多奇愛聯聘於甘泉奉衣纓於平業青龍
帶劍光起殿閣之榮曰武銜殊早陟齊壇之寵自招
皇誕作鎮邊城澄水樓船遂勞都尉瀾陵車馬尚識
將軍驚驚斷鴈之峯恩盡沉焉之浦濡鱗涸轍處定
水而彌勒撫翼香牀在窮途而更切頻光法會存委
四續奇賞 卷四上

珠珍護持依仰招提是屬其北基也如此經綸黼藻
其大矣哉爰自上自實輪等並妙根宿植勝果將圓
翰飛般若之林高步檀那之舍慈衿密洞散明月於
談筵智鐫相輝化繁霜於寶刃思琬琰瑛式播徽猷
弟子家祠太丘泰閨門之薄官地連雁渙竊藻繪之
餘工爰託下才用旃旆踴豈知仲宣旅泊方街深井
之悲長卿罷歸空負陵雲之氣我之懷矣乃作銘云
大息頽運嗟呼失道德弊為仁物對則老繁猿情暗
求鷄討早赤水沉珠玄丘墜寶皇矣如覺蒸然應朝
宗深微妙業奧慈悲燃燈匡俗拾遺濟時涅槃不住

般若無恩俯 凡生和光不滅色音雖昧規模尚切
猗歟上人穆彼惟新智傾八藏心超六塵淒涼燬宅
解脫迷津鴻宜竹想能發存身青蓋遺那黃旗放服
原隰划勢江山重覆囑戶秋明巖盤夜燭鼓鍾千官
聲聞于外聿求紫閣言尋丹瀨絕域棲遑驚濤顛沛
至誠宜感神珍顯會甄陶設險異珍疏源尉陀餘國
盧尋舊邊邑居雄盛人物殷全是惟樂土實曰龍川
護持靈刹莊嚴寶塔基構鼎新亭臺檀紫丹日宵排
歸雲曉納架壁三休連薨四合分惟星紀境控天池
棟宇綿連衡津雅移神機不應瑞景潛儀光合玉庶
四續奇賞 卷四上

彩動金枝凡我寮庶同差靡實周顗情勤王濬思逸
咫尺幽鍵往來靈室共陞法堂俱歸惠日四維信受
三明弘益日葉紛綸龍華寫弄講肆宏敞齊莊巨翼
供引純陀飯迴香積天人合契幽顯同心傾家奉賄
破產移琛軒裳夏鷺纓珮交臨蘭薰習遠檀那慈深
併哉連率冲乎德化職重集案 冠熊駕酌貪貽則
遠海息誅道濟香城頑凝寶舍琳琅什種杞梓樞徒
誦輕僧會辨析文殊奔螭易失令鼠難拘願刊貞域
永冠康衢伊我窮途欣茲勝謁文休泛海中翔遊越
尚想知音有懷明發謬悵雅韻叨陪云骨爰抽弱翰

式叙高蹤孤音易竭，名賞難逢。思起王蔡悲生，蔡世豈無章甫誰適爲容。

讀其文真如朝華，知其人是不終矣。歷觀詞章之士，鮮有結局所謂務華絕根者也。而昔人以楊億之文，經謂文與人各別，然未有汜濫如是者。

國續奇賞

卷四十五

四十一

六祖能禪師碑銘

并序

王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靜寂非動，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故拽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見無所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爲非無爲者，其惟我曹溪禪師乎。禪師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其道，羶行於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其力，卽安於非白。素創其心，獲悟於禪禪。每大師登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言之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迥超，無我其能。有長湯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寬天。謂得黃帝之珠，堪授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謀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予曰賜也。吾與汝不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已。予日亥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寶達邦，劍聲異域。衆生爲淨土，雜居止於鯁人世焉。是廣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

法師請迦黎羅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賢以爲
既不能酬報從請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此化身肉
眼凡夫願開慈眼遂領徒屬盡詣師居來爲挂衣視
自削髮於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收人以忍曰忍
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於成初發心以爲教首至於定
無所入惠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
塵不減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卽凡成聖舉足下足長
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
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難入頓門安樂空
花此狂言非惠日之咎常難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
四十一
功行盡大地聖不如無爲之運無礙之思弘濟
之人上聖應劫發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
於龍象之恣忘身於鯨鯢之口駢立於戶外跌坐於
於前林是旂樹更無雜樹惟蒼筤不嘆香香以
寶歸多賴安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命以迎
願又手而作願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救苦功
於京城憐師了平之心服是鳳閣公之足不
溪固以此前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
費天土厚禮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

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
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淨
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焰全身永謝薪盡火
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
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坐於其所擇吉
祥之地不待青烏變功惠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
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宴息
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越
稽首修蛇雄虺毒螫之氣銷跡笑寧弓鼎悍之風變
吹漁悉罷盛醢知非多絕羶腥效桑門之食悉棄
西續奇賞卷四十六
四十七
編紫稻田之衣永惟淨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
曰神會禪師於晚景開道於中年廣量出於凡心利
智踰於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
珠之願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
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林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
楊枝生肘荷離身心孰爲休咎至人達觀與佛齊功
無心若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
遂與宗通慙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
衆忍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華相宗六葉大開寶藏

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安穩送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鑒實廣州牧馬總以疏聞錄是司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也。讀得其故也。馬公敬其事具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荀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四續奇賞 卷四十六 四十九
始傳其心猶夫昧且之觀。白目自達摩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與宗旨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鑒鑒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邪。芻狗邪。將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二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謚始自羅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師高宗使中貴人再徭不奉詔第以言為貢上敬行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又從明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切地

此法可取
而不可知

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寶生曹溪世說南京學徒安來
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其病解詔不能收其為法雖
去佛日遠不言稍億者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
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
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
則峻上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南齊書

卷之六

唐明人
其人不
其人不
其人不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釋皎然

我先大師曰佛嘉言孔願太造人天張無生極宗也
衡於羣教之表自第一義補皆我之選一也況儒
名法道家之流哉教之斯行資乎哲匠今大師即其
人也大師諱道遵字宗達吳興張氏之子崇勲茂德
世為吳中右族大師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曜不足
關其心聲塵未曾觸其性其年二十請天竺威大師
首宗毘尼依佛教也常慨然而歎曰孔老之學不明
三世昭昭之業何異夫適野而求冥山哉先大師則
不然觀萬像無根我獨以無生一心覆疑山之峻知
四流妄有我獨以不動二字停倒海之波室是遠而
悟者天隔昔在漢明永平之際大教洋溢濡然而東
與生靈離心觀天地更始正士自摩騰以降持法育
如關中者秉律有如南山者海內髦士亟歸乎哉如
凱風儀陽嘉禾先發非齊惠文大師傳龍樹智論一
性之教即我穆迦如來九世祖師文殊所求也惠文
傳南嶽南嶽傳人古始授一心三觀之旨以十身傳
利微塵數修多羅如懸帝綱不出正念無過即中益
如來一斯教之扁鑄也天下弘經士窺我宗者不得
其門而入天台去世界傳章安章安傳霜雲籍雲傳

四庫全書

卷四十六

五十二

東陽東陽傳在溪左溪傳自龍樹已還至天台四祖
事具諫議大夫杜正論教記今大師則親承左溪一
受心宗方造其極物有獨折而苦節不衰時有晦明
而至行不變法華三昧淵乎吾衷嘗從容謂門人曰
堯舜之民不必獨義教之至也教若不至民何咎焉
吾恐大教未周羣機未發陷諸子於邪見之網吾徒
得無過乎乃法華經置道場闢經院以樹繼

四續奇賞

卷四十六

五十二

經之境也及以清書山空杉吹不動真念凝乎寂寞
經聲在此窅冥此持經之心也大厝元紀州將軍公
元府兵部尚書劉公晏侍御史王公圓開州刺史陸
公向殿中侍御史陸公迅大理評事張公象境訪真
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奏聞詔書特下署名口法
華道場焯哉盛乎經王之惠日昇於天手自江以東
忽一十七所皆因人師之首置也衆精行大德二十
七人常持法華聖主恩也大師以無緣慈眼極一觀
四生多溺空見乃歸虛舍那及毘盧遮那像明智身
不有法體非無顯古佛證經之由乃起寶妙塔開淨

土甞生之葉遂作彌陀色身法華一經駭聲得記
等四部得嘉廣教盡收無垢淨光蓋是如來極開方
便跡雖有作功乃無爲接人天機使知有殊常之福
又寫天台一教滿乎道場真詮昭昭與清景不極大
師有言佛法壽命其性常任乎不存我法安寄於是
置莊二所世田爲義俟嘉穀以登身山是修明聖禾
不絕非夫大師平等之施孰能於事理雙全哉物役
我慈日用不足門人有懈廢者接彼退機諸法華玄
義天台止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願盈乎
石室之籌天寶年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觀大

四續奇賞

卷四十六

五十三

明上燭天界我身正身儼在光中俱日間天台然公
公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
寺入法華道場忽觀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大
師滌垢之相不然則萬法有無礙之用哉其年春秋
七十一僧臘四十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
終於支山本寺嗚呼象法梁壞苦流增波無數人天
從今何估初當寺蓋公輔公一夜同夢大殿忽崩得
非法匠將亡之應示疾之日騎陽久焉席尚若燉辭
世之夕風號雨暴天地慘黯亦我法陵遲之變也傳
教門人靈輪法盛道欣可入如來之室豈唯宣父之

室哉俾厥鴻猷張而未弛奉教門人猶子靈源等高
 志警拔德隣先賢精細行以檢儀敷大乘以基性雖
 後學以聆德聲曷云不器胎諸梁石銘尸
 泓澄吳江靜幾於道清氣蕭焉誕我僧寶沈沈大師
 與道爲蕃義天無字慈釵不昏歸然支山際公所履
 建塔闢院夷光而趾乃基靈峯靈峯崇崇乃啟秘藏
 秘藏彤彤天色在下日影當中真經無言至象非象
 冥理徹性不昧不明三觀一心如懸帝網雪山差我
 有時而裂香樹暇寒有時而折世相若斯師何示滅
 示滅何之天泣人悲高丘漠漠細雨霏霏變履西云
 四續奇賞 卷四上 五十四
 相逢足跡見海未乾疑山尚阻露露竟民
 所寂參空留法語入室教子皆弘我經安
 遠公如星恭恭秋秋釋氏儀形影塔亭亭長在
 天上花落人間日暮猶飄苦雲與我爲喻

四續古文奇賞卷四十七

古吳陳仁錫明卿

神道碑類

名碩

褚淵墓碑

齊王儉

朝官

平章忙兀公神道碑

元姚燧

平章徐公神道碑

元姚燧

平章史格公神碑

元姚燧

御史中丞楊公神道碑

元虞集

四續奇賞 卷四上 五十五

翰林侍讀元公神道碑

元盧肇

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

元虞集

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
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于文
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
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
晉以降奕世重輝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
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冲虛
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無替前
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
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二

王

仁經義精敦穆于閨庭金聲玉振亮于區宇孝敬
淳淳率由斯至蓋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遙乎文雅之
圃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
等潤韻宇弘深表愷莫見其心明通亮用人言必
錫于已注注焉洋洋焉可謂之不清撓之不濁素
陽源才氣高奇紵綴精裁宋文帝()萬鑒賞無
昧袁既延譽于遐邇文亦定婚于皇家選尚餘姚公
主拜附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如武子方斯茂如也釋
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階
兩宮實惟時寶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山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三

王

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楓庭司
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籍甚以父憂去職喪過乎哀
喪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闋除中書侍郎王
言知錄其出如給恪居官次智效惟穆于時新安王
寶冠列蕃越駁駁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為司徒
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階清
通王戎簡要復存于茲泰始之初入為侍中曾不移
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啓行
衣冠未緝內贊謀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
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績簡帝心聲敷物聽事寧頌太
子右衛率固諫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
庸祗之秩封雲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既秉辭梁
之分又懷寢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久之重為
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
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衿帶實惟股
肱頻作二守並加輝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明皇不
豫儲后幼冲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為吏部尚書領
衛尉固諫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
直弘二八之高基宜由庚而垂詠太宗卽世遺命以
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

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勳軍政不戢而
備公之登泰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亦猶孟軻
致欣于樂正羊職悅賞于士伯者也丁所生母憂謝
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朝議以有爲之魯侯垂式
存公忘私方進明准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
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已弘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蕃
內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
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控絃于
宗稷流鋒鏃于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時珍而餘黨
實繁官廟憂逼公乃總熊羆之士率不二心之臣戮
力盡規克寧禍亂康國祚于綴旒拯主維于已墜誠
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
信戰之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爲侯兼授尚書令中
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收授侍
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雖事緣義感
而情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天
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于天位疆臣憑陵于荆
楚廢昏繼統之功亂寧民之德公質仰贊宏規參
聞神算雖無受脤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乃
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睦既而齊德龍

因續奇賞

卷四

四

齊

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彌諸
正微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詒言亦猶稷契之臣虞
夏荀彘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臨崇替孰能光
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
宇固辭邦教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于冢司
而任隆于百辟覽遂冲旨改授朝端迥無異言遠無
異望帝嘉茂庸重中前冊執五禮以正民間八刑而
罕用故能嘖績康衢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
出信鑾躡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秘寶
雅議于聽政之晨披文于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
琴心腰有餘暉遙然留想君垂冬小之溫臣盡快霜
之戒肅肅焉穆穆焉于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
如一太祖升遐綱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
王几之顧奉綴承之禮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于雍
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物有其容
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君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
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空
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
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
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綴禮晏嬰既往齊君超

因續奇賞

卷四

五

齊

車而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于上群后恇慙于下
豈惟哀懼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錄
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爲六十人諡曰文簡
贈也夫來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已以游當世
不能授其度均貴賤于條風忘榮辱于彼我然後可
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祗悔誰云克備
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露庶類言象所未形述
詠所不盡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
默餐輿誦于丘里瞻雅詠于京國思衛鼎之垂文想
晉鍾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辭曰

國續奇賞

卷四十七

六

奇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錫瑤曜
踵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
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嶽均厚五臣茲六
八元斯九內慕帷幄外瞻台階遠無不肅邇無不懷
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
諒實身幹躋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玄宗美善醇翰
義既川流文亦霧散嵩構云頽梁陰載缺德猷靡嗣
魚形長逝招悵餘徽銷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姚燧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
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渾
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
參知政事也先帖木而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
三宿墳葬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
不及今焉饒之金石將日逮日忘矣以斯遺胄於無
窮敢屬筆于燧以與憲副聯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
之曰公忙兀氏諱博羅驪畏答而公之曾孫蕭木曷
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

國續奇賞

卷四十七

七

元

太祖時太暗盛疆畏翼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帝
何負汝而爲是竟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
帝貳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
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屑
屢約爲按答益明炳幾先與友同歿生之稱帝後與
王罕陳於曷刺真彼衆我寡收兀魯一軍先發其將
未微帶玩鞭馬衆不應屑屢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
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
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軍哺猶逐北勅
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腦中流血帝傷之曰朕戒

卿悉休兵竟創而歸親爲傳藥殺與同帳踰月而帝曰曩只里吉爲敵將實樂屑屨其以只里吉民百戶爲質歷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即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忙哥爲郡王又俾貴臣忽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封郡王歸奏帝問忙兀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次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異其編兀魯爭之忙兀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於臣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驚事邪後諸侯王

國續奇賞

卷四十七

八

元

與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丁卯公年十六爲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阿里不哥功賜其年駮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稍足尋詔入宿衛曉近臣曰是勲閥諸孫從其出入禁闥無輒誰何李璫反詔將忙兀一軍圍濟南欽益都萊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虎哥亦爲其省臣寶合丁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當旨丞相先貢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斐歿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成尚書別

帖兀而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一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多瘴室火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寶合丁道人負金六篋來逐公曰雲南去朝廷遠遼省臣握兵不安其心將懼而變乃好爲語遣之既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先真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爲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角惟忙兀以時戮於常歲帝曰其報賜之自今凡忙兀事無大細如札刺而事統安童者悉統于博羅驪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

國續奇賞

卷四十七

九

元

總十一年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爲兩制曰其右受伯顏阿木師度左悉委卿拊一犯法臣曰如別急烈迷失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元帥軍于下邳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與泗州昭信淮安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海石秋遠此數百里其守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聞之一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既降而淮東諸州猶城守故太傅伯顏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淮安南堡賊自馬

湖又戰寶應寨高郵不攻山西小河達漕河據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胄弓矢鞍勒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只里幹帶於應昌賜玉幣帶幣帛與博羅驩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南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以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者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

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營史李華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多又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數皆上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顏反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忙兀兀魯札刺而弘吉烈亦其烈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兵五侯自足當之何煩乘與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賜介胄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

錄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賊平勅一妃賜乃馬帶
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
將分賜之問公汝家是器幾何盤帶有無公曰以陛下
威德本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
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既有可
謂謙挹不眩于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
兩廿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
平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准鹽爲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通至公如
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鐵元而告廉訪使朝其

國續奇賞

卷四十七

十二元

不敗其民皆集驛散縣簿陳勛置廬屋器械於村又
周劉光店爲牆四其門扁鑰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
誣杖而徙民南遷後詔天下括賊不啻及公等之家
公曰吾家自馬軍連郊鄉不思臣國無以爲方三千
里官民之倡其入驛馬十有人入河水遷流無常民
訟退還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撥諸侯王求爲佃民
自蔽公奏正之仍者爲令治復泛濫堤岸橫潰歸德
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潞爲臣浸分親行視嘗有可捍
完之皇上元貞三年還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爲
河南入觀奏忤元一軍戍北歲久承率故弊請以臣

泰安州五兵戍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
匹帛分發諸軍上以爲益勅遞車送達軍中賜銀爲
兩百五十幣帛三陟辭之曰上諭之曰卿今白髮
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刺真宣政院
使大食贊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爲兩右則屬之
伯顏阿朮左屬之博羅驍今伯顏阿朮皆有田民而
博羅驍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恥自白耶其
於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中
下率之上而中下各二及園育銀倚比再至汴隄
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鈴旅食道官者旬月皆出之大

國續奇賞

卷四十七

十三元

德之元源王榮才忽而兀魯不花來歸公遣使問
始是諸王從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乃歸
宜棄前惡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
廣賜金鞍勒至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大
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腰
帶夏早隨侍而兩杭之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太爲醜
務高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醕惡公變其法張省門憑
其富者凌轡府縣肆爲姦利自刻木牌與文金行
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隄海之石皆其私居
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狀然亦由是大姓始噤

定立吳月大將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臨安寓舍年八十有五其年七月八日薨于恆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邵元帥權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爲右丞相爲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陽東高句麗東南吳國再計叛臣四征叛王其間事乎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難處爲憂視轉關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與之朝夕焉雖風雪跋涉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真稟稟有曾考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櫟隰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翰鵠先躬多或十賜惟至白鶻箭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獲以卿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衆檢矣無以娛心河南治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鵲鵲所集時出縱之使民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敢邪心皆殊錫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宜慰慰副參政季南羅公於庭臣居家最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談祖宗故實母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卜伯大適薛微子

平章子食書權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學蘭勝次適月赤察而太師弟怯烈山大適山東宣慰使必罕牙切在實錄曰皇矣太祖肇造方爰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展一其中矢矢瀝告帝視友同敵陳米加捷戈而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仁由賊叩輪懋功是創帝惻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伊王其子造分茅土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其家公祖王李勤勛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數聞遺苗帝植以培而獨于公嘗譽其材聽於禁闥無止入出翼其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患靡于承命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即往矣遠矣難東北海關西南六詔既闢矣限金山遐微固有艱虞必請赴趨大猷叛藩無一漏跡人臣憲憲曰首臺院平章大夫有寄鈞踐先聖今聖子授陵良駒天問豪車御轡案就介胃較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丘皇矣太祖于理惟公曾考宣成其始造厥大艱界之神孫神孫世祖開乾翁坤考其皇與南北猶判孰是浙右虎兇飲禦大興師征後梁百城罔不箝壺竭履義聲傳其國都尊王爵望並南淮東諸州猶孽詔公進攻盪穢罕克九城彼同公成終將天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益壯

桂陽江嶺外內于乃先祖先光以大嘗問古先賢侯
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建公王孫國泰山下權與
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燧

公燕只吉臺氏諱徹哩魯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大宿
衛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剿平宋彭義斌叔授山東太
宗分土功臣由徐郭再剏于兵部不足萬故國以兩
州祖紆忽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
疾力考掬旅局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
夏五月廿六有王自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
介自持勳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
質粹美不勤外傳六經王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
益日多才畧兼人恒以匡君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
山續奇賞卷四十七元
公雖幼為常其祖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壯隆
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惟惺惺龍
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
諸侯王輒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
出撫過人識言音喧嘩一寂跳梁既平為奏兵餘之
民艱糗剝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
寒餓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庫也臣簡
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于江
之南且指其俗時相方急治賦勸民學田官有其
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為完廟養賢之須

續奇賞

卷四十七

忠憤

十八元

事聞制甚嘉可明年癸酉分中書庶務立向背初
為平章後為丞相凡管盜殺臣為領部為制國用使
為尚書省所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為中書失微殺
其二相大為計局銅考蒙楚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
省尤酷延勇以求失其主者進及其親又失代輸其
隣追繫取坐岸獄充物榜掠百至或鬪夫三木責妻
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瘦死者已數百人虐
熖熏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
其奸賊帝初未然益犯底顏言色俱厲帝以為醜詆
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為止曰臣非
有仇于彼而然直不忍其間上自私敢因雷庭一擊
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略臣實憤耻帝意始
解命將衛介百人控鶴信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
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既彰白始鈐其人
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諸臣平章左
右丞參政為馬茂列忻都王濟等家併桑葛之姻鄂
省要東木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
其家為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彈惡生觀政此其
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風
有怨于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諾

續奇賞

卷四十八

忠憤

十九元

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軒數年賊終未入
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悞裂卷為兩縫番半印公
曰從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為宰相持半印案以欺人
餘半易在其人言寒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明日拜
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首幅建
賜為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
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戌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
不昧不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丈示以整
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什鼓賊或臨降覘
其何為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皆由不堪汙吏侵暴
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則則平民矣吾安忍使汝
反名而加人夷人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
其財悉殺歸之他相聞者相率以出其渠敵何且沒
南軍大兵隨之衛生陽中其黨縛致于軍而鋒乃者
纔是一賊自是方千里炮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諸
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寢天與諸
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
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部事賈
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
化而刀筆流為御史者肆為苛虐惟急徵賦以多為

功至、迨乎、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流、
者、我、人、行、之、汝、安、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為、得、時、
風、紀、大、體、微、意、拓、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
秦、門、無、私、謂、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
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為、田、以、
放、瀾、漫、浸、淮、沮、如、廣、遠、民、不、可、稱、公、發、卒、數、萬、浚、決、
提、石、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
民、得、良、田、若、千、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
贊、右、丞、相、婢、力、一、心、獎、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
責、與、已、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所、
四、續、奇、賞、卷、四、十、七、集、神、
二十、一、元

兄、敗、國、以、中、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
七、立、朝、之、士、在、野、之、民、齋、咨、咸、曰、古、人、有、言、吳、天、不、
昂、賦、我、良、人、矧、鉅、臣、哉、蓋、棺、之、日、罷、其、家、楮、緡、不、滿、
二、百、兩、積、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
炳、白、纓、處、為、仁、不、富、之、實、官、給、輅、車、始、克、歸、葬、十、徐、
鄉、岫、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為、公、之、營、
魄、結、為、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既、貴、顯、矣、妣、夫、人、杖、之、
受、不、敢、逆、其、秀、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三、年、當、至、大、之、
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徐、國、公、諡、忠、肅、於、戲、今、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

為、人、臣、下、責、幽、墟、可、謂、竭、盡、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服、何、獨、于、公、
光、猷、氣、終、娠、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數、詩、書、聞、聞、口、誦、
甫、踰、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
動、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哀、閭、可、彌、惡、怒、安、郵、
大、沃、宸、聰、盡、賦、孔、士、千、福、平、章、百、其、贈、金、刀、漳、風、盜、
知、公、來、臨、投、其、及、斯、耕、藝、誦、吟、成、宗、繼、序、曰、泰、漢、下、
御、史、大、夫、丞、相、之、亞、仰、行、南、臺、不、專、經、愆、體、仁、德、音、
風、教、是、宣、移、平、章、杭、先、民、所、急、浚、通、松、江、壞、防、巨、室、
中、書、平、章、曾、不、歲、餘、策、右、已、相、阿、中、連、華、行、馬、施、門、
四、續、奇、賞、卷、四、十、七、集、神、
三、十、一、元

用、示、不、出、憤、疾、以、終、救、時、望、失、將、寧、徐、方、岫、山、之、陽、
貧、僅、能、歸、其、清、益、彰、嗟、茲、九、土、奠、自、神、禹、岳、宗、嚴、嚴、
北、徐、為、諸、其、帶、伊、何、淮、流、在、南、今、其、疆、理、感、乎、古、始、
河、鬻、彭、成、其、水、滌、瀾、初、公、曾、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
猶、爵、未、崇、于、皇、今、聖、公、德、之、令、哀、蚤、賁、祥、上、公、是、命、
既、上、既、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姚燧

史氏自癸丑我太祖威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相繼轉關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收其兄兵轉關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太宗大其勛以爲萬戶俾將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憲宗以戰迹著衛封之汲州城新鄉獲嘉蘇門五縣是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四續奇賞卷四十七 五十一元

衛憲宗征蜀詔太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一王召公偕北絕漠留謀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璣反誅太尉請裁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及其子弟同時並官者無以職掌小大皆罷之請由臣家以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尉一日一門解虎符金銀符者十七人而大尉故所將兵自先朝以解授兄子江漢大都督權成鄧及足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爲者數年會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天下兵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猶遲鄧之

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弘範易將始授懷遠大將軍州萬戶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蔡夾寨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應中援外息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仗攻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征越鄂下復夏貴鏖戰繼絕漢爲陣我舟不可越公戲下馬千戶嘗隸都督萬衆從上已未渡江請爲導拖舟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木公將二十五萬戶爲前五萬戶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江後繼未集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四續奇賞卷四十七 五十一元

當公被三創鵬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使法舉公詔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既東從故丞相阿里海牙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壘百日敵激柵水傷肩流矢貫掌先登長之以軍民安撫召戍招摩迪殘既集既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太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汝服何嫌耶賜之自是公功請將獨一品服從攻靜江衆皆頓帽自裁鑿城將穿公分地獨居礮味所集輜輜不可備伺有怠隙樹鉤援攀堞蟻附而登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勲貴胄威名非他將可輩留治靜

江初城既兵得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于焚燬公威
戲下其親吾為帥陳為居第市為列肆必完無尚學
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募民又賦鄉縣之
豪折族城居而所居第宏敞靜江曰示吾久此不為
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之斷手則屋取備鬻直
已相什百旋為通都民男女為人所奴從主比者或
思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
徙來公曰至邪必分為勢家有託以徙必道士不達
且生他變既丘不徙以男女齒相偶皆籍民之乃無
敢觀取者行徇完昭賀梧潯滕容象貴鬱林柳融賓
邕橫廉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
州三皆除三年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雖難何朱國
寶劉玉剛趙珪趙倫以五萬戶戍賓昭梧潯邕馬天
麟宋景劉君進花禮完顏世英李宗張武郭瑛閩國
頭脫歐十千戶戍潯賓橫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十
千戶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不專皆便宜假以軍民
總管事間制皆為真當靜江受兵溪洞諸夷既降雲
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右手足今歸雲南
度吾不能制必輕為寇入則吾禦歸則吾備是吾不
遑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拾朝發夕至之邕

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南可以應緩
急或他日爾越界為市諸戍必以入寇加誅爾矣且
朝京師路近皆非計之得者溪洞間之賊雲南來者
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章為書讓公曰吾與先
大尉久共攻汝不可有吾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
詔聽公節度陳昭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宋既亡也其將相
改鎮同一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宋既亡也其將相
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昀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
王伯嶺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唱其爵賞
爭起為應裂裳為旗荷鉏為兵者動萬為羣公戒諸
因續寄資
將盜至以鳴降斬不得使牢根竊能以眾來者官之
盜去不敢求進平民而深為延誅時方之鹽發更下
令斬首來者以鹽為購謀言反貴已復潯江之州江
路既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
曉之曰君輩亦搖敵懼耶就貴能復江不能論領審
不可非猶與諸君取塗雲南歸矣今無賊無戍也省
議棄廣慶德慶封固兵戍梧公曰委地微備適不敵
怯增兵戍之則賊賊仲集潭之潰軍萬人自王鎮龍
山俟歲事作官軍暑暑不可入外肆為劫而植傢其
內歲事畢開將加誅則偽出降仍歲為是大為橫象

賓貴四州之梗公令四州爲堡其界守以土素日嚴
警斥官軍行前縱火廬櫛隨以民夫具檐艾禾仲窮
來歸猶官以賓之嶺方令走王新立古縣斬李應辰
李福潯州由靜江北全永皆城守潭州路絕而永尤
急羅飛圖之七月其府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又
分步騎赴之大殄其衆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繼
立趨廣州壁海中崖山曾淵子以參政開督府雷規
公再諭降不可進兵逼之淵子奔碭州獲其兩都統
驛送京師遣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仲海
出奇擊走後差墜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絕食士皆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二五

袁草爲根公抽兵漕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用
兵海南詔公親戍雷式遇西突會衛王臨海死南海
平廣東之戶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戶賦酒
酢筭公以嶺南地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急
其爲盜省是其說蠲之故今廣西並湖南不困後弘
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制可還公鄧之舊軍拜參知
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
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日仍送揚州
用兵安南詔給粮仗廣西師還廿二年要求木以中
書左丞來而湖廣器然多事民喪其遂生之心矣以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一

二五

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爲鉤考臺惟縷剔求可中
公者無所得乃責廣軍民上萬定明年移省江西仍
中書在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右丞還之湖廣
其人已平章恃有援籍怒詈同列辯詐勢刻師心而
行聲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謙抑不報強禦者獨不
忍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會大料民州縣賦祇爲籍渠以戶率如千爲十五萬
定可官有之冷州縣別坊爲籍集吏計局程督日嚴
將有首領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哀求罪耳錢
不可貴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
籍用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困矣
渠曰吾徵其餘貴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紉一言
從容一救一二民乃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得
爲而公亦寬貸至元廿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日年
止五十八性友愛官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弟
羣從空橐不愛焉甥姪男女孤者鞠之時其婚嫁刀
不足猶稱貸爲之閨室不敢干外事與人交襟懷曠
夷雖疎且賤不峻陞級不留門廡游意絲竹尚友東
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格字晉明聚書萬卷鼎昇圖
畫一室號曰俗齋其先大興永清人曾祖成珪賜德

其鄉生行部尚書韓東直實生大尉諱天澤妣夫人
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張氏子七人耀榮餘未名
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未有子子都督子即
耀也篤其愛曰是他日可成者以從戰廣西勞授靜
江同知遷廣東宣慰副使換潮西宣慰副使前薨一
年朝議不欲宰相兼將許其子弟世公累請將耀未
報會以其喪來明年命下授耀虎符鄧州舊軍萬戶
即舉公極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廿七日葬真
定之真定縣太保莊太尉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是
臣所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可

即續奇賞

卷四十七

墓碑

壬元

授崇沂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耀虎符拜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鄢人故公者感是
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煥麾蓋相逐至
爲隕泣嗚呼曰可良子已容有李裕者嘗以理問官
事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葬又奔走京師營立二子
其盡義故吏者如何燧亦故公者隧首之碑其可辭
銘曰

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親雲龍風虎迺今觀之
匪古專然天子皇輿將昇其全亦非一聖能同軌轍
聖武我祖劉金河北而宋畫守猶江之南留大遺艱

待帝之戲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子佐一函夏
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其庭無後事漸故橫江流
揚楫先濟鼓其孤軍嘗敵全銳及從移兵潭桂兩州
登陴兩先兩後戍留均之爲勦而桂尤瘁基屋火餘
以完府市走檄所下廿有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
鱷鯢騰海狐獾陸起威柔四年平始再底捐我庾儲
復而田縣方戶廣東十纔一周湖廣再相元惡再友
吾潔是求孰涅而黜一日震首公壓宜信天不憖遺
一疾不振難偶者時難立之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
時天之爲餘非人邪易世之難匪哲曰何矧其惟孝
田續奇賞

卷四十七

墓碑

壬元

不忝世德太尉既元平章軍國公世平章太尉之光
耀復世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曾龍虎歸偃斧丘
雲憾之茹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濤河流相承無期

恭定改元詔書以御史中丞朵而只爲鐵木迭兒所構害命昭雪之三年某月日特贈恩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某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于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冤憤感恩德于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願于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于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收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集其具書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三十元

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朵而只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知臣敢具終始可徵者武宗皇帝方賓天皇太后在興聖宮以鐵木迭兒爲丞相踰月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與聖左右至爲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朵而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瓘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脅留守出之及強以宅姦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

以宅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以宅實亡罪丞相語詰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鐵木迭兒所受張瓘賄鉅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革其入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天子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既與聖近侍家有所司不得捕天子爲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鐵木迭兒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與聖左右以中旨召中丞至官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人人非敢違太后旨天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徒罷其相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三十一元

而中丞亦遷集賢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藏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仁宗皇帝棄羣臣英宗皇帝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復爲丞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朵而只至徽政院與議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威哈雜問之責以違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瓘將爲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頗爲是尸屍事耶坐者既慙俯首即起入去不復言

執而載諸國門之外，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邪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既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爲之驚怖，而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毀，皆先帝舊臣，誠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鐵木迭兒病死，會有天災，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不以罪，豈直一孝婦乎？是時鐵木迭兒諸子列在禁近，咸譖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等，究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題之。鐵木迭兒之子相繼以賦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不治之歲，不遑暇。及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爲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于乎粵若我仁宗之有仁孝文物大焉，英宗果親法度脩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而一鐵木迭兒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受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構者，乃有待于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伎奇數，亦非常之材也。手方其盛時，官寺固結于內，以甲爲用于外，蔑莫如之何者，

四續評賞

卷四十七

墓

主元

其計可各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陷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桑而只者，臣敢不敘次以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桑而只，姓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父判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杜國，追封夏國公。謚忠定，父失刺，唐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土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亂，亂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勲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

四續評賞

卷四十七

墓

主元

公曰為政而尚錢幣者王治也上感其言特除其尤
無良者民大悅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才
孟以公為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
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廿五又鑄銅為至大錢至
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為廢置銀
鈔固當廢銅錢與指帶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內無
康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
是之遷宜徵副使御史請遷公堂司之以宜徵購用
不啻囑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
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
公言于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先該世無爭臣久
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不拜侍御史上
與間時羣臣坐侍者或言笑過則上光公正色為之
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諫言其失賴上知公
深謝不得行未盡八閏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
書平章政事張開以妻病請告歸江南據河渡地奪
民功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開罷江東二奉使幹來
不稱職權臣陷其妻莫不問公劾而杖之幹來愧死
御史納璘言事忤旨上怒巨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
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

則其左遷為昌平縣丞京邑地近而曉民勞而
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才恒不免僊楚以是若之
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
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為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
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
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微雖直焉
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諫耶敬出之成爾直名有上
書論朝政闕失而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
殺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
于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于是特加
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奇
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遷上爵贈先世或謂公為
倚方重荷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賤幸際遇至此
已懼弗稱况敢求多乎且我為之何以諷勵僥倖者
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為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此時
年四十二娶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
有歸道光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
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
將奪以畀人夫人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
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魅偉人也寡言

必當其才能故一時風紀鄉黨得士論政事必合于義理正言無所拘麗靡忠顏色不變凜凜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在宛手縣某鄉某原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持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原西陲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為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直柔不為隨剛不為絀皆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為參恭以事神母後言時來有順無否或闕其幾不驕以呻投賦膠箱竊乘大均

天子曰朕有號卿從為無忌朕則有卿誰時更感執法在中但恨犯危以折其衝太厚尚矣天子尚乎抑不防兇稽我天討國有人故結夢惡聞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甚哭日暮思起自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然為內殘皇師有君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明則天子別下姦忠數言萬方大道為公至業慶登止哀德勸忠方來作施孫子春秋之義誅意憤後洛陽來者尚後臣詩

翰林侍讀學士兼太師道碑 盧 肇

公諱經字伯常鄰氏南潯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祚曾祖昇祖天振父恩溫既歿其徒相與號靜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儒業不仕以承其里塢休清慶廼發于公士辰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沈塞靜重狀貌瓌奇精敏有志趣盡力之職及其為學晝或忘鋪通音詰旦衣服危坐誦誦不輟劬勩如此凡五六年剗剗抗摩磊柯而直廉泉而輝滴積揉累日殊月異擷芳傷腴充而足之汧源沐浴以肩周程雷厲斯文陶冶當世

慨然以為已任山峙川駛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與變化不可測矣既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張泰公系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公學汾內名諸侯開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應虛席為賓友公一謝絕世和在潛顯羅致異偶抱其閭遠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追湯武歷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聚若所陳也帝喜諭所開疑聽忘倦且仰書所欲言者條數十條事皆援摺古義剗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已未憲宗自將代宋建益上流世祖總東帥踐

荆鄂公建議大舉以謂彼無可乘未見其利唯倚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博族以壯基圖無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于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直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園鄂守將賈似道賊遁詣和屬憲宗昇遐王師言還明年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璫報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于公峨以款兵館留其州籍為口實公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集 三十八

答書彈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喻邊將戢戢守閑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茲蒙自贖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窮極愛許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休于愧數也健鏘館所壁垣枵棘驛吏訶關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于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鄉願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伐等不幸須忍死以

待按之天時人事宋君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降附世祖命禮部尚書呂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疾在塗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昇瞻隱其瘁于塵事也詔治疾於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樞臣似道竊郤敵為功取宰相畏公露其巧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留宋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

四續奇賞 卷四十七 集 三十九

也公拘真節十有六年六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援誤國之罪似道亦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良善雖暫若得計幾發禍敗魯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阮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僅一時而享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三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岸直君墓次公初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焉友樂施德于已者雖細惠少報然特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攀薰良猶竊題帖無貸故川世之志適際可為已墮奇蹟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為務

撰續後漢書、續不齊體、選統章武、以正書史之夫、著
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剛
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于辭以理為主、
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于斯、術者不
既多乎、捐累適已、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祗修
婉德、君子侈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
學行治擢、真侍從、今爲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子
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徙公之厝兆
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協則次、公生平事來謂、摯
曰、先子葬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信後詒、遠
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
有勞烈于國、欽德暴庸、莫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
不可拚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
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異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然因
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爲振、國鄒魯
駢來、源伊、佩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清其淵、孰植其滋、
孰芬其藪、孰煦孰吹、有實其居、賓吾能歲、聖潛于落、
星選無遺、裾曳冠戴、憲言和初、躍淵天飛、鱗公雲達、
通曉中、以遇休王師、通命王碩、承遠淮夷、與達其顛、

公凜乎危、削繁操觚、繁操觚、剛述、剛述、分名義、昭也、
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三事、
胡不膏龍、清廟宗彝、不既施施、與論嗟嗟、丞丞、嗣慶、
圖水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之、

公凜乎危、削繁操觚、繁操觚、剛述、剛述、分名義、昭也、

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

虞集

世祖皇帝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治太平將百年于茲矣于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詠歌德業贊襄許謨于其間以資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大夫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將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肅公明乎刑政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左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爲禮樂之興由乎賢者四續詩賞

卷四十七 墓碑

四十三

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士悉以屬之薦引成才獎厲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履親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其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成爲國書秦長孺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宣陽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讀大統作新斯文建學閣以尊德而興學而故老漸已漸盡閣學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爲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爲上言之上以爲感制詔臣集著

文以載其行事而勸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廣字熙載世爲威州涪水人五世祖逸以邵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儼治儒業始爲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謚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謚文獻文獻生長壽生簿慈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謚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子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仕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

內續詩賞

卷四十七

四十三

除太廟署承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議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爲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兼掌書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陞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

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為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三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二娶冀氏先卒繼廖氏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為後女二人適太史院管勾霍復禮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棲鷺鄉公孫憲先塋之次至順三年贈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貞國家建元之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于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

四續奇賞人卷四

宋

元

次升其各佐資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謀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食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為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其人朝廷反无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與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暄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為鳩杖以賜日賜主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鬚髮皓然親扶掖之郡人和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哀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卒事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于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眾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諒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其尤卓卓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子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與臣曰

四續奇賞人卷四

宋

元

先世瑩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既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奉明詔敢作為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臣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
韋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迺弗回繼其逸矣
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珥朱履入而奉親
榆華滌澁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
金券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
孰肅孰艾孰爲浮夸朝黜夕壞孰爲疆梁外肆中監
衆人尤之君子之嘖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
卽續奇賞卷四十八
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廷孝靖式敘退若弗勝
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祥有年與父終始棲鷺之鄉
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八

古吳陳仁鑄明卿父評選

神道碑類

藩鎮

嶺南節度使韋公神道碑 唐肅 鄴

昭義節度使辛公神道碑 唐牛僧孺

邠寧節度使史公神道碑 唐劉禹錫

四鎮節度使楊公神道碑 唐崔祐甫

福建觀察使薛公神道碑 唐劉禹錫

宣欽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唐楊 炎

卽續奇賞卷四十八

福建廉訪使仇公神道碑 宋趙孟頫

州縣

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 唐崔祐甫

同州長史宇文公神道碑 唐楊 炯

滑州司馬鄭府君神道碑 唐張 諲

廣平路總管那公神道碑 元馬 常

知昭州泰公神道碑 元虞 集

青城縣令達奚君神道碑 唐 貞 子

嶺南節度使韋公神道碑

蕭 郭

韋氏之世系尚矣。陶唐氏之後，有國系卓者，實爲商伯周。衰遷于楚之彭城，故漢興，韋孟爲楚元王傅。繇孟五世至丞相賢，韋氏遂顯。大賢封扶陽侯，徙平陵。及子玄成，別徙杜陵。子孫家焉。遂爲京兆人。云玄成，生寬，寬生育，生後漢尚書令浚，浚生梓潼太守豹。豹生東海相著，著孫胃仕魏，爲詹事。胃少子曰穆，後著號爲東眷八世。至隋，郁城莊公諱元禮，距四岳入唐，有爲陝州刺史者諱岳。子于公爲會祖，是生京兆少尹河非，採訪使府君諱桓，爲王父。少尹生贈刑部

四續齊賞 卷四十八

侍郎衡州別駕府君諱平奉天之難，寇兵圍逼，時鳳翔已害，具帥張鎰且應賊矣。公與從父弟阜能并朱此于隴州，斬其使者，乃折其勢。公乃間行西走，本天夜緹城下，臘丸於表，具獻功狀。德宗把于喜泣曰：富貴惟卿所欲，口授御史中丞。公辭以素卑，無貴，願從用。縣祿竟遂其志。改萬年尉，從上幸興元，道苦風疾，廢居後游散地，既慷慨，世其後，宜有道人妻，乃成。到爲齋女，而生公。諱正貫字公理，幼而神童，長而聰異。日所擊，曉不忘于心。耳則音聲調識，即奉手及太尉。特見器屬，且必能大其家門，故名之曰衡。公

十有五先君歿于衡陽，奉喪歸，非裴僕均在江陵，故少公爲表，弟欲擅有外家吉凶之事，且致贈焉。公泣曰：不專于孤，有諸父在。如將聽命，恐傷叔父之義，不敢拜賜之辱。獨使俄至他日，反告太尉，深德其之。既除喪，調補單父尉。太尉有大功于國家，德勢甚盛，韋氏子姓可以坐拔朱青，公深自懲刻，遂博極群書，自三代已降，損益制度，無不稽其典要。相國韋公處厚及韋湖南詞，皆以學識相高，每與公論，植當世之務，咸服其深切事情。雖賈生不能過也。長慶初，遂舉官，改名對賢，良極諫策，登乙卯科，授太子校書。敬宗朝

四續齊賞 卷四十八

三

又以華原尉尉再登，詳開吏理科，遷萬年主簿。考京兆進士能第上下，頗得一時之俊，尋授監察御史，裏行爲非，都留守推官入臺，爲真監察，避同儕素嫌，辭不與齒。除河南府司錄，旋爲天平軍節度判官，得改員外郎。所奉之上，即故相國令狐公也。丁內艱，服闋，故李相國紳請爲浙東團練副使，賜緋魚袋，後辭職。召授授檢校上客郎中知鹽鐵福先院，非其好也。置萬年令，澤州刺史，又改太原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從狄僕射之幕，徵爲太府少卿，改泗州刺史。歷光祿卿，晉州刺史，入拜司農卿。時內尚食，僕

官有關爲其奏累貶均州刺史陞壽州團練使公當
官朝劇率有良弄雖繁劇之來千變萬態一以成機
應之故日用公事珪稜戔校能有餘裕所爲循良高
妙無跡可尋者耶今上初即位以理行微拜京兆尹
京師稱難治者日有生事隨時抵牾間不容髮未易
以繩墨一而律也闊狹少失其機則見立敗雖有神
明之用無及已公能勾藥其間妥然無一事如弄小
方州云奉南郊備赦令上下百役抑揚豪猾無不得
其平居二年乞退除同州刺史長春宮使如左散騎
常侍兼御文大天百粵之地其俗馴輕獵浮誦之利

四續奇賞

四

民軍者本又遠天子之法稅調哀急一舞于史手故
細省假貸益豪民用是困從公至黜侵牟之窟削月
名之吏盡反爲民煩促頗舒流庸盡復先是海外番
賈贏象片貝珠而至者帥與監舶使必搜其偉異而
以比弊抑賞之至者見敗來者殆絕公悉變故態一
無取求問其所安交易其物海客大至越人尚鬼事
有冥冥者不費于幣而交于神寢以成風公醜其邪
命撤屋塗扉禁絕紛紛之禍或曰將不利于公不聽
他日秋水大溢將沒民居詎言毀神而致公譴服登
城向水酬酒而聲曰苟如云云長史身存無媒下人

俄而欽退卒無害焉誠育反正皆此類也政成亟上
疏請觀優詔留之越三歲發疾薨于位實大中五年
七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天子爲之不視朝一
日贈工部尚書明年二月庚申祔葬少陵原之世墓
比薨醫問相屬比葬弔贈之使交逢凡在嶺之南軍
吏與民及部屬鰥寡士子應響之族聞公之喪皆哭
失市與宴公篤孝睦親群昆弟之貧與子女之孤者
收接如婦婚配慰薦惟恐不得其所居弟誨之喪傷
哭變白側動君子與朋友盡誠信于然諾踐報之道
不怠如癖名人偉士多與深善樂後傳特露精誠比

四續奇賞

卷四十八

九

比得之力仁誼懿華侈下席之日家無他儲晚獨出
冷平生行事可知已娶監御史博陵崔昇女先公而
歿二子長曰參文太子校書次曰溫文華州參軍一
女始歲方大病囑其後曰無厚葬無用鼓吹無煩諡
于有司志我墓者無如故人趙君馬若夫碑則俾
我外侄蕭鄴爲之銘庶乎實而詳也其敢以辭遂爲
銘曰

雄操京兆奄宅大州太尉之後唯公得侯儒承極摯
公憐人優業術益然及親勇諳善植牧全始卒無媿
融鴻清洋式彌乃嗣茲圖石刻以永厥懿商伯以遷

汪洋其源至漢始著事爲盛門徙居杜陵承繼遂恭
用儒治家世世顯尊歷隋入唐或軒或瘳起遂誠難
肖隆匪易尚書之生實屬太尉之後有清有基可庶
而位公獨後之刁子自致追念顯考諱于其身如不
我力曷顏于人由卑至鉅能以才振小大之治有脊
有倫



昭義軍節度使辛公神道碑 牛僧儒

辛氏于隴西爲望家其後因官從帝或雍或洛源濟
派洪將微復張以及于僕射皇考瑋琤益以儒業自
喜俊游高放不樂取求制科高第乞官山水朝廷除
處州遂昌令嗜不念歸再移仍南及亡累贈至左散
騎常侍僕射諱秘字藏之即常侍府君第四子也以
能通五經開元禮三命至華原主簿書判人等爲長
安尉大常卿故丞相渤海高郢以唐制盡將禮樂委
博士奏乞用公朝廷與之不能得去訖六年再爲祠
部兵部員外博士猶如故朝有禮天地奉山園之使
印續奇賞 卷四十八 七 唐
既嗣上必奏曰臣唯乞得辛某自副幾不以禮樂累
陛下上高之連可故公再爲禮儀使判官雖當時書
年鴻生語及禮即唯曰辛某在若不敢出口元和皇
帝初元年高選刺史公出爲湖州時觀察使李錡不
奉詔舉江南六州兵養京口窺採石渡臨江索流因
命心腹將率壯士高職重賄鈎其瞻且約曰若等當
以其日同起取五刺史欲斬以號令并錡鎖實多年
交有素故州史不得肆其馬及難作頗防用李雲驅
市人舉常一戰敗走李素受縛于蘇頲釘船艙唯公
以儒雅賦未急迫公乃夜起撫左右曰使若等有父

母妻子成其家皆天子恩也若能隨李錡為賊乎左
 右皆泣曰唯公命乃開羅城門收潮下子弟得人數
 百公親以衣承之以食食之然里掩出劇墨始呼大
 戰州東斬將屠營值旦悉先殲登城號令中外怙然
 于是時武功冠江南騎為之失勢就縛天子親命使
 以金印紫綬賞公急詔徵為河東軍司馬兼御史中
 丞其實將以大將節與公以故未畢就拜為左司郎
 中更京兆汝州刺史本州防禦諫議大夫出為常州
 刺史治職檢身專問昭升取河南尹時天子大舉伐
 趙既釋復征司空度率五諸侯取蔡連戰四年伊瀝
 四續奇賞卷四十八 八一

之郊婦刻百役公撫困應須恒恒寧寧上大喜出少
 府節以豹竿戟蘇驛走就授先一日立百辟于朝讀
 白紙詔命公以昭義軍節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
 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公褒承儒冠帶劍持節
 潞自盧從史不稟不俱急歛自守人已大罷及柘鄉
 連營三歲決死公之至止開城入府量倉數藏酸寒
 護落公私之具盡可哀痛左右前後計于公請乞救
 于上公曰天子以兵定殘賊空內府賞死士于今數
 年矣吾不能如卜式輩以家助獻詎敢復以請求苦
 上耶于是約出入舊用度俸不入家聘不資金宴不

伯樂食不兼豆更四年詔徵府有貲十七萬食倉有
 斛七十萬刃銘由堅幟赤幕青十五年冬行下洛及
 關以疾不任朝親天子命中貴人郊勞歸第以十二
 月已卯薨享年六十四上憫惜震悼罷朝贈尚書左
 僕射贈昭有公于得入仕以業儒書于得著名以
 典禮樂于得勳賞以立武功于善終始以謙退勤儉
 于中外親既有名而貴于屬且近者餉給無所加疎
 而賤即千百里曠不相面頽與無所加大官十五年
 居不易牢死亡之日家不歲計公之于孔門可謂成
 人矣子男八人少穆少逸少恭長順仲邕行質仲和
 四續奇賞卷四十八 九一

行檢諸儒或文仕過侯國夫人河東裴氏先公而卒
 將葬而公歎曰人之居無常而墳墓因焉吾家之兆
 及于四代矣今日使吾死有吾豈止墓而守者焉
 吾死無葬于地固無擇而已矣他日吾死于此亦遂
 葬而無用遷焉遂定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及將
 亡而為文自誌其墓又重前說歿有書一通緘置几
 上既聞之即送往飾終之制具盡于此既儉而周于
 禮不違時之名人無不多其能終而達其不撓耳諸
 孤奉命無敢墜失既葬會諒曰先人德行官業宜刻
 于石以聞不朽隴西牛僧孺時號專業文陳郡周台

書迹絕妙且其人吾家之鄉且練我先人行事敢不
告求僧孺實紀錄而台實書既序而銘曰盧災秦漢
于湖絕存晉卑胡僭俎豆滕腥墓古惟唐求野據經
公嘗博士綴緝搜羅三代之儀濟濟復興祗職六年
區別嚴競儒道克施亦志武事憑江倚反公實郡吏
掉棘張空以出不妨萬鳥周細血赫湖塘江南之功
焯出有光邵魯之生因公張皇憂恭履法奉守王度
入郎出牧尹洛將潞茹剛撫弱銷剔人壹居不易第
服不易初財分先族以儉遺孤恬于將終執筆自誌
男良女淑既壽而貴謂之為人易此而何詩以備傳

四續奇賞

卷四十八

十一

不朽不磨

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
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僕射
史公神道碑

劉禹錫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後因
仕中國遂為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
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
御史中丞北海郡贈太子太保考憲諫早以武勇絕
人積功至魏轉節度使終于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
度觀察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也
大臣中書令晉國公裴氏為之禭其名益顯公即侍

四續奇賞

卷四十八

十一

中之元子母曰黃國夫人李氏幼而聰悟父母貧而
加愛焉及長好學讀書秀出儕輩鄴下諸兒號為書
生元和中人尉愬為魏帥下令檢材于懷門取大將
家翹秀者為子弟軍列于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效
文職太尉深奇之遂假魏州大都督府參軍長慶二
年常山衆叛害其師沂國公田司徒于帳下沂公發
迹于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以尚書授鉞統魏兵
問罪于此疆且報家禍布既啓行士氣不振渙然內
潰獨與完從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中卒自引決先
侍中時為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野

闕然推戴之請為假侯以鎮定中貴人飛驒上聞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真侯命之實有賜上從眾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于父母前進苦言曰臣功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倚之曰河朔間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多乘兵俄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為貴門君恩至矣非痛折節彌行彰信于朝廷無以弭識者之譏寤明君之意節著于外福延于家來時蹈機必不旋踵言訖泣下數行父母母貸天性文感三心既叶

同續奇賞 卷四十八

萬眾潛化天子聞而嘉之曰彼重孝子乃校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既成軍政事如命卿弛張損益得以系決潛草故能人知智方太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章其子司捷竊據故地詔下以文誥弗革遂用大則先付中表請率先諸侯使元子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乃捐其軀一舉而千手原厚治地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識承明庶允之遂赴北闕下得親于雙殿上曰卿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虜陰為寇謀吾發使

人知將如
人之父母
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涇缺于竄遂爾母抗詞于陛下願絕姻以立效其經始起發出于爾心今滄海砥平策勳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父為侍中遷鎮于近地加爾禮部尚書相銜涇三州為鎮以君之俾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遷讓已辭禮無違者翼日詔下于明庭人咸曰史氏之寵光古無有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生變聞秦之北却山異國夫人拊馬寢苦枕塊以所贊同天為大酷未幾詔舉金華之義起為右金吾將軍累表陳乞有司以違命督之與疾即路間歲擢授為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于滄一舉人為右領軍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鎮于鄆上孟秋至治所首冬遣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寧條華之儀幾于端恭里之臥第享齡三十有九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賜尚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葬于洛鄆夫人鄆郡王氏祖馬樞室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煥生七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魄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具事功來請曰發不恤家而愛

同續奇賞 卷四十八

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詞以傳于後也君子以爲知禮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播氣鍾于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宜昌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耳煩有鼓心悅文字虎穴之中生此麒麟太和紀元滄景不度子弄父兵跳踉海隅有隣陰交蜩起難連詔下薄伐良閑驍然時惟侍中實統魏師蓄銳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爲子陳謀盡詞興言涕零有感尊慈絕姻効節精貫神祇波淪底寧王命褒之乃遷元求鎮近畿乃胙元子別建旌麾一門四節焜耀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四續奇賞卷四十八

喬木雖大盲風不知千雲之豪列缺焚之哀哀孝嗣丁此大難地護情精若于東洛露天觸地而染綠服禮有金華詔書敦從不遂枕戈驟磨推轂雖陰白馬許丁邪谷雖榮一領不荷自暇綺繞之間珪組繁紫如彼晨葩日中而英有夏名室有子稚齒行號執禮歸之蒿里洛水之陽脩印之圖尊禮敬基幽顯同理舊松新松亦東喬梓刻石紀功垂千萬祀

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

劉禹錫

常侍諱贊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賓天而僊時人曰王子固去姬爲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爲并州刺史子孫因家遂爲太原析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齋游其門皆天下雋傑著書行于世既歿諡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爲蔡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試賢良皆上第四續奇賞卷四十八

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即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州司戶參軍考諱潛楊州天長縣丞贈尚書吏部郎中公其季子也始文中先生有重名于隋末其弟勣亦以有道顯于國初自號東臯子文章高逸傳在人間識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遊方外遂性三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公性有遠志常自付度我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力學後自泮球于春秋得之公是于禮得之約僑居渼水卜躬督櫓事善積于已而淮楚間郡彥多與之遊公慷慨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日卿文儒家子篤志如是盍求發

此
聖
者
宜
好

聞得家聲不類今夫以文字世洋當世者誰如華卿
庸自棄耶入謀于閨門咸以外言為是因決策而西
上在貢字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尚屑意角逐攻取初
無此心如梗袖生于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盼
歆然在懷故以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
從至者記室于嶺南授正字參謀于淮右進協律郎
其後左許下暨梓潼南梁率為上介官至兼監察御
史司憲聞其言徵入南臺轉殿內歷侍御史改尚書
戶部員外復為知已所薦遷秩授司勳郎中攝御史
中丞紫衣金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為尚書戶
部郎中以公雅特立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生獨直
為飛語所陷抱不測之罪大僚進言無益公率諫官
數輩入晏伏閣上為不時開便殿公于旅進中獨感
激涕泣多由是上怒稍解得從輕比公終以言責
為憂求為杭州刺史宰相行去又重違誠請增之以
兼御史中丞用示異于人也大抵以智謀而進者有
時而衰以朴厚而知者無跡而固公雅為今楊州牧
贊皇公所知人不見其迹方在號略贊皇入相擢為
左曹給事中凡有人官缺必寵薦若數月遷河南尹
又未幾鎮宛陵是三者中外所注意不旬歲而周歷

西續奇賞卷四八

十六

之時不以為為黨河南帝之別京其治尚體度風采
而別自區處之宣城國之興壞其治在東史惠下蘇
疲靡勢剝輕而勞殊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一揆
率身以儉而素風存任人以誠而群務舉遇中貴以
禮而故態革內絮其志下盡其忠外無以撓其理三
者具求政之有批焉由哉在鎮三載開成化元年十
二月八日薨于位享年六十三監軍使上言有詔軫
悼不視朝贈左散騎常侍明年八月十一日葬于河
南府永寧縣洛川鄉史原從舊阡也初公娶于榮陽
鄭氏生三女而歿今蓋附焉一子曰慶存亡胤矣猶
西續奇賞卷四八

西續奇賞卷四八

十六

公之為用是足以觀德庸可勿紀焉銘曰

陸有文中詔徵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紆餘
公下後昆常侍恂恂文中來孫發源高麗中泳後大
其道愈光哲者知之冥于周行以正持憲以文為郎
以和佐戎以惠臨邦以直司諫以公駁政守于三川
頑民底定乃鎮于宣先馳淑聲邑中婆娑瞻我旆旌
問誰詢謀濟濟君子問誰出納潔潔廉士道本乎心
暢于四支治本乎正形于百為黠吏欲干齊民楊眉
江清藪空夜折弗施公臥于齊邦民恂恂公衣陞屋
石馬矯然過者必敬宛陵之阡

六朝碑誌
死者有銘

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神
史中丞薛公神道碑 劉西錫

薛左三代為侯國分于鄒魯間傳世三十有一為齊
所并其公子冉楚錫土田于沛漢末避讐之成都曹
魏平蜀徙家汾陰遂為河東臨晉人自奚仲為夏車
服大夫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為奕冠世言氏族者
署為關內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于車錫爾子孫世
世有之公諱譽字某曾祖寶胤以名家子且有學行
歷尚書郎雍州司馬邠州刺史王父會有雋材刺三
郡金帛綿皆以治聞累績至銀青光祿大夫封龍門
侯烈考不詳以文官曾任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之
浸露補崇文生歲滿調上簿書于毫之鹽署一邑又
尉一東畿之河清貞元中上方與丞相調兵食思得
通史治而目邊事計相以分爲對乃授監察御史
裏行充京兆水運使局居舊門主殺雞具舟械募勇
壯且使弓矢者為榜夫十有餘人隸尺籍伍待制如
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府案案上每發粟沂河止行
沙戍落以饋綠邊諸軍及乘障者雖河寒迢遠必尅
期如合符一出中省費萬計累加侍御史內供奉賜
緋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中內史未幾淮海節

將以戎卒缺聞事下丞相御史擇可者僉曰公政事已試遂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兼御史淮南軍司馬尋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赴府遷中命真相趙國公帶中書侍郎代之公主行臺留務趙公文苗及境視置郵供帳及郊視將迎部伍下車視策幃器備乃曰信奇才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爲泗濱守既報政就加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海之饒其民悍而俗兇居洞砦家桴筏者與華言不通公乘戎索以治之五州民咸悅元和十年某日薨于位年六十七贈右散騎常侍夫人趙郡李氏無兒

因續子宜

卷四十八

太史誌其墓略曰弘深莊重幹鉅絕人此與游者傳信之前也豈誣也哉故作銘曰
河汾裔淪鼎氣鼓雲散爲昌光凝爲賢人常侍之生其宗孔碩從祖昆弟號說三百文館人仕幽龍未光尺木爲階俄然欲翔司會知材續宣朔方邊師萬喉俟我羸糧沂于黃河路出戎疆募乃勇士卑衣挽航膺索臂孤穹廬在旁所開公名憚不敢毀安非已南列城相望率有儲峙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巡墜下淮南軍大往爲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乃牧于泗乃廉于閩閩悍而驚夷風脆急思信緩之委然如蠶

因續子宜

卷四十八

閩方不淑于天集其福公薨于寢玄賴以復天王廢朝贈之金貂荷荷台原鬱鬱中條大葉舊肝松檟肅肅筋鼓以歸德音孔昭

四鎮節度副使右金吾大將軍楊公神道碑

楊炎

昔我乃祖，世族關西。左華右河，前號後晉。食唐虞之地，首韓魏之封。大略肇於形弓之錫，此之謂保姓在。帝高辛氏，在周爲司徒，在秦爲上卿，在漢爲太尉，此之謂世祿。太尉之道齊宣父，大夫之文似相如，此之謂世德。內史之採金虎，赤泉之斷江龍，袁州佐命于齊，驃騎重侯于晉，建公能官其業，此之謂武功。公名和字惟恭，河東人也。爲高祖驃騎之曾孫，大父諱言，隋朝散大夫，國士經術之吳高，論上庠泊河海風塵。四鎮節度副使右金吾大將軍楊公神道碑。吳興敗露出蒲津，蒲臺今考諱措河州大夏縣，今以神明之化出，蒲柳鄉驃騎千帳地，嚆于召公賢明本乎祖德，精勤固乎地氣，好兵有秦韓之俗，受學得孫吳之書，發跡洮隴，成功西極，仗劍出萬人軍，車入絕域，則群兇下拜，室胡庭則漠地空，所以利建侯成，輅之賞凡三破石國，再征蘇祿，開勃者三，誅達瓦者一。始日弱本府別將至，執金吾十五攻常冠軍鋒，大小百餘戰，竟終歸下，初開元中，群胡方盛，南寇于闐，公以中軍副鼓行而前，雲火照于王庭，雷霆起于帳下，故虜師破竹，後騎建瓴，灌夫之勇也。二十七年有

詔四鎮諸軍大出漠南，壘間罪蘇祿洗兵漠河，旌甲數萬人，城池五十國，公以麾下爲前四罪之名，有官牢之饋，鄜生之奇也。後五載有累姓之後，來朝京師，金甲善馬，緘文大貝，告于廟之室，旅于大庫之庭，公覽傳，常遺風鳥孫故事，并泉可數，談笑成功，上壯之，賜弓甲一副，廐馬二疋，伏波之美也。明年元帥封常清署公行軍司馬，都虞侯西討石國，觀兵海隅，歷莎車，臨大夏，見條喪之卯飲，郅支之頭，坦今赫兮雲捲萬里，博望之略也。自武衛將軍四鎮經略副使加雲麾將軍兼于闐軍大使，其他兵甲之富，寶王之林公。四鎮節度副使右金吾大將軍楊公神道碑。鎮以清靜，同其習俗，如鼓簧琴，政用大康，又遷金吾大將軍，四鎮節度副使，金紫之貴，樊纓羽旄，雄風凜然，壯圖未極，方將戴衣冠于地表，會風雲于天庭，夢鴈成災，明淫生庚，以十四載五月薨于鎮西之官舍。春秋若干夫人晉陽賈氏，彼美孟姜，頗如桃李，靈劍始合，迄于碧海之濤，鷁鵠漸冲，坐于金蓮之界，嗣子預有霸王之略，好個儻之奇，初以右武衛郎將見于行，其天子美其談說，間以中典達西，聚鐵關之兵，非稅堅昆之馬，起日城開天，郎特拜左衛將軍兼瓜州都督，關西兵馬使，又遷伊西北庭都護，策茂勳也。誅

門人以息群盜設勇爵以酬諸戎鍾鼓再考驛旌既
備可以答明君告宗廟揚于祖考有銘篆之功問丁
著惠無松楸之舊以月日與次于某葬我公于某所
禮也烏戲昔齊方草昧而袁州降隋室始創而驛騎
興當今受命而武作豈公侯之美必復將輔佐之跡
有歸歟中丞以炎聽于親宗服于祖業捧持簡牘見
託斯文丘陵蒼蒼歸于萬世地連汾水之舊蓋望虞
鄉之古荆遠蒼龍松寒石馬晉人墮淚如看峴首之
碑漢將焚舟遙識祁連之冢銘曰

偉哉忠壯萬夫之冠熊視三軍鷹揚霄漢星殞月窟

因續奇賞 卷四八 碑

既沉海時寒落英風功名相半我有令子王之寶臣
助之 龍名黑麒麟光華下帳出入木輪桐于上蔡
春我主人反葬何鄉言歸晉土蒲坂之北汾陰東許
雲雨千峰山河萬古蟠青地兮負勝虎埋金劍兮何
時觀

福建廉訪副使仇公神道碑 趙孟頫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人金有更朔平臨
潢二縣令者諱輔即家臨潢潢之曾孫昌平府君
實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公也公諱鐸字彥
中始亂從府君出禮賓客客已落落舊占對長益益
孫于學要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年公二十二
年矣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師喜優納人士公布衣
入謁王語合意竟留給事郎中久之上其能即試公
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知威州二十年稍遷
肇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聲稱二十五年進階州

因續奇賞 卷四八 碑

尹未赴遭內艱于是御史廉德公威州帶呂數事薦
諸朝二十七年乃以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副使起
公明年制改肅政廉訪司印用公為副使間歲自免
去非過高郵舉其土風因留居焉大德四年八月十
日以疾卒年五十一 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
卒之日無調諸儒家甚處之舊聚哭一辭口善人亡
矣至大四年具于清濟潞應克自力奉公喪還上
大都宛平縣西山夏莊之原藏焉之以四月辛酉其
城距祖塋五里公性開疏與人交底裏傾盡為政多
本教化而持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

傷初不顧已而計曰我幸見之不則他人持去矣卽俯拾俟有開求者至有言適貸得將營親葬公詢驗果然出金還與之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家財吏展轉賂賂更數歲莫能決公召諭之曰兄弟孰與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途人耳公曰弊同氣以資途人如何不知之甚卽大感悟相抱持以哭遂爲兄弟如初時屬縣吏李子秀慢令當管公卽命釋縛呼前曰若軀長六尺徒甘箠楚問不知有功業可指取耶吾與若約三日若不力吾將重實于罰後公出安西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公遽下馬拜曰我當管吏也公向脫

公遺下馬拜曰我當管吏也公向脫

公遺下馬拜曰我當管吏也公向脫

公遺下馬拜曰我當管吏也公向脫

極究之則古循吏不足多也公會祖忠源仕金爲定遠大將軍蘭州司法祖福朔威將軍父昌平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曰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也以弟銳升朝恩贈牽直大夫飛騎尉追封昌平縣男母王氏追封昌平縣君銳後至中順大夫領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其元兄鐸亦朝列大夫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副使公氏贈蔡琳太夫太司徒薊國公諡考錄諱

十一年卒生三子二女後夫人

粘合氏先一年卒一子三女其葬以二夫人附治高

郵府興化縣尉濟從仕郎太常太祝潛承務郎太廟

令沿蔚州儒學正塔口程博組錦局使吳中書省

接盧丘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姚庸奉

訓大夫戶部員外郎其一未行孫男五人曰敬昌慶

昌順昌延昌隆昌昌公愛錢唐比過之輒留旬月往

往援琴以寫山水之清音故與余同好相善也今年

延祐六年距公葬八年矣而其子治丐余文其隨上

之碑不腆之言公實知之矧專記撰尙何容辭銘曰

蓄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泉祭之疏疏構之渠渠

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發之涓胡德既儀

不卒于地而又不年不瀾其盈不侈其傾以游于天

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知孔延西山之原剛皇厚亮
有封斯所引以休以質諸幽上考銘鐫

續齊書卷四十八

卷四十八

故朝議大夫高平郡別駕權公神道碑

獨孤及

開元天寶之際玄宗始以八柄付三公由是台司得
專其廢置其中或因寵憑位權天下有異已者諸附
離之者皆出入三臺若公才令名以望見憚則稍稍
優其俸而黜其職故天水權公幼明由新安令為終
郡司馬高平郡別駕而沒同于道者皆竊歎之是歲
天寶六載秋八月也沒後二十有二載歲次己未春
二月奉葬洛陽故塋夫人新鄭縣君榮陽鄭氏附焉
縣君某官某之孫某官某之子以仁儉好禮輔佐懿
明續齊書卷四十八
德宗明之風訓齊開門壽六十五大曆二年十月某
日終于丹陽初公娶于博陵崔氏生子曰曄而終新
鄭以繼室生四子曰曄曰申曰器曰舒不幸短命驛
駛中器悉忠信好學善屬文位未顯而令名歸之慶
之垂訓之流也至是既卜宅兆雖等懼日月逝遠後
裔不知先人之德善謂及秦晉草之舊故使錄而銘
之云公諱胤字幼明隴西天水人也崔氏之先出于
顯項其遠祖殷武丁之少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權
因以權受封且受焉至周為楚武王所滅國除其後
有仕隴西者遂家于天水廬漢魏晉宋間子孫世為

都尉郡守至喬孫翼與王景略同佐符堅官至僕射
翼生景宣景宣生士玠玠知名于時士玠生萬春歷
華州刺史封千金縣公華州生右領將軍曰文獎領
軍生永興今日懷育公永興之嗣也棄業之明德粹
氣叢乎其躬故融而為仁行播而為文學童子時翼
氏崔澁奇其文嘗為有何無忌之似其鄉舉也考功
郎中蘇頌拔諸群萃之間連尉湖城汾陽新繁渭南
河南五縣開元二十三年拜監察御史會監祭太廟
先時同事者約相與偕赴及將赴祭約者有故不至
遽不服告公曰人約我矣豈可先已而後信乎遂不

因續奇賞

卷四十八

三十一

赴坐是降為河南府法曹君子義之初選部舊制每
歲孟冬以書判選多士至開元八年乃擇公廉無私
工于文者考校甲乙丙丁科以辨論其品是歲公受
詔與徐安貞王敬從吳鞏裴肅李宙張恒等十學士
參焉究其升獎皆當時才彥考判之日由此始也于
時天下無兵二十餘載縉紳之徒用文章為耕耘登
高不能賦者童子大笑公據臂其間以仁義為己任
片字隻字動為學者所法時輩榮之而居家清方惟
德禮是仗淵身飭吏不過經術不矯持操以媚貴游
行威作福者忌之由是官徙而階不遷從法曹數歲

而後有新安之拜及至歷降郡安平任愈疎遠安貞
守中未嘗易方虛舟其心與位升降春秋六十四而
終蓋道之行止與時不并論者以漢梁叔敬桓君山
為比公所著文二十卷其立言之宗趙郡李華嘗編
而叙之矣若世系事業則書諸文其文曰嗚呼權公
有德有言忠恕廉清道直而溫行有餘力足言斯文
居高聲績勤約是守與明與信寧黜無苟跡屈志申
義彰身後冉政游學左詩潘詠風流遺烈足以遺子
九原與歸未由也已

因續奇賞

卷四十八

三十一

常州刺史獨孤及神碑

崔祐甫

昔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亂之意其論甚美達于
國體雖古之尹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
才雖伊呂亡以加管安之屬殆不及也烏載二君以
偉才當盛漢之崇而位止于下國二千石詔甫聞于
先君僕射曰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
制有唐碩量深識之士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
南洛朝人皇朝左千牛元慶之曾孫蔡州刺史思聰
之孫殿中侍御史贈秘書監通理之第四子仕而遭
時鵠立于朝建康東夏三著嘉績嗚呼痛乎奄忽捐
軀續奇賞卷四十六

館其時也大曆十二年夏四月二十九日其地也常
州之路寢其壽也五十三年夏四名公素見知者後
進之士聞義嚮風者泊濠舒常三州之百姓莫不堪
后流皆不安不相決屢觸月厚而惜之者往往失身
出涕沈若公有子朗郁等年未亂厥兄檢校水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記方佐湖河東帥聞喪來奔半旬而
至悅毒之甚情不欲生既受吏人實言之事乃忍死
謀事以六月六日引使君之靈去當月洛陽其年
歲次丁巳十月朔七日葬我使君于河南府壽安縣
其原先秘監之堂以夫人博陵縣君崔氏附焉禮也

水部曰天之降災害于我家仲叔季盡矣吾將老矣
吾弟常州之子未立今不刻石表墓則常州之令名
何以傳于後乃託我故人叙而銘之常州稟元和以
生幼有成人之量秘監府君親授以孝經常州一覽
成誦秘監問曰汝志于何句對曰立身行道揚明于
後世是何尚也自是徧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爲章句
學成童丁秘監憂勺飲不入口者累日先夫人同郡
長孫氏諭以不可滅性之義由是微進饘粥杖而後
起免喪加于人一等鄉族稱其孝焉長孫夫人高行
明識訓導甚至至常州漸教成器卓然有立著延陵
四續奇賞卷四十六

論君子謂其平議之精在古人右天實末以洞曉玄
經對策上第超拜華陰縣尉著古函關仙掌二銘格
高理精當代詞人無不畏服俄屬中原兵亂避地于
越丁太夫人憂毀瘠過禮既外除江淮都督使戶部
尚書李泰爲掌書記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旅之事
非其所好未幾返初服今卽上位下詔收俊茂舉滯
淹敗之大者以公爲左拾遺凡所諫諍直而不訐寬
而不撓制書詔詞不傳于外遷大常博士時新平大
長公主之子裴防尚永清公主初以太子少傅裴遵
爲婚主將行五禮公實相焉中使口宣詔肯易之

大長主後夫姜慶初常州曰婚姻之禮王化之階以
異姓之人主之不可甚矣某不奉詔中書令汾陽王
時爲五禮使從焉又百官薨卒定諡之際察覈名實
皆居其當與嚴河南鄧訓荅呂荊州謹諡議傳而正
當時雖之遷尙書禮部員外郎受詔考第吏部選人
詞翰旌別淑慝朝野稱正上方大卹黎庶精選牧守
以公爲濠州刺史平其徭賦恤其冤弱課績聞上加
朝散大夫遷舒州刺史野境瀕江傍山群盜所聚或
蟠結林數武超起城市公惠以柔之武以喻之釋矛
服來盡爲良俗其他如在濠之政居一年望書勞問
四續奇賞 卷四十八
就加尚書同知郎中錫以金章紫綬仍江南平賊地
境之人流移其衆公忠心以撫舒獨完安天下聞而
休之擢拜常州刺史常州當全吳之中據名城沃土
兵興之後中華勇覆吳中州府此焉稱大故刺之選
教恒屬意焉公宣中和平易之教務振人德德之體
百姓蒙化遷善不知所以安而安吏不忍欺路不拾
遺餘種樓畝脩路降之公平生聞人之善必輪揚之
德惠與之不懈若身行之後進有才而業未就者教
誨誘掖之惟日不足公之文章大抵以立憲誠世褒
賢退惡爲用故論議最長其或列于碑頌流于詠歌

峻如嵩華盛如江河清如秋風過物逸不可逮公有
集二十卷行于代若夫贊堯舜禹湯之命爲諸爲典
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涉
前是公之仲兄季弟伯姊三年之間繼歿執天倫之
喪如荼如蓼竟以無祿天何不仁然則賈與並名位
不盡其才吾先君之歎主恩天命斯見矣其銘曰
常州之德孝行爲大烝烝翼翼以敬以愛友于兄弟
如捧如戴常州之義篤于朋友用之有恒行之可久
扶危拯溺爾身我手常州之才施于有政扶柔三部
謙以爲柄龔遂國僑千古迭跌常州之文究其元本
四續奇賞 卷四十八
質取其深麗從其損在星之緯在衣之袂常州之千
止于身漆去昭昭之盛世與萬鬼而爲隣自馬江上
馬洛濱鶴鳴在原嘆爾元昆縷經霜血長號訴冤
琴述遺美謂余不謬我見之子將二十年相投藥石
胡疹不瘳譬我于池子爲之泉譬我于桐子爲之絃
蔡不獨遂誰不復全如何淑明推故尊堅欽不楚挽
徘徊墓田望之不見赴之無緣狸首功如女手拳拳
如天如天泣涕漣漣

唐同州長史宇文公神道碑 楊炯

諸侯計功其銘曰仲山甫誠于百辟大夫稱伐其銘曰正考甫公于三命所以揚其先祖所以示其子孫上古之初刊于禮樂之言中年以降述于宗廟之祖文質既殊條流遂廣山河永配金石長存或旌原氏之肝或表滕公之墓觀百林之字者孝廉之舊業于是乎不愆不忘讀黃鳥之詞者文範之餘風于是乎可久可大公諱挺字救琅河南洛陽人也宇文歸之遠派宇文翰之餘族龍火晝夜于鍾山鳴雲南非于濱海自中州北圻上國崩離魏氏揚其寶圖齊人弄四續奇賞 卷四十八

其神器則天有成命周雖舊邦文王以業重三分昭事上帝武王以功成八百陰陽下人車書混一于域中子弟星羅于海內方于劉澤乃天漢之懿範足以曹洪仰當途之近屬及其隨室遷攝重運握符罔亦壇社仍存山河不替曾祖顯和後魏將軍朱衣直閣東夏州刺史車騎將軍散騎常侍長廣郡公周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延丹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周書有傳對揚天命保又王實霍去病初封冠軍周亞夫始為車騎副符之重任在千六條建國之榮禮高于五等祖神舉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唐光尹治國大將軍并潞肆石四州十二鎮諸軍并州總管東平郡公贈少保周書有傳材優輔弼業贊雲雷晉則羊祐儀同楚則若放柱國王章之拜京兆天子聞其直言郭伋之蒞并州諸重符其思信考誼隋文皇帝挽郎皇朝益州青州瀛州清苑二縣令鈞深致遠直道正詞不汲汲于富貴 乾于日夕廣都將公埃非無社稷之能太丘陳仲弓自有開門之德公慶成弘矢氣襲芝蘭劍則赤山之精照牽牛于北列鼎則黃雲之寶入天駟于東方資大孝而立身蘊中和以成德詞參變化稽百之闢文學富圖書閱四續奇賞 卷四十八

三冬之舊史司徒袁粲詩之以括伯仲章之補衡目之以特桐梓漆初任周子生摺第授道士府參軍兼鄭州參軍事橫經太學射策王庭高陽才子宣慈惠和之樂武公新邑濟河洛頌之開基既隆殷參卿位重王微之任達國士升車劉簡之博聞中郎寓直秩滿授遂州司戶參軍事天開并洛地純江源財雄倉府于外區棟宇相望于近甸君子為政知陸續于賦人黃鸞臨官識包咸于敷子海遷終州其城令大梁星野少澤封圻城故絳以深其官都新田以流其惡實惟繁劇載佇循良魯國有司無擅微之事南陽

郡吏罷休沐之娛州府狀聞鄉亭頌德亦由禮讓之
化綿竹于是乎作歌風俗之夷浚儀于是乎刊石稍
還符璽郎尋奉勅檢校鴻臚寺官如故環濟要略掌
天子之符璽劉熙釋名表京師之心腹是分應節式
贊王侯國信不差郊迎有序還尚書職方員外郎夏
書為貢辨其川澤周禮職方明其物土清晨伏奏幾
承題社之恩閉夜紫齊惟有張燈之宿詔除朝散大
夫晉州司馬尋遷長史平陽舊縣姑射靈山玉印仍
存瑤城未改晉鑿齒之逢宣武三命而踐侍中管公
明之謁冀州四見而登別駕詔還同州長史河西輻

輿積子賞

卷四十八

輿渭北膏腴秦地之下邦漢京之左輔使君何以爲
政端右宜其得人江統知賢直言則陳留阮宣子唐
彬薦善通理則汝南王叔度王祥糾合屈公輔之宏
材荀美逸群杜冲天之勳翮享年六十有五以永淳
元年六月二十一日終于華州之別業嗚呼哀哉公
元亨利貞文行忠信禮樂之君子儒林之丈夫當在
頤冉中求自是風塵外物友于之義伯淮與季江同
發朋從之道鮑叔與管仲推財役游大學之中簪甚
平臺之下輜車就烈化洽與三同湖載當官政成于
半刺道尊德貴而大位不跡有志無時而天年不永

卽以其年十月遷定于鄭縣安樂鄉之西源嗣子基
官等詩禮預聞箕裘早學生則盡其養劉設饋栗于
七年及則致其哀唐頌絕漿于九日古白鶴相青鳥
鄭伯所封有成林之采地管侯所格有河外之城邑
其川渭水而玉璫其鎮華山而金石杳杳與旒紛紜
野田范巨鄉則素車來哭韓元良則總麻設位大夫
受梁鴻之命終陪列士之墳妻子從田豫之言竟託
神人之墓嗚呼哀哉銘曰

國自東部承家北平遂荒中縣奄有神京時逢日薄
運改天正二王之後三代之英惟宗惟祖有典有則

輿積子賞

卷四十八

大魏將軍降周杜國于穆顯考其儀不滅禮樂宣風
閨門表德五才鍾秀百福與賢蜀郡曾子漢代諸
公之廣學其積如山公之大辨其流如川親則鄭霍
施若周鄭人物會同歌謠鼎盛設官外職天子有命
束髮登朝參卿軍政江漢之流河汾之都禮優懸榻
任重前樞六塵爲貴皇天降符九州爲廣益地開岡
平陽土守下部風俗秦晉閭閻山河視躡縱油之化
海沂之典始聽雞晨行復驥足龜長筮吉往凶來
賓朋永詠徒御相哀華館無家玄堂不開青龍水曲
白馬車迴漠漠古墓郭門之路城城寒相平林之東

中散大夫行瀋州司馬鄭府君神道碑 張說

五岳可涉唯德也謂之崇高萬物皆化唯名也謂之不朽若夫行欲蓋而德彰道無求而名立常聞其語今見其人公諱某榮陽人也華州刺史襄成公偉之曾孫蒲陽太守太濟之孫荆州刺史乾符之子在昔周王敦序九族封懿親于鄭維時鄭伯敬敷五教賦善職于周其後裔衍儒門光華士族盛行西域名震京師入則天子授經出則單于抗禮公揭日月表山川體二氣之清淳納百代之層慶越在岐嶷異于常童既以冠帶遊皆長者初以門子宿衛解褐涼州叅

四續奇賞

卷四八

碑

張說

軍轉唐州司士又宰隴南常陽二縣皆秋滿兼攝江陵期月政不改俗官不易方群盜出奔遠人來附其所處也入境開懽悌之風其所去也扶路有鬱陶之思非夫忠信以結之法令以濟之易簡以崇之仁義以肥之孰能順人此如其理者乎皇王冊授天金壇拜洛頓網而鶴書下闢門而群龍至公侍制公車詔義宣室自以奇士承一顧之恩許其正人參四率之屬乃墨制除太子右清道長史中散大夫行瀋州司馬負士元之才于是拜職遇在明之疾從茲挂冠洛浦閑居漳濱沉澗優游卒歲福庭愆期豈惟朋

友之哭將見神仙之弔享年七十有九神龍二年夏

六月十五日終于洛陽之私第冬十一月一日歸葬于榮陽之舊原成先志也公執親之喪三年泣血以聞州里不亦孝乎先人餘業一物不有以讓兄弟不亦悌乎加以賑窮紓急陽德陰施惠人由已反身待物是用氣類益親聲談戰路聿繫劍好陽壺盡五射之妙巧究六書之體勢此蓋行有餘力則以參能位不充量天之命也有子曰博古曰博雅曰嘉慶曰嘉微曰嘉重生極其養沒過乎戚恭惟皇考安宅靈丘盛德備乎卑位家風缺乎國史代石他山寄哀嗣客

四續奇賞

卷四八

碑

張說

子產遺愛得無叔舉之言公業不亡實有伯叔之歎式撰鴻烈重之後昆銘曰

大君有命桓公封鄭世執王政其後不兢為韓近以國成性沉水絕河溢為榮波荆山之阿勝氣寶多高門義義哀服委他倚唯君子世濟其美勳如義市居成仁里鳳集文忠猿啼孤矢善政當官惟人所安救危拯越勞而不伐大運奄忽芳留形沒高隴既封深泉又重徑無人蹤蒼苔歲深哀哀自隴墮淚青松

廣平路總管邢公神道碑

馬祖常

奉定二年四月十四日致仕禮部尚書邢公卒六月朔葬于安陽度置之原越二年致和元年戊辰二月嗣子溫毀瘠皇然喪服持工部侍郎胡彥行狀告其友浚儀馬祖常曰先考永余棺梓飾終之禮庶幾無悔溫不孝惟是墓道之碑無文以昭之敢以是託于子焉按狀公諱秉仁字仁父姬姓邢氏世居安陽契丹女直授中夏士族譜牒存者蓋寡故安陽邢氏始顯交口里大父諱植不仕有陰德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河間郡侯大母李氏追封河

西諸子貴

卷四十八

即邢夫人父諱德佑有政事志不得當官守官職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河間郡侯母王氏追封河間郡夫人繼母郭氏封河間郡太夫人第四人曰秉義秉禮秉智秉信四人皆後夫人郭氏出前夫人王氏獨生公一人兩世用是貴得加封光華其榮公起家辟署河南應司曹屬進御史府史又進丞相索曹豫滿考授承務郎平江路推官未上改承直郎濟南萊蕪等處鈔冶提舉能遠承德郎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陞朝列大夫為太醫院都事遷充廣平彰德等鐵冶都提舉官中議大夫外臺各以名薦

四諸子貴

卷四十八

尋為撫州路總管加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凡十選以禮部尚書致仕階承務郎至嘉議大夫凡六轉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初提舉濟南諸冶賦民不急逋逃復業都事江西行省婉畫直辭貸叶上下議遣官出原米五十萬石賑貸屬州饑眾難之公請具且有擅發罪秉仁願獨坐萬齒斷斷待舖以以者不可指數也都提舉廣平彰德等諸冶差戶程公礦火悉給縮賈殖貨以利予農治辦為最總管撫州專使臨門賜駟之官撫境地稅戶部賦木綿織布民病非所產卽令輸直吏不得舞手取賄公私俱便之今旱禱輒雨歲連大穰俗頗諱詩未幾民恥從訟移廣平路教學者以雅樂祠事先聖孔子立鄉校七百各有弟子師課樹桑億萬計絲織用饒民有婦如妾姪而以妾妻奴者夫死而族人欲有其家訟不決廼以子生月逆討母妻奴之時得實其民遂有後閭郡號神明盜偽以小鈔賈變作大鈔賈文如錢取鎔然註誤七十人止以首坐勸醫諸黃帝越人書躬視惠民藥餌比去官民鮮大札者賦有寸帛之羨立歸之主為政具有方略要以惠恤元元為本既致仕益礪志讀書強記不息字請多措法尤工古隸有子二人長子溫由中

舊檢校官拜監察御史吏部中書左司二郎中總管
大名河間都轉運使丁公家居次子簡問蘇轍事
事郎監大名路商稅夫人蕭氏子次耕蘇轍送封河
間郡夫人享年七十有六嗚呼行聞于鄉政聞于時
爲子而上貴其親爲父而垂裕于後可謂完也矣爲
善人者可不以邢氏爲徵耶是宜銘也銘曰

周車薄邦爾馬蹢躅勿驅我隨域時君子宅有釋爾
蘇有惟爾芻豢犯我松與葵時君子若若廣漢之明
弗拘距以傾若霸之惠弗飾異以詭時予有元之循
吏孫子奕奕時昌時赫時善惟吉時視予貞刻

四續詩賞

卷早八

四續詩賞

故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虞集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
爲河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學公
嘗從紫陽楊煥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潛邸那
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其甥聞宋亡太子嘉
那公之節擇士得公送之還京師父之除承直郎建
康路總管府判官公季父長卿仙儻有大節世祖皇
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卽位召在宿衛與故御
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所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
聚歛罔上佑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
四續詩賞 卷早八 四續詩賞
語以目之故諱劉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
殺人員敢言爲國家畜積怨毒已甚其針刺左右使
不得澈上聽情臣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于公家
觀鯢資藉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
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意力足
使侍中貴人掾解事得寢他日以爲宜德鐵冶弗治
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卽以所問課額教萬緡
爲長卿罪下吏卽獄中用濕紙掩口身死之品沒入
其洛陽官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譴長
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于仕阿合馬死朝廷更置

元子而後
六死無悔

事姚文公疑手爲書爲執政言泰仲以諸父之仇當
國恥之閒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而貧不能起此風
屬所係宜不待于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發
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
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爲無
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
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某
效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
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
者急聚欲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竄餘苛酷
四續事類卷之八
史記卷之八
治徵與之會當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更有餘美
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其公曰吾意
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國不辭吾去而他使至則
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
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增之亦不爲變後
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錢廣西外遷舉
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
自號歌竹山人卒于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
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原永康胡長

遷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子男則從龍中憲
大夫同僉太禧宗禋院事從德奉訓大夫中書省左
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婿馬成段時中邢師雅其
三人天孫男某其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門家
脩經世大典訪問遺軼而從龍嘗悲其先人問從王
父事已報史官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
送官昭州以子貴贈某官夫人封其郡君以法得立
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忘身公以從子
許而顯其門遺仇實輝蘇賦陰清陽明君子子征
四續事類卷之八
名公其言則直由直愛民之仁保物之智人不與年
百木一誠信道不同古人所難父子相孚風節厲完
乃聽後人誦古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與維洛決決
潤早指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蜀州青城縣令達奚君神道碑 員半千

粵以煌煌丹草非濟物之用而冊府書之繁繁白石
豈益國之器而史官紀之况乃六義基身四維成性
風調百里雨潤一方動植俟之以滋榮人倫資之以
和樂使仰之者若日月敬之者若神明畏之者若雷
霆愛之者若父母而可謂盛德渾渾無聞于後哉君
諱思敬字安儼河南洛陽人也若乃二星分北掩龍
沙以居宗六月圖南攬鵬溟以為大寶天命昌意啓
我幽都帝封始均天雄弱水積六十七葉凡九十九
姓陳邨之代分為諸國兄弟七人各統一部天倫之
四續齊書卷四十八

盛達奚居上高祖遷洛有志諸華思變其風多改舊
族故達奚于後使姓奚焉周氏沿革復姓達奚氏矣
自茲厥後可略而言曾祖諱武字文廟為玉壁大將
軍東道大行臺十二將軍同華二州刺史雍州牧太
師太傅太保鄭國公諱曰桓于時齊氏跋扈于并鄴
有遷鼎之宏志周人經綸于關輔當運斗之有功兩
界交爭三運達及攻守之術應變若神戰勝之方倉
卒得妙由是天臺八柱分作宰牧之尊帝座三台合
為師保之貴太父獻太子左千牛尚蓋直長時高臺
漸傾曲池向平金玉滿堂化為道德瑚璉入廟直接

明神早路先霜不登爵秩昭考諱孝茂皇朝滑州司
兵參軍易州易縣令却負盧記之塞漢陽之突峭成
風前欽飛孤之門耶戰之使交亂君水火相濟文
武兼施巨闕之前訟端自喪山之下有隱生輝君
則驪泉夜光虹巖朝彩籠雲早月之類必由于尺葉
遵江及海之浪亦經于寸源叙用有階莫或不踐總
章中以仁勇校尉守左衛率府翊衛秩滿以文藝優
長簡入吏部後解褐承務郎行幽州新平縣尉雖時
以為美心非所好故爬步之間無因得馬也後精修
家積年投微展駮足未超前路辭滿之後遂以丘壑

為心重拙之切天命已改則天皇帝攝行君臣心通
區中梓芳草于南澤省山苗于松澗遇留而沉隨
方擢善二年授高陵縣主簿以舊德起也屬西蕃不
附其方多難彼去尤牙道行軍司兵事不獲以遂即
戎焉君設策請拔碎葉鎮勒于闐安西四鎮皆知所
計謀存于我功在諸人授之加刺議郎行蒲州司法
參軍事既表襲山河股肱要壤用之惟器選授為難
君盤根錯節等庖人之遊刃發伏擒姦同罪匪之擢
斷紫宸則顧亦縣贈風長安二年調補乾封丞矣闕
岷山井絡之分帝以會昌梁州與鬼之驪人為繁雜

相如之宅無復德音文翁之堂空餘陳跡人不見德
年代以深舊稱難理斯焉是賴四年校蜀州青城縣
令以人望遠之君下車布政惟誠待物舉義壯思思
惡除盜或謂曰不遇閣平君謂之曰前史有之舉有
義者所以救貪汗無恥也舉有行者所以救廢亂失
道也舉廉諫者所以救分爭也舉遜順者所以救橫
逆也舉質朴者所以救離弊也舉醇厚者所以救賤
賊也今若此皆有吾何以爲吾簿劣實荷榮獎既承
澆競之餘復若巧詐之盛若不憲章古道祖述前脩
直彼傾轍不遷其軌必也政成何望期月遂爲明科
四續奇賞卷四十八

例自形諸已以上善而包荒用中而禁暴曾不晦朔
闕境肅清剽殺潛散詭譎倣遠聲震錦城變通爲之
變色德充錦里八郡以之易心屬七廟靈長光復
道則夫推位應天嚮明以加朝散大夫承國慶也將
謂魯恭才識坐入司空卓茂賢明行昇大傳宣駭波
易遠過隙難留遽沈連石之暉遂往懸碑之路神龍
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終于長安之第坊私第也惟
春秋五十有九惟君少懷忠義以信分爲冠冕長友
急難以然諾爲爵邑天姿孝友率性中和虞仲寧學
高德博而蒸嘗無主劉休涓帝室王門而渾祀不隳

太夫人隴西李氏將軍該之女有行業每以此歎之
君夫人義興縣君蔣氏則尚舉奉御豈之曾孫太子
門郎義安之女琴瑟友之同詠河州之什蛟龍合矣
共赴延平之津景龍二年十月十六日終于義寧里
春秋五十有一以景龍三年三月十日合葬于咸陽
之畢陌原禮也有第二女道光柔順德備幽閑雖哉
柳絮之篇未獻椒花之頌適太原郭氏左衛武亭府
別將長上如玉之妻堵宇端肅風神爽邁溫良日用
忠孝生知束髮祈榮彈冠入仕敢當仁于播孫荷昔
春于戚侯爰託青鳥方榮白鶴南瞻渭水庶見儀天
四續奇賞卷四十八

之橋北望荆山長標嶺地之固其詞曰
龍司北溟聊湖南海地鬱靈氣天降神宇奄有諸華
蓬荒章亥抑推高相止期斯在兄弟之國七族攸昌
親賢昨上四姓斯光至于陸穆衣冠紀綱西視將未
北齊竊號太祖誓論王靈是徧匪禁小賊用虞大盜
累加垂秩每贈優勞守禦功多鄭國是報昏明運連
陵谷成災直長垂具有美且思青松鶴鳴白雲臨墮
施于易縣尉有楚才欽若惟君歷游華清整頓理前
嘯倚命侶風光融融靈清清道以濟俗德以禦海
龍飛中興明驚上騰丘方星聚六合雲蒸朝興斯炳

大夫如陵翼傳風而上征倚天衝而風亨風叩京兆
之郡日薄長安之域白鶴崇龍青鳥相瑩琬琰斯勒
存沒爲榮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四十九

古吳陳仁錫明卿

碑類

將軍

大將軍崔公神道碑 周庾 信

大將軍拓拔公神道碑 周庾 信

羽林將軍王公神道碑 唐張 說

潭州都督楊公神道碑 唐嚴識玄

便宜總帥汪公神道碑 元姚 燧

真定萬戶張公神道碑 元姚 燧

高士

周巨勝碑

阮步兵碑 晉嵇 康

貞白先生碑 唐蕭 綸

婦女

萬泉縣主碑 唐李 華

鄭國夫人碑 唐張 說

賴川夫人碑 唐張 說

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

庾信

公諱說字某博陵郡安平縣人也昔者華陽之野降龍首之神烈山之都敬龜文之繇匡周則盟津有會佐夏則龍門始攀西遊則起家秦相東入則載世齊卿備乎史籍可得言矣祖舜中軍將軍定州刺史父楷鎮北將軍司馬烈侯並屬風霜俱張鋒穎即史疊述官曹凜然是謂鮑恢都督百城振恩葛豐提節京師欽手公特稟英靈偏鍾山岳雄姿俊茂眉目踈朗觀虎於檻韶髮不驚稱象於船勝衣能對至於拉虎羈熊推班碎草忘歸繁弱落鴈吟援故得氣蓋關中

四錄奇賞

卷四

二

威中河外解甲領軍府錄事轉諮議參軍時當塗失御政在權門始論兩谷之兵即起韓陵之戰太師賀拔勝作牧西荆公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夫南陽失守卷甲奔梁樂毅羈旅猶思燕路陳軫愴悽終戀秦聲幸值和降言歸舊國授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弘農杜復沙苑揮鋒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一千一百戶信珪則更受司勳毅璧則還輸典瑞鐵馬有河橋之戰戈船有汾水之兵除京兆太守移民下邑未學邊鄙走馬章臺不同張敞遷帥都督持節撫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尋遷使持

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五

曹奏事有朱穆之忠九品論人見揚喬之直改封安國縣侯益邑合前一千四百戶賜姓宇文改名爲說漢王改襲敬之族事重論都魏后變程昱之名恩深捧日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寶憲連官單于之寶鼎可致張寬固位渭橋之流星可識司木七注既掌龍旗之賦同會六典乃均邦政之才居官得人於斯爲盛進爵爲公改封萬年縣通前二千四百戶除隴州刺史都督隴州諸軍事隴坻路遙秦川望遠鄧仲華之不去馬文淵之願歸尋除涼州刺史

四錄奇賞

卷四

三

史總督河西并瓜諸軍事地似伏龍城如飛鳥敬煌實錄宛在胸襟玉門亭障無勞圖畫有馬如羊不以入廐有金如粟不以入懷柱國齊王今上之介弟襲行薄伐問罪河陽以公爲行軍長史參謀帷幄中軍之司既舉魏絳上卿之佐實用荀林以公方之差無慙德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崇德安義建忠九曲安樂三泉伏流周張平泉固安靈通谷凡十二防禦熊和中三州黃屬起谷王晏供超牽羊溫熱交河大嶺避雨木柵寺一十戌諸軍崇德防主且陽上地更有秦兵熊耳山前還逢積伏用是連營兩谷獵騎黎

臣威振兩河名陵三晉政封安平縣公淮陰一國韓信之故人戶册萬家陳平之鄉里公此衣錦足為連類建德四年正月十日薨於長安之永貴里私第春秋六十有四詔贈敷延丹綬恒五州諸軍事赦州刺史謚曰莊公禮也即以其年二月二十四日葬于京兆平原鄉之吉遷里北陵追遠大司馬有賜綬之恩西京贈行冠軍侯有詔葬之禮嗚呼哀哉世于儀同衍生事以禮死葬以禮親愛有王祥之孝同氣有姜肱之睦百行之本於斯備焉况復松檟深沉既封青石之墓丘陵標榜須勒黃金之碑乃為銘曰

四續奇賞

卷四

四

華陽之神廟山之祖鳳野匡周龍門佐禹日浴浪池山浮海浦市穆霸國營在樂土亂斯宗邑承此壤王移封東武就君安陽中軍節日鎮北芒鋒商靈豫草電火驅霜公之輪煥繼體貞幹儀表丘陵風神塋岸孝有至德忠能臣贊不廢橫琴無妨歌案既班三事又貳六官衛青受詔韓信登壇長城馬廐廣武兵欄軍吏無犯營民不寒乃用六謀乃論三策城營向肯星辰主客劍起沉犀弓開伏石楚后讓盟秦君還壁百餘危脆千仞摧藏諸侯地裂邊將星亡輕車騎士玄甲黃腸杜如齊地廟似桐鄉銘功贊德碑閣相望

周柱國大將軍拓拔儉神道碑 庾信

蓋聞放勳立而義和昇重華登而元凱用思皇多士既成西伯之功俊德克明乃定南巢之伐是知惟賢非后弗食惟后非賢弗又若夫君臣一德啟心沃心見之昌寧文公矣公諱儉字慶明恒州高陸人也北岳天孫之星燕河帝子之國故多奇節甚茂華風高闕圖南二王齊軫長城拔本十族分源高祖大尉比平王光輔五君允釐百揆恒衛既從淮沂其又祖豹龍驤將軍恒州刺史常山刺舉非無取伐之符龍驤總戎或似平吳之號父獻年止弱冠榮終解印公以

四續奇賞

卷四

五

五常竊智六氣資德東天則策馬乘雲降神則象狼應象直心於物水火恬然無負於天雷霆不思富貴自取豈資唐華之言聲名有聞無勞李膺之識年卜八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授輕車將軍羽林監太尉文皇帝駕馭天綱也羅英傑選公才德先佐中書諸葛亮之西歸王璽成三分之業管夷吾之入仕蔡丘有一匡之功天水點羌漁陽群盜乃遷秦州刺史長史防城大都督封信都縣開國伯三年滑州鎮聚保鄴沉命靡旅亂報乘冰渡河丞相大行臺授假節撫軍行滑州刺史大統元年授持節東夏州刺史加散

騎常侍、鄧支抱馬、如聞耿乘之、載車于願、識似畏王
商之威、五年、遂使持節、鎮東將軍、都督東北三夏州
諸軍事、西夏州刺史、增邑千戶、改伯為公、既而江漢
遼遠、車書寂寞、主約、願未出、恒溪之水、秦王飛雉
猶向南陽之域、余、以公為使持節、都督三荆二襄
南雍平信江隨鄧浙一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東
南道行臺僕射、楚城鄰境、實有讓田、吳人對營、無妨
贈、藥部內屬、城為人所訟、公遂集文武肉袒自罰、兄
弟不讓、延齊貴躬、吏民有過、翁歸引咎、天子異之、重
書勞問、贈賄加幣、王人接踵、王丞相書云、此之美事
可、前、奇、賞、

卷完

東

大

耳目之所未、經、數、尚、無、極、故、遣、專、使、公、其、於、撫、馭、長
於、接、引、山、數、無、窮、苞、苴、不、行、示、人、赤、心、與、人、顏、色、盜
不、敢、發、民、不、忍、欺、至、是、將、校、耆、老、於、州、城、之、南、起、清
政、之、樓、勒、賢、臣、之、頌、杜、鎮、南、之、作、牧、當、世、柯、碑、實、車
騎、之、臨、戎、生、平、刻、石、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于、時、戶、口
日、增、荒、萊、畢、墾、華、實、紛、敷、黎、茂、豫、但、恐、衰、頹、有、闕
待、公、而、補、鼎、鉉、未、和、須、公、而、正、是以、漢、民、陰、望、荆、南
杞、梓、並、皆、上、書、請、闕、連、名、乞、留、河、內、之、借、寇、恟、更、慙
謁、帝、交、州、之、請、士、爰、還、著、上、表、九、年、授、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十、二、年、除、大、行、臺、尚、書、仍、為、大、丞、相、司、馬

以公識度嚴明志節清儉遂改公名儉字度明非開
書月詎待看碑幸得千畝不同二山無廢十三年
開府餘官如故十四年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驃
騎大將軍居上星苑法在文昌之位以公才望兼而
有之十五年更除東南道行臺僕射都督十五州諸
軍事行荊州事十六年大丞相總十六軍冠清河洛
公又中分麾不參謀帷幄高選勳僚公為長史其年
加都督南道三十六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南陽文學
更遇王基章華衮衣還迎郭賀昔日伐蜀之謀張儀
與秦耶計合平吳之利羊祜與晉武意同大祖始定
國、前、奇、賞、

卷完

東

七

大都即有江陵之志公密獻其策懸符深青狼運久
積、掃、將、立、偏、一、戰、而、舉、鄧、郢、再、戰、而、燒、夷、陵、遂、得、席
卷、三、荆、此、又、公、之、勲、也、詔、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公
書、云、由、公、立、計、果、何、所、謀、公、頃、自、鎮、江、陵、以、安、蜀、地
後、魏、二、年、改、武、川、昌、寧、郡、開、國、公、歷、陽、居、民、非、唯、景
丹、之、封、曲、逆、戶、口、豈、但、陳、平、之、國、其、年、授、大、將、軍、太
和、之、中、曹、真、於、府、內、受、冊、元、封、之、末、衛、青、於、軍、中、即
拜、公、之、此、北、綽、有、餘、榮、詔、曰、吳、人、未、復、須、助、謀、謨、今
使、梁、王、兵、馬、受、公、節、度、三、年、加、都、督、東、南、道、五、十、三
州、諸、軍、事、增、邑、萬、戶、維、周、華、命、光、宅、欽、明、作、貳、大、官

允諾那治元年授小冢宰保定二年治蒲州刺史檢校六防諸軍事四年治襄州仍授柱國大將軍餘官如故秩登四岳階平六府豈不功重昭陽名高蔡賜控馭五十州風行數千里授固葵而去絨婦無三惑而絕四知一室之中未免虛白日膳之資三杯而已詔乃賜贈絲一千段粟麥二千斛天和元年陝州刺史都督八州二十防諸軍事解州總管餘悉如故路出王宮城臨河曲成清陝右高視棠陰部領宴頃晦明為疾天和四年訓病故京薨于私第春秋七十有八鑾降臨軒懸輿樂九旒龍旂之陽三河騎士

四續齊書

卷之九

梁

八

一

月

之送詔贈太保涼夏雷銀長原河部其瓜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諡曰文公狀貌丘城風神磊落玉山秀立喬松直上烟霞之涯際莫尋江海之波瀾不測少遭荼苦在山服終攀柏樹枯侵松獸死盡忠事國竭力從政其門如市其心若水奇策密謀且僚仰止忠貞亮直明主敬焉至如風后陰陽之占力牧星辰之度鏢公子之兵書李將軍之射法莫不成誦在心取為時用居常服散或以布被松牀盤案之間不遇桑柘石鼎遺令山陵一無所用公私贈襚並不得受止依太祖陵側無忘事君墩等兄弟並至性善居喪號

墓墳堪奉遵遺訓是以德青之塚仍瞻漢武之墓管仲之墳即接齊桓之墓天和六年天子以四海未寧三方鼎峙有懷將帥之志言念封疆之臣既畫雲臺乃題麟閣更贈公為鄒國公邑五千戶追崇列辟事極神魂再改銘旌恩隆封墓公在民留愛身後見思吉日良辰郊祠野祭儀同趙迢等六百九十七人表求立廟陳請象魏有詔許焉桂棟杏梁綠屏青瑱按歌含舞鳳蓋電裳南浦送而行雲東風颺而零雨是知漢陽郡前非徒武侯之廟臨淄城下豈獨樂公之杜鳴呼哀哉乃為銘曰

四續齊書

卷之九

梁

九

一

月

道師市朝世為雲雷地軸左轉天關北開客車周室繫馬秦臺乃齊七政晏客三才烈祖變諸九葉梁棟取才逢獵求賢入夢匡贊官雲謀猷絕勝律定公族珪分職貢乃維嗣德定乘英靈身圖斗宿而執樞星青衿敬業童子離經信陵虛右于木分庭忠孝純法樞機周密孔光不言也參勿失溫席扇枕承顏悅膝凍浦魚驚寒林笋出肅肅風政沉沉器局直似貞筠溫如瑞玉清不置水明非舉燭馬願如羊金須似粟上將克昇元戎既序夏陽三捷夷陵一舉憑軾下齊凌江入楚鼎反歷室歸大呂六卿咸事天官是司

二南作栢，棠陰實治，清風有頌，綠竹間詩，贈行之冊，超然帝師，昔侍蘭苑，今陪杏林，死生契濶，無違一心，風雲積慘，山障連陰，陵田野寂，松逕寒深，夏嬰之窟，橋玄之墓，馬見千年，車回三步，左無長樂，前非武庫，直望高碑，增悲行路。

四續奇賞 卷四九



右羽林將軍王公神道碑

張說

維大唐開元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庚申右羽林大將軍持節河西隴右兩道節度營田九姓轉運十副大使兼赤水大使專知節度事攝御史中丞判涼州都督上柱國晉昌公薨於華苑亭故也夫事君効命之謂忠殺敵榮親之謂勇于星襲月之謂氣逐日拔山之謂力有一於此名猶蓋代矧兼其四人何間焉是晉昌所以錯落將星崢嶸山嶽者也公諱君臧字威明瓜州常樂人也父壽因公建績致位九卿臨難守城褒贈特進審塞翁之倚伏達家叟之俘休老而四續奇賞 卷四九 事 上 廣益壯歿而名位者次公威聲發于雷泉武義標於峒嶺小頭銳上豫言虬龍劍指自勝之鋒地才得萬人之敵拔自行軍果有呂蒙之才并於疆場不棄韓信之用始仕鎮戍歷班外府及即將中即至軍刺幸雖聚兵官守而恒在疆場郭加運推轂河源捍行脫外公未登一命事主將之旋麾不出十年代總戎之節鉞慷慨之士以為美談於是自驍衛將軍遷右羽林大將軍既督隴右兼統河西綽塞垣之十軍佩節制之兩印大田多稼而屯廩百億蒐乘藉焉而鐵騎數萬乃蹈赤山焚薊幕獵青島驅犂牛暗鳴則七戎避

勇短赫則千里震動亭候恃其長城廟堂賴其神祠
月賦我捷幾行軍實王侯無和皆仰起於將軍戰伐
有功爛羊超於都尉前後胡飛幕下奮躍行間跨軍
曲郡腰金冠玉者數十百人矣每至入朝奏謁升殿
論邊山川險易立成於聚米攻守方畧一決於前
通詔置兵先合於漢光之旨親書從事略同於魏武
之心故得延譽上騰風雲鬱其氣色恩華下裔日月
借其光輝當斯時也躊躇橫袂三垂可以氣壓百蠻
可以力制四敵者先生之常談和親者聖儒之佳計
安足爲神武非常之主道哉哲請先收犬戎次擊獯
四續奇賞 卷四十九 唐

舊唐書城於西海關郡縣於北荒雖聖於天下圖
壯節於雲間其事如果曠古未倫惟君知臣臣斯言
之可復何神與善負厥志而無成是年秋八月吐蕃
犯邊瓜州失守盜怕吳將執政其親公以爲昔父立
威非孝也雖兵縱敵非忠也大義過而忘家方寸亂
而供國其定計也成列而出討賊盡狄而退殺身忠
在孝先將之道也公馳驛要譯而迴氣內叛以八九
之從人當數百之強虜然猶地嗽擊射殺傷略半亭
孤兵盡流矢竭及所謂料而餘威折而不撓矣嗟呼
當磨之遺空結喉肝之怨莫警天子聞之黯然興歎

人言以命許國夫豈忘其言哉苟收必死之忠焉問
不虞之過至矣蓋聖主推恕心於天下懸大信於後
人愛欲其生總晉侯再克之喜惡傷其歿抱秦伯猶
用之誠姪獨見之端豈常情所逮謀臣飲恩於望表
猛將感惠於事外然後任人之固衆可知也乃下詔
追贈特進荊州大都督禮命寔加常二等死事之
經也公之仇讎曰武威郡夫人夏氏韓母築城之智
孟光舉白之才拔韓解圍三軍懾其健婦崩城慟哭
四海傷其孝素此又伐間之一奇一家之兩絕者也
嗣子尚衣奉御承榮天獎賜蘭星祥名寶禮義形於
四續奇賞 卷四十九 唐

德性哀感過於續唐書訓帷堂克持門戶特奉恩旨
授其二陰給柩玉關歸魂上國以十六年十月詔葬
於萬年縣見子之原鹵簿外列方相雙引京尹護喪
史官頌石千乘送蔡觀驛騎之威儀十里開堂藏龍
驤之丘墓銘曰
合衆在仁正兵維義將爲天目國命所寄曲乃老師
輕實兒戲安我封畧才難不易赴赴將軍貌貌絕群
超騰白地蒼蒼青雲朝盛勇露時稱戰勳衆考飛舉
帝曰予聞予聞伊何甲兵絕肅屯積萬里馬量百谷
其心犬戎指掌撫驚大軍當既單于相壯計先達

王師未張城寨孤塞冠及高堂前忠後孝拒敵而忘
外譬易復內變難防克日將戰呼天不假岑彭許客
張飛帳下流矢何人交錢去馬若貴反復哀哉命也
美殮姑藏寵歸芷陽東都門外南登路傍高墳壘壘
列樹行行父子同兆何殊改鄉部刻金石意形意氣
隱善必青塲魂不諱事弃忠在生輕節貴嗟爾明靈
御恩永慰

西續奇賞

卷四十九 墓碑

古 廟

潭州都督楊志本碑

嚴識玄

惟天子主萬邦家六合內有八揆四岳外有州牧侯
長所以奉若天道綏厥兆人潤飾宏業光發微頌晉
漢宣帝憫歎息之聲晉武皇繼垂拱之化以爲親世
御俗政平訟理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於戲
楊公惠適其職振文翁黃霸之風粹迪郭賀賈琮之
道精底慎財賦而行其禮典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耄
旌別淑慝早克畏慕可謂其庶乎懷施於人而能濟
衆者公諱志本字文範弘農華陰人也其先出自周
姬有伯儁者享封于晉食邑于楊命氏立宗權輿自
四續奇賞 卷四十九 墓碑

左 廟

此矣夫泓源浩泉則派流括地盤基窮麗則峯岑入
天是以德富者其冑露繁英多者其放雲蔓故朱輪
渥彩通侯震於十人白環深慶太尉傳於四葉天才
雄逸自得曹柏田推地望增華恥與王珣爲比曾祖
晉陳內使舍人臨海王府長史開達蔣遂交受等九
州刺史武康節公隋贈上開府儀同三司青真等五
州刺史有集行於代有詩入文會集精詞偉賦詭艷
現音偶鄒陽之曳門代徐邈之居省制珪符於比景
異俗知歸聞鼓吹於中霄累朝加贈大父林甫陳貞
威將軍廣州都督隋上開府儀同三司渠芳等五州

刺史上郡北平等五郡太守皇朝督州總管并州刺史上柱國宜春郡公邑五千戶自吳飛楚聲軼湛盧從趙入秦價先和氏江南舊國委崇章於大樹關右新君延茂秩於開府既而隋綱就弛唐譜行微公坐聽地分暗期龍躍同荀彧之去紹來儀深根等馬援之辭置歸陳聚米高祖神堯皇帝深多夾勝寔念瞻庸冊命且隆法三光而折壤循良是屬寄千里之專城烈考琮皇朝秦王府庫直太宗文宗文武聖皇帝贈感舊賦一道詩三篇歷茂梓二州長史河綏二州刺史上柱國叶贊經綸預泰康濟耿純自結早申獻

西續奇賞

卷四

墓誌

十六

帛之誠吳質昔遊時夢在曉之春幡旗長戟門卷紛紛芝蘭玉樹階庭轉轉公吸大和之英液望高明之淑氣松竹始萌早抱凌霜之操瑞精在璞更燦成虹之彩峻嶷自深惟友惟孝蒸蒸然純至日茂豈待乎浸潤之功而後滋也年甫六稔即丁內艱號不輟聲泣下成血絕漿絕粒毀劇成人大連少連曷云克邁自是名韻激射藝實汪洋希風者刮聽而彌仰挹道者洗昭而欣契杜安登學貴戚咸遺其書王粲在門中郎遽創其履格不期峻而且高標削成量不期深自有天琛水惟施之于夏屋則可以澗桶編櫛排之

於大川則可以衝濤截波矣年三十以右親衛調補石州司法奉軍鵬圖未聘鴻漸初升惟敬五行以成三惠習於公之待封憲陳氏之特寬樓煩之南咸知審克離石之境自以無冤轉桂州都督府法曹參軍清棘杆察極四明慎用法而不留獄都督周道務以公木稜同聚石性渾堅此惡木而深恥飲食泉而不易奏克嶺南市關口珠玉使仇侯五嶠皇皇百越路窮南服境淑西屠握冰衡之錢權御府之產歷割蚌泣鮫之巨漲窺結緣珊瑚之怪穴自異時魁傑之士以事而臨其地罕有聲肯於贈節全其貞將軍此旋

西續奇賞

卷四

墓誌

十七

見猜於意政大夫南使亦受遺於金裝而公散國財市蠻賈混之不濁淫而不濫易生人之所難冥然有伯夷之風矣以外憂去職百里而趨三年無改長與哀苦國主念以增愛次翁服免郡守退而方擇服闋後始州司法奉軍公九章惟精故三政居理大小必察洽于人心紫蒙軍大使駟馬周道務奏克富田川官考舊菴相墳衍中李悝盡力之教行商軼急拊之實候采落花動深叟棘故軍頓滋殖人無阻飢轉揚州高郵縣令加朝散大夫遷雍州吳原令道德齊禮風移俗易野翟依馴災蝗折去錄庫兵以為器彈鳴

琴以坐堂淮海之邦衆斯說矣奏新州司士邑人斯
附矣遷邛州司馬兼庫平軍靈關道支使運糧使七
羌九兵時問暴侵徵師鍾卒式張威防密往通蜀
關抵曉歷嚴道之邛嶺緣漢嘉之折坂滑渠沮塗且
疑泉覆深淵不聞莫殊天淵公審攝中筭廣蓄邊儲
率掩夫竦魄卒磨陳墮腹陞危魚頰烏頰備輜不絕
軍戎以濟豈慙流馬之功才幹方中猶兼展驥之任
轉始州長史限以劔閣阻以石門張載勒銘之所范
睢通棧之地邑戶遷逃鄜里踈寂版籍徒紀征賦缺
如公綏之斯懷集之斯至墳無輟享之鬼家有戀本
附錄奇賞 卷四十九 九

之夫邦國不空既賴王祥之績吾無憂矣定唯蔣濟
之能制公檢校梓州刺史俄而東胡叛撫北狄狎任
竊鈔虎飛海感雲拂殘破賊邑殺畧吏人激傷血於
燕黃舖訓紫干恒碣兩河之士崩矣百姓之心搖矣
則天皇后有命分麾宣懷撲燎班告群后時惟念哉
公拜書山泣杖節雷鼓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威以震
敵惠以保甯故得境內無柝聲野外無塵影猶祭彤
之有勇虜不敢窺若李廣之能飛寇恒警邏賊平叛
使持節新州刺史新州雜遘楚風輕重機連黃石之
山江帶青林之浦公敷國典灑朝恩斟化源撰猷懿

鎮動以惡聞郡知方惠競以義衆事攸教貪惡盡去
自使孔虎浮江吳疾不生即有牽牛入界尋除都督
潭衡等七州諸軍事潭州刺史建麾涉境先求異行
停輿決訟應變如神興廢唯降其一書得失每詢於
三老且青陽舊城白鷺通浦控引江嶺括集山谿交
賀所競冠蓋斯雜示之以無欲盜于悅化以歸農激
之以至淳淳客感携而請賦故年景未及于周次風
化穆著於衡湘矣公以老漫生危官疲神耗深惟退
身之誠頻奏乞骸之表制曰潭州都督楊志本歷官
歲久懸車禮及宜遂請老之誠以就歸閑之美可聽
附錄奇賞 卷四十九 九

致仕於是高湖方鎮悉懷條察依圖輕軻特去江潭
言念安車展游山里而哭會集舍息馬歸山長沙招
壽吳天不平維長安四年秋八月十七日薨于州館
享年七十有七號黎沸境樹底墓庭莫不若喪慈親
願行哀絰雖倉慈既歿激深慕於圖形郭役云亡注
賻思於配杜亦茂茲尚矣惟公姿範端凝精符朗秀
器含經濟而緝以斯文才抱圓通而幹以海直弘虛
受以廣納資用勵以冲謙遊其域則童幼警其卑野
賤忘其靈渌其波則騷代以酌損剛戾以克柔瑰節
霜明偉尚烟疎橫德輝以燦邦族鏘嘉聞而灌區縣

學成淵海。臨風雨而恒觀。辨若奔濤。銑機而不發。
常慕汲黯。寧為管仲。維迹在公。匪懷私已。率誠任道。
深祈利物。位愈高而現益。鵬嶺既凝。而心更勤。食不
貳味。居不重席。俸祿必散於孤親。車馬共散於同友。
寔漢元以來。未有不若斯人也。夫人昌寧郡君河東
長孫氏。周尚書左僕射鄒國公侯之孫也。體備柔閑。
道鍾清懿。言而可式。動必由禮。纖累不掛。于心浮偽。
豈迴其首。肅侍巾櫛。勉執紼。緼邇承姑。獲蒞蘭而
必獻。奉奉訓子。見祖豆而斯寧。義渥寄周仁光。下逮
元登。中事載修。其序端儀。麗軌抑不可選。嗟悲夫朝
四兼奇賞。卷四十九。二十一。唐
露未晞。雲無處。所同歸。同徙之室。初得賜封。在季武
子之階。終聞許合。以大定元年。卒於鄆州。官舍春秋
六十九。母神龍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合葬于咸陽舊
塋。禮也。田疏畢。陌樹鬱平陵。立石前。傾依然哭。烏之
象野墳。旁野別為埋鹿之標。有子前永州司功景前
左勳。衛銓等。鳳毛齊整。麟角早成。孝思既深。觀行無
缺。動兼叔度。遙迎蜀漢之表。潔比清冲。不受源州之
贈。封樹畢矣。晨昏已矣。永言報之。誠同極矣。將憲乎
銘鼎。景鍾之迹。茲所以昭德紀功之義。迺虔集洪懿
俾勒于翠石。政旌不朽焉。其詞曰

文燦電龍。交先風三。軍可指千里。易窮騰九光。胞
洪惟我公侯。宗祿落襄。系豐融世有象賢。門傳清自
牧。守連起采章。重赫義叶。奉國寵深。同席德進。不匿
慶。旋期精昭。裁嗣服。禮。聲。聲。恪。恪。克。克。資。忠。以。自
回。涯。江。淮。則。節。霜。橫。倫。林。直。秀。吏。道。旁。精。發。視。決。曹
志。清。叢。轉。人有哀淚。形無溫色。肅何皇皇。飲水翼翼。
屢酌食水。寧羅諸楚。與農燕塞。轉食。卬。卬。卬。應。銅。雀。
叩。來。沐。牛。自此康海。旋移。將州人安。偉化。虜。懾。雄。謀。
昔。離。斯。服。去。思。猶。誅。今。鎮。和。澤。來。歌。轉。盛。府。吏。歸。植。
江。神。斷。婢。辭。總。今。行。恩。愈。謝。病。如。何。迅。息。不。享。期。願。
四兼奇賞。卷四十九。二十一。唐
恩隨寧虎。虎送還。惟。惟。矣。清。室。秋。寒。夕。夢。晚。詞。沐。母。
愛。惜。今。茲。滿。昨。其。宅。空。崇。白。室。客。主。新。日。行。旅。舊。携。
惟。昔。閣。今。精。孝。涉。吳。天。今。思。恩。如。構。代。今。昆。吾。琢。貞。
石。冷。岑。殊。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姚 燾

便宜副都總帥忠諫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
隴西義武公之冢副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
左丞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
都總帥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
事惟賢中書左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
都總帥惟和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
戶惟簡惟允上萬戶惟弼知階西和州惟敬惟恭之
伯考今懷遠大將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爲質承昌王
必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

四續奇賞 卷四十九 墓 三十一元

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寅四月五日受諡于元貞
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
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姻王室自餘將相使牧爲質猶
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
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
全土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即險移葬治石門山
猶行以興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爲其主後來
仍全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淵端征蜀公留
質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
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郭義武陷伏

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衝翼而出壬寅以破土
番豐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
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得
無後其心乎公曰臣未有官臣欲推授爲之與兄有
異邪王高其行以公權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茅
忠南功換金符故事祖宗天取授符節悉收還之
故公金符亦歸之宜憲宗二年壬子簡賜之俾權都
總帥事明年癸丑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既移忠烈
一軍戍利州會將軍南韶弼并臨洮公來趨覲仰督
漕嘉陵繼利州魏公造舟投塗水陸兼行足缺兵籍

四續奇賞 卷四十九 墓 三十三元

而恤乏民力如益昌不以鉅費戍午憲宗自將討蜀
忠烈集諸將問討樓上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
於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爲資公
則曰吾曹暖身健兒惟有能獎率士衆効死前驅何
至爲是故人定來前驛公惟恤吾妻子其責忠烈法
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盡心誓是德臣何言所孤兄
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廵所治樓壁橋陞歎
曰使吾非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地可必能歲
月乎哉遂移師西南攻劍關關之西隘曰苦竹降慶
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壘絕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緣

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足可登不可並行敵盡銳禦者惟此而帝勅諸軍攻未至其地無張汝誠自伐鼓督之公前登帝望幟張倡為歌呼六軍和之聲動天地監之兵民飛崖如墜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為蜀導反給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為敵用且泄吾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饒教使勿下帝為書繫柵三州六柵令必生致獲之舉以徇資銀為兩四百五十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資銀如苦竹數加以金幣為疋二十七復移軍東即嘉陵為舟行計與礮羊鉅緇以從公奏無所事此前塗所不

四續奇賞

卷四九

墓

元

乏者不若用米數十石蓋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虞以廩病者時遂州壁連山閬州壁大獲順慶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抵合璧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上堅據不即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乘拉檣勢不奔去而必拔之故久踣此時暑我師疲矣忠烈卒于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華屨與國塞責子惟正雖未弱冠宜世襲曰公言是公言是願奉以代為帥其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為副都總帥從所志貳貞肅同成清居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面環江

北江殊回遠不可為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艱崎其南即合敵出入吾界無時於兵法為文地公又子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寶遙侯斥調強鄰入必推壞其軍不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隸自公獨保戍三年望昔參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襲府獲其團練使鮮恭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載獲遺甲仗寶幣不可賞計入覲資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而加金為兩五十副以駿勒弓矢衰其從者且以父勞于邊代以忠惠還之鞏昌俾副都總帥由行省受命還得疾秦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

四續奇賞

卷四九

墓

元

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城為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包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埶才羽翼之人無可問總帥府屬郡一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為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意廟出吹遇虎命射之一發斷其吭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為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益從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將之從公者每曰公為人信厚安昌必

昌復信厚可曰華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疑思
於公與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爲
固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人獲運由
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目曰四帥府清居南迫合
獨受敵鋒爲三帥扞敵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九
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毋得章兩城距合爲里
亦然蓋則出選設伏嘗待進戰夜則盡地分守傳警
鼓柝篝火照城連聯以防竊入一語一言敵盡知之
况敢抽兵邀利他求爲哉惟是軍當其堅重故三帥
反得歲以按敵柵繫掠敵府庫劉其人民逞志於忠

四續奇賞

卷四

墓

元

治藝點萬施雲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
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具然者
又貞肅去清居敵夜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鑒夫人
之夫如此則兩公戍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
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銘曰

慨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全張纔有汪氏隴西開國
義武肇之義武之爲不作倫彛忠讓忠烈忠惠貞肅
連斐川涼力協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肖
必斧手柯歸觀私廟庭笏駢羅公以其序太宗
於弟以子宜不降俯乃推簡功潛不自張等切在

開命即行安流洋洋如水就防所山不年其盡瘁致
子而天閼歸以何吳彼蒼者穹監下而公惟我皇上
心靡不同時德未報未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泉崇
公有令孫人曰公似雖華其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
合族恃之祭求其臘尊祖之恩胥是冢列可萬家邑
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四續奇賞

卷四

墓

元

與定新軍萬戶張公神道碑

姚燧

公既卒於戍所衡州之明年而夫人亦卒其中于世其真定等路新軍萬戶繼拉此者將歸葬其鄉先塋由是軍受湖廣省節度請告數數終以故事職兵之臣無聽喪葬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道在君臣先其叙則然未有責其能忠而禁其為孝者吾今何恤俟舟二喪畢塋小從而奪虎節大置於理一惟命竟遄而還凡聞者莫不稱咨其能拔流俗善子子職無少老一喙焉又曰公之遺烈今雖在人口耳不鏡之石久或遺忘來者或聞訝以事計至鄂持與國校

四續奇賞

卷四十六

二十六

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燧思昔肅荆憲山糾郡常德公時戍是暇則相過年已六十五修幹魁顏白鬚蟬狀虎目虎吻大寧鉅踵望之森然氣欲搏人談其平生蹈危僭外大小之戰數十鳴呼俾聞風颺鼓聲聞闕矢石餘軀老而不憊者從可知哉則於公為知哉今懷遠以往公子付簡又為知生在古人皆當傷與平者乃三復是狀嘗善松年之能史惟末憾曰齊江將臣功者皆相而獨後公方人然於及天之厚公者則若未也蓋列聖之制職兵民者死其子孫皆世之變自世祖奪職民者符節易其故所死其子孫廬而

東人於此
身起相

不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長者父歿子終弟及世其符節雖漢祖戾功臣之誓曰黃河如壘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何以尚諸其有相而兼將萬夫者詔仰自擇為之欲將棄相欲相棄將故其時有寧棄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振耀一時未若既將可傳子孫繹繹無究乎幸公未相相而亦蹈是轍矧他人之家世纔一人而懷遠元兄忠顯校尉管軍總把鑄由從公戰鄂之通城獲子敵死之及子回世特陞千戶仲兄史簡亦懷遠大將軍戍瑞州等處萬戶獨一門三人金符虎節千里連州相煥以華

四續奇賞

卷四十九

二十九

則天獨厚公者豈不多且遐哉松年憾者恐復為公九原所幸也公諱興祖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曾大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觀察使改節度判官丞相贈太尉史忠武公為萬夫日諱其戲下太宗賜金符千戶老以公世從大將營韓征淮南能以少兵擊破其軍虎頭關大將壯之賚銀為兩百問功于廷賜人馬介胃裝具宋開山南東道前閫于襄陽反寇洛西殘盧氏永寧殺縛其守長憲宗詔以漢地兵專受命世祖潛藩始置經略司于汴屯田河南諸州以忠武為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為屯田總管萬戶宿重

兵于郢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郢竟其城，西南二門不關。吾袍甲車道屬縣新野，西港蓋抄上敵府。摘公將兵三百騎與步半追之，及之枵枵潭，令騎負一步故奮，斧鋒折馬足，推步下騎為陣以待分騎。為左右翼合擊敵，錯愕無所於應，盡殲之。完得所鈔戰次馬嬰、橫、屍而顛，復騰而上，不知左股之折已戰流血滿鞞。與歸府迎賚銀為兩百錦二端，曰：「未足旌勞資市藥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河口，中統建元，從史經略樞，授東川假以總管成東安虎嘯一年，還郢。戊光化州漕安陽灘禽唐都統會中。

四續奇賞

卷四九

墓甲

三十一元

書左丞劉武敏公松開川兵端大集天下兵，開襄陽從城鹿門江西諸壁，戍焦山，敗宋援將張順江中殺溺過所當攻。樊城督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艦，斷襄陽援。樊拔移攻襄陽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圍六年。襄陽下，功陞總管，再官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年詔故太傅伯顏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井國武宣公阿朮以平章左丞相阿里海涯以右丞相大軍商伐洋漢而下，郢治漢東築新郢，漢西鎖戰艦兩城下夾以礮弩橫鐵紐江中。大軍擊拔郢北黃灣壁，公實先登矢貫左股。丞相手傳藥拖舟入藤湖達

漢越郢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皆負創先登矢。又中額三捷，功聞錫虎符從戰漢陽之沙武口，陽羅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郢既下，太傅將大帥東右丞留後拙十六翼兵，仰公帥戍漢陽。公曰：「吾職是永而顧責守誰不能守，則無所施吾所為矣。」右丞則曰：「漢郢乘輿所至，視為樹地，非材武足以先衆者，不可使撫安之，不得已往戍。」聞荆圖道安撫高世傑將兵規復郢，從古丞逆擊走之。荆江口世傑窮降，詔移軍江陵，從攻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櫓皆然，前登戰城上，又戰城中，蹀血濡跌，殲其軍。江陵精銳於是焉。

四續奇賞

卷四九

墓甲

三十一元

盡安撫高遠以江陵降，制置朱禔孫不出，詔以世傑戰而後降，非其始志。斬江陵市裨孫必京師，陷沒入妻子為官奴婢，而籍其財。右丞功拜平章政事，移軍潭州。公為鄂分省計事，渾留使督攻西止。凡三月破石心臺敵植木柵自蔽，或曰：「可入公口火易沃滅柵，必復植。」且吾師暴處城下，三月上咸扶兵立寐，不如破之，使敵不能隊，立得廣途期盡十日肉薄而登，可以逞志。平章是所策，十日公果前登樹旗，陣墻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并賀謂諸將曰：「非用張某言而屬猶生城下。」安撫李希敬妻子火，解舍倉庫而焚。

潰軍築城西陳江畔，沙淺方仰擊，飛石出城傷頰，墜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竟走其軍，功聞進官安遠大將軍，略地衡永，全桂陽諸州撫其來歸而誅其弗率，尺從平章移軍靜江，四十日拔之，宋餘孽益王爵人號年海中曰余復海嶺諸州相煽以叛，潭之群盜在在蠢起，平章謂公衛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汝昔略定盜，今復蔓汝其蔓之，職文才諭七寨斬祁陽念羅飛出常寧，簿黃必達，磔周隆張虎新化降其黨肅隆劉監軍，凡獻受僞命二千九百七人縛從賊日五十人安集，劫脅二萬三千九百家，常德路總管謀

四續奇賞

卷四十九

三十二元

應萬先事亦納斬功，聞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監歸州，位總管，上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位總管，上西南夷為梗，初詔征羅氏鬼國，會其既降未至而還，後征亦美，上降之，以其王阿利入覲，賜衣服弓矢鞍勒，公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其友曰，生虎之鬚，明商疾可已，風拔之，虎怒，爪韃裂，賴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公者，則加殺虎於姓上，至是以國言賜名，坂突尋詔萬戶各解使職，故公罷招討，惟以萬戶將，與定新軍省，撤戍衡恭陵，未陽常寧，兼督平永寶慶武岡盜，賊其跳梁者二百四十五而亡。

其汗民貴使地田故來者不失業，公尚氣重諾，可以威強，屈平章始終相從，西南者見其不可禦，而之醉或腰乃行，酒平章避入後閣，曰公醉矣，戒左右善扶出，遇契已者，視意所欲與之，不少愛焉，其時諸將或集皆下之，無有位其上者，卒以元貞元年乙未冬十有二月七日卒，年七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四月十有七日卒，年七十七，葬以大德之元丁酉于其鄉，宋邨九男長忠顯次成，瑞州萬戶次鵬，鎮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次真定，萬戶皆夫人李出，餘皆幼一女適常基五男，孫長武略將軍，世千戶者金符餘

四續奇賞

卷四十九

三十三元

幼六女孫亦幼，銘曰

詩歌虎臣，闢如虓虎，不聞招，鬚視等，塵塵以之，騰管乘旌遐荒，宜一西南百年未疆，荆州之域連城數十，襄陽武昌岳及江陵長沙桂林，取皆以兵，餘郡傳檄反虜，起伏介冑九年，晝夜弗釋，登危摧完，戰必前列，荆城底寧，移兵夷洞，來其降王，繫瓠遺種，矢石殺躬，元戎奏功，大帝一聞，一官以庸，迫其入覲，嘉名天訓，乃省在詩，華其末家，又勅尚方，叢矢象房，魚服帳弓，輝鞍金勒，歸馬蹏蹏，亦爛其飾，雖古方伯，得專征伐，錫命之多，將不是越，憲憲其勞，授報既多，蓋棺龍光。

遺胤尚荷二長萬夫一千夫長今伐一門三將誰兩
別是萬夫一戍燧煙一殘閣波鯨海是航雖基公陞
亦遐以勸無羞前人亦曰克世兩間之堅莫石惟年
可磨不磷載銘以俾

汝南周巨勝碑文

君諱總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勳之子也君應
軋坤之淳靈繼命世之期運玄符清廟貞厲精粹體
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存世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
機援天心以立均贊幽明以揆時沉靜微密淪於無
內寬裕弘博令乎無外之繼罔不總也是以實繁於
華德盈乎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
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
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衡門講誨之
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

海內從風世之雄材俊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
覆者蓋以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二辟而卒不降身由
是縉紳歸高群公事德大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
方正州舉才襄賁令皆病不就援攘之際災責仍發
聖上詢諮師錫策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俯攷人事
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托疾杜門靜居里巷無人跡
外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強禦不能奪其守王爵
不能消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開門延賓享宴醇樂
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機知命可視
於斯矣洋洋乎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以

驗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世
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神明
如君之至者與宜所謂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
期考遐邇歎悼精心失國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
美其辭曰

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麗有醇有否有強伊茲周君
允卜其政誕茲明德自貽哲命與乎其文如星之布
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綜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
譚思德謨遁世無悶屢辭王寮洋洋泌丘子以逍遙
蔑爾童蒙是謂是教贈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
四續奇賞卷四九
三六

作此弘高名其華夏光耀昆苗清風丕揚德音孔昭

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太守碑

嵇康

先生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厥遠祖陶化於上

世而先生弘謨於後代詩所載阮國則是族之本也
先生承命世之美希達節之度得意忘言尋妙於萬
物之始窮理盡性研幾於幽明之極和光同略群生
莫能屬也確乎不可拔當塗莫能貴也或出或處與
時升降或默或語與世推移望其形者猶登嶽涉海
蕩然無以究其高測其深覽其神者猶旁瑛親珪肅
然無不欽其寶而偉其奇也不屑夷齊之潔故其清
四續奇賞卷四九

不可尚也不履惠連之汙故其道不可屈也雖峻昇
降於卷舒寧武士就於愚智顧盼二子不亦泰如危
宗廟之犧安不靈之龜故無孤犢之逼而有塗中之
廣觀屈殺鳴鴈是以處不才之間察巨瓠緯帶是以
遊有用之際今大辨而御之以納資大白而滂之以
辱為無為而名不能累也事無事而世不能役也訪
垂天之翼於寂寞之域投芒刃之穎於有解之會固
恢恢必有餘地豈若接輿被張以養生於陵灌園以
事離微近步脩軌轍而已哉尼父議老成於遊童
衛賜警重切於日寸爰之先生其始底幾乎方將榮

逸駕於洪涯，翹遐軌於巢州。跨宇宙以高挹，凌雲霄以優游。享年若干，遺疴而卒。於是遠鑒之士有識之，徒先生之沒，夫豈不慨然臨泉，徘徊而存惠子之問，運斧斲而思郢人之力，乃探賸索隱，以叙雅操。使將來君子知莊生之跡，略舉其志，碑之曰：我哉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淡，混齊榮辱，澹滌穢累，婆娑山足，胎胞造化，韶蘊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順神太素，簡遺世局，澄之不清，洞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庶俗，隱處巨室，反真歸漠。汪汪淵源，邁跡圖錄。

四續奇賞 卷第

隱居貞白先生陶君碑

蕭綸

夫夜光結緣非朕，匱之恒珍，逸羽翔麟，豈園池之玩寧？期心於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穎陽高蹈，洗耳於唐朝；漢陰貞柄，滅迹於周代。盛德風流，自來矣。應期而曜質者，其在茲乎？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陽人也。其先自帝堯陶唐氏之後，胤堯治冀州平陽，故因居止。龍馬見五色之符，欽明表八彩之瑞，光宅於天下。允釐於庶職，洪源曼遠，系緒綿長。漢興，陶舍爲高祖右司馬，子青翟位至丞相。後至漢末，南渡始居丹陽。七世祖濟仕吳，爲鎮南將軍。荆幽續奇賞 卷第 三十一
州刺史。祖降宋，南中郎參軍事。父貞實，司徒建安王國侍郎，並立履清約，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陵廕之雅姿，兼宣七善，總脩九德，行仁蹈義，嶽峙淵浮，瞻仰無以觀清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烟霞，共遠六歲，便解書，能屬文。七歲讀孝經，毛詩，論語，數萬言，曼倩幼習，典墳公幹少誦詩賦，方之於古，彼有多慙。是以岐嶷流聲，黃中著稱，有鄉人得葛洪神仙傳，見淮南八公諸仙事，乃嘆曰：讀此書，便使人有凌雲之氣。於是寢興諷誦，晨夜不輟。年二十七爲宣都王侍讀，總知管記事，勝道求賢，焚林招士。

朝難其選是曰得人元瑛之書記不足扶衡孫楚之才辭何以捧轂齊代好治宮室方脩苑囿青溪舊觀更就起築仍奏表上頌辭事兼美適彼樂職之篇瑜半景福之製帝省覽久之益以爲善除奉朝請脩居官次夙夜惟寅春朝秋請是極樸者也先生本不希榮常欲辭退乃與親友書曰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志舉山藪今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無爲自苦明年遂拜表解職抽簪東都之外解組北山之陽同稷丘之栖真慕留侯之却粒便具舟楫永言東邁廷錫問時賢錢別祖以二疎招茲四

四續奇賞

卷四

皓超然軒輿異世同符爾乃杖策孤征游踐山嶽既而到于句容登於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官府靈異之栖託往不能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我今義通無復其一請同求志之業故自稱隱居亦猶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巖極隱依林遁跡交柯結宇刻徑爲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水深壑絕峭組織烟霞枕石漱流水禽無抗採藥耦耕野獸不亂逍遙開曠放浪陵山嗒然若喪確乎難拔屬齊末道消天命旣否水圖穀洛地震由辰先生靜思冥數預識微兆於是

近遠書問悉皆杜絕昔乃聞之夏甫今則見之先生我大梁休運應期受天明命三辰開闢四海寧謐先生奉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天監以來常有勅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渥澤湛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游南嶽茲山也譬閭風之地軸若崑陵之天鎮八桂傍臨九純間設樹有琅玕草生車騎遺世獨往是用忘歸一十年有勅遣左右司徒惠明徵還先生茅山別給解巾朝后之降精矢老漢帝之致禮河宗況於茲日弗能尚也養志山阿多歷年所攝生既善冥祥亦降猛獸不據應應莫逢庭無荆棘遠同闕里階吐

四續奇賞

卷四

神泉運動於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鸞鳳游集芝英豐潤大造佛像爰及寫經起塔招僧備諸供養自誓道場受菩薩法夢登七地又得嘉名具以啓聞蒙勅許可葛玄之夢見開士朱鬱之遠望尊儀何以擬茲通感匹此微應以大同三年歲次景辰三月壬寅朔日癸丑告別年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儲皇軫悼有詔稱譽追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禮也以其月十四日窆于丹陽郡句容縣雷平山若軒帳之塋衣冠如玉喬之藏劍舄化於茲日可得偶焉先生器宇凝深思識精瞻含章貞吉不脩廢闕年將中壽

多則不
精則不
詳則不

匪踰於矩、眉目疏朗、儀貌鮮潔、實亡勸沮、多行德惠、
悵惜光景、愛好墳籍、篤志勵節、自首彌至、若乃淮南
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一通甲之書、九章歷象
之術、幼女銀鈎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
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莫不精詣、爰及卞射、荀基
蘇卜、簪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鈞之
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而已、
門人恒法、閭等慕遙風於緱氏、繪遺像於橋陽、勒玄
碑而相質、騰終霄之流芳、乃爲銘曰、

留鳥表化、棄劍凝神、徘徊紫氣、照耀丹麟、厥跡猶在、
四續奇賞、卷四、四三

餘風、因述其嗣、此淵哉淑人、高行邁種、盛德日所、
則猶想、覩其貞角、身以弘道、行不違仁、昔游纓綬、
頡頏、緒緒、標于巨救、勞彼周津、亦既解組、乃渡山中、
遠尋、古室、高蹈、風塵、情無、緇世、隱不、聞真、結宇、依巖、
貞棲、茂草、水玉、留年、華精、亦老、乃有、令問、承斯、詩考、
泉遙、危、庭、峯、臨、窈、洞、露、凝、蘭、階、雲、生、桂、棟、日、斜、欄、席、
花、落、蕊、尚、平、未、反、王、孫、不、旋、海、桑、變、易、陵、谷、貿、遷、
豐碑有、遺烈無、

延州豆盧伊君黃泉縣主薛氏神道碑

李華

或稱達性命者、齊生死之成、達憂怖者、一俯仰之數、
斯蓋無心之倫耳、焉足與議於精哉、何則、雲虹滅彩、
辭人於是、詠譔華秀、從風君子、爲之歎息、豈不以對
仙麗之景、懷變化而遺戀在、昭茶之節、悼零落而偏
憤、吾見豆盧氏之子、於其伉儷有焉、縣主薛字姓薛
氏、河東汾陰人、父駙馬都尉奉宸將軍、諱尚、咸
陽公主考駙馬都尉散騎常侍諱紹尚鎮國太平公
主、其在昔也、夏有車正、先封周有薛侯、事長其在今

四續奇賞、卷四、四三

也、五宗姻於帝室、重葉母於王姬、河水經天、上黃星
辰之氣、直山鎮地、下多味玉之林、駙主幼而教惠長
而洵淑、貞孝義烈之傳、吉而賓祭之儀、一聞成誦、紱
紆綢組之制、清毛醞羞之品、一見懸解、至乃鶴迴清
泛、蠶聚崩雲、月韻吹帖、花懷絲柳、婦人能事、成臻妙
焉、大聖天后、鍊石補天、有王母之神器、分茅列地、啓
弄孫之美邑、封田有禮義、引而親天、授三年四月內
封萬泉縣主、天愛下流、日新上簡、乘龍之舉、和鳳爲
難、絡八紘以選門、奄千官而求俊、夫以龍圖帝寶、祈
步推之華源、虎戟侯門、襲燕京之雄、貴人之信美帝

用嘉焉以萬歲登封元年仲春既望歸於豆盧氏六
官送行百寮供事近以盤輅遺以翟車環珮見旒璫
然在馭輔薄朱黛輕其盈門詔昏之禮於斯為盛爾
乃移其愛敬以事舅姑伸其友恭以諧公妹舉宗洽
比如鼓琴瑟每至婚姻會同少長咸集玳瑁步金
翠聯首有婉嫕之心無驕矜之色晞盼昧者若遲日
之泛漣漪瞻詞氣者猶光風之轉蕩薄加以引納懷
和饋分周賑跡屬自附窮歸忘窘故蘭行彰信於閨
門而蕙風滿盈於邦國諒惟琬琰之性自美抑亦助
勞之訓致焉中宗孝和皇帝雲廻南土龍見東京二

四續奇賞

卷四十九

四十四

儀更聞九族還叙望我兄今公主賃陶鈞之力曰吾
甥也縣十開月邑之賦神龍元年春加實封三百戶
縣主既通濟門關奉御又尚司殷省天子巡遊宮觀
聯恩子壻中參與趙王而均禮或醉飽踰度寒燠未
平何嘗不御藥在門王人接路當時厚澤莫之尚也
景龍四年二月以本御出為州刺史州刺史下
堂隨朱輪而回去輜駟入郡與皂蓋而齊騰辭官闕
今歲蘭庭庭隔今日遠肥泉永歎邪氣攻喪楚祝招
而不來泰醫來不及景雲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傾逝

於庭州之屏舍春秋二十有四美玉號頤明珠鳴也
平湯舊宇遂無望于歸寧懷縣新文空流神于永逝
有子三人華南答東里等或醢或肢呱呱而泣天
何以罰神其忍之冬十有二月五日歸葬于長安之
洪濟原窆窆護有命加等器服祖遺率山舊章生
之也榮葬之也禮若夫垂嘉好治善之元也蕭雅降
貴謙之道也山河其德察潤廣也熊羆其祥祚胤大
也摠眾美於脩姘落驕囑於小年此所以哀中之又
哀也昔袁亡馬氏蔡肇斯奮鄭長曹姬潘文亦作矧
茲內範事華無愧砥礪夫之石以表靈丘緝幼婦之

四續奇賞

卷四十九

四十五

辭之皇祖曹軒國馬相陰侯周氏其主字英英白雲
歸彼河汾公門藩衍銘鼎氣盈則仁兩義則成則勳
餘慶介祉遐靈女十中宗之甥鎮國之子岐若霜雪
準如桃李齊放爰叙克封咸秩萬泉罔賦三百其室
守祇以儉居滿不溢亦既鳴鳳宏爾家人謙恭下下
撫納親親傾財致客對德如賓我有邸第前臨黃道
我有池館即望青丘漢林停暮泰蕭初早片月易息
歡娛難保良人出守將命比相與子信往依劉東
聖母賜絕辭家淚枯露萎草霜墜禾離魂兮何

京師之野墓於何處杜陵之下嶽嶽更開列列行壇
勒是嶽音永觀來者

四續奇賞卷四十九

四十六

鄭國夫人神道碑

張說

鄭國夫人者弘農楊氏之女也開元神武皇帝惠妃
之母也曾祖諱謙以禮樂習文爲越州司馬祖衍以
折衝學武爲遊擊將軍父宏以門才入仕爲雍縣丞
而早卒初則天之代夫人言歸武氏曰恒安郡王生
惠妃及家令忠僕大子僕信開元十年三月終於通
化里其四月卜宅平少陵原哀子衛血號旻仰訴怨
報德之不待託思齊以永慕皇帝挹轡殿之內憂悵
鶴池之外慘揚淑聲而金石刻揭高行而天地感國
史司文命爲鄭志若清明下濟岳濱上升祥惠德門
慶育邦媛神授孝德之性天啓聰達之心加以潤澤
詩書游玩圖傳伯宗好直預誠將亡重耳羈遊先橋
必霸豈知漢廷章奏假借仲長之才周官禮儀資稟
宜父之學昌言嘉論有如此者螭首螭領脩眉橫波
旣工嘖嘆易爲容止肅恭而不踟舒和而不倨商周
革命遇屯有怡懌之顏桑濮儼如在貴無驕矜之色
端容一貌有如此者絃綖祭服闕翟朝衣纂組入神
剪制驚國雕胡之飯露葵之羹五齊六清三鸞七醢
咸一見而洞理或不習而知和女工中饋有如此者
惠妃載誕皇子在者四人驪泉多龍丹穴多鳳克岐

哀哀預見先凱之才、實軍實許早聞宵燭之艷亦開
陰德之潛襲胎教之密傳乎又名子以義成家以禮
忠者以令德爲忠信者以不欺爲信傳云去食存信
信而有徵經云移孝爲忠孝則不置周宗咸服紀季
獨存至德深旨有如此者辟司徒之妻邑其合禮南
城侯之婦封其舊功況夫人慎徽四德四德成舉經
綸二儀克從匪武收繼趙之勲產姚承配夏之
慶吹凱風於椒掖外王母於梧宮盛德大業窮光極
寵啓國西鄰不亦宜乎十數年間二子榮立每至四
時令節六參嘉會魚軒照門龜艾交室爲壽則珠貝
四續奇賞卷完

山積伯幣則錦綺霞舒白玉滿堂聚姻親而同有黃
金竹穴散隣里而無餘君子欽其市義聖人嘉其實
儉故寢疾則飲食天厨湯藥御府匪日伊夕上宮駘
驛於閨庭送終則威儀傾都車騎瞻日自宮狙野中
使相望於道路哀榮之盛書記罕聞倚歎所謂小君
之遺美聖善之高烈者也如使後代考南史議西陵
披簡牘而嘆息臨山原而茫昧旌賁之道不期闕而
然則外甥之碑武檐之石非明淑之壟其何所設焉
辭成退御帝稱曰善顧謂尚札我其書之於是西翰
黃縑縷字青琬雲橫波威神變艷爛於山門鶴倚鸞

翔生氣宛延於松路禮尊事絕恩崇迹遠斯文玄德
動天幽誠迴日之奇致也誰昔未親名言莫逮銘曰
代有母德厥氏楊兮祖考爲士夫爲王兮聖后中葉
忽萬方兮天命未改復歸唐兮賢淑啓祔繼絕亡兮
宗周雖滅神女昌兮建號西鄭榮舊鄉兮魚軒翟弗
盛寵光兮二子雙飛華綬章兮朱輪魚廷煒煌兮去
此昭昭卽茫茫兮何處詔葬少陵阜兮貴妃慈親侯
王舅兮寒暑流易山川久兮古墳坡陁老樹朽兮壽
宮靈百代守兮頌石光華千載後兮

四續奇賞卷完

四九

穎川郡太夫人陳氏神道碑

張說

穎川郡太夫人者諱某字某雷州大首領陳玄之女
羅州大首領楊履之妻驃騎大將軍兼左驍騎大將
軍號國公思最之母也陳氏家富甲兵世莫嶠外夫
人誕靈豪右淑問幽閑六行天至不因師氏之學四
德生知無待公官之教原夫陳本嫡水楊承赤泉九
貞爲郡良吏出守中國五馬浮江僑人占守南海兩
州接縣二門齊望下妻鳴鳳擇對乘龍楊翁有聘玉
之祥應姬獲探金之慶號翁弱冠昇仕鞠躬禁闈正
性本乎胎教剛腸形年義色神龍三年七月五日北
四續齊實卷四

軍作難西華太守入官靈丘縣郡樓公孤劍交鋒
群內奪氣余卒之際安所是屬既立殊常之勲遂蒙
超次之命受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弘農縣公行內
常侍其後改拜將軍太夫人是加爵邑堂高九仞祿
重萬鍾朝廷美其揚名州黨尊其遠聽夫人富而好
儉貴而能勤身却錦繡手親紡績公每皆定晨省夫
人必誠之忠孝勸學文武常謂汝口稱思勗當心念
其義父毋名之欲汝三思而揚勵也故號公便習千
戈漁獵書史政命伐罪擒叛僚於百越寫誠誓衆破
狂警於五溪闡子弟如使手足請風雷若應期契聖

朝答高秩於驃騎酬大封於號略豈非以辭弟之懇

忠誠斷繼之明訓臣節立矣君恩厚矣子孝成矣母

慈著矣備此四者善孰加焉抑神道祐心而人倫典

行詩曰非氏聖善又曰室爾子孫斯實穎川大君之

有也享年若干開元九年四月八日薨于長安之翊

善里先公早世丘墳故域古無合葬有禮從宜夫以

體歸下地萬里宣殊乎黃壤魂何不之雙棺幸同乎

玄宅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招魂附塋于萬年縣龍

首鄉神鹿里申孝子不忍隔親之情也恩勅賜錢十

萬緡布皆百段日碑忠厚漢武知其母教馮勤龍貴

四續齊實卷四

世祖稱其母德克軫天情頗爲連類號公生盡其禮

沒盡其哀嗟閨水之日逝俱藏山之夜徙近鏤碑版

遠貼圖傳烝烝至意有足感人恹恹信言故無愧色

銘曰

陳公奔後楊侯周裔去國何人南遷幾世鄧淥嶂表

朱岸海際兩族相高材雄兵銳猗歟那媛儼茲國士

友善琴瑟華如桃李心契法度容和愜喜資敬從夫

移忠訓子嘉此令子南溟北歸于天鶴唳拔滿鴻飛

米官退散銅柱來威國家安寵魚軒翟衣子封號略

五公前字母邑穎川三君舊土感激榮慶踟躕今古

高堂夜靈帛客朝聚龍首山前前臨瀾川招鬼五嶺
合塋三泉山山丘墓樹樹風烟孝碑不滅茲墳永傳

終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五十一

墓表類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廣陵陳先生墓表

唐呂溫

弘農令柳府君墓表

唐柳宗元

侍讀陸文通墓表

唐柳宗元

宗默居士墓表

宋晁補之

何君墓表

宋陸游

安先生墓表

元袁桷

真定君墓表

元宋本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五十一

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元徐琰

統制官詹侯墓表

元吳敬

廣陵陳先生墓表

呂溫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棠邑鄉陳君曰融無辜享年七十有二遊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縝密丹青無自入也靈味天成翹葉無所資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機不通乎輪機至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也清濁一致伶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而踐則有跡器疎而扣則成聲我踐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我扣惟虛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稱若夫為養克孝居喪致毀事亡如存朋友孜孜兄

四庫全書

卷五十一

墓表

翁怡怡於鄉恂恂與物熙熙天性人道其盡于茲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知命是達怡神為榮樂天忘憂自能不驚貴我以道此非祿乎何必入官然後為仕我有信順自天蓋高亦既知矣謂神蓋幽亦既聞矣何必俗幹然後為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極矣子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兄平詞氣發乎顏色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雍雍穆穆甚足異也因指之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

盡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吾里嘗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也皆自欲遜舍遠罪亦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仁清風猶在于於是慨然痛先生以純德至行流落光耀官闕執處之禮士無表墓之文知而不書我執其咎乃披典校德諡曰貞晦先生窮微其實建石于路川告將來之有識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溫述

四庫全書

卷五十一

墓表

三

古

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柳宗元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殯于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蘭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祐穆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皆如律令府君諱曰某字曰某由父任爲太廟齋郎更許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爲弘農二年推其誠格于其人闢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天教厲明具故俗不爭今遂以洽于太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加禮褒旌耆德絕尤諸君之政風于下邑命爲吏部尚書郎東河南授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焉方圖優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于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商事遂殯于是邑仍會危難至于今乃克返塋孤某常爲黔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不敢緩初君娶司農少卿京兆常山之子涇陽主簿迴智之女德容溫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于越而假塋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天人之喪至於號舉弘農君之喪咸主於墓寔焉既寔立

四續詩賞卷五十一

四一唐

石表於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有難仕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駟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澣衣黜食寒妻下僕御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爲旅人徒跣萬里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五十而墓者葬也祿三千鍾而悲者曾子也聖具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待不立於世乎

四續詩賞卷五十一

五

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柳宗元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乘軼廢焦思慮以爲論詁詭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殺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山則汗牛馬駢合而亂其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利而本則舉其所學以啗其所異黨枯竹護利滑以至於父子反袞若輩詆牾者前世多有之其矣聖人之難知也有若郡人陸先王質與其師友天水陳助伯趙莊龍翔聖人之清故春秋之言及

四續奇賞

卷五十一

墓表

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未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某日塋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痛動將塋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後先生若千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焉

四續奇賞

卷五十一

墓表

七

唐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晁補之

寂默居士晁氏諱端稟字大受居開封之昭德坊太
子少保文元公曾祖也給事中參知政事文莊公祖
也其世家爵里謚諱詳於國史文莊生祠部員外郎
秘閣校理諱仲衍校理生居士居士世世蟬聯非少
長山林人且有盛名塲屋間嘗爲參佐州郡令大縣
矣卒不用以沒寂默云者蓋嘗以此自名而未嘗以
此語人補之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道之不明
也言之不行也以未小成榮華者隱之也寂默而道
與言顯矣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居士曰吾
四續奇賞 卷五下 墓表 八

學故未嘗教吾河內其族人知之居士與之交游而
厚者則皆相勸誡之以寂默以實居士嘗有志於特
不遇而爲此也居士七歲奇警過常兄絕遠見而名
聞而識二十歲而書長六經百家說又雜取他類書
小說叢雅人不勝其書皆成誦於口用以自娛爲文
詞捷敏如水就下曄耳行遠手將立斷無肯綮者旁
觀其同學兒方濡墨蹙額如恰諫如憶昨夢不可得
而居士已四顧滿意宜氣脉片欲盡矣用此蚤有名
譽熙寧中與補之同試開封嘗暫出謁客客壁間石
刻各序千言蓋有言于史臣者居士曰能一再過誦

乎則俱默讀居士曰誦矣某曰亦誦矣借誦借止而
居士盡習補之遺二字焉無幾何居士舉詞賦爲開
封第一主司駭其策豪賔異聞難字非他時舉子比
展其卷堂上自屏及陞紙窮顧相詫曰盡識此可以
爲三千士先登矣然是歲屈於禮部又三年始以經
術第進士意不自得欲從制舉曰此吾漢大夫之世
科也時王湖州石父亦制舉喜根持論氣豪老師宿
儒少所屈然獨厚居士居士數從石父道往古石父
通洽猶自爲不及居士博也石父因以直言舉勸之
而居士故倦游不復萌意亦會其科廢云爲人和裕
四續奇賞 卷五下 墓表 九

明白不許其賦藏置言辭落發有所作意必先入外
視之類欲速者而中乎其實與事關也又事於穎川
夫人孝重去左右兩從伯兄使淮南居閑不調者十
年愛西湖堤邪山水曰是可以忘老有詩數十百首
至今傳枕膝問焉爲長歌怪處似玉川子平處似香
山居士至雜文數十言叙事甚古今得失之辨則唐
人獨以詩名如郊島者不能遺也文莊齊安夫人幸
相王郡公之姑初王公之自舒來貢於禮部也猶少
出入姑氏如家後貴爲宰相居士以布衣永年少往游
如平時不怵於其貴或飲醉其堂上劇譁大笑傾一

西續奇賞

人皆曰如居士蚤有名譽，孰能稍自矯拂，遠遊以新合必獲然。居士不志於其後而樂於不矯拂，現不台如其躬之遂其知者，則以為氣定而守全，其不知者方且以世禮雕肝一二，詳詠之，嗚呼！此其所以窮也哉。然居士自以少孤，依賴川夫人，辛苦學問，微嗣其家聲，其力既失，夫人養已，得疾鬱鬱，又官不偶，抱所長莫試，滋與世闊，不復自金玉。王類李將軍，既困負其才能，數與虜角，忘意於無益者，常人不知愛惜，恐一失不可得，必其誠心好士，知才為難者，方復悼其窮也。晚尤自放於酒，一日過故人飲，甚樂，忽悲歌起舞，泣數行下，顧補之曰：「吾若是乎已矣！」人暫見之，不知其為開封晁大受也。或竊語以為狂，居士笑曰：「琴張輩所謂狂者，進取吾進，取乎哉？補之輒從旁讚曰：『魯漆室女獨處，超然不寐，而悲嘯亦狂者邪？』鄰人疑其欲嫁，鄰人則淺矣。然數月而居士卒，異哉！補之嘗論聖人有中道，若伯夷柳下惠俱其中者，故從伯夷之清則和，為不恭從柳下惠之和則清，為隘然二子蓋百世師，不有聖人知之，則楊雄所謂『俄夫』也。過言也，然人豈可以皆至於夷惠如陳遵張嫺乎？」

西續奇賞

不能相効，雖未足與論中不中之際要，曰：外輕者獨樂至所遭薄，厚學者不道也。居士嘗主簿博野，又為保德軍掾，洺州推官，知龜山縣事，其為令與邑子講習經藝，有惠愛於人，然居士終無意於為吏，特魯肅論麗士元非百里才，其治不治，後人固不當求之未陽之間，至其言克治作樂，非仁者之弁豈惟異於魯肅所期治中事雖孔明猶當自恨前所以待士元者未也。故韓愈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遇，居士卒以元祐五年四月丙午葬，以其年五月戊寅地則鄭州新鄉縣之旌賢鄉也。配王氏，穎川夫人之姪，穎川夫人為晁氏婦，徐氏王氏恭儉似姑，若上二子覺之，貢之皆文學，善士貢之已得，拜名為新鄉令。後十七年而質之始以書來曰：「頃先君不幸，葬日迫，太僕林旦嘗銘之，痛其遺也。知先君之深者，孰與兄願為文表旌賢門上抑先君不至要官，職四十六年而沒，施為者少，然孔北海志不就上議處以榮信，陶淵明一縣令後仰其高窮，遠成敗信不足論，論其人物如何耳。補之曰：『才哉是足以大吾族，父為不朽，豈曰天之高明，地之無疆，中不知茂之幾何，長人不七尺，當物之一，乃若傳說以其事業沒而上比于列星之』」

光何必傳說有陵客星有曰長庚彼微者也而動其
芒豈皆如說富貴有功德于商乃如是其昌嗚呼居
士世人以為狂自謂我非狂既陷于霜亦揚其芳此
如陵與白也身雖沒其才氣俊偉猶耀而不亡也

四續奇賞

卷五

集表

三

宋

何君墓表

陸游

詩言易言一書之不見一字之不識一理之不究
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異同此人也而老壯殊
一卷之詩有淳淵一篇之詩有奇崛至十一聯一句
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讀再讀至百讀乃見
其妙者有初悅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
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鍊之久乃失本旨斷割
之甚反傷正氣雖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詩又非知
詩者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蓋眾故論久而後公
名久而後定嗚呼銀戟予固不足為知此道者亦致
四續奇賞 卷五十一 墓表 十三 宋
其意久矣顧每不敢易於品藻蓋彼皆廣求約取極
數十年之力僅得其所謂自善者以示人而我乃欲
一覽而盡其可乎何君名建字思順能詩終身不自
足而卒卒後予友人曾樂道輩仲至始介思順之子
美以遺藁屬予表墓且言思順平生欲見予而不果
故有斯請予年近九十病臥鏡湖上凡以文章來者
積案上不能百一自取思順詩讀之不覺起坐太息
曰今世豈無從事於此者如思順益未易得也不以
字善其成句不以句累其全篇超然於世俗貴與之
外予之恨不一見其人甚于其人之願見予也思順

曾大父諱粹中大父諱汝能父諱松東陽人以嘉泰三年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兩娶郭氏皆先卒以開禧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于仁壽鄉陵頭山之原于一人女長適進士郭崇次尚幼開禧二年四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表

安先生墓表

袁 柄

嗚呼、金蹠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辨博長雄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得南鄉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纖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偽學造謠、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稱載以來、保定趙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益隆乎之興、使大道復同而風俗一、不任於日拔耳受而有嗣也、劉既久、得其傳者、曰安君也、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靜遠、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修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慕貞潔之賢、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墜簡、傳者益遠、而書卒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讀之末、古意斷絕、踵謬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世書、錄元豐至大三年、考家禮為祠堂、以奉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也、以持敬為本、解經必稟縷以析

果知矣、必驗其所行、第于相從者、常百餘人、出入間巷、佩矩帶規、知其爲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有侶、君無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滔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定、因居焉、戊戌歲、詞賦入等、占儒籍、考松江東、宣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三、娶張氏、焦氏、子二、暨垣、女一、嫁王氏、是歲葬萊城縣安仁鄉先塋、

四續奇賞 卷五十一 墓表 上六元

之、劉其子、皆林學士、公思所以書其美、曰、自歐仲、公、安民、不幸、上林不幸、父有遺文、上書、公、之、十三年、門人蘇天爵述其事、狀雖門曰、默、先生、天爵從學、有年、先生之意、之行、願表於墓、原使有考、稱作、而、言、曰、真、文、忠、公、也、今、與、木、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昭、之、而、食、于、而、下、何、無、異、辭、集賢劉公、生、愈、後、則、揚、合、一、劉、公、功、與、真、公、並、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或、文、忠、公、之、學、四、方、爲、有、非、矣、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丁、亥、倫、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會、稽、袁、桷、表、

真定張君墓表

宋本

真定之真定縣人曰張君諱德林字茂卿、夙喪怙恃、兄弟衆、且貧、既長、遂贅于郡、董氏、董氏多財、無子、委君家事、君長治生、久之、資益饒、又哀董宗將絕、爲外舅買妻、覲有以世其祀、果生一子、名竹、竹幾何、外舅妾皆歿、君夫婦鞠鞠、保抱乳哺之、壯悉致家貲、以去、箭力、留同居、不可、乃與田百畝、屋一區、爲報、君課家人耕、蠶、以自衣食、至治元年七月十四日、病、卒、年六十四、至順二年某月某日、葬縣之新市鄉安封原、子男一人、天佑、和、寧、路、儒、學、正、女二人、長適朝列大

四續奇賞 卷五十一 墓表 上六元

大監察御史蘇天爵次適郡上官恩、敬、探、羅、二、中立、中和、日、蘇、君、持、君、事、狀、告、予、曰、昔、杭、有、富、民、病、且、或、子、生、甫、三、歲、遺、命、囑、主、家、產、宅、時、予、取、三、壻、取、七、子、長、而、訟、平、崖、張、公、爲、守、曰、使、遺、命、予、七、則、或、壻、手、矣、荷、無、剛、明、若、張、公、者、則、予、受、伯、無、疑、今、張、君、非、迫、於、孤、子、之、懇、非、林、於、官、府、禁、令、非、不、理、於、鄉、黨、親、戚、之、口、慨、然、舍、所、已、排、遣、詔、不、爭、求、之、時、俗、亦、鮮、矣、能、爲、我、文、以、表、其、墓、爲、齊、民、勸、乎、苟、得、之、將、歸、刻、諸、石、子、諾、而、未、遂、蘇、君、再、請、三、請、且、歲、餘、不、懈、時、蘇、君、室、恒、山、郡、君、已、亡、予、憐、其、拳、拳、故、妻、之、父、若、是、乃、最、其、事、

之概附以卒塋歲月子女取息之數而系以論曰古
 未有贅婿秦黔首家貧子壯則出贅始見史傳實弊
 俗也妻之家不以骨肉視贅婿雖贅婿亦自不以我
 為妻家骨肉張延賓章早備婿則除人乎陽為翁翁
 熱而陰相漠然者爭鬪相責望者皆有之蓋實非骨
 肉而然也故有弱至發民資婿為卒將以用其憤
 忿不干勤勞困苦之氣耳至財者則又民之心也百
 金之產出入掌理可沒齒溫飽贅婿於妻之父母之
 子何有於戚處非骨肉之地當風俗世下之將而張
 君出焉真鮮哉方以抗民之訟則大非其倫彼富民
 門續奇賞卷五十一 藝文 十八元

者懼其子於己生而君則求董之子於未有詎不
 相萬萬哉當買妾時君固已無心於其所殖不待推
 致於前而後知也然予又有感於蘇君者昔子大父
 亦婿京師富民張氏張亦無子約曰死後園田屋室
 金帛皆子物數歲側室有子大父告去張翁疑驚曰
 何至是縱有子女不當得產之半耶大父曰其不欲
 處嫌地竟去舊當狀其事泊其餘行實欲求當世有
 文者表著金石未能也孫於祖頗久有聞然者蘇君
 乃能以斯先我豈天賞君盡心外舅而生蘇君罪豈
 弟親親女以君女而取報乎則鄉所謂弊俗者鎮定

之同由董張蘇三氏可少補矣用於世而觀民風者
 過君墓道以讀是尚有徵焉

七
盛
一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徐瑛

國朝自至元初元川兵喪漢以來驛書卿至日告克捷既下襄陽渡大江所向風靡有城郭封疆之任者若崩厥角恐後卒之混一區宇際天蕪海固不臣矣是雖廟謨雄斷師武臣力之故而江南謀國川世之士亦從是可知獨時時聞趙鼎發歿池州李希夙潭州馬暨成靜江如是者不過十數人止寂後又聞文天祥以宰相使軍前遁海上被執不屈久乃伏節若可起人意者而於先幾之識前知之見未之敢論十數年來南士車馳報擊北來不絕間坐論對語及其所以內者則深憂遠計危言制論之上亦嘗有之而枋用非人以言為諂抑而不求求而不聽聽而不川是以馴至此極始知人謀非盡不感抑亦國運之有所窮而天命之有所歸故不得不歸於有德也嗚呼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之故哉今觀余君恁所狀故宋尚書兵部侍郎徐公之行則前言信有證不誣公諱卿孫字麒仲臨江之清江人曾祖源祖大經父森贈宣毅郎妣譙氏贈宜人按狀公在宋朝起身儒科即以治縣最當時其聲益不勝書人視以為講升朝一再遷為御史為諫官垂三年時其國之事莫急於邊

備初見即以勵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為告襄陽之不守元帥之無謀我軍之任行者猶無不知之而彼相挾私蒙蔽上下界不正其情軍之司位於前者視為軟熟恬不之惟獨公能抗議彈擊第一義已甚可觀繼是累千百阨反覆辭切無非論邊之日言大而不遺其細謀遠而不畧於近料事精密道論切宜使吾徒為其國計亦不過爾取是謀帥而按李希於久廢薦文天祥於列郡以棄事而陳李庭芝之決不可用即責時宰陳宜中循行故事如坐而待亡其後或抗節或義或誤國謀身無一不如其言此則非知四續奇賞李五

人如羅輝識時如若龜則世孰能之殆天與焉謀神授之策者乎不用其言而用其身雖簪筆持紫把節持麾於我何加至是公去蒼益遠矣國亡未幾而身亦隨之悲夫余間居坐念自有宇宙以來以國何限斯為其國之有人則其時其事言之可為太息以為無人則斯人斯言散在史傳何國無之而卒亦無採於須臾之運者信在人則在乎用才若為何人在天則亦顧運績者之何如耳後有君子論一代興什之由於千載之上其有取於吾言乎若公之文學政事散見如狀以非大節所在故不詳錄公生以宋丙午

二月十九日卒以至元庚辰三月十日葬其鄉以至
元丁亥十二月廿四日娶楊氏贈宜人繼黃氏封宜
人子男二長震先卒次必茂女二豐城李景虛陵文
陸其婿孫男二女三曾孫男三女二異時余參乘江
西以修從祖漢高士之制于東湖間已起敬公之名
節嘗歎列吾宗人之有德有爵者非伯之屬去官不
果會文陸來京師一日致其婦兄之辭曰必茂先親
歿且僅有年而墓道未表大懼顏越無以顯揚惟公
中典刑以詞翰重一世敢以不肖為請余知公悉
且欲著其可鑒者示後來故不復辭而承之辭曰
吾國之臣莫知所歸一或有知國情者非由我代觀
惟狂惟聖我知其人自來無與千載而下其言則存
刻表墓門示爾子孫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吳 澂

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開慶已未之夏戰歿于蜀
勝軍屯鄂之城外其秋大兵奄至降其軍而侯之妻
子在軍中俱北徙子生始四歲時世祖皇帝以親王
總兵柄河北董忠獻公從世祖具知侯在蜀力戰不
降狀命公曰佳父必生佳兒汝其善護視公鞠誨同
已子名之曰士龍既成人仕州縣以廉惠稱追痛其
父歿節而未白於世常忽忽不樂及擢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監察御史按歷荆楚所至訪其父遺述有宋
士錄國亡之際能城守野駭歎者人各為傳而侯與
四續清賞 卷五十一 墓表

焉得其傳又稽諸故老遺黎退卒之口參伍附益歸
以語其友友輯為事狀持示臨川吳澂曰吾父以節
歿居北之五年吾母亦歿僅存不肖孤一縷之脈大
德壬寅冬具衣冠招吾父之魂與吾母合葬嶺江丹
徙崇德之硯山懼弗克揚先烈將遂沉沒則終天無
涯之痛念不可寒願有述以表於墓敢以果子澂
辭許於是讀傳與狀而哀侯之尸以灰鳴呼歐陽公
論五代之臣全節而少者三王彥章其首彥章北面
朱梁蓋路人一旦為君臣歲月甚淺辭無足道而弗
貳所事百世之公議猶避之宋三百年仁義之國豈

未梁比而其季也。又宗廟社稷、城郭封疆求如項籍、田橫、劉濞諸葛瞻、顏杲卿、張巡、許遠、南霽雲輩，一何寥寥！耶侯以下官徵祿，出入行陳，屹屹不挫如此，世亦曷嘗無人哉！嗚呼！啼矣！侯之歿，以蜀崇慶告急，宋大將往援，侯率偏師以前，破營壘十數，攻蜀之帥，號紐隣，有言戰聲，大將畏憚，得小捷，邀謀左次，以遁。侯見帥深入不惑，驟領數十騎來往，有敵輒迎，又喜遠追，謂其輕脫可獲也。大將逗遛，侯率所部獨進，進至敘州南平隆化縣界，遇游騎什什伯伯，接戰無大勝，負日中帥以精騎數千至，侯之衆不滿千人，皆敢

四庫全書 卷五十一 藝文

四庫全書

戰上馳突，衝鋒力戰，不少憚。適卒滿人將求救，方引衆起而傾軍，竟不北。侯所乘馬左射後，既不聲，帥兵屢却，然以步敵騎，衆寡幾十倍，帥兵生力，分番迭開，日見戰，未罷，所殺已過當，傷之兵灰傷者十七八，矢貫侯臂，裂帛裹創，復戰，是日數十創，創甚，矢盡，衆稍稍散，逸聚者，數百人，傷重莫能軍，侯被執，帥壯其勇，則生之，侯大罵，求速死，亦不加害。翌日，帥親視其創，饋之食，與藥，侯標去弗受，給馬，上載以行。八日，不食，至播州土門，逼令詔城中，不行。遇害，年五十二。帥遺都，輒對傳堂言，惜惜嘆曰：好人，好人，且

曰：其箭不可當，侯之從子二，其一失其名，先數歲戍巴州，戰歿，其一一名燦，然後數歲要隨州，戰歿，以戰歿，其子世守樊城，城陷，不降，亦歿。一門人，侯光州固始人，諱鈞，少負奇氣，嗤齷齪，偏弊精神，事無用，語每云：讀書了，大意可暇，日挾勁弓，驅馬出平原，曠野指南北，東西射曰：大丈夫立功名，當以是。萬殿帥器之，妻以兄女，諱邊，郡材技良家子，選補軍職，緣武定軍屯光徙屯黃舅，勝軍後，擢取將於武定，而以侯爲副，其將後走馬襄陽城上，墮城上火，侯叱曰：大丈夫不爲國歿敵，而火於是，見女子耳，制置使遂

四庫全書 卷五十一 藝文

四庫全書

以侯代將克統制官，寶祐間，蜀歲歲被兵，侯往來峽渠，開達等州，并禦用少，擊衆數數，以多最深，人贊徵築達城堡，化服群獠，撫以恩信，任事不避艱險，類如此，捐軀殉國，其素志也。而竟以致戰歿，嗚呼！啼矣！夫

終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五十一

墓志類上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職官

禮部尚書韓公墓志

唐皇甫湜

觀察使韋公墓志

唐杜牧

御史大夫王公墓志

唐常袞

秘書監穆玄堂志

唐穆賁

侍御史李公墓志

唐梁肅

工部員外杜甫墓志

唐元稹

四續奇賞卷五十一

翰林供奉李白墓志

唐范傳正

秘書少監馬公墓志

唐李翱

賀州刺史武府君墓志

唐符載

司倉參軍楊公墓志

唐歐陽詹

平盧節度李府君墓志

唐杜牧

淮南文使杜君墓志

唐杜牧

王屋尉甲君墓志

唐韓愈

南陽樊紹述墓志

唐韓愈

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并序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
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
嗚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
緒之錄繼計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叙
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
後魏安祖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叔
業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
言出成文及冠恣為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
四續奇賞卷五十一 墓志
發不掩聲震業光象方驚爆而卒排之乘危將顛不
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同無方至是歸
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和船興以扶孔
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
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酬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
鏗本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竊眇章安句過精能之
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
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為
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
議不隨為罪常懷佛老氏法漬聖人之隄乃唱而繁

忠君

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恥，止怒天下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及吏兵久遁，無功。固涸將疑衆懼，恂恂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達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達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戒孫辰告糴于齊，以爲西續齊賞。卷五十一 三

急病校其難易，孰爲宜。衆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邪？選拜京兆尹，敍禁軍帖旱糴，繼倖臣之謀，再爲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開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承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以談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和壻左拾遺李漢聲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頭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

病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彌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巨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陰不時施。昌往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

杜牧

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婿張復魯曰三
雅女得良婚歟以是託墓互以池州刺史杜牧爲誌
復魯曰公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尚徵何言之深公
曰吾年二十九官授秘書郎時嘗夢涉澹水既流中
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其一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
成今未也今萬日矣天已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
問以其月十四日年五十八薨於位公從父弟某盡
公功行以公命來命牧牧位哭序且銘之公諱溫字
四續奇賞卷五十一

五

弘治草氏自殷周秦漢丘明馬遷班固華平書其人
以光其所爲書至後周道邈公更出世家富貴中隱
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以蜀嚴谷口不能爲比
道邈公五世生潯州上黨尉贈諫議大夫希元上黨
生吏部侍郎贈太尉望吏部生右補闕翰林學士右
散騎常侍致仕贈司空義常侍生公於道邈公爲九
代孫年十一以明經取第爲太常寺奉禮部秘書省
校書郎選判入等咸陽尉監察御史公曰是官以奉
卷所宜邪上疏乞免改著作佐郎常貞元中常侍公
事德宗爲翰林學士帝深於文學明察人間細事

事有密切多委之歲久憂畏病心帝曰某之心我其
盡之以致仕官屏居西郊公晝夜侍側溫清飲食
情致意一經心乎積二十餘年丁常侍喪自毀不
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鎮武昌皆虛上職書卑
辭主門公起赴武昌命未至府拜監察御史遷左補
一欲事文宗皇帝時宰相百吏願條帝功德謨彌上
獻公獨再疏曰今蜀之東川川溢殺萬家京師雪積
五尺老幼多餓歟豈崇虛名報上帝時邪帝乃止遂
訖十五年不谷尊號事改待御史尚書禮部考員外
郎當太和九年文宗思拔用德行超出者川警慢天
四續奇賞卷五十一

六

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拜諫議大夫召爲翰林學士
遂欲相之公立銀臺外門下拜送疏入且具道先
帝侍遺誠子孫不令任密職言懇志決因命掌書舍
人閣下公復堅讓不半歲轉太常少卿一歲遷給事
中皇太子侍讀公復陳先誠以侍讀辭自宰相下皆
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先是宜避邪公不聽凡拜送三
章帝終不能奪武節度使三晏平罷罷武以戰馬
四百天兵器數萬事去舉成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
撫州司馬仙韶院未官尉遲章以樂官授光州長史
以財膠員俸璋大有寵於上公皆甘詔書上還

上此論之公持益急竟以康州還晏平璫免長史非
俗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即官於內殿悉
疏壯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平羣公低莫
唯公獨進田陛下唯一子不教隔之至是太子豈獨
過乎上意稍平不數日遷尚書右丞朱永魚章遷兵
部侍郎兩請丞相願爲治人官出爲陝州防禦觀察
使兼御史大夫服章金紫回鶻窺邊劉積繼以上黨
叛東徵天下兵西出禁兵陝當其衝公撫民供事就
不兩告苦入爲吏部侍郎典一冬還老吏無所賣復
以御史大夫出爲宜欽池等州觀察使賦多口衆最

四續奇賞

卷五十一

七

于江南公急思窮益自儉苦刑律其俗凡周歲
無所更改自至大治公幼不戲弄冠爲老成人解褐
得官超出羣衆人不敢旁發戲娛及爲公卿在朝廷
省閣中大臣見公若臨絕壑先付度語言舉止然後
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言一出口雖天子
宰相知不能奪俯委逆之不以德行尚人人自畏敬
不紀要結於人人自親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者獲
公一言矜奮刻削益自貴重官卑家貧時主將家事
在私閫內高曾兄弟錫珠誘嫁娶衣食無有二等疾
甚將絲悉召親屬賓吏稱先常侍詩句云在室愧屋

漏因曰今知歿身不負斯誠遂涕下不禁當夫子世
得七十子國小俗儉後有聖人爲之師使生於人與
公相後先必有能品之者夫人隴西李氏贊善大夫
德之女先公四歲終生四男長曰准前國子監四行
助教次曰珍前明經次曰環次未乳女子四人長嫁
南陽張復魯復得進士第有名于時爲試太常寺協
律郎鄂岳觀察史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德則至
矣位其充乎如其充兮下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
之萬日之期天實爲之

四續奇賞

卷五十一

八

御史大夫王公墓誌銘

常袞

尊主直人則醜正者售禍權侔才忌則害能者構忤
 况位抗三府勢傾一時天下之事懸在掌握而剛腸
 立朝驚鷲橫秋匡拂摩切姦邪是懲至使陰謀協比
 乘間竊發曖昧摧辱加於大臣公諱錡太原祁人也
 昔在玄宗之盛外攘獯戎內立制度混一天下圖萬
 世安至于軍旅征伐府庫賜予聲明羽儀禮文憲則
 莫不懿錄震耀靡鴻精備國用荐費闕於經入固宜
 有卓立大才統集其事公當此時以御史大夫領京
 兆尹佩帶使印十數焉黜幽陟明考察風俗地征國
 賦均輸中平天下六閑一休官皆紀制之本央前
 殿前宮下苑亦護作焉公以典訓經之文法緒之明
 察綱之廉平紀之其運也合變陰陽有以鼓其動其
 密也至精鬼神不能窺其隙而策害邪之歸鈴鍵多
 門之密我非物計億事沛有餘力矣勅一節臣日支
 無所遺情矣故威嚴毅下風清闕右紅紫求諸露積
 仍屬星精雪駟外視重溢廣靈圖之百思奉命平之
 萬春漢家水衡少府幾四十萬至是而盡之我運
 聽之朝四海雄富丕變於太公之力焉人則畏公大
 謀出則平次聖天子垂拱於璇臺守而抗外

御史大夫王公墓誌銘

卷五十一

御史大夫王公墓誌銘

卷五十一

堂時佐輔陳希烈忌公有宰相器憂在移奪又楊國
 忠與公權勢相傾事不兩立會有兇人邢宰陰聚姦
 黨於長安里舍中公以京輔都尉之卒逮捕悉擒詔
 公與廷尉雜理而希烈洎國忠使法吏以牘背喻風
 指於兇首引公愛弟鐔連坐公具表其狀請自拘於
 司敗上以罪不相及猶遣使慰厚之而沆猜罔上者
 密白而下其書舊制大臣不對理陳寃天寶十一年
 四月十三日奉敕縶盤水北面拜跪而自裁妻子移
 隸宅于流服嗚呼歷觀憂國愛君之臣忠信夫遠而
 左右所鞠按成其無狀之罪豈勝言也則王章鼂錯
 納忠漢朝衣冠傳於都市家屬徙於合浦古人有言
 曰刑罰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又何害也知我者其
 天乎公始以茂才異行首於策詔凡四佐王官之邑
 七領憲府之命一至殿省再遷臺郎大司空大司徒
 各一官族德政燕國公張說已叙於烈祖之碑夫人
 河東郡夫人薛氏存與其榮歿與其辱南北萬里流
 離十年飲恨何生以存守祀以大曆三年五月終于
 某所嗣子稱以不天之靈承覆巢之條遷延炎海幽
 寃霜露家未悔禍慈親內歸生人之難無稱之此承
 惟先君及難葬故有闕泣血忍死獲終哀誠以大曆

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令冊于中書皇考冥宅之次相
國許昌公嘗感府辟緬然懷舊改贈移寢周於庇喪
有以兄京兆知人之明許昌報德之厚哀追叙遺烈
亦門生表墓之禮銘曰

知者謀始不能知終明者察微昧於數窮任我以事
效我以功吉內悔吝生乎其中無象無端洋洋蒙蒙
伏恨黃墟孰問蒼穹小君從祠松栢來同

秘書監致仕穆玄堂誌

穆 員

唐貞元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薨於東都歸義
里私第適寢明年四月嗣子贊洎質買賞奉還寧座
附曾王父母于偃師首陽山之北原贊等惟刻石識
墓非周孔之訓未齊以來有之所以藏馨香俟陵谷
不可闕也太夫人河東郡太夫人命曰禮經三月之
事所以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蓋孝子自盡之謂
然則自盡之大莫大於絕述平素貽簡幽明假詞他
人不足以厭自盡之義公諱寧字某十一代祖崇元
魏宣都王其後孝文自代遷洛陽遂為洛陽人奕葉

王公與魏終五代祖仰皇朝殷州安陽令昭刺史太
常卿高祖弘遠水部員外郎曾祖同禮秘書郎祖思
恭授用錄事參軍贈光祿少卿考元休相州安陽令
昭同州刺史自宜都至殷州以淳粹之氣相遺自殷
州至同州以清白之風相授傳洪範九疇究天人之
際皇王得之不出戶庭而天下治學者得之為王者
師公則同州君之元子鍾天元和發地順時性於
孝友忠烈生齊於聰明正直淵深峻極博古周用
先王之禮樂節而文之足以外富直道中積至行始
厲高節終全盛德宣尼稱道之將行命也將廢命也

手公而
飯又與
和民公

命也者似繫一人之謂小子則曰公之道將行時也
將廢時也使我公之得志也天下至公立大道行風
教厚人倫正天之未俾當時臻乎此也豈繫公之命
乎蓋天能使公道可奮乎百代而不洽乎當年才可
周乎萬物而不極於蒞所天之不全歟時之不合歟
天寶中一命景城郡鹽山尉在官五年凡七宰旁邑
三紀郡政二介使臣祿山作亂以郡有煮海之富屬
城之乘使其黨曰劉道玄以假守之公乃糾合同志
首唱大義泉道玄以絕祿山而郡佐畏懦多與公駁
史思明統眾來寇郡俾公保東光縣拒之思明駭公
四續齊書卷九十一 劉道玄 唐 唐
之使騎將持書通好公立斬其使以徇于邑且封
其書于郡郡佐逾恐且虞思明之見也越公置備
公當佐劉使分巡列郡與平原守顏公黃樛等圖
祿山當亂所以禦之之書至是密遣家僮以手書
示公書無他辭曰夫子為衛君乎六字而已公覽
書感泣即日以軍師之禮致公公之許顏公也其大
子屬于母弟曰唯所往苟不絕先人之祀吾無事也
既而從顏公登壇誓眾以必死與之俱生我師無
公志愈厲顏公麾下非公所制者何公請沐中夜
迫顏公跳比及於河公方自投他日顏公前行在所

自訟有立者公之力無成者已之咎肅宗嗟嘆以
書徵公且謂顏公曰由廷尉評以諫議大夫待之既
至會顏公以言事件宜其議遂寢上元乾元之間累
官史府尚書省分王命于河南征鎮之軍僅十餘帥
憑勳佑寵乘國艱危自以不叛為文靡顧文法公以
至誠格之大順激之清明律之由公徵令者相率如
響元帥李光弼將貳於上屢奸於公公守正不遷積
與之隙日宣不令之言欲公畏之公自泗抵徐馳驛
輒至理折其口義勝其心泄其禍於包藏奪其謀於
將發代宗聞焉為一二宰臣話之至於歎息于時周
四續齊書卷九十一 劉道玄 唐 唐
鄭路塞東南貢賦之有入漕漢江轉商山招擇文武
全才以守夏口我于是有專城連帥之寄金印紫綬
之寵詔書下日百城肅然清風先翔甘雨隨澍刑越
吳蜀之富基月傾之賦封長江與淮西對境與帥董
泰多俾腹心為其津成拉商於斷中流畏公明威拱
手如楫舟楫上下如行其家萬里來臻若赴于市部
有酷吏如連動臣敢為貪狼靡所畏忌公紀發賊罪
暴之于朝且以鞭朴懲其侮慢我於是有所勸之咎
勳臣故也居五稔有詔徵入牽復臺省大曆七年淮
南早和州以師旅後瘡痍深慎選良牧用府明命祝

人如子理事如自居人間人忘其傷又一問人忘其
化無何受代代者冒以天寶季年版籍之額泊即日
所授數上聞是時兵興二十年矣異日版籍百無一
存代宗震驚以爲亡失在我故有泉州之貶初公屬
以徵發之弊抗於刺舉之司既而代至則不知代者
之損斐然歟將有爲歟資守閑訟寃三歲間微降而
御史卽州訊問則於初年季年戶增數倍使者還報
會今上龍興拜太子右諭德詔曰令子申父之寃憲
臣授君之命楚劔不衡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埃塵其
明如此官坊餐德優游卒歲每官輔易位宜以舉直
明續府實

卷一百一十五

十六

指行或曰公卿缺員會議所屬則中外之望必集于
公而前後宰政率以不附離之見懼故久帶一次公
嘗自卜進退以深識爲元龜且時不我容我不時徇
則月吾之進也在於退乎默然有潛歸之志凡謝
病垂滿十旬而時議迫隘公望充塞不得已而起者
三批之亂公方杜門急出無車馬假東于故人太
子少師韋公倫家進汀出城信宿方審于所而
奔馬轉秘書少監右庶子錄奉天興元之勤也人馬
還宮百官復位公曰可以行吾志矣移疾罷免歸
君上陵後五年就加秘書監致仕遂公之志也考繁

于溷洛之上卜勝于北山之陽良辰數日盡四時之
實以仁自富以道自貴以孝慈爲懷以友愛爲墳
麗十年春喟然手疏述赫德中高宗天皇大帝詔問
張公藝九代同居故事撰爲家令賜諸子諸婦人各
一通贊等與諸婦拜泣受賜公曰吾之理命也是年
秋建祿冬棄背壽七十九公伯姊元夫人與公同稟
至性有高世之德公率大夫人所以敬養之道達於
神明公之教育成入者高祖留祖兄弟伯孤甥姪與
贊等所以咸以勸之慈以撫之壹之乎天性之至外
姻僮僕不知所以別焉性嗜讀書無學不綜經窮入
內

卷一百一十五

十六

室之與史精歷代之博非聖人之教道則知而不言
每語及三代損益以逮於國朝典故莫匪成誦聞者
退徵於卷則文字甲子靡差毫釐或爲卿大夫語其
世代蓋刻子范子自言其祖不之逮也仕四朝更三
紀歷官二十五政德義政事無非殊効且未嘗有如
分之報而三黜一免山之善與人交始不以諸請合
終不以生死異嘗從王事歷佐權臣入於朋家之門
雖周鄭交惡田寶奪祿彼不我疑我不彼忤嘗宴居
誨羣子曰吾聞君子之事親也養志爲大吾之志也
直道而已爾事君事人或在其道日以二挂五鼎充

吾庖井養也苟繼吾志或不忠難則義重於生宜從其重焉貸等祇荷嚴訓仕於天朝貸以御史中丞實以右補闕皆以守職不避強禦並推謙遜員以侍御史佐東都留守不敢陷所事殺無辜賞以監察御史叫帝明解兄難迭逢困厄公申誠曰先王之道泊爾友朋之議及吾旦日之訓爾無虧焉愛子者教之以義方不問以諂爾其勉之贊等永惟古人有欲養不待之痛公高尚不事侍養十年而贊等官薄命奇不自拯於不才不孝之身內乏擊鮮之歡外貽非疾之憂是以上天明神爵以不得自死之苦夫不死之道何待乎

卷五十一

七

大端承閣兩宅

侍御史攝御史中丞贈尚書戶部侍郎李公墓

誌銘

梁肅

公諱史魚字某趙郡平棘人也隨下邑今大經玄孫皇朝襄州錄事參軍玄暉曾孫連水承藻之孫青州司法參軍贈和州刺史萬勉之子其先于木藩魏武安霸趙司隸盛於東京特書別為西祖載在紀謀于家有光自下邑至於和州四世無違克生峻德公天姿俊邁少負英氣清明博厚虛受特達行本於孝友業成於文章開元中以多才應詔解褐授秘書省正字時海內和平士有不由文學而進談者所恥公以盛名冠甲科羣輩仰之如鴻鵠軒在霄際矣秩滿調補河南參軍長安尉監察御史時宰相李林甫當國怙權稍鋤去異已者公外不附離內不憚憚竟為所陰中貶來陽丞累移至朝邑令下車周月而頌聲作上方銳意武功寵厚邊將拜公殿中侍御史參支祿山范陽軍事河北首亂公會在中危冠正詞請讓元惡勢迫難奪望重見容朝廷雅知公忠遷付御史充封常清幽州行軍司馬賜子兒益詔不下達公與張休獨孤問俗密結壯心圖博浪之舉間道表章請固河漚之守帝用深嘆吾謀未行會虜將能人姓

卷五十一

七

元浩擁師河上公詭請勞撫因以大義諭之能亦知復隸然向順裂賊左臂繫公之力是歲至德二年也相國張平原鎬以狀聞復授侍御史攝御史中丞充河南節度參謀河北招諭使中朝方倚公以重任戎鎮又咨公以成務公謂委身蹈難非節遠亂歸政非公叨恩受祿非義個俛從政吾何以安假公事東至江淮以上元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遇疾終于楊州官舍春秋五十六藁葬于禪智佛寺之側貞元元年嗣子竦以谷口扈從之勳朝廷推恩追贈公尚書戶部侍郎五年歲次丁巳某月日始歸窆於某鄉某原上

四續奇賞

卷五十一

墓誌

拒相館凡二十有九年不得吉卜且難是以緩夫人河東郡君裴氏河州刺史某之女吏部尚書寬之姪以禮佐君子降年不永春秋若干天寶二載終于洛陽至是嗣焉傳稱有明德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惟公含章挺生好是正直蹈難全德終然充臧蓋道與其仁神輔其志宜乎其有後也竦以文藝吏事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天子以爲才任方鎮加左散騎常侍知鄂州軍州事領都團練觀察使長才厚位而壽不至士友痛之竦弟竑長安尉亦早卒最少曰竢純懿而文克奉家業咨于從祖父殿中侍御史阜魚

爰卜兆域以寧神宅阜魚于公天倫之間有知己之道泣敘美行俾予誌之其文曰時之晏卿雲爛鸞鳳于飛上清漢吾道行年路方半時之昏沴氣繁鯨鯢蕩海橫中原側身西望不敢言忠莫渝兮計獨存奮辭感激收果藩雷雨作解草木蕃一隨逝水空遊魂播清和具茂烈永延輝兮垂後昆

四續奇賞

卷五十一

墓誌

二十

贈左拾遺翰林供奉李白墓誌銘

范傳正

騏驎筋力成意在千里外厥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榻翼別島空留大名入亦有之即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京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名姓故自國朝已來漏於屬

精神能初潛還廣漢因僞爲郡人父客以通其邑遂以客爲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括天技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取所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文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思逸瑰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和番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裝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和藹將褐衣

恩遇前無比侍逐直翰士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力士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布衣之遇前所未聞公自量疎遠之懷難久於密侍候間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後患惜而遂之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勒鎖因肆情性大放於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自

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以不可求之事求之其意欲耗壯心遺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入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成馬生郊遊身海上往來於十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則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朓詩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死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

新行書
不無太白
嘆

遺制下於彤庭，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歿而得官，嗚呼命歟！傳止其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集，中見與公有詩，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之遺篇逸句，吟咏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富塗，屬邑，因令禁樵採，備酒掃，訪公之子孫，將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則陳雲之室，一乃劉勣之妻，皆編戶毗毗也，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四續年賞，卷五十一，墓志

一十二年，不知所存，父存，無官，父歿，為民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給，非不知機行，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櫛食何所仰給，僂於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問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泣，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已摧圯，力所不及，知如之何，聞其所言，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論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為歌詩，樂聞其請，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

月二十三日遷神於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十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寶十二載，敕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求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井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于墓，有勳庸道德之家，兼豎碑于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今作新墓，名輒刊二石，一寘于泉局，一表於道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之文士

四續年賞，卷五十一，墓志
或得之於公之宗族，編緝續簡，以行于代，云其銘曰：嵩嶽降神，是生輔臣，遂家富饒，斯為逸人，昔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惟公一焉，晦以麴糴，暢于文篇，萬象奔走，手筆端，萬慮泯滅，乎樽前，臥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其適，所以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公之墓，頃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痺，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栢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承於此，荷歟，珠石為二碑，一臨幽壤，一臨岐岸，深谷高變化時，一有一致，名不虧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 稹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如古人之才存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廣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下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偷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謠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澗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

天下之士遺習貞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賦詩故其道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旨多於古晉世風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爲文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靡刻飾能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鍊情切極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教養榮則不逮於晉魏工律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常格不存間則則

卷之六 三六

賦體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李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三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覈其旨要尚不知責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

與來者爲之準病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樞襄附事於僊師途次于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所余爲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闕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楊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今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開罔生甫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三歲大母以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官授帥府司馬京師隨步隨行在接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劾南節度使嚴武拔爲工部員外郎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以駕卒於

碩岳陽享年若干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
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嗣
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沒
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
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卷九

唐

秘書少監史館脩撰馬墓誌 李 翱

及生

公諱某字肅符宣州刺史玄慶之曾孫著作郎贈少
府監恬之子公九歲貫涉經史魯山令元德秀行高
一時公往師焉魯山令奇之號公為馬孺子為之著
神聰贊由是名聞中書令郭公子儀奏為懷州叅軍
充四鎮伊西庭節度巡官從事河陽三城河東三府
累轉試大府丞因得太原府倉黜陟使裴伯言謂公
堪為諫官薦之於朝并殿中御史充昭義軍節度叅
謀召為太子左贊善大夫遷主客員外郎使於海東
復命授興元少尹入為將作少監改國子司業遷秘
書少監又加史館脩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

四續齊宣

太

誌之

疾卒公博覽多藝著第三品家貧未嘗問生業
祇以纂錄自樂為事撰歷代紀錄類史鳳池錄纂實
折科錄新羅紀行將相別傳及所為文總四百八十
八卷年登八十官武秘書職領太史雖不極於富貴
亦儒者之難及也夫人穎川陳氏贈穎川郡君先公
終三十年餘矣有子七人曰文則山進士補錢塘尉
第二第四子文範並早卒曰文同曰文約讀書無文
有名於進士場曰文輿曰溪郎皆恭守家法女五人
其存者三人未笄文同等奉公之喪以明年二月祔

并子饒師從先坐謂朔嘗從於史氏之列來請為誌

卷五十一

墓誌

賀州刺史武府君墓誌銘

荀載

武氏之得姓遠矣府君之世家貴矣左右僕射司徒太尉尚書令楚僖王士讓之玄孫九江王弘度之曾孫納言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定王攸暨之孫尚書膳部員外郎徐州刺史勝之子外祖母為玄宗皇帝之姑皇妣為肅宗之姨豫章之根大天津之流廣穆華靈潤鍾於府君焉府君諱充字虛受墻岸魁峙操履堅峻蘊之文武辯有口才喜立名跡以排難拯時為事業始以高廕補兩館生解褐授洪州南昌尉操利刃也次授潤州江寧尉馳驥足也自廣州司士四續子貢

卷五十一

墓誌

豫轉陳州錄事參軍甲子歲蔡賊希烈叛括用兇器逆師至於襄城遣裨將鄭貴以精卒一萬來逼我城馬刺史薛實任公如臂指憑公如金湯顧盼成丘陵呼嘯為矛戟寇用懾息不得攻取井邑完固我之力焉俄而大梁陷茲地孤險實處不奪遂馳謁劉宣武不免介冑而說之換兵開騎動如響答保安究竟我功綽焉劉司徒嘉其威毅咨其策畫延至幕府以為賓榮是時希烈赫然東平勢雄或相寵亂以膏肓火公復驅皇華之車投之以心膂論之以逆順張之以禍福示之以機宜秘謀飛檄得走九反掌之勢由是

淄青致寧陵之師解陳州之圍合巨君之力摧克邪
 之氣破堅陣擒宿將平姦隙結歡好誅逆將在茲一
 舉得不謂三寸之舌賢於百萬之師乎司徒表其勲
 績亟聞乎闕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報功也無幾
 何丞相府除退歸鄭郊五六年間居易食貧雖四方
 禮辟日至其戶不苟其所從也適值有土者慰其不
 答或用陰訕遂有臨賀之拜焉至郡教民以慈愛易
 俗以禮讓達其志意通其嗜慾曾未朞歲大用治理
 嗚呼南方氣炎春秋稍高其遷元土養護餘齡居任
 凡六霜竟困於足痺年六十九以貞元十八年夏五
 月丙戌卒于官舍遺孤扶義以十九年秋七月戊子
 葬于榮澤之廣武原禮也嗚呼才與命二者難并今
 古其猶病諸上帝實司之為之奈何以公之行業誠
 信宏才敏識宜躋上位利及庶物而纔止尚書郎二
 千石牢落遠地竟至於殂纓紱之士愁憤慨息可勝
 道哉夫人隴西李氏朝散大夫秘書丞和光之友母
 儀陰教輝華上族先公數歲而歿至是而合祔焉嗣
 子曰異曰典溫厚謹良奉承家風茹荼毀瘠動中子
 禮從于沈武其窳窳之事以余為舅之友也見托為
 銘曰

四續奇賞

卷九

三

悠哉悠哉位不勝才一郡褊小六年徘徊逸閑徒張
 高風不來炎微風落縉紳悲哀舊墳新墳榮澤之隈
 冥冥鸞鳳同棲夜臺

四續奇賞

卷九

三

朝議郎行鄂州司倉參軍楊公墓誌銘

歐陽詹

公諱某字某其先關右弘農人永嘉過江公自始遷之祖若干飲處於閩越曾祖某皇唐循州司馬祖某漳州長史父某泉州南安縣丞公則南安第若干子長七尺骨目瑰異溫良節行所至自昭風神識度羣居不掩六籍外偏好穉苴管子之術永春中以耕戰之法致梁宋軍盡用有成大曆元年節度使右僕射田公薦授右武衛率府倉曹參軍事在位以貞慎聞公以不仕則墜業躁求則背道或出或處聖人爲中

四續奇賞

卷五十一

五

依吏部節文敬遵常調大曆八年集授吉州永新縣丞與元元年集授廬州司曹參軍貞元三年集授鄂州司倉參軍累職貞慎如率府參曹時每罷官得集卜勝屏居宴如也鄂州秩滿愛其風土亦止貞元十二年冬又合集春赴京師遇疾於途以二月四日終於汝州龍興縣之逆旅時年六十七凡入仕二十一年歷官四政祿非豐儉以足務雖窮通以節上以中正重下以公平賜皆自主無玷朱紱有聲時公之才量如鍾含音如水待月大小當應方圓必合公則不衡人胡不求莫能全展光耀以至殞殄悲夫

得性居業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道也公昔於名宦之理是爲仕祿農耕猶生則營若死則已亦道也公昨之岐路之役是焉公存以道始亡以道終至人不違道公與之同族正矣乎善始終者也夫人隴西彭氏戴天之感痛以禮成長子曰晃次子曰並季子曰果伏函之號以至見血以某年二月日卜塋於某郡某原禮也佳城一閉他時古丘後之人孰知丘中之德墓許有誌故爲墓誌銘庶觀今爲古者明斯地泉下有君子焉銘曰

四續奇賞

卷五十一

五

一種鱗物神則曰龍一種植物真則曰松英英楊公於人被物藝術潛弘溫良內克名不稱實祿有負德天排信美不能秋敷冬日可愛日用西徂大限斯來無賢無愚英英楊公與逝川俱小宅修原有形永圖東海之山不易其廬

平盧軍節度巡官李府君墓誌銘 杜牧

牧大和元年舉進士第貢於上都。有司試於東都。在二都。舉進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進士李飛白。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耶。即求貢。如是。自以爲賢耶。因袖手不出。明日。徑返江東。牧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得與爲伍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爲幕吏。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真京兆韓又博陵崔壽。勿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如李處士。哉者寡矣。是舉進士不舉嘗名飛者。

四續奇賞

卷五十一

三六

牧益恨未而其人。宜其人之在位也。大和九年。爲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仲敏左拾遺常。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牧曰。御史法當檢。諫子少年。設有與。游官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爲官。洛下莫若李處士。哉牧謝曰。素所恨未。見者即日造其廬。遂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平盧軍節度使王公彥威。開君名。李。調。簡。謂。其。帶。焉。請。爲。節。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君西歸。病於路。卒於洛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散。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本慈。和。州。盈。川。令。父。登。娶。

號小者

元音體

州蒲陽尉蒲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一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爲孔丘以是與爾及其生君因名曰天授君幼孤旁無孳從可以附託年十餘歲即好學寒雪拾薪自炙夜無燃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書解決微隱融雪釋鄭玄至於孔穎達輩凡所爲疏注皆能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耻不肯試歸晉陵陽羨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錄飾事業每有小功喪訖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羨民有開諍不決不之官人必皆以請君所著文數百篇外於仁義一不關筆常曰詩者可以諷可以流

四續奇賞

卷五十一

三六

於竹鼓手婦人小兒皆欲誦國俗漸厚君之上詩如風之疾連常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麗不逞非壯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上屏壁子女姊妹交口教授聲言雖語冬寒夏熱入人肌膚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之有發憤者因集國朝已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道其志若江南秀人永智實蕭寬韓人崔壽宋亦揚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君進士第有聲名官職君尚爲布衣然於君不取也君在洛中困甚河南節度使蕭洪移鎮鄭州諫議

夫蕭傲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議即欲謁君以請君曰人間諱言洪盜籍外戚一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况爲其黨乎居數月洪果敗娶弘農楊氏女早卒子二人長曰審之次曰聘郎始五歲以某月日權葬于常州宜興縣某鄉里某於君爲晚交得君最厚因爲之銘曰

命如煙雲道比宮道煙雲飄揚莫知往來爲道不至無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不肖亦貴豈可指此與彼爲市嗚呼定臣曰德孔循曰學必聖飾我兢兢不一言命可傳其心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川續奇賞

卷五

墓誌

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墓誌銘

杜牧

君諱顥字勝之曾祖涼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僕射希望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公贈太師佑皇考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從郁君勿孤多疾目視昏近先夫人不令就學年十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書至賈誼傳不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常舉進士始握筆草闕下獻書與裴丞相度指言時事成谷數千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澁不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顥中間

四續奇賞

卷五

墓誌

寥落一千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舉登第時賈相國餽爲禮部之年朝士以進士于賈公不獲有傑強致朝者賈公曰我只以杜顥敵數百輩足矣始命試秘書正字既使判官李丞相德裕出爲鎮海軍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爲巡官後貶袁州語親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故有此行太和九年夏君客揚州六月授咸陽尉直史館君曰訓注必亂可徐行俟之至汴二兇敗及洛以疾辭東下居揚之龍興寺不相牛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願副知已開成二年春目益昏冬遂喪明李爲淮南節

度使復請為試評事兼監察御史支使兄牧自馮州迎醫石生曰是伏腦脂下融名曰內障如蠟寒管蠟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挾去無不愈者後二年石曰可治治不効自馮翊別迎醫醫曰嗟乎障有赤脉如木根橫可牢不可斷是法名曰日脚內障生曰脚者法不可治君因居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於天下無不嗟歎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一聞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大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男曰麟師年十歲女曰署兒始五歲六年二月八日歸塋先塋實萬年縣洪

四續奇賞 卷十一 四十一

原鄉少陵西南二里牧今年五十假使更生十年為六十人不夭矣與君別止三千六百日耳况早衰多病敢期六十人乎恐不抑哀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為寄為夢以死為歸為覺不知生偶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即死為大空與不生同其有裁受乎嗚呼勝之今慨歸而覺矣其自知矣何為其然乎嗚呼哀哉



變文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韓愈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入國朝有為司衛少卿具邢盧薛州刺史者曰惲惲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為景公景公生抗為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留戶部尚書尚書生坳家破時坳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為賣口賊中實應二年河非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為河非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坳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誨書明經第宏死坳益壯始自別為畢氏歷尉臨漢女已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漢徐州節度張建封幕廣平之節死聞軍驚有能官相相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為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君謂人曰河南庫藏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千萬頃諸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皆同官與相議者事之塋於河張氏女生男四人曰鎬鉅鉢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為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塋偃師之十安

四續奇賞 卷十一 四十二

銘曰

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官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丁下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亢與墳

四續奇賞

卷五十七

四十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韓愈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殘策狀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讀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著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日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出必入仁義其富若生若萬物必具海合地資放恣積從無所純絕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衛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四續奇賞
韓愈曰
紙一錢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益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其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後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達商以今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其官祖其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割賊後皆指前公相

絕家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
 此其闕

續奇賞卷之五十二

四庫全書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五十二

墓志類下

古吳陳仁錫明卿

職官

集賢學士劉公墓志

宋歐陽修

待制孫公墓志

宋歐陽修

但徠石先生墓志

宋歐陽修

黃夢升墓志

宋歐陽修

蔡君山墓志

宋歐陽修

負外郎胡公墓志

宋晁補之

進士張君墓志

宋晁補之

將軍

大將軍莊公墓志

周庾信

大將軍馬公墓志

唐歐陽詹

仰婦

趙國夫人墓志

周庾信

趙國夫人墓志

周庾信

隴東郡公夫人墓志

周庾信

冠軍夫人墓志

周庾信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志銘

歐陽修

公諱敬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間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歿天子賜諡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也且疎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使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諡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

同續奇賞

卷五十二

一

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官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急不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非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廩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駘也爲言其形

狀聲音皆是虜人蓋數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恰既近告丞相用故事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禁臣母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其盛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拾諸謝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母合食率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繫

同續奇賞

卷五十二

一

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妾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蓋與祖訓宜如詔書又曰禮於衽木殿廟之室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歸屈延臣之議議者已多反目既而又論呂誼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承興閣守門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承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承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石炭蒙摺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

御史臺通判而卒如公所廢也公爲三州皆有善政
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于民民至今
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雲霓輒興
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
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
理卜筮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
敏瞻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
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
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
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
四續詩寶 卷五 二 墓志

判三司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名所建明如言涇
州可奔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秋青宜罷以保全之
之類皆其品有士大夫聞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
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
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入主之
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
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
皆事據經因以諷誅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
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殿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
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聞不

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者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慨然許
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
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
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
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
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
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遷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于
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
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縣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
五百曾祖諱某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
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至客郎中贈工部尚
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
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于男四人長定國郊
社學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
安上太常寺太祝文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
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
皆試將作監子海公爲人磊落明博推誠自信不爲
防慮至其履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胥中居
家不問有無喜關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放友
愛尤篤著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

四續詩寶 卷五 二 墓志

日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公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
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
十月辛酉其弟攸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以狀
來請銘適爲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疆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
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等
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沒知莫能維古聖賢
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天章閣侍制兼侍讀孫公墓志銘 歐陽修

公諱市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
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
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
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
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
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
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
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
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

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
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文子務再遷太常博
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必閣使理是時諸將
兵討建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
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
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
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
人猶須安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
皆猶婢爾賁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
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

吾恨不知爾公。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遷將劉滬。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能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稍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其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賊

息。陝。當。東。西。衝。東。苦。尉。傳。而。前。為。守。者。願。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絕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朱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大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次少間。少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慨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善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貴。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

丹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
日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定曰真皆將行監工等女
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
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邨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力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
弱芳志則彊積之厚芳發也光宜壽芳奄以藏有深
其泉芳有崇其嗣永安其嗣芳百世無傷

卷五十二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并序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
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
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
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
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
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
不在其位則行其忠吾嘗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
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
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聲
聞留於世 卷五十二
總之是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謫謫喧
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
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
以卒既卒而新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
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其走矣夫矣請發棺以驗賴
天子仁聖察其詐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
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
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
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
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

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
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
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惠而進退
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以求治之意其說先生
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
聖惠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
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
所謂奸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
徠徐官居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
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
四續奇賞 卷五十一 集

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
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
有為其戒奸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
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愛思深
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
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
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
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
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
日少忘于心至其達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

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察
其志先生有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
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
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
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
謂待彼謫炤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
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
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
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通等來告曰謫炤熄
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取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
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通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
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息焉魯人之所瞻及水之湯湯
與子之道之遠而彌長道之難行若孔子起一
世之屯焉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有入和地與
藏舍自古聖賢皆然兮嗟子雖毀其何傷

黃夢升墓誌銘

歐陽修

子友黃君夢升其先發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承典主簿快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

四續前集

卷九

上

今過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志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愈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予知我者乃宜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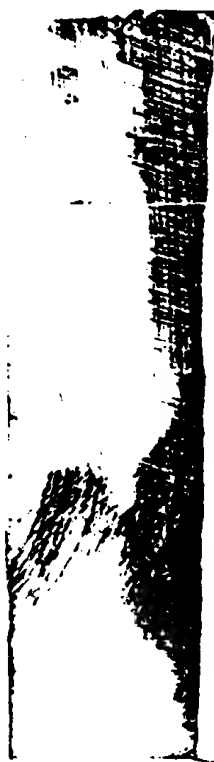
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廢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四續前集

卷九

上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日子之文章奄奄雷震雨雹忽止聞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大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驚來埋藏孰與其有不使其流者不知所歸答徒為夢升而悲



蔡君山墓誌銘

歐陽修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失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憚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

四續奇賞 卷五十二 墓誌

六一

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尸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尸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子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日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遺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變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山又

四續奇賞 卷五十二 墓誌

六一

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歸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少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子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尚書司封員外郎胡公墓誌銘 晁補之

公諱俛字公謹胡氏舜後焉姓武王封焉滿於陳氏
爲胡公其子孫因氏焉世家安定後爲共城人晉檢
校太子賓客諱澄曾祖也臨涪州軍事推官贈光祿
卿諱岳祖也尚書屯田郎中贈禮部尚書諱熙載考
也光祿少隱居共城周祖聞其名以禮致之祭周祖
有異圖卽辭素尚書及進士第進事仁宗知絳果二
州皆有惠政而公幼俊偉於文字類不學而能八歲
爲詩驚人鄉里號奇童及長博學無不窺貫穿諸經
尤長左氏春秋至百家雜說流觀強記摘文指事如

四庫全書

卷五

取懷中物兼綜道釋天文地理音律曆算醫卜之書
應問如響諸儒於是皆自以爲不及更推先之旣冠
而孤再舉進士高第授試校書郎定州觀察推官丁
母開封縣太君李氏憂再調常州團練判官守郭維
果於自任下莫敢忤公守職不爲屈數以事奪維維
雖悍猶嚴憚公時西方用師詔舉三路守令轉運使
呂覺以公聞召見爲彰化軍節度推官知梁泉縣盜
發輒得稔滿爲著作佐郎簽書商州判官又知昭化
縣還秘書丞知壁州戍卒謀殺吏縱火劫府庫以叛
期旦日發而公知之因以他罪逮數人而左右有預

四庫全書

卷五

謀者俾相視稍引去公笑語頗指如平時卒用不疑
會監軍聞變而至公麾之曰卒應杖安用爾來俄逮
者至縛之始宣言曰吾但取首亂者今已得餘皆去
毋蹈禍蓋斬六人流二人而止遷太常博士文莊高
公薦其才召試充集賢校理而元憲宋公莊肅梁公
孝肅包公又更薦之益知名通判絳州三門輦運歲
課民伐薪備河民苦役不均公董其事爲一二裁處
聞於朝貧弱賴之召判尚書祠部至和中仁宗不豫
久京師大水流言相驚大臣欲對不可公曰吾知死
所矣時國嗣未立卽上疏言陛下繼康三十五年而
不宮處位天下無賢不肖皆爲陛下憂之後大臣定
議公有力焉李仲昌建言六塔河未畢河潰浸數州
死者以萬計公詆仲昌罪應死會北京奏至如公請
仲昌免貶死春州時宰相有畏事者語人曰館閣當
以文字爲官何用紛紛代庖爲公聞往見之曰今天
下嗷嗷大本未立而災異數臻聖主猶當詢求芻蕘
而人臣責館閣出位言事非也由是忤當塗出知登
州再遷祠部度支員外郎階朝奉郎動輒車都尉服
五品登瀛海有魚鹽之利俗豪舉喜訟小有爭至破
產取勝而不悔公按流二人郡大治又措置島山

人歲活者以百數前守託葬親爲鄉鄰以不法聞公
頗知之其人恐欲先事害公與里民不便公者誣以
事于朝使者疑詞不當受而執政挾前怒危坐奪官
廢于家祀明堂復爲祠部監泗州橋英宗卽位還度
支公雖左官益跌宕文史每與客乘月擊舟淮中飲
酒賦詩浩然忘返神宗卽位起知淮陽軍遷司封嘗
屬疾踰時民間其出至歡呼擁道徒知和州復坐小
法知南安軍而公流離老矣常歎曰吾坐不設機關
待小人譬袒袒入兵間得傷宜也而丞相正憲吳公
參知政事康靖趙公皆言其才可惜且近臣顯人爲
四續奇賞卷三十一
直其寃者至四十餘人公曰吾可以無辭矣既代還
至山陽感疾卒熙寧七年七月甲子也有文集三十
卷五音會元圖譜霄指掌圖歷代年系譜佛書義天
集宗派圖醫經纂義雜詩頌又百餘卷嗚呼多矣夫
人徐氏有淑行封壽光縣君前公五年沒男曰恭終
華亭尉曰戰進士皆文學知名長適右侍禁李材次
適太子中舍王希孟皆卒卜某年月日葬於衛州共
城縣某鄉之原以徐夫人附公性孝既孤語考妣事
流涕如初喪尤長於論議要之合理不爲貴勢屈顧
喜而折人過其不知公爲愛已者異時反爲所噬亦

是深同原
一第

本不考合
已有十分

不悔又憤世儒空語無實事每廢卷長誄曰能懷戎
狄尊天王管晏之車未可輕蓋其志也初補之以童
子拜公下邳公亟稱之又與裴戰游甚厚聞之公在
館閣時文忠歐陽先生傾意待之文忠一時宗匠樂
善如此而公猶深自閉不肯爲苟合則其不能容於
尋常人而以躓死理固然也蓋後三十年而士日趨
於同可振以得志者則如羅葛之寄於木無所擇也
然則以公之不苟合於貴勢爲過乎中則可以其窮
爲戒則非也銘曰

在昔倚相學無典京三五八九以成其名此但能讀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文三十一

義何必精後讀者種不勤於成借人之衣以書繡行
爲之詭遇獲十自矜謂公獨難其書屋盈殫累世學
欲與古爭一敗於仇百救莫營後生益華謂我不能
使雄復生雄書自興後有求者可訂斯銘

進士清河張君墓誌銘

并序 晁補之

君張氏諱鼎字正之張氏得姓遠周宣王時有張仲春秋時有張老兩人最顯其後杜陵人張湯以法律取漢三公傳子安世至純凡七世侯益班固嘗言焉商稱湯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又怪漢興以來侯者百數而未有如富平久者意湯雖酷烈以其推賢故有後而余嘗竊以謂留侯豈特其才智漢無雙而輔漢救民於亡秦虎狼塗炭之中生息二百餘年事成迺翛然推而不居本其處心使世界有辟穀不死之說非妄者如良乃當得之而良死僅傳子不疑

四續奇賞

卷十二

墓誌銘

十一

宋

即絕此不可知者及得商所稱然後通知湯之收刻雖其達賢恐不足相補而富平之所以久殆良祖以來君子長者之風故迄今雖分裂微賤然張姓遍天下亦盛矣而君之先益鄆州須城人自五代之亂累世隱居以孝稱建君曾祖始徙濟州鉅野而諱宗孺者君考也富而好施以壅培其子讀書爲士君用勉礪有立初泰山孫復家居傳經聲聞山東其一時貴人賢士爭師之後仁宗召復居太學而君往執弟子禮因盡得與其門人高第游受復春秋尊王說然猶以恥科名慰親意爲事而於時翰林鄭公獬廬公虛

四續奇賞

卷十二

墓誌銘

十一

宋

場屋聲籍甚亦與君厚廼以詩賦舉進士不中第治其業益勤會其父病就養者累年因歎曰士遇合有命若可以力挽取非命也遂不復措意尋遭父喪如疏擗瘠自是益外名譽略感鄉人之賢不肯善惡皆與之齒窮閭寒家慶弔必在雖塗潦不乘曰無以見里之老人家故饒於財而奉養薄不以饒故欲可侈而易其所聞于儒者也至朋人之急則竭其力恐不逮故食客常滿堂嘗買田三百畝以待宗黨之貧無歸者使葬且養焉歲由出粟數百斛食流殍所活以千計爲人寬厚坦夷喜讀書樂善而好信鄉人有爭者至就評曲直勸懲而去無不滿意此其才既不偶而退行之家一二之大槩也母房氏有淑行老疾危甚君夜禱于庭卽夢得期三年后如期亡人以爲孝誠所感云娶許氏德孫氏皆善其內事子一人仲原嘗以進士舉禮部講肄有間工爲詩溫恭樂義致客之多如其先人五女嫁房經薄演高修房之才位獻夫皆同郡良士而經以明經獻夫以進士俱嘗預計偕諸孫男女八人男紳詢績綱紹女長進進士崔光弼餘二幼以元祐六年六月甲辰卒年六十有八初君考以上皆葬鉅野之比于村而地多水君疾且

華語仲原曰欲爲先人改小今不能以爲恨汝無忘
我志則是吾不沒也仲原泣曰諾既而卜任城縣之
諫議鄉呂村吉廼遷其先柩及君與兩夫人之喪祔
焉實元符二年九月某日也仲原與余兒曹俱學相
好求銘昔馬少游常哀其兄援慷慨有大志以謂士
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使鄉里稱
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且自苦爾而援後遭光武立
功萬里之外光於竹帛亦可以無憾而當其卧浪泊
時至念少游平生語若不可得方余年少意援老憊
志易不然何媿於少游者後余官學四方無所成就
既未有援毫髮可以厭足加齒未若援老也而已非
元龍上床之意從許君問舍之事不自知與前日之
慮易然後益知少游達識果足以愧援而君亦優游
耆艾無慕於世當易一爻不出戶庭无咎者以足銘
君其誰曰不然銘曰

士生委質功業林匪學問意皆侈心使成烜赫固草
任况事與志常幅欲尾閭其損得蹄涔一羽之徇捐
千金少猶穎脫中悔侵念平生語安可尋但自惡影
忘息陰有良里士裂冠襟不與一世驅駁駁高明之
室有物臨取裁足爾吾良箴錄于寃惟久潘潛注

此余銘

可守寧適今畏名勿取神所歆後彼葉茂山根深

同續詩實

卷五十一

三

周大將軍琅邪莊公司馬喬恭諱銘

庚信

史父金殿征南將軍定州刺史竝控鶴兵俱張戎
聲容之盛繼踵當年公稟山嶽之靈擅風雲之氣容
止矜莊聲名藉甚彎弧挽強左右馳射故得名高上
谷威振樓煩襲爵安吉縣侯食邑五百戶永興三年
幽并叛換有無君之心帝顧謂公曰天下洵洵將若
之何公曰擇善而從之乃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今帝曰是吾心也乃定入關之策以公母老家大
令預計公曰今日之事忠孝不並君不密則失臣臣

不密則失身帝愴然改容曰卿是我王陵遷朱衣直

閣閣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武帝

初至潼關太祖親迎漆水太祖素知公名而未之識
也目於衆疑而不問直云今此人射水傍小鳥應手
即著太祖喜云我知卿名矣即川為帳內都督滄州
諸軍事滄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黃公衡之
決土魏后是以推心潘承明之忠壯吳王為之降禮
與代同榮見之今日東夏邊隅地連荒服并陞寒道
飛狐路斷乃以公為使持節衛將軍都督東夏州諸
軍事東夏州刺史白波青嶺之兵銅馬金純之亂莫

矣臂屈膝率年抱馬在州遭疾解任還朝小馬
鹿餘狀掛社吏人攀戀刊石陘山雖非漢陽之城還
似扶風之路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
騎常侍以魏後元年疾甚亡于同州春秋五十七天
子輟樂章公會喪太祖親臨弔祭哀慟左右于時兵
革交侵音斷贈諡即以本官印綬權葬于同州之北
公諱喬字遵胤河內溫人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是
謂西河之官即騎重黎之政印之歸楚典章耶而竝
封豫之避秦共毛公而俱去祖龍仍居趙部水鏡三
蓋父悅再牧荆河威風千里而身遭禍機遂為季布

所突獲存遺嗣實朝程嬰之忠國家追念功臣更撫

杖故之子言思官族還求女齊之胤公始應爵為河

內功曹除員外郎常侍汲郡治兵黃河浮馬雄鋒輒
關之捷逐北長城之陳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柳
泉風塵三城席卷棠陰鋒鏑千室入關遷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開國龍門縣伯仍除巴州刺史雖復巴
水三迴夷狄曲往逢白竹之弩已濟青永之功如
延以漢之功臣須開上將之府晉之代官宜紹耶那
之國還驛騎大將軍開府改封卿郡公食邑一千五
百戶官階進密定侯忠貞諱為大將軍伯仍除大

賊司常伯任總變龍王道既平緣言惟允尋除始州
刺史都督始州諸軍事營吳持險狼顧鵬張高山尋
雲深谷無景九地縱橫三門起伏峰危馬東水險橋
飛遂得谷靜山空米消霧散仍爲信州刺史都督信
州諸軍事精兵守於白帝足懼巴丘之城船梯下於
荊州彌動西陵之戍卽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西寧
州諸軍事西陵州刺史將啓北戶之人向通雲南之
國聞寵若驚從深夜天和六年正月十八日亡春
秋六十五詔贈本官加懷邵汾晉四州刺史謚莊公
禮也以建德元年七月十三日葬于武原之郡三疇

原公愛敬純深有隱無犯忠貞亮直知無不爲在戎

四十一年身經六十九戰至於多寵唱籌並得成功
飛沙擁石未嘗乖律悔恂敦義吳起西河之風閑閑
鼓旗李牧長平之政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山木所資
一由詔葬有始存卒生榮死哀銘曰
祝融是命重黎克舉公族乃建天官卽序避世於秦
承家於楚金行失馭玉鏡淪輝我之烈祖譏變乘機
黃旗東沒青蓋西飛落星置道長州出園及我皇父
荆河再撫世屬喪亂身沉猶堅嗟我遠嗣崎嶇積悲
寒覆鳥翼飢吞獸乳獲歸河內更夢瑯琊年方小

怨結長蛇狀兵九地置劍千家雪山埋馬水河陷車
既乃班政超然榮守朱鷺頻飛金龜轉紐築塞長榆
營軍高柳玉案推食河橋勸酒石門米釋金堤電散
蘆水門開茅津成觀馭風逸關修途始半建武功臣
先悲吳漢沉寥挂落游揚浸微金城路斷卽鳩人稀
風松蓋雲白水山衣賢已星殞人沒蘭衰衰

四續奇賞 卷五十一 子六



不復多言

輔國大將軍兼左驍衛將軍御史中丞馬公

誌銘 歐陽修

墓有誌誌有銘誌記也銘名也名之記墓庶高岸爲谷幽懷或呈情當掩者有所歸認斯馬公之墓也公諱質字某其先扶風人生於幽州高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若干子皆以雄謀果斷稱公則第三人長八尺有美鵬姿鸞靈霜嚴壁峻樂而後笑時而後言孝悌忠信分義節舉觀容可見好史學歷代英豪得失皆覈其有不正不直辨論慷慨若加諸已明陰符善司馬法起家爲范陽軍要籍本軍疑政畫多自出還一人長爲大長三軍兵馬使其州近是戊爲官本軍元帥請統之戎遠道莫人又其史中丞冀州刺史俄蘇州之忠如冀州移鎮蘇州人舉康備州刺史貞元初本軍之車有人者合議於天子自管內二千石已下擇賢能以公當其選天子與其議奇其詞決所議若於本軍而留近侍拜左驍衛將軍有年十一年長松在林利錐處蒙森疎頤餘幹獨見天子儲而將用未有所當貞元十四年疾其年七月十一日終于京師常樂里之私第出於從事若干年署職蒞官若干政春秋五十一當時

傑懷材抱器者無不驚呼歎息嗚呼騷騷有騰千驥萬之足仗平極干將有劇犀戩象之鏑聞乎國將川木用一朝變化爲骨燕市人泉延平爲加人之痛惜公其比歟夫人鴈門田氏鴈門郡王基之女哭泣之暴痛而終禮子六人男五人一人先公卒四人在曰綬曰績曰基曰基綬年三十八縝年十六其餘幼稚不言可知女二人一人先公卒一人在四歲皆至性舉院感動飛走以某年十一月一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延信里司馬村之少陵原禮也其永峇長沙歐陽某執紼及墓就誌而銘曰

平生所志貞心壯氣松孤壁峙掄擇雖致材成則未岑峯蒼翠俄摧忽墜修知無涯傷如之何

夫人諱字本姓陸吳郡人也天子拓境百越來庭永
相勒兵三江席卷高祖載為劉義真長史留鎮關中
既沒赫連因即任魏曜終誠其子孫曰樂操土風不
忘本也言念爾祖無違此心祖政驍騎大將軍儀同
五司恒州刺史父通柱國大將軍大司馬文安公匡
贊經綸參謀揖讓名高廣武功重長平夫人七德含
康四星連曜散愛天情存容禮典九日登高作銘秋
菊三元告始或誦春椒年十有四娉于誰園友其琴
瑟愈恭飾餘之心伐其條枝實秉憂勤之德地登高
四維奇賞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 唐 信

夫人諱字本姓陸吳郡人也天子拓境百越來庭永
相勒兵三江席卷高祖載為劉義真長史留鎮關中
既沒赫連因即任魏曜終誠其子孫曰樂操土風不
忘本也言念爾祖無違此心祖政驍騎大將軍儀同
五司恒州刺史父通柱國大將軍大司馬文安公匡
贊經綸參謀揖讓名高廣武功重長平夫人七德含
康四星連曜散愛天情存容禮典九日登高作銘秋
菊三元告始或誦春椒年十有四娉于誰園友其琴
瑟愈恭飾餘之心伐其條枝實秉憂勤之德地登高
四維奇賞
之錦自渭江波平陽採桑之津躬勞驚天和元年冊
拜譙國夫人東武亭之妻既稱有秩南城侯之婦還
聞受封杜園殿下以名華分照增城峻土揚旌棘道
問政印都白狼之溪途艱黃牛之坂荔枝之山地險
蕭菊之園夫人別離親戚開河重四夷歌一曲未足
消憂猿鳴三聲沾衣無已是以天厲之疾遂成沉痾
玉瀝難開金帝寶遠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于城都
私第春秋二十有一即以共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歸
塋長安之北原詔贈譙國夫人禮也殿下傷神秋月
掩淚長松周季直之留書更漢漢潘安仁之詞藻

金陵銘曰
金陵反旆山止戈金精據嶺昌閣凌波西遊卿相
東裂山河華亭冠冕殺水絃歌震維徒族燕番從官
寒入飛狐關連鳴鴈策預登阜功泰臨淵寶鼎留銘
彫戈餘贊應圖淑令衆禮言歸魚軒馮軾澤解文衣
明月照鏡仙石支機行雲細起迴雪輕飛北降帝子
南麾劍守若水既開靈山已鏤月峽猿啼江神牛開
星機北轉日轡西迴陽泉伏氣陰律沉仄鵲辭吳市
鳳去秦臺神光離合燈影徘徊雙流反楚百兩迴旌
四維奇賞

少女離人
風月無情
草短遙平
長轉直節
墳方固
園陵永植

周趙國公夫人統豆陵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含生本姓竇扶風平陵人魏其朝議列侯則
莫能抗禮安豐奉國功臣則咸推上席外戚列傳既
開建武之書仲山古鼎或表單于之獻祖畧少保建
昌郡公父繼柱國大將軍大宗伯鄧國公孟津大誓
常預同德之臣咸陽遠約克贊先登之主並得位人
六府功參八柄夫人有文在手有象應圖榮耀夙彰
徽華早茂肅恭以禮受教於公官言容以德有聞於
師氏及乎進賢君子內主加那琴瑟在堂輜軒是服
長久於節不無秋菊之銘展端於始或有椒花之頌
四續奇賞 卷三

豈止楚姬掩淚楚相知慙定姜問北齊兵不入武城
二年冊拜趙國公夫人漢王問立義之婦邑以延卿
齊侯見有禮之妻封之石窰異代同榮差無慙德柱
國殿下若若木之一枝在天漢之別派揚輝玉壘
傳銅陵南通回日之民東被無龍之國夫人從政月
峽贊德雲門錦濯江波還臨識宇山明石鏡即對桂
樓既而玉律頻移金爐不變胡香四雨嘆西咸之使
稀靈草一枝恨瓊田之路絕天和五年四月二十二
日薨于成都之錦城春秋二十孫子州之傷逝怨起
秋風潘安仁之悼亡悲深長章况彼仙臺永別無復

蕭齊傳母長歸唯留琴曲七年二月日歸葬於長安
之洪濟原詔贈趙國夫人禮也雲雨去來既留連于
楚后光陰離合實惻悵於陳王銘曰

河西斗絕觀岸承起章武賢臣安豐賢仕木樓于何
金山萬里紹慶那缺基昌米子施於道北侍姆秦市
絃綏檀鼓朕狄驛驛義超江汜仁流焉帶玉簪迎鸞
金龍助楚敬愛純深端莊淑問有光國史無形喜偶
寒素外恭停擺下訓譽觀於蘭年華於薜風雨消散
神靈離絕娶女還呈姬娥歸月左攝夕與高堂創發
空揚凌波更無迴雪下平日照高平日原西臨水井
月出當空 卷三

周大將軍隴東郡公侯英陳君夫人賈氏墓誌銘

銘

庾信

夫人諱某扶風平陵人也章武開國名高外戚之右
安豐入朝位在功臣之上祖以孝昌之始主詔淮陽
父以正光之初舉惟海岱夫人生於禮義之門宗於
箴誠之德虔恭惟禮令淑惟儀及乎而兩言歸三星
在戶箴盟始事條枚是則有子從政猶無逆豫之心
有夫出征自識山陵之兆大統十六年册授永安郡
君婦以夫尊親由子貴朝章家慶兼而有之保定二
年改授隴國夫人車服禮數袞襜典則有美河魴足
四續齊書卷五十一
光彤史既而風霜所及灰琚遂侵與善何言至于大
朔天和六年四月七日夢春秋六十有六即以其年
十月十日遷葬於咸陽萬年縣之杜原山形起伏既
符白鶴之祥地勢風煙乃合青鳥之氣銘曰
觀津世族平陵豪姓四侯登仕三君從政自狼建功
州蛇襲慶漢之廣矣先開叔令君子朝端賢才家政
簪珥以禮軒車以命讓果成應推珠止競百年起忽
千金莫惜室謝賢夫庭辭貴子歸寧輟露采繁廢祀
室委眠蚕衣留畫雉雲垂下澤日掩高春空帷舊館
虛墓新封山迴廣柳路沒深松遊龜幾變大人何從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樂陵人也晉司徒樂陵公苞後子孫就封
因卽家馬扶風舊城猶存欽市河南故壘尚餘金谷
或寓燕陲仍仕代郡租行代郡尹父魏司空蘭陵郡
公司空佐命魏朝少傅丞疑周室並爲大族俱蒙賜
姓秦晉匹也是曰通家夫人年十七歸于宇文氏淑
令端莊含章貞吉歲盈惟儀閑闈已正某年除金郡
君某年改授冠軍國夫人四德小君宜其家室三事
內主翻辭贊務以保定五年四月遭疾薨時年四十
有四卽以其年某月日歸葬於京兆之某原人世風
四續齊書卷五十一
焯山川起忽陵波青麥僅逢貞女之墳隴首自陽成
表賢姬之墓乃爲銘曰
三星照天五岳鎮地禮有其秩人居其位燕趙多奇
山川雄氣更茲令淑惟此含章玉生庭照蘭閨室香
那族襲服宋子 魴自兩言歸九侯從聘愉秋七彩
軒車六命鼎室辭親槐庭贊政世爲閨水人成大夢
帳山門移登泉洞金粟長含銀燭不送香車柳柳
路閉松城悲鴛鴦影雄劍孤鳴而連趙孝也常奉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五十三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行狀祭文類

太子太保柳公行狀

唐沈亞之

祭杜學士文

唐宋之間

祭范忠宣文

宋陳瓘

祭大資政李公文

宋晁補之

祭韓尚書文

宋陸游

祭周益公文

宋陸游

祭呂申公文

宋晁補之

四續古文奇賞卷五十三

祭劉太保文

元徐世隆

河上提舉司告祭文

宋晁補之

河上轉運司告祭文

宋晁補之

祭大孤山女郎文

宋晁補之

誄辭類

魏文帝誄

魏曹植

王太后誄

魏曹植

王仲宣誄

魏曹植

哭李仲蒙哀辭

宋文同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左金吾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南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紫金魚袋太子少保柳公行狀

沈亞之

曾祖該皇任陵州錄事參軍贈陵州刺史祖岑皇贈秘書監父潭皇太僕卿駙馬都尉贈司空狀公諱晟其先河東人也肅宗時詔取儒賢配主其父以門業中選并太僕卿尚和政公主主及太僕繼喪而公年始十二孝聞宮嫔既去喪代宗憐之召養宮中令與皇太子諸王俱受學故公得通籍中禁詔以吳大瓊為之師又以大瓊子通玄通微互為助教今十月考學績責勳所進乾元初除尚書奉御得歸故鄉又詔吳大瓊通玄通微令就舍校學廣德中加檢校太常卿賜佩金魚及德宗即位以公故奉銅幣將欲加賜遷官未幾而屬車西狩矣公徒走會難奉天因泣奏曰臣願得尺詔而入京師購其家人以為效德宗嘉其忠賜詔如奉公於京師入賊軍中見賊僞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公大說曰陰涼之失魚鱉遊其壖壘即屬光赫明是輩不知枯挂之地者公等寧能從其挂哉乃出詔示常等皆奉詔伏興誓約所

未及期會，樞密官未既，呂陰以公之狀，廣告此。遂為批捕，繫定責矣。此詰一將詞不伏，即徙於外獄。稍寬之，有頃賊兵累敗，守文益急。公因其共繁者十餘人，謀相與脫其網，見而走之。奉天德宗為之撫，有流涕。明日乘輿幸漢中，公未嘗至。南梁還，拜原王府長史。貞元六年，改嘉王府長史。其後翰林舍人吳通玄謫死，公為疏陳，雪再進不得。命公澄之，季止。公曰：上方怒寧可為也，公不聽。公章卒三貢，於是德宗悟之。謂公見義不問，賜書寵勞，竟雪通玄。改澧州別駕。十一年，人為少將，作永貞初，遷大將，作加朝請大夫。起崇陵功，以檢校左監騎常侍，居使內省。自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銀青光祿大夫，起豐陵功，贈上柱國，元和初，西蜀發岐，經朔方，太原及山東六郡之卒皆屬長武軍，詔以高崇文討之。既誅三蜀大困，而漢中險隘益不能賑輸，所奉中朝以公用富濟，遂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帥漢中。始詔諸征蜀，公自是故部而獨以漢中卒三千人移茂梓州，其卒以為始去父母鄉里，既勞而歸，及境乃不得見其門，亦以公功自賴。今則徒之謂若，謂耳皆蜂奮食，所引引援弓，迫中貴人，時公行未及，亦聞之。

遂疾驅倍走，往其所先勞之苦。辛勞已乃問曰：君等何以而成功乎？俱曰：某等伐闢耳。又曰：聞何以而得代？俱曰：驕不交指於天子，公曰：君等既知聞以不授指而得伐，又親滅之而得功，反不授指耶？今不授指即受滅也。是卒皆免，冒冒闕遂行所從，歲餘復入為大將，作使匈奴先是，我相出視國使必自據偃以相辱，微公之知乃先謂曰：聞若等常以去信為強，亡禮自大，禮信不為誠，不仁也。何足奉吾國乎？於是單于諸王貴人聞之，愕然失恃，皆莫能辭見，則改容跪伏，遂致天子之命，約信成禮而歸。拜金吾右將軍，始得居公，贈封千五百戶，加為大金吾。九年，加戶部尚書，以大金吾為左將軍。元和十三年三月九日，安享年六十九。上聞之一日，廢聽奏，詔令從官臨弔之。賜賻粟帛，贈太子少保，強雍多學，謙下好問，因厄以致其節，見義不顧其私，輸公之急，其從察其門，備得前行，謹以所聞所見實錄於斯。謹狀。

祭杜學士審言文

宋之問

維大唐景龍二月歲次戊申月日考功員外郎宋之問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修文館學士杜君之靈嗚呼位曰大賢才曰天爵辭業備而官成名聲高而命薄屈原不終于楚相楊雄自投於漢閣代生人而豈無人違代而感若評鍾唐虞崇文寵儒國求至寶家獻靈珠後俊有王祖盧駱繼之以子跡雲衢王也才參卿於西陟楊也終達宰於東吳盧則衷其栖山而臥疾駱則不能保族而全軀山運然也莫以福壽自衛將神忌也不得華實斯俱惟靈昭昭度越諸子

四續

祭文

六

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舍潤也若和風欲曙掃露氣于春林其秉艷也似涼雨半晴懸日光千秋水衆椒同遵者播落群心不際者探擬人也不幸而則亡名今可大而不公君之極遑自替迷方逢時泰今欲達聞數奇今自傷屈文母之丕運應才子之明剔援淪秀于蘭畹侍遊仙於栢梁命以著作拜之爲郎始翔駕于清列旋驅魃于炎荒遺旅鴈兮起彭蠡作編人兮居越裳殊許靖之新適億虞翻之舊鄉惟皇龍興再施法度拂洗漢渤翬翔雨露通籍于入今禁門搖筆千萬年芳樹仰赤墀兮非遠謂白首兮方遇君病

何病到此獨留華雖餌令寧愈創不及今可憂雖則妙醫莫識實冀明神獲瘳嗚呼哀哉君之將亡其言也善余向十旬日或再展君感斯意贈言宛轉識金石之契密悔文章之交淺命子誠要既思且辨自予與君弱歲遊執文翰共許風露相浥况窮海今同竄復焚房兮並入川流遽聞隙電初過咎乘運今如此今造冥兮若何懷君疇昔兮恨已積念君恩惠今情倍多道之南宅困之東梁使君孤之有餘寧我家之不足籍籍流議喧喧薄俗名全每困於鏤金身沒誰恨其埋玉空落長松千尺詎置一東伯彼韋公

祭

祭范忠宣公文

陳 璣

昔文正公在仁祖時忠於謀國，衆正所依，心虛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有如著龜，兩遭勅榜，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數陷禍機，國勢既安，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似之，安不擇地，難不嚴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爲異，各遵其時，不述其跡，是乃無違。」三年遽改，生事者誰？祭柏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復，其兆在茲，公可以嘔，又進忱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捨安取危。」一斥四年，有廢始歸，天子哀伶，拜命涕洟，其心不有，意欲有施，人願公留，爲帝寵愛，病不能對，四續奇賞，卷五十一，六一，宋。

人所嘆，天子曰：「吁，疾尚可爲，錫以上卿，臨遣國壁，丁寧訓諭，速療勿遲，云何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舉世思公，公不來矣，人之於公，有合有睽，聞公之歿，睽者亦悲，情隔生歟，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恐死有述，小其一身，大我王室，置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作忠，太宗征遼，奮死不忘，心之所慮，奚獨一方，願惜生靈，願合朋黨，願爲宣仁，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願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孰有此誠，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保生，陽明之經

偏於四體，呼氣之間，無有不差，在絡連右，首脉應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弄異取同，異我曰：「偏同我曰：」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公獨有言，繼者誰乎？公愛我悲，豈緣葭草，公昔南遷，我在北陲，側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留雖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心，何必形容，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興，公復有子，其門益大，其道益光，公何無憾，我亦奚傷。

四續奇賞 卷五十一

六一 宋

祭大宥政李公文

晁補之

維年月日門生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北京留守大宥政李公之靈曰王跡之熄詩亡不嗣春秋又微戰國橫肆惟其可者尚與聖鄰詞出其口輪囷郁紛觀左氏言何國無士馳其戎車陳詩說禮秦儀賣國斯適播書韓非孫武是固非儒至其文字孰敢賤諸漢興息民殘編出壞經儒詞士學自此派班王兩馬河漢奔渾胡不及古華勝其根乃獨楊雄為書準易易不可準相如是式却後得唐纔一韓愈蹀躞踵漢侵尋千古宋以文治百七十

陸游年譜卷九十三

十一

公為文其尺牘

年璩儒偉士軼古並肩公以文鳴起河之北如彼神鳳雲翔覽德惟我神考文正之文謂公所作經語是群官名用正禮閣其修此公餘事粵有人獻為秀百人看死四千人車上舞而公退然輔弼三朝時異操同幾顛者數不自為功上建皇極以消羣疑鉅罰五福惟公助之爰開大公勿作穆穆九閭書靜聽士復惟古良臣善則稱君造膝之語家人莫聞公長哉匪歲龍蛇正月已邪賢人之愛庶幾是惜哉我哀哉補之嘗者自魏徂京公以其名士之朝廷雖時夷千里為輕顧軼幽介文采安有無顯刻畫

醜士報知已匪以其私潔身有義尚畏人知惟不仰愧神其聽之嗚呼哀哉天不慈遺而喪宗工胡床昨夢過雨驚風燕子穿閣池臺半空嗚呼哀哉安陽之吉遠不臨塘扁舟東下形以神往寓辭千里以侑酒尊庶乎生言公猶我聞嗚呼哀哉尚饗

陸游年譜卷九十三

十一

祭韓无咎尚書文

陸游

兄之初載，甚蹟而艱。逢亂客吳，萬里孤寒。文方日衰，
蕩爲狂瀾。組織纖弱，各自謂賢。士脫英枝，兄步而前。
陋巷一室，日盱未饘。誦書鼓琴，志操益堅。器宇天成，
不事雕鐫。如先泰書氣，充力全壯。年相從，誼調玉琴。
曰是有志，許以周旋。我自蜀歸，兄典三益。過都門，
翠手歡然。兄飲東陽，我走閩山。曠不相值，今五六年。
我病早衰，顧未及泉。兄之壽康，一朝先顛。餽酒踵門，
乃酌瓶前。嗟嗟造物，孰尸此權。豈其好惡，亦與俗遷。
微官有守，喪車莫攀。尊酹之奠，叙訣終天。

四續奇賞 卷五十二

十一

祭周益公文

陸游

某紹興庚辰始至行在，見公于途。欣然傾蓋，得居連
牖。日接嘉話，每一相從，脫帽藉帶，從容笑語。胸中
肺腸，家借酒小圃，鉅菜羹，青燈瘦影，相對西湖，引
古並轡，共載賦詩。屬文頗怪，奇怪淡交如水，久而不
壞。各謂知心，絕出流輩。別二十年，公位鼎鼐，我方西
遊。荷戈窮塞，歸得臺郎。旋又坐廢，公又策免。久處于
外，見不可期。使我形瘵，斯文日卑。公則疾俗士昏于
智，公則著蔡公老不衰。雷霆百代，每得手書，字細如
芥。癡兒騃女，問及瑣碎，孰爲一病良醫。莫差赴告鼎
司。續奇賞 卷五十二

十三

來震動海內，奔赴不遑。涕泗澎湃，豈無尊酹，致此薄
爵。辭則匪工，聊寄悲慨。

館閣祭呂申公文

見補之

維元祐四年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平章司空呂公之靈曰嗚呼大人之德如山如川作鎮九州經營幅員國有大人君尊而榮地有山川氣傑以靈豈惟寶藏百貨所養惟其高深物則固往善觀國者庶其在茲無象太平望而知之李札觀樂興衰以喻見遼伯玉知衛無故秦使入楚楚寶為陳昭奚卹在知楚有人楚衛區區何足與謀有是二臣以雄諸侯如虎在林如龍在淵何必風雲其威自然小才近用則不若此方圓殊施文武異是一官

國朝子實

本李

上四

得人則一事行比事得失非國重輕嗚呼公乎敦大中和代天之工道同遠隨處厚持滿強者莫先清心守默辯者莫前是惟元宰公之德豈如淺智物我異賦魏公典籌初不自務既執弓矢人服其能徐功行義亦既有常世日會儉吉無低昂魏兩朝盛德高名內則國幹外則長城沈幾入告成敗先定家人不知矧復自外群言竝進不尸其德使公議安人享其澤二聖統臨公秉政機垂紳指笏百辟是儀征繇不興盜賊先改商賈阜通九河輪海謂法本具然章已除謂財未充民氣已舒謂人未用忠賢獨立謂遠

中賓羗戎貢入左右其功可指目真人之無祿天不取遺兩宮宸悼庶民嗟咨載在典冊禮盛一時某等在廷辱公品識陶治之公無所歸德所游薦被送公國門旋詞限淨倘此酒尊尚饗

國朝子實

本李

上四

祭太保劉公文

徐世隆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博州路總
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公之
靈嗚呼天興大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必先聖
不獨出衆賢從之聖賢相逢千載一時巖巖劉公首
出襄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潛心孔氏又
學葆真復參靈濟其藏無盡其境無涯鑒開三室混
爲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
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天道安道人其形宰
相其心誰其似之黑衣惠琳數精皇極禍福能決誰
其似之郭君康節詩高遠方外神遊誰其似之若
雲洪休字正清勁筆中法具誰其似之黃山文儒冠
從王師來服袁半公於是時蜀之章阜堂上出奇邪
江飛渡公於是時晉之仕貢天王既尊山人自晦公
於是時唐之李泌相它卜官兩都並雄公於是時周
之召公中統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至
元入省命資萬機暫決大儀力辭以歸上亦知公不
居細務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圖列之朝
儀未肅公奏問之方其弘化儀形萬方天運奪之今
也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開戶規之掩書長往天

四續奇賞

卷五

元

四續奇賞

卷五

元

子震悼朝臣涕淚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疑難
與稽之民歲有災誰與禱之僚友有咎誰與救之人
之老成寧復見之長過趙郡識二大士曰諸曰劉器
量包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仁而義風欲灑九州蕭
已先蛻獨餘藏春栽培桃李偏清君門身爲師賓門
多卿相生被珠遇及獲大葬公既無憾我獨何悲第
愧老拙官辱公知愛我文辭許我典故視少翰林持
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言念知舊往哭其墳南
州孺子生髫一束哀章寫心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尚
祭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晁補之

因山之制七月遯孫同軌之明萬方咸在弓劍留鼎
湖之慕衣冠餘渭水之恩驚慄徂秋已變風雲之慘
淒涼入夜更增笳鼓之悲虞情徒劇于見堯夏服仍
勤于續禹著龜告吉陵寢即安剛黃鳥以無從訴蒼
穹而何所惟神功不宰同妙物以難知且聖祚有歸
宜與天而俱永臣等孤忠徒切行食莫追西望靈輜
攀號雨血

附續奇賞

卷五十五

天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晁補之

冥穹不弔仙馭難追爰諏七月之期是肩萬方之軌
遯鼎湖之龍去天上景長空汾水之鴈飛人間事改
續服戀重熙之化見情昭大孝之思矧茲臣都以逮
黎庶仰瞻何所辨踊辜堪法仗戟嚴悲節互咽乘白
雲而安往剛黃鳥以無從惟大神功莫大而難知固
與景命俱傳而不息臣等各縻官守阻望靈輜徒有
忠誠攀號洒血

附續奇賞

卷五十五

天

祭大孤山女郎文

晁補之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七月癸酉承議郎武騎尉晁補之謹以絲網碧屨及酒酌時果之奠敬祭告于大孤山女郎之神曰補之仕不遇合不敢忘忠而為權臣所僇陷以朋黨于歲已卯竄諸蠻山季秋揚帆挈婦與子旋拜神輦陳詞廢宅神賜吉占曰歸甚邇偶續舊載或行遇神神與之言為買絲屨客自都返無從致之留屨水邊遺刀石上發去已遠猶不悟知魚跳客舟刀在魚腹因發歌詠庶神若茲貯蠻有聞而非夢寐旋上于越湍流迅奔常所玩穿金山華屨前

四續奇賞

卷之三

魏文帝詠

曹植

哀哉於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思過慕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蒼命曰何篇早世問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先滅永棄萬民雲往雨絕承問恍惚悵悵哽咽袖鋒抽刀欲自強斲追慕孟良甘心同穴感彼烈風惟以鬱滯終於偕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誓言生若滯滯惟德可論朝聞於孔志所存皇雖一發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誄功宣之管絃乃作誄因

四續奇賞

卷之三

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皇寔秉道真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製作踵武立軌季嗣不綱網漏於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羸政是遵王綱帝典闕爾無聞永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回歷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啓祚合契上玄五行定紀收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於天仁風懷物德以禮宣祥惟聖賢擬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妄亢志清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聰察無響瞻覩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必無私戮違無輕

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服朕，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若穴，取上蓬戶，惟德是索，弗拘禍祖，宅土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災共遵，下以純民，恢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乘殷之轡，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龍鱗，輶冕崇麗，衡統維新，尊肅禮容，瞻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被震，時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表，萬里無疆，備凶徹島，燿江岷摧，若涸魚乾，若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獻，款內賓德，倚先王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初叔祐河，
四續清賞 卷五 三十二

龍洛絕陵，波遊上平，鈞應繩神，鸞翔舞，數英階除，系風扇暑，皓照素命，飛走郊野，神寶萬彰，自舊上雲英，甘露藏塗，披宇雲芝，冒沼朱華，陰清同凱，風耶那甘，雨稼穡豐登，我搜我黍，家佩惠君，戶家慈父，因致太和，洽德全義，將登泰山，先皇作範，錫石紀勳，聖錄眾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於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爲輿幽謁，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鍾鼓鏗鏘，頌德永功，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贊辭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肅壯，

大行光之，聖慈惟絕，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羣妖退，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太和，絕迹三五，宜作物師，長爲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乳乳，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鑑吉凶，體遠存亡，深垂典制，中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初玄宇，基爲首陽，揆述穀稼，追堯慕唐，合山同陵，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絨，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耨田畝，望寬之朝，於是俟大隧之致力兮，練元辰之淑禎，潛華
四續清賞 卷五 三十三

體於梓宮兮，止殿以右，靈顧皇嗣之號咷兮，存臨者之悲聲，昔晏駕之既往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鳧於輕霄兮，就黃墟以滅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及兮，痛閨闈之長局，各遠臣之眇眇兮，成凶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頤，思恩榮以橫奔兮，闕闕塞之幾呼，領哀經以輕舉兮，念闔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憇兮，憚天綱之遠，遂投骨於山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抱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後軀之是效兮，廿九歲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益高而容卑兮，

莫神明於我聽獨鬱悵而莫告兮追顧景而憐形奉
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同續奇賞

卷五十五

三

下太后誄

曹植

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頽谷踊五行牙錯皇極降
羽檄四布爾歆歆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
者知命徇道寶名義之攸在亦奔厥生敢揚后德表
之旒旗光垂罔極以慰我情遂作誄曰

我王之生坤靈是輔作合於魏亦光聖代篤生帝文
紹漢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岐嶷秀出
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覽萬機兼才備藝汎納容衆
舍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儔列陰陽觀落外察及踐
大位母養萬國溫溫其人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未遑

同續奇賞

卷五十五

三

宴息恒勞庶平統統翼翼親桑蠶館爲天下式樊姬
廟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孔敷其功我后齊聖克暢
丹聰不出房闔心照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
不玩躬御絲練日昃忘飢臨樂勿燕去奢即儉曠世
作檢儉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俟仲祗昭奉百靈闕天
路地祇畏神明敬微慎闕報禮幽冥皮肅宗廟調薦
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仲宜享斯佑家祉自天何圖
凶咎不免斯年嘗禱靈禮有雋無瘳豈命有終神食
其旨遺孤在疚承諱東藩辨踊郊吟酒淚中原追號
皇妣弃我何遷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棟宇

無煙、迨省陷塗、髮髯滿野、仰瞻惟惻、俯察几筵、物不
段、故而不、存痛莫階斯、彼蒼者天、遂嗟魏郡、游魂
舊邑、大隧開塗、靈羽斯戢、歎息霧興、揮淚雨注、徘徊
輒振、號咷弗及、神光既幽、佇立以泣

王仲宣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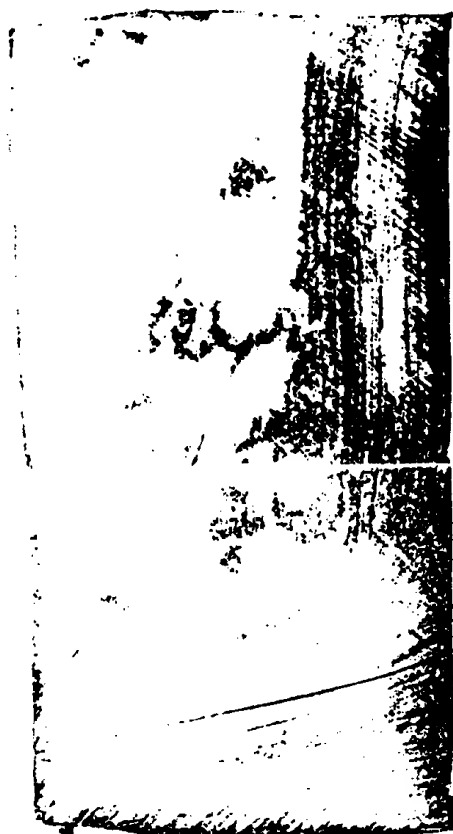
曹植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
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特如何靈祇
殛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繁華中零
存亡分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
表之素旌可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達祖滿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討同濟
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
天開之祥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業散世滋芳烈
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燬世祖撥亂爰建時雍

三三樹位履道是所寵爵之加匪惠惟崇自若二相
為光為龍會日休哉宜與漢邦戎統太尉或掌司空
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敷遐通伊若顯考
奔榮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朝帑庶績咸熙
君以淑懿繼世洪基既有令德材茂宣備記洽聞
幽潛謨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
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棋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
京室西傾宇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糾難
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
摧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銳都威南榮

荆人政違陳戎請武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高尚霸功
 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齊我明德
 投戈編郡稽顙漢北我公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
 以彰勲則勲則伊何勞謙靡已愛世忘家殊畧卓峙
 乃署祭酒與軍行止策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
 百司倚又君以顯舉乘機省闕戴蟬珥貂朱永皓帶
 入侍帷帳山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瞻請嗟彼東夷
 憑江阻河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阻
 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
 運極命衰展疾彌留苦壯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
 四維可謂卷五十五
 臨勳自推於非親遠近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願
 哀風吹心言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語嗚呼哀哉
 告其人言其買丹青好和琴瑟分遊友士庶幾週年
 撫手問世如何會忽升我風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
 子誠人子金石難替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驂之人
 先先簡越何藉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歟生存亡幾度
 子猶懷疑未之明博望獨有游魂秦素我將假翼
 飄飄高舉起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殯將反宛京
 金龜起執白蟻悲鳴虛廓無見徽景嚴形執三什宜
 不問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頤嗟乎夫子永安幽冥



人誰不沒進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哭李仲蒙辭

文同

俯憶栗芳臨清秋懷空惜芳紛于憂拂其輝芳久留
念將焉適芳升高丘問胡然芳卜之思緝于思芳
不解以繆謂遐淵芳願如其官懷西南芳川塗細修
已忽謫芳往嘗以此計蓋子之生于世芳期爲已休
萬感芳然芳靈予之中鬼幹漂潰芳索其若抽念子
一去芳不可以復見顧子之於道芳尚胡爲而此謀
欲子似芳取支但寥寥芳安求孰識子芳子深當何
人芳與伴彼徒以文行芳爲子之高其不爲賤正體
而貴餘朕如刻畫芳妄以累子類神珠芳繫天球如
子尚可以太世其不能寃者芳彼又何尤已
之存芳存子顧子之失芳將何時而可廖歟
芳若生國猶然芳若存子以愁

明文奇賞序

自古人文之盛未有踰

本朝者也文成一出即沈

毅文憲立談即雍雅蓋

明文奇賞

序

未有不淡於勢利而能

文章者於是有辭官辭

廕三幸第而計畫秘不

傳如陳靜誠先生又未

有不量材度力而能文章者洪武以姑孰郡公

安言長謀略則文成叅

帷幄擅國華則文憲總

儒學精吏事則章中丞

等司屯田一議禮也大

配祫禘齋戒五祀朝會

祝祭軍禮各專一曹無

越畔云當是時王忠文
進平江西頌

高皇帝喜曰學問之博卿

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

如卿亡何忠文使滇歿

之才思不亦雄乎士不

立品才思索然文章千

古寸心自知無人品則

寸心安在誰與較失得
哉才解大紳而歸之俾
讀十年書肆有德有造
士生其間不以定志立
品爲第一義豈不負遭
遇哉

文皇帝賜儒臣詩曰秘閣
弘開當巽隅充棟之積

皆圖書仙家蓬山此其
處上與東壁星相符罷
朝閒暇一臨視衣冠左
右環文儒瓊琚鏘鏘清
響振寶鼎馥馥香烟敷
維時日上扶桑初始看
瞳矐絢綺䟽忽已燦爛
明金鋪從容燕坐披典

謨大經大法古所訓講

求啓發良足娛

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

磋安可無諸儒志續漢

仲舒豈直文彩臨相如

玉醴滿賜黃金壺勗哉

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

夔龍俱庶幾致治希唐

虞嗟乎右文之隆至此

士柰何不讀書

列聖追琢造就至於今薰

習雅化作者輩出輒惟

嘉隆以來一家之言最

盛邇而上之成弘洪永

高文典冊若存若亡豈

非缺事爰取往詰遺稿

詮次臆評續編再出讀

者雄於才思澹於勢利

可遙集之一堂也抑周

之盛也或謂文治綢繆

綿繻若見文武之叮嚀

故享國最長不知周易

一繫與天無極矣君父

之文天也日也堯舜在

上禹臯稷契無文譽

高皇帝萬幾之暇舉筆立

就莫不雄深宏偉至于

詔諭遐方明燭萬里蓋

常嗤韓愈以風託比姦

邪作文譏之欲儒者著

筆勿高而下低而昂欽

天畏地思精言以無疵

駁頌伯夷文曰過天地
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
誣耶妄耶又曰萬物必
究其端而窮其倪斯善

之善矣故知日月五星
右旋之必然而正蔡氏
以已意之順亂乾道之
順以已意之逆亂乾道

之逆大哉言乎賢者識
其大者奈何不遵式仁
錫莊誦

御製全集所載唐參政蒙

恩凡作文必書耐久道
人已皆厭之罷求其文
同年內黃縣令沈仁致
仕文必書其官趨如流

水戶門之限三日一換

旁一人目擊耐久有黃

精蕨薇之氣似山林沈

仁有芬芳御饌之氣似

明文奇賞 一

上

館閣及參政過沈仁門

妬乞文者而爭仁笞辱

之參政欲上章家人曰

公輕君爵而美山林文

書耐久誠可辱遂悟而

止于是

上設大官卑職館閣山林

辨曰朕觀耐久之錯將

明文奇賞 一

上

永矣不期家人有善者

能相之其人信服之則

可謂善矣洪武九年災

異求言刑部主事茹太

素上五事盈一萬七千

字初命中書郎中王敏

誦至六千三百七十有

云所任者半迂儒俗吏

召分迂俗不對卦之次

日

上又令誦其言至一萬六

千五百方見五事字僅

五百當日歎曰爲臣不

易茹太素是也 勅行

四事遂立上書陳言之

法頒示天下過式者問

之作建言格式序仁錫

莊誦二訓今天下之文

稱謂失倫漫漶不實唐

參政茹比部不少矣噫

讀有用之書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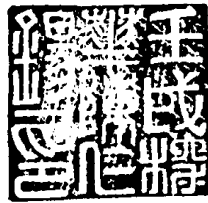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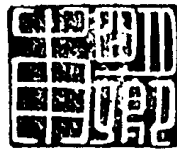
當代之式可與細論文哉

天啓癸亥仲秋下澣長

洲陳仁錫撰

明文奇賞

上六



明文奇賞總目

第一卷

宋濂序

第二卷

宋濂賦頌記

第三卷

宋濂傳題跋碑

第四卷

宋濂議論贊說檄

楊維禎傳志雜著

明文奇賞總目

王禕部記

第五卷

劉基領去序記連咏詩解

第六卷

解縉應制詩話表序

第七卷

解縉文苑類傳贊行狀墓表

第八卷

方孝孺雜著記

第九卷

方孝孺	文題跋	贊基碣	序銘	書祭文	傳
第十卷					
蘇伯衡	釋著	序跋			
高啓	論序	贊	露布	雜著	
王叔英	序				
林右	序				
烏斯道	傳				
張孟兼	傳				
朱睦㮮	傳				
唐肅	序				
明文奇賞	總目				
楊溥	記				
周忱	記				
李時勉	序				
薛瑄	記				
于謙	記				
第十一卷					
楊士奇	序	跋	記	題跋	
劉球	記				
李賢	碑銘				
劉定之	跋	議	詩	序	贊

章綸	跋				
韓雍	跋				
陳獻章	傳	文			
第十二卷					
羅倫	論	跋	序	記	
商輅	跋	祭文	啓	論	傳
王恕	跋				
馬文升	跋				
楊守陳	序				
何喬新	書				
明文奇賞	總目				
丘濬	論				
劉健	跋				
李東陽	跋				
劉大夏	跋				
程敏政	傳	跋	跋	跋	
第十三卷					
楊一清	跋				
韓文	跋				
吳寬	跋				
楊廷和	跋				

王鏊	疏	傳錄	記
林俊	疏		
文林	書		
蔡羽	記		
第十四卷			
王守仁	書	雜著	序
		祭文	疏
第十五卷			
楊循吉	書	論	序
錢福	序	文	贊
		碑記	
顧璘	序		
明文奇賞			
徐禎卿	論	書	
康海	序	策	書
何景明	序	記	書
第十六卷			
李夢陽	序	墓志	辨
		記	狀
		文	傳
第十七卷			
羅玘	序	傳	
董玘	記		
敖英	記		
王時杞	序		

霍韜	疏	傳	記
鄒守益	志銘		
孫懋	疏		
胡世寧	疏		
唐車	疏		
魏校	序		
第十八卷			
崔銑	序	論	傳
		述	書
舒芬	記		
江暉	序		
明文奇賞			
王庭陳	名		
黃佐	傳		
鄭善夫	疏	傳	書
廖道南	疏		
文徵明	序	書	
唐寅	序		
祝允明	傳	雜著	
張靈	論		
桑悅	記		
唐龍	序		

唐順之	書	序
劉繪	書	
侯一元	序	
徐渭	書表	雜著 祭文 墓志銘 跋
第二十七卷		
陳東	碑文	書
董份	論記	序
茅坤	書	碑
海瑞	疏	傳
皇甫濂	書	
明文奇賞	總目	八
皇甫汈	論	序
第二十八卷		
楊繼盛	書	疏 序 雜著 祭文
沈鍊	疏	序
郭希顏	書	
余文獻	序	
宗臣	書	記 雜著
第二十九卷		
李攀龍	記	論 序 墓志銘 書 祭文
袁洪愈	疏	

第三十卷		
劉鳳	序	雜文 表 論 書 記 規 說
第三十一卷		
王世貞	序	論 書 傳 序 贊 辨
第三十二卷		
汪道昆	碑	序 論 傳 紀 碑記
羅櫟	記	
張邦奇	文	
李元陽	祭文	
第三十三卷		
明文奇賞	總目	九
萬恭	序	
徐弼	序	
吳國倫	書	序 書
歸有光	傳	序 行世
文元發	序	
耿定向	傳	
殷雲霄	傳	
張治	序	
支大綸	記	序 揚
錢一本	序	

第三十四卷			
張居正	序	傳	書
第三十五卷			
張居正	書		
申時行	序		
徐有丁	序		
第三十六卷			
王錫爵	序	祭文	書
詹仰庇	疏		
許國	序		
明文奇賞			
張位	碑		
沈一貫	記	序	
于慎行	序		
王家屏	疏		
郭子章	論		
管志道	序		
第三十七卷			
余寅	序		
趙川賢	疏	序	書
馮時可	傳		

第三十八卷			
歸子慕	序		
馮琦	序	疏	議
第三十九卷			
明文奇賞			
湯顯祖	序	題辭	書
張棟	疏		
伍袁萃	疏	書	祭文
顧憲成	論		
陳子貞	疏		
郭正域	墓志銘		
徐應雷	論		
第四十卷			
袁宗道	詩		
陶望齡	序	記	序

胡仲子文集序

徐教授文集序

林吏部使南稿序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明文奇賞 卷一 目次

送東陽馬生序

送天台陳庭學序

送舍稽金生序

樗散雜言序

葑房樵唱序

明文奇賞卷之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

會試紀錄序

皇明設科做古者六藝之教參以歷代遺制欲兼收文武而任之既詔天下三年一賓興其薦于州郡者凡五百人五拔其一而授之以官猶以為未足復勅有司自壬子至甲寅三歲連貢歲擢三百人逮于乙卯始復舊制其恩至渥也先是京畿遵行鄉試中程式者七十二未及貢南宮求治之切皆採用之至有拜監察御

史官

卷之二

史者及是當會試之期若河南若陝西若平若山之西東若江西湖廣若浙江若廣之東西若福建其為行中書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麗之卜與焉若水相臣廣洋左承中惟庸同禮部尚書凱臣訓文啓于東朝然後入奏於是詔臣凱與前侍講學士臣庭堅為主司而以侍讀學士臣同國子司業臣濂吏部員外郎臣本前貢士臣恂與考試事上召至內庭親諭以取舍之意臣凱等受命而出交相戒飭期有以副上旨遂試分經而考互相參定使無所憾乃進于主司主司偏觀而後次第之猶慮滄海有遺珠之歎卷之已黜者復獲視

未有不可
勝而可相

而致謹焉。盡其力。夜向午。燭影熒熒。於簾几間。不敢
自寧。士之就試者。二百黜者。僅八十人。署名于榜。用鼓
吹導至中書。揭而張焉。甚盛典也。書有之。野無遺賢。萬
邦咸寧。夫賢之在野。無以自見。多由進士升名於天府。
故督人謂進士為將相。科如以宋言之。深沉有德。如王
旦。面折廷爭。如寇準。出當方面。如張擁蓋。不可以勝數。
至今科目倚之以為重。與茲選掄者。當思以前修自勗。
以忠貞佐國家。而致黎民於變時雍之治。庶於明體
適用之學。或無所愧。不然。則是錄之行。他日將有指其
名而議之者矣。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二

八詠樓詩紀序

八詠樓在婺之城上。西南隅。其建立也。實昉於武康沈
休文。齊隆昌初。休文以吏部郎出守是邦。制諸無為。沈
稱無事。既而樓名之曰玄暢。復為詩八詠。以寓其山川
景物之情。宋至道中。馬侖求知州事。以為永明之體。實
本於休文。而但於徐庾心尤篤好之。勒其辭於石。寔之
樓下。且更玄暢為八詠。期以傳示於無窮。於是萬神之
家。相繼有作。春容乎長篇鏗鏘。乎短句粉版。玄書充溢。
於四壁矣。好事者當輯為一編。錄諸文梓。兵燹之餘。漫
弗復存。南峰楊尊師。竊病之。乃與其徒胡君玄範。仿搜

休文真
夫

遠采筆以成書。上自休文。下迄近代。凡有所作。施及於
樓者。靡有所遺。濂頗讀而疑之。休文固知名之士。其在
齊梁之間。立朝大節。不能無所憾。夫不能無所憾。則人
將棄之。奈何其詩。獨傳於今也。豈解佩被褐。果有慕君
戀闕之意歟。抑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或可以驚世而駭
俗歟。濂之愚。皆不足以知之。意者。發為禮義之邦。士君
子。世悖書詩。心存忠信。往往勇於自治。而不暇責人。稍
有寸善。揚之唯恐不亟。況休文。當為民上者歟。古所謂
居其邦。不非其大夫者。獨吾婺之為然歟。然而休文至
今。近九百載。來守發者。不知其幾人。泯泯而無聞者。固
多矣。三。八。章。丁。過斯樓之下者。亦能指曰。是休文之遺
跡也。此無他。誠以能濂之辭好者。既眾。故傳之者。又與
浮文。實句。有識者之所不能道。尚能煩著。震耀之。若此
則夫道明德立。其言足以繫世教之重輕者。又將何如
歟。學道之士。蓋思有以自勗焉可也。紀中賦凡若干首。
古詩若干首。絕句若干首。分為三卷。卷後各有其竹素
有續得者。輒補入焉。南峰名道可。字某。南峰其號也。恂
恂有賢行。望而知為好古之士。今主領寶婺觀事。觀與
樓蓋聯峙。云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三

景定諫疏序

吾發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為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列于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達達有之豈其人皆善為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予自少時好觀宋史凡吾郡聞人事有可稱者輒識之既而復歎士之幸獲見於史者如此不幸而遺軼不傳者蓋多有矣往年在翰林始得見東陽賈廷佐上高宗疏廷佐為桐廬主簿憤秦檜主和議紹興戊午上疏論之其辭甚切直而史不載至七世孫權出以示人世之士大夫為文以

明文奇賞

卷之一

由

稱其忠廷佐之名始顯于天下廷佐之鄉人杜十賢在理宗時為武學生景定甲子秋因星變求言士賢上疏力攻賈似道誤國今年秋其曾孫實亦以示予其事與廷佐相類然士賢初無一命之爵其言請黜還似道歷數其罪切直頗同於廷佐而實又能趨京師遍求賢為紳文辭以白之且將刻梓以傳或并廷佐後人所能及予於是又於忠義之士天雖抑之於當時天每扶植其子孫使昭其聲亮于不朽是豈智力所及哉當似道擅權時威敵足以生死人土賢發憤言之不至于殺身者毫髮間耳今似道之後不聞有為士者而人亦羞稱之

惜其著書不傳

士賢之子孫方守其遺業不墜而聞士賢之風者雖休人稚子皆嗟慕以為賢善惡之公昭明也如是則夫有志於忠義者尚何所憚而不為哉然則是疏之傳非特可補史氏之闕為人臣者皆可以鑒矣士賢字希聖後中武科授武岡軍新寧縣簿尉遂攝其令轉綬寧州貽兩縣今以終

革象新書序

革象新書者趙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為緣督先生先生宋宗室

明文奇賞

卷之一

左

之子甘天官進甲於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適又入修眉方曉索酒酣飲先生異而即之相與談者數日且曰汝來何遲也於是出囊中九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先生問其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得之蓋世傳杏林仙人云先生自是視世事若漠然不經意間往東海上獨居十年注周易數萬言時人無有知者唯傳文懿公立極畏敬之以為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悉棄去乘青驪從以小蒼頭往來衡婺山水間人不見其有所齋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絕竟不知為何何倦游而休泊然而亡遂葬于衡之龍游鷄鳴山原有

朱暉德明者龍游人也。久從先生游得其星曆之學。因獲受是書而暉亦以占天名家。暉既沒其門人同里章濬深思泯滅無傳。亟正其舛說。刻於文梓。而來徵濬爲之序。濬聞天官之說。歷代所步必微有弗同。蓋欲隨時考驗以合於天運而已。自唐涉宋其法寢精。至元爲尤密。耶律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曆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滅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以至兩曜五行後先出沒皆有以研窮之。而正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里相去之遠。立爲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曆可謂無遺憾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大

明史奇賞

卷之一

六

史今郭公守敬復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編纂累代曆法。重測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即所定較時曆。歷經曆議二書。猶存可考證。弗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二三大儒會其精神博其見聞。倘其儀法而後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值屋書有禁之時。又獨處大江之南。且無所謂觀天之器。其所著書。違遠與諸公脗合而無間者。雖絕倫之識有以致之。誠以人心之理本同。故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也。抑予聞西域遠在萬里之外。元既取其國有札馬魯丁者。獻萬年曆其測候之法。但用十二宮而分爲三百六十度。

至於二十八宿次舍之說。皆若所不聞。及推日月之說。食頃與中國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內外凡圓顙方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事爲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於兵燹。所著兵家書暨神仙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當與曆經並行無疑。濬故特叙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先生之學通乎天人。庶幾相與謹其傳焉。

篆韻集鈔序

明史奇賞

卷之一

七

管漢許慎氏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隨其偏傍。分爲五百四十部。其文則九千三百五十有三焉。南唐徐內史錯若其偏傍與密不可悉知。而欲便於披閱。乃以切韻譜其四聲。名曰說文韻譜。篆之有韻。蓋自內史始。宋畢昂李燾以韻譜局於四聲。則偏傍卒未易見。復依類篇分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而聯貫之。至合溪戴洞之出。用九類括說文之諸部。與韻譜等書。各自名家。然互補益而未有能集之者。鄱陽劉君燦幼承先訓。留意於篆學。歷年之久。靡不貫通。于是用韻譜爲宗。而其先後則分以五音。每字之下。又析以九類。先儒之說有相發明者。輒具錄之。字義之未安者。必疏其是非。而申以已說。說文所引古文六經。其字與今所行本或不同。集爲一

編以附其後共成若干卷精密而不失於粗疎嚴簡而不致於冗泛其可傳世蓋無疑者夫自必擬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至黃帝時倉頡從而衍之世相授受文字孳育周因建外史以掌其事秦漢以來官廩弗設遂致訛繆失真許氏竊惠之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兼考之於賈逵然後集爲說文之書當是時去古猶近遺文宜可徵故其說最有據依所謂部端五百餘字蓋蒼頡篇云嗚呼向非許氏六書之學其不微且絕邪李陽冰生於唐代去許氏則遠矣雖號宗其書輕肆臆說妄加排斥內史頗以爲恨作繫傳四十卷而反

明文奇賞

卷之

九

正之謂之傳者欲尊之如經也內史之後唯吳興道士張有尊之之意畧同許氏之學遂如金科玉條爲世之法程間嘗獲習其書美則美矣而重複闕逆尚多有之古籀二文亦疑呂忱參入其間今世之所存者未必皆許氏之舊然則釋之正之有賢者作不能不盡心於斯也雖然說文其至矣乎濂自來金陵見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乃鄱陽周伯琦氏所造頗以許氏爲宗今又睹爆是書亦羽翼說文之學唯恐其不明何鄱陽之多賢邪周氏之所著已盛行爆之此篇士大夫多願觀之濂故爲序作者之意於篇首嗚呼契二儀之運該萬彙

之理無過於六書博雅之士慎毋以爲小學而忽諸則善矣爆字彙正嘗爲嚴之建德今氣貌粹然有德君子也其於名物制度之學尤精云

重校漢隸字源序

隸之源何始乎曰秦皇時程邈減小篆爲之便於隸佐故名曰隸書然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皆鮮用之至東漢時賈魴以寫三蒼其法方大行勒諸碑碣者多紛紛隸書矣考洪适之所輯西京僅一二見東漢則不啻數百如是則謂之源於漢亦可也曰非漢也而秦亦非也按齊之胡公太公六世孫先秦皇四

明文奇賞

卷之

九

百餘年後有發其臨淄冢者棺上有文隱起字與漢隸正同由是而觀非秦也源於周也通則推廣之曰雖然非周也曷爲知非周也使臨淄之棺不發孰不謂其必始於秦哉先秦皇四百年已有隸書矣又焉知先胡公四百年果無之哉去古既遠人無由稽其詳爾濂竊意伏羲之書八卦即字之本源蒼頡衍而爲古文其五百四十言列於許慎說文每部之首蓋與篆籀似無大異此固篆籀之變因之而相生豈隸書獨有待於後世邪夏殷以來諸侯之國各有書其體制或殊或一或可辨或不可辨然亦不越乎六書甚若沿襲爲之而畧加變

此詩集
卷之十一

通者隸與篆籀雖微有不同疑其間出於古文之後各以其名為家或自業之精者相傳爾不然許慎嘗病當世學者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其虛稱邪抑亦別有所本邪濂皆不敢必其然也同姓宋君季子博學篤行且留意於隸古之書所獲漢魏諸碑刻必夙夜潛玩不知有寒暑其父友處士桂毓刑部王經勸之曰學必有師無師雖勞弗工也季子乃三走鄱陽見伯誠先生歐君復歐君憫其用志不分悉以作隸之法授受焉凡陰陽向背性情逆順俱得其要領久之復往龍虎山中質諸方壺翁從義翁蓋深於隸學者見季子欣然接之語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一

十

蟬聯不自休季子於是學大進遂以善隸書知名當時先是宋儒有姜棧彥發者鶴李之人也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字有數體具刻之號之曰漢隸字源季子頗病其未博研精覃思增多一千八十七字仍集師友微言作漢隸綱領一十四則別撰附訛字類及連綿字畧又一千三百八十四字至若字有闕遺采班馬二家所用者補之目為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二書各六卷合為十二可傳於學者嗚呼金石諸刻歐陽修著為集古錄十卷趙明誠做集古而為金石錄卷數則再倍之歐陽之未及者趙恒足焉至于洪适之出獨

於隸學是攻其述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富且侈矣然而見聞有限或未免於疏畧此姜氏亦不可不作歟今觀季子之重校非惟有功彥發可以補洪氏之不及矣當今大明麗天正四海同文之時他日或援蔡邕故事立石經於太學門外舍季子將焉徵哉願季子善自愛也濂三復其書借為序其篇端嗜古之士必有以濂為知言者季子以字行家於臨川為詩文有法以道自守不為外物所移禮部朱君夢炎極推重之謂無讓大雅君子云

應制冬日詩序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一

十一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上御外朝造中貴人召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素侍講學士臣同直學士臣經侍制臣祿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右既而命大官進饌賜爵封酒飲之上屢命盡觴內官承上旨監勸甚力臣濂數以弗勝孟酌固辭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上親御翰墨賦詩一章復繫小序于首命各以前進臣濂最先臣祿次之臣觀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上覽之大悅臣素最後詩以民瘼為言上曰素終老成其有軫念蒼生之意乎于是各霑醉而退明日臣素以遭逢盛際光膺聖眷如此不

可無以示後來乃集其詩為卷而以題辭為屬臣聞之
在唐中世當夏日炎蒸君臣相與賦詩不過以日長為
可受涼生殿閣為足於後代多譏之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其於冬日近寒之際形諸篇翰固不忘
於聽政羣臣庶歌復以逸豫為戒憂勤為勸而弗敢後
者其故何哉蓋唐虞在上無小無大孰不精白一心以
承明德況於文學法從之臣職在獻替者乎揆之於唐
初不可以同日而語也臣瀛不佞庸敢以是序諸篇端
上所賦詩別以金龍箋繕磨其副尊閣於家示不可棄
也

明文奇賞

卷之一

十三

御賜甘露漿詩序

清江先生

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時加巳

皇上御武樓之便閣召御史中丞臣寧太子贊善大
夫臣瀛賜坐左右上談嘉祥之應勅中貴人取所
儲膏露於宮中俄盛以翠甕跪進上前皆玉潔珠圓
世所未睹已而詔昇饗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火既
勻水勢成清上起自龍帳中親啓甕以投須臾融化
與水為一上取杓中滿二內侍舉奉承之查滓已淨
重澆以絳紗囊上飲一爵而分賜臣寧與臣瀛焉且
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痾而衍遐齡臣

寧等跪飲其味其如飴而弗膩其氣清於蘭而不醜一

入口間神觀殊覺爽越飄飄然欲御風而行於是各奠
爵於几頃首于地而退臣寧謂臣瀛曰唐之李白召對
金鑾殿玄宗調羹以賜方策尚載之以示後世矧今
聖天子親把天乳以沃近侍微臣共享二氣顧祥此玄
黃覆持之恩不可忘也宜發為聲詩以彰君之賜臣
瀛伏聞王者有惠上通于天嘉氣叶應鴻美滋播今
甘露頻降大和塊比民物教寧洽于大康是皆一人
有慶使臣庶永有攸賴方將涵育靈澤衣被上德惟思
日夜孜孜以圖報為事

明文奇賞

卷之一

十三

呂氏孝感詩序

皇上不自滿假錫爵羣臣當可天禁上昭靈貺此與黃
帝出馬騶龍甘露頻降百餘之意同誠非玄宗之所擬
也臣應所擊按肌藏鵲鳴世奇逢豈容暗默乃稽首再
拜造詩一章以侈上之賜從而屬和者凡若干人錄
成一卷傳示萬世子孫荷天之休至于無疆云

呂氏孝感詩序

天人之際難矣苟有以感之非難也天穹然而在上人
藐然而在下勢絕而分殊豈易感哉然人之身天之氣
也人之性天之理也理與氣合以成形吾之身與天何
異乎人或不察乎此而謬迷其天性始與天為二矣能

以誠感則天寧有不應之者乎是理也予觀於呂君爲
尤信君諱某字信夫壽春人事親至孝而好黃老家養
神之說及親塲三年之服終猶哀慕如初喪因卹酒肉
弗御每旦滌豆籩具果蔬焚香額天微冥福於其親如
是者數十年嘗汲井以行滌事時盛冬冰沍有金色魚
者三人汲器中信夫異之持歸盛以陶缶實香几上閭
里人間之相攜來觀者充其庭皆揖信夫而揚言曰今
茲大寒魚潛不見操網罟者欲得一鱗不可致而信夫
不求得之豈非天以旌信夫之孝乎且夫金魚管文臣
貴者章服嘗用之信夫子孫其有興者乎于是又皆揖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上四

而賀信夫却立而拱曰吾子道之未盡安敢言孝苟以
爲天之賜滋不敢承乃致祭而投諸井中愈虔事天之
禮又七年而後卒既卒其鄉人呂山見之于上真觀衣
冠偉然若神仙中人已而過問信夫則信夫歎矣厥後
其子浙江鹽運使繼道以才應顯累官太常卿吏部尚
書轉僉北平按察司事以至于今階入三品黃金橫帶
爲時能臣由是其事傳于四方士大夫咸咏歌之而歎
異之嗟夫信夫以孝事親誠格于天而天以旌之能
養神而神全不散矣而人或見之斯二者乃常理爾又
奚異乎今繼道之顯融固宜也以魚數占之顯者殆三

人乎繼道其一矣在其子與其孫固未已也管者卜序
白華之詩不特曰美孝子而必稱美其潔白今其詩雖
亡而賴有序存故不見其詩而知孝子之行予竊取是
義而具論其事以序呂君孝感之詩使觀者未見篇什
而可知其人則亦卜氏之意然天人之際三百篇言之
備矣在作者之自取焉

桃花澗修禊詩序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峰聳然而蔥蒨者玄麓山也
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乃至正丙申三月上旬上巳鄭君彥
真將修禊事于澗濱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諸賢士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上五

大夫厥明日既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
得澗流遂沿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紮紮
如買魚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
飭多肩松入天如青雲忽見巖葩點溪翠間微燄欲然
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
簞曰鳳蕭臺下有小泓泓上石壁廣尋丈可釣聞大雪
下時四圍皆瑣樹臨林益清絕口釣雪硯西垂蒼壁俯
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茗輻輳之赤紛綠駭曰翠霞屏又
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泉冽甚宜飲鶴曰飲鶴川
自川導水爲蛇行勢前山石墮下錯錯作環珮鳴客有

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南近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斗折入澗底水匯為潭潭左刻石為坐如半月其上危崑嵒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真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天鏡淨始悟為泉曰飛雨洞洞俯皆山峭石冠其顛遶復幽遠宜仙人居曰蕊珠崑嵒遙望見之病登陟之勞無往者還至石壇上各敷鞦席夾水而坐呼童拾斷樵取壺中酒溫之實鬆觴中觴有舟隨彼沉浮雁行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時輕颺東來觴明文奇賞卷之一

今去之二千載雖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修禊事豈或遺風尚在者哉雖然無以是為也為吾黨者當追浴沂之風效舞雩之咏嘆庶幾情與境適樂與道俱而無愧於孔氏之徒無愧於孔氏之徒然後無愧於七尺之軀矣可不勗哉源既為序其遊歷之勝而復申以規箴如此它若晉人蘭亭之集多尚清虛亦無取焉鄭君名鉉彥真字也

劉兵部詩集序

詩緣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明文奇賞卷之一

之不能不以備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體製不能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以範圍不能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雅肝珠膏宵吟吟不能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侈矣非得大江山之助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爾然後可以言詩矣蓋不得助於清暉者其情沉而辭業之不專者其辭蘊以麗無所授受者其制器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卑以陋受質蹇鈍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嘗有出于五者之外也源於賦

方郎中劉君之詩其殆無所愧矣夫劉君名崧字子高故爲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嘗尤在於詩況劉君天分甚高自爲童子時輒有驚人之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自詩騷下從魏晉以來迄于唐宋凡數十百家皆鑽研考覈窮其所以言用功既深精神參會絕無古今之間已而曰此固可矣然猶未也乃束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石周澆楊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皆驚異之相與揚雄風雅風夜孜孜或忘寢食及徵之於古瞭然白黑分矣已而又曰此固善矣然猶未也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七

復痛自業督日賦一篇雖近寒之折膠熾暑之流金劉君猶與鼓勝時作鳴鳴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軸盈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具布襪行纏脂鈎臺上三顧山陟虎鼻峰眺龍門或竟日冥搜或終月忘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境有奇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襟宇向廣終若未能舒暢厥志復度庾嶺勾曲江甌詔石過清遠峽登越王之臺斟酌沅泉遊石室歷觀海非名山再涉鯨波覽環臺雙泉之勝而還劉君之詩於是乎大昌矣濂幸獲讀之凌厲頓迅鼓行無前所謂緩急豐約隱

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真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謂呼前千年而往者吾以知其人矣後千年而動者孰敢謂無其人乎苟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於遠乎世無劉君五美之具而徒誘詩爲易易者其果可信乎源也以繆悠之資玩昔愒日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濟勝之具難於諸家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有負師友多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濂雖不善其詩其知詩決不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言之使郊愈復生當不易吾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以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七

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亦十之七八耳今其門人蕭翀所編者凡若干卷翀字鵬舉亦嘗於詩蓋得劉君之傳者也

汪右丞詩集序

管人之論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以崇臺閣之文其氣麗以雄豈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發於言詞之或異耳濂嘗以此而求諸家之詩其見于山林者固非風雲月露之形花木蟲魚之玩山川原隰之勝而已然其情也曲以暢故其音也妙以幽若夫處臺閣則不然覽乎城觀

是謂佳句
不若佳意
妙在無言
妙在無事
妙在無心
妙在無迹
妙在無情
妙在無理
妙在無義
妙在無法
妙在無名
妙在無實
妙在無虛
妙在無有
妙在無無

官關之壯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華夷會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厲其志氣者無不厚也無不碩也故不發則已發則其音淳厲而雍容鏗鏘而鏗鏘其矣哉所居之移人乎今觀中書右丞汪公之詩益信其說為必然者矣公以絕人乏資博極羣書素善屬文而尤喜攻詩當

皇上龍飛之昔杖劍相從東征西伐多以戎行故其詩震盪超越如錢騎馳突而旗幟翩翻與之後先及其治定功成海宇牧寧公則出持節鉞鎮安藩方入坐廟堂獨宣政化故其詩典雅尊嚴類喬岳雄峙而羣峰左右

明文奇賞

卷之一

王

如揖如趨此無他氣與時值化隨心移亦其世之所宜也然而興王之運至音斯完有如公者受承弼之寄竭綱綸之遺賢化育之任吟咏所及無非可以美教化而移風俗此自關物則民變甚大非止管人所謂臺閣雄麗之作而山林之下誦公詩者且將被其霑溉之澤化枯槁而為豐腴矣雖然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而已風則甲巷歌謠之辭多出於氓隸女婦之手彷彿有似乎山林雅頌之製則施之於朝會施之於燕享非公卿大夫者不足以為其亦近於臺閣矣乎輶軒之使弗設而托之於國事者若無所用之

皇上方垂意禮樂之事豈不有撰為雅頌以成一代之盛典乎濂翁有呈下公它日與鹿鳴清廟諸什並傳者非公之詩而誰哉濂也不敏受公之知十有一年故猶序其作者之意於篇首蕪類之詞要不足為公詩之重輕也公名實洋乃

皇上之所賜其字則朝宗也淮南人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金華宋某序

林伯恭詩集序

宋王詩

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

明文奇賞

卷之一

王

詩淳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霆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岳融峙而物變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沉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穎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藉是氣之靈彼局乎一才滯乎一藝則欲絕學廣識以追乎古人前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低幾何不墮於鄙陋之端此濂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卿闕實冠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日名動

海內自時厥後學益加修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
有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壬畏懾時出奇計剪三逆
烹狐兔則其所養之克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
詩也沉鬱頓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鍾獨鳴也武庫
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泰
呈珍獻異可愕可愕精神為之震眩濂前所謂聲聞於
氣皆隨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邪豈非然邪世之學詩
者衆矣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草木之微
求工於一聯隻字間真若蒼蠅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
已詩云乎哉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三

近代或以爲清新者就摹倣之濂每謂人曰誤江南學
于者此詩也問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自泰之詩出一
洗習俗之陋信知豪杰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
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伯恭名溫姓林氏
溫之永嘉人

剡源集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辭之士樂道之而
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曰戴先生之文絕不
能以多致會有 詔纂修元史命濂記載其事有開
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開

於勝國宜多乃辱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
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果以剡原集二十八卷來上
濂始獲而盡覽焉因作而曰辭章至于宋季其敝甚久
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諧以爲體偶儷以爲奇視然
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隳括聲律草率爲譚
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則剽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十
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
博則精糞雜揉而略繩墨慕古與則刪去語助之辭而
不可以句韻欲矯弊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
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三

精明獨怪夫當世之士矣爲之一人障其目濂邪復念
豪傑之士何代云無第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
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巖出
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
前鴻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謂豪傑之士邪蓋先
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
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府及遷
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爲元執政者薦
之起爲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
亂後六年終初先生既擢第間宋季辭章之陋即擢然

自異父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惠間東在
章大家皆歸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幼僅六十年已罕
有知其名者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
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刻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
先生之鄉有夏君問來爲國子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
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辭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
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爲
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總理沒泉壤爲已
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謂乎先
生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

明史奇賞 卷之一 三

詹學士文集序

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詞賦稱若江夏詹先生同
文其一也蓋同文襟韻瀟灑濟以雄博之學故體物瀏
灑鏗鏘作金石聲及歸我熙朝遂以文鳴一省當勝
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來求者同文振衣而起捉筆
四顧文氣細細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
采觀者從傍鼓譟且謂萬言倚馬可待者將無大相遠
自是有問奇俊士僉曰同文同文予與同文交且久
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驚後屢見之猶自歎賦才暗劣
規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軌轍不敢奮迅吐一奇崛語雖

如此內目
如文奇
不其速

見諸簡牘者近一二千篇卷如無氣人作文固當
是邪去年之秋京畿試鄉貢士今年南宮試天下士
文皆持文衡區區亦與聞未議見同文考五經卷則讀
數行輒操觚書云云書已復讀又書云云予視之析理
精緻如漢廷老吏議法是非重輕不可掩人以文辭病
同文固未見其衡氣機如同文者其何可及邪其何可
及邪韓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少陵之作頓到沉
鬱高不可攀深不可探謫仙之辭飄飄然游戲璇霄丹
臺以鸞笙而食紫霞絕去人間塵土思此無它精夢發
爲光耀連綿交貫不自知其所止退之言當不誣同文
之能致是者豈無其故哉然予聞太史公周覽名山川

明史奇賞 卷之一 三

故作史記燁燁有奇氣同文它日西還將相隨泛洞
庭浮沉湘登大別九疑之山吸風吐雲一洗胸中錢濁
使虛極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尼同文之後萃重
鳳之彩已傾天絕之奇聲或者當有可觀同文果以爲
何如邪同文以文集授予序神思搖蕩急展讀書之思
其凌空飛去是爲序

郭孝功文集序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起出常倫評議定命足以
創業而垂統奉將天罰足以威加乎海內至于文學侍

卷之二
選者大元

從之臣亦皆博習經藝彰露文彩足以備顧問資政化所以竭其綱綸輔翼之責作其發揚蹈厲之勇掩其獻替贊襄之益致其黼黻藻繪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於冥冥之中楚生材而竹實用之撥亂世反之正昭宣人文而風動四方夫豈細故也哉洪武七年秋濂侍皇上升武樓賜坐其側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字為文遠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覈煒煌其論議崇鉉皆根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上領之未幾復召濂謂曰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三

郭傳之文卿可持至朕將親覽焉時文遠偶以文一卷來睨因即以進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會丞相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即日召見於講身殿奏對稱旨詔給曹掾為應奉翰林文字於是文遠日侍左右以備顧問賜予便蕃不一而足每命題俾撰文若詩輒見賞愛文遠自以受知之深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已而陞修起居注遷考功丞而奉旨益隆矣今年春濂蒙特恩歸事東歸將與文遠別文遠盡出所為文詩濂序其首嗚呼古今辭章之士未嘗乏人第患知之者鮮爾州里

中知之已聊足自慰况於卿大夫乎卿大夫知之則聲聞漸著亦可表見于世况於諸侯乎諸侯知之則光輝四達十百之中僅一二見焉人且豔之曰是夫也為人

不翊足矣况上簡

聖天子之知而屢見褒辭者乎然聖人之言即天也

文遠之文天且知之矣則其際有道之朝恭逢寵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曾宋之孝宗嘗於禁中觀蘇子瞻文

史臣書之以為至榮此異世尚爾今文遠親受知於

聖明其為榮輝又當何如哉它日文遠道益行文益顯

史臣必為立傳與經國諸臣同載簡冊以見與王之運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三

人材之出皆具細故豈不為盛典歟濂也不敏尚日衰而學日落縱日以文自娛其視文遠殆猶土偶之於殷敦序諸首簡能不自愧乎雖然濂知文遠之文者也相知者不一言時將言之因不敢半讓文遠宜刪正焉也

莆陽王德輝先生文集序

給事中王寅敬伯諱濂玉堂之署殷勤請口實之伯父最樂翁諱朝宇德輝莆田人也其學出于同安尹陳公仁伯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一則仁伯一則國子丞衆仲皆以文鳴于莆實兄弟也其學又出于南塘趙氏之孫秘書公伯瞻秘書公二陳之外王父也翁之所學淵

源既正而其支流之相承遇奔石怒崖則噴薄如雷及至演迤平曠則煥然成文若綺縠之乍舒一翕一張類有物以司其柄者養之深而積之厚期大振于時奈何其數之奇再試鄉閭皆不利竟以布衣教授州里以終遺文散落于兵燹十不存一寅恩其泯沒而不傳也求得詩文若干首釐爲十卷翁之友方君炯門人陳君虛中將刻梓以傳願先生爲之序濂受而讀之詩則森嚴踔厲有蒼淵之色文多簡古峭奧而其餘不盡之意恒見於言表人能玩繹之久方始得之其淵源有自誠如敬伯所言不宣以無傳頗求翁之致是者亦由其明文奇賞 卷之一

齡猶不能自振視翁之作不幾於有愧哉雖然濂不能文而評文恐未有先之者世之訛傲萎弱之文不脫以屋之故態者反足以襲取高位而翁卒終于布衣哉豈父衣逢掖者不知果有公議否乎濂特徇敬伯之請妄置品評於篇端其有激也夫其有感也夫 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寒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選選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以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常以爲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其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慙吾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耶知否不邇也身之賤貴勿論也行之爲事功宜之所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觀古今如一且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思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

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過卓越終身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矣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爲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邵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爲至也今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三十

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爲衡州教授會修元史復薦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舉邵子程子之爲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并拔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甘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爲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之知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

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爲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號云

徐教授文集序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三十一

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故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設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叙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猥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佻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怨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

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爲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號云

縱橫捭闔飭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澀
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難以
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尾音並陳春
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昧人目者非文也吳腐竭
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裘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
類不能徧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
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
而為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比也故
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
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者宜哉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不也惡足以知之凡以魯困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
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
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外無文繁然載于道德仁義
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
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
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白孟氏既
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腐韓吏
部歐陽少師得其骨常春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
其心隨觀五夫子之所著妙幹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

不離形命
正其行
有元教士
無形者
一後

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
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于六經至矣盡矣
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吾友
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絕倫自少學文即期以載道非六
經所存不復輕寘念慮於其間含積既久燁然以文名
江南洪武中嘗召入史館與修大明日曆遂出教
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為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
之赴壑當修日曆時予適為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
歎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為然去
歲過武林獲觀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
明文奇賞 卷之一

門人之請漫為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杰之士知文與
道非二致者必以予說為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尚
誇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辨也

林吏部使南稿序

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還以使南稿一編
授予序序曰安南故交趾也漢唐以來其地皆入職方
稱臣奉貢比內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徵其重貨責其躬
朝幣夷始敢為弗恭廷議憤之復有銜金為人夜光為
目之微而蠻夷心亦離使者至其國多貪大悅其金且
輒味味攫之遂致其棄侮燕于廬下君子每為之短氣

方今

聖天子御極之初遣使往告即位其國王陳日煚皆首
上表遂乃封爲安南王未至日煚卒嗣王日煚有請于
朝復 詔襲爵如初妙東廷臣充頒封使者僉謂元凱
前進士學古明經尤長于辭令其出使爲宜 上召至
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凱即日上道越五月至其
國布宣

天子威德君臣悅服乃北面拜跪聽 詔如藩臣禮將
還日賢遣陪臣夜半持黃金爲壽元凱峻却之陪臣舉
手加額稱爲賢使者而後去肆惟

明文奇賞

卷之一

王如

皇上宅居中上遠夷慕化者以其限山絕海使各安于
境土而無所利之渾合古帝王懷柔之道固當若之史
碑垂憲萬世有若元凱之爲使義正辭嚴足以聳動羣
聽凡其國以利相喻之奸卒無所售亦可謂不辱君命
者矣然予聞序事之體志其大而舍其細故特取蠻夷
叛服之由
聖世則良之盛書之於首簡至于行役之勞倡爾之適
山川土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得而畧也元凱臨漳人
名唐臣今以時制所禁更爲詞文辭爾雅吾友王內翰
品評閩南人物謂元凱爲巨擘云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皇帝奄有九國宵衣旰食以治安蒼生爲務凡守令
三載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行其昭著者皆復舊職
命儀曹燕饗之或遇有事郊社令被盛服從公卿大夫
之後以與祀事上之意以爲能勤民方可以對越明神
蓋異數云當是時桐廬魏君起潛自尚寶丞出守東昌
三年政成來覲闕下有旨俾復治東昌蓋東昌古博
州今轄二州一十六縣正當燕齊要衝會大將軍徐公
統十萬雄師北征漠北屯駐州境者三月起潛給舟車
芻糧皆無乏絕兼能撫輯創殘之民既煦嫗之又從而

明文奇賞

卷之一

王如

勞束之和氣所召鄰郡蝗大集賊稼殊甚而郡閭亡害
起潛之來朝也民爭攀轅臥轍有至泣下者嗚呼此豈
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使其復往治之宜也予見起潛之
還也垂髫之童羣然迎拜焉前曰我使君來也我使君
來也脫若我使君不來我兒哺寒我兒衣乎黃髮鮐
背之翁寬衣博帶相與聚首而言曰吾郡自兵燹之後
呻吟於灌莽之中暴露於雨風之夕今使君闔廬乎我
矣生歟肉骨乎我矣奈何一旦去之吾儕小人欲做河
內之借寇恂幾蝨姓名不能上千天聽幸賴
聖天子明見數千里外復以使君惠我加我幸莫大焉

予知必算食壺漿爭迎於道周矣崑谷之士方外之徒聞起潛之至亦必歎曰我等在山林槁項黃馘固無求於世然必無撓我無魚肉我始得遂其恬淡之性使居之重來也吾等其安於所處乎夫然故起潛事書於信史流於方今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起潛宜益加敬畏之所敬者何天也所畏者何民也一民銜冤天為垂象君子蓋甚懼之起潛能如是則功澤益深令聞長世不止如今日所稱而已也抑予聞漢法郡守皆久任欲其與民休戚之相繫也非惟增秩賜金故或自丞相出庸郡寄或從方州入秉鈞軸載之方策班班可考也

明文奇賞

卷之一

欽惟

聖朝取法前王其久任之意寔異世而同行有善者必旌褒有功者必超擢起潛他日之所至宜未可量也起潛尚勗之哉是為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藝與越為鄰越屬縣曰嵎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為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娶之金華距嵎為不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摩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客同試藝漸聞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為之先容者又不能見自時厥

後時用以體經擢上第為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比嵎為尤通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蟻蟻走唯流子里為樂土亟挈妻孥避焉流子里隸諸暨地在嵎之東南僅數舍即至濂時若心多畏而土著民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未盡墜輒竊行林均鈔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即欲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解夙管之思去年冬間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七

源竊自念時用美俊士此行何所不至為臺原閣將以次而升何日能賦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皓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笑談邪慨然遐思者久之會朝廷纂修元史宰臣本特旨起濂為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逮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又自念史事甚重富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聞緒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歟濂來南京寓於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來見者問其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濂乎濂驚喜

無此一位
亦不月時
用可也

一情
其可

通鑑
三在

不及答亟延入坐簡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瀛
獨往之久亦相與傾倒不厭風晨月夕無不相往來一
旦忽懷然墮淚曰予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
厚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幣而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
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儻言之上得遂歸田焉不翅足
矣它日又來言曰

聖天子寬仁今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濱
吾子遇我厚幸一言以爲別嗚呼娶與越其壤相接過
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
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
明文奇賞

卷之一

王八

大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船相隨
五六百里間采江花之幽悅殷勤道別亦云可也修史
事殷足不敢踰都門愴然而別既別矣二年間或再
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日今而後其
可以必期而必取之邪人事之多差不齊何可復道尚
奚言爲時用之別邪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
甚大時用采叢山之麓食臨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
爲樂者果誰之賜歟誠由道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露
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宣上德以昭布
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爲之書區區聚散之故

一已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親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述仕不仕有弗暇論苟
其心在朝廷雖居章布操觚染翰足以誦張鴻偉上裨
至化脫或志不在斯雖綰銅章佩墨綬朝受諫訴暮問
獄案政績巍然無稱古晉君子蓋獨竊慎之予於徐君
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淳安萬山中載籍兼該
而辭藻豐縟有聲於浙河東西當

皇上龍興招延儒雅大年雖被山人服趨 筆轂之
下同修前代史史成會有 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

明文奇賞

卷之一

王九

其事廷議將命官大年以宿疾辭去既而中書奉 旨
纂修日曆朝紳各薦所知予以大年知本義例可以
觀會通而無首尾衡決之患疏其名以聞使使者持書
下郡國大年即駟然應 詔詣 闕入館之後使首探
刺唯恐一事有遺記注有闕畧悉補足爲完文日曆成
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如初嗚呼使大年初受命
爲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爾招徠撫綏爾又其大者
教化行百里爾一旦白身 召入史館大書特書使
聖天子宏謨駿烈烜赫萬古與人無極此其功與試宰
者孰重孰輕不仕猶仕也藉令自茲終老山林可謂

又通而展之

上行

明文奇賞

卷之一

四

無負於學世之好議論者見其辭疎而歸搖唇鼓舌謂相夸諛不曰潔身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之不願治之世披腹呈琅玕無有舉目睨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今當亮舜在上夔龍滿朝之昔以此疑大年者謂之誣士士不學則已學則必期世用有如大賈行廢舉術寶貨填溢市區乃振鐸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售萬萬無有此理以此窺大年者謂之矯矯與誣要皆非真知其心者雖然在晉宋室盛時布衣入史館者僅六七人皆兩制入座所薦引其任甚不輕大年雖不受褒寵靈所被溥博汪洋有加往晉大年將何以自效且

秦秋猶未高沈痾容有却藥之時行當杖策造朝門盡其所詣以驚動世俗使向之疑且窺者瞠目不敢吐一辭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林而弗思返日與猿鶴為友餐霞雲而漱泉石高固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七年春正月一日引

送和黃善非歸養母詩序

太原和君希文呂忠肅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肄業成均通詩之傳疏績試八分將與有祿食俄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為樂以翰林待制微不起已而中原板蕩大臣名將爭辟以為屬亦不起會

三

明末奇賞

卷之一

四

兵荒相仍暴軍掠人以充糧所向殆盡唯希文堅壁不兵荒相仍暴軍掠人以充糧所向殆盡唯希文堅壁不希文昆弟之孤女十有六人當艱難險阻之中希文又能保全撫持而卒歸于士族故人見希文者咸謂之為卓行云入我國朝大將軍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之希文即東萊就道見上於治朝與語甚悅擢為刑部郎中未幾遷太子贊善大夫日侍書東朝問嘗陳其情素云小臣有母春秋之高至八十有四無他兄弟以為養小臣行年亦且六十雖有子僅四歲耳烏私情其能自巳乎言訖潸然出涕東朝以其言聞上惻然憫之即日遣非還夫君子之為學劬簡編德精神窮年矻矻猶以為未足豈務為譁世取寵之具哉亦曰學為忠與孝耳然其道無二致能忠於君必能孝其親希文以曾監之俊英雖出而仕而念母之切惓惓不少忘所以終遂歸養之志希文亦知所以致此者乎蓋生逢有道之朝皇上執孝道以御天下故希文朝有請而夕成途也希文之還服五彩欄斑之衣戲舞觀側升堂為壽宜曰此非兒所能天子之恩也希文之朋管縷之倚問希文之歸必行筆授錄委曲相問勞又宜曰此

品人有
德之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三

予蓋於希文望之

送陶九成前官歸華亭序

君子其可必於仕乎曰否可以仕可以不仕曰仕而不仕亦繫其逢乎曰否可仕而不仕不可也可不仕而強於仕亦不可也唯其義而已曰義之所存奈何曰義者宜也當其可之謂也欲當其可非守道君子其亦受受乎難矣哉嗚呼斯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焉者斯可矣天台陶宗儀九成有學之士也倚居華亭之西涇飲水著書多至一百餘卷會朝廷設六科以求賢郡守遂以九成爲薦將授之以官九成慨然曰不仕古

天爵乎
上之
有德
有德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三

云無義當少昧之初兵戈未息法制未定民氣未蘇吾不可以不仕不仕何以解生民倒懸哉今天清地寧六合一家論道經邦皆夔龍稷契之序趨事赴功多龔黃姚宋之儔四方人士樂觀治化之成贏糧而馳騁者動千餘人無事於吾也吾可以不仕矣去而爲巢父爲許由爲嚴子陵擊壤而歌以爲太平之幸民不亦可乎白之銓曹銓曹允之列之丞相府相君嘉之於是九成翩然東歸薦紳之家咸喟曰九成之出處其亦合於義哉或曰非是之謂也九成有弟曰宗傳近擢代縣令曰宗儒妙東爲選曹郎官九成之意以謂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進賢之路故力辭之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曰是未知九成者也九成伯仲之才不爲不矣其間學不爲不充矣九成之志豈不欲如河東之三儔清江之三孔虎林之三沈番陽之三洪墨英聲于當時矧芳烈于後世其所以果於辭榮而謝寵者亦度其時可以不仕也避嫌云乎哉雖然九成之歸也結廬涇渚之上日坐卓比橫經而講肄之子弟從之者皆知所以孝弟忠信出而事君又皆知能致其身之義九成有功於國比於它仕者留心簿書則會而不知教化者又爲何如哉苟謂之仕亦可也抑予聞國家稽古右文大典文治嚴禁

於清切之選增成均弟子之負有如九成之賢其在所
弃乎在所取乎九成行哉席不及暖突不暇黔予知
書之赴隴矣九成必不能於果不仕矣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同郡蘇君平仲成均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于
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爲國史編纂之職平仲詣丞相府
辭曰禁林地望清切日侍

天子左右備顧問區區幼有噴疾雖能通文史誠不足
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上亦弗之強已而銓曹將別
奏官之平仲念去親日久望天末飛雲慨然有感于中

明史奇賞

卷之一

中

復走白丞相許之成行李且有日與平仲游者重惜其
去成發爲詩而以前簡授序序平仲予素敬畏者也
將何言哉以論乎家世則三蘇之名聞入下其隆惠重
望至今與岷峨爭雄遺書流落四海日星赫而風霆噴
璇玉綴而瑤球懸韶鈞鳴而律呂諧師長百世人無異
辭美籍予之言哉以論乎學術則嘯嘯鄉學之懿邇淵
源於伊洛蹈軌轍於闡義理精微析如蠶絲訓考足
非判若白黑亦既心凝而身履之矣又奚藉於予之言
哉以論乎辭章則體裁嚴比姿態橫逸如春陽被物或
根或莖或卉或條或小或大或圓或偏各隨其物而暢

之無有同者其視膠漆一體守常而不變者何如也是
故大夫士卿公欲文詞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隱逸及
方外之人欲求文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平仲之今聞
勃然興輝然不可遏又奚藉予之言哉無已則有一焉
古者國有國史下至閭巷之間亦有閭史皆據官守勿
失紀善惡以示勸戒其國史之法見乎書備乎春秋以
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殆猶山岳之有
定形不可易者太史遷別出新意輕變編年之舊創爲
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述政事三十
世家以錄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歷代史官遵之而

明史奇賞

卷之一

中

春秋之義類隱矣苟悅蕭頌上所譏之而本能人有匡
逮至司馬溫國公尤始取法於春秋采繫國家盛衰生
民休戚之事起周威烈王迄於五代成一家言號曰資
治通鑑劉恕甫謂其遷之所可擬蓋公論云然五代之
後而宋承之宋之後而元承之宋有李燾雖嘗者爲編
年異同之論皆並有之蓋不敢當作者之任特廣記備
言以俟刪削元史卒斯修縱有漏遺十四朝之行事亦
頗繁然可睹有龍鳳纂以續司馬之書者將不在今日
乎平仲學術之富如此而辭章之美又如此其東還也
晨昏定省之餘集諸俊英繙閱新舊所藏獨操筆削而

項有基題
聖云此
聖年
所
制
今
款

成百代不刊之典將不在乎仲乎平仲之家少公以
遷凌近不學疎畧輕信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

記成古史一書至今傳之平仲因其家世之懿肆其

裁之公使人稱之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吾平

仲乎予也不敏以荒唐之學難凡庸之識當思有所著

作玩時惕日莫能就緒今年已邁矣雙鬢皤矣形骸非

強而精神衰矣徒持寸管爲無用空文以應四方之

求日不暇給苟不於平仲是望果誰望乎平仲將行率

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之上聯晴雲之孤飛觀白日之

易流酌巨觥而屬平仲曰歲不我與際離之言不足以

明文奇賞 卷之一 四六

清平仲子之所深望者不朽之盛事離世之元龜也平

仲幸晚之願東此觴爲壽平仲曰敢不唯君子之命一

飲輒盡于是抗手而別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試

法即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人等者方自省臣用

焉復慮無以統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

其惰勤而惟恐有不及至于問里有出爲句讀師者亦

必從所隸屬陳試經義弗悖于理者始聽其法至詳且

密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三代大小學爲教而徒泥於訓

故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

而視教民爲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序遷豪右海商行

賕覓薦選遠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廁其中祇盡

而羣猶一鼓吻一投足輒與之推擊咀彼飲食是務流

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稍勸廉隅者不願

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自論至于

此寧不爲之長嘆今我 皇明一遵三代爲治初入小

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大學則明修己治人之道且爲

之擇師尤慎府設教授一員必試經義於銓曹文既中

格然後以名相署廣俾權教職三年有成始令爲真其

明文奇賞 卷之一 四七

視宋益加密矣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濯磨以思顯所學

當是時越有翁君好古舊以名經舉進士兼工古文辭

有司薦之于朝將官於州縣好古以日當衆惜其才

不忍聽其去乃試教官用爲廣州教授漸行陶參政中

立宋太史伯賢既各有序贈之好古復來徵于予予聞

之師曰叔伯以政爲治授官以教輔治其職蓋鈞重矣

夫以一韋布之儒獲際昌辰與牧伯分庭抗禮得以施

化民成俗之通誠非細故哉好古之行也亦承

皇上法古興學之意而盡畢近代循習苟簡之弊問里

之句誦師心月會之授以彝倫大義使漸摩誘掖之庶

幾相率而為進德之歸時雖不設提舉官而府尹之統
淮部使者之所覈實其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
善聞于上者好古勛哉毋徒泥訓詁之繁文為也毋
徒溺落麗之詞章為也好古勛哉

送東陽馬生序

予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
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
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予
予因得遍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
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

明文奇賞

卷之一

四十八

隆堂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予立侍左右
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咤色愈恭禮愈至
不敢出一言以復候其析悅則又請焉故予雖愚卒獲
有所聞當予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
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
能動媿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
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
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煒然若神人予
則緇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詭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
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予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老耄未

公傳二
先生之
後月
學

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

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同
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予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
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
厦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為之師
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
此不必若予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
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予之專耳豈它人之
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予
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予讓長書以為贊辭甚暢達與

明文奇賞

卷之一

四十九

之論辭言和而色爽自謂少時用心於學其功是可謂
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為學之難以告之
謂予勉鄉人以學者予之志也詆我孝際遇之盛而驕
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送天台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劔閣棧道
之險水有瞿唐滬頭之虞跨馬行也竹間山高者累旬
日不見其巔際臨上面俯視絕壁萬仞杳莫測其所窺
肝膽為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旋舟一失勢
尺寸輒糜碎土沉下飽魚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

查體於上
序人句

希不可以避非枕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
效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天台陳君庭學能為詩由中
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
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楊子雲司馬相如諸
葛武侯之所居英雄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
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為詩
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于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
免歸會予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
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於
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
明文奇賞 卷之十

起無所投足建
聖主與而中定極海之際合為一家而予齒益加老
矣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
原憲皆守陋室道高義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
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
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
已也

送會稽余生序

予居京師十餘年四方賢士從予遊者衆矣晚得某生
之才予愛之既甚凡見其鄉閭及所與交遊之人無不

愛也今年某生以其友太學郭生潞來見郭生與其
同邑出其文數十篇讀之善馳驟可喜與之語義理皆
然予又愛之既而郭生又以其全舍會稽余文舉詩予
且稱文學交朋友有義見人有才者事之惟恐不至善
為詩太學之論詩者必稱之予又以愛郭生者愛焉天
下之人不肖者常多而材者常少不肖者如埜蒿山櫟
不培而自長材者如露芝瑞木舉世不一二見露芝瑞
木之不易得如此見者苟不愛之非無目之人必無識
者也是豈人情哉自晉國家盛時材士布列于朝與其
同時者且猶愛之況今喪亂之餘斯道之不絕者如髮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則才之生於此時者尤不易得也其可不加愛乎予怪
世之士為識不弘見有才者位尊則忌其蔽吾名年少
則惡其分吾譽交排競訐傷至公之道益知某與郭之
交薦其友為可愛而喜文舉愛才之心為足取也及文
舉將歸省其親某生為之求言予故以愛才之說告之
使見文舉者若睹露芝瑞木然而毋蹈予之所怪也

博散雜言序

博散雜言者余華詩君存禮所賦之詩也予嘗獲而讀
之愛其取法比興有迹於古作者謂存禮曰當今之時
予頗恨其求其如君者百十之中僅一二見焉非二

十年磨濯光精而宜壘霧和烏能如夫渠出水弗沾絲塵有如此者世俗華腸溺胃廢沃肥穰未必能知君然而至寶不可使埋光而韜采也予當爲君序之以傳已而存禮俾侍史錄其全集示予於龍門山中因爲之言曰詩至于三百篇而止爾然其爲體有三經焉有三緯焉所謂三經者風雅頌也鼓樂部分由是而建所謂三緯者賦比興也制作法裁由是而定故周官大師之設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所以聆其音節之詳玩其義理之純養其性情之正詩之爲用其深且大者蓋若此嗚呼學詩者其可不取之以爲法乎學詩

明文奇賞 卷之二

五

者固不可不取之以爲法若夫出品裁之正合物我之公尚不過激思不傷韻則論詩者又可不可不備之以爲權度乎夫詩一變而爲楚騷雖其爲體有不同至于緣情托物以安怨思惻之意而寓尊君親上之情猶大詩也再變而爲漢魏之什其古固不逮夫騷而能辨而不華實而不俚亦有古之遺美焉三變而爲晉宋諸詩則去古漸遠有得有失而非言辭之所能盡也嗚呼三變之後天下寧復有詩乎非無詩也詩之合於古者鮮也何以言之大風揚沙天地書靡而奄交下萬象失色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其有若斯否乎組織事實矜悅葩藻辭

不刪者乎

凝難知強謂玄秘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牛鬼蛇神駢豸眩技麗雜誕習不可致詰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如是者殆不可勝數孔子吾徒之所願學者也孔子之所取如彼而後之作若乃如此尚得謂之詩矣乎唐宋諸名家其近古者固不可絕謂無之而不及乎爾者抑何其多也今世之以詩鳴者盡起而泉涌其視唐宋又似有所未逮姑置之勿論間有倡爲江南體者輕儇淺躁殆類閭閻小人驟習雅談而雜以褻語每一見之輒閉目弗之視詩而至于使人弗之視則其世道之甚下也爲何如哉此予於存禮之詩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五

不覺深爲之喜而繼之以歎也嗚呼使自一鄉達之於一邑自一邑達之於一州自一州達之於四方咸有如存禮者焉則詩之道庶幾其復古乎予雖不能詩而論詩頗謂有一日之長因愛存禮之作不待請而自爲序之非深於詩學者殆未有以知予意之所存也

荀房無唱序

序曰荀房無唱者吳公文可所著之詩也夫詩在堪輿間無纖弗間無鉅弗泊太極陽陰之化物則民章之慈烟風月露之形河山山水之昭氣候燠寒之更毛羽鱗介之蕃治亂興亡之著天壽衆生之變可疑可存可悅

其是明元
其是明元
其是明元

可愕可感可慨外解乎物內察乎情情至而形於言
形而比於聲聲成而詩生焉譬之氣至黃鼓神合自
機搖琴瑟道吳沖漠上自王公卿士下逮小夫弱婦
薄暢於襟靈一導揚於隱伏大而朝會燕享被之弦歌
小而委巷深閨見諸諷諫雖位號之或殊而情求之無
異商周之隆斯義為盛漢魏以來古意漸削下沿唐宋
之間而得之者益鮮矣于是吳趨楚豔而哇淫之咏汨
焉牛鬼蛇神而誕幻之事彰焉逞飛猱擲而粗厲之文
布焉胡明梵吟而忽荒之趣見焉信言粵語而俚鄙之
衰形焉驚支蝶井而留連之思滯焉詩道亦幾乎熄矣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五

公昔與海劇師至斯為之彈指三歡蓋公以進退之資
濟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倣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
造化之機味玄酒於周廷榮懸黎於梁苑雕龍彩鳳不
足為之麗術騰激浪不足為之豪其凄婉也則孤疎夜
號松露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佩超塵廟由其才
無不兼所以體無不備世之讀者如入玄圃而覽明月
木難之珍如登崑丘而睹天木肉之貴誠可謂擅名
制作之林競美藝文之場者已如康不敏年踰四索學
屢三餘精神遐漂無承寧之夢金石相宣之荆潭之情
景伯之舌徒存文通之筆已失顧念時符使陪杖屨

明文奇賞

卷之一

五

纓雙溪之側漱齒靈源之上攀蘿月以爽猶撫樹雲而
舒嘯公時春吐春機陶錄庶聚珠玉隨風水雪在口人
爭傳於秀句價欲等於金奈何稍歷星霜遠分今古
雖漢西之室遺跡未寒而遼東之雀一去不返尚恐言
哉尚恐言哉公之子履與其門人黃琪編輯遺集俾之
文梓乃緣世契之深達以首簡為屬嗟夫玉光劍氣直
出人間塵角鳳毛終為世瑞蕭功曹之新章不泯李奉
常之妙什宜傳此理之常無足疑者第以疾疢相仍文
藻衰落無義山之雅製序漫叟之雄篇姑綴蕪詞以信
微臆云爾公諱景本文可字也婺蘭溪人羣行存諸別

傳頗博學善屬文尤精於詩無奉於公者也至正八年
歲次戊戌三月己亥劉契家始宋其評序

明文奇賞卷二目次

宋濂

賦

奉制譚蟠桃核賦

有序

頌

平江漢頌

膏露頌

嘉瓜頌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豫章鐵柱頌

明文奇賞 卷二目次

記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恒山精舍記

棟華堂記

貞節堂記

見山樓記

閱江樓記

葉治中歷官記

宣慰曾侯嘉政記

看松菴記

拙菴記

清風亭記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遊塗荆二山記

渤泥入貢記

渤泥國表冊

銘

黃氏義門銘

有序

五輪沙漏銘

有序

明文奇賞 卷二目次

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來評題

賦

奉制譔蟠桃核賦 有序

宋 濂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臣桃半核蓋元庫內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雀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奉 旨譔賦垂誠方來臣濂謹

明末奇賞 卷之二

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枝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核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鵝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譔賦一篇備伏 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於正其詞曰

使字十
後此不誤
十處使人
正有誤

炎漢六葉寔惟武皇開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仁獸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卵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仙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宴形庭秋迴銀燭未捲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眇瑤池而神聘忽王母兮遙臨托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蔥龍觀芳姿之妍靚于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芳襲人縹袂舉芳高籌紫雲之輶駟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啓錦幃乃濯翠蓮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且不干鸞刀剖蜜神液流泉生滋夢池身輕欲仙將懷核而種之斷上林

明文奇賞

卷之二

三

之寒烟王母微笑塵垢易遷儻花質之並見歲屢閱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視滄海於桑田彼窈窕之小兒尚奚謂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凝藉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以流形鄙孤犀之脆薄竝玉質之堅貞瓜之不入叩則有聲如何年之中折存半璧之品榮俯貼金盤菓道之龜 仰承玉露常滿之梧 銳首聳兮尖岑豐下滿兮 隆壘舉鼓慶背文之摘一窪帶而色之頰荷盤欲展蚌甲未扇藏仁之跡猶在含肌之縛如生函內好之隱約圓合之文肩龜龜軒翥兮顯象寶章綢繆兮金明鳳尚鸞回藏真于大府星形月魄狹

頽氣於蓬瀛。嗟夫自晉仙術。悅難憑出。無入有變。司
其停精。類益芳。巴園。東如瓜。芳。漢庭。恣燕齊之方士。轉
詭辭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才之
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
峙。仙掌高擎。望。懸輪。芳。不來。徒馳情於窈冥。苦白日之
易短。芳。竟莫制於頽齡。核雖存。而人則逝。芳。悲秋。風於
茂陵。矧宣和之繼軌。芳。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
設神霄之玄稱。何殷鑒之不遠。踵履轍其相仍。天啓

皇明。真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惠
行。芳。即龍虎之丹。顯忠信昭。芳。勝。鈴。采之。功。弘。以。九。州。

明史香寶

卷之二

三

為仁壽之城。情。北。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淡。太。和。薰。蒸。
指。佞。人。芳。少。生。屈。軼。齊。氣。朔。芳。階。秀。竟。冀。視。區。區。之。遺。
核。初。何。係。乎。重。輕。此。所。以。革。還。古。之。荒。唐。法。唐。虞。日。作。
程。也。許。口。桃。有。枝。芳。大。途。掌。歷。千。齡。芳。多。惚。恍。慨。霧。仙。
芳。勞。夢。思。誰。見。昆。丘。芳。紫。芝。長。真人出。芳。海。寓。寧。禮。
樂。為。冠。芳。仁。義。作。纓。簫。韶。九。成。芳。鳳。皇。鳴。青。鳥。不。敢。俅。
芳。司。說。清。千。秋。萬。歲。芳。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
易宣和殿為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
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

今核上之字刻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
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况丁酉日
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於甲申月之有尤
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
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圖多大桃鮮不
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然濂
年已邁舊學皆廢忘未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
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明史香寶

卷之二

四

領

平江漢頌

宋 濂

天命

皇上為億兆生民。旌庶所向。悉庭初以軍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載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於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修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羣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二

五

海管者。鴻搖我邊。方侵快我姑孰。何值。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觀其穴。東中宵窺。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遠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聞我豫章。是其凶惡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能罷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于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冑。禡纛龍江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驚。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都陽湖之康郎。

山戊子

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入虜。

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動。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者動一二萬。流尸如蟻。滿望無際。已丑。焚偽平章舟。戮餘二千。辛卯。復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雄。上親禦之。將士皆力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還。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段戢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歙突山。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二

五

如戊子。自辰。達遇春。永忠。益急。友諒中發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擇之不戢。一人。凱歌而旋。帥道相。卿旌旗。飛翻不戢。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備供道。左山川。中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悉金。緡有差。臣格在。晉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乃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冥。日月。

怡其彌布松柯馨烈之氣聖達左右勃鬱淋漓黑而太和天休震動中外嘆嗟又明日丙子 上御外朝左丞相宜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 上若曰甘露之降載在往譟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朕惡足以致斯卿等尚明為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齊露呈瑞

陛下敬恭天地輯和人民故天不愛道而嘉祥徽顯也起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誕宜民賦衆庶驩豫底于教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翰林侍講學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

明文命賞

卷之二

九

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韋受之今露降于松則

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幣策告宗廟頒于史館以永億萬年無疆之聞 上情存損挹皆推而不居言既已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士臣廉竊伏自念氏北有星名爲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焉王者惠格於上恩覃於下靈氣充初秘脫斯甄此天人感應之常理也欽惟

皇上興自臨濠匹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瑞育滋不一而足彩霞成鳳卿雲聚繡赤鳥飛翔白兔俯伏瑞蓮並奉嘉禾孕文實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

至者今又睹茲聖徵則其德洞淪冥功成不幸三瑞沓至千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干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之爲可徵者乎

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爲瑞以五風十雨爲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液夸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爲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絕之智卓冠百王爲法萬世是宜美盛惡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

明文命賞

卷之二

十

上天降康甘露之霏於桀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於下方凝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潛靈是錫誕啓 皇之惠天地相合鴻休翕集厭厭浥浥紛紛密密匪隨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冲和氣氤以文我太平惟 皇之聖貞符自應不卑而泳不高而迎蓂莢之攸盛惟 皇之明貞符兩承不欹而傾不怙而盈弗祿之攸寧休慶之即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耀于千齡

嘉瓜頌

皇明式于九國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效祥乃洪武

五年夏六月嘉瓜生于句容張觀之園雙實同蒂圓如合璧奇姿分輝絳色交潤誠為曠世之產壬寅京尹臣遇林函以素匱圖其形于上移文儀曹請以奉聞癸卯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上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寧翰林學士臣濂咸侍左右天顏怡愉重瞳屢回良久乃言曰微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漢元和中嘉瓜生于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禎祥之應有自來矣陛下勵精圖治超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有象實見于茲上謙讓弗居然而靈貺之臻復不可不承乃

明文奇賞

卷之二

十一

詔內臣實諸乾清宮翌日甲辰薦諸太廟臣濂遐而思之夫瓜蒌之屬也茲力果切步其蔓遠引其葉卓蕃諸傳有之神瓜合形表絲絲之慶此固兆聖十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祉况瓜之所出本於同紇中國討而獲之故名為西方今

皇上命大將軍統師西征甘肅西涼諸郡俱下而瓜沙入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駢肩入貢天顯叶瑞其又不在於茲乎然而異畝同穎周公作歸禾之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植含滋發榮昭宣我神應煥煌我王度寧可啗切金於其二默而遂

已乎顧臣駑劣不足以美盛惠之形容謹上其事願宣付史館以備實錄復系之以頌頌曰

乾道載清坤維用寧保合太和發為休禎句容之墟物無疵癘神瓜挺出殊實同蒂小孰非單此合而生二氣融質雙星降精蜜房均甘水圭競美明月重輪彷彿堪象豈無實連產於戶東叶晴若茲瓜協瑞聯祥亦有華平張翠作葢晴若茲瓜文輝映彩其兆伊何蘿圓綠延西域既柔德冒八挺羣臣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彰天子萬壽粵從啓運靈貺疊甄兩岐麥秀合柑切花等足孕蓮矧此貞符近在輦轂王化自邇遠罔不服

明文奇賞

卷之二

十二

帝曰吁哉朕猶惓然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物為所宜獻清廟自我先人積慶所召瑞瑞不矜帝則弗吝唯親是思我民之徒以實應天斯乃盛德小臣作頌以示罔極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惠綏威懷萬邦咸臣用羣臣奏臨濠為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正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示一之無以嚴昏旦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舉志以渾治化戾之受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王何

成論以 天子明命即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風
陽城東三里搏泥成範畫其統角衡之度侈介為良象
帶以方候其燥剛始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
斤筮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已巳蒞事厥明侯其法服
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治之神禮既成索齋咸與鼓
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絳液既澄氣憤雲洩循寶
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察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祭
復取牲血塗其繫隙以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
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圓
煒燁其容輝信技殫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
構層臺副以篋簾聚千夫之力鉅絙而登之一片之撞
隱隱聞雷旋電奔震憾太虛遐邇聞者靡不愕愕會
濂扈從 青宮幸鳳陽親觀盛美疾速請濂為之頌
聞先王之世全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
為黃鐘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至于九斛而止律
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
寢失古法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于律度
今我 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導天地乎洽神人
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于是乎有賴非特嚴
昏旦之禁而已濂待學國史以文辭為職業當當發揚

明文奇賞

卷之二

七

加

踏厲以鳴 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通昭天聲百物以生維 帝清結
法天之烈大鏞斯揭元氣噴洩騰于濛濛 真龍飛翔
乘除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為帝里從者如雨於
焉幸止物大而豐往徠憧憧節之以鏞固敢弗恭乃飭
鳧氏乃具鑪鍾乃烹乃鬻化金為水赤氣夜明如日之
昇流亟而頰入寶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鉏不鑄
輪圓順軌既啓其型敢愛斯牲塗繁禮成榮光如星千
夫齊力臺構懸植交扛孔賁載考載擊宅今囿固獨芳
貴貴摩乾盡坤以警聃昏發撫靈氣昭融品彙物無疵
明文奇賞 卷之二 十四
病年救攸遂博碩而麗聲與天通拓美集祥熏于宗邦
惟 皇建極福之敷錫制器有赫式和民則楷樂之原
鐘定為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
謠十象是傳是誦
豫章郡錢柱頌
豫章郡錢柱二旌陽令南昌許遜敬之鑄以鎮蛟者也
郡地濱于江水蟲孽妖故民多江禍旌陽與西安吳猛
世雲用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追殲其神於長沙復
恩道孽海與使物治錢歷其窟宅一在西山雙嶺南堽
沒已久一在牙城南井迄今猶存柱出井外勵尺下施

不須
不須

八索謂能鈎鎖地脈云唐咸通六年節度使嚴譔來爲郡將發視之未及咫尺烈風雷雨江水暴溢譔恐而上其見於道家書者如此濂竊聞之則有壺涿氏掌取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牡犢牛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灰淵爲陵神謂龍用象之屬也古蓋有其術矣矧單陽則飛制以重陰乃伏而不動缺陰而蛟陽者也斯杜之建其亦沉犢象之遺意與於戲豫章之民與蛟不兩立微旌陽西安民其魚矣濂雖不敏謹徇郡守某之請勒文柱下以頌神功於億萬載頌曰

吳楚合城翼軫分經南昌鉅都蛟孽所庭味捷波謫雁

明文奇賞

卷之二

上五

運濤榮夫諸獸驗勝遇禽徵沉竈龜產蝕鼻泓成露伯應歷鬼憲宜刑岳錄三辰斗劍七星揮斥電戰劍劍建升河青黑廓川液紅星軌天設鎮冶金建爐祝融主儀閣伯司型八神錫美五官儲精上旋圓樞下鍊方局漠紀棒鑑淵后持衡鑒望崔瀨月吹鳬汀仙於迴紫童節流青玄勛潛沕素燐品焚龜山鍊鉅龍聘文信羽扶鴻宰幹運清寧泰山可礪靈柱弗傾

記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宋濂

惟我

不知其爲
胡公之學
之學而已
之學而已

皇帝既定浙東西地以其疆場與虜人大牙相入乃置浙東行省以轄五府一州之風建牙於嚴干肯右承李公實以 上之懿親總受藩宣之寄而兼命參知政事胡公德濟分治諸暨所以聯絡氣勢綏輯東土而折衝外侮者也乃乙巳之春二月己丑虜快我叛人謝再興分兩道入寇其舟師自釣臺烏石窺我建德公遣兵禦之其馬步卒踰濤江而東圍諸暨之新城聲言二十萬

明文奇賞

卷之二

上七

壁壘旁午旌旗充塞虜堅忍持重務以爲必拔之計構飾寢宇創建倉庫預定州長貳官屬復分精卒救萬屯城非十里以還我援師閉公堅壁力守成將士勿輕與戰有來攻城者發矢石還之遂遣使乞師丁公公即欲馳援初釣臺之役稍不利亡一千夫長至是羣情疑沮或獻謀於公曰嚴實吾藩垣所寄虜若闕公往即起乘之奈何諸暨雖受圍得一銳將帥師解焉可也公曰浙水東門戶在諸暨諸暨苟不守郡縣必致騷擾故虜盛兵東向而使游兵沂釣臺以綴我師我不往脫有弗靖嚴其能獨利乎乃屬大帥三人爲居守明日癸丑遂行

有自虜中來者又以衆寡不敵爲辭公弗顧甲寅至蒲江丁巳抵烏傷之龍潭去虜營不二十里因據其險忽有白氣自東北經天三軍見之勇氣百倍且日哺軍中驚言虜將襲我公亦不爲動夜四鼓城中知有援至潛總士卒來約明旦將空壁逆戰戊午葦食已公分諸將爲左右翼公自將其中軍既成列會衆軍胡君深復承公檄率所部將士亦自括而至軍氣益振公乃申號令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寡多我 國何負於叛人虜乃挾之日夜以生變癸卯之秋九月壬午直犯我東陽吾不敢愛其生晝夜兼行殄之於烏傷爾三軍之所親

有宋奇賞

卷之二

七

觀皇天助順不可誣也今虜又不改行盡驅其衆以擾我邊疆占書云軍中見白氣者剋敵之象此殆天欲滅此虜也爾等尚效死斬刺以報 國家之寵需毋怯也貪獲毋避險阻毋左右顧視有不如約者即戮以徇語始畢虜兵整陣而至兵既接公乘匹馬挺身先入陷其中軍中軍虜之精銳所萃見公至競來迫之槍屢及公膝公馬上運機捷如雨風當其鋒者應手皆仆虜氣皆鬱左右翼及諸軍一齊奮聲振天地軍遂大亂時溪洞兵居後列猶觀望欲集雨山之民呼曰虜敗矣虜敗矣遂皆弃甲而奔我軍乘勝遂北斬首如剝麻前後

踰踐或者以萬餘計溪水爲之不流胡公亦帥精甲出圍城中從公合擊之殺獲甚衆其主帥僅以身免燔其營寨若干俘其將帥六百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鎗仗積如丘山三月己未凱歌而旋所至父老爭進牛酒爲公壽公勞而却之辛酉還嚴既飲至卽命莫府上其功傳于朝 上嘉公敵愾之功錫以御衣名馬其餘將士第功行賞有差濂聞之軍讖之齡良將有曰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說者引薛仁貴爲將持戟腰刀奮呼入敵衆輒爲之奔潰此所以爲天下之雄也濂以公之事觀之殆似有過焉者蓋仁貴挺身陷陣其驍悍若與

有宋奇賞

卷之二

八

公同然必兩軍相當方可制勝未聞其以寡却衆如公之爲也今虜兵大集塞野蔽川人孰不爲公危公以不滿萬之衆談笑而殲之斯不亦皆人之所尤難哉由公精忠貫於內勁氣注於外但知有 國而不知有其身矚目張膽視虜若無故其功業規權至于如此也公之賢爲不可及矣濂嘗侍罪右史嘗書公之勞烈藏之金匱今又因邦人士之請爲文若詩以昭公之光庶使世之讀者上毋忘於 帝德下無負於公之功云公名文忠字曰世英敬賢下士知弗及平居恂恂禮遜及臨大敵雖貴有之勇不是過君子服焉

恒山精舍記

恒山精舍者盱江王君伯昭歲修之所也精舍見於盱江恒山則在中山之陽曲地之相去若其甚遠也而名之以恒山者何示不忘其先也蓋伯昭之先家于陽曲其八世祖尚書左丞公由進士起家敗歷臺省政和中蔡京方居宰府有徐種者增廣鼓鑄之說以媚京公劾止之既而京引方士以惑上公復上疏言并奏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直詞正氣震動一時公諱安中字履道世所稱初寮先生者也公之子辟章出守泉州亦以政事聞泉州之子和往來盱江樂其水土之行沃

明文奇賞

卷之二

九

遂徙家焉伯昭已更六世矣伯昭締室麻姑山之下東西之廣厯充三筵楹礎窗戶牖視明伯昭飲水者皆其中以樂先王之道間嘗出戶而望見夫林壑之蒼潤烟霞之卷舒晴窗雨態之變移輒北向泫然流涕曰烏乎是山信美矣吾其敢忘於恒山乎恒山先世之所宅也其杖屨所經崑阿川曲遺聲故在也吾其可忘於恒山乎恒山不可忘則夫寤寐於先惠者或者庶免其有合乎于是名其精舍曰恒山所以志也濂竊聞之晉者晉陽穆公自江左遷于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惕然有感於中其家廟座必東南向曰未忘先子之國也穆公

者王虬也著政大論八首以言帝王之道曾孫通因按之以續經其人亦賢矣今伯昭與虬皆王氏而汾水陽曲又皆冀州之境安知其初不出於一族乎穆公之所感伯昭之所志其道固宜相同也其所異者穆公則自南而北遷伯昭之先則自北而南來爾雖然此不必較也古之人不忘其先者不齊其迹而追其德使伯昭能振先德而弗使之墜則雖遷盱江而無殊於恒山苟舍此而不圖則雖世處乎恒山日游乎陽曲亦奚翅久居于遐荒而忘其祖也乎伯昭學賸而文雄試藝鄉閭嘗占前列及其再貢又冠多士文光燦然起于東南如長

明文奇賞

卷之二

下

如貫天無遠弗睹大江之西未能或之先也而其為人俊偉磊落又有燕趙奇男子之風異時立朝動氣且辭必將無愧前人伯昭雖不總總于恒山諒亦知其能承家學矣然而記有之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伯昭諱深達夫禮樂之原者其能不致謹於斯乎伯昭能致謹於斯是則所以為伯昭者也

棟華堂記

盱江黃氏有昆弟之賢者三人曰松軒曰竹所曰梅庭松軒嘗學善屬文而於法律家尤深訓三子皆為儒道以子貴追贈泰和州判官竹所好談雅出史入經霍霍

若吐玉屑人爭樂聽之梅庭獨泚泚力戰集有力少年
陰授之擊刺坐作進退之法且曰不久兵將起吾以衛
吾宗也松軒既坊四方果大亂江右受禍尤慘紀喪相
枕藉孰不畏之梅庭同竹所聚兵爲屏蔽卒無虞及
今四海平定而二君子且歸然老矣麗眉皓髮相映於
殘山剩水之間自相謂曰同氣而生者三人伯兄墓木
已拱所存者唯吾與兄耳春花秋月可不隨時而作樂
乎于是日具饌豆飲酒以爲歡人見其雍雍然和怡怡
然悅似不可以幾及取詩中常棣之語名其堂曰棣華
松軒之子子邕請予記之夫常棣之詩召公所作以親

明倫彙編

卷之二

三

夫人之兄弟者也故首章有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者謂鄂足傳華之光明則韡韡然
盛與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
然君子生于魯紳之家漸濡詩書之澤兄弟之間下
承上履彰明光顯固無失於詩人之古然而兵戈之際
各居其妻孥西東窺奔視兄弟如弃涕唾而二君子乃
如形影相戀不使跬步之睽違則二章所謂芻蕘之戒
兄弟孔懷者得不爲有合乎及至喪亂既平之後從容
燕飲以洽其和孺之情朝斯夕斯惟恐不足則六章所
謂嘔爾臺豆飲酒之飲者又不爲尤有合乎常棣之詩

何其多與二君子類也蓋兄弟之情本乎秉彜無古今
今同一至理雖去之二千餘載固當無甚相遠也名其
室以棣華誰曰不宜抑予聞世之人有以佳名軒者矣
有以椿名室者矣徒欲歆豔乎科目之榮企望乎耆順
之年耳其於飭勵之益則蔑乎未之有奔也二君子名
堂之義誠可爲不令兄弟之勸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之道將於是乎在子邕位躋法從爲時名臣而其伯仲
又多能文辭子邕幸相率發爲聲詩勒成簡編如唐之
李又華等集故事二君子升堂獻酬之際時出一二章
歌以侑觴人之聞其詩者寧不油然而興起矣乎不知

明倫彙編

卷之二

三

子邕又以爲何如也
貞節堂記
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如閭廬以爲居稻粱
以爲食縉布以爲服一日無之則人事盡失難以爲治
此其故何哉苟無閭廬則風雨震凌矣苟無稻粱則道
道困矣苟無縉布則手足皸瘃矣三者猶難闕一而
況于大經乎大經者何三綱之謂也是故臣有戴心者
爲不忠子悖其父者爲不孝婦事二夫者爲失節曩倫
攸教職此之由其所係于人道之重者何如哉泉南莊
氏歸其夫爲海鹽陳思恭思恭海賈也育子寶生四月

野史

去入海五年而不返或以爲誘莊改適莊心如鐵不爲動已而思恭歸相見之頃悲喜交集居久之思恭復去航海卒溺焉向日誘者諱曰今真死矣奈何莊指寶生曰夫雖死而子存猶不死也吾敢死其夫而去之乎誘者又曰子賢也猶云可也脫有不肖餘生將托之東流乎莊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此其一念之正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可以耀古今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天道儲無知而寶生何其能賢耶此人定勝天之義著矣嗚呼使以莊此心推之子必善事其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上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

明史奇賞

卷之二

三

乎奈何世降俗漓號爲士大夫須眉如戟議論凌雲霄一則口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遇君父有難作孤鼠竄去遠避而是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嗚呼柏角之詩不作久矣予於婦莊寧不啻聞空谷楚音乎然而君子之立志寧恭露而無庇也寧凍餓而殞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予故於莊之事亟稱道而弗置者爲其有合於此也寶生介吾友黃髮先生請記所謂貞節堂者寶生其誠賢矣哉因書此授之思恭死時莊年三十七今踰五十矣初思恭嘗娶妻生一子貧富外家莊遺錢使營生產且償思恭之宿逋此固人

之所難以非大節所繫不詳書之

見山樓記

見山樓者上虞魏君仲遠之所建也仲遠居縣西四十里所龍山委蛇走其南將升而復翔其羽支斜迤而西則爲福祈諸峰若車若旌若奔馬若渴鹿飲泉不一而足勢之下降爲陰阜爲連坡爲平林一奮一止復襟帶乎後先東則遙岑隱見青雲之端宛類蛾眉向羣山相嫵媚爲妍其下有巨湖廣袤百里汪洋浩渺環浸乎三方晦明吐吞朝夕萬變方屏插起湖濱曰夏蓋山去天若尺五崑崙峙谷張尤可玩愛誠越中勝絕之境也仲遠

明史奇賞

卷之二

十四

心樂之以爲非高明之居不足延覽精華而領納奧氣於是構斯樓日與賢士大夫同登輿組既備肴核維旅壺觴更酌吟篇疊咏及至神酣意適率簾而望遠近之山爭獻奇秀晴容含青雨色擁翠不俟招呼儼若次第排闥而入使人涵茹太清空澄中素直欲駭鸞翳鳳招僭倭韓終翩然被髮而下大荒其視起滅埃氛弗能自拔者爲何如也俾來俾濂記之夫自辛卯兵興閭廬所在遑遑蕩爲灰燼狐狸盡舞鬼燐宵發悲風飈然襲人君子每爲之永嘆自非真人龍興撥亂世而反之正含齒戴髮之氓洗不在枯魚之肆哉縱有佳山日在眉睫

山光水色
六帖詩
漢書

間將不暇見之矣。今仲達雍容於觀眺之際，亦曰：帝力難名，而吾民恒獲遂其生。爾昔太常博士施侯作見山閣於臨川，而荆國王文公爲記其事，且謂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餘百年而施侯始得以樓觀自娛。仲達之去，亂離僅四三載，爾乃能抗志物表，修厥故事，如承平時，此無他。皇化神速，有非前代所可及。雍熙之治，將見罩及於海內，是樓之作，其殆兆之先見者歟？雖欲不爲之記，不可得也。第所媿者，濂之學識悠繆，立言無精魄，難以傳遠。仲達尚求荆國其人而爲之庶幾，樓之勝槩與雄文雅製同爲不朽耳。仲達名壽延鄭

明文彙寶

卷之二

五

國文貞公二十四世孫，卒從子姓皆彬彬。嘗學文章鉅公，多集其門。而仲達尤號翹楚，且工於詩，有和平冲澹之趣。濂蓋奪之丹崖先生云。

閱江樓記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游，亦思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繞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于巔，與民同游，觀

閱江樓記

閱江樓記

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速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沐風櫛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內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所以柔之。見兩浙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拯諸水火而登

明文彙寶

卷之二

五

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蓋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

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政治之思。豈其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弗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擗藏燕趙之艷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波翻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達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宜念帝德如天，萬壽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

周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敏素
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岷它若留連
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廢也

葉治中歷官記

予舊與鄭玉待制交聞談括蒼葉侯之政爲詳及議屠
性山長其言比鄭又加詳焉最後遇劉文慶架閣其言
比屠又益加詳焉三君子皆以文學行義鳴其言侯事
已嘖嘖嘆咏不少置予固信之自後出歷侯之所治處
父老言其事至有泣下者予愈知侯之爲人有不可企
及焉乎循吏之績不白于世久矣有若侯者其可不謂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

七

之賢乎侯名璵字景淵別名伯顏姓葉氏處之麗水人
其先有諱宏者宋某年擢進士第官至敷文閣待制太
府少卿少卿從弟冠治易有聲嘗兩上南宮生一鴛鴦
子進士進士生正大登仕郎登仕生天與仕國朝爲處
州路美化書院山長山長生應歲通史學善談古今治
亂尤工五字詩有栖閣集藏于家族之父也以侯貴嘗
累贈奉諱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驍騎
尉龍泉縣子云侯從幼思有以自立巋巋異凡子天曆
元年始踰弱齡即北游京師諸貴人奇其才辟宣使於
通政院院事至劇侯一無所懼出使郡國持以潔清長

吏每畏憚之事必先集丁外艱而還重紀至元三年補
江浙行中書宣使寇起臨漳朝廷命辨章別不花公往
征侯在行中出奇計者爲多至正元年辨章如京師欲
薦侯爲京官侯以母春秋高辭吏部以常調擢侯徽州
路歙縣丞階進義校尉丁內艱四年始之官會尹缺即
署尹事欽不建錄事司城內外民皆縣主治之鎮戍將
恒持縣官短長願指而氣使之即不從其既立至侯不
爲屈輒搖手相戒曰此徒承不可觸也盜發洪氏冢巡
邏吏往驗樞輒得涂人帳冊一紙乃同縣張來所遺者
即捕來撈掠久且無證後一月績溪獲真盜來得釋巡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

七

邏吏悉其訴寃也復嘆盜入之侯匿來他所爲使人服
來來巾出與盜對盜遙見之齊罵曰張來張來爾誤我
矣侯乃出來問盜爲誰盜對曰不識也來因免去嘉興
朱甲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漁享必令朱集之一
日以毆爭至庭侯熟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視其衣視之
兩臂皆被墨刑者縣民與朱甲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爲
盜以侯爲神郡歲貢金以兩計者二千四百七十有五
縣民攜其出內之柄高其估以爲利部使者至事輒敗
會內藏多金中書命以楮幣相準一年點民逮縣吏俾
文上有司如所估之數他日幸藉以爲辭侯恐或傳爲

六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例剝民必甚。亟言于上官。月漸減之。俾與時平。歛產紙
歲輸五百萬。吏胥要厚。直于民。而以廉惡者。中官官不
受。又重賦于民。侯祭其弊也。痛革之。夏稅例輸貨錢。歛
根不足以給兵食。獨易之以粟。號曰夏糧。民深患苦之。
侯請以錢米兼賦于軍。夏稅得如例。行中書。聞侯之政
辟為掾。從右丞忽都不花公討寇。長汀侯贊其行。綏徠
之令。不五月。長汀寇平。時中書重守令之選。內外官多
列上。侯名九年。春轉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自京師
給驛之官。蓋異數也。青田素號難治。侯謂非修明學官
之政。不足以化民。下車之初。即建明倫堂。及極高明軒。

明史

卷之二

七

禮碩士為六經講師。增田三十畝。有崎招弟子。負而摩
食之。月旦望謁先聖先師。侯服深衣大帶。親與之周旋。
升階。退坐。論堂中。飭五倫之教。懇懇如也。吏以官書至。
侯見印文。廉隅大明。顧吏曰。爾何故刻偽印邪。吏色動。
侯即訊之。吏叩頭伏辜。侯曰。偽者非止爾。汝能引一人。
以自贖。則無辜矣。吏喜。具簡牘。以對侯。逮至庭下。語之
如語吏。自是輟轉。而獲一日間得偽縣印一十有八。稅
務印一十有二。侯不欲食其言。悉遺之。唯扑其最後者。
牛疫死者。法當開海。葬之地。不滿十餘里。漢日內民。以
牒上者。二十有三。侯疑之。問牛死狀。民以病腫對。侯曰。

明史

卷之二

三

其肉還可食邪。抑棄之也。民曰。焉敢弃之。每下其血。以
歸解牛家耳。侯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行。
今猶在縣門東。即其人也。侯亟命執之。少年佩小章。囊
干腰。侯取視。大錢一。皂角。草麻子各四。侯曰。此非毒
牛具邪。解牛者畏侯。不敢諱。具言以藥淬鉞。鉞牛牛輒
腫。不能食。死侯怒。簿錄其家。以償。死牛者。時天下兵動。
縣地鄰東嘉。數有大將統軍來過。軍散入市。廛剽。特
甚。民畏怖如虎狼。前之縣令長莫敢吐氣。侯據胡床坐。
溪澗具牛酒。勞之。戒刺船者毋薄岸。即薄岸者。有罰。縣
民持梃循。斫立以數計者。千溪多灘險。惡不易渡。侯陰
令勇卒以候舟。至。輒上之。侯親帥弓箭。大擊。往溪。
上境內肅然。縣多爭訟。凡兩造在庭。皆平。曾蒙案于家。
互。盛之以言。遂紛紜。不可釋。因以射利。侯杖之。懼不敢
為。奸復刻小綠牌。大僅如指。來投。侯者。即細書。牌陰令
巡逮其人。遣還。感悟。至中途。多分解。去吏若。隸有視無
所容。其私幾至。訟息。部使者余公。閱嚴。嚴慎。許可。深喜
侯之行。事以上尊。酒勞侯者。再復命侯。聖田龍泉。召有
田之家。履晦而實之。驗民根多寡。以定科徭。滿六。解者
役一月。多則倍之。若某粮事。亦視其數。為差。事成。移
之武義。侯聖田定賦。一如龍泉。有持憲史書來。撓政者。

侯挂之屋壁不啓封信行遠通凡競土田及爭地不莖
親者涉五十餘年弗決一旦悉得其平青田民久後侯
不還相率謁浙東憲府請曰幸還我葉侯自侯之來吾
屬無所苦朝夕恒飽食以嬉侯之出二年矣口望其歸
有不得也輒相與齋咨實涕幸還我葉侯請已復造侯
庭鴈行立再拜以中前辭言與涕俱侯亦爲之泣下觀
者皆太息而去暨侯之還縣民具彩舟來迎溪中舟尾
相叩百餘里不絕十二年三月憲府以鄰郡有警欲新
金華城會謂非侯不能德其役要復輟以命侯行中書
承制陞侯處州路總管府判官事聞階轉承務郎憲府

明史事

卷之二

三

力留不遣十三年三月辭章三日入公帥師平徽饒辟
侯爲行軍都事使者凡八至然後令侯就道八月師次
婺源州州民素慕侯詣辨章乞侯攝州事從之徽國朱
文公廟宅燬于兵侯周視歎曰此化基也不可以干戈
永葺而弗承嗣遂規運而一新之絲毫不足以煩民民大
悅歲浸道殣相望時楮幣濫不行侯權令富民賣米以
收之復煮淳糜以食飢者日以十斛計侯躬自監分所
活者甚衆其所收楮幣侯爲言于右丞相赫赫公作茶課
論之不欲與信也十四年侯從番章還杭時青田吳德
祥嘯衆倡亂焚掠府庫室人女婦日殺傷亡筭處溫整

侯之口
民之口

及建寧均被其毒官兵捕逐輒失利十五年六月
辟侯攝同知處州總管府事作安定之或勸侯危情難
測當嚴重兵以自衛侯麾去乘四馬行從以數蒼頭逕
至縣縣民柔馴者聞侯至大喜咸從岩穴歸依侯以居
諸酋亦出見自首服十月有妄男子謂吳德祥曰葉史
君給爾大兵且夕且至善爲爾計其若劫史君以自安
吳德祥信之欲爲變項生留由之頗莽其事急趨侯避
之東甌侯曰縣民恃我無恐故來歸我若去其如彼何
飢虎見肉其暴輒止爾冠得我亦然否則必屠戮無噍
類吾縱苟活義弗忍爲也二人泣去未幾賊酋張惟德

明史事

卷之二

三

吳伯賢等持旗幟刀槩直入縣庭侯盛服出坐廳事問
門爾來欲何爲張惟德跪而請曰山中張德明公厚欲
見且久思屈玉趾一幸臨之無它虞也侯曰我行即行
爾汝慎毋違我民也語未畢遂擁侯登舟至黃壇諸酋
先後出迎舍侯吳德祥家供張饗饌甚盛時命伶人陳
傀儡戲以娛侯侯終不假以辭色每爲陳禍福逆順整
不少厭羣酋頓感悟十六年四月復惟平承安侯送還
州城先是黃壇寇列營欄百餘氣勢聯絡首尾應援人
畏之不敢深入侯留黃壇久陰察寇所出沒悉得其要
領喜曰天殆使吾平此寇也侯既歸寤寐亦不忘去時

麗水之礮。磨青田之磨。皆大盜所巢。有衆數萬。無謂不剪二寇。它日或與黃壇連。則勢益大。不可制。會行樞密院判官石抹公宜孫。遣參謀官龍泉胡君深章。君溢統兵討礮。礮急。帥與之會。三面圍。令矢石亂下。如雨。寇出戰。大敗。擒渠魁十餘人。衆欲進。繼之。及二參謀相謂曰。作亂者此數酋耳。餘皆良民。家因脇逐。而至此。彼何罪。欲使之作。蓋粉邪。乃下令退師二十里。俾盡挈妻孥以遁。始焚其若。十七年行中書論功。承制陞侯。浙東道宣慰副使。會都元帥府事。兼同知處州路提督府事。四月。侯入沐鶴溪。治兵。八月。遣裨將陳仲珍平

明史奇賞

卷之二

五

盧溪。盧溪既平。寇所俘。傷縣子女七百餘。侯具舟泊。以命。老卒悉護還其家。十八年中。書承舊階。改處州路總管府治中。侯帥師討黃壇。獲偽將軍李夾等十人。二月。進攻楊山及黃坑等二十餘砦。皆降。復引兵圍長坑。寇力拒不服。侯盡乃就。侯師遂次高洋。八月。寇大思。盡擒王帛。乞助於三校。率兵七千來援。殊。侯戰。侯親領銳卒至三。營。以據其衝。別將夏延輝。簡擊之。寇敗。比斬首五百級。擒三百餘人。遂乘勝直搗。周與屯支。劫賊酋周寶宋茂等皆遁。侯分兵爲十道。以扼其吭。宋茂復同吳德祥。別作新砦於洞尖山山下。翼以七營。竭力

歟。守九月。侯命陳仲珍引驍勇卒三千自瑞安出。其皆擊殺宋茂。新砦平。吳德祥夜遁。退保百丈林。寇衆尚餘千。皆壯銳。善戰。樹大旗出。挑鬪鼓聲振。天官兵皆甲坐不動。賊帥操鉅戟突而前。官兵大呼曰。殺入寇。披靡而退。擒偽將軍七人。至晚。寇又遁去。遂進焚百丈林。火照耀如晝。急分兵作三隊追之。至條村。吳德祥父子自縊于林中。千夫長徐德俊斬首以獻。餘酋次第伏誅。黃壇悉平。曾何易于今益昌。善政之可書者。不過腰笏代民爲刺史。引舟耳。其次不過剗茶。以免權筦之病耳。又其次不過有事小者。勸大者。杖而不以付吏耳。它固瑣瑣

明史奇賞

卷之二

五

不足紀也。職方郎中孫繼尚傳其事。至今易于之名在天壤間。如麒麟如威鳳。人欲見有不可得。矧如侯者。政行暴著。加易上數等。可使泯泯哉。夫不知人之善。不知知善而不能揚。不仁。子雖不敏。願以文字爲職。業不勝。暗無一言。謹以所聞于三君子者。著書一通。以俟他日。傳循良吏者。

宣慰曾侯嘉政記

自中原假擾。蔓延大江之東。兵連不解。殆將十稔。今年春三月丙辰。西睦州陷。夏四月壬午。江浙行中書左丞楊公以浦陽與睦鄰也。命宣慰曾侯自杭師來鎮其地。

五月乙巳師還邦人德其善取士卒而弗擾也思之不置縣達魯花赤烏雲石不花君暨婺州路同知趙君大訥因民之思而相與樹碑于縣庭謂濂頗從事于文墨走書來徵記曰浦陽發之蕞爾邑環以大山長嶺舟車所不通往歲大將趙野遜台首統軍道其間以輜重弗解羽而飛也塗逢農賈及浮屠黃冠師不問能不能以徽纒繫頸使肩之或血流不成出即殺以徇民深患苦或傳有師至咸驚呼曰吾屬將焉免夫亟奔避山谷至聞句不返曾侯督知民情之驚疑從間道疾驅至縣申飭紀律區分隊伍各從方部以奠其居非有令諭不敢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二

五

妻除戶限仍令勇卒守其四門敢出入者罪隨加焉夜漏既下乃彼儀表持弓矢從一二騎周巡近郊咸加氣使莫敢少恣一旦門者稍怠有竊出捕人魚者痛鞭其長慰之自是無一人敢違命者縣父老相與言曰曾將軍其來矣乎何爲使我民不知也將軍其愛我也夫又指所統兵而相謂曰彼大纓短製而腰刀者其溪峒之軍也夫吾儕小人無所識知頗聞此軍勇鷙游擊未易服馴又何其帖帖如是乎脫使他大將如曾將軍我民何至暴露山谷乎咸嗟咨慕咏而去居亡何左丞公自將臨睦州檄曾侯還杭以守舊署晚始受命鵝初號復

就間道馳去每出卒一隊帳用款騎士監之若魚貫若雁行無敢亂越三日縣父老又相與言曰曾將軍其去矣乎何爲來不吾知而去亦不吾知也揆於古之良將善取師者其亦亡愧也乎人有功而人忘之不祥達魯花赤君縣之賢大夫趙郡丞鄉之達尊易有以處吾屬乎我等輩其言弗忍違用以其事累吾子幸有以詳文之濂發書爲之歎曰有是哉何曾侯之賢於人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若如所言其殆師出以律者歟師出以律者吾見亦罕矣嗚呼有是哉何曾侯之賢於人也濂雖不識曾侯竊聞所至以愛民爲務今來浦陽會大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二

五

府有驗誠徵報之利爲之惻然亟白部使者罷之則其及物之功又不特善取士卒使弗擾而已也濂因弗敢辭爲文其事于石然而石可泐也文可滅也曾侯之功簡在縣民之心者千百載猶一日也曾侯尚勉之哉它時登有府居政路其位益顯其功當益溥又將有鴻生峻儒執筆而特書之曾侯名華字夢史武岡人精悍而有智謀通孫吳司馬法指家背招兵市馬爲國宣力前後屢建大勛今以明威將軍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江浙行省都鎮撫其裨將天臨李君敵精於騎射贊佐之間多著勞烈亦法之所宜書者也至正

十八年夏五月二十一日記

看松庵記

龍泉多大山其西南一百餘里諸山爲尤深有四旁奮起而中窅下者狀類箕筐人四號之爲匡山山多異松獨望入青雲新翠照人如濯松上薛蘿份份披披橫曳數十尋嫩綠可嚙松根茯苓其大如斗雜以黃精前胡及牡鞠之苗采之可茹吾友章君三益樂之新結庵廬其間菴之西南若干步有深淵二蛟龍潛于其中雲英英騰上頃刻覆山谷其色正白若大海茫亡津涯大風東來輒飄去君復爲構烟雲萬頃亭菴之東北又若干

明史奇賞

卷之二

三七

步山益高峰密益峭刻氣勢欲連霄漢南望閩中數百里嘉樹帖帖地上如薺君復爲構唯天在上亭庵之東南又若干步林樾蒼潤空翠沉沉撲人陰颺動雖當烈火流金之候使人脩脩有挾纈意君復爲構清高亭庵之正南又若干步地明迥爽潔東西北諸峰皆競秀獻狀令人愛玩忘倦兼之可琴可奕可挈尊罍而飲無不宜者君復爲構環中亭君詩書之暇被雀覽衣支几節節歷游四亭中退坐庵廬回睇松如元夫鉅人拱揖左右君注視之久精神凝合物我兩忘恍若與古豪傑共語千載之上君樂甚起穿謝公屐日歌吟萬松間

展聲鏘然合節與歌聲相答和聲松似解君意亦微微作笙簫音以相娛君喟曰此予得看松之趣者也遂以名其庵廬云龍泉之人士素而毅之曰張君負濟世長才當閭寇歷境嘗樹旗鼓殲戈矛師衆而搗退之蓋有意植勲業以自見者今乃以看松名菴若隱居者之爲將鄙世之膠擾而不之狎邪抑以斯人爲不足與而有取於松也金華朱濂翁不謂然夫植物之中稟貞剛之氣者唯松爲獨多嘗味昧思之一氣方伸根而蘊者芽而飲者莫不振翹舒榮以遲於一時及夫秋高氣清霜露既降則皆黃實而無餘矣其能凌歲寒而不易行改

明史奇賞

卷之二

末

度者非松也邪是故晉之君子每托之以自勵求君之志蓋亦若斯而已君之處也與松爲伍則巖然有以自立及其爲時而出剛貞自持不爲物議之所移卒能立事功而澤生民初亦未嘗與松相相悖也或者不知強謂君忘世而致疑于出處間不可乎濂家青蘿山之陽山西老松如戟度與君所居無大相遠第兵燹之餘松光水色頗失故態栖栖于道路中未嘗不慨然懷君何時歸濂當持石聘相隨采黃精茯苓烹之于洞雲間亦一樂也不知君能余從否乎雖然匡山之窮其亦遲君久矣

予在龍泉
有松七株
一在松蘿
一在松蘿
一在松蘿
一在松蘿
一在松蘿
一在松蘿
一在松蘿

拙卷記

京口徐君德敬爲中書省勾居京師遠一室不聖不華
僅禦雨風環度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即徒步歸宴坐
誦古人言賓客不交請托不通自號曰拙菴裝封衍聖
公魯國孔侯希學拙菴字以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予
予天下之拙者也德敬豈若予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
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昆侖而東注適宜中理
如斧斷木炭就火猱援木以升免走墮而攫之以鵲也
其巧於言也如此予則不能人間以機謝以不知人示
以秘燈目顧視莫達其旨人之所嘉予縱欲語舌大如

明史節賞

卷之二

五

竹不可以束間人之言汗流頰此人之所望予不能止
開口一發正禍崇忌人皆駭笑予不知耻予之拙海
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纖微揚首知尾問白意縮未入
其庭已現其形始矚其貌已盡其肺腑而究其細與喘
來發突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識也
如此予夢夢不知憤憤無所思人之笑吾吾以爲喜人
之怒吾吾徑情而直起劉羅當前吾以爲纖絲虎豹在
後吾以爲大狸吾識之拙當爲舉世師此二者乃吾所
大拙其餘癡癡繆繆錯綜紛披良平不能策其數游夏
不能述以辭德敬豈有之乎然吾亦有不拙者聖人既

人通金

明史節賞

卷之二

四

沒千載至今道存於經岳海崇深茫乎無涯育乎無塗
衆人遊其外而不得其內詆其膚而不味其腴吾則搜
摩刮剔視其軌而足其跡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顏色斯
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紀離爲六府合爲
三事周公既亡本推末弊秦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
其要而舉之爬剔擇類取巨指細德修政舉禮成樂備
廣厦細旃每資之以獻替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
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德敬豈有是
乎蓋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於
今必巧於古拙於許必巧於智拙於人者必巧於天蘇
張巧於言而拙於道孟子拙於遇合而巧於爲聖人之
徒是錯說稱智豪而拙於謀身萬石君拙於言語而爲
漢名臣余誠樂吾之拙蓋將全吾之天而不暇恤乎人
也今德敬居位處勢誦古人之言而以拙自晦其殆巧
於天者歟巧於智者歟巧於古者歟然則德敬之巧也
大矣過於人也遠矣爵祿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不
記

清風亭記

清風亭者撫州金谿鄧彥誠之所築也彥誠世居雲林
三十六峰之陽其先世多以志節著當宋之季天下大

亂嘗集義兵以護鄉社助國家宋亡為元七十又七年
 是為至正壬辰天下復大亂撫州不守彥誠歎曰寇將
 至吾可不衛宗人使及於難乎即召鄉里少年分隊伍
 樹砦柵於雲林山金鼓之聲晝夜不絕寇來輒敗劬而
 去薦紳之流依之以免者百數十家事平會府上其功
 將爵祿之彥誠謝曰吾之挺身禦寇不忘先世之明訓
 爾敢藉是以謀利耶掉頭去不顧乃於堂之西偏栽竹
 數萬竿引泉為池而築是亭其中彥誠戴華陽巾被鶴
 篋水日逍遙亭上游情物表灑然與塵慮相忘人見之
 者疑為古仙人馭風而行可望而不可即會曰是功成

明末身實

卷之二

四

而不居者其視富貴利達何有哉宜名亭曰清風以勵
 衰俗彥誠咲而不答嗚呼志節之士世不多見矣晉間
 有田疇者遭幽州始擾蕩析離居疇幸宗人避難於無
 終山百姓歸之者五千餘家且數立奇勛以自見魏太
 祖論功封為亭侯邑五百戶疇謝曰疇自以始為居難
 率眾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耶固辭不受至今言疇
 者慕其清風若神龍游于玄間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其
 視未建尺寸之功輒欲重儆名爵者其為混濁益亦甚
 矣今彥誠之行事儼儼不誣有足多者予雖未敢遽謂
 如疇察其志之所存寧不矜軀似之邪然君子之論觀

其志而不較其功功固有小大志豈有崇卑耶志苟同
 功亦同也彥誠不必不如疇者昭昭矣後之人聞彥誠
 之風者豈不踴躍然興起邪抑予聞撫為文獻之邦士出
 其間多以道德忠義著聞茲諸方策者班班可考彥誠
 以皦然一布衣又能竭忠捍寇如此豈雲林三十六峰
 委靈贖社以致然邪不然何其生賢之多也予因為著
 清風亭記刻寘亭上使人知所自立頗謂有裨於政化
 文之不工固不暇計也彥誠名諒江西提點刑獄諱元
 觀之諸孫來請記者其族人知南陽縣行父也氣節亦
 森然尚可云

明末身實

卷之二

四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皇帝受天明命不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
 敷浹于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 上御奉
 大殿受華臣朝乃言曰朕以非惠惟天惟祖宗是相位
 于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
 名山大川能出而雲以澤被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
 弗欽邇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為王爵錫以金
 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具
 議行之于是禮部尚書崔亮郎中崔時泰員外郎
 崔蘭以權主事崔黃庸相與具牢醴席幣進志慮按一

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吳名上
既復命 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至十日
庚子昧爽右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
幄之左右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
方持香以授臣師吳置彩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
上親迂玉趾送之臣師吳受命惟謹以夏五月二日甲
子至其國某日甲子為壇三成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
國王王額暨諸陪臣先後駿奔以竭顯相之義當祀之
晨天氣寧清海波不驚祥雲瑞飈迴旋上下宛若神靈
來歆來格僉以謂 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入神
明未奇賞 卷之二
其欣躍鳥獸魚鼈之屬亦得翔泳於土化之中其於慶
今古所未睹爭欲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吳聞
之自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咫
尺則公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因其宜也肆
惟
皇上撫有萬邦壹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
之嚴者豈有他哉實為東民徼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
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
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達無間昭報贊祭常有江
洋臨乎其上者矣臣師吳不佞請書是以為記以昭宣

上德彰念遐方之祇不期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為無極
云

遊淦荆二山記

潯既遊瑯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適內使監公僕
至及開絨中藏淦梁古跡一卷 宸翰親題其外令潯
搜訪與 青宮言之潯因啓曰臨淦古跡唯淦荆二山
最著按圖經淦山在晉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
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背神
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蹤故在人思其功迄
今弗能忘 青宮曰至中都當共往遊焉予將渡淮宿
于王莊先生宜游流而上屆今懷遠縣治以俟潯奉
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發后庚午日曉始泊
縣西門而 青宮已駐蹕於門東五里矣幸未濂上謁
青宮喜甚下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
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櫂舟至淦山足曳杖入山山窮廢
址舊皆民廬前渡石梁復十折而北累石為壩多藝椒
之園行可三里餘視大磬石青綠間錯頽然欲足坐諦
視之乾鮮交封之耳聞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
不假土力人取懸檐間呼為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品石
聲礪掃起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逕入灌莽抵

崖蜂貯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四聖水亭取水以祭
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顛禹廟在焉廟已毀唯額垣破
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州
之境皆在冥茫杳谷中竊想南北戰爭也成處為感慨
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村乃禹會諸
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
蔽牛二柏參差左右樹東冥小甕杏柯之水時津津滴
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汲
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
州守劉仲光自造勝雨記一亦記勝雨事皇甫斌紹熙

明文奇賞

卷之二

四九

庚戌來為郡命鍾離尉丁大榮作石未到勘文尚可讀
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遙望之一軀
儼然也相傳為啓母石廟史云居人每割羊豕祭之至
有以粉簪飾其貌者聞之不覺失笑山均舊有僧房今
廢久佚鶴駕不來忽使者至云危從士馬多無備可以
度河 青宮不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綉搖曳
上荆山矣灘亦下山麓人跡廟見所題神號鄰里存而
不脫出諸祖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為書碑蓋無擇適
守壽春還此而作也復非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
至荆山梁魏交關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蹟猶班

班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广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床
可坐人號為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
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玉池坡奇石駢列玄質而
白綠翠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尋景彰欲導游
青峰庵足倦遂止時 青宮已微遠郊源因登舟先還
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舛以淦山言之
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淦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
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
於會稽故會稽亦有淦山吳越春秋亦以淦山在會稽
又兼載淦山之歌應勸云淦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

明文奇賞

卷之二

四九

稽淦山縣是也足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手蘇軾
演義又云淦山有四一會稽二淦州三濠州四淦山然
其處皆有禹迹或有遂謂禹之治水固嘗徧歷于內而
會諸侯實在會稽之淦山柳子厚淦山銘蘇子瞻于山
淦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足濠之存疑而木決者一也
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第
路藍縷以處神農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
都鄢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
獲舉則楚之封疆可知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
名景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指為濠州濠州古

此公不
可與
亦不
可與

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通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
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璞玉事乃在厲
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拔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
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至此山邪斯序又謂抱玉而
泣在共王之時維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
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
何至顛倒錯亂如是邪濂之存疑而未決者二也大抵
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井井與郭
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
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爲正荆山當正
明史奇賞 卷之二

諸史傳以江陵爲正有謂塗山氏乃古國名禹曾娶其
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濂老矣諸書遺忘欲
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遊因桂湖書之以發
同遊者一笑同遊者益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
伯言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

渤泥人貢記

濂承 古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
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 詔往諭渤泥
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開婆又
餘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倣倣無人臣

祝秩今譯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降無不奉表稱臣渤
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 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
皇帝爲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王
既知君父之尊爲臣子者奈何不敬秩撤王座而更設
蘇几寘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
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
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紓
造舟入貢爾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
明史奇賞 卷之二

交趾占城閩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
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珍
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
外爾王曰容與相臣聞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曰使
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閩婆有人問王曰蘇
祿來攻王帥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閩婆矣王惑
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閩婆
非中國臣邪閩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
兵且夕至雖欲嘆嗟勝海可及乎宗恕悚然曰敬聞命矣

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
席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為贈秩殺然辭之王顧近侍
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聞要來人誅索每無厭况
強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
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既與王
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
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喻復走王所反
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酒
為別酌地祝曰願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啟
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

明史奇賞

卷之三

禮志

四十一

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
物雀頂生玳瑁大片龍腦米龍腦黃蠟降真諸香其表
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書其文鄙陋不足觀皇太子
廢用銀錢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亡城郭樹木
屬為岡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縮管環跳腰纏
花布無與馬出入徒行城中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
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胛腰繫花布散髮洗足其
物產貝吉貝黃蠟降真龜筒玳瑁瑯琊海為鹽椰
漿為酒無稻麥脯生魚鰕蟹食之康食沙糊沙樹者取
固實為漿澄其如粉食之能不飢食無器皿以竹編

多葉為之食卑則奔之番亦無筆札以刀刻貝多為
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為節國人亦於是日作
佛事若有燕享則以羊豕雞鴨鼓擊飯以為樂此其
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願為詳紀之以昭 聖化所被
之盛濂間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閩婆
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
十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二
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督使副蒲亞利判
官哥心等貢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諾復
遣使如前日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

明史奇賞

卷之二

禮志

三十一

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 聖人下
臣順指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宣 德音辭令
所加足以善服其心亦可謂不辱 君命者矣其事宜
書以俟他時修 國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
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借故幸能成
功云
長文云渤泥國王臣馬合謀沙為這幾年天下不寧
靜的上頭俺在番邦裏住地呵沒王的一般今有
皇帝今有使臣來開讀了
皇帝的詔書知道

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裡好生歡喜本國地面是開泰官下的小去處怎消得

皇帝記心這幾日全被蘇祿家沒道使國將歹人來把房子燒了百姓每都喫害了託着

皇帝認書來的福祿喜得一家兒人沒事如今國別無好東西有些不中的土物使將頭目每替我身子跟隨着

皇帝跟的來的使臣去見

皇帝願

皇帝萬萬歲 皇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年五月游泥國王日馬合謀沙表

銘

黃氏義門銘

宋 廉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螢燭爾苟非木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為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彝倫敦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委巷刺舛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資主治章人風而悅之於正也世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孝行推於友睦數世不來與豪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章黠殺之賢皂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蓋朱轡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之顧乃以豪傑歸于閭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陽白華之詩蓋亦前之末世周之盛惠也斯民以孝友著稱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陽黃氏其先與文節公庭堅同所自出有諱度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傳王諱珪君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曰達原生生二子曰達吉曰達月達吉兄弟亦各有子至十有餘人三世之間孝友無間言達吉乃殫志竭慮設為教休饒諸樂不復遺諸子前清濂銘之嗚呼子壯而分婦姑反唇相稽秦之俗已然矣況去古日遠風氣日益

其書之

清黃氏能不染于末習卓然不變其恒度豈非真豪傑
者邪浦陽以義居閭者二三人唯鄭綺之家已至十葉
黃氏知感慕而興起進修益力焉知不綺若邪雖然詩
史之稱未足為貴也待頃之貨未足為富也唯孝友賢
諸躬令名昭于時其為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立兩間
而無規藉諸賢詰而有微著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
於斯黃氏孫曾可不思自易哉能如濂言揆之張公藝
之流它日可馴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濂於
黃氏蓋深有望焉銘曰

浙河東壑地曰浦陽厥氏維黃雙井同枝科名陸離世

明史序

卷之二

三

復詩書有儒其冠以義為藩交其食視其齋近左史
右經踵武繩繩視其房除前綵後繼燈火與俱至和所
形損讓而升穆然亡聲既行而進實而匪夸三代一家
世道下趨子父割問婦姑勑蹠十室九衰瀾倒波頽萬
人莫回蠅虻方其忽莽怒霆執不為驚植範建防異法
輔常斯惠之亢造端非難延裕維艱任重如山如為高
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故隕新承所以承貞
古先與謀底行之修其道易山執敬為符夙夜寃圖百
世如初

五輪沙漏銘 有序

沙漏之制貯細沙於地而注於斗凡運五輪焉其初輪
軸長二尺有三寸四寸有五分衡莫之軸端有輪而圓
尺有二十八分上環十六斗斗廣八分深如之軸抄傳
六齒沙傾斗運其齒鈞二輪旋之二輪之軸長尺圓如
初從莫之輪之圓尺有五寸輪齒三十六軸抄亦傳六
齒鈞三輪旋之三輪之圓軸若此與二輪同其如初軸
抄亦傳六齒鈞四輪旋之四輪如三輪唯莫與二輪同
輪抄亦傳六齒鈞中輪旋之中輪如四輪餘輪則旋中
輪獨平旋軸崇尺有六寸其抄不設齒挺然上出貫於
測景盤盤列十二時分刻盈百斲木為目形承以雲麗

明史序

三

於軸中五輪大牙相入次第運益遲中輪日行蓋一周
則古輪與沙池皆藏凡腹盤露凡而旁刻黃表童子二
一竿故一鳴鉦亦運沙使沙之進退則日一視焉
此其大畧也初深陽水善水難費鼎沃湯不能為鼎新
安磨君希元乃抽其精思以注代之漏成人以為古木
常聞較之郭守敬七寶燈滿鼓應時而自鳴者始將
為觀乎浦陽鄭君承與希元遊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
之請予銘銘曰

聖堽建漏淵以水用沙易之言始水澤腹堅沙弗止

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繼之制益美而惜分陰視斯若

明文奇賞

卷之二

五

明文奇賞卷三目次

宋濂

傳

葉秀發傳

謝翱傳

張中傳

王冕傳

余忠愍傳贊

朱環傳 子元汝善傳附

杜環小傳

題

恭題 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恭題 御賜書後

恭題 御書賜新春侯卷後

題孔氏所藏先世誥後

題王魯公授少保致仕後

題新修李郭侯傳後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題潘內史贈別墨本

題王庭筠秋山應制詩葉

題余廷心篆書後

題壽昌胡氏譜後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後

題司馬溫公手帖後

題文履善手帖後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跋

恭跋 御賜詩後

跋新刊孝經集注後

明文奇賞

卷二目次

跋古遺音

跋蔣山法會記後

跋韓忠獻王所書義勇行後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跋黃魯直書後

跋張孟兼文榮序後

跋李伯時馬性圖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志銘

劉參軍黃牒跋尾

跋樂貞婦傳後

碑

鄂國常公神道碑銘 有字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銘

淮安侯華君神道碑銘

故廬陵府君張光遠墓碣銘

麗水陳孝女傳碑

諸暨方孝婦石表辭

明文奇賞

卷二目次

三

史官陳仁錫明

傳

葉秀發傳

宋 滿

葉秀發字茂叔其先由括徙金華為金華人秀發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日餘力為文輒擬慶元丙辰進士第第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初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而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秀發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且曰聖門授業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

明末奇賞

卷之三

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為用用之於已且端端焉不以為便况欲假人手哉時鉅儒樓倫史彌章妻昉鄭性之楊簡袁熒皆器秀發與之交而於簡問難尤切每至日忘食簡自謂有所啓發得邊際顧葉四子為喜葉蓋指秀發也秩滿闕陞循從政郎建寧府政和令丁母憂服闋調安慶府桐城丞金人犯新黃二州桐城為鄰壤萬目睽睽不相保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脩城浚濠日為備禦計會金人使謀者至秀發擒之亟斬于城門以徇金人計沮

遺以光

不自然而

不得近邑賴以完事定制聞忌其功不自已出上其體斬非法降趙功郎未幾再叙改令入官授宣教郎知徽州休寧縣俄以前事論奪秀發退居十餘年無一毫舛望意獨憤李誠之之冤上書訟于朝初誠之守新淦陷一城士卒皆戰死無降者誠之亦望闕再拜拔劍自剄議者不錄其忠反咎其不能全人故秀發不平而訟之言辭明烈聞者降歎史彌遠當國人有自桐城來者彌遠以秀發事為問其人歷言撫綏安定之詳且謂某等得保首領至今皆葉桐城之賜不然已無桐城久矣彌遠領之從容問參知政事宣繒其言同彌遠歎曰幾失

明文奇賞

卷之三

賢矣即日起發催知真州楊子縣轉本議郎差監都進奏院越七日命知高郵軍高郵為淮東緊治時尚經駭弗寧秀發上五策一曰防海道二曰審邊城三曰擇武守四曰練軍實五曰畜財用而以正人心作上氣為之本言多聽高沙三十六湖水高而田下隄防不固則千里一柄民且無稼秀發建石堤以疏水勢諸洩有恒無乾溢之病其後馬光祖來為守行陳上思秀發功講堂樊梁之堤以祠焉尋轉承議郎疾作上書乞致事特陞朝奉郎已而疾甚力効去貪墨吏人勸其何自苦如此秀發曰不可吾死後彼必殘吾民以逞同刻來問疾整

襟對坐倦倦以究心幾事為祝無他言其忠義出于天性至死不變如此紹定庚寅九月卒年七十卒之日唯遺書籍數篋敝衣一襲至無以為歛當屬纊時民夢秀發擁高牙大纛入歲祠民疑其為神遂肖像而祠其中云秀發夷險一節臨事唯可以義動不可以勢利劫澤物之念則若飢渴然居田里日有犯私鑄者縣令趙善琛欲重其刑而連坐之秀發曰刑一成而不變君子所盡心焉縱姦固失傷善亦豈為得哉善琛為之止有悍戾者日嗜鬪富人嫉之欲以嘯聚之名寘于法秀發白於郡守鄭如剛曰血氣之爭則有之嘯聚則未之聞也

明史傳贊

民國得不死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士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書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及詩文行于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能以清白世其家云

贊曰瀛嘗讀同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讎事未嘗不流涕而歎也當金人陷斬士大夫析圭僇爵者或納款責降之不暇有若秀發者官僅一丞耳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在所褒嘉顧以擅斬而罪之果何道耶嘗有丈夫焉居深山中盜欲舞刀劍效其財先遣遊偵以營虛實其隸怒殺偵者丈夫乃不責盜而責隸可乎不可也國之政如此將何以致平

治耶宋自是而微矣嗚呼自古當季世變白為黑對上為下若斯之類甚衆人所不能堪而秀發安之抑賢矣哉

謝翱傳

謝翱字臯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鎰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證傳于時翱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偶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聲重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翱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艸木與所別處及其時號曰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厥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翱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酌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開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聞者為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清佳山水雁山峭湖蛟門低濤沃州大姥壑霞碧鷄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挾秘所至即造游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游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

唐而不上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新拔峭勁

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此發聵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翺晚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游惟方韶卿吳子善景親不翅兄弟慎收吾文及吾骨授之韶卿即鳳子善即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而方幼學方壽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墓翺于陵臺南以文豪殉伐石表之曰粵謝翺墓初翺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

明史詩賞 卷之三

五

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章柳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

贊曰翺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于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屨章皇山澤間若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翺不負天祥有負國哉翺蓋天下之士也替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翺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邪吾聞諸任先生云

張中傳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上帥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上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盧舍焚燬殆盡鉄什觀亦化為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月拊揮使康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且門欲為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五月癸未上祭山川百神

明史詩賞 卷之三

六

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而重似
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
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
震驚城中亦擾擾但於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
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
僞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上舉
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
首領其戰必在南康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
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爲祭之祭已風大作遂
達彭蠡湖已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
明史奇賞 卷之三 七
旁舟勢自出如期出連戰輒大勝僞吳王陳友仁及
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尸蔽江陳友諒
中飛矢卒於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唯
南康與康郎山小異爾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開解
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筭曆是
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它奇中往往類此中爲
人狎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云
贊曰源數與中游見其人類陽狂玩世者與之語稍
涉倫理輒亂以它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

二博士有嘲上憲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
捉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笑曰不遠復期在七
月五日源著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旨令二人復
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上謝則中所期也
中之術亦異哉上嘗親疏十事命源作傳藏金匱
中後六年睹遺藁於故篋因繕錄之而并紀所識之
事云

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省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
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
明史奇賞 卷之三
父怒杖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易不聽其所爲
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長明燈
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序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
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
人事見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
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
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
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
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都
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

此人
少壯
太

使者聞之慙見屢應進士舉不第歎曰此童子羞為者
吾可溺是哉竟奔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
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飲慨
悲吟人斥為狂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
花薦以館職見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孤兔遊
矣何以祿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或藻陽
惟兩幼女童留燕僥倖無所依見知之不遠千里走
藻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見既歸越復大言天
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見為妄見曰妄人非我誰當
為妄哉乃攜妻孥隱于九里山種萱三畝粟倍之樹梅

明文奇賞

九

花千杳杏居其半茅一區蔬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
千餘頭結茅庵一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傲周禮者書一
卷坐臥自隨必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明讀既而
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
常風日佳昔樵歌賦詩千百不休皆勝寥海怒讀者毛
髮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飯食都
不必辭謝善書梅不減楊補之求者有肯相望以繪幅
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識之見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
為人作畫師哉未幾汝顏兵起一一如見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見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

自隱
不史
不史

一夕以病歿見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
試以夾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宋言越有狂生當天大
雪赤足上潛岳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
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蓑穿
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
訪識者問之即見也見真惟民哉馬不更駕不足以
見其奇才見亦類是夫

余忠愍贊

贊曰於戲關真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

明文奇賞

卷之三

百餘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
熊虎十萬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
奪也雖不幸糧絕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爛爛上
貫霄漢必聚為列星流為風霆散為卿雲凝為瑞露
闕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然而關死於君而能
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于一門較之晉
卞壺家又似過之矣於戲關果人豪也哉予來江左
見其門生故吏言關事多至泣下因想見戰守處江
流有聲而斷雲落日淒迷於蒼蒼間猶足以動人悲
思因擬其行事成傳以示為人臣者

明史奇賞

卷之三

上

濂既作余廷心傳又見其門人汪河言當廷心死時其妾滿堂生一子甫啐弃水濱有偽萬戶杜某呼曰此必余參政子是種也良不可殺竟捐所鈔諸物懷子以去今三歲矣人或戲子曰汝父何在子橫指拂喉曰如此矣此一事也池州判官李宗可斬人也李嘗文身又號為花李善禦視賊欲吞廷心兄闢嘗以女歸之及來舒命權義兵萬戶統新軍守水砦前後多戰功賊來破城李橫槊入賊中殺賊甚衆廷心死馳馬還家聚妻孥謂曰余相公死國吾亦義不屈汝等毋不死為人所魚肉拔劍無大小盡殺之出解

朱環傳

子元女壽傳附

朱環字君玉葵之義烏人漢槐里令雲四十代孫也赤子時無兄嗟聲仲父桂奇之養為子桂後生薛及定周因外環環益孝謹凡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上劫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薛謀匿客中壁夜發去反誣環所為桂怒備環備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恂恂謝過無一言辨其冤桂猶日虐

明史奇賞

卷之三

上

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恒順受之不怒挂死遇辟益厚辟于慶多暴或遂嫁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寶祐間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于家子元女壽

元字子初性警敏絕人至元末有盜數千起縉雲遇永康置砦城源山山抵元家甚通盜將劫元父環及環兄遇魁為謀帥元聞遽歸告二翁速避寇不聽復涕泣諫翁罵曰豎子不解事江南內附久誰敢叛耶設有寇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病元自度賊若縛翁去則是翁從賊反官坐以法雖有百喙莫能白為今之計者孰若殺賊自明乃與役夫傳參謀執刃伏垣下或止之日賊勢張甚汝不畏作道臨邪元曰吾知有親爾若得白親以無辜雖萬死不恨會賊偵騎至竟斫殺二人梟首市中以血手入示翁負之且逃賊平翁竟無罪

壽生有淑資年既長歸金華戚家祖台寇楊鎮龍反西攻婺州宗王璽吉解及浙東宣慰使史淵捕獲之及至州城將鞫其反狀壽父環有亡叔在械中奴嘗怨環過傷欲連環出背助鎮龍時史怒冠甚凡獄辭所引必盡殺乃止環子元疾病不能起乃視壽泣壽曰管縱禁能救父命我獨非人邪乃走告法曹孫馮耿賢曰妾父無

有長厚
可與以
長君之
法

罪亡奴欲誣以不遺倘事不得直一家枉作泉下鬼聞
君素長者獨不能相活乎言訖淚如雨馮怒曰此事豈
汝女子所知壽哀斯益切馮為惻然良久揮涕去曰爾
但歸吾知所處矣明日使吏推碎奴口不果誣

贊曰管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履霜
中墊作履霜操其辭多怨傷濂竊謂伯奇不必爾也
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何假於辭哉今環之無罪與伯
奇同環身立大雪中則又非若履霜比也乃能順
受之而無怨不賢而能之乎古之所謂純孝者環蓋
近之矣元為親故援劍斫賊而不知有身壽雖女子

明史奇賞

卷之三

上三

亦能脫父命於虎口皆環身救之然也人之行莫大
於孝孝有如環之父予可使無間哉因其列之于篇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
陵一元周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
飾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奉死於九江
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
奉母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奉友乎
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奉故必不遺弃母母如其言附
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奉嘗仕金陵親戚交友

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入
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

以一元歿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隸洲坊中門內有雙
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
驚顧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至
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
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
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
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
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奉交好如

明史奇賞

卷之三

上三

兄弟今時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父道之也願
母無它思時兵後殘民骨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
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膝女從其行至某果無所遇而
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為製衣食自環以下皆以母
事之母性福急少不愜意輒訴怒環私戚家人顧其所
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為烹藥進之筋
以母故不敢大言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祠
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家
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
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

此一語
人所難

此子不
可與
不與

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之兆曰
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思之
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念余常疾
頻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
君願杜君生于孫成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殮於
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
為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予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
交情此非過論也定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
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
明文奇賞 卷之三

所言而昔去者多矣况既死而能養其親乎昔觀杜
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
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題

恭題 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宋 濂

右解論語二章乃 皇上所親製以賜翰林修撰孔
克表者也初 上留心經籍以為經之不明傳註害之
傳註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洪武六年乃 詔克表及
御史中丞臣劉基泰府紀善臣林溫取諸經要言析為
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
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凡乃手釋二章以賜克
表俾取則而為之克表等承 詔釋四書五經以上
詔賜名曰羣經類要復裝被所賜為卷以臣濂嘗與聞
明文奇賞 卷之三

斯事請識其左方臣聞聖人之治天下養之以政而教
之以道民非養不生非教不明三代以降未有兼之者
也欽惟

皇上以聖智之資治民之政宣法乎古復慮經旨晦而
人不知道乃釋諸經以教之其為後世慮者可謂詳且
備矣克表適際盛時而預執筆承 明詔豈非幸哉晉
唐之盛時太宗有志於教化而孔氏曰穎達者實率諸
儒為五經疏天下至今傳誦之不廢今 上開物廣
民之心過於太宗而克表復為諸儒首孔氏可謂世不
乏人矣它日是書之傳將與穎達之疏無異則大聖謨

之許烏可不知所自哉臣故表而出之使後世知類要之書實本諸此也

恭題 御賜書後

晉在乙巳之春臣濂待臯右史三月十五日以病京師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 上顧近臣黼曰老矣起居何久不見邪黼以病對且言其致疾之詳 上愛形於色曰宋起居純飭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僞侍予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曰病勢稍損否黼對如初越二日又問黼復對如初 上惻然曰爾仕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驪然同聚疾必易

明史奇賞

卷之三

愈愈且速遣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二十四日 上諭全導宣 上言臣力疾起拜今越翼日陛辭 上勅黃門內使出大府金箱以束帛賜之自後微詞之使相屬于道時方嚴肩輿之禁自相國以下至百執事皆弗之許特命中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日 皇太子以舊學之故復遣內臣存問兼以綰幣白金之屬恩意有加焉三十日上道夏四月十七日方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 上并致書 太子以寓箴規之意 上覽之再三喜甚謂 太子曰此書汝當日誦一遍復親御翰墨賜書褒答其文則 上所

自製字乃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范書則 上之親筆也復出官局文綺白縞各一命 太子署名緘封遣使者即臣家以賜焉時六月七日也惟上深仁如天厚澤如地凡同於兩間者莫不同浴神化

鼓舞至愚以臣之微亦獲霑被寵榮如此之至竊伏自念臣本一介書生應聘而起即典儒臺末幾召入禁中授 太子經由是峻登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承恩數不一而足今以微疴之故又勤 宸念眷注優異錫予便蕃此固上天雨露之滋一少一木無不使遂其生成之性而臣區區犬馬之誠所以思報效之者何日

明史奇賞

卷之三

而敢忘哉天保之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予聞厚何福不除臣敢誦此詩以答 上賜復進疏道達之盛於 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世毋忘 上恩云

恭題 御書賜斬泰侯奏後

洪武六年夏六月十又三日 皇上幸大本堂堂乃儲君講道之所而諸 親王肄業於左右當是時勛舊之子亦聽執經入侍 上既至召問平忠武王之子鄭國公常茂斬國武義公之子斬泰侯庚錄列于階下慰勉再三復勅奉御具觴翰親書二帖一賜茂一賜鐸帖皆八字其賜鐸者云謹承祖業愛爾勛功鐸倍首再拜

而受乃命良工用黃綾玉軸裝潢成卷珍裝以示子孫
 鐸嘗受經於臣濂來請識之臣伏睹 國家之遇勅舊
 義雖若臣情踰父子上下相孚肅合無間新國公值四
 海雄爭之初多樹奇功不幸早世不得見今混一之盛
 宸衷憫悼朝夕弗忘既勅近臣經紀家事復令其子習
 學 禁中且以承祖業為勗其恩數至優渥也夫祖業
 未易承必勗功之人乃克能之 聖謨所及正合書中
 業廣惟勗之義鐸宜拳拳服膺而弗失庶幾上不負
 君師之訓下可以保前人之功業矣鐸尚勗之哉鐸尚
 勗之哉帖笏書康二子者以別與茂也二子鐸與其兄

明文皇帝 卷之三 九

趙孔氏所藏元世諸後

宋制則勗除則給品有獎勵之言而勗但書所
 授職事而已然當則用其所以勗則勗及元豐官制
 臣則兵部王公命婦則司封如勗則勗及元豐官制
 行四選悉用吏部而兵部唯施之於濟官若差勗則書
 以白紙而用中書門下印印之今觀金部郎中孔毅父
 所受諸猶可以考見當時故事也然而多歷年所兵燹
 屢更而子孫得以保守不墜其亦君子之澤也哉金部
 九世孫善夫裝潢成卷求題于濂濂之所欲陳者雲林

先生危公已備筆之矣謾畧著其說而附氏名于左方
 云

題王魯公授少保致仕誥

右宋王魯公特授少保致仕誥一通係紹熙元年五月
 一十二日所降者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八月魯公由
 樞密使拜相十五年戊申五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判
 衢州尋即奉祠十六年己酉二月光宗受禪八月魯公
 以母喪致疾而薨故年仍稱淳熙十六年至十二月始
 詔改明年為紹熙元年是為庚戌之歲誥之出給合於
 魯公未薨之前乃在既薨未閱月後何邪宋自宣和以

明文皇帝 卷之三

宋未有既薨而乞致仕者而渡之後始有之則其雖宰相
 輔臣考終于位其家已發矣即服降者亦方上明事
 之章而朝廷復為之告廷出命之止不特此最有不
 政理其後吏部郎皆以為言終不能行而止其言未免
 修習當時故事而未之或改也者不無中所謂尚克
 全於惠顧及益高冲致承介壽之語皆生前事何故
 追而書之其為後來補授制物當無疑也惟魯公忠君
 孝親大節偉然故其相孝宗獨至八年之久同時秉鈞
 軸者唯梁文靖公前後七年可以配之餘人皆所不及
 謂非得君之深者可乎蓋必有其道矣魯公五世孫約

雅飭君子也持卷索題甚切會病疴新起精神昏昧設
挂漏而書之

題新修李鄴侯傳後

予讀歐陽子等所修新唐書事多舛繆如紀中載膠東
郡公降封縣公而傳中乃稱郡公傳中叙天平節度四
人而紀中則云七人此猶可也宰相載於世系表而于
惟謙相中宗鄭繁相昭宗武什萬相武后乃皆弃而不
錄此猶可也觀其述作繁者失於支蔓略者過於簡率
以致渙而無統籌而弗章則其所係者重矣劉昭舊史
義例無法固不足資豈意新史亦復爾邪吳縝糾繆蓋

明史稿

卷之三

三

不得不作也。有言乎必在唐建謀猷輕重錄後漢之
留侯新書史皆其書且其好縱橫人言以是道者
人主取宰相何其持耶。王府長史朱君而病焉因
據泌之子繁所錄宋傳十卷參考其書而訂正詞
潛諸葛亮二傳及繁傳重為泌傳一通泌之事始大
白於天下後世嗚呼微朱君泌不銜冤於九泉之下乎
然而唐史之誤不止于此而已縝之所未糾者尚多朱
君宜推類以盡其餘哉予總修元史及皇朝日曆朱
君皆與其事予見朱君有良史之才故為題識俾後而
屬望之如此若予之毫則無能為矣朱君名石字伯賢

天台人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七峰居士諫議陳公因上書論日錄事有忤曾布出守
海陵舉謫武夷祠官未幾除名勒停編管宜泰崇寧二
年正月移合浦三月五日過長沙興化寺遇神宗忌日
於是依浮屠法運轉經藏造疏六千言以薦嚴事疏文
用駢儷體恐不足以盡意仍以散辭分注其下首序請
改實錄言蔡卞者九事非國是者七章其餘辯布之姦
凡所以尊私史而歷宗廟者無不綴列既燔告神皇在
天之靈是月十五日復以別本綴千元豐中王安石所

明史稿

卷之三

三

貽手帖之後又假設臣布引咎之辭作跋語繁之且手
書二通一通其姦正俗一寄其甥李道祖俾秘藏之身
次之後出示親戚朋友並有知之者蓋公嘗自謂家
覆身亡如浮海起滅不足深計唯神考十九年駿烈茂
功受誣羣小為臣子者不得不辨故其所著之書曰日
錄不合神道論曰辨誣論曰尊堯集曰日撰墓志墓志
連固日錄殺身之由其言至一萬八千有奇而語尤哀
切然而諸書大抵皆疏文并跋語中意也嗚呼公之愛
君尊主之誠耿耿弗忘如此真所謂忠精貫日月者矣
烏傷王君禕其八世祖永年令仙居時而公之家子正

葉廷爲尉交契之深遂以其女歸仙居之子張州司法
 倚今王君家藏跋文正假托臣布引咎之辭豈或正裕
 所秘藏者而正彙出示于親戚歟今去公造此文時已
 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靡所不有區區一紙
 之微初非所謂金相石質乃能倣兀無窮世變手澤如
 新殆造化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以遂公忠憤之志
 而永曾蔡之惡於弗磨也吁可畏哉王君與濂爲同門
 友而義若弟兄間以相示因忘其孤陋而僭書之若夫
 君子小人進退有係於家國安危者史臣褒貶已有定
 論茲不復勦說云

明文諸堂

題天台陳獻甫公行狀後

濂過深梁人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甫公良
 翰行狀微濂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背一辭若
 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宣
 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
 諸侍從上計之說迎約客獨其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
 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問大臣本有某
 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而賜說復問本
 良翰迄不肯來夜間將上忽散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
 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時宋璟即上七件事正類

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典於斯哉夫自新令上通於
 史浩湯思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於
 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惟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
 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
 舍拒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修通鑑綱
 目環之事何嘗不載况孝宗之知人賢於玄宗遠其亦
 法所合書豈當時弗知邪抑偶忘邪實錄舊藏元之內
 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修宋史者復失於
 承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具錄又誤指爲同時從
 官陳良私事濂恐後人無所考焉特爲補闕授諸公完
 用文奇賞

卷之三

題潘內史贈別墨本

太康陸君子唐喜佛氏言以內史舍人潘佑贈別序文
 能發明先佛遺義近於自下得墨本承以匡廓緣以色
 繒揭真坐右以自省間微予識佑事於下方接佑幽州
 人能文辭與徐商臣齊名仕于南唐自以書省正字累
 遷中書舍人當後主時國事日蹙佑極情切累疏論列
 至謂不能與奸臣同事亡國之主張泊從而濟之後主
 乃收佑屬吏佑遂自剄前史馬元康誣佑溺淫肥左道
 斥爲人妖陸游作南唐書能辨其妄固爲長當及游論

公可更矣

佑則讓其學老莊齊生死故其上疏若惟恐不得成者則又未免涉于深刻也人之所欲莫甚於生雖愚不肖之人亦不輕以畀人况賢知有如佑者乎直以忠義所激乃親炙如歸耳佑之死其心無白之者聘臣作江南錄亦沒而不書及藝祖命曹彬南征指授佑為後忠臣於是其事始著于後世於戲為人如佑尚不免諛者之口人之不樂善乃至此哉王介父嘗作文評聘臣至于游之所論未有指其非者故因子廡之請而極言之清源王古剛晃明遠諸書為道院集全載此文以簡牘為簡寢慈芥蕙窘束為踟促亦微有不同要當以石本

為正

題王庭筠秋山應制詩葉

金源之制每歲以正月如春水九月如秋山五目之間舉臣一進起居表其嚴肅如此之至者志非在於田游將欲修兵政而紓民賦也道陵如薊門至秋山河東王庭筠以翰林修撰扈從左右應制賦詩三十餘篇其被贊養蓋自大定以來累治重熙文物聲名可擬漢唐故其一時君臣遇合天施地受雨露無際緣物引興淡乎太和此乃金極盛之時奈何感極志治詒謀匪遠隨一再傳翠華遙遙南狩而秋山者則已委于沙塵烽火之

惜引太遠

區武元文烈諸孫雖欲求一乳兔而射之尚何可得邪觀庭筠之詩而感慨係之矣自當時言之孰不效上林羽獵以侈大榮觀而庭筠乃能以秋山下合園為風則庭筠者亦良士也哉此卷庭筠所具之稿惟十四首而遺其大半詩序中所謂九日正泰和元年九月丙辰然道陵以是月七日甲寅祭京師二十九日丙子至自秋山道途所歷凡二十有三口其幸香林平頂山溫泉等什皆可以次而推至若牡丹醉離松影三詩則不知作於何時按庭筠以明昌三年供奉翰林五年八月遷修撰未幾謫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四年復起為應奉翰林

明史書實

卷之三

三六

文字泰和改元又轉修撰明年遂亡詩甫四十七爾詩既題曰奉旨而作雖不能必於何年其決在禁林之日矣

題余廷心篆書後

右四大篆曲國忠宣公余闕為浦陽戴君叔能書至正九年公持使者節來鎮浙部濶借以能往見公獎勵甚至且各書為前為贈公去浙後江南大亂荆楚之域皆為偽漢陳友諒所據公時以淮南行省右丞分治安慶安慶前後皆盜區公獨守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未嘗敗北不幸橫絕城陷公遂赴水成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

今有之
了全之
人

爭光信哉公文與詩皆超絕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
然其忠義之氣可以憑亂賊清惡厲天地因之以位若
臣藉之以定斯豈細故雖所書不工猶當傳之萬世況
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有神物呵護見者當如張
中丞之詩段太尉之笏聳然起敬不可徒以翰墨視之
公唐元氏余闕其名也字廷心一字天心元統元年進
仕世居武成今為合肥人

題壽昌胡氏譜後

君子之所為貴乎有微管者孔子修五經書斷於唐虞
詩起於關雎春秋自隱公始或餘繁以辭或從而定之
明家寶賞 卷之三

本不止自
第一八

未嘗敢增益也其慎且敬如此故孔子之經傳百世而
人莫能非之及司馬遷作史記述游傳索於孔子所不
敢述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去闕疑之意遠矣其
備也適足以為誣何取其能傳哉族之有譜所以紀所
自出實則為尊祖偽則為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莫甚
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務華而尚虛或妄為字名加
於千載以上不可知之人或援他郡異族之貴顯者以
為觀美其心非不以為智卒陷于至愚而弗悟也
胡氏則不然於既遠者皆不敢有所載獨自其有徵者
錄之得十有五世詳親而畧疎考說而傳信附其遺文

及當時所受制命之詞皆蔚然有叙是可謂善學孔子
者矣嗚呼不知而妄作者其能無愧於斯哉修譜者名
榮來京師而以示予者名翰皆善士云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後

阜陵銳意於恢復中原張魏公浚黃之頗力而史衛公
浩多從中沮之上嚮信方篤隆興元年正月浩拜右僕
射同平章事浚即有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之命今內
批所謂肅清傳環者蓋指恢復也又云卿勉與樞使議
之樞使正指浚也當是時二府議不合故上戒飭之也
建炎五月親征之詔下浩以不預出師之謀遂力丐辭
南文年寶 卷之三

罷知紹興府奉祠而歸此批之頒當在末罷相前數日
間爾予道出欲上朱徽君持此卷至驛舍迫之使題故
走筆識之如右張史之得失出師之成敗未暇悉也凡
有言從內出者曰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
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識之以御寶唯
親筆則上親書押字而不用寶此批不用寶而有押字
正所謂親筆者也聊并及之以見當時故事云

題司馬溫公手帖後

右司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
間請題其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

陳州邊關留爲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遺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亥居洛甫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司政柄故書中有開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絕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于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爲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

明史稿

卷之三

三

宣方弓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爲真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其怒其爲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泰甚公則欲鋤其而絕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諭勿復形迹之語二賢之見粹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遭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公爲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士風四海方翺首望治曾未幾何頴昌之命亦逮丁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者當知治亂之機所係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文履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贛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爲賈師憲所忌咸淳壬午即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點河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知贛州公年始三十有九兩守贛僅逾年當德祐乙亥之秋即帥勤王之師來赴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朝爲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忼于燕則國朝至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閱寒暑矣丙申春客有以悅生堂蘭亭本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予因斥去不暇顧未幾胡君忽出此卷相示再拜起觀恍若見寶玉大弓於先王之世

明史稿

卷之三

三

歸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之在人心其可不靡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大台三節婦傳後

修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來上命他史官具衆親加刪定類入列女傳中奉詔刻梓行世先是會稽楊廉夫爲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蓋國史當畧私傳宜詳其法則然也近與台士游嘗詢之則廉夫所載猶有闕遺者因據其言補之杜思綱娶沈沈生三女及子勤而死繼室宗媛秘書丞陶誼女兄也生一女思綱亦亡宗媛棄膏沐弗御上奉七十之姑獲其驪心下視沈

之子不視育十八年間悉畢其婚姻歲丁未九月壬寅台城火燄燭天宗媛護姑愜不忍它適為兵所繫驅之行宗媛不從兵怒刺于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沒漸至無它言惟念勤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尚何望哉宗媛妹宗婉歸周本亦同日歿于水誼婦王淑見事急抱其子名長已者屬傳婢曰持以歸其父長已存吾不死矣乃披髮亂走明日事定求之不得淑見夢發人曰吾義不辱身赴南鄰杜氏并歿矣所懷簪珥亦投其中可謂漢生知之漢生其子也嗟人以告黎明免之皆在焉實十月乙巳也然人之受刃無血者宗媛則以胡文子十

子婦人猶言是嗚呼

跋

恭跋 御賜詩後

宋 濂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論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乎之時或相與奏歌或發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倖為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 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刻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請東皇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真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勅大官進天厨珍珍內臣行觴觴已 上顧臣曰卿何不書飲臣出跪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醪敢不如 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酌志不懈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 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酌一觴臣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米船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悅概為臣對曰 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勛強一吸

至盡 上大悅臣類面變類類覺精神退漂若行浮雲
 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
 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
 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韵 上遂召臣至命
 編修官臣右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
 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子道合共樂太平之
 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 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
 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詹藉
 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 聖明遣使
 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觀 日月之光
 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目 恩榮每紀前此所事大馬
 之力未敢將竭舊丸之勞以圖報稱今 天寵屢加
 雲漢之章照賜下上臣竊日靖度何足以報之雖然傳
 有之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辭細流故能
 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惠洪惟
 皇上尊賢下士講求唐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
 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令之虛其有抱愧
 才者犹不思踴躍奮厲以揚于 王庭哉臣按南有嘉
 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曰謂太平之
 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寵恩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
 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獻為願持此以頌禱於無窮哉古
 者後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以至于永
 久臣敢竊援此義謹王為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
 示來裔給事中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
 聞風慕艷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
 具官臣宋濂謹記

取新刊孝經集注後

予舊友呂君遂出守合肥患寇盜未息而民或不知有
 明文善賞 卷之三

父子之親固刻孝經集注于學宮俾家傳而人誦之嗚
 呼呂君之意則善矣亦幸遭天有道之朝尊用儒術故
 得以專行其志焉前何以言之昔者宋景公為亂右御史
 臬患涼州多寇叛欲多為孝經今宋景公為亂右御史
 義孟勳力諫臬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夫
 教人革心從善者莫踰於聖經願乃視為迂遠遲頓之
 器安乎漢祚之不振也宋臬之事與呂君正同而其幸
 不幸有如此者非其人才之相懸實以所繫之時或不
 侔也抑嘗聞在宋之季雪岩先生鄭公霖因講中第一
 篇而使寇退不敢來攻城者此又明效大驗見於當時

非止空言而已也。有若呂君此舉，實知爲治之要，而非刀筆吏所可及。予恐流俗之未能喻也，猶以爲迂，故爲題諸篇末，如此云。

跋太古遺音

士大夫以樂鳴者，恒法宋楊守慈，續所以法續者，以合於晉嵇康氏故也。而其中不無可疑者，建樂立均，貴乎和平。宮君而商，臣君尊而臣卑，有不可毫髮僭者。康當晉欲代魏之時，憂憤無所，曳所制廣陵散操，特慢商絃，至與宮等，其聲忿怒躁急，不可爲訓。尚可以爲法乎？此其可疑一也。古者協管以定正宮，以正宮爲聲律之元。

明倫彙編

卷之三

三五

也。今續以中呂爲宮，則似用旋宮之法。既口旋宮，則諸律何不能各爲宮乎？其與獨彈黃鍾一均者，又何異？竊意古人必隨月用律，決不若今之膠固不通。此其可疑二也。千載之下，正音寥寥，失傳安得？知有虞孔子之遺音者，相與論斯事，今閱此書，不覺長慨。

跋將山法會記後

予既從祠部學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菴禪師寄至鍾山，崇一編其載詳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婆羅子或謂

天華墜地之所，幾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然開霽。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焚水懺，舊法十三將晏歲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諸方便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菴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畧，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予題，故爲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跋韓忠獻王所書義鵠行後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南齋鵠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顏

明倫彙編

卷之三

三五

筋柳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朱文公有云：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未嘗自一筆作行中，勢以此觀之，王之爲人，由中道外無所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凝定不愠，惠在生民，而名者史冊宜也。視彼傾欹僂仆，常若大忙中書者，則其躁急寬易相去何如哉！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龍川陳文毅公與東萊呂成公止齋陳文節公，公侯分深厚，故其所與書牘頗多，初不止此三帖而已。東萊前一

青益乾道九年癸巳秋所遺書中云永嘉復報士龍之
訃海內遂失此人者士龍常州守薛季宣也常州得表
旣道潔之學道潔則程門高弟及師蜀隱者薛翁而深
於禮學者也常州既有所傳授見諸事功灼灼可信年
僅四十以死故東萊傷之也又云朱元晦近道其子來
此讀書頗知其日用間地步亦自寬異前此傳聞多過
者其子名塾字受之晦翁之罕嗣當時論晦翁者或有
追狹之議而龍川亦其病其細碎故東萊謂傳聞多過
將示微意以規之也後一書蓋淳熙五年戊戌冬所遺
近字下有闕文當是輩仲二子輩仲者名豐東萊弟子

南文奇賞

卷之三

七

官至提轄左藏庫世稱樂翁先生者也書中云錄錄稿
祿如昔者東萊官祿書中是已一年十月十七日復陸
為著者即書因在官所發故兼云竊祿也又云田間雖
曰伸縮自如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
多者時龍川伏闕三上書極言社稷大計阜陵覽之感
奮出涕將以神放故事不次用之左右用事者亦來謁
見欲掠美市恩龍川不出遂喻垣而逃絕江竟歸且以
為不得行其所志欲有事生產作業故東萊以此諷之
也止齋一書蓋紹熙二年辛亥秋所遺書中云老兄數
年以來再脫於禍者龍川以使氣過銳結怨羣小遂荐

中奇禍其一則淳熙十一年甲辰之春醉中大言為盧
氏子所訴就逮棘寺其一則紹興元年庚戌之冬十二
月以呂天濟之死誣其有謀又下詔獄甲辰至庚戌僅
七載故云數年也又云浙西別業稍有倫序願為擇鄰
之計者龍川常言鄉里不可居欲遷京口以扁舟出入
吳松江上故止齋用以為勸也所謂兩臂入館即林子
燕徐冲所謂應之即東萊門人無為軍教授石宗昭子
約即東萊之弟太府寺丞祖儉也竊惟東萊以中原文
獻之傳倡鳴道學于葵麗澤之益通沾遠被龍川居既
同郡又東萊之從表弟雖其所志在事功不能挈而使

鳴聲奇賞

卷之三

七

之同反覆摩切之其論議或至夜分要不為不至也止
齋留心於古人經制三代治法雖出於常情者為多至
於宋之文獻相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所當為
言之而學始大備考其一時學術人什之盛而能照權
於古今者不歸之朋友講學之功抑豈可哉然即此三
帖而觀警戒飭導無所不至亦後世之所不及故繫之
餘而感慨係之矣新遷蘿山無文字尋究姑即所記者
而疏之左方若夫三君子行事之詳史皆有傳非後學
之敢輕議也

跋黃魯直書後

有卷八
有卷九

右太史黃公書李白秋浦詩凡十七首筆勢瀟灑皆超
軼絕塵觀公所自題謂寫此時雲日流煥移竹西嶺下
旋添新翠有携幽禽至者時弄新音琴瑟可聽則其情
景相融盪而生意通發于毫素間至今如玉飛動當是
時公方謫涪州別駕自常情言之必憔悴無聊所見花
鳥潸淚驚心公乃能藉之游戲翰墨無一髮墮後之意
非行安節和夷險致者有弗能也昔人稱公以杼木
文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世之相後使
人躍躍興起者豈欺我哉紹聖二年公年已五十二故
此書奮動此舉學官承秘書時如出二手當時錢穆父
明之奇賞

卷之三

卷九

跋張孟兼文案序後

溥之友御史中丞劉基伯溫負氣甚豪恒不可一世士
常以勵強書生自命一日侍上於謹身殿偶以文學
之臣為問伯溫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與論所屬是在翰
林學士臣濂華夷無間言者次即臣基不敏它有所讓
又次即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氣粹然既還
往往以此語諸人自以為確論嗚呼伯溫過矣濂以無

根葩澤之文何敢先伯溫今伯溫之言若此其果可信
邪否邪縱使伯溫非謬為推讓者才之優劣濂豈不自
知邪伯溫誠過矣唯言孟兼才之與氣則名稱其實爾
今觀所造孟兼文案序嘉其語粹而辭達它日必耀前
而光後其惓惓猶前意也伯溫作土中人將二載俯仰
今古不能不慨然與懷孟兼請濂題識序後因書伯溫
昔日之言以表吾愧操觚之時淚落紙上洪武十年三
月二十有五日

跋李伯時馬性圖

元豐七年李公麟寫馬性圖云贈龍山友人李元中當
明是書

卷之三

是時公麟猶未舉進士而其家桐城抵彭澤為近故嘗
過焉見其馬千百其羣而為此圖貌其自得之性也自
元祐中擢第對南康累遷至御史檢法十年之間為事
不暇時講而其心終不忘去逮元符末遂以病瘁謝事
歸隱龍眠山莊益潛心弗懈筆意之精超入妙品識者
至比之顧長康張僧繇則公麟之名能傳于世也固宜
然黃庭堅言其風流不減古人以畫為累世固以藝名
之此又不得不為公麟惜也嗚呼學士大夫擇術之不
可不慎也如此夫龍山即龍眠山在桐城西非元中公
麟第也傳記謂公麟及二弟公庚元仲咸以文學著時

人目之爲龍山三李今公麟元中爲友人殊不能曉豈元中者或其同姓之疏屬邪傳記之訛亦未可知也

跋何道夫所著宜撫鄭公墓志銘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志銘一通秘監何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得治蜀之事爲悉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爲最著紹興中公爲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于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千餘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修營田之政是也蜀雖能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即州縣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上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爲歸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俗宣總所椿積錢五十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升歛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關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敏政以宣司都統制居茂中皆擁強兵自衛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

明文奇賞

卷之三

四二

明文奇賞

卷之三

四二

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橫歛減悍將服其效乃章章如此使入於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奸桀得乘鈞軸忌公不附已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桀士大夫皆能誦之至于道夫方爲檜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爲類省試第一故事桀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觀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檜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封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論禮部令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第第二十年始召爲倉部郎累遷至祭酒鄉人趙溫叔爲相和欲相鈞致亦不肯就及溫叔罷蜀人爲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滌物議使其居公之位且尚書廟志以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遠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也然則公之慕誌非道夫爲之孰可爲之哉公之子德肖不求之它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產潤氏公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評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

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武秘監之命其秋輒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秘書監御則志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參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幾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册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并及之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劉參軍黃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閭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

明參軍黃牒跋尾

卷之三

四

郎永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牒也宋時制告與勅多兼給恩賜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紛庶事并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勅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錄而已後因臣蔡泰請海詔已給勅官俟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歸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著其名朱名勝非謚忠靖類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恩陵駐蹕維揚越十日摧岐與許景衡爲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

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爲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著其名氏當是黃牒善無疑或謂爲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陞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爲右僕射是月綱即由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誤國真奸臣之雉不足污君子齒類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貳綱爲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愧惟勝非

明參軍黃牒跋尾

卷之三

四

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待免焉國貴富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于如此某嘗已行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爲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模出此於破壞之餘滿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戌申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服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洪武五年冬十月一日

跋樂貞婦傳後

崇貞婦陳氏蚤喪夫而養姑終身撫二子至于成立予
探陳氏之意則曰是婦道當然爾何有它觀哉使陳氏
所見於此毫髮有未盡瓦釜敗帷之苦未必能甘也議
者不察以不得旌表門閭爲陳氏恨旌表朝廷事也於
陳氏何與焉

碑

大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
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朔運推誠宣德
靖遠功臣開府儀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
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神道碑銘 有序

宋 濂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
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于軍中二
十三日訃聞 皇帝爲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莫不洒
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朔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
曰忠武八月朔日舉中主龍江 上往臨奠慟哭而還
親爲擇地于鍾山少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棲靈之祠凡
百須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
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爲工部生榮死哀可謂至矣 上
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
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
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于錄戰伐
次第以授爾尚爲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
臣濂受詔而退謹再拜叙而銘諸幽王諱遇春姓常氏

漳州懷遠人世為農家賦性剛毅力絕人歲壬辰率
雄並起江淮為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為羣盜劉聚
所得聚賭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
必買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擇
所依乙未聞上駐兵和州領眾數十人棄聚來歸居
兩月餘請為前部先鋒上曰爾之來者為士卒糧絕
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
涕泣上曰爾始從我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
也夏六月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
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
明史李時義 卷之三

上麾之使前王即拾舟挺戈先登眾皆投器進技采石
乘勝取太平從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
陞官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
采石南且不通上慮將士難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
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等說兵以分其
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出其後悉俘其精
銳自是元真扼江之勢矣冬守禦陽攻建康功為諸
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復江夏四月
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
與偽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

敗其衆擒士誠梟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
帥丁酉春三月遷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
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駙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
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
上親取婺州已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
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
授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偽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
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
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
明史李時義 卷之三

平犯龍灣王具謀擊敗之已而上督舟師裝友諒留
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者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秋七月從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
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上時駐九江聞報還
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修安慶
城羅友賢搆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仇欲震動
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
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上擊之將戰王
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
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

圍而還秋七月從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戰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傷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亦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王獨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遡流而上舟蔽江而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

明末書賞

卷之三

完

舟而已舟被圍後力戰而脫于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木幾具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一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卿壁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降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偽萬戶尹義等逆戰王禽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拔城下

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于舊館山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壘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親兵拒關王一鼓勝之士謀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兵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之未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沂梁等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橫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復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席勝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上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席勝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己酉春正月進攻

明末書賞

卷之三

完

明史

卷之三

三

大同竹貞奔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擒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走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沙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為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勛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為皇太子妃餘皆切臣濂開之替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奔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

明史

卷之三

三

業而恭之功為多于是生有郭國之封功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其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于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勛烈於不朽云爾銘曰聖皇開天榮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岳震動騷馳霆春執不神疎唯忠武王其氣至剛仗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有其勇茫茫朔漠深河所經誓將剗滌遼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輝其有光亘古不沒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為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勳昂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當寧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封褒未繡裳照耀泉宮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諡曰忠武王

然鍾山右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銘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僞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固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慙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竹縛於舟槍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

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上即吳王位

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食水軍左衛指揮司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

事傳流日先公功今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烈

不自下後世故品惟公勛業始卒宜載因史子嘗待早

太史氏不敢以老婦公諱雲姓花氏世爲懷遠人自考

以上姓名皆亡莫知遷徙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

嫁張氏親偉而黑驍勇絕人飾軍畏服之歲癸巳杖劍

謁上于臨濠上奇其材力即將兵畧地所至輒克

破懷遠城口虜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投之卒寇據繆家

寨公俟夜襲之寇散走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

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

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甲午從上取和州

得卒三百以功授會同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上克

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上破集慶

公得兵千人陞總管領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

之逼馬賊沙剌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鬪三日夜

皆禽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塘營夏

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附安遠大將軍

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

兵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羣盜蟠結梗道公操

矛鼓謀出入營壘開斬首千百計而身中一矢還命守

太平後四年遂卒卒時年三十有九夫人邵氏公與傷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

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竹酒祭廟會家人泣曰

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

生然不可使花氏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

禽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尸遂

抱兒以行僞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

兒授漁家婦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王師伐僞

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嘲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

陶穴中天曙脫簪飾舟渡江遇漢清軍李舟奔江中孫

氏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禾連實哺兒七日不

寐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之俱

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上所孫氏泣拘拜上上亦泣其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友遣之使其倍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今官即煒也煒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東州保公以二月已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鳴呼觀公之灰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天不殄其後豈不宜哉銘曰

雲雷連屯區宇分萬生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翼後衛翕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

卷之三

五五

人跡際空盜猶虞磨大刀長戟屬囊隸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緇弁驍廟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楚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隆然若雷電遭者膽落兩足踴元戎開府大江清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為國藩偽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鉅竅騰離蔽江躡鉤援捷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願身賊焰熾若烈火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齧怒髮上指目吐烟汝賊兇頑犬與豚願醢汝肉一口吞賊懸耳塞不忍牽至死不屈辭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閣請為厲鬼扼賊元賊當殛死洗厥冤天子下詔褒忠勛東丘立侯

責九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救生為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輝燁燁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諛弗信請考太史文

安侯華君神道碑銘

自古以來人臣事君始終一心以上承明惠所以保勛烈於不刊熙令譽於無窮此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是也其或遭時擾攘攀龍鱗而附鳳翼自赴於功名之會一旦封重爵厚祿志盈氣驕唯欲之是從遂致壞法亂政蓋有其初而鮮克有終此丹書所謂怠勝敬者滅

卷之三

五五

是也嗚呼敬怠之間善惡之所由分禍福之所由係巨濬於淮安侯之事不能無深感焉侯諱雲龍字某姓華氏安豐人世為農家圖譜表不知其先世遷移之詳三代皆以侯貴累膺贈典曾大父六二府君中奉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妣王氏夫人大父七二府君資善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妣韋氏夫人考子中榮祿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妣陳氏夫人大父生二十年元季兵亂澤家避難依無所之皇帝龍興臨濠四方豪傑荷戈雲從侯上謁轅門命為帳前小校當是時人心既歸踴躍用命上帥大軍取

滁州元戎將道去和與滁接壤聞之喪膽繼復取之遂
大招舟師渡大江太平父老望旌旗迎降侯後先從征
由千戶進鎮撫陞萬夫長曾未幾何上攻金陵下之
侯禽元將李將軍授提督之職尋隨諸將取廣德清樞
統軍元帥偽漢陳友諒據九江為都時侵我邊陲歲庚
子傾國而東昭姑熟直犯我龍江上授諸將方畧設
伏于險赤幟一揮伏甲盡出大敗偽漢兵侯亦有功戰
功後三年友諒弗復舊惡攻圍我江西上親帥六師
往討友諒恐退入彭蠡湖與大軍遇相持四十餘日其
大戰凡三友諒受矢斃于舟中龍江彭蠡二役侯在行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發

疾為鄒郡子且思遇之深不嫌骨肉至親必能為國直
力故特託以方面重任豈期侯昧於理動違邦憲株元
丞相脫脫大第居之凡元宮龍榻風調及金玉寶器非
人臣可借者皆用之弗疑已而以其第高曠災害屢生
復役戰疲之士剝殘之民唯新室是圖各罷過制特甚
此猶可也先是元故都破其達官之女多與我師為婚
媾初主尚宸沙漠謀者因倚之偵我事情上明照數
千里外屢勅中書移文北平凡舊任于元者悉遣發江
南毋使為民患害侯皆廢格不行及至征虜副將軍李
文忠北征獲開謀數人始知故官之家有官兵馬司者
相率備奸偽作文協欲為髮托奸人以為迷運之職將
為禦寇此非侯之過歟上猶念其功不忍與于法趣
中書令其盡遣侯仍弗之聽上怒詔內官往歷指其
主名諭之侯始不得已承認侯自是益怠於政日從事
歌舞宴飲遂得羸疾疾深劇上召還南京以洪武七
年六月二十八日卒享年四十又三娶穆氏累封淮安
侯夫人子二人長曰忠次曰關任女一人以七月十日
葬京城之西石灰山之陽上親御翰墨製文一通遣
中官致奠焉惟侯奮起戎行出遇真人乘六龍御天
從征四方粗著勞效初無獨建奇功駿烈照耀人之耳

如此作原
而亦者曰

日然而封以大郡錫之侯爵寵恩之加不特不重矣奈
何廉思補報狗欲敗度絕無憂國恤民之心乃知遠古
韓彭之流怙功自專卒至夷滅皆其自取焉爾所賴
聖天子推天覆地載之量保全功臣唯恐有毫髮不至
故侯得令終于家享榮名歿世豈非幸與故事生封侯
者沒必加之以公于是勅葬以侯禮聯示薄罰可謂
仁之至義之盡者也臣濂奉勅撰神道之碑稽諸天
理之正察乎人心之公不敢用替人誌墓常法特取春
秋直筆褒貶之義勒文穹碑以為千萬世人臣之勸戒
云銘曰

明文奇賞

卷之三

七

人臣事君若猶如事天寅畏是將焉終日乾乾在終如
始兮易收弗皮或息遯兮明命在前成起戎行兮有
力如廟達時釋驕兮擇歸與主四征弗庭兮無役弗
與斬將奪旗兮所向披靡帝用嘉焉兮就光日殷疏
以侯爵兮作鎮非藩其民二極兮自之何宜鞠躬盡瘁
兮宜報國恩胡能爾心兮勸遯國忘僭侈是崇兮羣生
胥怨峻宇咽麟兮朝夕沉湎是非何謂兮大分莫奪
皇仁如天兮覆之精之錄其勛庸兮崇之尊之君恩固
弘兮臣行或虧生弗為善兮死其恒怵春秋血草兮善
惡莫掩萬世取法兮納入于陰墓門有石兮可此琬琰

史臣勒文兮以示褒貶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甫墓碣銘

皇上即位之五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乃開文華堂
禁中妙東英才詔詞林羣公分教之車駕幸臨閱
其所業文親定優劣上惠至渥也時江西張唯流寓
以尚書領首薦會試南宮未幾除國史編修仍俾
肄業于堂予見唯有倚才特請于上錄為弟子自唯
執經日久忽歎欽流涕言曰唯父抱奇節不幸沒于盜
手今體魄入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欲無生惟先
生矜而畀之予按亡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諒狀君諱遠

明文奇賞

卷之三

六

字光遠姓張氏吉安永豐人氣岸落落不似小物當
元之季大盜起河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既而州兵揭走
之盜所過并落民皆相和為變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
君怒髮上指日夜建奇策剪寇其友羅惟遠者尚氣節
遭人夜致之劉酒炙于庭脫冠酣飲夜將半屏左右踞
而告之吾州素號文物之邦一旦盜踞踐將無遺義不
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我事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
境上公宜往詰師吾陰立部署以候斫賊無難者羅抵
掌于几曰子誠奇男子吾縱無它能敢不從命議既君
冢子庸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復語之故庸曰羅

先生若迎官兵至庸持大斧過殺仇兒輩不留一人羅
舉躬賀君曰大兄有如此豪杰兒事不患不成也未發
冠謀知之帥衆執羅去保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
羅罵曰死狗奴吾情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
賊怒愈鞭之仍授紙筆使寫首謀者名羅瞋目視之大
書一死字賊反接羅于樹剖其腹作小袋日增加之羅
嚼齒大誓三日而後氣絕將絕罵聲猶含糊在口君幸
得脫走吉水及寇勢稍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造羅事
者繫之至營賊競來指曰是嘗欲殺吾者君顏色自
若從容語賊曰我纓綬之家決不畏死喪節殺即殺何
用

卷之三

以多言為通遇官賊黨愈益人言皆欲害君介子賢渠
魁流不可慨然歎曰彼因患義人也寧可使其不血食
邪為具棺欲使歸葬里之側曉聞者莫不實涕君博通
經史篤風義事親以孝聞家右以科從因之君奉親禮
去旬都不遠百里負米以養不辭勞苦踰絕者數門
然疾惡如仇聞師有貨衆多取息者勢橫其門而斥其
非而於州縣間師志欲夜擊死君聞州中萬口交譽不
忍發而止賓客至門傾有無相接劇談古今事變二千
年間如玉貫珠聯客為之傾聽忘日之夕且曲盡物情
三人童子上湯亦以禮受未嘗少忤性不嗜貴殖或勸

為子孫計君歎曰能守先業亦足矣何以多為君下鄉
焉壽五十四遇害于至正戊戌之正月其日不可復知
自桐塘改葬于大厓之原則洪武辛亥八月某日也君
配劉氏輕財重義亂離後家單每餼銀助夫賓客費
後君五年卒子三長即庸次即賢有臂力能馳馬奮槊
千人中後十一年亦卒季乃唯新擢今官女三俱適士
族孫三憲文昌女二在室嘗孫一祺君之系出自唐曲
江公九齡九齡玄孫洪州都督參軍景重始來江西參
軍曾孫金判處州洪字宏淵復遷永豐之杏園代多顯
官至君曾大父元升大父瑞伯父亨雖曰不仕成能世

卷之三

儒業云嗚呼上氣弗振久矣當是氣眼為之時焉二千
石者曾不一舉手時之冠至極俯首遁去日行百里惟
恐不致誠婦女留道原者也有如君者雖然一布衣無
社稷人民之寄乃能建策後世不亦事不成雖暫暫全
地而不悔豈非烈丈夫也哉羅氏能從君謀身可殺而
志不可奪亦可謂抗慨之士取友之端又於君見之嗚
呼智莫大于珍定義莫重于指生此而不銘惡手銘銘
曰
元政陵夷盜起楚區絳巾嘯呼毒氣所侵盡其良心奔
鋤握瑾可懸茲虛陵卒邪沸騰千里血服有夫桓桓髮

上指冠替除暴炭夜則枕矛血淚交流同志之求酣歌
慨慷舞劍欲狂惟著之良彼何昏昏溺師弗懲賊我良
朋正氣凜然雲爲不寒欲膽盜肝君亦被拘苦盜益奇
以死徇之雙臂焜煌如星吐芒照耀四方君名岩若重
如太山一死亦安史官造辭鑽于幽墟後世是師

麗水陳孝女傳碑

陳孝女妙珍處之麗水人父南溪爲神祠視史蚤天母
某氏更適它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嬰未疾妙珍
刲股療瘵廉以進疾速瘳或告之曰此若女孫股肉之
功也林悲泣曰吾老矣久固當然何用苦若那疾復如
明史奇賞 卷之三

初妙珍依依如有失實衣走洋屠氏作諸穢事皆不
應林忽昏眩妙珍解髮相紉纏衣蔬良久乃甦自是氣
益弱僅有一絲相屬妙珍計其所出焚香右臂上稽顙
額天乞以身代復不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
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別肝食
之則愈矣妙珍問曰欲別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
俾吞紅藥半丸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
上下神祇時空中而墜妙珍之身獨不需濕若有張蓋
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綫長可三寸
許就痕上割之血洶然流兩調之了無所見妙珍思乃

櫛林校于於神違俯身拾之而肝忽出懸空之血凡
上焚香自誓云大母何得生終身持善謹或不復適人
矣尋取肝而切之釋竹萌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
頓愈妙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創鉅其幾至危殆
復夢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鍊紙作灰傳之妙珍從其
言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塔瘞之
復然頂中前誓弃家爲優婆塞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
郡錄事爲止其事部使者大名高履履按得實以聞次
于朝詔有司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
斛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固始黃某以其事
明史奇賞 卷之三

有涉名教也命儒學教授鄭汝原爲記其事曰石云
史官曰人子之於祀木宗一氣苟可以冠生者勢當其
之宜以形體既分而視之有異邪當親有疾時呼號天
地鬼神遑遑求索茫昧中力有可致雖萬衣弗之顧又
奚暇毀傷絕滅之計邪或者曰邪人對痛斥之予不知
其何所見邪夫孝忠無二道忠臣肝腦塗地世未嘗指
以爲非爾爾於孝子而疑之邪此決非韓子之文其依
倣而托之者邪予聞之益溪黃東發之言如此因述陳
孝女傳故備論之

諸賢方孝婦石表辭

嗚呼是惟孝婦方氏之墓夫孝未易稱予獨歸之孝婦而不新者將以親為人婦之不孝者也孝婦仕方氏諱迎越之暨陽人生二十七歲歸同里楊君敬敬有母何氏孝婦左右就養惟恐違其志何病肺道澀不能親御假潤孝婦浸之湯盆中以指深出之積歲之久手文皆龜裂而孝婦未嘗有倦色替人有為親浣厠除者史臣尚以為難哉之于策孝婦之事尤人所難者邪人之所難者且若是則孝婦其它之行弗問而可知也嗚呼是尚不得為孝婦矣乎使如此而不得為孝則夫勃谿而不恭者乃足為孝乎予自成童時讀劉向所傳古孝

明文奇賞

卷之三

六十五

婦事以為斯世何為無此人心雖未求必其然歷三十餘年卒不能一逢嗚呼予豈意今於暨陽乃見之也暨陽距余金華僅二百里予嘗嘗兩至其處而不知有孝婦至今始得知之嗚呼予又意世之如孝婦者夫豈少哉特以不遇于君子故湮滅中葉而人弗聞之耳其弗聞者予固無如之何其幸而得聞者可不夫書揭之崇阡以愧人婦之不孝者邪非惟愧人婦也抑將愧人子也孝婦性儉慈頗知讀書嘗粥田教子父惠在母張皆宦族年六十一生二子恒慧其幸以至正二年九月五日其葬于馬羣山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

卷

明文奇賞卷四目次

宋濂

議

孔子廟堂議

治河議

論

隋室興亡論

贊

龍馬贊

說

明文奇賞

卷四目次

鑽燧說

人虎說

猿說

檄

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檄

志

五洩山水志

雜著

燕書 七段

秦士錄

讀宋徽宗本紀
太乙玄微記
刪古徽瀆經
擬漢賜衛青璽書
擬孝武南巡金石刻文
廣薛季昶答張柬之語
楊維禎
傳
鐵笛道人自傳
志
明文奇賞
血櫃志
王禕
詔
定嶽鎮海濱名號詔
記
漢南北軍記

明文奇賞卷之四

議

孔子廟堂議

宋 濂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討選

禮記多未
開示公無
考行處而
要約即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乎
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
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
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西
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
也卒齊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
南而主人從尸內西而祝酌奠主人西而再拜稽首皆
為几筵之在酉也尸升筵主人西而立于戶內拜受尸
尸饋主人主人西而奠爵拜皆為尸之在酉也漢晉以
秋所藏章帝元和二年章帝祀孔子帝月廟西而再拜
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
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而
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
栖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
帛以依神士結茅為叢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
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

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博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墮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燭蕭合墮，蕭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蕕代之蕭，非蕭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氏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濫乎？古之有遺有惠者，使教焉，茲則以爲樂，則祭於替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

卷之四

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自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言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雖寘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

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屬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講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萊爲挈，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皆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

卷之四

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漢之宗瀛海也。猶山岳之祖昆崙也。今乃舛經若是，則其它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見服之無章器用則褻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

系之疑

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
釋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
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旦
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
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
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
三皇不汨於豎師大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晉周
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夏則以舜夏學
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
四聖成其惠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
明文奇賞 卷之四

治河議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鬼名御史中
丞李其禮部尚書泰不花沈兩珪有郎及白馬以祀又
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續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
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為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為
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末可以力
勝也何也河源自吐番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
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
海之西又滙為阿剌腦兒二澤又東流為赤賓河而赤

治河書可
東載大知
再此有知
今人知作
損約一字

里山之水由西合忽闕之水從南會也里木之水復至
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
行又岐為九派曰也孫幹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
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沒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
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刺又曰勝乞
里塔譯曰昆侖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乃至昆侖之
南又東流過潤即潤提二地至喀喇別里亦與納降哈
刺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昆侖北既
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侖至此
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

明文奇賞 卷之四

五

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
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
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醜為二渠非載之高地
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
之後無患水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它河之流分而其
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磧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
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鉅子
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它河
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
渠復禹舊迹其後又疏為屯氏諸河河且入于千乘關

德棣之河復橋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
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
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
分。其利害昭然。又可睹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
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
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濫悍難制
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
破金堤。輪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塗溺。比古爲
尤甚。莫若浚入舊淮。使其自然流復於故道。然後導
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
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
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
要。就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
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功。而
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
此迂儒之曲說。最難成事者也。濂竊憤之。因備著河源
以見河勢之深。且達不分其流。決不可治者。如此。倘有
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
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明末奇賞

卷之四

本

論

隋室興亡論

宋 濂

晉周室間。弱靜帝幼。冲高祖以外戚之尊。入握朝權。都
督諸軍。遂假黃鉞。開丞相府。當是時。宗藩大臣。心志弗
平。五王連謀。三方稱亂。高祖威得剪夷之。始有輕視周
冉之心。自進爵隋王。加九錫。尋受周禪。而即皇帝位。于
是修明庭政。綏撫遠夷。經營四海。至日。是不遑暇食。高
祖蘇成。李德林之屬。調取于內。楊素。韓禽。虎賁。若姆之
徒。折衝于外。規模日盛。遂萌平陳之謀。張皇六師。直指
金陵。陳人膽破。叔寶歛手。就擒。天下自是歸然一統。東
底大海。南撫交趾。西連且末。非極五原。莫不稟受。正朔
願爲臣妾。開皇仁壽之間。人物阜繁。號爲極治。及煬帝
嗣位。藉承平之休運。慕秦皇漢武之爲人。治宮室。而務
侈靡。使絕域而勒遠。畧市武馬。而用烝庶。御龍舟。而版
遊亡度。自以爲日月所照。霜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
一島夷。怒其不奉祝。總大兵一百十三萬。分十二軍。並
發旌旗。彌亘千里。進古出師之盛。未有之也。意謂狼噬
玄菟之北。鷄張扶餘之境。電掃襄平之墟。未幾。麥鐵杖
死。遼東宇文述敗。薩水而九軍先後。陷焉。曾不憚禍。益
務興戎。府庫空竭。頭會箕歛。而民益不堪。命由是盜賊

作法外
謂高祖
是亦爲
內子孫
所

明末奇賞

卷之四

七

蓋起王簿發長白張金稱聚河曲林士必據九江杜伏
威掠江淮罪讓出陽城似此之類不可勝計而海內四
分五裂矣江都之幸猶日沉溺聲色惟日不足度其不
免乃欲摩頸自研卒致血滅御衣而身亦隨殞非天下
之至愚孰能與於此哉當其指麾羣雄叱咤之間風駭
雲流而混六合於一家何其雄也身死肉未及寒而刑
國蕩養子孫誅戮殆盡反不如弘農一布衣時又何其
削也君子論禍敗之幾不起於煬帝之日而基於高祖
之時何也蓋天下大物也可以惠持不可以力競使高
祖以惠結人心雖煬帝昏荒之甚其敗亡未必若斯之
速也夏有太康殷有雍已河豈甲周有幽厲而宗祀不
絕者以禹湯文武之惠未斬也是故采章文物不足為
之盛金城湯池不足為之固長鎗大劍不足為之利十
馬精強不足為之勇玉帛充牣不足為之富其足以
而長存不治者非惠何以哉惜高祖不可語此徒以力
競也悲夫

明史奇賞

卷之四

人

贊

龍馬贊 有序

宋 濂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
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秦龍院在兩山之中泓淳
廣深開闊雲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
酣啗夷人立柳院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
晦暝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而馬接益龍云
連天色開審視馬傍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護
其錫蔽而飾宜之既產必獲龍駒焉粵若洪武四年
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

明史奇賞

卷之四

九

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院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
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
廣三寸餘貫脊絡腹至尾間而止精彩明晃振尾一
鳴萬馬為之辟易體物不可近近轅作人立而吼
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
司以牲牢祀于馬相然後勅典牧副使高敬雲沙
四百斤歷之人跨囊上使其遊行苑中久之性漸柔
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
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蹶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
豫賜其名為飛越峰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續

續後五
之善特好
不用其類
不志規

明末奇賞

卷之四

繪其真形藏焉巨濤稽諸載籍漢之元陽中有神
渥注水中馬之生于水者尚矣秦龍之說雖相傳於
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 皇上以大惠而立大
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寶奉琛邇
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鷄貢于三佛齊之境
其他侏形僞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況此水產
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 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品充之
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統
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
義聲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閣十二之中
揆之於昔而聖後聖同 輶轍也其視諸師之遣
騎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為何如哉臣謹以文字
為職崇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一首以
貽諸後世贊曰

天駟契蛟能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颺瑞靄香冥天一
弁聚通精霧龍胡盈鳧臆輕竹披耳鏡縣晴花靈捲毛
光耀夜汗滿有血霞流頰振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
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奔瀟瀟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
真龍媒獻 龍廷出入天門駕龍駟太霞五彩滿瑤京

皇風清 皇道貞 皇威明
茫茫堪與內孰敢不來
臣陋彼漢將軍空圖貳師城乃知 天子在樹惠不必連
年徒用兵

明末奇賞

卷之四

上

說

鑽燧說

宋 濂

宋子開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松二尺中
橋之一刻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副固大與空齊稍
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實空內以細約纏
其腰別藉丹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繩急旋轉之
二極相軋摩空木成塵烟輒起自隙流毛上塵候其烟
翳勃以虛掌覆空燃之則火結談生矣宋子歎曰火在
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
何可不學哉

明文奇賞

卷之四

十一

人虎說

莆田靈山下有路通海販粥者由之至正丁未春民衣
虎皮假利錢為承牙習其奮躍之態絕類乃出伏灌莽
中使偵者緣木而視有負囊至者則嘯以為信虎躍出
扼其吭殺之或齧其肉為噬嚼狀裂其囊拔物之尤者
餘封秘如故示人弗疑人競傳靈山下有虎不食人惟
吃其血且神之已而民偶出其婦守岩穴聞木上嘯聲
急急必有重貨乃蒙皮而搏之婦人質脆柔販者得與
抗婦思逸去微見其蹤人也歸謀諸鄰謀逐之抵穴得
金帛無算民竟逃去嗚呼世之人虎豈獨民也哉

猿說

武平產猿。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
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膏傅矢。伺母間射之。母度
不能生。灑乳于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
之。即悲鳴而下。斂手就割。每夕必寢皮。乃安。其有輒抱
皮跳擲而斃。嗟夫。猿且知有母。不愛其死。況人也耶。

明文奇賞

卷之四

十二

檄

擬漢使論郡國共擊耶郢檄

宋 濂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天下底定累
洽重熙至孝平皇帝裁在幼冲新都族莽又秉國鈞
萌異圖僭竊天位四海豪傑怨怒次骨有枕戈待旦者
義旗始堅持劍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搗長安衆
共誅莽天地爲之開明日月爲之宣明人祗爲之豐舒
賊王郎者本邯鄲卜筮之家乘海內弗靖詐稱成帝子
子興以惑爾吏民僞稱亡賴子弟遂立爲帝徇下幽冀
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剪磨之今大司馬劉公將城頭
明末奇賞 卷之四 古

子路子都兵百萬從東方來軍容輝赫嬰其鋒者無
不殲滅爾吏民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年子養元元之
澤帥爾子弟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大功漢法具
在陷陣却敵者受上賞宋旗斬將者次之執俘獻賊者
又次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其有不知逆順之辨者甘爲
賊虜持兵以拒我者必草薶而禽獲之盡根株痛斷乃
止新莽篡立已十四年置百官有司謀臣甲士雄天下
尚頸血濺地節解鬻分王郎假名烏合遇戰則鳥獸散
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心未泯海內謳吟思之日
夜矯首以望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咤間破昆陽之圍

斬司徒之首拔武關之險降宛戰之兵下河北之衆星
流彗掃若神兵自天而下皆爾吏民目所親睹也昔高
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王郎僭厥帝號反易天常舉在不赦爾吏民上稽天命
下度人心傳羽告語効力以誅無道他日祀漢配天不
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明末奇賞

卷之四

古

志

五洩山水志

宋 濂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據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采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過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旁有巖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植石四瞰峰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刊者。山多狹遊人或惡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白石噴中出澗澗作聲若琴若笙。泉西流匯為小窪。壁激泓激毫髮不隱。鯉魚數尾洋洋遶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闊道相傳有品角青鷹。喙習夜人雷山喙崩下聲轟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條成林。草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雖咆奔遶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籬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沐成白。蘆間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亡聲。兩旁石崖峭立若佛解。

大石多石

應海如何
可自五六
勢各極異

由東麓
無音片竹
微地起大
聲如雷

疊時有水珠純凝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禱水或湧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過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地盤巖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記。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嶺人跡罕至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進而東過香爐峰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峰圓而重名鉢盂峰或曰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峰。山鴈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峰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峰嶄嶄勢欲往天者名天柱峰其他諸峰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嶺東折度畧約橋趨三學院院唐肅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參倒擊巖窟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撒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精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輓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登臺中聲居人云每歲多投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折潭之源登響缺嶺度紫閣山村人多含草葦間有平阜數百畝可耕。輒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瑟瑟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硯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潭圓如鉤釜而廣而底散大水

明末奇賞 卷之四

十七

驅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潭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
 寘足從其石懸崖墜下至第三潭潭其深以綵繩之下
 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
 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情為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
 絢圖腰繫巨杖俯囑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槩如
 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青剝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
 于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冢或云龍
 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
 其水五級故名之為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
 峭有是哉

明文奇賞

卷之四

十八

傳者

燕書

宋 濂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木
 於營丘山中若積若黏若覓虎若豫章無疵取而泛之
 河蔽流而下工師翰麾衆徒操剡刷斲之運龍尺則之
 閭閻然案案然聲達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寢成桓公
 環視之東阿之楹有用樗者桓公讓工師翰曰樗散木
 也庸理不密濫液弗固嗅之腥小之不知所窮為扶為
 振且不可現為負任器邪工師翰對曰臣之作斯寢也
 嘉木以為程文矜以薦址畫漆以奠井堅壁以厚墻陶
 甃以飾物臣竊以為盡善矣雖東阿之楹缺以一樗足
 之不虞君之見讓也桓公曰寢之華者在矣腐承宋皆
 在梓藉梓唯樗耳一樗盡則寢縣奈何不讓工師翰曰
 臣聞國猶寢也一樗盡則無寢若衆壬進尚可國乎
 桓公曰不可也工師翰曰君既知不可何為察其小而
 遺其大也桓公曰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為君言之桓
 執國柄者有雍重焉成肉食之軒者有夷鼓初焉長君
 之欲者有寺人貂焉外惡諸侯而內惠弗華者有開方
 焉是衆楹皆森矣路寢能獨存邪桓公悟曰敬諾於是
 解四子政而召管仲任之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

明文奇賞

卷之四

九

以諫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歟。宜其上下相親。伯業底定。書曰。從諫弗咎。桓公有焉。易曰。納約自牖。工師輪近之矣。

頓國之大夫權聞黃帝與蚩尤戰。製角以象龍。鳴也。列桐而採錮焉。畫為龍文。日習焉。其音聲舒而迴旋。優焉。靡靡焉。可聽。若能通乎玄潛者。大夫吹向南山之湫。以感龍。湫中三足能奔角。鳴意人將臨已。呀然號林。木皆動。大夫大驚。謂真龍也。走謂公之奇曰。真龍之鳴。若若如雷。前後相續。宛澤不無休。吾向學者。殆非也。請改而習。諸何如。公之奇曰。子所聞者。能也。非龍也。

明文奇賞 卷之四

子

龍之鳴人鮮能聞。子之角因偽也。今子又以能為龍。益偽矣。合偽而學偽。奚擇焉。君子曰。世之法孔子。斷斷方自謂得其宗者。若真龍出。鳴則駭矣。

鄭伯卒。庶弟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列諸公族。縣劔于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問之。歎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遙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劔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頃首賀。且不暇。况敢爭乎。公解頰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寔過之。公曰。大夫

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悅。前子俞彌問曰。文王初伐大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邦次伐崇。虎侯而作豐邑。其岐徒都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其故何邪。子俞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于周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它親親也。今君欲兵之非威勝。文王乎。公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盛之靈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邪。君奈何。殲之。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其深。若熊。若焉。熊性惡血。偶度絕。祭棘刺。骨血見。若濡。縷熊。豕之血。愈滋。水之不已。成坎。坎原原如泉。涌。熊不能禁。刺去其盾。而弗息。竟摧。腎。服以。太。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因公子五。乎。不問小大。盡劉。無乃與前事類邪。公。豐然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劔。冀諸公族不論。

明文奇賞 卷之四

子

君子曰。鄭厲公之懷諫。誰能犯焉。子俞彌反覆言之。而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止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為然哉。晉欒氏世為晉卿。以財名。至欒寧。益務侈靡。狗馬聲色。無不好。藉之舉火者。百姓無規之者。妬惑。唯恐不承求。葵西旅訪神馬。渥注徵樂。婢燕趙出。則行馬擁犬。還則

吹竹彈絲為長夜飲酒酣連臂路歌曰非巾之陰白楊
悲止今我不樂日月馳止卷髮衰止飲酒沓止我心和
止無日不然蓋藏皆空而為樂不厭零覺召所發謂曰
吾樂已太康家力不向單手輒給之曰魚雁滿腹澤羊
牛溢郊垌金帛珠玉克積庫藏何謂單乎零復悅雪安
夢媛罵曰螭蛸所藉以生者在人腸胃中也嚼其而骨
日夜不止人因病厲故人死則螭蛸亦備矣爾曹備吾
家舉火且且而伐之我家亡汝家得獨存乎衆畏其
言以計去之變亂谷其旁以資成百餘家皆散焉焉君
子曰山之陽有桑焉蟲穴之晝夜齧弗止桑落液乾而

明文奇賞 卷之四

五

王戴生與三鳥叢臣朋王戴生曰吾儕宜自厲異時立
朝勢人之門足無陟也三鳥叢臣曰此予切商腐心者
去諸諸王戴生善乃歎而誓曰二人同心毋復利母謀
有位毋附厥儉王而移其行有違此盟明神殛之居亡
何其仕于晉王戴生復中前營三鳥叢臣曰言猶在耳
何敢忘也時趙宣子得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鳥叢
臣既悔復恐王戴生知之又不得不往也雞初鳴即去
候宣子入門有危坐東榮者舉火照之則王戴生也各

慙而退君子曰二子於貧賤時其盟誠良及登祿仕進
變其初志何邪利害戰于中位勢怵於外故也士君子
食於山林而壞於朝廷替人之數其有感哉

宋有白冥子旂扃于渠陰之埜得石焉圓而桴陶且倍
好上有蒲葢文子旂熟視之曰質如截肪澤而有章其
璧也哉乎尹旁達廉而不剛其璧也哉無功而家大寶
者禍當獻諸朝于是沐浴冠帶言於周王曰臣渠陰之
臣夫也偶擊耒耜以耕竊不自意地不愛寶獲嘉璧焉
臣不敢私奉王將有事上帝方明六王闕其一焉敢獻
諸下執事王使大夫蘇受璧薦諸王尹王尹曰嘻是珉

明文奇賞 卷之四

五

也卻還之子旂抱石歎曰吾聞有道之朝是與非別白
繡案雖華不歸以補冠太阿雖鈍不委以割牲今強謂
璧為珉可不乎楚丘丈人過而視之曰子旂其幸矣
哉子旂怒曰何幸也曰卞和以玉獻尚遭明泥爾萬珉
者乎子旂終不悟君子曰士以真材銜且猶不可假才
能日致與鳴呼世不特一子旂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而弗決公石師
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四語
相侵離去政輒敗審須審泣諫二人曰君不問海蟲有
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兩不能無

也。水母姑實之，又不聞有項詰乎腹藏蟹，則蟹出求食，歸則項詰飽，不乃死蟹失所，巢亦兩不能無也。項詰姑實之，又不聞夏屋有蟹，鼠乎與叩叩驅，鼠比爲叩叩驅，鼠姑實之，又不聞西域有共命之鳥，手相背一體性，多妬，飢則爭啄一俟，其腹資毒，少害之及下，噬昔楚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北府之民，逃食而逃，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者，彼以形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二人相顧曰：微舍言，吾等將愈敗，驢焉如初？君

明史書

卷之四

五

子曰：十二官各有司，必相資以成體，況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自用哉？密須舍可謂善諷矣。

宋剔成君自高視羣臣，皆下有諫者，極拒曰：爾欲上我邪？毋不已也。姑所佩劍曰：恩此乎？皆怖汗而還。欲造九成臺於班丘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則死。非殷子曰：謂門者曰：吾將見君，君門者沮之，子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爲？曰：吾善爲鷄，鷄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剔成君，君召至，子且鼓腹爲鷄，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怪之，趣使還問曰：子

人耳，乃效鷄鳴，何也？曰：臣尊鷄甚，故效之耳。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曰：是何言？厥是何言？欲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況方之異類乎？曰：臣言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堯禹及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若鷄者，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鷄乎？曰：固也。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鷄者乎？君喜曰：羣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單墜四封，皆強敵，夙夜憂勤，且思不免，況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

明史書

卷之四

五

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剔成君曰：且罷其役。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益子且鷄喻之說也。

子爲燕書，蓋取鄧人誤書舉燭之義，讀者好之，謂有秦漢風。予獨愧汗弗止者，何也？自嬰憂患以來，神情銷沮，見於觚翰之中，氣藹而辭荒，惡在其能秦漢也，不猶優孟之似孫叔敖哉？

秦士錄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

以不主飲

飲人以

及樂飲
飲人不
可有樂

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關不可擊拳其脊折什地市
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
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辱辱一日何飲娼
樓蕭焉兩書生過其下急幸入其飲兩生素賦其人力
拒之兩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君亡命走山澤耳不
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兩自中筵指左右排兩
生坐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案上鏗
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兩止之曰勿走也兩亦
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胃
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
明奇賞 卷之四

何不勝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服
者駕海艦互市于鄧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
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加其船因
體焉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未貢乘黃屋左纁稱制
與中國等尤志上所同憤誠得如兩者一二輩驅十萬
橫磨劔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上矣公今何
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
爾自號壯士解持矛故諫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
可刺大將乎曰能突門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
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鍊錐良馬各一雌雄劔二王即
命給予官服置壯士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兩
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兩至衆聚並進兩虎吼而
奔人馬辟易五十步而日亡失已而兩塵障天但見雙
劔飛舞雲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濺淋漓王撫髀曰
壯士誠壯士令夕酒勞兩兩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
一時至此之王缺餘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
有隙格其事不下兩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劔劔鉄
肋不使立動萬里外乃倚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
何言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兩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始

絕玄鳥來降失家號樓林木間使那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弱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讀宋徽宗本記

徽宗爰自端邸入正宸極呼吸雷風舒慘陽陰赫然有爲聞于天下於是叙復正人宏開言路意臻時雍之治以復祖宗之舊曾未旋踵卒改所開委政姦回北園闢豎門軸非據節鉞妄加狝狎呼于則庭鬼蜮潛于宮掖置編類之局樹黨人之碑倡言紹述擯附忠良虐殺炎炙炙手可熱百餘側足四圍寒心群兇方爲得志力陳豐稔之說開大晟府以制雅樂用魏漢律而鑄九鼎文

明史奇賞

卷之四

天

飾太平詩言有端入寶誕受玄主摩錫金芝出十曉春祥麟毓下生腹由是修心寢生邪欲轉熾大典上木之役期運花石之綱良岳排空終宵凌漢殫極工藝之巧鈞致珍怪之物君臣酣飲上下羣淫俾畫作夜以亂爲治至同臣庶之服恣行期門之事兼之妖人乘機蠱惑帝聰天神降于坤寧璇宮迫于寰宇玄科秘錄方崇應嗣之儀太虛金壇遂定道階之品其視法弊令平民生塗炭將驕卒弛邊備摧落縱有耳而不聾雖有泰而弗鑒皇天震怒災異荐臻白青見於禁籙赤氣犯於紫宮大水冒於都城妖狐升於御榻咸謂適然益開戎機滅

天昨而亡兄弟之國結女真而進虎狼之虜卒啓殺謀

遂成反噬張殺之降始受粘罕之師已出旌旗嚴密

戰滿壁肆其封豕之威如蹈無人之境蹂躪我情嗣侵

軼我代朔攻掠我太原圍逼我京闕三鎮之困方急六

賊之誅已緩勢至于此亦可醜矣及夫金兵再出力遂

不支瓦解土崩魚爛河決宮闈淪陷宗室剪夷哭聲震

天赤血滿地翠華非狩遠臻漠北之區父老見思徒酒

山東之淚當是昔也雖欲啜膝悔將何及自非義士集

勤王之師謀臣建白渡之策則九廟神靈幾不血食矣

不亦悲哉嗟大成湯務與帝命式于九閭糾爲不道身

明史奇賞

卷之四

天

死周人之手其所感應捷於桴鼓聞以一人治天下未

聞以天下奉一人奈何窮舍極命而窮痛四海有萬生

靈彼實何辜其身亡國破爲萬世笑非不幸也安也傳

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可不畏哉可

不畏哉

太乙玄微記

金華宋濂賦質甚弱十有九疾生產作業之事皆力有

所不任唯日學操觚造爲文章情思弗得能極就寢夢

一老父白髮鬚髯與雲同澤身被黃服手支青藜杖徐

徐而前招濂謂曰若何誠思之甚邪吾乃太乙之精在

皇漢時曾降天祿閣以洪範五行授劉向若今意有何
圖弟言之吾富有以處若也濂再拜曰下土蟻臣不
自料得接休光以沐浴神化亦既幸矣復不以臣之微
賤使吐其情辭臣雖無知敢不精白一心以承露既臣
受氣于天孱弱而蒙庚戌之歲律中應鍾日在干氏地
寒以風母雉七月臣體即降生未五齡百疾交攻熱火
鮮木邪沴制陽肝氣動搖手牽目眩調醫視之謂為
瘵毒艾熨其苦莫勝雖脫于虎口筋骸弗強有牛負
輓有鉤在場力既弗任田卒茂荒幸有書一東應留
戕振拂既剔以佩以戒以服以嘗以求其方疲精竭思

明史奇賞

卷之四

攻為文章窮年屹屹恒不知變更太乙曰吾嘗心有所
溺者必有所以樂也若之所嗜如是將樂之邪抑弗
已也濂曰臣為文之旨獨潛閭處五官內守形若縻
凡慮既澄運思希夷上升層霄下入重壘網羅庶
布大區自形自色匪可數知一一攝之若禽在籠若
獸在周隄縱徒捷羽臂不得離其範圍及夫意暢氣
與神合機岳濫河翻雷推霆驅倏爾陰合欬然陽施
出電入戟正載奇萬紛千變莫窮端倪雖身也台
縣金魚僊羞熊蹯居飾疾通入則而妹吹竹彈絲出
則戎士負弩曳旂亦不足以踰其適臣資樂之初非有弗

獲已也太乙曰若樂則樂矣古之人亦有樂是者乎濂
曰有之雖更僕不可盡也請陳其畧晉有矩儒曰太史
還豪氣孤奮瀾視無前執筆著書動數萬言秘之金匱
及藏名山至今文光上燭九天董生三策揚雄太玄相
如大人退之五原若修若拭若筆之筆各有論著
後先虎鳳騰躍韶鈞相宣汗淵卓犖蓋軒車業之既
專厥功乃全其功何居時磨研之軒之之之之之
炊之酌之使心樂之一日不治若芒刺刺刺六氣昏精
神不來由是觀之古之人所業其亦有以哉太乙曰嘻
若言陋矣知冠角類胡之為象而不知升冕纓綬之制
明史奇賞

卷之四

三

知模倣慕美之為美而不知淳然肝腎之味知其美
艷之為曲而不知夏漢武勺之音若言陋矣濂于是
然自失脉行而進俯首至地且拜且祈曰臣不佞商受
教於先生長者學文二十餘年自意已造其極不知猶
未也夫井魚固不足以語大夏蟲固不足以語寒幸
臣之誠憐臣之愚授臣以要道使臣奉之雖即死無憾
太乙愀然不答濂復殷勤致辭俯伏俟命歷一時之
太乙三歎而後言曰上堪下與惟人中居厥初若受
未有知楚鹿標枝蚩蚩狂狂聖人者出扶弱救其揚其
日月燭我冥施所謂建生民極立天地心者是不有其

道敎道雖亡形探文可知典謨渾淳卦書閑奇雅頌恢
張禮樂威儀春秋謹嚴褒貶錢誅不由於此去道遠而
舍其根莖玩其葩葉而何以史遷諸子爲且非文不行
非文不章天子非文曷旣四方諸侯非文莫守其邦卿
大夫非文身體不揚士庶人非文幸遇于鄉故云文者
乾坤之精粹也陰陽之靈和也四時之節石也百物之
館鎔也中國之采章也四裔之信法也可不務乎彼遊
博馳騁以邪奪正是誣世也卑辭甘言藉威取寵是媚
權也佞哀受金是非外謬是朋利也氣匹醜喪微猷不
振是萎蕤也抽青婉白眩人耳目是韓詩也若此者弗
明文奇賞

卷之四

三

可枚舉其文乎哉其文乎哉吾前之所謂文明異於是
矣充於一身和順內積英華外發達于四國民物阜康
政教盛洽等之於書則可爲天下後世法傳曰有德者
必有言若之志勵矣其亦慎所學哉言訖四方晦冥颶
風上行仰視大門如有火光友而傾之太乙已亡濂驚
而竊不知其爲何祥也乃召日者占之曰者端指出者
左右撰之挂而拂之遇復之離曰是謂後得而先迷百
折傷破依依安歸雖車堅馬肥終九頭而一醉或道之
於崇期載旌以繫歷國過都膳宰致儼司里授虛不亟
不徐直抵夫玄聖之所居蓋復者不遠復也而重離又

文明之象也此殆示于學文玄微乎濂於是惕然悟悉
煥發筆硯取六藝燁溫之未幾學果進

刪古嶽瀆經

維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水鳴五伯擁川
天老肅兵雄于持旄龍鴻勳軒闕不能與禹乃震怒召
集百霸蒐命夔龍桐柏千君稽首請命罔不惟寅神令
所射激如機槍乃廢鴻蒙乃因章商乃繁樂虞皇威載
揚孽婁卒劉勢不敢爭彼亡支祈力殫九象駭形肖
緩自有電光量淮度江辨捷從衡授之童律童律莫當
授之烏木田木田遂城授之庚辰庚辰扼其九絡以鉄

卷之四

三

繩如犬羊繫諸淮陰龜山之旁木彫水精洞妖石解
奔號萬數若有喪亡淮流湯湯入海既平民用靖康血
達外方至于陪尼無棄弗通率惟厥常以昭于無疆
世傳元和九年李公佐游洞庭登包山與隱者周焦
君探林屋洞得古嶽瀆經第八卷今觀其文離奇而
未醇竊意即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戲嘲潤其辭
集古詩文寫之以寄吳君洛仲洛仲蓋深于古學者
也詩錄器與方乳曲文大百爭妍其自知不可哉丙
申冬十一月志

擬漢賜衛青璽書

皇帝使調者問大將軍青朕以躬身托于諸侯王上萬
方。獨唯匈奴未款塞且登我叛臣計謂漢兵不能度
幕輕留數寇邊民不得田作朕心靡寧今遣大將軍將
四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
踵軍後數十萬人必深入赴利禽獮而少難之且虜逐
水少食聞大軍至多藏匿山中其必有伏卒有伏何
以制之將軍預為備跡捕山間虜且盡乃為便中國為
虜所苦者日久將軍乘吏士銳氣官一鼓而克勿延期
虜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功脫不益就進退惟艱爾當
今智謀勇功誰復如將軍者即將軍不滅虜虜將執滅

明史奇賞

卷之四

李固

哉問者虜入上谷殺略吏民將軍擊却之右賢王寇朔
方將軍率六將軍圍之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
畜數十百萬將軍屢建功高即此行寧有不利耶朕已
下丞相御史趙刻印侯莫府以功上使使者即軍中益
封將軍將軍勉焉驃騎將軍與將軍一體人也其立功有
如將軍前將軍廣年老且數奇毋令當單于秋向高幕
北風苦勁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

振孝武南巡金石刻文

皇帝臨御撫有四極上與神通行幸雍郊親祠王時白
麟顯明如厥汾陰后土效靈地祇元光五年之冬行南

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九疑鬱蔥天柱用登上凌峻
極直薄泰清眺望江洋遂自尋陽下浮大江射蛟水中
朝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岱宗上天報享著厥靈昭朕民
用平康協氣自順災害不作利澤攸長在晉神禹刻石
紀功百世彌章群臣從行請勒遺制昭示萬方

廣薛季昶對張柬之語

神龍元年春正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天官侍郎崔玄暉
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舉
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必賜長史
薛季昶乘間言于柬之曰侍郎舉義兵勇除奸雄匡復

明史奇賞

卷之四

李固

帝室使四海蒼生再見唐室日月其華其偉而李固無
一言以為賀者侍郎亦知其意乎柬之曰不知也李昶
曰僕亦侍郎不知也侍郎若知則其所設施當不止
此侍郎幸聽僕僕請披肝瀝膽為侍郎言之管我高祖
提三尺劍起首陽輔以太宗之神武將帥之忠烈然後
能轉世元丁東都幾建德丁河朔前黑闥于山東收李
密于黎陽誅蕭銑丁江陵書不得息夜不得寐寐而生
于鑑甯之間蓋出萬死一生百戰而有天下此無他欲
為聖子神孫建萬世不拔之業耳今武氏以妾媵之微
黜奪帝位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召諸宗室

朝明堂。恣行殺戮。御則天樓大赦天下。革唐號為周。易服色。置社稷。立宗廟。身被袞冕。手秉大珪。自稱曰天冊金輪大聖皇帝。南面而朝。群臣曰。天地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也。侍郎暨義旗以復辟為辭。但殺二張而釋武后。弗圖是舍豺狼而問狐狸。何以厭服天下人心。僕竊為侍郎弗取也。侍郎若聽僕計。集百辟卿士。執武后獻諸太廟。數其過惡。取太宗黃鉞斬之。以謝天下。凡武氏之在中外者。無大小皆盡殺。無赦。庶幾少慰先帝在天之靈。而侍郎高義亦不在伊尹周公下。侍郎能留意乎東之曰。吾業與玄孫等謀。亦當如長史言。但武后倒持明末奇賞 卷之四 五本

天柄二十有一年。生殺廢置皆自其手。出三公九卿。惟知有武氏。勇將精兵亦惟知有武氏。萬邦黎庶亦唯知有武氏。脫有一人號於衆曰。天后且爾將何所宜。吾屬乎。則吾作齋粉矣。李杲曰。不然。武后負滔天之惡。海內雖畏其威。忠義之心人孰無之。其專制之初。李司馬起兵揚州。奮臂一呼。得勝兵十餘萬。山東豪傑皆聚焉。為根柢。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當肯天下尚憤惋如此。況今日乎。侍郎朝玄武門而入。不道羽林兵五百人耳。誅二張如殺狐兔。無一人敢動者。則人情可知也。侍郎即誅武后。天下有不帖帖者。當使鍊鉤鈎吾舌懸于長安。

城上以為亂言者之戒。東之曰。漢之呂后與武后無大相遠。平勃雖將南北軍。未聞其誅之。豈不以誅之為弗是邪。季杲曰。武后之舉。浮于呂后。萬萬呂后雖殺孝惠子。盡封諸呂為王。未嘗敢移漢鼎。今武后肆行不道。賴皇天后土未絕唐祚。使侍郎得竭忠其間。不然則天下非復唐有。欲持一卮酒滴獻陵土。且不可得。侍郎尚欲同之乎。東之曰。武后母也。今天子子也。以子母母縱快忿一時。如萬世公義何。季杲曰。傳有之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設有人焉。招納亡命而欲睥睨神器。侍郎必盡殺之。乃已。是何也。亂臣賊子決不可赦也。武后於唐大義明末奇賞 卷之四 五本

已絕不遇一亂賊耳。三大臣為國家討賊。宜從先帝之法。豈上所得預聞當此之時乎。司社稷為重。武后為輕。能殺之乃所以伸公義也。東之曰。吾為唐家老臣。即且暮死。恨無以藉手見先帝于地下。今幸誅二凶。復國號。口唐。當上章乞骸骨歸老。故山它固不識也。季杲見東之不能聽其言。氣怒甚。目光如炬。大聲謂東之曰。此事姑置之。二凶雖誅。諸武封建如舊。日夜切齒恨不碎爵侍郎之骨。况三思又得幸於上。倘自上罷政事。矯制殺侍郎等。若反掌耳。侍郎尚不知動念乎。東之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無相能為。上素勇烈。當使自誅。

之以張天子之威耳長史固不必過慮也季景退彈指
歎曰唉吾以東之爲天下人豪故往告之乃若是乃若
是吾不知歟所矣二月上命三思爲司空五月賜東之
等王爵罷政柄二年六月各貶爲遠州司馬未幾皆爲
三思所殺如季景言

明文奇賞

卷之四

手

傳

鐵笛道人自傳

楊維禎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關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
有鐵壁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
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秦定間以春秋經學擢
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歸業官
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間雲中雲間山水最
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南泝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
十二峰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利毛寬
博手持鐵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治
人織氏子嘗掘地得古吳耶無所用錄爲鐵葉筒之長
一尺有九寸窺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發皆應律奇
聲絕人世江上老漁樵道人時時唱清江歌乃道人爲
作迴派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
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鳥西飛鳥美人手弄雙
明珠九兒鳥生雛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
所幸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遣客即客不去臥吹笛
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
釣天大人不發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遺才自于上川玄
纈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起道人性疎豁與

人交無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并札翰或理音樂
素不善奕畫謂奕損開心畫為人役見卽屏去至名山
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過非常人所能測也
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陽顧瑛爲詩
文友碧桃更釋臻疑歸更釋現清容更釋信爲方外友
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
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樵吟五十卷藏於
鐵崖山云 贊曰有美人兮冠鐵葉之芬參服兎禡之
蹊蹊雷浦之濱兮鐵崖之顛喻陰呼陽兮履坤戴乾萬
歲不作兮全賴於天其漆園之傲吏兮紙山之遊仙也

明史奇賞

卷之四

四十一

志

志血櫃

楊維禎

四溪齊吏某積金若干盛以巨木櫃自喜曰吾櫃可支
吾一世更積若干遺吾妻妻絕然曰金櫃非金櫃乃血
櫃耳吏問故曰棒頭舊血漸新血櫃裏黃金白金櫃
今非血乎血溢沉爾軀若何曰沉則吾在金穴矣曰汝
且與金同血又曷取穴吏不悟明年以犯律賊殺籍其
金妻乞櫃貯尸焚之客有弔者呼小吏吏血淋漓軀大
吏吏血泥漂杵鐵史曰食吏妻獨賢惜不得姓氏客弔
辭尤警錄以語虐貪

明史奇賞

卷之四

四十一

本紀卷五
不此二記

記

定嶽鎮海濱名號詔

王禕

詔曰自有元失取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
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
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
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有朕思之則有
不然夫嶽鎮海濱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
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由微莫測豈國
家封號之所可加引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
雖可辨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

明文奇賞

卷之四

四十二

分不可以偕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濱並去其前
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
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
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
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
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且宜順於理為常用稱朕以禮
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漢書卷五
作考者

記

漢南北軍記

王禕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北宅作都長
安城關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
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
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黃
帝之聖以兵師為管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
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汎掃
宇內天戈所麾遂寧消釋五年馬上登遐而汗介冑
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為一任罷之兵佚諸農嘯巴淪北

明文奇賞

卷之四

四十三

黎無動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于無事矣
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
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
殆非所以防水然而室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為置也南
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
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軍者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
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
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
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
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衛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

卷之四

明史紀事本末

四

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入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為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官而屯故五校嘗入為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矣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營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離營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滿上文帝三年發中尉尉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于武帝始以衛尉擊南軍宣帝又以羽林依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據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固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必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

事則虎視耽耽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肝膽賊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毀高帝之貽燕于厥子孫者神謀聖畧何其宏遠也是川著其北軍之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四

明文奇賞卷五目次

劉基

頌表

瑞麥頌

祀方丘頌

謝恩表

序

鄭士亨東遊集序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明文奇賞 卷五目次

牡丹會詩序

王原章詩集序

項伯高詩集序

記

遊雲門記

活水源記

癸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棣萼軒記

魚樂軒記

賈性之市隱齋記

苦齋記

說

天說下

師子圖說

茱萸說并序

解

夏后氏之郊

對

孟嘗君求石磬對

跋

明文奇賞 卷五目次

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書劉禹瞻行孝傳後

題醫者王春蒙詩卷後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詩後

題王右軍蘭亭帖後

連珠

擬連珠

郁離子

千里馬

玄豹

靈丘丈人

枸椽

蟻蟻

天地之道

省敵

愚乎

牧豕

公孫無人

蛇蝎

麋虎

明文奇賞

卷五 雨次

三

明文奇賞卷之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頌表

瑞麥頌 并序

劉基

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群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鋒所
向戰克攻取

皇帝心知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
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江浙三征而闔海率從四征而
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一

豺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朝聘臣拜伏
闕庭于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托慶雲甘露游
奏禎祥帝心謙抑每讓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
雞縣進瑞麥一畝五穗者一不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
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
據秦晉燕趙齊梁之間大蒙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
皆假元爲名分割境上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
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
四月王師奏捷于蘭州朔漠掃清開隴底定天乃大
降甘雨滋爲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

卷之五

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謹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况於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

神雀赤鳥其羽不可以爲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饑豈若五穀之爲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夫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

皇天震怒誕命

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蹤指

明吏部賞

示悉出帝東既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

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翠英漙彼原田滄若雲烟望之油油卽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祀方在頌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

皇帝將祀地祇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于舊宮

詔百僚集射西苑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于外不可掩也惟爾

朕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群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至于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稱首曰敢不敢承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乙巳

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于

太廟遂居于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三鼓有風

徐來淋漓引收微月山雲氛霧廓清

皇帝袞衣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煙

不搖百禮既洽于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

懇至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薰風應

明文奇賞

所集

皇天后土信不忒也于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曰

濟哲惟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備

物以將之神聖在德匪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非

澄其源曷清其流末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牛羊而不

以祭穹祇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

聖皇維我

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劍由一旅興奮于長淮長淮具

宗濟于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

化外之邦望風占雲獻其琛寶稽首 龍墀蹈舞從容
乃命虎臣越濟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踏秦岱憑
陵華嵩鋤秦鏹燕掃滌滌戎莫亢我前莫磨我鋒斬逆
懷降允協

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懌懌戴

天子德

天子之德格于上下既禋于郊又敬于社人懷其仁

神錫之殷聞方所包無不服者起貨適唐越商踰夏小

臣作詩以繼大雅

謝 恩表

明末奇賞

卷之五

四

伏以出草萊而遇

真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

也中謝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孽孽不數

年間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

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南裔疎

拙無似其能識

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固葵之企太陽
以管窺天偶見于此非臣之知有以過於人也至於仰

皇天之
聖而不
言之人
也

親乾象言或有驗者是乃天以大命授之
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秉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
也

聖德廣大不遺對非遠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 錫臣

以封爵 賜臣以祿食俾臣回還故鄉受 榮寵以終

其天年臣竊自揆何修而斯此大馬微忱推增愧懼已

於洪武四年二月初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地林表請

闕拜謝

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明末奇賞

卷之五

五

序

鄭士亨東游集序

劉基

予始與豫章鄭士亨遇于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爲忘年交日相過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則各相自慶慰呼酒共飲至醉近世之爲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說不諧於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于人而自以爲賢於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於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爲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年冬十月有牛諒者見鄭子之文大喜率其友聞正集而刻之于梓求予爲序

南來奇賞

卷之五

七

予甚異之夫縣黎之處瘁中雖不自售而不能閱其時謂下和之不恒有可也而謂世之無下和也可乎哉今嘗謂鄭子之文獨予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者好爲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何耶予既喜鄭子之文獲傳于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識世人之所不識而自按于流俗以爲之傳也于是乎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予初來杭時求士于鄭希道先生先生爲余言照玄上人之爲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人無能

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怪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

人乃仕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爲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懸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于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作哉情發于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千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

南來奇賞

卷之五

七

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辭其爲王爲石惛惛慨慨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梧櫟自古以及于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爲伯樂匠石也故爲序其端焉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鄰臨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爲業根據曼附累數百千輩以鷹犬于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苛罰官庠弗任則羣構而排去之獄訟興滅一自其喜怒有訴于官非其徒爲之所雖直必曲殺其助者反是百姓惴足畏避號曰節鼓人莫解其意或曰謂其部黨眾而心力齊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簿書曹官於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難公獲選爲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按宿獄凡壅滯不決者皆節鼓之徒爲之督所屬逮捕窮其姦狀而上下夾爲覆冒公執正議愈奮曰吾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不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飲退散農民入城市相謂曰微經歷我與爾敢來此乎予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得其人也後數歲乃誡公于京師公時奉使自湖廣還民衆獨籍籍予又爲大喜至正己丑公爲江浙財賦副總管因得相與爲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卯六月以病去薦紳之士咸祖送北門外酒闌有起而歌者曰湛盧可以斷犀而以之割雞隋珠可以照車而以之彈鳥呼嗟乎吾安所如客有和之曰松栢在山兮石求之夜光在璞兮下和識之物固有遇兮遇當有司

扣額大笑賦詩爲別而劉基序焉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傳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其一也是故聖人論友必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爲道豈易言哉近世學者率不好聞已過未有善而欲人揚其勝已則諱見不若已則肆薄于外不求于中詆異而黨同附勢而傳聲靡靡揚揚柔柔如也而與之友能無損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諒而又曰多聞焉夫直矣諒矣而所聞不多則規規獎勸未必盡合乎占而通于今吾未見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爲道豈易言哉予居杭三年而得江西鄭士亨無何又因鄭子而得熊文彥焉觀其人理而溫亮以莊恢乎其有容且年方壯氣方銳學業方日新諒見方廣如泉之始出鴻之始發勾萌之方達也因命曰交相爲助于是方自慶其各有所益也比歲暮予歸浙東而二子亦相率歸于豫章迺命酒以別而爲之言曰古人之爲學也未嘗自謂已至仲尼大聖也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簡武公大賢也九十猶陳柳戒而況于吾儕也乎歲月如流時不再得耕之不勤其質不栗築之不多其基不堅詩不云乎婉兮婉兮今總角壯兮未幾見今矣而升兮幸相逢于未老而學業俱若是焉朋友

之心迷矣至于東門之章游子之吟則不必為君歌也

牡丹會詩序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吳君以時之所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主人崇酒肴登客而侑之既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茲花之植于某有年矣雖說賞日至而未嘗有園坐皆文章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盡各為歌詩以為他日之雅談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邨詩二句十四字為韻命探九信所得為詩不限以體製詩成屬余序予讓弗獲乃為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既曰君子

明支奇賞

卷之五

十

以杜縱恣之門抑揚歌詠所以摠幽深之抱懽情既暢藻思迭發莫不郁如樹蘭鑠如金石皎如月露躍如蛟龍之出濱津捷如援堅城而禽大酋以獻敵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智之靈靈龜虞之以之藉豕則決決之不如矣蒼黃之質鳳皇食之以之秦牛則管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惡其相出豈不縣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吾於是乎見之故既為之詩復冠以序焉

王原章詩集序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為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臨括闕予僻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為詩蓋直而不紆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怪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慷慨惻惻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為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為而作邪虞書曰詩言志卜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王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為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為詩者任為清虛浮靡以吟鸞花詠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

之哉曰聖人惡居下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挾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於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冊須為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為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於草茅間巷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於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為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為軌範而自私以為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蘇公以論詩連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

明文奇賞 卷之五

堯有誹謗之木而余有偶語之謬亂世之討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于土瓦木石也耶

項伯高詩序

言生于心而發為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強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蟲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於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為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

焉此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異夏蟲之凝冰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觀其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莫又項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發為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不得揚歷臺閣酬敵太平此人情之不足也而項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

明文奇賞 卷之五

賢矣哉賢不幾用世而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君近日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為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記

遊雲門記

劉基

十餘會
竟月不
去雖行
奇絕未
舍此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
於山則深沈杳絕使人惜悽而寂寥多於水則晴漾浩
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爲得其中雖有層巒復岡
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灑之虞於
是適意遊賞者莫不樂往而忘疲焉曩余行江浙間聞
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游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
越以事弗克遊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乃與東
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玄中偕往遊則知所
謂雲門若耶果不謬于所聞于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
意而人事不偶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至法華
山而歸至于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
而余之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峯奎上人往
頗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俱不在焉予每怪古
人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於此觀之良非過矣昔唐柳
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賓客爲山水之游凡其所至一丘
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黃茆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
表而出之而況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
余之荒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

活水源記

而不能皆譬之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
清令尹子文取其忠臧武仲取其智尾生取其信務光
下隨取其廉孟賁夏育取其力慶忌專諸北宮黝之徒
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門若耶則又不可以與此
同條而共貫也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
歲月云若其昔游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靈峯之山其上曰金雞之峯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櫟多
於其鳥多竹雞其狀如雞而小有文采善鳴于山中
山四面環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以景之所隱居
其東南山曰日鑪之峯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
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
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爲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
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爲四小池東至山麓漸爲大池
又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爲渠時深不
踰尺而澄澈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故
秘書卿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
中有石如大如錢有小如鱗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
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葛蒲蒲有鳥大如鸚鵡黑色而赤
嘴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雞而滑有二春令恒從竹中下

立石上浴飲畢而去。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蟲也。予既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群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是日未午，已大熱。硯上人固欲留客宿，有來告曰：「浮休公待于其深居，且甚久。」予曰：「浮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

明末詩歸

卷之五

十六

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其酒，追至寺門外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日。奎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刺浮至明覺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漸漸作涼意。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東廡下，蓋當山之巔，而有水能為池。雖大旱，不乾，謂之靈跡，或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石壁下，正與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升其下，而柯公陶山水不為鼻諸峯，咸外列如屏障，故寺雖高，石

露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為浮屠所佔，豈虛語哉？觀覽久之，乃降自前嶺，紀綱少憇，道側雲復自巖中上，冉冉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三憇，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觸熱游者，蓋自奎上人與予始云。

棟蓼軒記

明末詩歸

卷之五

十七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留舍于其棟蓼之軒。明日予還居越，無何與善以書來，言曰：「大同之先舊為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一身無兄弟，而大同之兄弟五人，先人因以棟蓼名其軒。」

明末詩歸

卷之五

十七

且卒遺命無負吾所以命名之意，願先生為我記之。按棟蓼之義，出自小雅，周公不幸遭管蔡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敵于世之為兄弟者。今包君之命其軒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親，亂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先王之教不行，此義不明於人心久矣。血氣之欲流為忿爭，簞食豆羹不能相讓，由是干戈爭於門庭，閭閻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為豺狼，而人道絕矣。夫父母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人且熾也，父母沒而兄弟不相容，死者之目其不瞑於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去

又說出江
湖之魚不
知大奇

其所戒而敦其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法于下吾
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武
王以敬義書其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敬其心迪其德
學聖人者師焉然則茲軒之扁當無愧于古人矣吾子
易哉

魚樂軒記

至正癸巳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判紹興之餘姚州
明年春奉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永福寺之東
軒東軒者上人善教之所居也其廣不盈丈而清明不
煩有榻可息有花木竹石可悅軒之前甃瓦石爲小池

明史奇賞

卷之五

十八

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綠藻中悠
悠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泅或施而洄與焉不啻如處
江湖而乘秋高也程君觀而悅之命其軒曰魚樂之軒
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干沼亦匪克樂今此無乃又
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哉子見其一
而未見其二三也大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
故性適于干沼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
其始至也惶惶焉聞聲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須臾生
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逸馴之而
不去得個盤旋恐違其所離之則悲以鳴往顧而疾赴

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山野之優游豈不勝其
籠之局促哉彼既習而馳之矣我局促而彼優游之矣
又烏得不樂哉今夫濤澤之間數畧不禁網細如雲鯨
人番夫鼓鼙生風猶獼鷲鷲鷲鷲成羣利背長梭沒淵
泉撒波濤無隱弗留鯢鮪登于庖廚鯢鱸施于胎卵患
害日至而無所避優游云乎哉則又易若處此之爲樂
也難者無以應遂書以爲記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雖
蚤蟲蚊蠅必思所以完之然則是魚之得上人以爲依
宜其有樂而無憂矣

賈性之市隱齋記

明史奇賞

卷之五

十九

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園閣中集古今
書以爲燕游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設中島之壑
不深其官而不聞問閭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幽
而不與鄙俗者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
君俾予記夫隱以全身而遠害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
錙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于是者以
其甲賤混濁足以自娛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于市而
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於古之隱于市者乎吾嘗
聞隱于孔子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有道
也遇則仕不遇則隱仕與隱雖兩途而豈二其志哉伊

尹傳說處于耕築一旦舉而冥諸相若固有之無動于其中也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知此則可以語隱不必廢其身醜其名而後為隱者也是故博徒賣漿隱之俠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之賊者也刺楸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蹲窾水以待聘隱之偽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沈湎于酒不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為驚世駭俗而有害於道君子不忍為之是尚為能求其志也哉賢者遭時之不然或辟世或辟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或處城市或抱關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有易焉柳下惠

明末奇賞 卷之五 主

之與伯夷跡若米炭而同謂之逸民君子不非焉庸非以其志乎賈君以孝友處乎家人以信義行乎里隣有學有文而口不言其志可知矣謂之隱者不亦宜乎雖然夜光在深山人莫得而見也出而投之瓦礫之間則庸人孺子皆識之矣今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行吾懼其欲晦而愈彰也他日見王君請以斯言質之

苦齋記

苦齋者章滿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巖皆蒼石岸外面白中其

苦齋之

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棟側柏之木黃連苦枳亭歷苦參鉤天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釀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柱初食頗苦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櫟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汨汨瀦瀦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人稍遠則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窳而

明末奇賞 卷之五 主

室焉携童兒數人破園徑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美實間則躡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冷想歌幽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啻茶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與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頓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飽飲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糲糲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藿雖欲效野夫賤隸踟躕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

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說

天說下

劉基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于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吸動息啟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塞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抑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水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孽背禳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無病乎是故瘡瘍大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于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東鄰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

之是故聖人循良醫也朱均不肖竟舜醫而瘳之筆紂
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
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
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
桓靈以鉤吻為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
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
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
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
矣作天說

師子圖說

明史奇賞 卷之五

二十四

後倪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哉世有人
而為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
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為人不如獸矣吁靈不
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為獸所食鮮矣哉

萊窩說并序

萊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
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為文而
恒弗得暇今年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為工部
主事因戲作萊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犁眉公謂東門子職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夷

蟹

既環俯環為溝倚城為墉藩以枳林緯以藤場是比
如束鍼錢若鑽鎗蛇蝎不能求其縫跡蚍蜉不能為之
穴隙也何不壅之以種樹乎又何不排之以焚稷黍乎
不然何不大為之池分比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
何為乎築陋室于其中堅糞土以為壁茨以腐茅蟬蛸
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鼯鼠為主客乎明出門不
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虛呼朋命徒左跽右趨
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視殷賑之腹索為蓬
藿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棗栗種橙榔李梨栗棠
秦杏周漆柿桃柰模琬容琰質椅桐栝栢堅積有忍材
明末奇賞 卷之五 五
椒更椒吐芳辭秘木瓜溫悖諸蕙葛芳叢蔓轉轡彼
此苗或庸其材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翹爾
條可蜂以蜜克勸厥營苟復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
范子所至穿池植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
畝之宅墻下栽桑足以衣帛今子不上不農不商不工
綴籍州庠口體不充人皆子嗤子曷不憐東門子職聽
之愀然思之杳然置然而作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行
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於公吾將以焚稷黍
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為宅矣則
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飽也抑將以種樹乎則

餘

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
釜而俟也抑且為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貸力於
人何日成乎不可以曠吾腕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蓄
馬尚庶幾哉可也夫菜也者米也君子之所求也或謂
之蔬焉蔬也者蔬也食梁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求而
食梁肉者疏之庶幾或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于溪
南之圃人得存土沃泉之術蒐四鄰之菜類其族而種
之買牛牯一牯二縱其菜蕪芟去與歲拔其莠杜阜
擇而地之穿井於其四隅建枯桿為豬水有池洩水有
渠或培或滋或叢或奇潛澆攸宜或耘或耔疎稠比種

明末奇賞

卷之五

二十七

慈傳舉肥根葉實美各陸其時羅之離離檻之井井上
決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落如也貌悍如也窺其園則
鬱鬱芊芊入其門則鬱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望眉公
過焉東門子膝御諸門望眉公笑曰子亦足於斯而已
乎東門子跪而升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品土
於吾廬而為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賤曰公
能悉識吾菜乎公曰未也謂之圃而言焉曰始吾之不
營是園也漠乎其無思也今吾之既營是園也惟其所
以壯吾地而厚吾生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
生聖人久其德而成功成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

故植非以為之君非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損
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明而聽聰
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算多故植之以蒜蒜算也算不
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薑薑則強矣故植之以薑薑強也
物大強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者
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壽故植之以茶茶壽羅于
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痛
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
微矣故植之以薇薇舒暢也帶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
葵葵者倭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

明末奇賞

卷之五

二十七

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
蘇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
狐狐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而福生焉故植之以
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蓄蓄必有濟
故植之以蓄蓄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平而之高也
故植之以蔞蔞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菊窮則窮
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本
葉蒼蒼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觀其芳而茹
其英可以香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
安得不悠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高也不足

以延長者而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萊當
願公爲吾誌之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菜酌其酒書其言
而去

解

夏后氏之郊

劉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同夏后之父也夏后
之天下受于舜非受于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
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
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
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非其罪人以
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于天天殛之也
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
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
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爲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
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

對

孟嘗君求石磬對

劉基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為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
濱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為哉使者對曰吾君封於薛將
舉宗廟之祀製雅樂焉微君之石無以為之磬使隸人
敬請於下執事泗濱人大喜告于其父老齋戒肅使者
以車十乘致石于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致石于
外朝他日下宮之碣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為之泗濱人
辭諸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者禹平水
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以諧八音衆聲依之任土作

明史奇賞 卷之五

三七

貢定為方物要之明神不敢棄也君命使者來求于下
邑日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齊
戒肅使者致于君君以置之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
今聞館人曰將以為下宮之碣臣實不敢聞弗謝而走
諸侯之客聞之皆去于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
恐命駕迎謝客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為磬諸侯
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
不慎也孟嘗君失信于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况得罪
于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國復備不亦
宜乎

跋

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劉基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
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
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燎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
不能免而銜冤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槁桀之待
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
鷹隼之脫條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
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際不得而更為因退自
大息曰苟如是為用是審覆者為哉於是大信刀筆之

明史奇賞 卷之五

三十一

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
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敘御史蘇公慮因湖
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為固與
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
事所擿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
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
之其庭草生于階視其几座於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
其田里之間則疆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
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譚
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舍訴去則轉以相告無

復來者由是平獲簡訟之名嗚呼。圖。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氣。抑。而。為。開。殺。激。而。為。盜。賊。贊。而。為。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底。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為。典。刑。令。是。編。其。奚。適。哉。

書劉禹瞻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儒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禍福之說其亦巧于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為其所致何哉彼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哀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于其心哉問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于囹圄受箠楚而望赦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偶之前彼彼固自以為為孝而不知其為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黿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擊飛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

明末奇賞

卷之五

三十二

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為向阿姪娼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于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

明末奇賞

卷之五

三十三

以劉子之賢其不為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為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為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為醫且美其不屑為吏子獨謂此無足怪者虎豹鷹鷂日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騶虞視生草而不折見生蟲而不踐其嗜好不同出于天性易之則兩死物理然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為二道活人以為功者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已而無恤乎人者吏之道也其心忍以刻而不仁

平陽越中
明末奇賞
卷之五

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為醫者業必喪以醫之心為吏者
身必窮又何怪乎善醫者之不屑為吏也哉雖然今之
以醫道為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為醫則有矣然則養
蒙賢乎哉吾故發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匠之末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詩後

會稽方外僧詩若干首美監郡子陽公也至正十四年
予自台之越居城之南陬近寶林教寺寺王者別舉師
有文行且喜接賢士由是得相從以遊其年秋七月用
章師又自浙西來住能仁禪寺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
而其屬寺之王者亦多能為詩乃九月遇于寶林因語

明末奇賞

卷之五

三十四

及郡太守子陽公之政交口贊美至有感泣者上人乃
分韻俾為歌詩以頌公德而屬予為敘其意予聞國風
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賦則為作詩者之意故怨而
為碩鼠北風思而為黍苗甘棠美而為淇澳緇衣油
然感生于中而形為言其謫也不可禁其歌也不待勸
故嚶嚶之音生于春而惻惻之音生於秋政之感人猶
氣之感物也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察治忽
公卿大夫之耳可賸而匹夫匹婦之口不可杜天下之
公論於是乎在吁可畏哉予以今年春亦來越時浙
東六郡皆營于盜惟越為無事故士之避地者多

右軍亭
明末奇賞

在越或有謂予曰越之從政者鄙又左右皆兇人恐不
能和其民萬一變生肘腋子將安之予方謀適他所忽
有言者曰子陽公且來歸公往在婆女有惠愛乎于民
予舊嘗聞之則大喜默為越人慶而又自慶其得賢地
主以為依而安處也至于今果諸所願望得不深可喜
耶於是乎序而以其詩附于淇澳緇衣之後焉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屑其用桓溫戒謝萬之語
可以知其人矣及至山水亭置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
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明末奇賞

卷之五

三十五

連珠

擬連珠

劉基

蓋聞觀形于聲未必見形求實于名未必得實是故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為家室

蓋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可以服鹿而鞮鞢不可以取龍是以合抱之松無庸於爭人之國若甕之鹵見棄於鰥體之邦

蓋聞千斤之象不喘虎而喘鼠三寸之蝎不蠶棘而蠶松是以制必取其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于斧鉞不勞而固于垣墉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三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厨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木至不可以強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戢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烟善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誼是故止闊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寃

蓋聞奔馬之輪穿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則凝是以一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脈爽和能使百體俱病

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知風莫過於老駝識路莫逾于老馬是以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明文奇賞

卷之五

三七

郁離子

千里馬

劉基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其數與抑亦以為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為田也不以羊負軛賈子之治車也不以豕駟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為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

明史奇賞

卷之五

三十八

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脫近之都那豎為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煩則及于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煩則周於其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達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為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蹠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

抱朴子
卷之五
明史奇賞

乃知其時
結近古

張子厚
為水甲者
多矣

今之食
乃以易
類

腠理血脉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損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于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為身孰為爪甲孰為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泉而與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泉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泉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為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泉而與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察卒為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明史奇賞

卷之五

三十九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開內外之廐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廐食粟日八十又次居外廐食粟日六十其不金是選者為散馬散馬日食粟五十又下者為民馬弗齒于官牧以造父為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駿死馬之良駑莫能差然後以產區焉故其之北土純色者為上乘居天閑以駕王之乘輿其虎為中乘居內廐以備乘輿之闕或事用之

與公濟河以北居外殿諸侯及王之公卿大夫及使于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為散馬以逸傳服百役大事弗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季年盜起內殿之馬當服戎事則皆飽而騎聞鉦鼓而辟易望旆而走乃參以外殿二殿之士不相能內殿口我乘輿之駿服也外殿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聞于王王及大臣皆右內殿既而與盜遇外殿先盜北內殿又先上以為功於是外殿之士馬俱解盜乘而攻之內殿先奔外殿視而弗抹亦奔馬之高足驟首者盡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天閑之馬實素習古行乃

明史奇賞 卷之五

四

言于王而召散馬散馬之士曰戎事尚力食充則力強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儕力少而恒勞懼弗有也王內省而慙恩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而廩粟不繼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于野望粟而取農不得植其老羸皆斃而其壯皆逸入于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師天下蕭然

玄豹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予不知予之憂乎郁離子曰何為其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妓服者有不足於其心則怏怏而不置必易而後豫一日有所之秋淫

而弗知也揚揚而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淫則悅而旁攝而播之淫去而跡在其心如始然五步而六視不戒行而復鄭子陽好其妻其妻美而頗嬌蔽之以覆三年未之見一夕而從其翟見焉則快然不樂申旦而不寐其妻雖以翟蔽之終不好矣故陰谷之木生于巖巖之下終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天之有日月也梧丘之野人種稻以為食歲儲儲而待新新未嘗不放竭其舊且日之畝視其禾皆穎而且粟喜而歸曰新可期矣則皆發其舊與其人飽之舊且盡而新未熟不勝其餓望與其子及妻更往而送視踐其畝而禾愈青

明史奇賞 卷之五

四

是非木之近青也望之者以也則人有走虎而指其者以為虎已食之矣弗求矣人有見而告之曰爾子在盍速求之弗信采薪者以歸子之他日遇而爭之其子弗識矣趙王之太子病召醫緩醫緩至曰病革矣非萬金之藥弗可問之口是必得代之格刑之手灼燬之沙馬同青蛉之空曾青崑崙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韓之寶龜無問之珣珉合汞鉛而鍊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中又三年而服之斯可以起矣淳于公聞而笑之曰誠哉所謂醫緩矣莊子之齊見餓人而哀之餓者從而求食莊子曰

玄豹

漢

吾已不食七日矣。俄者呼曰：吾見過我者多矣。我哀也。哀我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食其能哀我乎？秦龍先生謂石羊子曰：子游于江十日而風恒從西來，及還而沿又十日而風恒從東來，從者志而沿者啼之曰：天有風，主爲子及乎何爲泣也？

靈丘丈人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于浮道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拯我，予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

明末奇賞 卷之五

四十一

漁者也。一山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庸爲不足乎？漁者雖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角薄于石，又覆而漁者有焉。人口益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立而觀之，遂沒。師歸，子曰：或備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也。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上曰：秦將賈人子可暗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哉！

晉靈公好狗，築狗園于曲沃，衣之繡，嬖人屠岸賈因公之好也，則今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于絳宮，驚襄夫人，襄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

晉書

他狐以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令國人曰：有犯吾狗者，刑之。於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大獲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羣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苑食公羊，屠岸賈敗曰：趙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盾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執靈公於桃園，狗散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爲小人也。繩狗以盡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寵安足恃哉！人之言曰：蠶盡食木，木盡則蠶死，其如晉靈公之狗矣。

明末奇賞 卷之五

四十二

狐里子自吳歸，導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毋以適送者。未至，於是而泊於諸者以千數。狐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觀其嚴，遂折櫓而破帆者，卽官也。從而得之，氣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蔽也。

衛靈公怒彌子瑕，挾出之，瑕懼，三日不敢入朝。公謂鮑鮐曰：瑕也，惡乎子魚對曰：無之。公曰：何謂無之？子魚曰：君不觀夫狗乎？夫狗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挾之，嗥而逃，及其欲食也，惠惠然復來，忘其挾矣。今瑕君狗也。

仰於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於君則一日之食竭焉其何敢慰乎公曰然哉

枸櫞

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而咸有賈人求幸爲工子餘弗用賈人去之吳因王孫率以見吳王且言越人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率與之觀於江上中舟之舟擾則收指以示王孫率曰某且覆某不覆無不如其言王孫率大奇之舉于吳王以爲舟正越人聞之尤子餘子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與之處矣是好夸而謂越國之人無已若者吾聞好夸者恒是已以來多謾謂人莫

明文奇賞 卷之五

四四

若已者必攝於察人而闇自察也今吳用之值其事者必是夫夫越人本之信木幾吳伐楚王使操餘皇浮五湖而出三江迫於扶胥之口設焉越人乃服于餘之明且曰使斯人弗試而歟則大夫受遺才之謗雖咎野不能直之矣

東甌之人謂火爲虎其稱火與虎無別也其國無間治而獲犀以茅故多火災國人咸苦之海隅之賈人適晉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馮婦所有則其邑無虎歸以語東甌君東甌君大喜以馬十驪王二段文錦十純命賈人爲行人求馮婦於晉馮婦至東甌君命駕虛左迎之

於國門外共載而入館於國中爲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奔告馮婦馮婦攜臂從國人出求虎弗得火迫於宮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歎於是賈人以妾得罪而馮婦成弗邪

杞辭謂熊蟄父曰子亦知有烏蜂乎黃蜂殫其力以爲窠烏蜂不能爲窠而惟食窠故將殫戶其王使視而計課必盡述其烏蜂其不去者衆蟄而殺之今居於朝者無小大無不耽手殫足以任王事皆有益於楚國者也而子獨遊以食九星而臥見日而未起是無益于楚國者也且夕且計課吾愛子之爲烏蜂也能蟄父曰子

明文奇賞 卷之五

四四

不視夫人之尚乎目與鼻口皆日用之急獨眉無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其可觀乎以楚國之大而不能容一遊以食之士吾恐其爲無眉之人以貽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蟄父

蟻蟻

齊人伐燕取其財而俘其民王朝而受俘善見於色謂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戮一人焉雖湯武亦若是而已矣大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昨王怒曰我之於燕民盡心焉一朝而畔寡人德不足爲與淳乎兒仰天大笑王怪而問之對曰臣鄰之富貴疾使巫禱于神神告之

曰若能活物焉吾當為君請于帝去傳疾陽國壽當與
 日諾乃使人蒐于山羅于林曾于澤得羽毛皆介之生
 者萬言于神而放之問焉所及銀翅而滅足者曹曹耶
 昭嚴野揜谷明日而富吏成其于往泣于垂口神亦有
 廷乎問之以實對垂笑曰有是哉是女實自廷非神廷
 女也今燕之君臣相為不道而民無故也君伐而取其
 財還其居寬號之聲旬殷天地鬼神無所依歸帝怒不
 可解矣而曰不戮一人焉夫人飢則或凍則或不必皆
 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為患君實有
 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明末奇賞

卷之五

四六

天地之盜

楚使羊叔為尹課上最楚王天悅誦諸詞并叔叔仰天
 大笑三噓而三頓楚王不釋曰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
 蓋教之而廷則寡人竊為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
 之里人有滂池以爲利者吳行人過楚見其魚鼈之物
 也謂之曰我善漁也之里人喜為之具閉習舟機資其
 行則趨而之其池曰我于是乎漁臣之里人憂然曰吾
 惟子能取江池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我固有之矣而
 焉用於為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羊叔之尹中也
 不聞有令政以來隣國之民而多取諸工之固有以最

楚書

其課是荆王之股以嚼王也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
 惟是夫也今王朝羣臣而絕之羣臣不佞由是而度上
 心則相率而慕效之以爲敵國驅是社稷之憂也楚王
 曰若哉乃黜羊叔下令國中曰下邑之人人有效羊叔
 制吾民以最課者服上荆楚人大悅三年而羣臣
 有敵
 孽捷之虛有烏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耳然
 而相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游是觀而
 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于一腹乎而奚其爭
 也

明末奇賞

卷之五

四七

無支祈與河伯問以大災為心神相抑氏謂之沙是來
 雲列缺御雷秦逢起風薄雲行而蛟鱗鰐鰌鰲鰌
 前驅者三百朋達北至十陽不東及昌梁河伯大駭欲
 走靈姑胥止之曰不知且戰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元
 神靈姑胥曰屈伯曰河伯曰天災八首八足而伯抑氏
 九頭實佐之雷風山雲之神各專其能以衛中堅蛟龍
 鰐鰌莫不為口鑿鑿鋒鋒鱗鱗皆擁山提督倒湖而
 實最貴所取當哉靈姑胥曰此臣之所以舉最貴也人
 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于一人故耳齊
 則聰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人一力天下無敵今天災

之頭入而副之者又九其頭臣聞人心之神聚于耳目
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
六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加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負
其能而畢欲逞焉其孰能一之故惟最負為足以當之
最負之冥冥不可以智誘威勝而謀激也而其志有必
至破之必矣乃使最負帥九葵以代之大捷故曰泉志
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獨火也

虞孚

虞子問治生于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
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賀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

明史奇賞

卷之五

四九

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于吳為上貨吾見賣漆
者莫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知
言取漆葉葉為膏亦數百竟與其漆俱載以入于吳時
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僧聞有漆喜而
諸郊道以入吳國旁而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
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
俟及期吳僧至視漆之封藏新疑之謂虞孚請改約期
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遂巧而歿于吳
厥叔如自信而喜道人言田于龜陰取其原為稻而隱
為梁其友謂之曰梁喜尤稱喜隱而子反之失其性矣

虞孚不取
虞孚不取
虞孚不取

老手

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視于其友之田
莫不如所言以獲乃拜曰予知悔矣既而商於汶上必
相貨之急於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起
者畢至輒不獲市其友又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
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
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他日以船入
于海要其友與偕則汜濫而東臨于巨澗其友曰是歸
塘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於大壑之中九年得化
鯉之濤噓之以還比還而髮盡白形如姑腊人無識之
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

明史奇賞

卷之五

四九

有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歐叔三悔
以沒齒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鄭之鄰人學為蓋三年其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
為桔槔又三年其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為蓋
焉未幾而鄰人又學為人器解有用者欲學為兵則
老矣郁離子見而嘆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
少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
而不可得謂非己也故身有善農者聚田以種積三年
皆倍於勞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
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歛而贏焉故曰旱斯具

天下下者
要定王意
生為一
時不
後之
太平也

舟熱斯具天下之名言也

牧獺

事出於意

夷門之瘠人頭沒于胛而髮代為之元口目鼻耳俱不能為用鄢封人憐而為之割之人曰瘠不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宿而疾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疾瘠亦亡矣國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欲言於楚王使殺之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瘠之類乎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教王以割瘠也

司城子之圍人之子食鰕鮓而弗哭司城子問之曰

明史實 卷之五

五十

不其然乎

父與子有愛乎曰何為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子死而弗哭何也對曰臣聞之必生有命知命者不苟必無鮓毒魚也食之者大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必是為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慨然歎曰好斯之毒其猶食鮓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之徒也而不知困人之弗子也甚矣

公孫無人

事出於意

岐山之鷹既化為鴈羽毛爪皆皆鴈矣飛翔于林木之間見羣羽族之獲然集也遽然忘其身之為鴈也應然而鴈鳴焉羣鳥皆翕伏久之有易翳薄而闕之見其

事出於意

鴈羽毛皆鴈而非鴈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聞則爪與背皆無用乃球身入于灌木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鴈天下之驚也而化為鴈則既失所恃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

齊宣王與盼子游于園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猩猿狖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鴈乎王曰然盼子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猿狖而梁鮑其鴻鴈為鴈飽其狐猩乎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

明史實 卷之五

五十

日無肉狐猩一日無果鴻鴈一日無稻梁厥理一日無魚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猩猿狖而山林處鴻鴈魚鼈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惠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開河濟洸泗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車東至阿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冒于城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鼈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辛相持千里飽餉禾黍不登倉廩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鴈

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
忠信不爭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
力本無貨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闢之臣請舉
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盼子曰王無怒也
臣以爲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爲山林沼澤不惜人食以
養禽獸者爲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必
入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
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
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絕之以王之微釋施之以
王之絮度施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
之事者非圖備備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
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桑榆將以助木蠹朽木
以取火哉于是宣王驚然大驚投案而起下令赦禽獸
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以爲相齊國
大強秦楚咸賴盼子之力也

蛇鳴

晏王大夫與羣臣夜飲有鵲鳴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
吾曰是蛇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吾曰王何爲
而惡是也夫有口則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
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吾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

盜賊用此
語人無不
不若發矣

之與則有口而爲不祥之鳴者非而一鳥矣王之左右
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
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
已者則鳴以舉之其不順已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鳥必
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
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
焉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舍鳥何知
若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聞而補焉所益多
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明末奇賞 卷之五 五十三

牛隨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解犂焉解犂
曰是所謂盜道也中其肯挽其害操其機而運之哉不
從矣石羊先生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
川之矣

麋虎

卽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伴盜以請賞者予之金
不順而請賞大夫不可卽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
也弗可濫也卽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于圃
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既摘而
餘則蚊蚋皆聚而嘔之矣漢曲之處女色若朝虹觀者

蘇軾詩集

蘇軾詩集

暴之不敢求也。一旦歸于倡家。賤價于使夫。庸奴賤之。有金者皆得而觀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十之有耻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矧成斯乎。北鄙之獠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膏。于是室家離心。子必悔之。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于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覬。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主得千間之玉。以爲爵。日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國解王璽而明吏苛賞。不卷之五。執爵進酒。爲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鄙而之。使王無以爲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于是起人之得爵。飲重于得十乘之祿。及其後。王遷以爵爲安人之祇痔者。于是秦伐趙。李牧擊却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友好以爲惡人。知寶其所貴而已矣。

明文奇賞卷六目次

解縉

應制古詩

河清頌 有序

四夷咸賓 有序

御書贊 有序

嘉禾頌 有序

白象 有序

瑞應歌辭序

河清

明文奇賞 卷六目次

野蠶

神人

白鶴

表

進實錄表

疏

上萬言封事疏

論韓國公冤事狀

序

贈蕭觀復省兄

送習賢良赴河州序	送葛維彰歸廬陵序	送高仲仁教瑞昌序	北京重遊序	送端木武庫歸溧陽序	送王作昭府屬序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顧謹中詩集序	西游集後序	虛舟集序	楊文川詩集序	送高唐王君子舟赴巴陵文學序	歐陽文忠公家譜序	城西蕭氏譜序	鏡方彭氏族譜辯疑序	吉水余氏族譜序	記	素位軒記	忠孝堂記	雩陽孫氏奉親堂記
----------	----------	----------	-------	-----------	---------	-----------	--------	-------	------	--------	---------------	----------	--------	-----------	---------	---	------	------	----------

萬安賴氏源流記	徐氏孝友堂記	溪山萬狀圖記	時敏齋記	私淑齋記	明文奇賞	卷六目次	三
---------	--------	--------	------	------	------	------	---

明文奇賞卷之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詳選

應制古詩

河清頌有序

解籍

臣縉承詔總修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奉高皇帝實錄自渡江七年辛丑冬十一月三門磧下黃河清寶啟聖之徵

帝業由是遂成明年平江漢又明年服荆楚又明年定兩浙又明年克姑蘇廓清中原四表寧一廼即

明文奇賞卷之六

帝位紀元洪武之年三門磧黃河復清

帝業由是而盛高麗來朝為海外諸國先殊方接武而至逾三年

皇帝陛下重華協德瑞應同符紀元永樂之二年冬十二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三門磧下黃河清先是榮光燭天隱隱紛紛倏然捲收洞徹見底淪連五彩間日迭耀乙酉之旦河兩傍近白光湯混如金鏐如鈴如承如玻璃色悠漾不定素練捲而擊之也居二日有玄文如綃輕幕水上如翠雲隱空已迺若漆光可鑑默然靜深非淫而縉洞絕渣滓又二日乃見濃綠又如翡翠如青

琉璃如連山黛繞磧下如蒼虬翠蛟飛舞於流衍文藻之間望之而可掬也二日後如朝霞映日紅雲上波初陽迤邐花弁紛披倏如胭脂浮流薄沫一洗下是沙石如芙蓉丹砂燦然郁外於瓊瑤綈綺之間可指而數也後二日如泥金霏屑隱約浮沉流薄彩鳳羽毛鱗鬣泳飛潛動金芝暈文琮玉在鍊錯雜班映瑩無纖塵又如築琉璃以為堤釀金香而注之也已西微碧與天一色橫渡亂流者扣舷鼓柁洞見眉髮疑若步空虛凌倒影挽銀河而下之也於是夾河觀者耄倪歡呼曠古罕遇自河津傳播于晉絳之人相率來觀肩相摩也自韓城

明文奇賞卷之六

播告于秦隴之人觀者扶掖皆項相望足相蹠也四方之人行旅過之莫不為之驚喜歎息閑玩坐起徘徊而不能去者晉高平王遣使馳奏之繼而吏民報言皆圖其狀秦王上表賀獻圖與晉人克合于是羣臣上表永樂三年春正月戊戌越十八日乙卯適復其舊實三旬有二日按所上圖諮詢羣言既審同異恭惟

皇帝陛下謙抑弗居謂何德臻茲稱

太祖高皇帝神靈然自

陛下即位以來四方萬國之外感恩慕德高麗日本安南占城暹羅瓜哇西洋琉球真臘拂林覽邦緬甸波勒

天啟元年
聖祖神武
皇帝
之先

廷比元良哈女與野人西番哈榜朵耳烏思尼巴天竺
否召不約咸至于庭瑞應大來震動天地不可掩抑太
平之業將由是而極盛臣稽職司紀載敬以無已謹拜
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啟

聖明休命赫奕洪河屢清龍門之碣昔在

太祖廣運神武銀河昭回洗滌九土洪河孔神佳氣協

順應茲昌運歲在辛丑雲雷構造河清獻瑞既摩龍門

天戈所指六合風靡景曜朝宗如河之水功德格天即

位紀元龍門河清應于明年東夷始服三階接踵如何

明大奇賞

卷之六

三

奔超有赴無壅我

皇繼統永樂紀元龍門河清亦越明年惟此龍門神禹

所關功在生民宇宙無極惟茲瑞應先後同符

太祖在天昭昭不誣禹功

帝德世萬世德帝德禹功與河俱東河源崑崙太古積

雪九河駿奔濺日沃鐵開石迴龍盤東地底龍門天開

冰激蟄起街奔九地威電走影聲喧怒雷淖汨沸鼎經

緯天文橫絕地紀貫一百川羅絡萬里五行之生莫先

於水四瀆之列莫大于此於此考祥粵古是常昭茲大

運塞其榮光虹飛雨霽露密霞流條陽忽陰乍開乍收

其騰鳳其下續其旁困其隙紆海市青紅仙

神龍汲鳳騰朝服若水轉晴一空伏波凝席沈沙

躍金至壤薦璧鸞鷁鷁下顧毛羽隔岸見魚空行曳

尾星垂芒耀月影夾鏡倒浸迴光動植交映既白既玄

翁忽丹青黃旗紫蓋春卉秋英五方歲融五緯宣精五

運合一五彩流形事有紀世久而後應物有絕倫久而

後盛地開天開多歷年所竟弁重華卓冠萬古草木咸

若卿雲爛番千羽苗格蕭韶鳳儀于時河清榮光既塞

不游不驚貢賦絡繹冀通島夷夾石究導九河轉輸濟

深浮于碩石龍門會于渭河匪後而淳易勝舟車盈變

明大奇賞

卷之六

四

謙游時移變易不存來今知如昔於昭

大明

聖聖相承殊音重譯日造在庭堯舜惟欽

我皇日於寤寐丹書典謨金鏡碎謂不祥

聖不自聖惟謙受益惟人無競河流載清尚武如帶

聖壽齊天萬世永賴河流載清龍門如砥

聖德同天永賴萬世

四夷咸賓有序

皇帝臨大寶之明年紀元永樂嘉與萬方共辟仁壽一

德咸孚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東若朝鮮日本

暹羅東南若流球中山南北有安南占城西南海東洋
瓜哇鬼方緬國木邦孟定麓川威遠八百老摘里車西
若烏思尼八刺西北畏吾匈奴哈達達者數萬朝聞夕
引奉貢儀物皆至

京師其文詞稱述盛德對揚鴻休誠服心悅發見于外
殊音重譯異服奇詭歡欣攸同嚮慕無已庶衆聚歡天
下抃喜咸相謂

聖神光被如日月之照臨天行雨施妙運莫測垂裳拱
手於穆清而有生之類盛見于四方萬里之遠鼓舞輻
輳而歸之來享來王而不能已吾民何幸而臻茲嘉會

明大奇賞

卷之六

五

實萬世一時也朝之羣臣亦咸相謂虞舜有三苗之征
周公戎狄之庸宣王逐獫狁而秦漢及隋疲弊中國
力夫之爭無時或寧唐宋否極上天厭罪命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起而定之不令而從不言而化八表同風四十餘年

皇帝以聖繼聖比隆唐虞殊方歸命者接踵而至宜
有詩歌垂之頌聲軼遠古而過之又咸謂臣綰宜爲義
不可辭則合羣臣之言從容奏寫

皇帝曰咨周家九夷通道大保進旅熬之訓虞庭干羽
既舞伯益陳儆戒之箴故愚者常以小康肆志賢者不

以外物動心朕方兢業於初服是何足云頌贊其爲作
君臣相飭之歌以繼虞周之治臣綰竊謂自古頌美而
寓規諫皆臣子據誠委曲之小心臣愚不及此乃自
皇上發之是誠萬世一時也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皇帝明德與天同運華夏莫安四夷效順限山沮海風
氣不通不招不約奔走來同梯陟踐阼陟降游瀛涇寒
溽暑赤雪玄霜殊形奇醜異服紛麗髮焦赤眊聃深
黃猩唇假豚黎面文身袒跣椎結皮裳卉巾離披落索
搖曳紫纓纓纓於音休離禽言呶嗷重譯舍館授案窮
物式陳兼金玉璫齒華羽毛服食器用

明大奇賞

卷之六

六

皇帝勤儉異物非重厚往薄來懷柔無外八表同仁磨
茲嘉會以心感人人人心自歸其來無喜矧往或追陋彼
漢唐好大喜功本之不競而末是從苟得其人不爲富
強苟得其地不足廣疆耳目細察性彼所產耽玩惑心
悔之已晚

皇帝明德謹之於細慎始惟終圖難於易照乘之珠采
庶所嘉詎若得賢照千萬里四夷畢來衆庶榮之曷若
中夏一民無饑明良責難安不忘危小臣作戒賢聖是

師

御書贊 有序

附人
七
七

右丹書義字表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御書今吏部尚書詹事府詹事臣義為中書舍人時
洪武丁卯春三月七日賜名也十有八年於此矣義初
名銘洪武乙卯進士甲科

孝陵親擢為侍從掌外制時最重兩制官非有文章學
行親結

上知不能得而得任者亦皆合時舉義賜名後以受去
乘傳歸蜀臣籍以戊辰進士承乏詞垣兼知制誥親聞
上語稱其篤實明年起復同官出示此卷俾識其下方

明史詩賞

卷之六

七

辭讓而受 命為御史監察本貫江西未暇也又明年
侍父南歸籍之父載朝于京師許為之頌以勸亦不
果但歸而語籍曰

聖天子知人之明事必傳於世宜有贊揚之以為天下
訓也籍嘗念之不敢忘茲蒙 恩俱屬東宮又同官也
義因復出此卷驚喜感泣不知所云尚惟

君父之遺言嘉以朋友之同志仰瞻 奎壁之照臨益
鍊寸心之惕勵繼自今而臣籍臣義之心敢有一頃刻

一毫釐之非義乎他日史臣書之可使之得無間然之
義乎贊曰

神明載興開天應期經高緯厚翊讚書詩諡明訓彰汪

汪百川宣玉誦金要約二言天尊地卑非義不定人當
物生非義不成仁愛之施非義則恩禮貴至中非義則
或知有變通非義則誦忠信非義尾白奇出惟義在心
理之中正萬物是制萬事是宜則成於相左有範圍造
化非宜聖人制之尺度權衡是有是特勿長以欲勿短
以私勿以好昂勿以惡低勿高下手與人推移剛毅有
執金石匪堅紅光貫日劍氣徹天人惟愛生有重於生
人惟惡死有重於死惟義之歸俯仰無愧惟義之全生
順死安於穆

明史詩賞

卷之六

八

高皇天作君師殊音鼓舞庶草蕃滋矧茲近臣日較月
軌朝漸夕摩淪肌浹髓丹書煌煌繞于天光天光霄晦
丹書不昧耿若河漢五緯昭迴夜光明月珙璧瓊瑰不
呈于書賈禍長奢豈若丹書戒謹夙夜稽于古人豈無
烏號豈無天球豈無赤刀豈若大訓惟德惟義豈若
帝訓無偏無陂豈若丹書致戒怠欲

高皇師善惟日不足

今皇繼統闡任舊人凡昔善後既秉衡鈞孜孜贊贊職
職兢兢思思義過告在庭

嘉承頌有序

今上元年
無錫縣志
北塘注大
光緒見之

洪武二十有八年秋九月壬辰朔庚戌北平永清衛之
龍門禾有異莖同穗之祥其三幹合為一仍二穗者
二穗合為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今

皇帝遣使來進翠臣表賀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親御墨為詩一章以賜今

上皇帝其詩首言創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暴禁亂之
師撫民致治之畧中言天錫豐登之屢史書垂示之嚴
明堂種薦之重未示謙冲戒謹之意為善不足之誠大
矜下民之惠與民同樂之盛心溢於言表蓋不以嘉禾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九

之祥為可矜而以為可懼而思以自勉

聖不自聖兢兢業業足以垂訓於千萬年今

上皇帝服膺聖訓念千澤之有誦誦追惟不能自已乃
永樂三年九月初旦用琴勒于石拓本裝治成軸分賜
諸王及近臣於是臣縉亦得與賜焉又適有嘉禾之瑞
臣縉仰惟日月之光華昭著于天地其溢而上者為慶
雲為景星為霞五色其下者為瑞珠為美玉為丹砂使
人歆慕而寶愛者皆日月之餘光也古先聖帝明王有
日月光華之德其禮樂文章風流遺韻之傳若詩書所
刻百世之下光景常新猶足以使人歆慕與景星慶雲

諸福之物同一快觀而屍身被其澤目觀其盛故舞誦
滿其有不發而為華封之祝康衢之謠以自鳴其慶幸
之萬一乎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已也拜手稽首而獻頌
曰

洪武乙亥秋穀登朔方龍門嘉禾生三穗二穗交兩騰
異本同類同敷榮茲珠金粟隔露凝親藩錫貢來神京
玉匣上有黃雲蒸袞衣當日御彤廷百祥析嘉陳休徵
四野僅呼傳頌聲帝曰俞哉稽之經旅命歸禾穗不
矜作詩致戒尤丁寧昌言受命畏天明降福履獲恐弗
勝庸錫親藩鍾聖情亦知玄德由茲弘十年事驗

明文奇賞

卷之六

十

天威靈聖奉通天推至誠永樂重華信有禎賜詩
日聞心屏營手澤猶存訓服膺每御翰墨懷懷美想當
席思玉几憑智周八極適亦冥重念稼穡憂農耕寒暑
怨咨憐獨笑私願年登百穀成羣臣環列侍且驚百神
降臨來軒盈雲霞灼燦飛陶泓鴻章聖藻驅風霆造
化萬彙皆流形工巧人為何足稱奎璋爛爛不可名但
見東壁餘光精刻以端溪紫玉映摹本裝以龍鸞紋頌
錫羣臣荷寵榮天球大訓河圖并人文至寶莫八紘
夜夜虹光燭太清聖子神孫萬億齡萬世黎民永太
平

白象有序

專稽成周象輅之飭以象禮大夫之笏用象詩稱象梓
禹貢言齒革則象之爲中國服用久矣交趾諸國卽唐
虞以來南交之地五服五長之所疆理以象爲貢豈古
昔之常制也恭惟我

聖明受天明命全復唐虞成周之地迨南交順附而馴
象蕃息於輦轂之下者四十餘年矣邇者倭人作亂

聖天子命將征之師行未逾時而白象來獻臣按昔周

獲白魚而勝殷漢得白麟而定西域唐得白龜而平淮

蔡白象之獻安南克平之先兆也若彼漢晉魏唐宋九

明史奇賞

卷之六

士

真林邑陀羅文犀之獻以爲異者以求而得之又皆無
其應豈可與今日之盛相挈而擬倫哉臣謹再拜稽首
而獻詩曰

聖人垂永朝大清四方萬國皆來庭考圖按籍一疆理
田賦貢錯稽諸經占城交趾占荒服漢唐列郡猶連城
自從宋季歷當否淪入異境誰能懲蠶蠶小醜作威虐
清問赤子行天兵感茲白象來入貢執訊獲醜斯吉徵
維南巨獸有馴性視瞻四體多震驚肉豐味異鼻拾芬
齒貝側理雷紋紫時來變化比賴玉隱約有似蛟龍騰
智能拒害思報謝駕車服就由性靈傳聞西竺多此物

治平之世來南濱黃金羅轡眩晴雪琉璃絡索分水晶
月光夜寒催立仗露珠下滴搖光星天河浴出雲浪湧
玉山迤邐空中行楊花煖風吹不起白雨一洗堆銀屏
乃知和氣有充塞地不愛寶星華英中朝賢俊出清濟
澤及鳥獸通幽冥雞鳴犬吠桑柘黑百穀披野雲蒿蒸
聖情謙撝勤宵旰慮及八表多鯨鯨
聖德萬歲白象額但喜指日南交赤子被
聖德萬歲萬歲歌神明

瑞應歌辭有序

臣伏惟

明史奇賞

卷之六

士

聖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放選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
皇帝開天闢地之鴻業運合乾坤包涵宇宙鈞陶顯幽
自受命降神淵潛濔梁至在位七十有一年天人洽合
和應大來若所居紅光燭天絳衣神人端簡致詞途中
遇疾有紫衣僧食丹師出淮則淮泗水湧渡江而青雲
隨之親征婺州五色雲覆軍上下寧國亦然攻雞籠山
有龍盤帽英舟彭蠡至馬當有白龍夾舟而上甘露降
五緯聚河淮流清龍馬來廷野盤成滿草木孕生並帶
連理嘉禾瑞麥之生見疊至雨暘時若臘雪應期五穀
屢豐賢俊登庸下至技術皆可名世謙恭抑畏謹終懷

始巍巍謁謁不可悉舉洪惟

聖天子達孝至仁繼承大寶重華日月光前敬後瑞應
同符益以騶虞神龜禮泉寶蓋青鸞白鶴白象黃犀神
人呼化日舒長四夷畢來視前益盛而謙恭之詔屢戒
飭臣工者甚至尤與

太祖同符合轍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臣職
在太史謹備書其事業為永樂歌詞二十有二篇薦之
郊廟勒之金石頌揚神明永樂無極騶虞出於鈞許之
神后山獻之朝為騶虞獻第一相石孝陵求厥以龍潭
山之麓得龜呈第二三門積下黃河清凡三十有二日

明史奇賞

卷之六

古

為黃河清第三禮泉出神樂觀為禮泉湧第四有事于
治城觀五色雲降自天中為慶雲垂第五甘露降鍾
山治城草木沾潤疑極燦然為甘露降第六山東野
成圍道山谷作野蠻第七北京暨回縣嘉禾屢生作嘉
禾生第八河南關隴暨四方郡縣瑞麥疊見作瑞麥秀
第九禮薦上帝有寶蓋浮空而至正陽門入于宮城
較不以宣作寶蓋第十有老父羽衣至神樂觀大呼萬
歲者三故復都邑已而忽不見通知其神人也較勿以
言作神人呼第十一有瑞石呈圖日月合璧重輪宛然
作瑞石圖第十二青鸞下朝天官作青鸞第十三白鶴

祥集以萬數作白鶴第十四得白鹿于北京作白鹿第
十五占城白象作白象第十六廣西以白兔下作白兔
第十七南夷屢獻靈犀作靈犀第十八蒲蘆上有文曰
太平或取以獻上御之為木孕文第十九瑞雪應期
作瑞雪第二十雨暘時若竹雨暘時第二十一登俊登
廟第二十二化日舒長作永日第二十三四夷畢來作
四夷來第二十四

河清

聖道成 聖世平銀漢明黃河之流至龍門進落九土
千丈渾惟華助暨

明史奇賞

卷之六

古

太祖三十年德施溥榮光塞河河獻圖五色照映水玉
壺昔洪武今永樂葉休祥頌聲作河水經天橫地洛跨
氤氲下綰綰旁困困際紆紆海市青紅艷采雲織塵靜
夾鏡空露沙石海通離婁下見焉夷宮三句二日古
莫同 聖德至與天地比天地儲祥不敢秘瑞應 神

野蠻

聖治康垂衣裳教養老重盤桑野蠻成服燭山岡金九
玉果若林桃飛絲白如白雲聚五采凝朝暉望中都若
方春萬歲稽首歌陶鈞往投取去如雨斧遠揚哉管管

手挽操車心口語 聖皇儉德符堯禹禎祥應王道成
惟寬征帛縷盈萬歲萬歲歌太平

神人呼

神人呼自碧霄羽衣舉霓裳飄星冠霞服金鳳起神人
呼震天聲海甸騰山岳應萬姓歌舞惟都城神人舉疾
風雨隨流星滅飛羽倏燦神光照區宇宇咸惟謠靈徵
同軒堯萬歲山呼仰 呼朝

白鶴

皓鶴飛青天中潯海涯驂乘駕車翠鳳旗皓鶴舞朝扶
桑暮玄圃弄影瑤池玉簫隨月玄精咏玉瑛頂丹砂羽

南文奇賞

卷之六

五

白雪千秋萬歲見河清萬里朝 羽雲月護瑤壇堯
遊行和韶舞踏成羣下進金爐煙靈芝銜出上朝天

壽域同齡萬萬年

表

進寶錄表

解 縉

癸未六月翰林學士臣解縉等頓首上言伏以 聖人
受命啟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
舜之事載於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昭明日月炳耀
丹青俾文獻之足徵賈古今之通議知無統皆在
於詒謀而繼志述事敢忘于紀載鼎彝有物 聖哲相
承鋪張極盛之閱休揚厲無窮之偉績歷述前聞之作
允為達孝之規欽惟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應千年之景運集羣聖之大成

明史奇賞

卷之六

本

天命眷顧之隆起徒步不階于尺土人心悅服之固木
三年已定於 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蠻貊罔不率服
日臨月照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妙有
綏來軌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邇不令而從盡收當
世之賢才大拯生民於水火羣雄歸命不數一大元王
遠荒禮遣其副四方幅員之廣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
典悉復其舊傳聖賢道學之統守帝王心法之言罷黜
百氏彌綸六經範圍化工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兢業
貫乎始終諸福匪臻而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

餘年升遐之日萬方哀悼比于近古邈焉罕儔漢高年不登於中壽光武運僅紹於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乘周之業元世祖席累世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欽惟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側微德邁於姬虞開創功超於晉宇承協坤元之吉夙開文定之祥鳴鳩均衆予之恩益斯允百易之應保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之后妃益莫盛於周室然勢任誕聖而無輔運之迹也如輔運而無誕聖之祥矧皆起於邦君武克成其世緒降及近世皆非

明史稿

卷之六

十六

等倫若夫同起布衣化家爲國調元翊運參機贊謀正位中宮十有五年慈訓昭明文德通理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育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皇帝陛下體合乾坤重華日月

上天中命卓然中興煥帝堯之文章續武王之繼述若

事太祖有見而知發蘭臺記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副抽金縢石室之秘又考於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頒修史之詔臣籍總裁臣王景臣李至剛臣胡瑄臣黃淮

臣曾日章臣胡儼臣鄒緝臣楊士奇臣金幼孜臣等纂修慎選多士寔錫便蕃卽開館于禁中屢繕閱於殿殿以百人之衆歷期年之久惟務校讐之事實無繭敬之能巍巍道冠於百王蕩蕩功超於千古是知禮樂征伐所自必有訓詁之文雲霞華丹之生何勞繪畫之力卽書天而瞻象緯尚奚罄於名言開玉府而見璫璣惟自廢其希邇因文序次莫抽一辭之贊揚據事直書永示萬年之大訓謹撰述

太祖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一百二十五册謹伏闕上進臣籍等無任瞻

明史稿

卷之六

十七

天仰

聖漸懼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疏

上萬言封事疏

解經

臣伏奉

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毋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具圖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謂魏徵于唐太宗者為其錄前後諫章以視起居即褚遂良即未必然借今明史奇賞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什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臯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為言者尤願

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勳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于羣盜救生民

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

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不遜聲色不為遊畋既皆遠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

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惇獨之功登臨若對之功益加密不觀不聞之地能無聞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微微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

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方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今此惟行也不宜于數改刑于無

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今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大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

明史奇賞卷之六

卷之六

陛下當教臣民不畏死余何以死懼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大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

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人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屏則有之矣誠

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說。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

明文奇賞 卷之六

十九

陛下若真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訴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雎漁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于漢儒。舛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 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自樂書一經。以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克寧禹湯文武。阜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齊。益傳說箕子於 太學。而孔子則自 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其

鄉。而曾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魯柩。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 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 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大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于滯巧。易制寺觀。尊 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 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

南末奇賞 卷之六

上

聖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擇老之壯者。驅之俾復土人。倫經視之。安若火之俾絕其賊。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目。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戒細黠。痛懲法外之威。則永平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許不宜加斥。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尚煞神。事甚無謂。狐鼠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若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通順。七政之齊。止此類也。元首叢勝。則股肱情而萬事皆舉。

人君不以察爲明。帝德罔愆則帝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

陛下奉奉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華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案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本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爲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詰之勤、鉤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公大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卷之六

二十一

也。無訟乎。相一于敬則心即人祭不必禮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敬而亨。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網不肅、累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助勞。其所以屬清要、長風采也。大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幼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曾示密旨、未聞舉善、惟曰除如、但聞上有故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彼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勸勞之術。

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曰、謂某不當刑、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

陛下輕天下、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能不顧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其易而或蒙褒管救甚難。而多得禍不止于一身。刑必延手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者哉。

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二十一

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縣、儒士廉人、材、寔、蹈、昔、趨、而、或、布、於、朝、衣、驟、歷、清、美、官、器、悍、之、人、問、其、下、愚、之、輩、朝、指、刀、鋸、右、擁、冠、裳、左、拿、筐、篋、右、結、組、符、別、履、之、賤、系、結、囊、囊、負、敗、之、備、與、馬、赫、矣。雖曰立賢無方、亦盡忱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外。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由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措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

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中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序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雖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有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明倫彙編

卷之六

三

三

陛下天資至高。合于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陛下洞燭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興。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邪已懼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

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論衆以神仙爲徵。應謂有所謂某仙某神乎。佐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洛王從璿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真偽莫明。假令真有之。則臣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水有神仙。

明倫彙編

卷之六

三

三

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煖恍惚。何足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歛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根。粟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人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計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半值。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櫛里皆不爲。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得。以當役。役。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故按其因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自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宴安。廢名城。銷鋒鏑。禁兵器。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相望。風而靡。其平不暇謀。責有司。以脩整。其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以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

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學
田舊業貢土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
人不學詩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擊戮本於僞善今之
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
世四凶之罪止于流竄故死罪而相出而不以爲仇舜
不以爲嫌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
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
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
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

明史奇賞 卷之六 三五

邦同寅協恭相親以禮而令內外有司播其善官其
奴隸是故宋儒之徒爲廉恥之節寧赴曲卒於是赴
下氣怡色而命其下者不保其所以長孝
行厲節義也且以自今其紀罪惡解官答杖之用勿
用催科督賦亦在通人而後示之亦足勸懲矣但知
罄竭愚衷之微言固不在此今命科舉急于陳賦所
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細織成文黃以將來取舉惟
陛下幸垂鑒焉

論韓國公冤事狀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

不願
所共誅

所共誅幽冥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雖所
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
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勲臣第一生封公死
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此人臣之分極矣志願
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固不
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作撥中之舉知
然矣人估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得全
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全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
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

明史奇賞 卷之六 三六

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胡惟庸
胡惟庸成事如不聽其言而胡惟庸知太師公中已
而已矣胡惟庸知太師公中已矣胡惟庸知太師公中
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作求取天下下百戰
而難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臺粉
世絕官污僅保守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
人之年過指頰精神意慮俱衰倦矣倫安苟容則善長
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惑其中也哉又其子
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讎急變大
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而

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扶以求脫。則全其本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所欲哉。今不幸以失刑。而臣懷惻念。明之猶願陛下作戒于將來也。天下孰不口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疎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臣立於

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上。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臣臣無忠智。左右近侍。必有為

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

卷之六

二十七

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為

陛下言者。而事相寬也。和已。臣臣無一人。陛下言者。所以志其疎賤。無所復恨矣。

陛下言者。一感。惜。甘。就。熱。錢。無。所。復。恨。矣。

序

贈蕭觀復省兄

解縉

唐書史官有曰。蕭氏有功德于民。餘社在其子孫。至唐入葉宰相。名德相望。世家之盛。古未有也。吾觀宋史。即乘言宋仁宗皇帝嘗大書其殿。曰。蕭氏之文章。揚丕之清。謹蕭定基之政事。可為江西三瑞。夫以端江西而皆在吾鄉。指顧之間。茲非大苑濯注。崑崙之玄圃。歟。宜其至于今。尚賢而學。競令後人有可親而仰。聞其風。予嘗從觀復得定基蕭侯畫像而拜之。凜乎可敬。而蕭乎可親。畫且猶然。矧若當時而聞議論乎。又得宋君臣天

明史書實

卷之六

二十八

草率書照目。坐心溫厚。和平從容。不迫。君臣之間。且昭昭應忠厚。淪洩。故家文物。此其所以可貴。而况觀復之念先啟後。競競恂恂。以家世自持。令人安得不感。然而感仰而歎耶。唐史臣但知八葉宰相。在當時以為古所未有之盛。又安知今日子孫。尚能守其先德。令人有所興起耶。蓋定基系在唐承相復之後。見于誠齋楊文節公所考據。其甚可信。觀復先其定基公幾十四年。子嘗謂世有不言之師。表不迫而進之。學按吾鄉節行文章。多出于三瑞之後。則三瑞有以倡之于前。其功德益以遠矣。而况子孫乎。就蕭氏論之。或以政事。以文

章以率行以武攻以貞節班班類相類而此為故家學者之後寧不忻然思有以襲其榮而蹈軌轍乎况其若觀復一門為其子孫乎不以仕止隱顯念之深而待之重觀復之兄僕復仕于皖城牧民奉法亦惟先世為之師表觀復不遠千里而往省之告別于子僕復以弟省兄固常事也以賢而仕又蕭氏之常事姑于觀復之行但以念深抹重最之而能言者亦以此而歌之云

送習賢良赴河州序

國朝初置陝西行都司于河州控西夷數萬里跨崑崙通天竺西南巨川入于南海元勳大臣先後至其處軍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三

衛既肅夷戎率服通置驛烟火相望通罷行都司革河州寧河等府縣設軍民指揮司治之與中原郡縣等而善馬之出布于天下先是民商夷虜利相售馬或相殺害而中國之貨馬貴中國之貨以菊茗為上落夷人肥殖產則聚聚空廬中置金黃彝器調以重醪而得其肉食如中國之用酒禮樂器若年若者其俗非一日矣予前年謫居履其山川訪其圖誌神禹之道河漢之實自此始而積石西去河州數千里求諸石軍中書虞三代之舊治周衰而損于夷至今數千年而復其舊則其飲食嗜欲宜稍近于中國而

先太祖高皇帝因其利而利之也置茶馬司河州歲運巴陝之茶於司官茶而民得以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殺害之風帖息而茶之繆惡亦少數年之間河州之馬如雞豚之畜而夷人亦往來慕知誠效信義有仕為臣者不但茶馬之供于利而已習君實有新金之王簡人初為廣得倉曹滿陞茶馬使於河州也故傳述其事以送之且知是司也夷夏之交義利之辯實尚忠信而篤敬河州故唐虞三代之邦也且以告予兄高君焉

送葛維彰歸廬陵序

辛巳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三

宋太史黃庭堅仕吾廬陵時葛敏修先生實從之游後太史與東坡同知貢舉得敏修之文相賞以爲異人由是名起雖敏修之什學有過人者而非二公亦不能如是之傳也今太常丞清隱敏修之後人也其兄維彰在太祖時有以其名薦者今年始赴京師以老得歸清隱求予一言贈之曰使他有傳也予曰君兄弟固無愧于先人矣若予者豈不有愧于東坡而何敢望為君傳也哉雖然維彰歸而教其鄉人子弟已修其德將自不可泯者而何慮其不傳也哉而何假他人以傳哉

送高仲仁教瑞昌序

性不羈
入關亦不
願方至

先外大父在翁高封州有弟曰觀翁博古善篆籀定封
州官下獨屏一室濫如也封州仕有名宗族多依從
有寸長同列上下官幕封州轍爭來辟爲局爲牧官
衆觀翁不屑也後家居食貧賤武勸之出爲學者師曰
禮聞來學竟以隱終子汝猷少從先太史公真我學于
縣齋遊學隆興益貧甚遇亂三十年無所居家君素嚴
親客少輒狎勿時但見汝猷來家君未嘗不迎門驩笑
也歐陽可遠素清蹠嘗謂終元朝無一人得其意獨爲
汝猷飲連日汝猷去輒不歸永豐劉信王春秋學專門
學士大夫踵門請授恐不得獨求汝猷仲子得去教之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三十一

數年口吾嘗以吾受師春秋學今老矣恐自我遂不得
傳也今德也可吾無憾矣德字仲仁又貧似其父然酒
後耳熱嗔眼然論說古今文章琅琅自歌自喜了不
知王公貴人在側也仲仁最善子友申之兄弟每與子
坐頃之未嘗不慨然思吾仲仁也申之向又同在翰林
暇日輒矯首南望曰東山何在安得見吾仲仁哉仲仁
所居東山也仲仁得師友之愛如此有弟仲武最賢不
幸早死伯兄仲智多才藝儒者仲仁事母孝而不幸貧
且病日攻之仲仁尊君沒後家貧病今二十二年郡縣萬
方辟之不起今

天子龍飛遂以瑞昌訓導之舉來武文章禁中對策
言慷慨殊不覺其貧病人也于是仲仁之貧守三
隱德亦三世矣瑞昌在廬山有瀟溪周子之風世焉
無媿于瀟溪以無負于三世無負乎師友也

北京重遊序

北京地形天下之雄傑險要士君子壯遊奇偉絕特之
觀而名能文章抱負慷慨者常終其身而不能一至焉
且以孔孟汲汲於濟世幽燕之國欲行仁政豈不能賢
于滕費中乎絕長補短憂乎其難哉而不幸當獻公子
之時遂無孔孟之迹降及晉宋好奇之士若謝安王述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三十一

少之流宋南渡諸儒務爲格物致知之學者僻處一隅
皆無因而至焉及元氏入于中夏佐以姚劉許律諸君
子雖因其適于陰山以定都而地形之強實天下之雄
傑險要撫據全盛幾將百年一時文章亦頗有奇氣未
必非山川形勝風氣之觀感或有以助之也至于元季
四方鼎沸而國都固猶晏然自若也蓋其東連滄海西
接晉冀前有瀾滌大陸之利北有重關天險之固況非
天命有歸其主自遜于荒而以勢利相持雖引百萬之
兵頓之堅城之下歲月之間成敗利鈍未知其勢孰爲
得失也 天朝太平三十餘年士君子壯遊于北京者

多矣若吾友龍虎張氏崇顯蓋嘗往來而不絕者也而予適不能一遂其游觀之樂每侍間天語退而情諸簡冊所載信古人之不我欺當孔孟之時地之不幸而不得遇賢聖之人當晉宋之時人之不幸而不得遇一世及元之時時之不幸有賢智之士在形勝之地而不獲中華之主雖有文章其所稱道黼黻豈可與六經並傳哉故曰其皆不幸也吾友張崇顯今又將往焉其為我訪潯河居庸與其豪傑俊又而謝之吾君無為而致重拱吾民無事而樂雍熙一游一豫將無不宜吾將酌直沽之水磨礪石之顛作為文章詠歌盛世自慶其

明文奇賞

卷之六

希遇固千載一時也其行旅多段先為詩歌以俟

送端木武庫歸溧陽序

聖天子尊臨大寶之初雅知端木公李思名節以問臣
 籍時公使鮮未還也及還與

太祖高皇帝實錄書成受褒賞陞擢武庫員外郎陪奉訓大夫合部人皆以老成推敬之未幾又念今書學荒落惟公在國初復按諸老宿而翰林學士危公大朴侍制朔公儲皆嘗受學于文敏趙公也公皆及師事之而學士宋公景濂于仲璉仲璉君介之宋君克溫杜君叔循皆篤志于書公與之韻頤三四十年間遂空冀北

無以為此者此衆人所知而

聖天子之所深賞歎者也于是屢書上進上視其用筆轉折微妙處指以示臣曰恨老矣猶可以淑後進也遂命選天下能書者日就學文淵閣命君輩成之聖天子所以優待老成之意甚厚而公以疾不能造朝其子閔入朝告恩命慰勞還第以藥其疾且冀其復來也京師士大夫皆為詩歌送之而縉泰附絲蘿之契未相與最久相知最深知天下之人知公之昔者未必知公之措置設施知公之措置設施者未必知公之高見遠識達道造微出乎事物之表也蓋國初公之父為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三十四

刑部尚書風裁歷於朝者一時俊偉環傑之士仰尚書之高風慕公之令典皆願納交而自少學於金華范祖幹之門實未日道學止傳而公之所得深矣其視區區利達為何事哉官當時俊偉之士知之者已鮮矣及後寓于洪武時趙鐵峯熊雲西熊西宇諸公學問金華同一傳授其門人子弟如祺辰傳先生伯機熊先生一見而契所聞相與推敬之精以晚生識公于洪武時但知慕公之書及見公之議論也退而問于伯機先生未嘗不洒然自失也由是辱公不鄙敬之重之後與同有史館同直文淵閣早夜切磨未嘗不自為之深慰也今公

謝病而歸優游家居以訓其子弟宗族人鄉黨因其適
矣望餘光而仰後塵者能不為慨嘆乎然
聖天子方思起公公之疾行愈金馬玉堂之間可坐而
待也姑書此以識一時之別云

送王作昭府序

予廬陵佳山水多文儒重世族故多朋游之益有游賞
之娛雖隱居終身而不厭也廬陵郡城南去不百餘里
為屬邑太和昔黃太史廷堅嘗為令于此愛山水之奇
勝作快閣以臨之將三百年來歸然獨存予嘗與客宴
飲於斯買船適流放歌傲脫而得王作昭氏世家甚近

南文奇賞 卷之六

其一門羣從人皆文雅喜與予游也作昭方為書縣學
中嘗私相語言人者雖終隱於茲不恨獨忘其為官
游所適也未幾予果西還積十餘年還京師而作昭
亦以明經領薦為文選年官復相見歡甚已而連
塞因予小官作昭未嘗廢學但自其胸懷洒落則
不異於有泰和之樂快閣之聞者也遇今
上擢為府屬伸之久屈之中起之久困之餘輔親諸
資欲沃其為忠與孝也文章之流傳行義之宣著必致
其告與東平河間媲美豈止為鄒枚數子而已哉作昭
勉為庶幾朋游亦與有榮耀焉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

予觀張表民生之艱難與其山川之險惡風氣之喧鬱
憫其習俗之乖離察其性之本善而治化之不難也蓋
其田少而土瘠拙於生事而習于傲情故於鬭爭而易
于劫奪蟲蛇毒螫草木蔽翳寒暄不時而不知節適也
故病者多枉死而生者多貧難習俗之乖離由是也豈
不慮可憫哉而其好尚淫祀宴樂歌舞供其豪戶惟謹
至于徃徃苗獠號為好亂生事叛服不常者無不皆然
間有得中州人士教之以識字者不以久近遇之於塗
輒拜跪盡恭然則孰謂其性之不善哉予嘗以為若徃

南文奇賞 卷之六

徃苗獠者擇其豪戶之良因而管束之而有司與之分
理以古者家塾黨序之制而立之師以教之順其俗而
習之以射御田獵祭祀燕享以漸而歸之於正寬其賦
役而漸摩之以禮樂也則朝廷有司之力足以制其
豪戶其豪戶之積威素足以服其土人比于中州以為
尤易也雖然未盡若予言而數十年來良法美意亦漸
施行矣何其尚有使者抑往往有司者之未得其道歟
桂林之屬縣有陽朔襄陽張用禮為其縣官三年矣將
赴天官而陽朔之人士頌之予問用禮曰陽朔之民易
治也先是用禮由太學生出為縣於義寧寧與陽朔接

天下事有
聖治之邑

境也義寧之民至今識之猶曰吾縣父母也予問用禮
又曰義寧之民易治也然則非可謂之得其道也歟予
之所見誠是歟他日相見兩縣之民欣欣然而相告語
者政成而化洽益知官於嶺表者果不難於中州而必
以中州之治治之也用禮辭由是而擢陞大官可期也

顧謹中詩集序 即顧太常程廷選詩序

臣籍少侍

太祖高皇帝蚤登春載筆墨格以俟

聖情尤喜為詩歌 膺思英發 神文勃興雷轟電逐

頃刻妙造 玉音沛然數千百言一息無滯臣籍輒草

明史奇賞 卷之六

書連幅筆不及成點點 上進財黠完收詠而已或不

易一字故常喜誦古人鏤鈎炳明之作尤應咄咄詞醒

鄙陋以為衰世之為不足觀而天下之士為詩者鮮能

得意焉有詩僧宗泐者嘗進詩思而刻苦以為得意

之作百餘篇

高皇一覽不竟日盡和其韻雄深潤偉下視泐詩大明

之於燭火也益如泐者尤不足以當

聖意聖凡度量相懸固如是耶近奉 內廷獲觀

先皇所御書籍見其題曰顧錄詩集二篇益

先皇所書置諸其左右深有得於

詩集序
卷之六

聖情者也臣籍亟取而讀之見其有高一世之懷而謂

人莫已知洞萬古之志而謂聖人可及謂麒麟鳳凰可

馴狎而九天可安行 帝所可趨而進也謂億千百為

須臾而日月可撫弄星辰可擠擲也謂風雲可噬吸雷

電可奔走造化鬼神可叱咤而使令也其所以自持者

蓋將與天地久存而列聖其徒也此所以自持者

高皇帝喜其詩不置而天下之知者以為雲行水流與

物無競而不知者以為狂為愚也然皆不足以知之惟

高皇帝知之臣籍知之於今而後世復有知之而將歎

其不可得而見矣祿謹中松江人初以太學生典太常

明史奇賞 卷之六

海

高皇帝郊祀有執事之榮後以才名為數人所排敗

高皇帝憐而保全之素見其詩所進上也今擢為蜀

王府教授子素相知而不相識也時年五十餘矣一見

如平生歡傾情論且以其詩集示子因序其意如上云

西游集後序

余友康君以寧吉之永新人洪武甲子舉進士為太平

府推官謫居橫浦二十餘年每歲集其迎送序述悲喜

離合與玩物適情之作皆在焉以較其今昔學問所進

與交朋往來歲時事物之代謝可以備閑居之覽而非

有所刻削以求工以誇多而闢靡徇外而爲人也前序
范君仲綸作稱廬陵文章自歐陽後世有傳其論當
矣特未知吾廬陵詩人之源流也始自周末有避秦者
九人隱於玉笥多爲四言詩刻之石間郡人往往效之
而廬陵之四言詩始盛漢封安成王長沙王而淮南王
賓客多往來荒祠古塚鏤文俱存至晉詩選郭璞殷仲
文皆遊廬陵而五七言復盛至唐杜審言爲吉州司戶
始大興詩學廬陵之律詩尤盛吉詩人之作由是也
南唐劉洞夏竦松楸其家宋盛時彭應求一作元忠稱
南國詩人江西詩派爲敏修擅其雄諸體備矣至元初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五十九

而范德機授學於儒學職學之子又從師德機即邵
菴虞公所聞得范公之骨而廬陵之爲歌行者大盛不
可悉數若永新吾得一人焉曰李樂英先生以寧鄉先
輩也宜其所得者有緒故不求工而自工歟康君未老
幸而所作當益富他日歸鄉月詩人堂而重論焉屈仲
榮辱進退萬變而性情之樂易如一日雷電風雨晦冥
萬變而日月之光景常新也康君其必有以惠教我乎
虛舟集序 丙戌
永樂初 勅修金匱石室之書繼是復有 大典之命
內外儒臣及四方羣布士集 闕下者數千人求其博

洽幽明洞貫今古學博而思深如吾太史三山王君孟
揚者不一二見然孟揚之爲人眼空四海壁立千仞視
餘子瑣瑣者不啻臥之地下以是名雖日彰謫亦隨之
余每擬薦自代不果且孟揚視功名薄如每有抗浮雲
之志期在息機與物無競故其集以虛舟名亦可見其
志焉余竊第其人品當在蘇長公之列文之奇偉浩瀚
亦類至于詩則凌駕漢唐眉山見之未必不擊節歎賞
思避寵而場此余之論孟揚者如是他人未必知也孟
揚在翰林越三年不欲示其長于人然一遇知己輒論
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事得失治道升降則目如曙光

明文奇賞

卷之六

四十

猶如懸河真若超千古而立于獨者孟揚固不欲專以
文名越石父有言士細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己余其有
負于孟揚哉余其有負于孟揚哉握手都門出其集微
余言遂敬書以使之
楊文川詩集序
詩必有序自虞廷賦歌已然其拜首題言貴難友役聲
容可想善哉史臣之序也自是數千年無詩序周詩小
序淺深可議人皆知刪後無詩不知三百篇已無序矣
必暢其辭辭暢則作者之意顯必婉其辭且暢其詞約
協辭婉則作者之意微惜哉詩之序不傳予嘗片范德

機先生詩至清江閣龜山之陽曰屈原先生故里也又
歷論之百文峰其寓舍也問其故老稱先生退然清苦
而斬然有不可犯之色辭吐婉暢制行凌厲故其詩頗
其爲人有下視一世歷古作者之心每及理道則冲然
有窮沐微泗之懷今觀吾鄉先生文川楊公詩則與范
氏同一軌轍而尤超然有飄揚道學之心絕去烟火之
累求其歸于正者鮮矣間之父老亦云先生傲睨一世
冥搜遠絕不爲世俗流遠之非介如也而其詩則定從
師於德機公又按文川忠襄公諸孫則其清苦廉頗又
非特師於范矣詩非予所能教故教其爲人之賢云

明史奇賞

卷之六

四上

送高唐王君舟赴巴陵文學敘并詩

唐虞之盛八元八愷而周之盛有八士或同出於一家
以爲極盛而皆本于學校修明之故也厥後唐虞興學
校盛而入于科舉獨貞元中韓愈等諸名士牽連得升
以爲極盛至宋科舉益盛而學校與之俱盛若孫陳蘇
宋兄弟同出爲宋之極盛元雖崇尚科舉而學校之政
不修于是名公卿雖由科第而出于學校者蓋鮮其人
洪惟我 國朝最重學校而考其成于科目于是科第
者俱出學校余縣領鄉薦者八人而六人出學校於是
魁天下者二人登上第者二人一得歸榮三得教官余

友子舟王君名進得巴陵學官以往是豈徒爲朋德致
其朴野之私而已哉固以爲天下賢見盛世將比隆唐
虞三代八元八愷八士之盛而視唐宋又將軼而過之
也科舉學校已如此而爲教官者又當思所以繼其成
也

歐陽文忠公家譜序

廬陵自春秋戰國以來爲吳楚文物之地伍子胥孫叔
敖之徒多有遺跡亦若新金子胥廟在羊山廬陵放城
叔敖之故居斷碑殘碣往往出於荒榛瓦礫之墟傳記
所不及采史官所不及錄後世所不及知徒秘於私家

明史奇賞

卷之六

四上

子孫相傳今千數百年猶及見其一二得以補聞見
之遺迨知歐陽氏譜比今世所傳文忠公之所修續蓋
猶未得其詳也按宋仁宗嘉祐之夏四月歐公歸廬陵
得其譜於吉水與其所藏者參校而刻之流潤益草草
旬月之間耳宜其不及詳也余嘗過萬安見梁國公泉
寄碑石默然尚存國公諱忠與宋太祖爲布衣交梁
國其追封也今宋史不及載而文忠公譜亦不及錄推
其缺遺者豈不多哉文忠公平生亦念念於廬陵者故
不遠數千里歸葬其考妣刻石表阡期以不壞此其意
可見也而或者答其恩顧而不思吉此豈知公者哉公

沒後發夾辨子孫相繼歸於廬陵然皆始寓于新全之萬全蓋歐公之歸時李太白在臨江公托爲買新喻田宅以居故也吉水同水鄉臻善里則自發之孫視世南渡隨高宗至杭都堂審給部符今在迹余猶及見其最可信者紹世生日俊日俊生三子長曰雲居述符次曰霖居新全季口步字季澤始居吉水之螺陂旁生克用克用生炎起新昭州教授先士世祖生春之姁姁也炎起生慶旗進士靖江軍節推節推生吾行吾行生師尹諱衡至正庚寅貢士號莘雲子少時嘗從講學于子仲訥與子父莫逆予兄大經其妹婿也莘雲既沒仲

明文齊實

卷之六

四十三

訥亦蚤世其諸藏子家仲訥有子孝忠殉于子家於其冠也授之譜與文忠公品像俾謹藏焉永樂四年丙戌卒忠來京師將謀刻之以遺其後人而予爲之序其事如此且俾知此譜蓋世世修明之此於文忠公所輯爲尤備也

城西蕭氏譜序

縉少時讀家乘姻盟記見所載自漢唐至元赫赫富貴非一家但里閭可指顧而及者則以先生長者問其門屋所在子孫尚隆替與否或喟然笑曰是其地者昔其崇墉與室今其荒榛敗壁而子孫莫知其之適者也或

感懷

曰是疑卽今其所居而肆而園蔬而田而地者或戚然而悲曰是其子孫固在而窮而愚以不學貧以不立者也或欣然美之曰言曰是仲某能世其家不墜其先者也至顯于時不凌益競者也辭色三變稽顙已疑其然

其所以然不能細也稍長而備員法從仙石室之秘薦見天下之書交當時之士于是吾鄉姻家比皆赫赫者始盡窮其細而後之善惡之驗于人子者甚較著彰明不幸而不驗者則甚少也城西蕭氏濟寧將相名家係山鄱陽王後十七世平義軍蕭忠國官廬陵次子文仲來婿吉水張氏遂爲吉水人世家城西簪纓蟬聯詩書

明末齊實

卷之六

四十四

浸淑先族祖宋蒲州刺史宣王諸孫如山塔雲岫護軍七世孫也先外氏封州高使君若原進士公餗于蕭氏皆重姻壘婦積善流慶日新月盛方殷未艾復始可期縉於姻家之本方與有榮焉者引高持此譜來請序三復歎歎益知護軍而上將相助業富貴瓌瑑又大有盛於近者故家世德有如此哉予安得不及復深歎其十餘年少長之間之聞見也歟引高名嵩中護軍之九世孫云

鏡方彭氏族譜辨疑序

甚哉公議之難明也而世謂嘗明於身後非謂其國史

之傳足以考信歟未也時移事去過其舊鄉詢其故老
稱人之善者無所依諛言人之不善者無所避諱考其
成敗之迹與其言行之遺以推原其用心庶幾足以知
之然猶未也國史固不足盡信賢人之隱德難知而凡
傳記所說私家之所纂錄或友朋私與其所善子孫欲
蓋其所親亦有竊諛未死之先逞其胸臆之見筆之於
書以授其人令身後出之以為信實是非錯謬又有甚
於國史之傳訛昔有言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欲知
其人之善惡是亦在并視其子孫之隆替可以徵之也
唐末五季豫章廬陵之亂極矣鍾傳起鄉兵策功至通

明史奇賞

卷之六

內五

顯已而驕恣其下復亂賴危全諷彭玕兄弟起而救其
弊粗定一方傳奏全諷為廬州尹為吉州雖由傳所薦
實俱唐室之命也楊行密既背唐以自為則管江西處
之獨全諷及玕不從仍書輟史之號各守境土以拒行
密則二人者特立不從亂固唐之忠臣也厥後勢孤援
絕不得已而奔馬殷未嘗為之臣也殷亦念同盟以客
禮待之獨鄉之傳聞與私家纂錄多毀其務報仇為割
擊劫州人往臣于楚蓋其時全諷死光稠降玕既去而
行密盡有江西鄉人亦有仕于楊氏玕固楊氏所惡也
則其毀短玕者非私怨則為楊氏惡之矣玕之不死直

必有以報唐室者不幸梁唐繼纂志不獲伸惜哉又其
事多散出於國史不得其列傳獨其子孫之盛有非私
家所得而抑之者蓋天之報之也故翰林危公大朴嘗
叙其族出於全諷建昌撫州之有危氏猶吉之有彭氏
榮盛相埒兩家善慶之積公議之明亦可得而徵也子
友彭君子斐以家譜來京師名卿鉅公既皆為之序
乃以示予予頗通氏族之學請著予所聞以考正焉譜
稱彭宣氏事漢成帝為大司空而非齊陳留王樂其九
世孫子按宣事孝哀以二十七十四戶侯長平薨譜曰
坦子聖孫業嗣侯遭王莽始廢而譜畧之成帝下距北

明史奇賞

卷之六

內六

齊將四百年未應幾九世疑上當有十字器譜之增續
傳刻屢矣微或有此遺脫也又云陳留王六世孫景世
值唐中宗為禮部郎官其後有攝雲天寶中袁州刺史
李景以名聞上遣中使齊延立召之至再乃行上欲官
之辭歸遣中使房嘉送之嘉賜東帛疏其鄉口招君有
震山鈞室石室其所居處今袁州宜春也子按宣家准
陽樂家安定而景直但云世居淮陽豈遷徙不常故畧
之歟中宗時距天寶未遠景直攝雲非父子則祖孫耳
譜稱攝雲之子始家廬陵而不著其先以何時居宜春
予以他書考之蓋自景直之先隋之季氏而譜失其名

不敢妄加蓋諱之也又云招君之子茲憲宗時進士爲
進賢令三子伉儷維岳皆進士而個登第在德宗貞元
七年爲令宜春父茲登第在其後茲十七生伉十八
生個個登第時纔十九茲登第時年五十二相去十六
七年可以年少榮升而父差池晚世固常有此也個生
輔信州長史五子珏其第四子其世德既如此諸稱其
乾符初投筆起義兵子按不著其居里按史稱珏世家
廬陵今吉水永豐故廬陵縣地南唐保大八年始置吉
水旋廢雍熙元年復爲縣致和元年始置永豐今永豐
之沙溪吉水之豐口墳墓具在珏以後唐長興四年癸

明史奇賞

卷之六

四十七

已三月癸年八十救葬長沙楊氏太和之五年也未四
年而楊氏四上始歸非折桂鄉之豐口珏之生當在唐
宣宗大中七年癸酉起兵時纔二十餘耳州志稱平湖
有彭耳墳塚所居必有長溪豐口之間其爲吉水人無
疑也又云乾符丁酉謁鍾傳命鎮王嶺按王嶺在今吉
水之蘭溪其上倉廩府庫之迹猶有存者其前有山曰
張欽寨乃吳將也兵對壘之所初珏以門弟領胥徒爲
州從事卽棄去歸鄉與兄弟治兵王嶺非傳命鎮也傳
命以中和二年觀察江西而撫州亂賴珏及全諷平之
傳始上其功爲刺史未嘗私謁傳也諸稱乾化初授檢

一折力

按太保後唐長興壬辰加太尉封安定王以疾辭不拜
予按乾化之時馬殷尚在羈縻莊宗克梁殷始入賀珏
不與偕行其志可見長興封王之命猶且辭之朱溫太
保之命其不受可知矣然則但稱吉州刺史者固珏之
志歟今吉州自唐初所制故無城珏始築宋季丞相江
公萬里爲守以兵少減其舊之半其故址際山帶江雄
據要害元季措置緒餘猶可想少年起事白手百戰千
戈從容不廢講學真豪傑之士哉故楚國大司徒歐陽
文公以爲使吉州遇時得君當不在郭汾陽下不虛語
哉然予嘗過華州仰思汾陽之風低回其故里而訪其
明史奇賞 卷之六 四十八

子孫又不如彭氏之在吉者遠甚彼此先後所得又何
較哉訂長子世家廬陵顯者有博士齊太子中允惠求
賀州刺史居壽御史中丞思永程伯子其婦也其在鄱
陽汝陽治平進士第一吉水豐塘有方適寶佑南省第
一人其在鏡方有應瑞應星應祈方界皆起予皆進士
予美叔季新叔士龍九齡必達士傑禹士德高子明子
承仕皆有名吾子斐其後賢也增修是譜其善承先祖
之志哉

吉水余氏族譜序

始與余忠襄公十二世孫學夔奉其父之命以家譜求

子之序按忠襄公以慶曆五年報使契丹坐習勞語出知吉州仇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大監還鄉里閭門絕人事凡六年吾吉與始興通相近于時南昌陳氏有公儉與公厚善故其子仲荀為婿陳氏因買腴田數百頃為子孫計遂有後于吉世業儒索九世而至友梅當宋元興際衣大帶不為夷習為鄉之宗儒學變之曾孫也夫以忠襄之仁賢其有後固宜又得友梅諸君為之繼而皆未食其報也學變之宗族繼自今其盛豈可涯哉學變登永樂甲申進士第在二十八人之列學于禁林忠襄公之業其載顯於是歟且曲江數百年來相明史書

子之序按忠襄公以慶曆五年報使契丹坐習勞語出知吉州仇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大監還鄉里閭門絕人事凡六年吾吉與始興通相近于時南昌陳氏有公儉與公厚善故其子仲荀為婿陳氏因買腴田數百頃為子孫計遂有後于吉世業儒索九世而至友梅當宋元興際衣大帶不為夷習為鄉之宗儒學變之曾孫也夫以忠襄之仁賢其有後固宜又得友梅諸君為之繼而皆未食其報也學變之宗族繼自今其盛豈可涯哉學變登永樂甲申進士第在二十八人之列學于禁林忠襄公之業其載顯於是歟且曲江數百年來相明史書

明史書

明史書

望而起有唐相張公與余公二人而巳皆有後于吉世非知吉多君子而士風之可依故歟二公之見又何其相似也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若二公者豈不謂之知可乎宜其非他族之可及也余之子孫其善繼之哉與張杭盛為曲江之光重以為吉人之勸哉

記

素位軒記

解經

余自洪武乙亥歲客游輓城季大父山泉先生之門人高君汝南為郡學官由是寓學中久之盡得其學生橫經論難情好漆客若今知興安縣周君鳳祥其一也周君傳高先生易經學貢京師有名聲于胃監既而選試獨一人高等擢今官予復與相見十有五年于茲矣昔也少壯而今且班白矣然於初見時情懷論議皆不異焉蓋人之常情方其未仕也有爭名躁進之心及其既仕也有希高望遠之意仕未崇顯而疾病及之未明史書

明史書

明史書

有不歎老而嗟甲者也故其在學校一不足而官仕官及其仕宦一舉足而望鄉相其身所處之地其心無一息之安也而何望其有及於物也哉為學官者無心於教其弟子為民牧者無心於愛其百姓惴惴然何暇於日用之間哉周君之學道固不如是蓋有得於易之通而異乎常人之變也故其情懷論議無所動於外而窮達出處隨所寓而安且以素位名軒而求余為之記焉余觀周君在郡學時安於郡學故學成而充貢在太學時安於太學故名立而登仕今其為令一縣也安於為令設心措慮唯在于令之所當為也其惠澤之施及於

物可知也。與安富路于交廣湘灘渠水之所發源山林沮如蒙昧險阻之間居民財二千餘戶以應府司大藩之供億周君爲政三年勉循循撫字而勤相之趨事赴功未嘗敢後由周君之心在乎此而無外慕之私也予觀自古之循吏往往皆入爲卿相爲三公號知大體不爲爵位所動者非養之有素其能然乎故其位三公不以爲泰由其爲守令不以爲勞也守令其可易而視之哉周君勉之將由此爲卿爲相爲三公亦安其心處之惠之及物也祇見其益多耳周君毋忘舊學焉

忠孝堂記

明末奇賞 卷之六

五十五

嗟乎忠孝乃人生之大行也能植立於忠孝之間者方可謂之正人方可以之垂世若而人世不多見也然揆之人孰無忠孝之心哉哉其未泯人人具有可忠可孝之骨具有作忠作孝之腸其有識忠識孝之暇及其長也妻子溺之利害休之見善而退見義而靡焉乎而能植立於忠孝之間者蓋難之矣是以正人不見於世而後世之人亦無以述其某忠某孝也者甚矣忠孝之難也宋丞相江萬里公自少以忠孝自勵爲吉州府時造雲鶴書祠與郡人士及民間之俊秀欣迎於忠孝之大行而風俗翕然爲之不變嗣居典鉉爲權臣所扼遂

解組歸而奮然以忠孝自勵因以勵人而額其堂曰忠孝之堂非敢夸辭以示獎借也然忠孝之人能具忠孝之骨能秉忠孝之腸能碧忠孝之暇三者備而後以忠孝顏其堂非堂以人重也人以重堂也於是江公之堂以忠孝名卽以忠孝傳也是爲記

雪陽孫氏奉親堂記

乙亥

仲尼稱閔子騫之孝曰孝哉父母昆弟稱之猶曰私耳人無間言信矣哉聖人所以善成人之美光明萬古日月行天照哉不可磨矣孟軻說曾子與之孝曰可也無過分者而分內幾乎盡矣孝子心無自足也軻之言參

明末奇賞 卷之六

五十六

之心耳韓愈稱董生之方被於夫難人事天理一至於此哉下觀 本朝兩制名卿之稱孫思遠辭榮歸養徵諸 京師京師無間言徵諸江鄉而江鄉無間言難矣子於子信彭君爲近戚而思遠又與子信爲厚善也知其構堂以居而曰奉親也有古哉人惟知奉其身耳膏粱極味之奉其口也縑文極綴之奉其體也雕椽刻桷極與以奉其居也與凡可以奉其身者無不至也而不知身者親之遺體也微吾親身易從有哉其几悖逆者雖不知其親無不知奉其身也噫嘻亦愚矣未有以吾說告之者奉其身蓋卽所以奉其親而不知所以奉則未

其說更詳
附錄卷一
卷之二

有不背施而逆持者矣。昔楚人有兄弟二人者。其一人者富貴隆赫。享獻窮欲奉其親。而卒以禍其身。其一人貧賤。非其力不以食。非義不以享。養其親數十年。卒以無禍。此豈極意奉親。而反不若率意而奉其親者之無禍哉。義不義云爾也。奉之云乎。捧持之洞洞屬屬。然兢兢業業。然仁義以奉其身。則孝敬以奉其親矣。飲食供奉云乎哉。子雖不識。思遠子信爲予言。蓋知所以奉其身矣。因子嘗曾子與童子者。豈皆三釜五鼎供奉者哉。若閔曾之奉親。可以勉之。

萬安賴氏源流記

明末書

卷之六

五

江西廬陵人。尚故家否者。雖盛富貴不尚也。故家又各以忠孝相尚。否者雖故不尚也。蓋風俗然也。是以故多君子而忠厚相承者。故家亦難得。若廬陵郡南百里邑萬安。藍田賴氏。自唐五季自宋及元。積以文武顯。亦廬陵之難得者也。賴始居處之寧都。自都兵公宦遊歸。升次萬安。遂立家焉。都兵生料院。料院公愛部口之藍田。嘉山水益嘗觀遊。一日大雪。單騎來死焉。死所氣溫。獨無雪。馬踏土掩其半。交還悲嘶於庭。料院之父部兵大驚。隨是馬去之。藍田馬伏死。料院之屍在焉。其歎曰。是吉地也。天也。具衣冠就葬。以是馬殉。且營築室聚族而

明末書

卷之六

五

居。遂以義馬名其地。至宣義公嘗于所居前。洞見夜有火光。盤其處得石如珠。炯然有炳。人以爲祥光。先是地名南乾。易名藍田。職此故也。宜易家富年萬環數十里。無外屬。既大而賢。總訓益主祀田祠。宇公所創也。於是萬安故家以忠孝相尚。繞四姓而賴居其一。傳至將仕公。至迪功郎。至統領公。隆祐後南奔。館焉。付以奇寶。多讓不受。至宣教公。嘗造海舟役重家。稍落失萬萬不爲意。至金紫光祿大夫。尊老先生兄弟三人。判爲三族。居塋畔曰塘畔族。居下西者爲下西族。居嶺下爲嶺下尊老二子翰林校勘。羅山先生國子學諭。孝則皆以文明。與丞相信國公友善。丞相幼時曾隨其父受業教藍田。子弟止其家爲大書尊老。羅山學諭書院等字。又題其柱曰聚乾坤清氣。爭日月光輝。則西澗葉先生之祠也。初丞相舉進士時。歸見尊老先生堂上。旗鈴適至。兒聞鼓聲爭走前視之。丞相戲曰。何視也。尊老曰。視天下狀元後丞相果狀元。及第。羅山有集行于世。若陰邊先生亦以詩鳴。至秋霖先生兩舉進士。至東原舉進士。米第卽棄志不仕。至振宗季章季隆皆有文行。祀祠虔潔。以隱德終季章子佐才益樹其家法。祠祀之禮有加焉。且與振宗議立石於祠。以輝先德而垂無窮元季之亂夷

陵故家悉爲義旅佐才子所立誓曰吾家自唐宋稱號忠義豈忍坐視泉鏡之壽吾郡耶卽披甲上馬一呼鄉民畢集帥千人前扼大江與賊戰屢破之終元季之亂賊不敢犯藍田是爲總管作霖先生也先

太祖高皇帝兵至九江卽問道來歸爲鄉導以定江西獻陳氏公有力焉洪武初召之京師自歎曰吾老矣不能將也子彥和率其衆附先

太祖皇帝御奉天殿授世襲百戶吟邀曾孫進德兩舉進士登胄監按治山東行監察御史事洪武戊寅作霖季子九經迎侍彥和東歸善道友祥先生之子子恭以

明末奇賞

卷之六

五

隱德弗耀有光先生世當念祖德之膏流撫宗家之宋盛詩書之習益隆忠厚之傳無奈又將纂其世系建祠立石以遺後世囑求記之予嘉九經子恭之用心仁矣賴氏之興未有涯也故序其大略爲之記云

徐氏今人堂記

吉水徐氏大族也其先金陵人元初有字平遠者揭文安公稱其明達親賢好士周人之急或防以政迎辦理解大德初活饑民官橫浦隆鹽法利害上府議有織金文綺之賜開新塲以便民民其懷之其母年九十餘辭榮歸終喪改官富州屢攝州事大治百姓頌其

美上官薦其能其家世以尚書傳授故達于政事使之通顯當不在漢黃丞相下文安公富州人也卽今之豐城公得其質故常自負以爲確論于是郡太守率鄉人士題其門曰好義之家而表其所居之坊曰普惠時元

仁宗皇慶壬子也平遠諸子皆克肖而孫城書經學有名又講於雪隱高先生高先生故宋儒有節榮城南學行益進遇亂與先公筠澗於文水之西日爲歌詩更唱迭和傷時撫事自視雖屈平杜子美不甚相逮也城南子學泉尤爲鄉里所敬服令子叔通謂其家世好義本于孝友之緒餘所謂親親而仁民也其弟叔遜叔勉合

明末奇賞

卷之六

五

口一辭推原其意各其所居之堂曰孝友來京師請予記之予觀世之爲善者其用心誠僞不可知亦視其所成登何如以知之矣自予耳目之所及鄉之人自大德以來以活饑民得官者亦有矣求如平遠得人稱道至以黃承相比之則未之有也有爲善之名而富貴一時者又多之求如平遠數世之後子孫益甚而推廣其志則未之有也蓋其活人之心重以周而得祿之心輕以少而富貴之福其躬者又未極其報宜其有譽于當世而有傳於後世本其好善之誠也不然自皇慶壬子距今九十餘年徐氏之好義如一日而子孫之孝友

彬彬出其門也。此豈人力也哉。繼自今登斯堂而無愧于門者，不可以自負不益。當有所勉，其有愧於心者，即不可以自解而尤當有所懲。茲或有愧於其心者，不幸者也。豈可以甘于自棄而無悔也哉。此敘通名堂之意也。或曰：言孝必言友，何也？曰：上堂具甘旨而養其親，其同胞失所，父母食之且不能下咽，以仰一事而觀之孝者，必友不友者，必不能孝也。又曰：言好義而必本于孝友，何也？曰：人有散金帛慷慨赴人之急，而與兄弟爭錐刀之末，有嘉聲名結賓客而親族流離，曾莫之恤，甚至其親亦漠然者，則其好義皆偽而已。予嘗從徐氏父子

明文奇賞

卷之六

九十七

兄弟與其賓客故人宴飲於慈堂之上，而類仰無愧者，皆非世俗之所能比也。

溪山萬狀圖記

余有溪山之癖，少時見日出東嶺，朝霞絢映草木奇秀，每乘興獨往，過水光瀾灩，傾巖瀑布，與流溪湍渡處，漁家艇釣，輒不勝喜，微吟縱觀，不知日之夕也。或明色過從，携壺命奕，為登山臨水之觀，髮不及髻，屐不及屐，衣帶不及盡理，款然赴之，每至月出，久之倘佯而歸，木管厭也。後來經涉世故，拘牽行役，不得自由，顧瞻溪山如舊，親朋間別之懷，形於夢寐，蓋嘗以物主之地不同，氣

質之性，亦與江湖之魚，不樂於宮沼山林之馬，不美于天閑貧賤之習，不適於富貴閑曠之情，不堪于拘束也。溪山之遊，觀豈有聲色臭味之足移人也哉？予本溪山之人，拘于氣質之偏，習于聞見之迹，而學問之功，淺未能超乎事物之外也。嘗自知其僻，焉余有蔡君學淵為言，吳興李華甫氏亦若余之僻，且以溪山萬狀圖求為之記，展之盈數尺，而所謂萬狀者，固不出乎其筆墨之外，玩適之餘，庶有超然而得乎僻者，可以兩忘幸因蔡君而命之也。

時敏齋記

時敏齋記

卷之六

五十一

息庵學者之賦也。時敏學者之方也。不敏未有能學者也。聖人猶然也。孔子好古敏以求之，是也。弓矢機張非敏不發，申論與斷非敏不成，搜獵馳驟非敏不獲，分章辭訟非敏不勝，文章政事非敏不妙，不凝雖曲藝凡事猶然也。矧夫學聖人者，豈不然也哉。兢兢業業，早登贊禹孜孜，湯日新，文王乾乾，雖聖帝王猶然也。說曰：遜志務時敏，是也有如不及之心，與方面或有間之，意與麓中道之貴也。山溪之塞也，前功廢而徒敏也可不成哉。世之燭明血勇之士，一旦為功名文明之舉，故其中心忽焉企而赴之，效之則之介然之頃，初心之發，火燄

噴水。漢。漢。木。膏。不。甚。銳。且。敏。也。取。卷。書。手。閱。目。透。若。將。吞。噎。大。聲。琅。然。未。數。紙。若。三。軍。之。敗。甲。委。卷。而。後。而。卒。靡。也。猶。骨。於。威。而。忍。也。意。數。昏。喟。然。心。力。俱。困。昏。然。咽。舍。火。水。而。息。者。甚。多。也。其。他。肆。筆。點。古。黃。當。遂。論。體。樂。忽。然。雷。鳴。忽。然。電。馳。忽。然。蛙。然。息。者。雖。外。慕。猶。然。也。矧。夫。聖。人。之。道。非。能。有。欲。豈。其。人。者。哉。則。一。飯。思。竟。舜。置。七。觴。而。莊。騫。一。鷄。慕。孔。子。洒。下。咽。而。費。貨。者。何。限。也。烏。在。其。為。學。哉。故。學。在。敏。敏。在。時。無。道。不。敏。無。時。不。敏。無。時。無。處。而。不。敏。斯。為。學。者。之。方。也。可。以。一。息。忘。罷。賊。之。哉。余。平。生。無。不。敏。之。時。以。力。敏。事。則。事。就。以。心。敏。志。則。志。

明奇賞

卷之六

五九

誠。心。與。力。俱。敏。也。知。道。以。來。十。餘。年。聖。人。之。所。志。洋。焉。未。窺。其。際。也。也。敏。木。能。置。其。力。也。此。豈。一。朝。夕。之。敏。求。可。志。哉。郭。君。其。以。時。敏。者。其。論。也。固。將。以。求。聖。人。自。勵。也。予。其。與。俱。從。事。也。固。是。說。記。於。壁。真。如。朝。夕。相。講。也。爾。在。居。之。西。廡。完。章。御。有。山。俯。有。泉。左。右。琴。瑟。書。史。高。器。皆。麗。足。玩。適。而。已。宋。自。宋。居。東。柳。後。逮。吉。之。吉。陽。門。系。出。汾。陽。忠。武。王。三。十。六。世。孫。云。

私淑齋記

有唐張文獻公之遠裔曰希顏生三十年而後從事於學志甚篤而堅守其力而固以私淑名其齋案余記焉

君。顏。名。思。義。希。顏。者。也。而。又。喜。孟。子。余。豈。可。以。無。記。哉。孟。子。嘗。舍。顏。淵。而。學。仲。尼。矣。君。又。舍。顏。淵。而。學。孟。子。焉。乃。戾。乎。昔。者。王。損。學。孟。子。韓。退。之。告。之。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若。沿。河。而。下。以。至。于。海。沿。而。不。止。雖。有。遲。疾。必。至。焉。賢。希。聖。孟。子。可。以。學。仲。尼。士。希。賢。孟。子。以。求。至。於。顏。淵。孔。子。不。難。矣。希。顏。力。學。堅。固。吾。知。擇。善。廣。矣。今。一。其。所。以。名。齋。也。又。知。其。擇。善。不。務。於。從。逮。而。工。於。切。近。也。豈。不。真。可。為。善。君。子。哉。夫。人。有。身。人。知。愛。之。也。愛。而。自。私。凡。可。以。取。諸。人。者。無。往。而。不。盡。其。力。也。愛。其。目。私。人。之。文。繡。好。色。以。悅。之。愛。其。耳。私。人。之。管。絃。

明奇賞

卷之六

六十

音。聲。以。樂。之。凡。天。下。之。物。可。奉。悅。其。身。者。萬。方。段。之。以。為。愛。其。身。也。不。擇。是。非。不。量。可。否。甚。者。至。為。盜。賊。皆。自。以。為。能。奉。其。身。而。不。知。反。以。禍。其。身。者。皆。是。也。惟。聖。人。之。道。在。人。未。遠。非。如。芻。豢。而。可。以。適。口。非。如。聲。音。采。色。而。可。以。足。耳。目。之。私。非。如。文。繡。錦。綉。而。可。以。華。其。身。也。取。之。而。無。與。禁。私。之。而。無。與。爭。也。有。之。而。終。莫。之。奪。也。任。意。所。思。而。人。不。怒。任。情。所。求。而。人。不。惡。如。深。夜。求。水。火。而。人。無。不。與。如。穀。種。之。物。得。而。生。之。在。我。有。餘。用。之。而。不。窮。也。近。易。而。且。無。禍。如。此。人。惟。不。足。之。私。而。惟。私。其。遠。且。難。者。其。可。指。而。取。也。如。此。人。惟。取。其。微。倖。而。不。

可必得者吁此誠可謂斯民長太息也希顏家田心匠
坐一齋二十年餘無諠譁其書滿家朝思夕諷得於
今之人者甚少而得於古之人者甚多味性命道德之
言如目擊古人考成敗是非之由如目擊古事而時出
以驗之如今駸駸乎自源祖流未有極也是以既疏自
飽而不願人之膏梁縑袍自安而不願人之文繡絕意
於榮名利達之求而惟善言懿行之是則曰庶幾乎淵
之奉奉軻之自反豈不真知愛其身知所取肆意求而
無禍哉於人之求其遠且難者與其微倖而不可必得
者豈不賢之遠哉余所以樂爲之記也然孟子幼被三

明末奇賞

卷之六

本

遷之教表資參仰之徒遊梁適齊微環千里之間其有
得于見聞之頃日進于聖神之域其必有覺其進如孔
子之自名非但謙詞而已也故猶以孔子之澤未泯而
已得其傳爲幸也於斯時也如屬其什矣然豈有軻書
之七篇著明深切如今之不待於求人也哉是又使聖
人之澤自五世而萬世柯之功也希顏今得以端居一
室而私淑其身不忘孟氏之功宜以茲非才雖然以孟
氏之賢去聖人未遠七十子猶多存者而凡載道之器
未火于秦也孟子猶以爲幸而得之則凡不幸而失之
徒知私於物以禍其身者如今之人亦豈少哉今又去

聖人若是之遠而淑艾之道逸乎無傳吾道惟一端而
異端百家雜出其間希顏而私淑也其可恃其幸而不
思其不幸之大歟誠非百倍其功千萬其能不可也何
也聖人之喻道也曰水哉水哉其自警也曰日新又新
淑艾之功豈苟然而可哉艾之爲治既有斬絕自新之
意而淑之訓善亦有疏濬澄汰之功江河淮濟映徹萬
象涵天地而虛明鑑纖塵之可指其湛然澄濤而若是
也而後謂之清淑也潢汙行潦其水非不清也渣滓未
融而澄汰之功未至也豈可謂之淑也哉人爲善何以
異此希顏於潢汙行潦也能不凜然懼於江河淮濟也
明末奇賞

卷之六

六

能不惕然厲乎善其身而於賢聖似易實難也而亦非
在于高遠也惟希顏而後可與論此可與爲此記也其
惟日新哉又日新哉又何記哉

明文奇賞卷七目次

解縉

文

解氏雙桂坊上牌文

跋

跋蘇太史書崇宗禮傳

跋王侍郎所藏楊補之梅

傳

太原王傳

伯中公傳

明文奇賞

卷七目次

一

弘文館學士羅復仁傳

亡友六君子傳

東溪廖孝子傳

賈義婦傳

贊

胡貞婦傳贊

御史陳君仲連像贊

徐隱君畫像贊

徐七謙贊

鍾旭贊

行狀

淵靜先生解季通

墓表

周君宗祥

麟極藍先生

翰林院檢討廖君

元鄉貢進士周君

溪澗周先生

倚富蕭師文

誌銘

明文奇賞

卷七目次

二

吳先生

夏侯時雨

高夫人

周宗振

黃君仲簡

周趙哲君

黃守一

劉君象賢

琳樂徐君

故西山劉先生

錄銘

雜述

大明帝典題詞

論作詩之法 三條

明文奇賞

卷七目次

三

明文奇賞卷之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文

解氏雙桂坊上碑文

解縉

許國入題
有卷七

伏以周家論選士俊士造士之秀曰進士與天下而為
公解氏由唐朝宋朝元朝以至千 皇朝視江表而專
美乃於孔道爰建新坊千以表文獻之足徵千以彰世
科之寔盛擎天柱穩飛雨簷齊恭惟監察御史大經進
士翰林應奉大紳進士今肅風霜光依日月當大明之
盛際偉拱武之設科一舉成名仁惠競爽人皆稱難為
明末奇賞 卷之七

兄而難為我獨謂有是則有是兄是兄是兄是兄是兄
鄉還是竹梧之遺澤餘子無出其右五經九古故
方弱冠二十左右之年一鼓而魁於鄉焉及科月舉三
千禮樂之字聯名而唱於臚傳如大小宋之後先與東
西陸而伯仲萬選萬中所以挾者章玄成之一經載馳載
驅不待手韓吏部之四舉是故龍虎榜首謂之鴻雁行
間故父母之俱有尤君子之至樂以新進士有清要官
或綱紀於烏臺或儀表於朝著此高令尹所以有雙桂
坊之華構而唐中書慨然有三大字之扁題夫試一吟
見此雙桂雖未及實家之五然已倍郊林之多世上無

花散開香從此遂流芳於美譽人誰不知此也
能悟主於片言老我冬烘嘉君夕秀當奈香清遠
士之別又觀升堂拜家慶之榮秋水日月與影龍蛇大
夫固當如是和羹鹽梅酒醴麴蘖宰相時來訪之嘉與
同盟共伸善頌

解家兄弟與連壁雙桂坊成二月初一舉成名天下行
昨夜東風吹斗轉魁星又助泰階符

明文奇賞 卷之七

跋

跋蘇太史書崇宗禮傳

蘇受學於太史蘇公平仲謂習其文必公之文必可傳
世也今夏官主事崇君以先處士君之文必可傳
微太史之文亦安能卓卓如是哉按崇君之文全用
賓括人待父宦游因家下抗元未常仕矣已而內附遂
不仕徙家義溪宗禮家近焉從暇牛種耕植以養母家
益削而守益固或以其困也勸之仕終不出喪其母父
而不克舉日夜號痛人不忍聞宗禮方講為舉葬之用
賓竟以哀毀卒其妻亦死宗禮慟哭告其朋友故舊出
財力立舉三喪葬之又負春師親與其子付梓曾人言
手偏大不顧也嗟乎此宗禮之義誠可於古人中求之
而其責用賓之朋友故舊有日則賓有財諸公敬重每
不惜千萬錢供其為宴樂用賓本當赴今用賓死獨千
萬錢不為舉其家三喪則平日敬重者皆為耳宜乎用
賓不肖與諸君宴樂也由是人人感動處士君亦善言
語哉傳又言子不識處士君聞其義延與相見容止草
率言未既不辭竟拂袖出去不知者謂從容禮法之外
哉此乃所以為處士君也嗟乎其於太史公尚如此則
其傲睨一世高視曠古豈不可想見哉太史公謂特立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三

獨行之事。非特立獨行之人。不能為余。謂此文之必可傳也。

跋王侍郎所藏楊補之梅

予鄉先輩楊君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洲。有梅樹大。數間屋。蒼皮。蘚。斑。繁。花。如。簇。補之。日。臨。高。之。大。得。其。趣。間。以。進。之。微。廟。微。廟。戲。曰。村。梅。因。自。署。本。物。村。梅。更。作。疎。枝。冷。葉。清。意。過。人。而。微。廟。不。及。見。矣。南。渡。後。官。中。以。其。梅。張。之。壁。間。有。蜂。蝶。集。其。上。驚。怪。求。補之。而。已。物。故。不。可。得。矣。其。平。生。耿。介。不。慕。榮。利。故。不。俯。仰。時。好。不。得。而知也。侍郎王君得此。紹興中。作。正。其。本。故。村。梅。已。後。明末奇賞 卷之七

此梅之自可賞也

傳贊附

太原王傳

解縉

解元字善長。吉安吉水人。疎眉俊目。目光如玉。立神彩。人垂手過膝。能百步穿楊。葉號小山。基能以索持九牛。却行。嘗乘駿馬。馳突賊陣。往返如飛。初起兵。徐安軍德清。積功授青澗都虞候。建炎三年。詔韓世忠提偏將軍。世忠出下邳。聞金虜大至。衆心搖愕。世忠憂之。元使領二十騎游俘其生口。備虜情。俄而復出。虜騎數千四面集。擲身陷。輾陣左右。鶴擊大呼。聲振刀甲。一大酋驚墜馬。走衆共辟易。遂去。以功授開門宣贊舍人。苗劉走明末奇賞 卷之七 五

迨之臨平。戰良久。揮戈解甲。單騎衝之。浦城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邀之京口。聞金人以截江。虜由小舟數千。以長鉤扳艦。元躍入其舟。大酋兵擊數百人。生擒數大酋。仰擲之海。元頓絕無能服者。以功授中州團練使。統制前軍。討闖寇。功皆第一。劉忠者。長沙劇賊也。擁衆數萬。據日而山。前阻水。而營官軍擊之多失利。有詔世忠及元進討之。距賊營三十里。而陣衆心憚之。元單騎直前。渡水薄賊。營持丈八長矛。據鞍四顧。賊懼其狀。莫敢動。賊環營皆望樓。從上視其下。指呼倏忽。四集。世忠患之。元得其情。勢歸告世忠。曰。易與。

獨請為將軍卒期破之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自領十餘人一鼓據空樓立赤幟麾兵四面並進賊驚投逆散劉忠騎甲赴水元解衣入水生擒之湖外悉平改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房及偽齊入寇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元趨辰州金兵大至元度明日必至城上先遣百人伏于要路百人伏于嶽廣自以四百人伏于路隅令曰金人若過我先出掩伏要路者是我麾號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走岳廣伏兵皆出又決河以遏之賊破必矣金人果走岳廣元追獲不可勝計時城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虎頭賊號驍勇直造城下會語元即跳

明史奇賞

卷之七

六

下城槍之以威鎮兩軍未幾元求督兵四面攻城元即却之追奔十餘里金人自落於下餘萬人收同州觀察使六年與世忠山下布以禦百騎傷兵萬餘人逆戰大破之授保順軍承宣使十年客歲誰賜勳勳伶莊騎兵繩之敵騎數千來迎戰之捷大不可數皆爭奮敵遂披靡後部駭懼元躍馬大呼曰解軍宣今日以一騎臨陣能敵者與我戰虜聞之震懼元因入其陣大戰自辰至午馬足盡敵衆大敗加神長驤和四節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為樞密使以元鎮江和四節都都統制以統世忠之衆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都度

侯封太原郡公保信軍節度使兄朝廷專主和議屢諫表上不聽知大功不建感激發病薨時年五十四歲贈檢校少保晉國公謚武襄公孝宗追封太原王諡曰忠武夫先祖有善而不知是不知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不仁不知豈得為賢者乎故凡觀于此者尚惕然而有感哉

伯中公傳

觀我名子尚入試名觀臨川吳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勿營綴略學不以食息廢口不絕吟諷精思妙契至忘寒暑與客言談乃皆不知雖在塵撓茫無所覺勿時大

明史奇賞

卷之七

七

父莊公山先生藏書萬卷竊讀始遇大父久而方覺已甚奇之受學于季大夫王靜先生先生言學與常衆所見宋諸儒諸老宿德儀容嘉言善行令人景然伯中益自刻苦父萬安君清曠不仕家僅給無餘獨處一室隘甚人不堪晨起供澀掃園蔬註下書冊不離手筆食瓢飲炊菽飲遠且啖且讀未嘗知味天文地理兵刑厝律靡不精究尤深于易考宋史如指掌著宋書一千卷天文星曆一書地理若干卷行八陣圖註五經刑書攷一書詩萬分層推步如神作儒家博要四書大義周易義說通考古賦詞江經策場備要四書今行于世家信

嘗夢于東門嶺宋儒者數十人衣冠儼然進而揖之止
一人曰我朱元晦也聞有解觀我者善學汝知之乎客
曰叔父也遂與之俱來醒而告之伯中乃獨喜題名卷
日炎起矣從學者益衆天曆已巳與弟蒙俱試江西工
事林興祖欲以爲首彭士奇私于夏日致興祖怒其排
兩卷却立楹下徐第爲四五乃兄弟不失倫焉士論慶
之同上春官不合乃留與吳文正公論辯是曆宋書流
誦古今不遺一字語官通夕文正公遂以宋書屬之至
順辛未南還壬申舉于鄉再不第至正癸未翰林典稽
危素奉詔來修三史伯仲至京上書其畧曰遠與本朝

明史奇賞

卷之七

八

不相涉又其事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
與本朝而已而所以定二國之統者蓋有四焉一曰明
國朝之大體二曰稽先哲之成法三曰證時賢之確論
四曰審事變之微權恭惟

世祖皇帝龍興鼎新土征伐四克政運立極前無所因蓋
此班固所謂得天統者也當是時金源余孽尚假息河
南至

太宗皇帝然後平中原之地踐爲荆榛所得戶口無百
萬當是時宋猶夾攻之好世祖 皇帝之平元十一年
然後平宋以上接百王之統東西之地繁盛富庶所得

戶口乃一千三百萬是皆居天下十分之八由是論之
天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今議者
乃欲以先後爲尊卑而不知本輕重以正其大體且得
以辨其先後不通之說夫今之制職先至者居右議者
之論蓋本于此臣愚觀之先至者宜居右先去者可居
右乎正猶人家長幼先生者爲兄先死者得爲兄乎推
之于國先興者爲尊先亡者得爲尊乎此先後之論所
以不通也若論輕重則理易明矣今之斷例二事俱發
以重者論是重可以該輕輕不得以掩其重也在禮祖
有功宗有德 太祖皇帝以開創啟運之功廟貌爲祖

明史奇賞

卷之七

九

祖皇帝以平宋混一之功亦廟貌爲祖蓋以改運平宋
二者俱重故也議者乃欲援全以爲正統如此則承全
統者實在 太宗皇帝然既以守成之德稱宗即平金
之事爲輕明矣若天朝正統截自此始則推之于前而
太祖皇帝得天統者不白矣引之于後而世祖皇帝接
百王統者不著矣此輕重之理所以易明矣有宋則及
于漢而過唐其君則有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有若高
宗輩皆賢明之主大臣則有若李忠定公張忠獻公趙
忠簡公皆傑出之佐理道學則有周程張邵朱呂之繼
統論文章則有歐蘇王曾之名世論逸隱則有陳搏理

抒林通之清高論忠義則有若李若水楊邦彥李若水
韓王季文靖公寇萊公王沂公有若范文正公富鄭公
韓魏公司馬溫公有若天祥之死節類皆炳炳烺烺足
以追跡三代漢唐比之隘矣至于遼則與宋相鄰有五
十年今則首末百二十年遼爲聖宋興宗二十歷九十
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歷四十餘年皆與宋講和號爲
承平然以元魏孝文興禮樂崇文治方之恐猶有逕庭
也然則宋之爲宋比之漢唐有光遼金之爲金比之元
魏而尤歎譬之是雀短長其天素定恐非人力所得而
繼續增損也臣愚謂當稽完哲之成法者此也先世郝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十

文忠公謂細目既正蜀漢之統而舊史尚仍陳言之
乃著續後漢書以及之正姚文公謂昭烈既以帝不
名春秋法也時書名者悉其誤許悲陵誘統中夏之君
而戕之也金人之在靖康專以講和詭惑爲兩貴國之
臣從而信其欺屏帷幄全帛鉅億以填溪壑卒誘
執二帝驅迫三千口于絕域其懷護輒毒笑超楚度之
所爲哉仁人志士至今爲撫衽憤慨夫狙詐狐媚以取
天下石勒猶且羞之矧大道爲公之世乎抑惟天朝以
淳龐忠厚天心修更垂訓所以其取春秋不昭然哉若
中華正統強不義者遂可蹴居恐傾危成風人欲肆而

或

天理滅矣或者又曰高宗不能復讐嘗屈節臣于金
豈復得居正統臣愚又應之曰唐高祖稱臣于突厥矣
然顏利卒爲太宗所擒唐之統固自若也而何有乎突
厥晉高祖嘗稱臣于契丹矣泣入汴卒不能爭漢則晉
統自有繼之者而何論乎契丹大抵倉卒舉事不能伏
義自立而屈已稱臣于人豈待智者而知其失策故繼
世之君幸而如太宗則立雪其恥不幸如出帝則自底
滅亡然而中夏有主則一夫之存亡固不容以變其統
此五代史記所以系漢系周而初無與于契丹也有如
高宗之失策特誤于奸臣而又爲梓官太后屈身方是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十一

時粘罕既死兀朮屢挫劉錡大捷于順昌而岳飛東勢
獨立有虎視燕雲之勢陝西山東兩河忠義之士皆已
起自非秦檜矯詔殺飛舉重成之業而棄之則金人其
能坐而有之哉及孝宗繼世定爲叔姪之國則金世宗
已讓高宗爲兄與澶淵之盟益其收復疆域矣趙楚度
之所爲哉仁人志士至今爲之無幾矣然乎理宗遂夾
攻蔡城雖仗天兵之力然而終其祀屋其祀亦足雪九
世之仇恥矣蓋金之興既在宋後而其亡也在宋前
宋統始終自當屬于皇元彼何與於此哉臣愚所謂審
事變之微權者此也誠以此說而勘會之則羣疑氷釋

大道天明正宋統以崇聖遼金公議表會之昔人心壓服永有辭于萬世矣時任事多右金統又夷夏之辨當時所諱書上大忤羣公亦徑歸其後書成天文律曆多竊取公餘論姪孫縉以洪武已巳嘗錄是書於華蓋殿奏之亦庶幾公之意也公嘗于居近虎丘山講學後又建山東書院于金釵嶺扁曰麗澤齋弟子自遠而至者甚衆公授徒廣陵廣陵天下繁華極處也然歌舞未嘗近公整齊嚴飭目光如炬人敬畏之至正丁卯再舉于鄉明年試春官臨川吳常見其文知之恐其復入也強詆黜之物論沸然太史公時在當坐上怒曰先生何書而明末奇賞

卷之七

十一

後主尚襲舊號乃著國統離合論以釋其闕元清河公作淮安王神道碑言宋永中華之運世祖皇帝紹建撫國淮安王嗣成統正獻公修世大典其叙平曰宋世祖皇帝遂能一人以上接白王之統又述補邵一首曰元魏伯而王者也宋周之期功也遼之伯曰抱珂也此非有愛于宋而私之也獨東原謝端著書以上金遼亦欲自為非死而已未嘗謂可加于宋也且既以高為徽宗過傳非漢晉疏屬之比則昭烈元帝猶未得承正統于高宗復何疑焉甚者欲破五代史黜周以四代史大五代賢君僅有周世宗而歐陽文忠公史筆與司馬

子長雄欲易之以進劉君而使契丹不幾下喬入幽之甚乎臣愚所謂証時賢之確論者此也或者又曰金人嘗甘心于徽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繼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西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始明尊周之大義則周之統未嘗由幽王而遂絕也晉懷愍亦惟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陸沉矣宋子作綱目亦復帝晉之統則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春秋書楚之子庚誘勞侯般殺之于申夫諸侯至是耶當有慙色公因至卑監傾動來觀曰不識解觀何狀乃爾奇特耶明末奇賞

卷之七

十一

公遂絕意仕進至辛丑陳友諒以書招之遂往勸以息兵守境友諒不從謝病歸務為太常禮儀院判各病著書江舟破死焉歸葬里之上斛山娶古城劉氏子五人

弘文館學士羅復仁傳

洪武四年丁酉弘文館學士致仕羅復仁卒復仁江西吉水人初從陳友諒所為不樂為之用歲壬寅上兵至九江因援身來歸上召之其喜命侍左右親任之從破友諒于彭蠡進賞賚書論奏院諸郎甲辰上即吳王位除中書議議復仁復事而勿論中措陳得失無

夢

有隱避由是待遇且厚及大兵圍武昌友諒之子理固
守不下復仁往諭之至城下號慟竟日理信之使召入
問故復仁盛陳上威德且曰大兵所向猶拉朽今不
降城且屠城中民亦何罪願早為之所庶家族可保也
理驚憤遂降復招撫江西還為國子助教以老賜小車
出入每宴見賜坐飲食丙午春使山西時嶺南帖木兒
以恢復為名前後使者多被害被仁至折以天命人心
所向嶺南一心善之即日遣還洪武元年還翰林編修
二年冬賁詔諭安南使無侵占城池安南未歸即受
詔復仁曉以大義其君臣懼復比歸遺金貝土物甚厚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十四

復仁辭不可泊歸奉之上多其廉讓改翰林檢閱未幾
拜弘文館學士屢召與論事嘗操南音以對上以其
質直多見聽納唯呼為老實羅而不名賜以諸命初復
仁所居甚陋上嘗往過之復仁方操筆其完壁上
笑曰是豈所以處賢士哉即日賜第城南門內尋乞
致仕許之賁予甚厚陛辭復賜人布之衣而題其背
曰性雖純孝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放歸田里時人榮之
已而上念之復尋召至京師居三月憫其衰賜
玉帶名馬鐵杖杖及家僮飲食之具復遣還至是年
家年七十四溘于易允善為詞賦在翰林有玉堂唱和

蔡云

亡友六君子傳

洪武戊寅予友黃君玉鉉金華兄弟皆遭故死非其罪
予深悲之又念平生故人自少至長相見莫過若六人
皆客死京師劉君朴字子素周君霖字子用廖君存字
敬存廖君持字敬已敬存除學官未赴子用應進士舉
不中敬存嘗為憲掾吏敬已除溫州同知玉鉉鎮江知
事金華自中書舍人出為汝寧教授其文章學行皆不
愧古人與予每議論至于死後云云亦各其心孰知其
先逝而予獨存且其所遭遇顛頓坎坷不得一伸其志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十五

又何其同也豈不人可思也夫後死之托悠悠蒼天益
嘗過人梁徑北甲入渾淵至大畢終南山之下因記憶
金華所為文不覺為之出涕也恐久而六人名至湮沒
是予之責也乃者其人皆自亡友六君子傳
劉朴字子素古水南人也有志節耿介絕俗然所
交友死生患難托之皆能盡其義輕財重義然其議論
英發評古今人物賢否高下事之成敗曲直毫髮不
由是寡合雖至親洽出一語非義望望然去之其所不
為雖死不可強其書清勁灑落為文章詩歌古雅典則
世家治尚書系長沙漢王後宋初居郡之西昌石台古

州進士自劉濟始其遠祖也龍津先生諱鍾者其從祖其兄伯川國初為戶部主事有才名其尊君文明博學隱德朴有子四人燁煜焯炳

周霖字子用吉水系園人自少以聰敏聞治春秋諸父百子博洽無遺嘗與共談達旦上下數千哉興亡成敗事如目親耳聽者亡倦善談論亦寡合者應進士舉不中死時纔三十餘其家世自廬陵烏東徙居吉水系園時高宗南渡也子用善教其族人子弟皆能文章有子曰綺曰紱

廖存字敬存其父退省遭亂資遣東西以學校詩經刻明史奇賞

卷之七

十末

苦不懈國初與其兄敬先應進士舉不中按察司辟為椽已而棄歸學益進朝于京師一日遇疾死于人世家吉水東溪

廖持字敬已敬存弟也自舉則不羣特與子善刑部公原祿稱其志操及為隰州同知考滿至吏部侍郎侯庸方奸諛倭敬已入謁不升庸據其力不中下獄死有子一人

黃玉鉉初名曲字孟舉少有美譽于書無所不讀通五經與弟金華齊名文章甚似蘇子瞻司馬子長皆為盛論玉鉉仕終小官然一世皆知名

金華登進士第時年十八

太祖高皇帝眷顧之甚厚有文集若干卷其家世自江為令吉水其曾祖立道多藏書其大父九衢博洽老儒父祭稱善人兄弟皆有子贊曰

唐虞有八元八凱周有八士同出一家同顯于世如彼其盛也今六君子者財出一州而所統如此夫何如其可惜也夫何如其可惜也嗚呼噫

東溪廖子傳

張鎰伏質報父仇曹娥沒水求父屍不幸而死吉州代父受刑黔婁為親請命幸而不死然皆自必死矣幸

卷之七

十七

不幸有命焉人尚憐而若之王子安省父南交溺于海廖自公省父大寧溺于河死命也而心不展志不伸不其重可憐也嗚呼

卷之七

妹固樂于奔馳門閭固樂

于行旅人不知命也有定焉當死也居亦死行亦死自公雖未嘗必其死然易嘗計其死且而死于省其親也若死于兒女子之手者乎于是王子安死千午而自公繼之自公幼能文章眼經臨史淵淵狀節惻惻恭敬嚴然貌不逾中人而所當為奮發如霆不可測其父敬先謫大寧三四十里水陸奇險自公歲就省不以寒暑需有大父有母有叔父有弟姪有妻有子家人眾多當諸別

忍泪背馳間強顏笑語慰帖老稚出門及童奴客旅相處曲折良難敬固粹然有德君子也然能動其慍自公見輒喜慰甚自公平生愛人一家人愛之自公幼子孑然孤立人見者皆為變色自公死時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也其弟自勤祭以文綢繆綿綿痛苦情切甚讀之使人墮泪初廖氏嘗大顯于吉吉極東溪廖氏有名自公大失退省先生卓行舉世不可測與子叔父刑部公原祿相謂親家敬先兄弟三人皆賢亦皆仕有名聲其季敬已尤高潔不諧世特與子善自公兄弟四人皆善予嘗時過從見其一座三人跪起列侍森森郁郁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六

或舉觴論文川華月映顧盼如在圖中識者多云是家不偶然必將昌大未幾敬已沒敬先謫去自公死倏燦間慘然淒斷若此何也贊曰

王也不必以圭璧驥也不必以羈的中道而折衆所與嗚呼斯人而斯溺

賈義婦傳
賈岳妻程氏之女也和涉書傳有德容年十八嫁為岳妻岳父羽初為海南衛鎮撫廣西岳涉嶺海省之得疾還死瓊州方疾雨時程氏許從死神傷不能哭遂自縊生與岳同年二十二歿時洪武丁丑也丁卯丁丑

孝

父母賈氏以武義聞至羽尤善文學士岳遂能為文羽字義甫今為橫海衛指揮善儀其家中書舍人吳君仲平云贊曰

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人于所當死亦有近于勢不能不死者若程氏其何迫之有所當為難也然瓊在海外而民俗皆知慕其義至拊其門歎惜之嗚呼亦足以見風化之大行歟

胡貞婦傳贊

胡貞婦曾氏諱靜貞吉水蘭溪人曾一中女也一中之先人諱三粵事朱子為門人高第弟子後奉使死難于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十九

金封忠節公家世榮盛貞婦自少專靜寡言恭順儉而十七歸于環洲胡氏原女忠節公諸孫也時方亂離寓居里之平原撫下事長禮度不踰涉險履危知機善豫國初卒勅來歸惟與家計至罄奩中物以給家衆未嘗恤也已而家益饒至累鉅萬未嘗恃其富每訓子息謂古云貴欲使可賤今汝曹知富欲可貧則不患貧矣識者謂為名言原長每有所請貞未嘗辭激徐為中理下人懷服予少時從學其家塾親承撫念觀其德儀蓋古之淑德不是過也洪武壬戌原長坐鄉人連累當徙還原長死後與子婦劉抱其孤弱孫旅邸中弱孫會

病卒。劉卽自經死。貞婦亦自經。爲人所救。延慨然曰。吾夫亡不死者。尚憐此孤弱故。忍死。冀養長之。今後死矣。而劉亦能以年少死。義吾何用生爲。卽嚼舌三日不食。死時年四十二。其子紹歸自邊。始塋之。千里之石崖山。之原未塋時。水齧其山畔幾陷。旣塋。迺就平復。水紫回如帶。亦甚異。云豈非其貞烈使然歟。贊曰。

曾氏以一婦人。相其夫起家累萬金。無一毫驕溢。此已足爲難。及臨大節。慷慨就義。有烈丈夫所難者。嗚呼。世之讀予傳者。當何限愧之。

御史陳君仲述像贊

明末奇賞

卷之七

三

門人鄭昭甫名壽有節操。嘗有騶馬。都督陳君仲述。公無知之。何某爲人。逼致圖其像。投筆徑去。因大哭。公無知之。何某爲人。如此。余友陳君仲述。爲御史行部至閩。昭甫爲作柳溪歌。嘯圖如此。柳溪陳君所家也。在泰和縣西。昭甫爲人。尚如彼。陳君可知矣。予旣銘其墓。復爲贊云。

此簪纓數百年之良也。此天下名進士也。此天朝名御史也。此懿文太子至稱之曰陳古文也。天下之言也不待予言也。而予史官也。不得不言也。

徐隱君詩像贊

此其壯也。湖海之元龍其老也。商顏之綺翁結交當世。

之名士而不可挽之。予旣識是。以詩書思其孫子。而可爲善人之宗也。

徐上謙贊

此濂溪書院舊學生也。英年氣岸。不曉雲。明晚節。堅貞水。厓雪清。惟賢智之稱許。非庸俗能重。輕介交。最久不能輒收。然餘有千載之名。亦庶幾東坡之巢元修也。

鍾旭贊

破出。鐘旭。鍾南進士。曾託夢于唐玄宗。起筆畫于吳道子。氣像儼然。見卽死。

明末奇賞

卷之七

三

行狀

淵靜先生解季通已卯

解 緒

解氏之先世家平昌唐侯之裔孫有諱福者事西漢高皇帝為僕居唐代雅門李唐中葉有諱禹者為吉州刺史由是為今吉安人嗚呼公諱泰字季通一字成茂三十三代祖諱勝事東漢光武封代侯十九世祖諱琬仕唐為御史大夫武衛大將軍十五世祖諱輔唐昭宗徵之不起咸通中詔謚貞白處士高祖諱會曾祖諱谷七歲善屬文有名當世以隱避終祖諱耶子宋大學士舍生主書言事得罪賈似道貶處于家宋亡以憂憤卒考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十一

諱應中初試貢士萬安學正母彭城劉氏先高祖妣夫人鄧氏嘗夢人授以美玉未幾而生公故名曰子玉幼沈靜寡言笑好讀書繙然如流滿十遍無倦色或兒戲之輒以正對皆奇異焉年十一兄說我求我並舉進士家事倚辦于公朝夕內外不聞叱咤之聲事父母接賓客俯仰諸姪皆如成人不為嬉戲時日方典二兄聯科接武翁然有聲朝野士人子親望談動皆爭徑賓還便投僥倖一得而不第者更相抵排公深耻之承親志不得已亦再至試三試有司俱不利意愈迫服此心高明究竟六籍旁搜百家悉能通曉尤善楷書不效妍

此三事俱可傳傳後

媚而方正嚴重類其為人吳文正公嘗以書招致之弟于公不性翰林虞公伯生南還館于郡舍或勸公蒙詩文求見黃可得薦亦弗從日以其學教于鄉鄰之豪乘勢後摩子弟率驕縱以食色貨賄相鬪誇公善導之乃更尚清儉其教根抵六經尤必以躬行為本始末嘗以摘經屬對頑不率者斥之後改悔乃更復之學史以春秋為準繩拘之于遷縱之于固馳驟之于唐史五代史而陳范之徒在所不論詩以陶柳為戶庭以杜為經正沂三百篇為指歸而太白之豪縱所不願學諸惟取荀楊文中而問亦喜老莊申商韓非在所損斥晚更授徒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十三

于同江弟子至者甚眾因其材質多所造就時以河汾王通比之中丁亂離三十年與人言往往至酒泣數以忠義又時時為說前史雅善揚抑羣盜聞者慚服自悔恨甚眾轉相戒救無敢侮之者天朝龍興公年五十八矣郡守令相先後至百廢未興慘弗有考又承詔興學校招集流散繕甲兵以供軍需皆踵門投訪公俱授方畧射影走丸不失尺寸已而辟之萬方不起但勸以激厲士風扶樹世教由是吉之人爭相摩淬至于今義不蘇公有力焉既老家居宗族子弟善歌詩能文章者常五十人屆物命篇屬而和之

附方上才
事注板

以爲樂目之曰庭蘭集所著文集若干卷曰老樗集更
自謂鑑湖老樗云洪武二十一年六月一日以詩終于
家臨終呼宗族當訣且曰吾生平言行無足多于人者
我死慎勿爲世俗誇張假托以惑後世命孫約讀漸卦
一過賦詩衣服冠而逝享年七十七公天性嚴重有威
儀長身鶴立雙眸炯炯射人鬚鼻奮張雖強橫人見之
滿足屏息士大夫率以爲儀刑在治朝無所干歟處
亂世無所屈辱教人不倦所過無後言所居無惡聲周
於規矩遵循大道要之聖人之徒也沒之日間里垂髮
戴白日有涕泣無道其不是者初弱冠喪貢士君未幾

明史書

卷之七

主

喪母三四年間薦遭閨內苦塊居廬而默然黑色面生
三喪禮成因缺初娶城南梁氏卒繼室以上氏生子男
三人環璋皆先公卒建緒學傷行世其業女子二人係
男八約縵繪綺緝紹繼純曾孫二門魁望冠森然皆蘭
馨玉潔公疾病約繪書夜侍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餘
悉盡孝道以洪武二十二年己卯正月三日附塋公
于東門嶺十一世祖考朝奉君之營從治命也公極深
與縉所不能知其卓卓大者人所共聞見故擬爲行狀
求立言君子銘之闕不朽焉

此等文
字今日
難得

墓表

周君宗祥

解縉

君諱監字宗祥吉水縣市人祖原善父本立皆篤厚隱
約君少有智識父甚奇之曰振吾門者此兒也稍長內
外承迎罔有違闕元季之亂一市人皆求請君爲保障
君與子吾文督衆爲義兵不蹈非禮皆準家引却東山
下以伺賊機賊果焚燔市縱擄掠君之子率衆逐人入
皆營以一當百賊大敗走衆志既定爲營水陸以應官
兵時吉安守臣梁克中治水軍于大州大營資以白金
綵幣俄以功陞吉水州判官甲午歲飢告糴于軍門得

明史書

卷之七

主

粟以賑所活甚衆鄰邑之居民避賊者扶老携幼來依
庇君君撫納之如將不及有山寨致重賞請其仇家將
甘心焉君答書加贈黃金委曲論解之其人釋然愧謝
爲家塾訓其子弟其延先生親執禮甚恭世方搶攘弦
誦之聲不絕由是名士皆喜過之其性尤喜接賓客久
而益虔歲時歡宴必盡醉乃已與宗弟瑞最相友愛今
天兵南來君以兵屬其子從征領眾亦辭督歸養君晚
歲安健子孫滿前同堂而食庭無間言先公歸自元都
時與梁克中協謀守吉往來縣市嘗至宗祥父子尤相
敬愛家君每爲子言而予生也晚皆不及與之游而嘗

過其門識其後進子弟撫其手植庭砌之木皆已蒼然
可念名園臺榭依然尚存門俯碧流之水毫髮可鑑而
其傍有廟丹青漫漶君之題字猶在壁間想其冠蓋之
都賓朋之盛而君之平生志意豈不樂哉君生皇慶壬
子七月十日沒以洪武辛酉五月十五日享年七十娶
陳氏能勤儉內助子男四人吾文吾信吾敏孫男十三
人其墓在里大塘之原諸之表者其為孫宜哲也

麟撤藍先生

太祖高皇帝建都察院專治刑獄藍公子貞及詹徽為
都御史未幾徵專任而子真左遷漳州推官

明史奇賞 卷之七

五十六

高皇帝慰諭而遣之幾月而漳州獄空為縣南靖為山
賊焚劫而縣以民反聞軍衛將出兵屠之公力請止單
騎臨視得其狀白免獲數萬人公既沒卜有餘年而其
子日省諸子表其墓嗚呼是非前道陰德故耶其世系
百行翰林胡公光大銘已詳不復贅為之詩俾讀而歌
思之藍君中山自唐家吉宋李勣王連嫡帝室烈烈文
山忠貫日月碑席深交矢死鐵鉞有孫萬字是曰瑞軒
義賢早凋篤慶後昆顯赫極瑞軒玄孫少失怙恃立
由仁義慈訓成之祖母王氏而亦盛宗澤流無紀天假
續之廼其敏聰洞究經旨旁博子史夕惕惟寅不慕青

紫弱冠遇亂扶携奔竄主于仁里橫經講貫暇不忍兵
幾至化成匹休古史善效有微天爵洽一歸安其家
行其學金輝月華三徵七辟詔書旁午翻然振志教下
大府撫民奕奕靡有親炙教成浩歸茲欲敘述初志弗
成

高皇帝特旨 召擢重官朝綱以明進退從容識和與正
天誥丁寧海濱用靖隱德所華者數萬卓然不磨有
讀毋慢

翰林院檢討廖君

嗚呼余讀甘棠之詩而知古之人善政遺結于人心久

明史奇賞 卷之七

五十七

而益者愈遠而不忘也然豈常多有哉子友廖君政先
奉 詔起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既至而事畢 上曰是老儒即以為
翰林檢討余退以告同官曾君日章王君汝王君君用
行皆舉手加額曰昔吾縣之父也問之曰章弟故古人
不遇也廖君卒于官三君子哭之尤嗚呼好禮君
子考或不恤小人善撫微賤者或驕于士大夫方以有
上者或好按已為守則易尉而為尉則凌守也惟尊弟
者庶幾無是也豈不可全人也廖君之為縣也其禮于
士大夫君子可見已其初為永懷慶之河內當西北之

蓋一事已
不朽

街邑小事煩又富新附軍旅所過供具浩穰縣人久困積不治廖君時年尚少也不數月政成郡守王與宗宿望老成然嚴難事大款獎以爲不可及縣清化鎮商稅多陷匿布政司官來捕執其首爲姦狀事連千餘家微通鉅萬不能定遂以委君君視百姓如家也區區貧富相補不數日足其所徵通布政司大善吏置酒爲謝而去君考滿既垂髮戴白拜至屬道路多至垂泣者既至京師時方以蘇州爲難治而屬縣吳江尤號繁劇朝廷謂君及與宗俱有名也適以與宗守蘇州而君丞吳江與宗遇劇務輒以委君不得專治吳江也有富民二氏以水洪圩田事數年訟不已至聞朝廷下有司督其理屈者沈氏修廢圩岸幾數十里岸廢決已數年上下高深六數十尺彌望水決無迹可求而沈氏文以富聞天下與宗謂使他人督之將謂其賄所溺事不集又煩朝廷遂以語他官他官亦皆恐懼莫敢往與宗大言曰宜莫如廖縣丞也君欣然往督其役爲之方法巧思出人意表如期而畢沈氏亦深德君惟拜謝而已不敢發一言君精敏絕倫吏抱文案繁雜手署口訣頃刻而畢令簿拱手歎服未嘗疾言遽色也使民皆不忍欺與宗俱滿考當去老稚遮道去不得行君後坐爲人連累謫鳳

陽河內吳江之民就視之皆傾相望于道其居者夜則焚香祝之爲之祈福人或問之曰君何以能得人心如此也曰吾不知也君視百姓猶吾子耳嗚呼茲非但能鼓舞有才者之所能也君諱欽以字顯宋御史中丞剛之裔七世謙字益仲受學于朱子之門什爲吉水縣尉因家于縣之東溪高祖彥翁曾祖季崇祖明德世爲士父觀字觀民始于鄉之雙峯下號退省翁卓然獨行君子也自言平生未嘗對俗人一飯與子先君子交最好篤于教子積書至多君爲兒時從先叔父刑部公學易君之弟敬存亦從學就與刑部公歡此廖氏雙明月珠也君又從羅如庵先生受詩經各舉日趨國初兄弟俱應江西進士舉不中君乃試京師變等舉仕至入官君壯遊南北間見克恭詩清麗而時發其奇雄文章典雅屢考試貢舉用薦之諸士莫不謂君爲藻鑑權衡也君之季弟敬已兩介官合於子孝而君諸子自勸自廉兄弟當仕而休也子與黃季岳兄弟過其家焚香看圖畫月明飲酒庭中徙倚竹樹下出浴溪水中行歌相答及君卒同官所夕相見自勸爲對府紀並來巧相值談笑論舊頓仰頌吏而君遽以微疾不起萬古永訣夫在常情如何其可悲君自永樂元年四月十一日

翰林之命繼修文獻大成日務纂書業已未就以二年四月朔得疾寓會同館先是予齋宿與生夜語其孫祖選侍側忽謂予曰是子聰敏可教惜吾恐不見其成立也鄉人僚友問候日相屬四月十日夜遂沒享年六十三妻王氏士族有懿德子男四人長自公省親于冀北道卒子嘗爲之作傳自勸自勵自謹皆儒雅自勤英偉善談論知名當世自兼力學善爲詩五月得計告卽涉大水來迎君之將歸葬于鄉山之原且奉狀乞爲之表將刻石揚之其墓君有女適陳伯璋胡方平有孫祖還祖同祖歸祖歎祖與世有施賴也已於戲嘗問君季友

明史稿

卷之七

三十一

篤至爲弟受罪自誣服感勸獄吏爲之垂泣涕

天子初見問所經見卽以民疾苦對故能至天子稱道之卒也遺醫勞問歎息之而吾黨之士皆痛悼之他日史館官不傳之孝友必傳之于循吏也

元鄉貢進士周君

宋承中華之統三百餘年致治幾于三代不幸遼金二虜乘其間至于元氏遂以夷狄入而代之以誠有天地以來非常之變然一統者亦幾百年有不得而廢之者于是正統之論益紛紛然矣當元至正中危素始建言修宋史而二虜皆有故臣遂爲三史于時以布衣慨然

爭之不合徑去者吾家季大父伯中與里人周公以立也豈非偉男子哉蓋當是時入史館以爲至幸一俛首聽事卽富貴可指得而二公不屑也其視區區之富貴爲何如哉以立所上書萬言其畧曰遼與本朝下相涉又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爲宋纔之漢唐而有光遼金之爲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歉或曰金人嘗甘心于徽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稍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大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秦離矣仲尼作春秋乃明尊周之義周之統未嘗由幽王而絕也晉懷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陸沉矣宋連綱目亦申帝晉之義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書奏不報伯中復上書當時惟揭文安公與二公言合同第皆譏然以爲狂揭公深是之而不能主也嗚呼雖一時廢不用萬世之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季大父之沒以至正庚子周公沒亦以是歲距今永樂丙戌春秋四十有七而公之孫岐鳳爲國子學官奉其族兄寬仲容所爲公行狀請爲文表公之墓余不敢辭按狀公諱開孫自以立世家吉水之泥田其先自吳將公瑾之子都野侯

明史稿

卷之七

三十一

胤尼廬陵以卒于孫由是家廬陵之烏東至隋有詩汾
翁者爲會稽刺史遂復榮顯又一世以唐長慶中徙家
泥田遂爲吉水人高祖于淵宋上舍生祖浮之擢宏詞
科號礪洲先生當時之稱大儒若郭從溪羅淵谷皆門
人也爲建書樓時稱書樓下周家礪洲年八十餘廼卒
趙文敏公以道學稱之祖鎮國與兄世國俱登咸淳進
士第世國仕直寶謨閣以論事斥賈似道忠言謫論天
下誦之父厚素奇愛之手寫漢書以授而成以無近名
公由是從事于博約至夜不就枕常食忘食精思力踐
問辨炳如也母宋夫人疾病病逾二年晝夜侍不解帶
明末帝實 卷之七

終喪哭泣幾不能生至正辛巳舉進士明年會試得乙
榜特賜燕文館賦詩賜文安公大稱賞之遂爲入史館
由是也財數月徑題爲藍溪書院山長丁父憂服除爲
貞文書院山長弟子彌進與礪溪時相埒也免學田連
租小民甚德之已而遇亂還鄉里族人宗諱傾貲營義
爲保障公爲之謀主一日譟報翠冠謀攻劫之宗諱以
衆寡爲憂公方食笑曰寇雖衆皆烏合我兵保鄉井人
自爲戰吾宗不可一舉足誓與鄉間俱存亡賊聞果散
去宗諱由是保障十餘年公啟之也丙申載貢居前列
行省以便宜除白鷺州書院山長尋擢素州教授未及

赴而亂已極行中書省大參全公領兵敗萬東古公爲
畫取表城策手寫數言年甚備不能用公隱于折淦之
石洞其後全公果敗而公亦尋卒矣年纔五十四登吉
水大畚山之原公娶羅氏有婦德後公八年卒子男一
人曰曾子加先卒曰觀子賓以弟元瑞之子爲後也女
一人適福州衛知事孔體忠孫男三人岐鳳其長也爲
之表而系以詩曰

窮經學古博以約文體天葩露新夢草羽低飛慕巢
幕矯首秋空淚雙鶴直道三黜窮且索借箸言幾吃
城郭片言坐鎮萬夫却惜哉命與時相繫千載英靈
明末帝實 卷之七

溪澗周先生

退處士而進奸雄漢史之失也予爲史官鑒其失行天
下求季友篤行隱德而敘次之吾鄉溪澗周先生其一
人焉天性至孝事繼母龍氏尤謹人無間言先生沒時
年四十五臨終猶首惟不以終養爲至痛哭其子敬而
屬養之母氏哭之哀慟聞者先生有弟某字仲芳友愛
篤至勉之任以國朝揚洪武初舉進士爲侍儀出知中
牟縣同知台州有與政與古循吏等
太祖高皇帝作彰善錄集在首編誦之天下書之國史

先生友愛教訓所由然也茲非孝友之實乎先生自少聰穎嗜學以親故寧隱趣丘園周氏大家宗族以千數先生知其從子寬與弟果之資可成就高遠也延賢先生教之二人者果先後以文學行義知名當時竟雖終一學官而周宗之千數後生所知豔慕而興起者必舉與仲芳匹休而稱二人之善者則又未嘗不推本于先生也先生遇亂播遷養生送死避宵險難再造厥家敦睦宗族修明譜牒于時宗先生曰止水橋林漢溪北冥源源隱山六先生者竹林散聚華爰交映好事翁為六老圃而先生侍其間諸老雅敬重之號曰溪澗以此也

明史奇賞

卷之七

先生沒時年纔四有至令歷什為學官纂書以自給在士大夫間又與渠寬頤頤而器美也非先生為德德之報安能致是乎先生沒以後嗣單弱為憂而今既漢三十餘年諸孫林立皆秀而文先生篤敬德之實亦可因是而觀之也先生系出吳郡鄉族亂世居嘉陵烏東唐長慶中徙居吉水泥田十二世祖元禮傳季子生季感季感生士元士元生憲尹號湖田湖田生孟峰儒學有名號蒙泉蒙泉生學顏號沂溪是為先生之父母維周氏梳宜之父諱雲字從龍與益國周文忠公誠齋楊文節公相師友官至廣西都鈴始居盧塘時稱盧塘

周路鈴家及庭秀居城南之丁曰人又以丁田稱所生

名起盛可知也吉之人士自歐陽子倡為古文而皆從事于經學有古文之實而不矜古文之名與時文相背病也自濂溪周子與二程子倡明道學而皆從事于行誼有道學之實而無道學之名以俗學相誦也三百年來擬于鄒魯既無過情之譽亦鮮不虞之毀文章著述有功名教亦既不少若周綸肖服彭醇胡杓楊長蘅曾三聘皆程朱之門劉靜春晚居螺江之上若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李復齋王三松又皆朱子之同志吉之人士所得之實有源流哉余少聞過庭之訓昏昧無應

明史奇賞

卷之七

壬午

恐其久而忘也謀與彥奇刻石表于君之墓初予六世祖生春龍附兄弟與路鈴諸子皆受業東山楊長蘅之門生春從兄齊賢又嘗受業于劉靜春靜春當寧宗之末卜居螺岡齊賢卒諸士人家實經紀之所傳性命義理微言之書皆靜春手筆齊賢沒傳龍附傳夢斗了高大父也家君嗣累世傳以淑諸人嘗慨然曰數十年來觀尚志之誼不辱吾門者也蓋尚志少家君六十有二年家君始教而受學為家君年九十而君亦六十餘年矣歲時適從予及見其師弟子之情文論議明辨真一代衣冠眉髮皓白相輝無一毫怠老自肆之

意見于顏面之間予嘗與彦奇私其古君子之儀刑也
君少失怙事母馬氏盡孝馬氏訓之益篤元季之亂奉
母僑居鄉落間猶務賑恤宗親死于兵者塋祭之無遺
禮外舅宋與文無干養之終身臨終指其愛妾曰必嫁
之母令失其所有強暴欲污之且劫君囚下計卒掠之
族有遺孤子女教育之盡思義世家避亂者由是求依
歸亂定適去家家懷慕有感泣者然平生正直雖至親
厚未嘗一語相阿附鄉人有爭競多詣折之或望廬而
返路鈴公有奉祠墓田式遵其典不墜族故有請購繼
續纂修之其明彦奇之筮仕爲宣城之教官也纂宣城

明史彙編

卷之七

李本

佳山水與俱至官歷覽而歸與家君語修日欣然有所
得者不能窺其際也君三男曰廣壽曰語詩曰彦奇也
季曰壽南壽爲縣學生墓在里黃岡之原是爲表

嗚呼謂學有源流源深則流長又其蓄也厚發必宏
尚志既承家學得師傳竟以爲遜及觀彦奇年少起
布衣試吏部尚書左右皆驚連試文章中酒酒
萬言不窮推給事中陳義忠厚識人禮風泰
天子嘉納傳示羣臣皆心悅大歡服未幾岐嶺彥奇據

然以爲學未至也周氏將益盛大茲非學有源流哉
倚富蕭師文

宋丞相信國文公兵敗于吉空坑也有石大如數間壁

忽然自山頂震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相承相由
是得脫去鄉源革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父子兄弟相
勸冒白刃以爲榮吉水倚富蕭文琬父子皆憤憤亦在
是役幸而不死退而筆記是日事甚詳子復見之可美
哉吾鄉之多忠義也而今宋史迺元之丞相傳云空坑
之戰得趙孟滌紹元兵以免而已蓋宋史作于元盛時
故于丞相事時誣陷至云丞相求爲黃冠等語欺罔尤
甚賴豈足爲丞相輕重然恐和襲說謬不可辨也文琬
南唐御史大夫僊之後倚富之墟僊之墓在焉文琬上

明史彙編

卷之七

李本

距儼十世家世節義本其風流文信公嘗人書餘慶堂
以勗之文琬生猷猷可猷可生季章季章生應祥字元佐
皆忠厚人也元佐生天祐字師文元季領貴營義保障
其鄉鄉道官軍舉宗而戰賊每望其旌而奔元參知政
事全公子仁承制授主簿不月時里有制賊擁衆數萬
師文宗族梗其喉才賊不勝其困其先舉以逆師文
與之若戰賊勢益熾師文度不免即自取泉中遺骸身
負之出走藏匿還與官軍合勢大破之其忠義節孝類
如此誠有光于文琬常恨不得王師如文信公者與之
一死光明倭倭可書也不然師文豈在鄉源革下哉惜

哉守吉安者纔一梁克中尚完城數年師文等不為無力也及天兵南來師丈不忍買勇謝散其徒遣弟師賢率壯士從寧河王鄧禹破熊天瑞于賴亦奉身歸第口不言功予因蕭氏重有感于吉士多忠義又重有感于宋史之謬也考元史又獨著金子仁傳而梁克中無之豈知子仁極不足道驕淫不事事無智畧其死為人所逼非得已者謬言美名不如梁克中殆不如蕭氏兄弟也而隱顯若此可勝歎哉師丈容貌儒者而諒敦實家富累千金一門三世同產百餘口飲食衣服一出公帑宛無間言撫兄弟之孤逾于已出未嘗一飯無賓客每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三十九

貧鄉人賙卹之備至其卒于外而子扶輿以歸乎哭之聲震於戲何必附青雲之士哉吾知其施于後世矣其母彭氏配李氏子士益字時用側室張氏子士季字時選士郁早卒士柔字時徽女適泥田周子鼎孫茂實英聲海零穎乾震其生元延祐丁巳八月二十七日沒以洪武辛酉二月六日葬里溪陵之原前塋里之下嵩今改卜焉前誌有未議大夫刑部郎中蕭公用初作今為表特加詳焉則按士柔所為狀也士柔好學善為詩少時嘗與之登倚富諸山臨瀧江之上想師丈兄弟之高

風英傑豪偉之氣尚凌厲于烟雲落照之間可激昂興慕故為之表而不辭也系之以詩曰

溪陵有原青烟盤盤其瘞璠映采雲團團瀧江之濱華第嶙峋昔有英傑令其子孫食之長休惕露雲石此蘭蕙接其榮光義烈軒天九族蒙恩於戲百世象其賢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三十九

墓誌銘

吳先生已巳

解 籍

洪武丙辰先君子之友胡延平卒于官仲勤吳先生延平之友也來經營葬事予從先君子識之胡延平之家見其英邁不羣其敬服之先君子曰小子未見孟勤先生世稱吳氏二鳳是其兄弟予請問其詳則曰先幸樂先生吳而祖同時佐義兵而祖不幸殞于兵幸樂亦資志以沒其時孟勤兄弟皆弱冠負文武才數以策于城守者皆不能用後皆如其言其父子豪傑之士也又曰元盛時江右詩人自范文正公揭文安公而下流明末奇賞

卷之七

四十一

而委靡獨擅音節而不失其雄渾者樂父子其尤也去之十餘年為洪武丁卯始及拜先生于家得聞餘論懽其平生明年先生復之楚又後十餘年得先生于史館痛先君子之不復作每授教咸為之興感先生亦念其故人之子愈加愛厚未幾而先生蒙恩得散地以佚其勞遂以捐館聞予追平昔集次先生寄予書大篇短章詞藻溢日老成忠厚之情及引教之意不覺其感愴之王也欲為先生述傳而先生之子善存以庶于胡君光太所為行狀一通求為之銘胡君延平之子先生之甥也知先生之家世羣行為尤詳謹按狀為銘先生

上卷

諱勤字勤其先大梁吳氏徙居于荆至善者官南康子孫居廬山之陽宋淳化間有曰某者為本新海因家焉曾祖原道妣某氏祖文振妣李氏父師凡字華樂學者稱為什山先生終永豐丞公幼敏悟初學時能識錢七字人皆異之十七人為文章詞藻天發處蔡卿太祖皇帝兵下吉安泰謀郭子章有詩名一見談論飲如平生即署公泰和令以親辭洪武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第一人

太和欲作與儒學特除武昌教授學儒其化人行復以例免歸楚王致書幣迎為世子郡王師蜀王及湘獻王

卷之七

四十二

交致書問深相敬慕永樂元年與修太祖實錄特除開封儒學教授周王待以賓禮世子簡愛重之永樂三年二月戊辰日卒于官公生先至順庚午八月享年七十有六明年一月善存以其喪歸葬于鄉某山之原孺人蕭氏善治內事先十年卒子其人善存也一女適胡直先生晚居安福善存今為安福人孫男 曾孫男 公學該博手未嘗釋卷老而不倦為文章詩歌敏而甚工尤善行楷書有吏館時七餘矣運筆如飛館中能書者數百人噴口稱歎天性孝友事繼母尤謹待姊盡其敬撫猶子極其慈故知平恕

而賢否甚明。若飲酒遇賓客而故人傾倒。連日論襟懷。洞如也。嘗念其先舍南康故曰匡山樵者。若武昌曰黃鶴山樵。晚更號由翁。皆以名其文集。并六藝集若干卷。銘曰。

豪傑之才。該博之學。剛大之氣。壯而不遇。老而不大。施其所自著。足以傳世。煜然其光不可秘。

夏侯時雨 庚午

於戲。飄風雖驟。不能以陰雨揚其塵。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離其倫。博碩饒裕。德文之志。雖賢不能自必。用雖不能自必。於顯通此。所以多譽。迴輻輳而卒以同。

明末新賞 卷之七

四二

終也。古稱文人相輕。余識交天下士。道其鄉先生文儒。紛致謫與角起。究不可一差。豁然不足。啼獨山東豪傑。文武士與吾鄉。庸人一口說夏侯先生。霽學行山海。可仰師於書。無不讀。皆通。通則處處得善。服守駕踐。以教人。無髮倦。且益。孝以故人。皆悅。從弟子進者。將先後數十百人。而波其勝者。益不許矣。又疑遠其風度。不拘急。若束縛者。冥笑因事。誘論允傾動。其座人欲。憚忱化不自知。覺夷險。艱通不為憂。豫泰如也。家居八十餘。皓皓髮。履衣冠。溫然不怒。甚可愛。敬此衆人所告。予也。今年春有儒者。發直其字。手文字一通。大戚邑邑。

若有求請者。謁入且言。則先生家係狀其族來請。銘也。嗚呼。予生二十餘年間。先生十餘年矣。且賦在紀善。惡敢辭。銘按狀。則先生字時佐。鄉稱時雨。先生生元至大庚戌七月二十二日。戌時歿。以洪武庚午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葬于鄉之西車井頭。葬配張氏繼室劉氏子男四人。銓長文華。應華又繼劉氏出也。皆先卒。獨銓終養。二十五日并卒。女二適張伯昂。曾應復孫男四。泓卽養育也。源溫淳銘曰。

粵稽夏侯萌榮於誰。裔遠長沙。爰吉是僑。蓋水之溢。顯衍孔昭。代有卓傑。在唐曰韶。歷宋逮元。暨于昌。

明末新賞 卷之七

四三

朝雨有文武擁旗。明和蟬聯有耀。激其青。官。同。嘆先生含華在朝。腴郁孔周。窺規奴姚。一命司教。吉士惟杓。再命臨川。撫民不挑。河潤膏施。星輝岳岩。金精失馭。卷懷軼超。過于熙和。韓于德輶。齊魯大邦。仰之僑。喬自南自北。感若聆劑。允也君子。士林之起。人誰不死。公有賢子。子宵孫哲。億年未死。我述銘詩。以昭新。肝從祖公友燁。有舊文公未通。顯而克長。賢賢者孔多。晦一炳千。潛德有耀。卿雲在天。刻辭有泐。斯文永傳。匪文則傳。世教不刊。

高夫人

經其時事
未嘗不男

解氏鴈門人自唐天寶中宦游家于吉世有賢內助先
妣太夫人高氏唐南平王崇文諸孫遠為吉州判官因
于吉水仁壽鄉歸仙里後遷滿橋太夫人諱曾祖龍
光宋漕貢進士時稱草窗先生祖願賢贈泰和州同知
父諱若鳳至正進士歷官朝列大夫知封州死於王事
贈官母周氏封州公仕為建昌判官太夫人生於解
舍勿是淑精女工通書史封州公嘗慨然歎息曰恨此
女非男子每擇象犀金龍筆墨賜之為小楷書森正嚴
密封州公調官大庾平江太和公就養太夫人從以長
壽事重聞者見遺金數餅即避去亦不以告人封州公

明史奇賞

卷之七

周五

素廉有德之者致文翰數端門無人矣太夫人見亦
不顧讀書自若其至性如此先此徐太夫人嚴嚴難事
未嘗一拂其顏色其慈子孫無微不至竟裕遇亂東
西播遷應機脫禍涉險履危和生無妄出入意表其妻
貧困或終日不食太夫人端坐無知者其治食饋酒
醢醢果蔬極滋味便有法若酒食議若千卷藏于家
先兄利部公亂前無書太夫人手寫奉經古文杜詩教之
遇夜則與道古今賢故事及鄉里名宗忠信言行記
及日時無所遺謬壬辰之亂封州公謫貶于廣之龍
為流矢所中卒于軍先祖太史公死節于鄉周太夫人

于戰船易氏文海攻山寇兵敗為賊所殺一門死義夫
人涕泣不食肉者三年晚得肺疾常在牀褥啜淡漿置
承履棄易必於屏處敬終如始天性然也臨終時為兄
弟一家人皆有命之曰神仙亦必死死者人所不免吾
年七十遇吾父母兄弟矣但送終備物無益於吾吾
經亂離所見多矣葬我必於近地朴棺深隱哀結髮
斯可已矣言終而卒洪武三十年十二月七日之戌也
泰定乙丑十月十一日之辰其生時也卒之明年十月葬
所居鑑湖上十一月二十三日先君子卒又明年庚辰
葬先君於其前十步皆治命也

明史奇賞

卷之七

周五

周振諱震姓周氏其先自唐長慶中家于吉水泥田傳
十五世至雪堂先生諱琦徙居謙溪生茂初仕元社稷
若承生仲原諱郊宗振之父也宗振少穎敏而溫厚在
學弟子中倬然可念族父九鼎仕元以便宜行處州路
總管事有智繼嘗謂仲原有子仲原亦奇愛之當時名
儒若書隱謙二李先生同里間朝夕便從學安成劉先
生雲章河南艾先生元卿資道之卒學遂有成元末大
亂仲元舉宗奮義上承藩閭下保鄉閭撫納流亡禮接
賓客內治家政奉重閭和兄弟睦族如鄰當天下輻輳

之際周氏一家一鄉安熙和樂如未嘗亂者宗振父子非可謂豪傑之士歟宗振之處亂世克承父志已大非人所可企而及者及其遭遇 明時孝弟禮讓之風著乎遠邇每歲時家慶仲景原華髮交彩衣先後郁然而盡宗振既沒十餘年歸自京師拜仲原於渠溪仲原與予稱道其孝友尚潸然山涕也退而與予子堅子殷仰其釣游之所與讀書之處圖書具在蘭蕙變葉其精神尚流動於夢覺詔淵之表又云其姿貌豐偉善談笑不至浮靡蓋毅然可想見也嗚呼若宗振之有諸中者固不可逆度然既及見其父之賢又觀其子孫之高

明末奇賞

卷之七

聖七

盛雖天既其年而具有諸中而足施及其逮者不待逆度而知也今年子堅來奉其宗人君所為狀請銘其墓按狀宗振以元至正甲申五月十四日生沒以洪武戊午三月二十九日年三十五歲在文江下簷山之西南母楊氏妻李氏皆有懿德李氏撫養訓誨諸孤以長為族姻所稱羨後二十六年卒子男三人曰堅字子省早卒仲曰剛子堅也李曰孔子殷也女二人長適劉彥澄次適龍彥資孫男壽康敏望銘曰

明父稱孝子慕其慈妻服其義宜其宗人亦克永世

黃君仲簡

黃君仲簡既沒之十年其女夫龐振其 詔京師奉前陳州守李君子儀所為狀請予銘其墓予見大紀與徐君叔通交口稱其歎息謂宜為銘其凡知仲簡者皆言磊落可喜而悲思之嗚呼去之十年而人尚不忘與其在世無異則其在世豈無制以過者歟按狀其既沒家亦中廢崎嶇多難理其先業而克廣之具有疏財輒斥以起其廢其鄉官陂之橋圯具甃與石要道士彭一寧輩其役橋成而行者不梗楓子江常二水之交朝涉者或致沒溺置船而濟者以喜林水陂沉田數千畝復之而歲以無旱隣里有貧民每春夏農事急無

明末奇賞

卷之七

聖七

所仰食輒貸之穀而末嘗取其息為家塾延良先生教其子鄉人子弟來學者皆厚待之治家嚴而有法事兄恭而有禮友愛諸弟推有孤甥勸勉懇懇尤喜賓客四方游士過門禮接之如將不及益人人屬厭當其廣席酒酣抵掌論事中共肯綮豪氣橫放其磊落可喜益如此乎嘗與之游登山臨水縱觀閭閻之問為言其平生志意浩歌擊節當時人可其意者殊少也又謂古之人達者姑勿論近自元季純潛安俗尚未窮鄉里富豪家士人子驟聞金華之聲手足振掉目眩肢耳不聽坐而待斃妻子為虜可憫不足恤者何恨哉先人誓天代

義督臂一呼謀夫如雲勇將四應東摧西剪莫犯吾鄉
迄為保障以逕治平至今室房有故宇圖書有故藏里
人無流離之苦田野無荒蕪之時山林無斬楮之患一
草一木之遺皆先人之遺澤也我恨當其時尚幼習
焉不能助我先人建大勳業先人亦齎志以沒此古英
雄奇偉之士所以汨沒而無聞者類如此也審其言固
個儘可喜夷考其任事駁衆低昂有變權正合宜使人
能畏之因其小者大者可知或時以泄其不平披橫矛
擐弧矢騎獵逐平原曠野之中望之偉然文武可用亦
庶幾奇男子世豈多有哉於是乎安得不久而想見之

尚如品也哉君詩敬號竹淵高祖顯氏始家丁吉水曾
祖端叔躍淵其先人也君生至正乙酉七月初二日歿
以洪武乙亥閏九月十三日已時寓京師歸其喪者季
弟禮與婿朱正也娶周氏里之名家子男四人復安既
安居安然安早卒有陳彥素者亦其婿君墓在其鄉鵲
鵲山之原銘曰

應慨慷言可積才可惜金利不矛戟縝果不為壁未
秘茲石

周趙哲君

君諱哲字用哲系出宋王室漢恭憲王後五世至提舉

經解公記
當時有一
人才他石
一先生猶
疑也

府君諱不傳從高宗南渡封吉水縣子因家焉又五世
至必壁宋進士食書吉州判官聽公事元以為四會尹
不傍高祖也曾祖敬元啟原祖叔順父存誠君生而穎
敏不為嬉戲稍長益務學好讀書寒暑忘倦詩詞出語
驚人時學閩弟子員縣官聞其賢欲招致之君之父亦
慨然曰當使之立功名繼前光遂入學名譽日起從子
章劉先生治書經先生極口稱道之同門之士皆自以
為不及也洪武丙子中江西鄉試進士舉明年會試得
乙榜時川蜀以學官闕問
太祖諭吏部慎選江西人士為之遂覆試君得夢之梁

明之奇賞 卷之七

四九

山故諭梁山僻縣學久廢君興廢舉廢與諸紳商然
遂與亦縣等人皆悅之丁內難歸鄉生從送之皆垂涕
泣居喪無違禮服闋調廣之徐開教諭其教化益盛于
梁山明年 今上龍飛君領 京師京師名卿貴人
爭欲薦君君力辭曰教官吾素志也事君以身不若事
君以人吾多有賢才以為 國用倘不可耶遂不敢強
歸至徐間以疾卒語不及私但謂弟謀曰恨無以養老
親志年纔二十二君生洪武壬子沒以永樂甲申明年
乙酉諱始奉君之柩歸塋于鄉水磨坑之原母某氏娶
龍氏無子子表弟翰休檢討劉君宗平與君同寅又同

其伯夷傳
更光

其伯夷傳
更光

官蜀中少同事劉先生知君為尤許乃遂求為之銘
狀稱君有智畧善談論美姿儀鬚髮郁然事親以孝聞
尤善教其弟兄弟怡怡如也內睦九族庭無間言輕財
重義喜周給其於友朋藹藹如也既沒之明年朝臣尚
有交薦之者部符下而君卒矣宗平所為狀如此皆得
其實云銘曰

宜壽而天宜嗣而無後老父白首扶行送柩九族哀
傷士林相弔嗚呼無所歸咎

黃守一

永樂四年丙戌之冬臘月辛亥夜夢吾之友黃君守一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夢其妻告示予文語如平生然視其顏色甚憔悴然
似非人也曰人謂君以前年四月死矣是豈君之見耶
前持其衣袂空然君為之笑後泫然悲曰吾猶滯于
冥漠未遽散也君能哀而為之銘請書之予者為之挽
詩亦庶幾有以傳于後乎予即諾之且取片紙求為書
數字為何人取漢書云其生在予家君謂不肯余曰君
無後可托矣其遺書歸之他人易若歸之我俾我子孫
藏之亦足為君不朽之托且君生前月日可矣而不
知夢覺今吾與君語者夢也持予書夢而索之耶則我
不能知君覺而索之耶則又安有手書述耶余方大悟

雞三唱東方白矣已而後夢為諸故人言夜夢守一案

予銘其墓且為諸君求輓詩未幾復悟日已高矣乃起
握筆疾書記夢中語為之銘君全書黃氏後徒洪之分
寧宋季居安福地非門其家諸其詳嘗揭以自隨今不
知其所在矣君家在安福以貴家閨門為人所誣陷死
君一身獨脫走亡匿新塗之王笥撫之大華遇異人頗
得其道家書符呪之屬用以隨俗俯仰非其志也君喜
為詩學唐人楷書談笑諧謔動作人人有急難托之不
避艱險然其義決然不隨也人有過而數之由是亦多
不令余取河州時君欲徒步來會予東歸不果後聞予

明末奇賞 卷之七

五十一

至家大雪中一夜行百餘里公至握手歡笑竟月予
復抵京師君送別于清江展書報將視予乃以二十
餘年無家因登居鵬陂庾氏得疾死焉無子君平生無
玩好財貨不甚江意散寄人處隨喪不歸也蓋一下視
一世氏年纔四十有七嗚呼其可哀也已某在鵬陂西
之原銘曰

名家之積厚不薄至於其身亦善學天之報施窮且
惡殃慶之機毋過錯嗚呼有恨經寥廓

予既作此銘檢篋中得守一舊紙一張蓋十餘年前
寄予取其紙尾有大寧書識大寧者新塗人青年有

俊才不幸夭死皆深可哀者也與守一同族茲因景綸令弟歸便用此紙寫一通寄去鳴陂如霖如崇如縉見仲凡知守一者皆觀之謀石刻於其墓是故人之高誼也

劉君象賢

元季之亂大家世族能卓然不為亂賊所汚保其家復其盛昌其後者江鄉甚不多見也予嘗聞之夏瑛劉君象賢謂兄弟首謀夜之吉安城報官軍掩取賊巢穴事泄官軍竟不至東宗為賊所屠亦皆不屈象賢獨脫身與妻子俱走免賊平迺歸鄉治生樂居教子孫復其舊明史奇賞卷之七

觀其艱難轉徙有人所不能堪者焉予謂國賊首欲任用幸其人相表裏為輔中唇齒更遣致意甚厚使當時一聽許寧不免屠宮與艱難轉徙哉君嗟然笑曰所以為世家大族以其守禮義也予家在宋仕古水縣薄宋亡與信國文公百戰守死以抗元帥終不為屈至元難乏顯仕然先祖以上感其恩澤亦百餘年豈可仿景瑛為厲階耶義舉無成其榮多矣此先人之志也不然今日何顏復見家廟乎予深感其言歸以告大夫人夫夫人曰外大父瀟雪高先生官平江在元盛時象賢其季婿也來平江米嘗遊游事聲色侈靡其家教訓嚴外大

父每稱道之不置焉又聞之先君子云夏瑛劉氏世本安福治尚書有名象賢大父諸父昆弟每過從談論識其學問淵源由是常喜從象賢問昔時事象賢深愛厚與之言歷歷未嘗厭焉後子泰科第歸自翰林往拜謁之象賢為之喜甚與飲酒日夜具道外大父遺訓命其子汝哲與游觀山水間指外大父所為卜葬其墓而為道其所以然見前人之游藝罔不造其妙象賢平生坦夷弟愛人樂善敦尚詩禮其得於家者觀服焉尤至也又往年予兄大經授徒夏瑛象賢實為之王汝哲親授業焉象賢朝夕所以與余兄講論多矣是予兄

明史奇賞卷之七

五十三

弟皆有所聞于君也君之喪也在洪武辛未三月九日予寓京師後予歸鄉君墓有宿草汝哲屢以銘為請以事在不果為又二十年于此始克為銘君諱崇字德象象賢其號也族有譜予嘗為之序曾祖時可至德父則賢母麗氏娶高氏再娶蕭氏子男三人汝林汝哲汝完女二人長適東溪彭季良次適東門江彥政孫男逸隱寬洪勉魁同倫仲教六翰君生大定丁卯四月十三得年六十五墓在鄉東坑之原銘曰清曠坦夷不為矯飾學問淳良家庭親戚平生之言可裨世教有銘可鐫有子能奉

以餘
局

本
老

可
配
大
老

明樂徐君

洪武戊午大學士徐均仕為肇慶府陽春縣主簿陽春故春州也瘴癘名區聞者惴惴每使者當按行記故避去由是縣豪得雄據為姦利縣官至受顧指少忤劑之輒死前後莫敢忤受顧指幸滿考擢去均應知之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復自此洞王老病家居宜就見叱曰若化外抑民伍也亟走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劍示之大老聞恐懼來校與至此使下拜不得已蒲伏熱視論道之即何其語有異而府符下問之遂繫之獄均曰是其人必且來劫獄戒吏士擗鼓角明末奇賞 卷之七 年四

羅
厚



知之尤悉子畊其字畊樂號也其少時聰敏十五六歲倚居授徒志行卓然從師勤憲王先生治尚書雖亂中成學霸勝事何以過哉 國初為縣學生卒業先公之門洪武乙卯貢大學試中書御史臺入高等分放山西夏縣後官會同謝事家居以壽終其親事師誠懇至古賢人不能遇也其享年五十九配王氏子男壽廣成今為工部主事光廣明少游邑庠女適姜 初 蕭其墓在吉水查坑之原銘曰

士行全勸銘堅于萬年廉潔徐君之古墳

故西山劉先生 丙子

明末奇賞

卷之七

五十五

徐餘燼木多精粕渾噩授受漢已鑿天昭漢回出伊洛關閩鴻碩繼有作南渡惟吉擅郡新蒙發劉氏顯孔焯竹坪蒼簣上下際出其門者齊安論王八之子益丹履先生還淳守其朴投醺吸饒則嚙汗之不充溢不凋岑盈務靡鎖確格捕影捉泡醢深窮榛窄不服施肉所先生之徒一渠張吁斯斯文重開拓宇宙所裨厚不薄此銘此行古可也

建太平
不忘禍

雜述

大明帝典

解 縉

惟大明開天闢地正倫復義通幽達明神識府知用夏
變夷商周漢唐宋明匹俊於放勛世系緒承顯項周諸
侯國于知漢大司空淳喬丹徒句容族以顯渡江儒士
泗 玄淳篤慶 仁祖暨陳后習夢于休寧冠黃舍止
索于牟結糖密國志壽曰食以食藥既寤斷爾節風震
有娠天曆戊辰九月丁丑旦天光臨森騰龍乘登衆詫
驚已卯膨不擇 仁祖夢之寺抱拭于金人值璋于簪
端寤瘳罔疾夕即姦與夙抵于上下神靈動微止隨陰

明末奇賞

卷之七

李士

郁有應惟不蹟歲甲午夢江東有木天齊日輝昂昔
帝翺翔太平美中華霽歲乙未渡江槎登采石遂取太
平協于夢徵止坊日升平舍陳氏誕 懿文陳璽賢夢
龍見天雲光爛然其盤金雷謹曰太子生太子生及降
陳勝大拔勅兵戡定建業有客本某 帝曰答爾善長
文政支忠爾達爾遇春爾愈爾勝爾和爾大海爾璽爾
惟戰惟守毋或輕於戮無彼我皆天民爾人是鑒念口
疑衆降用劉 帝曰天不違于人人放逆天惟天殄矧
有衆克用盛戰鄱陽日重雲日重人攻時口成哉命
乃言友諒至死降十萬 帝曰子孫萬子將士口惟

舛殺有戮于一人罪及爾衆衆拜手稽首曰唯命乃定
姑蘇乃定閩海乃定太原乃定西蜀縛張士誠致陳友
定走擴廓降明嬰四伐而天下大定基曰惟 帝天一
獨票全智文臣將臣惟成算是視雷行屯馳罔有髮不
利惟天授非人力是致 帝曰朕罔聞知惟罔傾罔以
私推克誠陰陽表裏赫有明徵非心黃屋拯生民于塗
炭收天下于羣雄繼天出治經綸萬邦由一心運量歲
郊祀祇祇慶慶不敢仰視惠鮮小民一夫不獲如灼于
肌極天所覆罔不率俾 帝曰爾后紀惟居中罔有髮
于外爾外戚惟畏法毋以親是恃爾寺人惟給事掃除

明末奇賞

卷之七

五七

是司爾將臣惟出則用衆衷中則歸于第罔以權或昵
天休茲至 帝勿休曰朕德罔克臻茲就據于貞不亦
不驚五緯聚河流清雲綉卿鳳御圖龍馬來廷亦鳥翔
自克見連並夢本孕文屢豐年日露降嘉禾秀參然
益至于栗蔬 帝勿休曰朕德罔克臻茲就據于貞不亦
祥惟災 帝經文神煥聲中律度風興夜寐克儉克勤
不修吳室不為游畋服御無華聲色不迥絕下涵于酒
受命五十載惟終始如一惟 懿文開天闢地神識睿
知協于 帝佐命丕圖夙播于徽柔輔運臣心翼從惟
謙不自庸承天時行克孝克恭克儉克勤乃文乃武陰

傳于下民惟至仁乃姐落民思誠君喪考妣

論作詩之法

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其文實之中得華實之
宜唐人爲然故後之論詩以唐爲尚宋人以議論爲詩
元人粗豪不脫襁褓童齡之氣雖欲追唐邁宋去詩益
遠矣詩有別長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不落言
論不涉理路如水中月鏡中象相中色學詩者如參曹
溪之禪須使直悟上乘勿墮空有嚴生之論可謂得其
三昧

又曰學詩先除五俗後極三來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
明支奇賞 卷之七 五元

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此勿學入門事也來
者神來氣來情來是也蓋神不來則濁氣不來則弱情
不來則泛而不屬於神不屬於氣不在於情去此外道
也似是而非也非真所謂不濁不弱不泛也非得心得
髓之妙也此後世之說愚謂異於古者此也

詩三百篇之作當時問巷小子能之後世之作雖自首
鉅儒莫臻其至豈以古人千百于今世遠如是哉必有
說矣前人之詩未暇論爰以 國朝枚舉之詞基起於
國初極師古鄒練其詞旨能洗前代趨略之氣且其位
置俱在前例僕向集選故首推重樂府古調較之新聲

尤勝江右則劉崧擅塲彭鏞劉永之相望而稱作者

明支奇賞

卷之七

五元

明文奇賞卷之八目次

方孝孺

雜著

釋統上

釋統中

後正統論

深慮論四

深慮論五

深慮論六

治要

明文奇賞 卷八目次

周官二

周禮辯疑一

武王誅紂

讀三墳書

讀夏小正

讀汲冢周書

讀子華子

讀曾子

讀呂氏春秋

讀漢鹽鐵論

讀荀悅申鑒

讀陳全甫上宋孝宗四書

鄭靈公二

豫讓

條侯傳論

諸葛誕

司馬孚

殷浩

魏孝文

甄琛

明文奇賞 卷八目次

沈約

隨文帝

蘇威

唐

張九齡

越巫

吳士

記

憩窩記

遺安堂記

孝友菴記

天台陳氏先祠記

明文奇賞

卷八目次

三

明文奇賞卷之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雜著

釋統上

方孝孺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弑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為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並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明文奇賞卷之八

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褒貶正大分中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誅人僞則不宜無辨而假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弑也。僥倖而

孟子

不有使徒
之謂此
論亦不能
廢也

孟子

明史奇賞 卷之八

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為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與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堅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爲聖君賢王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王。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義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爲正統。猶謂孔子聖聖。聖莊周李斯孟軻楊雄俱爲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爲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爲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山爲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三子之十哲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爲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山冉求。而以爲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易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三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其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三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

對

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矣。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成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符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明史奇賞 卷之八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修德矣。其弊至于使人駭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爲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王有所勸而後繼。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爲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則小人將馳爲非法之。而竊笑吾法之疎。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

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因不得不與之以正
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非正
爲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爲君者豈謂其
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
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爲正統不然
非其所歸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爲正矣若以變爲變
之天子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
也秦也隋也也唐也夷狄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
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台貴
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民民斯

明末奇賞 卷之八

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
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
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
孫雖甚愚不肖苟不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
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知之亦不能掩其惡
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
正統尊奸邪息夷狄懼

後正統論

正統之名何所本也曰本於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
之旨雖微而其大要不過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分扶

二
分可也

天理過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諸侯盛以地不及
於齊晉吳楚以兵以粟則不逮於魯衛曹鄭然而必曰
天王天王齊晉雖大國一有踰分奸禮則必貶之楚與
吳固已稱王與周無異矣而斥之曰子曰人豈非君臣
之等華夷之分不可廢乎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
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由本也於乎後之言正統者其
可戾春秋以爲說乎由周以來秦漢晉隋唐宋皆官一
天下主中國而朝四夷矣正統必歸焉秦起始皇二十
六年而止於二世之三年隋起開皇九年而盡大業十
三年唐起武德元年而盡天祐四年漢始高祖五年晉

明末奇賞 卷之八

五

始太康元年宋始太平興國四年然漢自建安而分爲
三晉自惠帝以後夷狄橫熾而中原陷沒宋自高宗播
遷江表是三代者或與篡賊勢同地醜或爲夷狄所剪
辱甚者或屈而臣之其微甚矣然君臣之等華夷之分
之不可廢猶周也故漢必至於炎興元年而止晉必至
於元興三年而止宋必至於祥興二年而後天命絕此
百世不易之道春秋之大法也而或者見其微欲斷自
割分之歲廢統而俱主之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
而甘爲篡賊之歸也夫中國之爲貴者以有君臣之等
禮義之教異乎夷狄也無君臣則入於夷狄入夷狄則

與禽獸幾矣。當周之衰，諸侯或射王中肩，或天子出狩。聖人豈不知周之無異於齊晉吳楚之屬哉？然而常抑彼尊此者，爲天下後世慮也。苟以其迹則周當與魯衛同列矣，何有於王乎？如此則何以爲聖人之春秋乎？夫漢晉宋之事，奚異於此？而今之橫議者，所嘖嘖不置，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止爲篡賊夷狄之歸也。且聖人之作春秋，以其操至公之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謬，前乎百王而有徵，後侯來者而無惑也。苟亦隨俗之好惡，待時而重輕，豈足以爲聖人哉？俗之相成，歲旦月朞，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時，見胡服聞胡語者，猶以爲怪。

明史奇賞

卷之八

六

王其帝而廟之，成若稱其事，至于元有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飲食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長于有極，於其土地習熟已久，以爲常爾。昔倪爲其民矣，而斥之以爲夷狄，豈不駭俗而驚世哉？然僞嫌者少，一時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賢者之慮，事當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使其可繼，假使後世有聖人者，出則將儼然當之，如昔之正統乎？抑亦有所裁制損益如處吳楚者乎？苟以夷狄之主而進之於中國，則無厭之虜何以懲畏？安知其不復爲中國害乎？如是則生民之禍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則當何爲？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

以正統之法書其國號而名其君於制詔號令，變更之法稍異其文，崩殂薨卒之稱遞降之，繼世改元之禮如無統一傳以後分注之，凡所當書者皆不得與中國之正統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懲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義之嚴正，統之不可以非所得以消弭其僥倖之心，則亦庶乎聖人之意耳。嗚呼！俗之移人也久矣。吾欲揚斯言於今之世，寧能免嗾者之蹂躪哉？此非予之言也，乃聖人之言也。向之所陳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苟廢，三代以降得天下者亦異矣。吾嘗妄論之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篡也。賊后

明史奇賞

卷之八

七

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惡其亂華，篡臣賊后惡其亂倫也。夫天之生此民，好惡嗜欲之不齊，不有以主之，則紛爭而靡定，故簡聖賢之人授之命，爲之主，同其好惡節其嗜欲，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以教之，爲衣服等殺，交際吉凶之禮，以文之，撥洪水猛獸蛇蟲夷狄之害，以安之，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篡臣賊后者，求其君之間弑而奪其位，人倫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從而王之，是率天下之民無父無君也，是猶可說也。彼夷狄者，姪母烝雜父子相攘，無人倫上下之等也，無衣冠

禮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為禽獸也。夫犬馬一旦據人之位，雖三尺之童皆能憤怒號呼，持挺而逐之。婢奸隸殺其主而奪其家，雖犬馬猶能為之不平而噬齧之。是何者？為其亂常也。三者之亂常無異此矣。士大夫誦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為之辭，其亦可悲矣乎？或曰：史以記事者，欲其實，乃所以彰其惡也。故春秋於篡弑之君，未嘗去其號，聖人且不敢況後之人乎？曰：何為其然也？春秋之時，非後世可比也。當是時，間有臣弑君者矣，未聞弑而奪其位者也。且魯者，聖人之

明史奇賞

卷之八

人

父母國而時君固在也。故或為之諱，若他國則抹其赴告之辭而書之。聖人固有不知其詳者矣。然崔杼之弑齊簡公，孔子沐浴而請討之。季氏之逐魯昭公，孔子一則曰：公在乾侯。二則曰：公在乾侯，使季氏而主魯，聖人其忍以魯國君禮與之乎？其黜之無疑矣。然則吾之言固聖人意也。復何借乎？又況已往之跡而欲曲為之諱，其亦不達於義乎？曰：篡臣之事則既然矣，賊后苟為而不得為主也，聖人之作易，其於此言之備矣。陽者君之道也，夫道也。陰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六爻，凡陰之得中，陰乘陽位，必諱諱之，戒坤陰之純卦也。於其始

則戒曰：履霜，堅冰至。恐陽之忘備也。於其終，恐疑於無陽也。曰：龍戰于野，五恐其居尊位也。則曰：黃裳元吉，黃中色而裳下飾，臣之事也。婦之道也。戒其居上則不吉也。其他曰：括囊曰：含章曰：從王事，未嘗予其專也。推之六十四卦之中，莫不皆然。則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無其事，故不書。使有之，聖人其肯一日主之乎？曰：夷狄之不可為統，何所本也？曰：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避洪水，驅蛇龍，周公膺戎狄，以戎狄與蛇龍並言之。禮之言戎狄，詳矣。異服異言之人，惡其類。夷狄則察而誅之，况

明史奇賞

卷之八

九

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為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則進夷狄而不攘，又從而助之者，其不仁亦甚矣。曾謂聖人而笄主之乎？學聖人之學，治先王之道，而昧乎此，又何足論哉？曰：荆舒以南春秋之所夷狄，獨可為正統乎？曰：非也。自秦以來，喪禮義而為中國者，二千年矣。人倫明而風俗美，烏得與夷狄比乎？先王正人，儒知夷狄之不可長也。故雖強如符堅、盛如德光，不與之以中國之禮。知賊后之不可主也。故呂氏之強，武氏之才，不與之以天子之位。知篡臣之不可訓也。故王莽、侯景之徒，一以盜

賊待之其爲法至公其爲道至明其爲慮至遠也其於
聖人之意春秋之分至得也所謂萬世而不可易者也
曰是則三者皆廢之而不書乎口不也吾固曰不此之
於正統而已非廢之也不廢其迹而異其辭則其爲戒
也深矣嗚呼天下後世之心吾不敢必也苟有賢者其
將信吾言也夫

深慮論四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其
大患在於治之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也民
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必先求
其嗜欲好惡喜怒之節而勿違其性使性安於我而無
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矣猶恐後之
人未能皆若吾之用心專且勞於是立爲畜之法而
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畜如彼則將遷去而不可
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而不變亦可以畜之
而不失此創業者之責也法可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
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諸天命可也苟吾法有未盡
焉亂亡因吾法以起其可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
康昭穆以下惟宣王爲賢其他皆與漢唐亂亡之主無
異然而至於七百餘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開劣而其

明史奇賞

卷之八

十

法善也當七國之時周雖已衰使有賢主如宣王者復

出赫然奮發舉文武之遺典而修明之諸侯有不欲祚
而朝者乎故周之弊在手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乎法
漢唐之法駁雜而疎畧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即亂而
亡故其弊在手法不足周事而不可專罪守法之非人

若秦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繼始皇之後猶不
免於亂況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弊而亡者秦也隋
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
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爲天命秦隋
漢唐雖爲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已夫有天下

明史奇賞

卷之八

七

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爲法
之過也世之爲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僭詭爲盜竊之
人而此數者常布滿海內之獄不爲少止豈爲刑罰之
不重哉俟其爲暴亂貪僭詭爲盜竊而後禁之而不能
使其不爲也聖人之爲法常治之於未爲之先使其心
自知其非而不屑爲故爲法者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
不敢爲亂易曰積豕之牙吉積牙非無牙也有牙而不
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

深慮論五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憲令刑誅

此七言皆
全民事類
不詳其可
錄一節

之謂也。古之爲法者，以仁義禮樂爲教，而後以慶賞刑
誅爲勸懲。故功成而民不病，樂業而食，蓋此亂之
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誡諭而生者矣。其害不
過羸德而無力，以鹽醢爲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
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赴死之道，而遂生者，告之者
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其實
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爲人，忘於
世者，由夫虛言而不爲事實者，始告之以爲仁而不告
之以爲仁之故。彼將曰：此虛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爲
義爲禮樂而不告之爲之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

明末奇賞

主

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劍推
盾而謂人曰：我善鬪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
鬪，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
之爲仁，非特曰仁而已也，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餓也，
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
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鱉，半欄而
雞豚，欲民之安也。不爲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天也。不
爲煩刑，以虐之，視老子獨者，勿事胎育而貧者有給，以
至于獵而不傷，麋卵樵而不斬，萌藥皆仁也。且爲我，也
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

三綱爲政
久矣有他
民爲亂者
聖人見相

分疆界也，以防其事。隣保也，以治其飲車服也，以昭貴
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飢寒也，減其力役之征。畧其婦嬰
之儀，學於間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知善
惡之效。推而至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爲
禮之政，而使民自折讓拜跪，獻酬之微，各極其敬。以至
于五倫叙而三綱立，爲樂之政，而使民自咏歌，摩靡舞
蹈之事，充而大之，至于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
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僕於
秋濟，泉於深，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
膠結而不可解，有不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

明末奇賞

主

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
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爲亂者。治之者，異
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可以爲亂，而不能賞罰旌
誅，動其心。民雖欲爲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耻而不敢
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於爲非，雖無刑罰可
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畏則不畏之
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
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爲治不可以不察也。

深慮論六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

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政矣以爲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爲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

明史書實

卷之八

古

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已者以爲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爲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川而一準其私意之法其則時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爲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印泊然無所復爲參之才何之所

畏非不能有爲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致于亂不如固守之爲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箱之器然善爲寶玉計者器既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携之以示人振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壘矣故國有治於踈畧而亂於過爲之計過計者亦嘗不笑踈畧者爲愚而不知踈畧者爲智大也故用智之爲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爲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治要

明史書實

卷之八

五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于是寓革姦剗暴之意於疏緩不切之爲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間莫不兢兢然有自重知恥之心未見鉅鉞而畏威未見鞠訊而遠罪潛修默改于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特區區之法哉法之爲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爲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爲竊笑而陰誹者也善用法者常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祗天而懼帝者以未嘗被其誅殛而或被其誅殛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

人之庭梓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挺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視殺戮爲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爲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爲足取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爲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爲之少衰人惟以死爲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慎忌而不爲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驚肆馳逐于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

明史奇賞

卷之八

七

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竊冠竊衣組玄冠竊武與牛之嘉石而書其衣施之人身并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使情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生之則慚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鐵者無異此何必刑哉加之以不義其辱固甚於刑矣孝友睦姻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教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爲榮不能是爲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于王庭而就刑于司寇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爲用至要甚微而爲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寓夫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

倦而不自知其出世俗不之察以爲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民之興於榮而遠於辱而不免悖德而蔑教莫不欲吏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汙僻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如人之服帶而不從而謂虛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以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爲怒一以筆捷詬罵爲怒自其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爲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爲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受也於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筆捷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恒人

明史奇賞

卷之八

七

筋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愧於刑及其身陷爲辱者所輕笑也良淑之民皆冠緇布德焉民所尊者知義別之行爲人所卑者使不與恒民齊則民莫不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愧之則德惠盡其職矣惟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爲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爲崇卑有罪者始則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與爲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果出於不得已而行於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服乎法者爲可恥而禮義

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為也況其易者乎易者忽之以為疎而不屑為難者重之以為高而不敢為是則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夫

周官二

以一事之失而疑先王之政皆不可行以一人之謬而疑天下之士皆不可信此為治者之大患車戰古法也房瑄陳濟之賦以車而戰者遂謂車不可用自秦以來不以車戰而喪師殺將者亦多矣豈皆車之過哉瑄以迂疎妄肆不知人而敗非車然也由瑄之所為使

明史奇賞

卷之八

九

不以車戰其能不敗乎故議瑄者罪瑄可也罪車戰不可也先王之政其詳不可悉知也明官之所載詭于聖人之道者雖有之然遺典大法所以經世淑民者決乎明且備豈後世所能及乎人見有用之而致亂者因以為周官罪比鄧陋無稽之甚者也蓋竊孔子之遺訓之而論人之端履寧有過乎竊覆者可誅耳王安石之用周官棄其大者而不行惟取象府之一言以傳會其私卒為天下禍此安石之謬也周官之言利亦稍益益以千里之邦畿而供天地社稷之祭車服宮室之用公卿大夫群臣之祿諸侯之燕饗四夷之遺賚咸出于足

固宜有其法焉然取民也有制役民也有節由禮則無力政無財賦無關門之征其不厲民以自養乎明矣安石不師其善者而泥於國服為息之說期以富國而國終不能富周官之法豈止於此而已乎為治有本末民有先後制其產使無不均詳其教使無不學文武周公之大意也法古者亦取其大意所屬而行之矣愚財之不足誠不治其本而以理財為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誅而周官之所棄者也安石不顧而妄行後世不察而

聖賢書

卷之八

九

并罪周官周官何與焉自治道之不明士之自任者鮮矣自信而不惑者尤鮮也安石之自信而自信漢以下

明史奇賞

卷之八

九

儒者皆莫之及使誠識其大者而行之其事功豈不偉哉惜其學不知道而過于自信也斯民不見先王之治久矣過主者恒患不知道有其器者恒患不達其時其法存其人存苟有過乎世焉知周官之果不可行哉
周禮辨疑一
周禮者周史所記周之治事書也以其出于周也文武周公之遺法微意往往可得而推以其成于史氏所述也故不能無謬於聖人然去後世之制則已遠矣其有不能大過於後世者蓋于逸之餘秦漢之上以意增損之若求也條狼氏之誓群臣於取口中懷于大夫曰鞭

五百於大史曰殺小史曰墨周法豈若是暴哉君臣之際有常禮上不以尊而威其下下不以卑而屈於上道合則仕否則引而退不宜以鞭笞辱懼之也夫取及太史皆近臣大夫則國之執政加以嚴刑而苛於衆使賢者居其職而能不知愧乎此非以禮使人之道也且車以鞭三百之法秦漢以降之所有周之盛時寧有秦法御羣臣其非周制也明矣昔歐陽氏蘇氏皆嘗疑明禮然皆其制度之失耳於道無害也周禮之善多矣制度之不盡合豈足爲周公累哉若其有戾于道者則學周公者所宜知也

明文奇賞 卷之八

武王誅紂

王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放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揚不盡舉而書之矣爲商略若是哉及觀左氏敘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其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攝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何若可喜徐而推之幸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其辭難至于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哉

明文奇賞 卷之八

王

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循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若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缺疑又曰吾猶及史之缺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于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于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人定不古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也昔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常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甘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仇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于太白之旗又斬其左臂安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親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

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茹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兩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

讀三墳書

書之名與而實偽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與辨之。爾辨之法有三味。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古之淺深，而真偽無所匿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三墳書者，則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山墳為伏羲之

明文奇賞 卷之八

三

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為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為皇帝之書，言其日而時以申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類則莊列之餘言，而造焉。則說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為金所剋，服陽臣十幹。此後世曆生之常，伏義之時，曾言之乎。論民曰：四民之物，以貨為本。伏羲之時，已有四民之名乎。

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圓丘，恩及命婦為黃帝之事，可乎。知人之術起于稷，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為神農氏之書，可乎。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語，而其尤甚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浮，山雲疊峰，氣雲霞影，山氣籠烟，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為詩之語。其政典篇往往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先時者殺不及時，後時者殺皆足也。或者未之察，顧謂書

明文奇賞 卷之八

三

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焉。上古之書其小異者，又與世之偽書衆矣。如內經稱黃帝汲冢書，稱周書，出于戰國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偽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又偽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唐中書省有石印，得此書于庫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山石中，有石印，得此書于庫中。其文絕與此書類，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即青城隱者所為邪。雖然，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固不得而刪存其名，而曰其書孔子消言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為耒耜，黃帝世衣裳，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

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後
偽爲書者。因其言而復借。葉周禮三易連山歸藏之名。
以爲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與則以歸藏先坤後乾。
名黃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妄之妄者耶。以爲西伯野之
文而欲托於三代唐虞之上。是猶若夫懸夜鏡於空中。
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耶。於乎世之擬經者。
亦可以知愧矣。

讀夏小正

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
者。卽此書。且以時之正令之善。釋之。自今觀之。其書記
明矣。奇賞。卷之八

十二月之候。有關於人事者。二十有七。若宋公宋公
鮒。攝系糾。爪糾。束糾。取茶之類。皆備記之。求其大者。
惟服公田。綏上女。萬用入學。糾。解。頌。米。始。釐。百。參。攻。野。
頌。馬。王。狩。陳。節。革。十一事而已。豈所謂令之善者。止於
斯乎。孔子有取於夏時。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耳。豈誠謂
此書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揚不編于禹貢。經征
之。問乎孔子。倘見此書矣。不曰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
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乎孔子者。乃從而實之。豈固
別有所受乎。或者信其說。還謂汲冢書之周月解。呂不
韋之月令。皆本諸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

之萬世而無惑者。以其明道也。于道苟無損益。雖謂出
於孔氏之壁。成於堯舜之時。謂之古書。則可矣。吾安敢
信哉。

讀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
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昉以漢
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
向謂其書爲周書。卽孔子刪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
事有可疑也。略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吊
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
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此。雖
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
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尸。一
人其官人篇乃曰。辭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
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
詐術啗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
不爲。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
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曰。春。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
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妻以淫。樂略
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爲。曾

傳其詞而
於其意
微乎其微

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為文王之旨曰利維生痛
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謂知道者
所不言曾謂文王太聖人而為是言乎其大傳篇曰有
十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名也千乘世周
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時役之多是商
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為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
衆及戰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此觀之
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論法周月
時訓藏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當意漢初書
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偽者以為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
用之耳

明末奇賞 卷之八

三

論子華子

余始聞太史公言子華子為偽書近求其書以觀其辭
婉麗可喜未覺其為偽也及詳味而徐察之始知為偽
書無疑蓋子華子程氏名本于華其字晉人與孔子同
時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也夫孔子周遊四方道途所
遇若楚狂沮溺荷蕢荷篠丈人之流皆不足知其意至

於其意而
於其意而
於其意而

於歎息而不已子華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束
帛而贈之豈非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
所傳十篇之中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專對則倣左
氏之文辨黃帝鑄鼎事不能直排其謬而曲為之說俾
會不經與晏子論儉雖為近正而起人君奢侈之端答
北宮意祥瑞之問善矣乃恐後世巧詐誕諂之臣作為
聲詞薦之郊廟似指漢武朱雁芝房之事其子車氏假
之喻復為韓愈所作柳宗元墓銘論代播州之意醫藥
之技孔子罕言之則劇談之而不置八卦以官言孔子
贊易時未有也而曰坎官震官解字之不類時之乖錯

明末奇賞 卷之八

三

論曾子

者甚眾以為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其首有劉向序亦
與向文殊蓋亦偽也偽之者不知為誰是公武以為元
豐以後人以字說而知之或以為王鍾豈或然歟嗟乎
人之著書上欲以淑來世其次亦欲揚聲光於不朽而
偽是書既不足以淑諸人而又不能少見其名果何為
哉果何為哉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
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簡意者出于門人弟子所
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純如曰喜

卷之八

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倍近諸色而觀其不踰
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
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顧其
言孝有足感子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
為心以父母之心為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愛無私樂
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吉乎其有味哉一何似
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
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
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

讀呂氏春秋

明史奇賞

卷之八

主人

呂氏春秋十三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為秦
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為不韋徒蜀乃作
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醢死何有賓客何
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昔成惠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
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應書於咸陽由
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
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
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
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表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
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

卷之八

辨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
是數者傾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第其時
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
事多舛謬如以秦殺共生為成湯以齊莊與趙國論馬
與齊桓伐魯齊請北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
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惑焉世之謂
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為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皆
誣皆時君為俗主至秦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
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焉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讀漢鹽鐵論

明史奇賞

卷之八

主人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其華薦與財用
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橫出天下疲弊孝昭即位大將
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榷
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為不可罷寬其
意而設為問答之詞以盡其辭善乎其言也於乎為天
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
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
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
充溢錢貨朽不可校武帝之天下仰文帝之天下而又
加之以百出之歛未嘗見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

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管絃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革舊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弭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讀荀悅申監

後者類實

荀悅申監五卷其論治亂興亡之理詳矣悅生漢之末丁黨獄之際強臣竊柄天下潰潰日非漢有悅雖侍講禁中而天子拱手受制知其莫之有為者此書以宜其

明史奇賞

卷之八

志悅蓋有用之才又親見世之亂故其言愈有激於從而行之可以為治而自漢以來鮮有言之者縱或言之特以其文辭而已若書之不足恃如是哉然秦始之餘聖道滅息唐虞三代之大經其廢而不講為治者視之以為空言而其諱笑之則夫悅書之不用又無足怪也余讀其書至曰以智能治民者汨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悅然失色而悲之

讀陳全甫上宋孝宗四書

所以寬

予始讀全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為驚人可喜之談以寫全甫特尚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

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全甫豈狂者哉

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全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全甫至四上而不報死乎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全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與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憾者以全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全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况若全

明史奇賞

卷之八

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為狂則以為妄得全身進退以死于踰下若全甫者幸矣尚何不用之足怪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全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鄭靈公二

御臣之術難矣御小臣之難不若御大臣之難御大臣之難不若御權臣之難也小臣有善賞之可也有過罪之可也大臣有功而賞之浮于功則驕不稱其功則怨有過而罪之當其罪則怨不當其罪則肆然不為為亂也至于權臣則不然其威足以懾百姓其勢足以脅人主其喜怒足以為禍福故善御權臣者能陰銷其威

而使國之大柄歸於已者上也其大則莫若制之以禮
 嚴之以分思之以恩使自戢其權而不至於弊又不能
 然則不取其怨怒而已取其怨怒則危矣世之取權臣
 之怨怒者非為責其政事而然也非為詰其專橫而然
 也其始出于爭不急之小務益侮慢之私智怨者於纖
 微芥蒂之中而禍發於篡國弑君之大昔之所問不可
 勝道而靈公之于子公尤其最著者也子公之為鄭卿
 益久矣靈公始立而為君德澤不加於境內威令未信
 於朝廷其於國之權臣宜撫之徐而收其柄銷其
 威然後國可得而治也不勝其一笑之憤新杯羹而不
 與以取怨卒致弑逆之禍烏得為智乎今夫吾力足以

明史奇賞

卷之八

三

勝人而後嘲之侮之唾罵之以致其怒故每問則勝苟
 不自量而好侮有力之人未有不勝於人者也況子公
 者久執鄭國之政於嗣君之立得杯羹之賜則夸以為
 榮決然而靳之不與寧不失其素望而怒同列之人乎
 雷同而受辱雖鞭撻不足較而恥一人于千百人之中
 其辱甚於死何者恐為千百人所笑也況子公卜筮飲
 食之人而挾無上之器其得志於杯羹則喜否則為亂
 固小人之常情其罪安足論乎獨靈公之失則世之御
 權臣者所宜知也昔者漢文帝以諸王入繼國統絳侯

政國志
表其語
指其不

周勃挾誅呂氏之權常有德色帝待之益莊一旦臨朝
 而問殺錢決獄之數勃不能對慙愧流汗遂謝病不敢
 居相位不責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職事以問之若文帝
 可謂能御權臣矣蓋勃之功烈聲威素行於臣民苟責
 其不恭其心怏怏未必服禍或因之以起矣吾因服之
 以寬置而不問而以其職問之文帝豈不知其不能對
 哉出其不意問其所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慙慙而不敢
 怨怨而不敢怒其驕慢之虛氣至是索然銷鑠而無餘
 天下之大柄不待發於聲色而盡歸于已雖有勃革十
 百亦無足異矣此其得御權臣之道者也使鄭靈公有

明史奇賞

卷之八

三

諫議

文帝之行烏有殺身之禍哉後之人王不幸而遇權臣
 以文帝為法而以靈公為戒庶乎其無患矣
 士君子立身事王既名知己則當竭盡忠謀忠告善道
 銷患于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
 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
 扶危于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仍名沾
 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
 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聲名烈
 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

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劒三躍冀子貢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卽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知謀忠告已無

明末奇賞

卷之八

五

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詰地無厭之口縱欲荒棄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終其伏劒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劒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

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讓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覲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修侯傳論

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受於人者必制於人大夫受於諸侯諸侯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天子得以賞罰之惟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屑屑然與之較古之聖人恐其無所畏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故天子之所賞

明末奇賞

卷之八

五

而濫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奪之天子之所罰而陪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所爲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賤貴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於無窮矣辱於既死君子謂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予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何所取信哉漢初輔相之臣多出於一時亡命屠販刀筆之流其人皆習熱世故迫于利害善避禍趨變而堅守臣節求諸高惠文景四世間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

尤得大臣體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
封竹音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者而封之
法納夷狄之叛臣以欲為臣不忠之心此臣之所
宜爭也亞夫爭之豈為過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
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
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
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誅之
遂卒寘之於死求其所為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
之者私恨也為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欲之為
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遜
乎夫朝廷之禮君臣之分固有當遜者矣至于為一事
而亂舊典起邪心為害於國甚矣苟阿意希旨從而附
和之此小人反覆之計謀一身而不顧職業之所為為
可謂之遜乎人臣者以義守職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
恤苟畏窮困而安利達則無所不至矣亞夫之心豈以
窮困為戚者哉迷不稱其能守官而諫其不遜不問其
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窮史氏之論若此何以信于後世
此吾嘗論遷善紀事而不知統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
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也

諸葛誕

明末奇賞

卷之八

主文

諸葛

諸葛氏兄弟三人仕于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之
下瑾與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僭竊之時拒賈充之
說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為忠義豈非凜然大丈
夫乎世俗乃以是營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為斯
言者必賈充之徒自以鬻國弑君取富貴為得計論人
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揚子雲所謂舍
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邪

司馬孚

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在天也淫風怪雨彌時而止
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亂臣賊子恣橫乎世而天理之
在人者終不少變秦能滅六國之君而不能使六國
之民不思其故主王莽能竊漢之位而不能使海內之
民一日忘漢之德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
習可以擾人紀而不可以滅天之道先王所以欲明斯
道於天下者豈誠欲務迂遠難行之事以為觀美乎其
意以為苟徒用法以禁之位不取為邪不若仗之各知
斯道自不能為亂之為愈也周自昭穆以下皆可以亡
國強侯鉅伯環擁而逃典皆可以棄耳然而耶視冰伯
莫敢發口萌犯上之言者非其勢力之不及弱以斯道
猶有存者畏受悖道之名而不忍也秦之上地兵力豈

明末奇賞

卷之八

皆過於諸國哉。卒至于劫其主而不顧者。夷狄之俗。教化不明。君臣上下不知道也。一家之敗。必始于不學之人。一國之亂。必興於不教之地。天下之禍。常發於無道之國。先王必以教化爲先務。而不敢忽者。豈苟然哉。曹氏以詐力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丕叡父子坐席未暖。而司馬懿已矚其旁。而欲攘取之。臨終涕泣。托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臣。迎合將順。莫以爲非。積習既久。至于弑君篡位。以爲常耳。而不復怪。益舉中國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懇欵悲痛。不忍與其謀。子姓爲天子。而身爲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慚愧若不忍居者。身死于晉。猶願爲魏之貞士。夫魏之一已久好。佞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爲堯舜之禪。無以過而爭。獨拳拳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以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爲所變者。三人司馬氏之季武氏之攸緒朱溫之兄全昱皆能知篡逆之非。惟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祿爲最。賢乎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全昱故草盜。惑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乎知忠而不知遷義之方。

明末奇賞

卷之八

王

特

殷浩

也使乎爲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托爲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卒當廢弑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乎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乎焉可少。而斯道焉可忽哉。

自先王養士之制亡。而天下無全才士之生于世者。其學術各隨世之所尚。而變觀乎世之所尚。而士可知也。西漢尚經術。故士多通經。而達理。東漢尚風節。故士多能自重。而不役志於利祿。唐尚諫諍。故抗直之士衆。惟晉祖玄虛。而尚清談。故士之生于是時者。能以恬淡寡欲治身。而以簡樸不煩鎮俗。釋然有守。貴賤齊死生之意。王導以此興江左。謝安以此勝苻秦。庾亮王彪之之流。皆以此見重于世。士之用學術。猶工人之用器器之用。雖不同。然利者愈于鈍。有者愈于無。挾其所聞。知以應當世之事。其不合者鮮矣。方本用時。計畫規度。天下之得失利害。素已定於心。及居乎位。則舉而施之。如出物于懷。入手于袖。取金帛于藏。而陳之中庭。快乎其無難。沛乎其不窮矣。宜其無不當也。若諸葛孔明。明范滂。淹身在布衣而已。有宰輔之志。人亦以其志望之。及其得

擇而後用
用而後擇
古今異
之分

明末奇賞

王

志果不失人之所望是豈待言語而見哉以言語自表異者類多夸誕之士若殷浩者夸誕之尤也人莫貴于自知自知而後可以知人晉殷桓溫勢盛而諸葛抗之浩自計才智可以敵溫否乎溫握兵擅命久矣使才智與溫等猶不易况浩不及而居之不辭未免於國難矣彼溫者志趣雖有不純而其才足以有為且常是時晉室之衰甚矣使浩為相能與驍然相下說以安國家利社稷不當以相軋而以信義喻之溫必感奮而恢復其外浩修為相之職而輔其內不越數年中原必可復也浩不此之究而輕動自用為不能為之事而國不可圖

明文奇賞

卷之八

四十一

魏孝文

論孝文

昔者舜命皋陶曰明于五刑以勸五教周人亦曰伯夷降典折民于刑豈非禮者刑之本而刑者禮之寓乎故禮之與刑異用而同歸出手禮則入乎刑法之所不能加者禮之所取也春秋聖人用刑之書也而一本乎禮酌乎禮之中參乎其事之輕重斷以聖人書法之繁簡則春秋之旨可識而天下難處之變可處矣文姜桓公之夫人而與弑其夫其罪為重故于其去魯也削其姓氏曰夫人孫于齊哀姜閔公之母而與聞乎故其罪為輕故于其去也不削其姓氏而曰夫人姜氏孫于邾然其事雖殊而子無墮母之義則等也是以于其葬也皆

明文奇賞

卷之八

四十二

孝文之而無果歸焉其稱孫于前以正天下之大義也其于後所以全母子之至情皆本乎綱常揆乎人心合乎伯夷之典卑陶之刑而無竹者也元魏為太后酈其子獻文帝引而獻文之子孝文帝宏為為氏行期年之喪勅循禮制君子取焉先儒有為異說者以為非所當服其說謂孝文於馮太后有不共戴天之讐焉得而為之服善意不然天下罔無無父之國而豈有無母之人哉獻文於孝文則父也於太后則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盡子道使太后有殺子之心而不果從為其子者尚不宜以欲殺已故而弗為服況孝文乃其孫而可

以父故而讐祖乎。如其親而不能推其所當尊，禽獸夷狄之道也。因吾之親以推吾親之所親，因吾之尊以推吾親之所尊，此聖賢之教，所以異於禽獸夷狄而為萬世通行之典也。母殺其子而孫得讐，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豈人情與天理乎？假而不幸，遇若文姜之母，預殺吾父為子者，欲讐之則子之弑母與婦之殺夫，其罪固無以異。弑母而復讐，欲為孝而益重其不孝，猶且不可，故聖人於文姜之卒，書葬以明母子之恩，況馮太后直哀姜比耳。母生之身而母殺之死者，且不敢怨，而孫乃欲追讐其祖母而絕不服喪，果何義者乎？論

明史奇賞

卷之八

聖

者徒知父之讐不共戴天而不推孝子之於親，縱受其虐不敢疾怨，固非常人之比。苟惟仲子之情而不明父之於母，猶吾之於父是，惟知有父而以祖為路人，商鞅韓非之法，猶不下此，則欲援春秋以斷之，春秋之義曾若是乎？故馮太后之殺子，固獲罪于春秋，而非子孫之所得讐也。孝文之盡心乎喪禮，其於禮也合矣，其於人之情厚矣。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聖人於人之過，求人之仁而論者，乃於人之美而求其過，其亦異乎？聖人之教而甚于責人也哉。或曰：子無讐母之義，固然矣。唐之武后論者，惜五王不告于

廟而誅之何也？曰：馮太后之惡，惟在乎殺子，故孫不得而讐之。武氏滅唐之宗，廟社稷殘唐之子孫，易唐之國號，是唐之篡賊也。子雖不忍讐之，唐之祖宗其合之乎？五王為唐討賊，中宗勿與知焉，其可也。是亦春秋之意也。故春秋之法，罪輕而不悖乎禮者，不以今義廢私恩，惡大而為天下所不容者，不以私恩廢公義。能體事物之輕重，然後可以用春秋，不然其不受誅於春秋者鮮矣。

甄琛

為聖賢理
則其也

明史奇賞

卷之八

聖

人君之職為天養民者也。然一人至寡也，天下至衆也。人君果何以養之哉？惟用天之所產以養天民而已。五材百物不能自察其可用而用之，故人君者導之以取之，方資之以用之，之要使生乎天地之間者，不至于無用。用天下之物者，不至于無節。此君人者之職也。後世人主不知其職在乎養民，而剝民以自養，凡物之適於用者，盡籠而取之，而與民為市，於是茶鹽之類皆屬於官，而責其稅於民，民弗惟不蒙其利，而橫被其害者多矣。此豈天地生物之意邪？元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醢鹽富有羣生而惟其一物者。

沈約

也善哉乎斯言天下名言也而當時羣臣有沮其議者以爲其禁既罷利歸富室而小民不復困窮其言禁倍於官司夫利爲豪強者之所擅特不能謂之以法使然耳誠能爲之制俾遠近之民以口參寡受賄立官一員聽其爭鬭之訟而不取其利豈非王政之善也哉上有好利之君言利之臣由是甄琛之言世俗皆笑以爲迂而不適於用不知世俗之所謂迂者皆先王之所取也

爲非常逆理之事者其身雖周旋俯仰於衆人之中而其心常懷慚榮愧於獨居深念之頃方其年壯氣盛猶用文奇賞卷之八

可以自勝及乎年邁而衰氣餒而病所爲之事與所負之人或見於影響或形於夢寐凜乎在前皆其懷故此理之自然而豈自外至哉齊侯之彭生呂后之如意司馬子元之賈陵道王凌沈約之齊和帝皆是物也而是物者非果能爲禍祟也穿窬之盜多夢牢獄重現之流多覩妖怪彼其心之所應習之所積有以致之耳齊和帝之天下爲梁武帝所奪使其靈則梁武帝當見之矣何爲而但斷沈約之舌哉國家之勢已歸於梁假若沈約不言其能止乎不禍梁武帝而禍齊和帝能禍約也利其國之亡而賣之以爲賞其心揣揣然未嘗不內

愧於天。天固有斷其舌之理矣。君子之學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天與鬼神且不能違之。而何夢寐之見乎。故心無愧怍。視死猶生也。將死而視鬼神。其行若多行可愧者也。

隋文帝

隋文帝以詐力取尊位。其子修縱以致敗。示君子陋之。至與秦並稱。然當時戶口蕃殖。國用富溢。夷狄雖強大。不敢少與之抗。若漢唐之盛矣。夫果何以得此也。昏惑之主。欲富國者。必厚歛民。以適其欲。而文帝躬履節儉。謂有司曰。寧餘於民。無藏府庫。斯言也。豈惟中主有所不及。雖前代賢君。或愧焉。此非富國之平。罷黜酒之禁。滅庸調之額。死罪三奏。而後行刑。褒賞治民。有政蹟之吏。此非戶口滋殖之本乎。咄咄谷渾之子。鬼王詞謀。執其父而降。則詔之曰。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欲歸服。朕惟教以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卓哉言乎。不以小利廢大義。真可以服夷狄之心矣。其爲人雖猜忌。而能撫有華夏。赫然績數百年之正統。亦有以也。哉。後世人主。語及秦隋。則羞與爲比。求其所爲不及秦隋者。多矣。此類是也。苟不強爲善。而徒羞比於秦隋。使秦隋之主。有知其不羞者。

與之比者幾希

蘇威

清中有時
元氣雖出
之氣不絕

可以生可以死可以貴可以賤者君子也惡死而慕生
貪富貴而戚貧賤者小人也以死為可惡寧知死有善
於生者乎以貴為可樂寧知賤有安於貴者乎君子之
於世視生死貴賤如手之俯仰不以動其意而一以義
裁之義宜死也雖假之以百齡之壽不苟生也義宜賤
也雖誘之以三公之爵不苟貴也其好惡豈忤於人情
哉衆人徇於利故好惡失其中君子於義也明故審于
輕重也當天下之亂常以世無知義之士而小人衆也

明史奇賞

卷之八

聖六

此大節不
及於前
處之矣

固隋之名臣也一陷于非義身名俱喪天下至今羞稱
之則其生也適所以累豈不悲夫雖然威固不善處其
身矣而隋之處其羣臣者亦有以致之古之人必以禮
貌待其臣者豈偽為爾哉養其氣而厲其節平居則有
犯顏忠諫之益不幸而臨禍患則可殺而不可辱矣今
其生而不敢負國隋氏父子之遇羣臣詐說而威從之
雖將相之貴少有疑隙則箠殺于殿庭之間凡仕于其
時者皆挫辱之餘無恥之人氣不足以有為節不能以
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勢使之然豈足深怪哉不以君
子待之而能以君子自為者惟君子為然素以小人待
之而欲望其為君子之事此中人所難也於蘇威何惑
哉

明史奇賞

卷之八

聖七

唐

有志於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常者聖人之所務
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與也
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功為喜
必以無功為耻苟自恥其無功乃急于成功不顧難易
而為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先王之治天下為其所
當為而不強其所難為使天下民物各循其性終身行
之猶有不及何暇他務哉後世之君多好微功于夷狄

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為尤甚皆太宗啟之也
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眾民非不能攘夷伐亂而未嘗
以逞于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
取而恐為中國之患也甘心于異類者必有禍焉婦之
子孫多死于虎學王良之術者多死于蹊螭非惟力不
武而習不精殆天道也太宗既平群雄而盡有海內其
心思立希世間見之功以夸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
之窟而備之縲其酋長致之闕下襲以冠帶而俾之宿
衛當其盛時自謂胡粵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於
玄宗盡用胡人為選將任以疆場之事祿山思明達四
明末奇賞卷之八
之以起而唐幾于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
寇不絕於邊郡盜賊之興卒自代南詔始而五代四王
皆出於雜胡德光桀黠遂子臨中國之王而號令宇內
自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
快適於一時而流患儲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
支庶始翦於武氏再覆於祿山黃巢賊之崔胤朱溫更
之太宗於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善功之報耶
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樂於
兵之尚也久矣創業而以兵取者必有大禍善功好刑
者必難乎其後不得已而用兵若楊武之為心在拯民

而不在圖利庶乎可免哉不然是以一時之功易無窮
之禍也

張九齡

張九齡為相而能使玄宗無過太子不廢小人因不得
志九齡出而綱紀壞唐室漸亂而幾于亡或曰九齡古
所謂大臣哉曰九齡忠矣而不能擇義善事君矣而木
善處身安得為大臣乎古之大臣正其身以為天下準
不可以位拘不可以恩狎立乎朝廷而君不敢為非義
邪佞畏伏而不可肆待之以禮則留外貌心則引而
去之其決於去就非不欲行道為欲行道故必將士去

明末奇賞卷之八

就也楚王戊不設醴于穆生生日不去楚人將併戊于
市醴之不設何遠至于鉏哉然禍發必有義人心之敬
意必以漸不設醴必至於不進食不進食必至於不命
之坐不命之坐則必至於笞辱笞辱笞辱又不足
不至於鉗而不止然則不設醴之去戮辱而毫髮間耳
焉可不預為之計乎九齡臨事規諫近於以道事君者
惜其知不可為而不速也九齡必欲殺安祿山行敗軍
之誅宰相賊也且已知其有反相寧可已乎當玄宗之
不殺九齡宜以死爭之爭之堅不許則宜如褚遂良還
笏而請玄宗苟悟而從則可除天下之害不從亦不失

王人之初
自任先事
預防使然
無難矣

去。秘。之。義。而。無。愧。九。齡。爭。之。不。力。而。遂。已。焉。玄。宗。以。王。夷。甫。見。詆。又。忍。而。不。去。玄。宗。卒。不。以。含。富。貴。疑。九。齡。哉。九。齡。於。此。固。可。去。矣。及。沮。牛。仙。客。之。封。李。林。甫。以。書。生。侮。九。齡。而。玄。宗。亦。深。慢。之。無。復。敬。禮。之。意。其。當。去。也。明。矣。而。復。不。辭。終。至。見。斥。而。後。去。何。其。殊。於。幾。而。不。知。義。九。齡。欲。留。而。盡。其。言。乎。則。二。者。可。以。見。矣。欲。留。而。行。其。道。乎。則。未。有。待。人。不。以。禮。而。可。以。行。道。者。也。九。齡。之。賢。必。不。慕。區。區。之。富。貴。然。觀。九。齡。之。事。若。未。能。超。然。于。富。貴。之。外。者。豈。其。心。在。君。與。國。而。不。暇。為。身。謀。耶。世。未。有。諫。其。身。而。可。正。天。下。者。九。齡。或。未。思。之。乎。使。九。齡。獲。聞。聖。賢。之。道。以。古。之。大。臣。自。望。其。事。功。必。不。若。此。而。止。也。自。道。之。不。明。通。達。者。流。於。權。詐。卑。陋。者。幼。于。貪。鄙。求。之。于。唐。如。九。齡。者。不。過。數。人。亦。豈。易。得。哉。然。則。九。齡。雖。本。足。為。古。之。大。臣。亦。可。謂。唐。之。大。臣。也。夫。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為胡旋舞襪之病幸已僕酒食持其貲去死則後以它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也。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溫其誑囑其夜諦分五六人樓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為真鬼也即旋其

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呼以行行間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為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床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也。

吳士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推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未決

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吳吳富於姑蘇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聞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為然俾為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贏縮士嘗游錢塘與無賴儒人交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官者數十人月廩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竟得縛至轅門誅之番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右越巫吳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夢者死於夢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衆矣豈不惑哉遊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

記

題高記

方遜志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聘智者馳騁太過釣奇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儼寒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節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題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竊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斷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題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爲題者有矣而慕乎題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題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

通在兒時
不知此理
身三子為
勿去取以
風

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顯名其高豈長壽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耶與與焉使長孫子布為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言泯然與庶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為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遺安室記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祿富貴為致禍之具志於用世者驚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為致窮之術是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

明史奇賞 卷之八

五十四

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為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誠能收禍乎隱居行義苟無歎於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訓卓然自立于天下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僻竊於衰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麗公其意固隘矣麗公笑之言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蓋為景升發也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逐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畝畝之安哉麗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景升之時使有高光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

安而況其子孫乎麗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蓋輕其無定亂濟民之畧而以富貴為樂也以富貴為樂而無憂天下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敗亡其子孫欲為奴隸尚可待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麗公之所笑以為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有以淑其家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往而不安其子孫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麗參父以公之遠裔而名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侯城里求予記之或疑參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始以隱為高是未知麗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要莫

明史奇賞 卷之八

五十五

大乎為善無位而為善其事難而為功快有位而為善言脫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乎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沿乎其孰能制之世之嗜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為身謀者也矣暇計其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積學明世務以進取為事而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知麗氏之為名門也僉矣參父素力於為善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又孰之所遺之安者哉

孝友庵記

烏傷朱氏居赤岸者為最著元之季世丹溪先生諱震

古字彙修以道德性命之說教其鄉人人咸服之先生

娶戚氏生二子衍玉嘗擇地東朱山之原謂其子曰我死與而母俱藏此若等宜附于左右皆應曰諾已而戚氏卒衍亦卒未幾先生亦卒王奉先生及母夫人柩寢于其中奉兄柩寢墓右又預治其左爲二穴他日將與其妻合葬仰墓前若干武爲庵仰子弟居之以奉酒掃扁之曰孝友而來告曰此先君之志我則行之請有以下後人使世守無怠嗚呼古禮之廢也久矣塋之弊爲尤甚古之塋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刻之惟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未變明末奇賞卷之八五十六

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象見伯魚于思之家昭穆序葬而子孫咸附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木已朽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葬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家師之說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黜罰其親何異乎而猶以儒稱於人不亦妄矣乎若先生父子者可謂無愧於孔子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之事玉旣能行之苟欲追遠則豈不在後之人哉玉之子與衍之子從父兄弟也至于孫則爲從祖兄弟矣愈遠而至千曾玄至于來昆又至

千數十世分益盡愛敬之心得無少衰乎幸有人焉能相率而拜于墓下會于斯庵之中指之曰某某墓之子也某某之孫也由干某某者也某某又出于先生者也吾數十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之先先生一人耳一人之身何爲而不親睦乎聞斯言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孝友之心其能自巳乎其有弗追遠而返始者乎斯豈先生之志乎其可以示後人否乎玉泣曰是先生命玉之志也請書之

明末奇賞卷之八

以爲人心
爲正一
金剛經

天台陳氏先祠記

方孝孺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爲著姓其先自晉來遷至乘齊
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乘祿之祖恐其族大服降
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爲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
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乘齊之父彥聖欲作新
之未果而卒 國朝洪武十年乘齊以爲先人之志奚
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爲祠於故址復以饗器
不可以祭也設牢醴棗盛之器藏于祠以族人各用其
物以祭爲不飭也創田若干畝以供祀事諸族之宗子
至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

明文奇賞

卷之八

五八

傳久而無弊因趙君勗來京師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
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
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
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
稱今飲與食持盃必奠執匕必祝始爲飲食之人夫今
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爲之也人猶不忘之況祖考吾
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
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
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

之祠自始遷而祭率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先王制
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
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
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
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
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
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得數百年猶旦暮也辨
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
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況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
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余有志於變俗而未

明文奇賞

卷之八

五九

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明文奇賞卷九目次

方孝孺

文

諸伯牙文

里社祈晴文

贊

春秋諸君子贊序

石磻

季良

臧僖伯

明文奇賞 卷九目次

公子友

叔盼

劉康公

范文子

子臧

臧文仲

祁奚

魏絳

孟獻子

季札

子皮

子家羈

文公翁

蜀守

張公詠

蜀守

三賢贊序

司馬子長

韓退之

歐陽永叔

尚友五贊序

諸葛武侯

明文奇賞 卷九目次

陸宣公

范文正公

韓忠獻公

司馬文正公

云敞贊

有序

楊喬贊

有序

田疇贊

有序

李太白贊

孔璋贊

袁安臥雪圖贊

御書贊	有序
宋方中像序贊	
赤壁圖贊	
畫梅贊	有序
馬圖贊	有序
序	
送凌君入太學序	
贈王仲籍序	
范氏族譜序	
送平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明文奇賞	卷九目次
書	三
與蘇先生	其三
荅林公輔	
與士修	其二
與王修德	其四
與鄭叔度	其七
荅劉養浩	其二
荅王仲紹	其三
荅閔鄉葉教諭	
荅許廷慎	

荅俞子元	
傳	
孫伯融炎傳	
題跋	
題神異經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跡	
題顏魯公書放先生石刻	
題朱子手帖	
跋劉府君墓碣後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明文奇賞	卷九目次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題米氏山水圖後	
題礪磴子墓碣後	
墓碣	
王君國祥墓碣	
銘	
寧野軒銘	有序
祭文	附哀詞
祭太史公三首	
祭王博士	
四	

鄭生祐哀詞

吳氏二賢母哀詞

祭太史公

祭宋仲珩

明文奇賞

卷凡目次

五

明文奇賞卷之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評選

文

諸伯牙文

方孝孺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為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為文諸伯牙且正張子之陋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夸嗜毗恒詭質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違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感焉蓋惜子為藝也善而為議也平君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違恤世之愠喜感子期之見知遂

明文奇賞

卷之九

絕然於既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知來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為絕藝但歌悲語嬰孩改其性其不知乃為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悲樂子之愛得爾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魚鳥泉石欣然皆識子意苟為不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于邇嗟伯牙乎爾苟不以萬物為一身以太虛為知己等毀譽於浮說而游心乎冲漠之鄉下追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矣為楠楠焉臨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為

小技而予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之奪之。既奪於吏。不敢怨怒。而歲幾償前之失。百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番熟。被乎原隰。而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將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遭此憂患。不富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易不亟訴於帝。而退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何乃效吏之為。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於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明文奇賞。卷之九

者苟族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夫胡為而不察之民之命。懸於神。非若吏之督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告。

贊

春秋諸君子贊

方孝孺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諸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於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殆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為法云。

石殆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為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簡之。父師先事而諫。微若著龜。始不吾從。弒逆果作。徐發一言。元亮就明。文奇賞。卷之九

縛春秋所書。寒獄孔多。誰能計賊。不煩于戈。無上功。而英識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規。世悅苟難。或祀是。則危善。斷卓乎難。能嘆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采

賢知所居。曰小。而無文。試飲。屹如金湯。荆楚之噫。可坐而取。久而不忘。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故曰。其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京。賢奸雄相賀。世無人。之。其。破長。孺在漢。子依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其。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韓法之通
一屏

臧偉伯

臧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神
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
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偉伯憂其懈懈昌言正色以訓以
戒天稔其禍聞善不為鍾巫之難實兆於斯聖之求諫
匪曰親美羣情既宣萬事畢理自以為智厭棄人言暴
殲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我思若人中古
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兄
明文奇賞卷之九

四一

弟多故叔平慶父交惡王度親為魯內義有君臣之別
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虎踞不屏
策才優於為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
克對文武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量小才輕大
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徇道忘已後國先家季子
所耻

叔勝

上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汚叔勝之賢高
潔蓋世非義之祿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獨深
恥之安乎賤貧我拙我履可以衣食我身雖勞吾義已

韓法之通
一屏

劉康公

得彼為富貴子乘萬鍾其外雖導其心則窮人之
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志不以易彼卑卑小夫利達是
圖朝替夕臣犬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之節周公之孫
魯邦之傑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真千載一人春秋之間何
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
豈多妙合大中執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
敬後乎泮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夢夢
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達
明文奇賞卷之九

德下衰以法廢之上墮其職下倖其紀執非天民時
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于邪不思其忠執若夫子識
微慮遠以勝為懼勇于從善野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
其王蠻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計之
得彼昏不戒以幸為常上肆下陵禍興蕭牆先事有言
衆謂廷怪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晉亂于吳合
盛之用多忽承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
之亞

恒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于乘仁義可渠名節可尊肩取瓦礫棄遺瑱璫箕弒紛紛是非臣子先生醜之恐其污已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爲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汗辱去彼取此暗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圖舉世無幾有美大夫國
之典刑仁義之古煥如日是其身有終其名不沒後人
宗之指爲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事無餘
明文奇賞

邱葵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興起欲知其心尚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明人以爲比吾舉其能洗爲陞黜就所怨惡吾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追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匪賄則佞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徇大公舉譬與子取謫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僞治功日汗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總釋

晉有跋夫好兵而復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降內德辛
傾厥宗三郤受誅假手厲公允丈魏子以兵爲戒輯和
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繕業文襲政教具
修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羣賢在位魏子之力士不知道
以戰爲嬉孰能無爲坐制四夷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前非有仁人何以爲國魯號多士聚
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修國貧言利愈審宣成
之間詩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
之乘馬之微雞豚不畜富盡天下恒患不足古稱盜臣
明文奇賞

李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不
度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博達
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不足與
伍天將喪吳醫童僭據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
蓋口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爲譽爲尤孰
明乎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爲
流渾

子文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已無異人之勝已善者已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臨實謂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慈哉子皮為公卿師僑實固植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羣枉與容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識間量淺已則無能惡人為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孰起子皮為為執鞭

子家羈

曾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遜齊居晉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為謀猷其遠拒而

明末奇賞 卷之九

不從卒以喪返使川其言動合事機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固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為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尤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蜀守贊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如政之首閭俗之麗化民以道肇建學宮俎豆昌書英俊如雲從于後車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者所行齊于鄉曾兩漢之間號蜀多才孰啟其端先生所培植其不遇

惠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卑卑倣圖旦夕功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為政匪難忠才之平才優於事乃克有為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為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公神在天嗟彼儉邪敢執公鞭

三賢贊 主序

明末奇賞 卷之九

聖賢之道以養氣為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獨有意於此意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為贊辭時觀之以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為足也作三賢贊

司馬子長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發揚奮發江河之深泰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楚漢之雄章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公手紀

韓退之

述掃刮喉蒙揭茲日月上翼與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
名將之孫公白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
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哉我比績立明功孰
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擬公去千
年斯文湮沒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夢不有先生就典斯文先生之生志
豪氣雄手扶百川注之使東胡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
佛老扶起孟荀誰與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
萌嗚嗚鯀魚為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洋洋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十一

五嶺蒼蒼發為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
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千戈先生有唐與之
為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
存磅礴上下有繼微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寔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為誰曰
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為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黷昧公
嘔哉非予疇繼剛頰削華去其艱深大獲咸池厥音
沉如玉之溫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來
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

色危言以犯以諱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此
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
儒以多為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尚友五贊有序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
德。欲以有為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不見
于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蔽于卑近。務高遠者每病于
難行。吾求士于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
行不倍于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
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十二

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今此余之志也。以五君
子為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
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
義而勅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贊
厄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
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為外。媚悅取容。自為身計。嗟吾先生慨

讀書記
卷之九
韓忠獻公

然哀之君非堯舜也。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計遺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信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爲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志已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役所忌。就其所成。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皆以爲狂。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明史奇賞 卷之九

十三

生民難。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高嶽巨川。未嘗有爲。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爲民憂樂。世彌遠矣。孰尚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于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末可爲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卽從。聖人猶難。亦獨何脩政化。甚速。誠于爲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云敞贊 布序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而況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付勉其身。以爲義。死于利者。首交於世。而爲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凡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耻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

明史奇賞 卷之九

十四

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傳服草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于上。雖以強臣。亂賊之威。指叱萬民。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敞。幼時爲大司徒掾。獨自効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歛之。當時以是高之。且爲樂布而歌。竟以是名後世。敬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魯郡大尹。

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
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敵者必眾矣其禍惜
位竟泯滅無聞而敵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
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為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
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
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贊之以為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
法贊曰

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于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為師暮
則背之人實易誰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易以
知之偉然大節妻子在後欲鎖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

明末奇賞

卷之九

十五

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齒之伍道喪名散
俗益壞倫而恭昔遠大風所羞不越其難矧徇其死我
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贊序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
者未嘗畏其為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檢知其為虎
而畏之則必為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
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為
物所動將為物役之不服而何服用物哉東漢固多節
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

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
可鞭笞海內之盜賊況若是其眾乎楊喬不在郭林宗
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山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

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為利所役視富人
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為可取也
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
貴與其剗無以異曾何足顧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
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為所汙餓死而不
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為大臣屬以
天下漢猶可興也桓帝不為天下慮而為一女計可謂

明末奇賞

卷之九

十六

詩其此取
則早畢勢
利皆歸不
可食矣不
可本名

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不知喬
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喬雖遇
吾常喜孺子為人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
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
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其志惘然歎曰孺子不
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
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
始贊曰

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
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為三公屈以

非義萬鍾不從易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
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
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田疇贊 有序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為難忠義人之所慕也當處
之為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
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
機者眾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輩卓呂布
不為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為漢而死則可以與
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為異也
明末奇賞 卷之九 十七

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
不避難勇不畏死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為之報曹公
孫權既干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時既
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忤
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
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
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
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
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眾矣善觀人者觀
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

者初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

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豈諸龍駒垂
首冀車豈以其賤斥之為驚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
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為田疇是
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笑若田疇
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為漢大臣殺
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為疇哉與
為友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洩天之奇矯矯李公雄
明末奇賞 卷之九 十八

蓋一世麟游龍蟠不可控制批棟萬物覓益乾坤狂呼
怒叱日月為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
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
無上無下安能瞋目開于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
于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
可伴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
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于公

孔達贊 有序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地
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失亡者眾矣天下安

特乎此蓋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聞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愧作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焉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

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典也以得張子房卓茂

而窮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備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

舉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觀其輝光者德弘于中聲名著于當世有非才藝之上所

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十九

為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皆

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書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秦

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

尤聞之可為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

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繁張說輩皆擠構

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

乎而唐之君臣為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所

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為之流下曰玄宗

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

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

龍所依既據其候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有之欲其之死天將亡唐故就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洗洗暴于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表安臥雪圖贊

士必有守乃果於為苟賤卑汗大節已陳烈烈司徒處

困不折志行依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

安危寄公一身羣賢朋奸海內震恐正色揚言臨不敢

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容諸衙門施于所部臥雪有圖

千載作則貪夫視之尚喪其魄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二十

御書贊

中書舍人臣寒義以忠謹蒙 寵遇

皇上為更今名而 御書以賜之會臣以校文來 京

師義以見示謹稽首作贊曰

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羨垂光景星慶雲聖人憲天與

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犧之畫神禹之疇昭揭

天心臨照九州後王稽古莫不有作孰能巍然前聖是

若明明我 皇聖與神通煥發天章衣被萬邦嘯夷味

谷鬯重歸更大訓宏謨傳誦人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觀

如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寶氣上燭霄漢見者稽首心

朱方中像序贊

吾鄉士君子尚禮義而重名節凡仕于天下者雖學術

有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疎密至其所守未嘗不有以過乎人益習俗然也間曰朱通判方中士之廉慎敦厚者也居官且二年獨携一子與居弊廬蕭然壁無完土而牖無完紙厨廩薪芻幾不屬處之裕如不以動其心而惟以奉法守官爲先務夜四鼓帳呼童奴起盥櫛坐廳事或至晚始得一食不知飢渴之及也予過大梁見而嘉重其所守因書贊以識其行事以示閭里云行本於儒不驕不汙人或以爲迂言本乎書不諂不誣人或以爲愚政事舒徐規矩靡踰人或以爲疎夫孰知其外如不足而內實有餘不適于時而與古爲徒嗟乎彼

第廿

斯人而爲世之所喜吾必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赤壁圖贊

羣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
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潄其汗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
妄庸攘敘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下公在世
間

西梅集 自序

金華潛溪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郡人徐原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公薨今數年矣藏之不忍視族祖雪窩處士雅好畫論及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三

鼎梅取公所寄而閱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之因以獻

處士且贊之曰

玉質冰姿不汗絨塵破顏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清溪之上見者凜然如對公像

馬圖贊

遇一不修之馬凡馬駐身其人不俗不可與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爲貴故畫者喜極其
形容以金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
馬受羈勒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爲御猶不若羣
遊自肆之爲樂況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亦
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類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于物理

者不能也因為作贊云

麒麟窮矣貴不可羈強加銜轡於馬為疵世人不知以此為美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駭乃馬之過也東還天關追雲躡風羣伏于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視之振鬣奔馳况有俯首駕君鼓車哉性難馴暫與馬伍霖虛上天而水九土

內文奇賞

卷之九

三十三

序

送凌君入太學序

方孝孺

為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太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為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為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脫乎剽竊誦說之間而充焉以為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隣里之近而肆然以為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祿所以待賢者固古君子之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為分之宜得處卑則覬乎崇仕外則希乎內然計而悲戚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食生於所驕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夫者而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當大任有輕貴富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浦江凌允恭嶢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成均別予欲求予言允恭之才已為州里所推予無以資也然予恐其所以至者為足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內文奇賞

卷之九

三十四

以優其林
惜其素
亦其處所
主偶然重
第耳

贈王仲緒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鵲利生無間而死無述者眾人
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
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眾人之
所為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
事既緩而功亦遲故眾人多笑之而不知眾人之所為
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
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偽吳張氏官也余問今其
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
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家曰此處士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三五

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余未嘗不
為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
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官室妾媵珍寶騁從師徒
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
處士在宋時被患窮獨處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
其窮困莫比今起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
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

范氏族譜序

為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為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為名
人之子孫難也為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為大賢之子孫

國初諸老
故重定
則已如人
大都準

金華府志
卷之九
五十五

尤難夫嚴蒸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
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
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
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
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
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為賢者之子孫
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為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
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
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為顯也蜀之范氏在
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為海內所宗而正獻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三五

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為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
繼先業為建炎良吏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
元長七世孫煥卿值元季之亂圖蹕散亡重緝所知白
忠文公高祖而下至于今凡十五世為家譜以示將來
煥卿之子彥良從予遊因以序為屬古之貴乎修譜者
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于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
而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
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上者莫如王
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
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讐

必欲損廢寔經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虛談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為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嫌其為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墓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為小人而不思為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為君子也可與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二十七

將在是乎

送平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考郭士訓集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矣之人論舟可一言而喻胡美之人終日談而不待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為畧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

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弊也自夫不狗道而狗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惟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淵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遇舉於人不浮費於辭今則不然譽不遇則人以爲慢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三十八

辭不洽則人以爲吝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戶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謀則以爲刺議正言則以爲擊排志乎道則嘗以爲迂慕乎聖賢則竊以爲詆諆以是爲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爲嫌而不爲嘆乎今之君子何由而復古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人以道爲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排之乎匪道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願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

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書

與蘇先生 其三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卧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

明史書

卷之九

三十

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雖以作美新媚莽受譽于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于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于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

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
 誦於紳士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
 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
 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
 駿昧之謫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
 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
 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誣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
 語被刑秦邑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誦諫
 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波之人汚於朋黨之論
 生不得訴冤于朝歿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
 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
 是非而不惑于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謂其誣於史策
 小者表其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
 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
 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于家也屬
 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議之作爲
 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速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
 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問人之
 自已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
 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

宸而怨誹及爲災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
 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
 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宸鑑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瑯
 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
 可以質之幽明而無作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
 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
 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自也復何較焉然
 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
 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
 文烏可已哉自公之在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
 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聲忽已消而公
 固自若猶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啾啾也人之賢不
 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澗在
 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
 之氣然推磨暢意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
 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詩興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
 推獎之然七八年痛自摧斥向時之可
 持所業蘇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謂乎聖
 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
 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

其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于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荅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與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懶作書疏山是平生故人如足下者側成疏澗瑄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仰蒙恩復其章綬行益修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間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

明末奇賞

卷之九

三十五

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已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為知經據拾舊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為能文風俗既成眾成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懇嘆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微于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强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為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于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任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為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蕭公死伯

十年間予
嘗錄其言
云天雖固
我以功名
而不無榮
其不謂
雖我以子
祠而不能
其不為
六

飲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延登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低俛與樵夫野人為伍年齒益加志願愈垂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尚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為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于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

明末奇賞

卷之九

三十四

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為謠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語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悟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謫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誼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焉哉近來絕不喜執筆有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眾務駘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脣臨紙都忘却惟發一二問周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

忠盡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因陋不宣

與士脩 其二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逋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承昇之豈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碑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爲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噪于其側指於人以爲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于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邪雖然世之有求于僕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三五

者非能真知斯文之足取也眩於好與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者比比有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况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與王脩德 其四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詠累日喜不自勝其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

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勸于爾來

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問師黨正之賦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若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于泯墜而況舊論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好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

明末奇賞

卷之九

三五

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若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日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猶于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絕無所傳聞往時紀土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興處顯位立名

續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
智力斲一問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
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
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
及鄭龍圖墓銘至于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
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
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
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
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
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

明末奇賞

卷之六

三十七

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
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皆有經說以來
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
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
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
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
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寔多絕無
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
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關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
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

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
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管
人書法未能造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
孔孟之書未嘗詳讀句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
駁不自愧耻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
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
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畧道一二
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
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
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

明末奇賞

卷之九

三十八

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
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
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
鵠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
成字聊發一笑

與鄭叔度 其七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歧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
垂閱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雖然溢
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羨病懷得此若脫垢汗而
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慰者太常丈人范先

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即死不死即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痰瘧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仲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終四五行欠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甚壽者然山谷間恒人年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爲過而忍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而木斂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僕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

明末奇賞

卷之九

三十九

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間里小兒挾奸舞計狠貪鼠黠變態百爲視僕樸樸可弄輒私相目謂真愚人獨賴季弟頗解事近者按田造園及他細事宜以護之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萊棘盈時家人報絕根輒笑曰古人有三句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憤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高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

非有力者不能因自歎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嗚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別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問意甚款款頗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憤憤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參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當欲

明末奇賞

卷之九

四十一

收僕申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之契耳此身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觀學術荒陋無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友之辱也吾兄可從來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亡有繼其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者德輅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植斯文

答劉養浩 其二

卷之九
明末奇賞
卷之九

卷之九
明末奇賞
卷之九

一自爲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于靈山之下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無幾告兄于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大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于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若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

明末奇賞

卷之九

四十一

必進其視索若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于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痰未能有成年尚彌衣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林紅以自詡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邪患難患服難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迴聊一言之

答王仲籍 其三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已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默然日汨汨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

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答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高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于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已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共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于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啟昧幽而垂矩矱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特而賴之如稻梁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

明末奇賞

卷之九

四十二

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于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于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

問人者若
若何人
若何人
若何人

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
即之者邪惡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于
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于
人哉故顏子嘿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羣賢首其後
若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
弗及至于讀其傳者猶恍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
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
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
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
長以來窺見聖賢之垣牆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

南來青賞 卷之九

亦有所不暇爲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
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極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
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
之况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
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
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
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則遐取僻壤
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人
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已者不能化達已者
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

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城舍賤之王囂怨之
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況纖微昧弱
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
雖駿其爲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
言者惟孔孟爲然今則巷席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
可用或以爲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于孔孟乎孔
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德道如孔孟不能必世俗
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
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
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

南來青賞 卷之九

道者學道而末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告不
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已者舍足
下而誰哉幸求所關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
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爲勸

荅閔鄉葉教諭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
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
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真諸泥塗瓦礫
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
棲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

藉之以良錦繡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況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人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辭文之累者亦不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楊雄之儔又直自述已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當時無序者自詩李陽春於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四十五

不爲用止
不謂大則
多言是
是然等

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間味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爲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于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始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不俟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承命而自見經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底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四十六

答許廷慎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因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修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日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于懷及

為天
必無
必無
必無

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
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
至是邪斯文世以為細事然最似為天所惜其賦於
人也鉢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為所記臆
時時迫處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
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邪如僕自
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為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
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為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
適無所苦而駁駁焉欲挾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
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為斯文喜然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四

有所難言

答俞子嚴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

本集
卷之九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四

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
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而異於心心
異於口語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
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倘在視今世為何如也每深居
沉念輒用慨歎易為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
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
人也僕始為此言誠苦於行役而云未知其過及吾兄
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
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
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己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
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忍欺其友已如此僕有位
於朝廷食人之祿其有詭隨而為諛悅以負其君乎使
為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善得乎然則因吾子
之言而稱之為似古人未為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
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為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
之失則望以速告僕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尚何憾哉

傳

孫伯融炎傳

方孝孺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為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劇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客與煙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詳登感鄰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為高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

明史書

卷之九

四七

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更擇賢士以成大業義明前正上其悅之辟為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為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已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擢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雖其人上既才炎遂以炎為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勅牒木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巢穴猶酋點營狼狽虎膽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

明史書

卷之九

五十一

列堵下諭之曰元之不為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列為七入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為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味者猶或提兵戡溝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而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為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說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為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為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為衆所服者為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為農間有小警發一待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強族素驕突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鉤至一二人問有才有者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濂知府葉琛皆為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使者再往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遂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略無枝複

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為勝公。觀公議論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其賀某。叛。襲炎。炎被擒。幽空屋中。列卒守之。齊炎始給以生。吾能為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縛雁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雁舉。厄酒曰。嗟乎。我乃為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效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於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來長。追封明陽縣男。妻某氏為賊所擒。不屈。炎事親孝。與人交。可

卷之九

五十一

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猶敬編次傳於世。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守守濟寧。聞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來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為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成。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大。

題跋

題神異經

方孝孺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經世。曠然有扈斥人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為詼諧。無實之談。故為君子所薄。而後之麗辭怪說。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傳神異經。誕不足辯。以朔好怪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陌野。其非朔者決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蓄而食之。逢奸邪。則擒而飼之。似有激於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也哉。

卷之九

五十二

題諸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滿酒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諸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為。常使意勝于法。而後世常法勝于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皆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不勝其主
而勝其公
之辭其
猶大哉

具其說之
何待論矣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為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與事錯。迂雖聖賢莫

明文章賞

卷之九

五十五

能達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謫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漸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微罔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絃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算之於死地。西山嘗道之。公亦受僞學之日。奪官。被秋。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為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推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流。以擠排汗蟻為事者。人之視之。猶視不潔之物。自憎而氣奪。莫不歎其既死之遺。鯁以快。

公三
無正統

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為千古之鑒矣。西山之原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相。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救薄夫。而勸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為君子之歸也夫。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予嘗論正統以為有天下而不可為。正統者三篡臣女。主夷狄也。篡臣女主之不得與於正統。古已有之。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蔽于聞見。而不暇遐思。逮覽胡怪乎其未之識也。宋德祐景炎

明末章實

卷之九

五十四

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資麻終其身。或恸哭荒江。斷壘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弟。繫峯公之抗志不污求心。公之不屑仕進。何其凜然可尚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二公。奚為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于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于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世有知二公之心者。其知予正統。

之論也夫表樂舉之墓者貴文獻公爲求心公墓碣者文獻門人王君子充其事已備故弗論始識予所感云樂舉諱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批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憊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辭約義該得退

卯末奇賞

卷之九

五十五

處士又稱
二字之褒

謂善士夫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于天下而聞于朝廷曩歲兩家爲訟者所誣王恩敬甫偕鄭氏之長采苓

子訴于朝

皇上重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老人驪然同歸置酒相勞苦交游之士爲詩以述其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戴思懷德之意藹然諸簡冊

間何其美也人性之易感也尚矣綏之以德則驩然故舞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至和盈溢于宇內則風雨時萬物遂諸福畢應而治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從可想見豈特可爲鄉邦盛事而已哉

卯末奇賞

卷之九

五十六

世之官
其本不

題米氏山水圖後

方孝孺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
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
長稱于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
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
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盛名家亦皆擅
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
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
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遊地新昌
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閭闔有排幹元氣之勢實可與古
明末青賞 卷之九 五十七

正統中
第類

題確磴子墓碣後

士不以待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祗所以累乎
位善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
位而著勲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
能也吾觀太史公確磴子墓碣確磴子鄉里一布衣耳
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
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垂確磴
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微

墓碣

王君國祥墓碣

方孝孺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
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余考
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伐攻取
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譽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脫居陷
轉敗爲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盛強豈特甲
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錄名將爭戰之
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濶聞豈晚說勢辭者不若
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
明末青賞 卷之九 五十七

策也

更大夫福壽以計破敗二盜將如孫然固策士也
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助入亦不知計由手君君說大
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名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
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固祥其字
也曾祖君祥祖子某父問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
重厚好問學自幼奇偉喜兵家書慨以其意常爲人言
之人笑其言之過君曰君凡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
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
走匿君不爲動徐給焉曰府縣官使吾選粟將遣夫防
我而不若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後

老盜以爲然散去里中長老周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受不知所爲君造門譌大夫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王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旣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

明史奇賞

卷之九

五十六

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今上已得江淮卽金陵爲帝都鄉間子弟多致大官君歎曰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爲因噤不更談世事隱匿肆中以自給刮落鋒鏑不露幾微故習拘拘務爲樸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頓再娶呂氏生某瑱葬君于某山卒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君爲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

昔能言士多死于言爲奇謀士多以謀敗因謂言不善若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智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爲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耶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才則孔豐邦之選也切關其逢命之幾也與時否通義是勉也不者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宮所有者遠也

明史奇賞

卷之九

五十六

銘

寧野軒銘 有序

方孝孺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額然無思頽然無爲推轂敦樸而不雜以爲故其民難操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操之以智巧而眩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溺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輸民始紛紛狙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歎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輩間於治道猶發憤病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以道德化先天下之爲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發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矣其華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馬陳君國昌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爲寧失之於野可尚哉其爲名也昔漢興至文帝益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興於古哉復思王也盛

明文奇賞 卷之九

五十九

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爲知其非兆歟不可以無述也乃爲之銘銘曰

皇始尚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爲煥質甚爲野以煥況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澹泊無華靡曼娉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以飾喪真爲諛爲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于萬邦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茨戶甕牖其植果疏其蔭榆柳豈無澤綸斥而弗施惟野之尚愧不忍爲非無則智亦有儀度慈乎不文惟野之慕蕩蕩流俗機許日繁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六十一

勅爲善

祭文 哀辭

祭太史公三首

方孝儒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爲學惟道是明繫我望于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逆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遭難剛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徒蜀與戎羌隣

明文奇賞

卷之九

本上

重走金華詳公弟昆欲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連歸得娶間里遲之三載勉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爲教必本禮義違親紀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何如所肩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忠公體貌尚寓于憂哀公子孫桑梓足懷開之雪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于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間里或周其難或開其昏凡力可爲不忘公恩弟愚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懷公與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益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失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情

告公寧不我知

士不知道以勢爲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聖主庸之掌制玉堂匪公之華邦家之光羣盲饒之置于巴蜀匪公之尤民之無祿正襟談笑睨目伸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貴賤去來靡貳靡忒孰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內所稀訪與身亡德爲世師顧余小子寡聞不肖茲粗有知賢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墓下造致一奠省視松楸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

明文奇賞

卷之九

本上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因既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益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耀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譏遇斥奔走顛沛而死于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哉然身既沒而入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爲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

賢有所不能進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兔也其寧道無間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臨跡鷄鷺愛緣夫人之鳥術等千金之狐惟嘉穀與清醕皆賜物而匪沽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懷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侵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棺槨倏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宰木喧噪乎殘鴉蒼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

卷之九

六

切各可以參天而二地知附政事可以宰制乎衆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違乎斯理而吾徒於仲緒又何爲屢歎而深嗟嗟仲緒子之去我而死一何速邪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自誓宛如處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輝若桃李之方葩當時領袖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歎其持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國因得觀岷峨之奇峭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哀麻哭踊招徠魂爽于渙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于古道而入觀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灑然旁流

文獻堂

濫乎甲巳及今又將十年矣新天子卽位召爲博士送入辭垣編摩先朝之寶錄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士之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望而至庶幾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漸承手禮義之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閭以婆娑何期一疾僅融數日重入子室男哭袒而女號嗥嗚呼後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弗祥之報以子之先人死于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遂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那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爲光

明文奇賞

卷之九

六

華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則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溫厚而壽止於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垂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之所有者辟之珠琳琬琰周鼎商彝大貝與月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子并包並蓄揮揚鞭弄接輿而連車所取者不已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侈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况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杭稻禾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

以子爲富且貴夫孰以爲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倚
將聞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內章達之流豈乏其人暗能
知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
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鄭生祐哀辭

台寧海有永冠之族曰鄭氏顯于宋之季世功德被于
民而名不大著于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質碩
厚端秀氣銳而才良好強記多藝能年十四五壯偉如
成人挽強御悍起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咨賞之其父蒙
士善相人每出遊于外歸諦視其姿狀輒歎曰舉莫如

明文奇賞

卷之九

李十五

是兒矣精神先生過而見者亦具之咸謂必能振其宗
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以疾夭死時年
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友愛之凡見之者亦
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惟其父母昆弟哀之凡
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
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艱其生所其愛者生之
艱也爲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瑋異之物愛之者
滿衆則或囑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爲人所憎疾
厭苦者不恤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其於
人也驚重惡子狼戾然雖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

速死爲幸者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倘有才質爲
世所愛慕者輒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
與衆人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
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
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器且惡者多存乎
固而俊哲之生也恒難其全足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
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爲人所奇愛而竟
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由致也豈天者固有所難知
而美好術智端爲致禍之具耶使美好術智者不夭折
而底于成其福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子之可哀寧

明文奇賞

卷之九

李十五

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皆宜悼其不幸
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爲人既聞而哀之復重之以
辭且以慰其父云氣渾判兮挺英特姿爲麟兮龍虎力
綽秀姣兮輝若神巧言笑兮肅而溫木加弁兮突修鉅
衆咸慕兮莫敢侮嗟靈淑兮天所囑子美好兮死誰尤
既聰達兮又慧哲起幾先兮燭眇忽覲簡策兮日電光
心不屬兮久無忘學之爲兮藝孔有弦強兮操良馳馬
叱咤兮矢交飛殲糜豕兮載歸萬夫駭兮力不格占有
疑兮今焉索天所喜兮才藝精詔子歸兮難久生彼羅
昏兮稔姦惡人老死兮人孰戚子不幸兮少誠奇躬天

折兮今世悲死非鮮兮貴不柄天可壽兮矣以老嗟子
死兮勿尤天天茫茫兮曷惜憐來矣爲今去時往英靈
滅兮將安放前于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所同

吳氏二賢母哀辭

永興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
大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暴欲脅
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習器理資其就學學而成而
林卒胡督之益力于是吳君爲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
墜予謂託孤寄命大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爲辭以宣
其哀辭曰木則有枝今婦則有夫嗟我二婦今獨何孤

明家奇賞

卷之九

六十七

夫今謂何今了猶在腹爲雌爲雄今吾將誰卜子之生
今幸非女朝哭夫今暮抱兒乳夫有知今無知相見今
上繼遺緒夫雖死今男在堂子生滿月今男亦云亡姑
哭男今又哭子撫厥孫今涕泗其傍我二婦今何爲守
空幃今夜淒淒涼涼慘慘今中人蟋蟀鳴今兒夜啼撫抱
今太息起統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今耳猶聞吾兒不
育今吳鬼安食婦辟繯今姑抱兒吾兒雖微今吾大在
茲孰謂余今荼蓼余甘之今如飴彼何心今孤鼠乘餘
孤兮謀復吾祀跳梁瞰室今嘯衆以呼謂余焚今將焉
與處山之石今龜龜海之水今靡有涯水可竭今石可

明家奇賞

卷之九

六十八

移身寧死今節不可虧福吾兒今我負朱何難今去何
阻夫有神今願爲虎身奇虎虎腹今免人余侮諒一廷今
何難志未伸今魂魄靡安姑壽康今子荷能養瞻余目
今從夫九泉我姻今我姪憫余孤今余舍昔妾媵今如
雲今隻影今燈夜汲澗今手龜抱薪今棘裂我衣昔如
蓬今誰理未亡人今何有容儀袖簪今脫珥揭羅襦今
裂文綺弔之今爲誰式教今我兒嗟我兒今勿息罷爾
祖爾父今厥聞孔彰我不死今爲爾之故爾能立今爾
父不亡風山今暮歸不眠今達旦勿謂母貧今儲石無
儲吾兒讀書今我寧不飯兒踐今母言焚膏繼晷今以
歲以年年忽及今加冠文之聲今爛然婦於姑今相與
吳之先公今庶幾無憾感昔今念今一悲今一喜兒奉
觴今絲衣綢願壽今如彼南山將竭力今終養母忽逝
今不還姑撫婦今泣鳴嗚嗚不爾今死無衰殘今不死
爾盛年今罹此毒痛孫悲號今奉大母有孫有今大母
無苦大母無子今孫無父孫多材今善奉甘言嗟二母
今亦孔之難誓死撫孤今身死志完引千鈞今一髮以
手障今驚濤二母死今不死有子甚文今善在國史國
史旌銘今五色有焯下燭泉扁今上薄星紀彼何人今
豔婦夫屍在牀今笑言謂謂傾人宗今頌人祀地下逢

之。今。額。汗。猶。此。嗚。呼。哀。哉。家。有。婦。今。國。有。口。婦。死。以。姑。
今。臣。死。以。君。胡。獨。二。母。今。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分。
吳。祀。是。存。

詩。實。

卷。之。九

李。元。

文。以。所。見。

祭。太。史。公。

方。孝。孺。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枯。鸛。雀。嘲。之。蛟。龍。天。遊。雷。
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老。倪。
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讒。遇。斥。羣。兒。樂。禍。謫。毀。山。
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耆。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
先。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于。門。有。
得。一。言。贊。若。與。璫。不。幸。西。遷。睨。目。江。漢。麟。蹄。而。亡。草。犬。
交。吹。物。之。凡。怪。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相。茲。賢。
王。誠。明。濟。哲。與。懷。先。正。迫。悼。黃。髮。意。欲。起。公。論。過。規。失。
每。觀。遺。文。軫。郵。軼。獨。惟。君。知。臣。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
嘲。文。奇。實。卷。之。九。之。十。

祭。宋。仲。舒。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而。
生。與。死。何。異。孰。謂。不。亡。死。而。無。愧。惟。子。仲。舒。俯。仰。不。慙。
求。之。當。今。曾。不。二。三。况。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子。名。發。
夷。婦。女。子。奇。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
無。人。尊。榮。奇。考。死。無。足。利。猶。賤。而。天。鄙。夫。無。知。右。彼。左。

現。據。知。見。
見。又。歸。之。
祭。宋。仲。舒。
吳。元。行。刻。

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是假吾於所遇
 匪人由天天之使然聖智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
 由臨死幸予族夷哀哀大主爲百世師田恒孔悝盜國
 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獲譴或搆以罪子則已
 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紛紛毒機既發反中厥身
 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鞭箠俾爲虺蜺子之端直當
 爲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
 斯世汨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游淪喪將誰與
 依自問子心疑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爲號
 胸脅欲裂垂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
 明末奇賞 卷之九 七十一

不能救敗不能侍天實知之我爲何人尚有可勉以贖
 前愆撫孤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權子終古我雖不
 肖誓不敢忘施重山獄報微毫半成否在天匪謂必能
 苟有所立斯言可徵子大夫人慕子難由吾欲捐之侯
 太史還從凡不可歸骨金華尚寧其居子故所家親友
 祖英告以吾言則特子知天實與聞

明文奇賞卷十目次

蘇伯衡

雜著

韓說

志殺虎

序

宋歐陽公輔序

跋

題鄭宣撫墓志後

高啓

明文奇賞

卷十目次

論

樊噲

序

贈錢文則序

贊

義鶴贊

露布

擬唐平蜀露布

雜著

書博鷄者事

王叔英	序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林右	序	遜志齋序	烏斯道	傳	樂圻傳	張孟兼	明文奇賞	卷十目次	傳	唐珪傳	朱睦㮮	傳	右都御史王公彰傳	唐肅	序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	楊溥	記
											二										

承恩堂記	周忱	記	重修至德廟記	書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李時勉	序	東里續集序	薛瑄	明文奇賞	卷十目次	疏	緝熙聖學疏	說	貓說	于謙	疏	請旨自將復仇疏	辭欽賜第宅疏	議和虜不便疏	糾避事武臣疏
											三										

大同徵稅糧疏

明文奇賞

李月次

四

明文奇賞卷之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批選

雜著

韓說

蘇伯賢

空同子過北邙山見叢塚爲喟然而歎曰人乎人乎其
 王侯將相乎其巨家富子乎其百工技藝乎其俠客釋
 氏乎其駟儉乎其毗隸乎其操瓢者乎其人奴之類乎
 其肉簿鼓吹前挽後擁而歸之斯乎其束縛而遺之斯
 乎其殮而埋之斯乎其始將錮三泉而天文地理之畢
 具乎將便房繳道門闕至恩之極其壯麗乎將祕器臣
 妾之備置乎將穿不父果而丘墓之無處乎將不封而
 不朽乎其中將漆棺玉匣黃腸起漆手將削木爲棺葛
 藟爲紼乎將厚衣以藉乎將保而反其真乎嗚呼噫嘻
 蓋皆不可知矣况乎其土名邑里而可得而稽乎但見
 草表摧折穹碑剝落上花鋒陷牛羊觸角可悲也夫我
 堅纜橫汎掃不至漆燈已滅陰森昭矚可悲也夫蒿萊
 沒垣麒麟欲啖翁仲無言白日自沒可悲也夫衰草離
 離露冷風淒罔象出沒狐狸嗥啼可悲也夫言未卒而
 有樵者曰啖又何足悲哉人齡踰百如電之流如駒之
 馳方其生存或窮或達或盛或衰而貴者賤者壽者早

不絕
焉子也

者富者貧者智者愚者雖歎欣得失則舍天而參差不齊及大期之奄及倏長逝而莫追計如桑孔辯如秦儀雄如項籍巧如工倕腰懸章綬手執璧圭布視錦綉視珠璣雖欲不同為螻蟻之歸得乎唉歲月荏苒寒暑推移則其骨毛齒爪亦將漸盡而塵飛飄然獨存者第敗塚之纍纍而已而四五世後不復能守則丘塋瑩域又將爾耕而我犁蒼然如故者特空山之巍巍而已而此理勢之必然從振古其如茲夫子何乃不能忘情為之佇立而歎歎也雖然萬物之間衆人之中維賢維哲立德立功坤翁乾張蟠地極穹有生有死雖衆攸同其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其竟靈氣則不隨草木而腐壞其令聞廣譽則不隨天地而無窮苟能如是則吾矣尚何彼之悲為嗟乎仙有不朽而不務之方雖營田許舞智用機就浮榮於旦暮較強弱於錙銖倘有拾仰有取爭勢利計崇庫貯其肉未寒而名已泯何求世之沒沒蚩蚩也空同子曰吾哉去其健美脫其放勦放乎山林弦琴誦詩進德修業惟恐後時

海賈謂漁者曰我之賈於江海也大舟如山後不見前櫓高入雲航廣刺天奇貨異寶填委其間真順流求川芻劑蠻乘風駕浪朝往夕還獲利至速以博用方至速

少

以安爾何不操我之舟以利天下以濟不遇乃而而浮游溪澗之中低桅短篷遠次窪窪其容輕如浮梗迅如飛鴻倏倏淺渚忽忽長溪禦禦蕩平浦澈之喬麗繫千清華之叢舉罾得蝦投竿取鯽以給衣食以活妻孥抑何陋歟抑何愚歟漁者曰貨寶者盜賊之餌也江海者風波之區也分薄而利厚未有不困者也力小而圖大未有不危者也與其冒風波之險孰若即安於清波之有餘與其懷盜賊之憂孰若取足於魚蝦之無虞大計之利吾豈不知傾力有所不足而分有所拘耳使吾今漁又何親親乎乃歌曰吾舟一葉今可安居今我魚數寸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今可充虛分候之豐分憂之大今我何以涉江海之險毋我愚今我寧寧爾隨空同子問之曰漁者其賢乎其能量力者必守已能知分者必安命必安命則不貪守已則不競不貪不競乎仁不競不爭乎義且仁者里賢乎使人肯而也又何至甘利而墮命而殉世惟性命而履危機昧廉恥而即汚我皇皇而不知老後役以至於斃也哉

尉遲楚好為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法乎曰初何法典模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離騷

五言八句
一連字而
汪洋出之
獨有奇味

曰善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五
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口
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
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湖何
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
如腹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
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
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
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
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四

何也。曰。氣象沈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出。何也。
曰。浩汗絕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
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
如風雲流而雨雪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朴如
蓬谷。何也。曰。深遠也。如扶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
太美如玄酒。何也。曰。萬水也。如漸之旋。如馬之奔。何也。
曰。回複馳騁也。如年胎如鳥道。何也。曰。榮達曲折也。如
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
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則如
元夫。頓首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五

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之戰。
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
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山水芙蓉。何也。曰。有
補於世也。不假磨礪雕琢也。將易乎。以及此也。曰。易詩
書。禮春秋所載。丘明高亦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
朝焉。夕焉。輒為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
也。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
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
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
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
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對楚廷楚出以告公乘。曰。
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微空同子。學出也。
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獨難能
者矣。
空同子曰。有求於人而不加親。無求於人而不加疎。此
其人君子也。有求於人而惟恐不親。無求於人而惟恐
不疎。此其人小人也。其人誠君子也。其友也。必不加親。
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疎於已
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已失志之時。其人誠小人也。其友
也。必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失時之後。亦必

加睦於已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已失志之時是故君子之友謂之真小人之友謂之僞僞友者常多有也真友者常鮮有也僞真友是以友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也多僞友是以友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蓋君子友以道義而道義無隆無替者也與道義俱無隆替則君子之心也小人人友以勢利而勢利有隆有替者也與勢利俱其隆替則小人之心也此小人之存心所以無恒而君子存心所以有恒也以有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禍福死生而不能親疎之也況小者乎以無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簞食豆羹而能親疎之也況大者乎是故君子

用文奇賞

卷之十

六

子不苟交人亦不苟友於人友人必察其所以友也友於人必慎其所以友也慎友者始於察友不於微則不能得其心之所有也慎友者不以始則不能得其身之所宗也夫自古及今終而相親相愛相親相愛相傾相仇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者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於其始而相傾相仇相殘者皆相傾相仇相殘於其終僞友者則為之也真友者固不為之也故君子察之慎之友焉而出於真者則內友焉而隣於僞者則絕絕僞友所以平天下薄勢利也內真友所以率天下敦道義也敦道義

薄勢利民德其有不厚乎友道其有不終乎

齊王問陳軫曰大臣竊權重以作威福何自知之軫曰此非微臣之所知也雖然臣乃者進淄水淄水上有兩叢祠水東之祠人持酒脯饗之者終日不絕水西之祠終日未嘗見一人饗之以酒脯者問其故其一神能為禍福其一神不能為福亦不能為禍今夫大臣者神叢也大臣之門神祠也持酒脯者趨勢利者也王欲知權重之所在亦惟觀酒脯之所在而已矣王曰善明日朝羣臣問曰淄水上有兩祠有諸對曰有之其一微福者如市其一無一人微福者有諸對曰有之此何以故對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七

曰由其能降災降祥與不能降災降祥故也今公問乎羅雀而諸大夫門車轂常擊其無乃似之乎昔者威震畏而莫敢對君子曰陳軫之取譬也善矣而齊王之詰羣臣也過矣夫亦自強而已耳湯武之朝不問主相下移伊周之佐不問執國之命已不自強而惟患政不自已出授人以大阿而欲無其割得乎

志殺虎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基子甲垣攫其豕豕啾然作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察明與士弟俱躡虎迹覓豕行至黃土隴見兩虎叢薄中

爲醫者舉知之而不能療療之而不能已則由其不知
病之所在與夫治失其方藥之不得其良也有醫師焉
切脈而灼知其病治之有方投之良藥固不待煎洗到
解而愈矣曾謂爲國而異是乎 聖天子起民間混一
四海慨然思革前代之弊于是簡拔人才分布郡邑而
宜諸風憲則其尤者也而吾公輔與焉公輔侍文公自
蚤歲所接識皆朝之耆老成人所聞皆康時之略所學
乃聖賢之道而又養之以歲月習之以世故迹其言論
管諸醫師蓋不惟素蓄良方善藥抑亦知病之所在矣
雖以之爲國無難也而况一道乎書曰商俗靡靡利口
明吏奇賞

卷之十

十

惟賢餘風未殄君其戒哉夫君陳尹東郊時殷之爲周
久矣不其言且如此矧今秦雍內附未久也則向之吏
習庸詎知不有存焉者乎申明 德意作新之伯衡於
公輔有聖焉

題

題鄭宜撫墓誌後

蘇伯衡

伯衡竊聞公宜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人
謁必先庭泰然後入就坐一日璘持少保來謝語主盟
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
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
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聽命時諸將咸陽憚
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溫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
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泰裕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
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諧之檜言其在
明末奇賞

卷之十

十

跋歷狀檜入其言謀于王曉曉以爲不若選一宗室
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劍門川總制時
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是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
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
盡力拊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毀公賊正
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
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制之於內
相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公之所
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伯衡墓誌文
概其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畧亦以見厚任重正其勢

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十二

論

樊噲

高啟

樊噲武夫也嘗携劍推鋒從沛公以去留聖害人所壯
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賢者
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官室雖帳寶貨婦女欲
留居之因噲之諫遂遷屯霸上不然則遠欲返生蹈亡
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藉之
怒乎恐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
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觀噲之能諫
上則其不爲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
問其無得入羣臣何雖爲相亦莫知爲計也噲卽因而
入見上獨枕一官者臥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深慮
遠有可爲大臣者矣豈祇將澤等比耶而或者乃以帝嘗
欲殺噲恐自後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主封侯
亦足矣况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於一噲論
者誠刻矣哉

序

贈錢文則序

高 啟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身
 坐席蟬宮故而已命亦居是宮故平生毀譽與公俱焉
 夫磨礱即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說身命舍
 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後生晚學景
 仰二公於數百載之上蓋無能為役而命亦舍磨礱又
 與文忠皆生丙子是幸而偶與之同也二公之名雖重
 當世而遭逢排擠謗毀幾不自容仕雖官顯於朝而貶
 陽山謫潮州竄逐於羅浮儕耳之間踰嶺渡海日氛霧
 晦文奇賞 卷之十 十四

而伍之於其亦其矣顧余庸庸鮮不能致盛與亦不
 為排謗者所及况遭逢 聖明泰職 禁署家 恩賜
 還無投荒之憂是幸而不與之同也然二公之文章德
 業赫然昭映千古而余早罹艱虞中事奔走學不加修
 文無可與將次焉為眾人之歸是不幸而不能與之同
 也應命之贈舍此則明宜無不同而何相去若是之遠
 哉蓋窮達得喪由乎命智愚賢否存乎人存乎人者而
 為由乎命者不可必世之人常以不可必者以之命而
 不以可為者責諸已所以多自恕而倖得也若二公者
 其道同其文學同故毀譽窮達有不必其相而自同也

余之不能與之同者蓋有在也而豈命之罪哉由陽錢
 文則能推星以言人之禍福無不奇中士大夫多所道
 之將遊湖海徵余言為贈因書所以自警者略之且使
 遇夫自恕而倖得者告焉文則讀書好修善鼓琴斯並
 其餘事云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十五

贊

義鶴贊

并序

高啟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有鶴二巢焉以遊以宿出逐必俱一日其雄呈脛輪索中奮翼自奮其雄離下首大鳴若額于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完轉而絕離侯其傷弗去羣鳥欲啄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盡化乃已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彿飛旋形貌慘怛風雨之夕哀唳嗷嗷若號慕然余念人世固有仇讎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哀未改而已他適墜音自媒唯恐非艾晨眺夕唳曾無含恨世嘗以禽喻惡人寧

明末奇賞

卷之十

十六

不序是鶴哉題贊曰

嗟爾鶴乎維鳥之特爾雄死自守禦鳥之賊爾獨棲下標夜失其匹倚哀嘶這傾不啄而食荷厥質始化豈貞之鬼狝匪魯黃鶴孰配爾德猗

露布

擬唐平蜀露布

高啟

神策行營節度使東川節度副使臣崇文等臣聞天無二日臨四海為一家地有九州分萬邦為五服故用建侯藩之重俾扶王室之尊車服出於亮麗旌旗於高貢柔遠能迓歸于羽聞未格之心取亂侮亡鳴鼓鐘計不恭之罪益法陰慘陽舒之道成文綏武定之功於是臣職惟修君威罔替上稽象緯固昭朕失之名下制因經可廢甲兵之後伏惟皇帝陛下神凝至道氣稟英姿紹十二世之洪基啟億萬年之昌運開生民之未艾惻

明末奇賞

卷之十

十七

然如德念祖業之惟艱凍乎若降邦建方之獻不嘉有瑞麗列中之氣以不無私象郎鵲溪流入入而義那並驪麟堂鳳閣命二相而賢俊同升屢降聖旨禮乾行而布澤大蒐戎輅應月蝕以修國黃垣賊寇之臣解甲方歸河隴憑陵之虜納琛會至而劉闢首降性惟狂意位任凡卑定窮掌賦之項材豈是總戎之偉器頃因西川節度使卓卓率遂留府不受徵書當陛下光臨幸上之初大資多方之始恐生震擾姑務包容授之以甘潤之旌旄委之以西門之管鑰可謂澤取蕩垢荷寵崇榮不思感悔以酬恩反思黜譴而連禍此軍未輯他值多求

神奪其魄，備其拒，實條之諫，天盈其德，其德將上之。行始西蜀，自縱其勢，張後東川，竟遭其難，謂偏隅可據，謂重險難踰，負固偷生，欲效李進之逆，望風走，走不知，望之，窮陛下乃用旁詢，有典，傳代，尊堂，臣衆言之，惑有，原唯，獨，之，明，大，衆，微，行，常，易，之，以，用，命，小，臣，受事，收，效，之，以，志，身，幸，五，營，虎，衛，之，節，會，數，道，之，將，駢，奔，者，盡，操，閱，戰，迷，頭，者，皆，里，殺，胡，參，合，上，屯，已，嚴，旂，之，景，波，翻，瓦，振，耳，聲，鉦，鼓，之，音，六，月，臣，復，馬，使，李，元，突，山，南，節，度，使，嚴，弼，等，進，至，鹿，頭，關，東，此，關，方，夫，高，山，真，成，巨，障，三，軍，而，英，進，軍，下，井，陘，立，一，大，以，可，當，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十八

獨行深入，連賊轉輸之路，斬賊飛走之關，於是錦江之諸郡皆降，成都之孤城益急，臣乃乘其已困，大舍嚴圍，鼓角初鳴，守堦者心皆不固，擄衝未設，繫堦者身已先登，九郡九攻，墨子之機安在，八陣八克，英公之績乃存，其劉闢鹿窮不暇於擇林，鳳皇尚思於求穴，始將出遁，漏跡網之高，張終被追擒，就長約之急，縛縶門受獻，仰當檻送於宸京，大社行刑，不使逃誅於絕域，臣已撫平蜀境，入駐通衢，除叛賊，將刑此，外其染汙者，本是良民，迫脅者，無非叛黨，悉加慰撫，並用赦原，莫不瞻聖日以歌謠，被王風而鼓作，修武侯之政，已罷卒以營農，復文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十九

翁之規，更與儒而舉士，大地灑清塵之雨，溥降深恩，洪漠息鼓浪之風，頓消赤怒，此蓋神謀睿算，天贊奇功，使海內知惡臣之易亡，識尊威之難抗，臣等幸陪是役，獲覩茲休，不任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別簿錄上。

雜著

書博羅者事

高啟

博羅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離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賦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賊氏之子也或以告賊賊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囑守即誣守納已縣使者遂逮守賜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羅者逃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者耳彼豪民恃其貴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明矣奇賞卷之十

至豪民第門梓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日使君汝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讒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歟今姑貸汝後不審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脫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羅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也無益也博羅者曰然仰連格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齋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慙迫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賊使者方是時博羅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羅者之事觀明末奇賞卷之十

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備非外至也賊使者任用三尺以仇一言之憾因賊之亡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賊者固知元政素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序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王叔英

予自兒童時則聞江西多博學高才之上衣冠文物之盛甲于天下然其民性率多輕悍忌黠為俗喜爭而善訟故其最為難治而南昌韓吉為甚而臨江尤甚觀其諺語之傳於四方者可知矣是以天下之仕者莫不憚官於其地而其人之官於四方者亦莫不見憚於人至于旅寓於江湖通途之間者或遇其人亦莫不憚之而不暇與之交然予自弱冠以來往往見其人之來官於吾邦者或以廉稱或以能顯或以謹厚見推其愚明吏奇賞

卷之十

二十二

劣不稱任者固頗而其以非道御物者亦不多見予聞知江西之多才而疑人言不可以盡信矣今予自來金華之永康永康之令劉公某南昌人也承謝公某吉安人也二公皆以廉謹得民予自永康二公皆先以事去雖不及識其為人而聞諸世人之言可以知其為君子固亦猶見之矣邑之使陳志某臨江人也數過予邑庠其人溫謹樂易與物無競而其子克彬適自臨江來省為人亦如其父而其才又自任出人者予于是益知江西之多才而益疑人言之不可以盡信矣豈其風俗與化移易而其入今非昔比也耶將予之所見皆

卷之十

適值其出于衣冠文物之曹者故有以授乎其官是固未可也即使其人皆如予所見固云矣使其果如予所聞則居其鄉而為其民之秀者豈不宜思所以愛之之道乎予聞古之以匹夫而化鄉人者矣信有之矣願其身之所立何如前令克彬之歸也其尚益修其身以予前所聞之俗為鄉人戒以去其惡以予後所見之人為鄉人勸以進於善自一鄉而及于一邑自一邑而及于一郡以及于一方使天下之仕者樂官於其地而其人之官於四方者亦見樂于人而旅寓於江湖通途者亦莫不樂其人而願與之交如是則天下之人

明吏奇賞

卷之十

二十三

言江西者不特稱其學士大夫之賢矣豈不盛歟不然而或終使天下之人憚之如予所聞者則非四方君子之所願聞又豈不為彼方君子之所耻哉雖然予漸東人也浙之民俗視江西伯仲之間耳又安知天下不有之猶江西之人乎予之言蓋非徒以勉克彬也亦以自勉焉

北齊書
人作不
武十
其八
亦可
德也

序

遜志齋集序

林右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勢與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植其所以自守不沒淪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為勢俗之所淪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營若烈風震雷鼓感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委焉靡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史遷秦漢既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為私說鼓動天下人上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桀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為天下變也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頌曰天下於大道之中入下之人幡然而改口吾道固有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為無用嗚呼當其肆為相說乘吾道之無人哉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人不才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自由視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

明末奇賞

卷之十

二四

國初生
亦有之

明末奇賞

卷之十

二五

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鳥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羣夫以資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吾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益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道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効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規規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為文辭雜老佛為世學志氣汙下議論卑淺觀縱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而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為學不以明之乎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為學賊其身者也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而見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而之文吾許之矣然若春氣方至真液之色充滿磨子然熱物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傳

樂析傳

烏斯道

傳者考
傳者考
傳者考

傳者考
傳者考
傳者考

樂析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析承其
 役。弗替。洪武十二年。大令稽錢清高氏。許從兄第。幾會
 歸。痛自縊。迫小民。皆其陰以掩已之殺。事上聞。上乃
 河以東。凡亭之大家。皆削上賊。下如一律。即遣使編
 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輪作工
 初。亦在建中。方治行。其仲氏稅願代往。析曰。吾之往也。
 牛死。木可知。設死。焉有。三子。尚尚。無後。其可哉。稅又
 詣縣庭。請以身代。析曰。於官曰。析之名。固不可易。服
 力。盛事。皆析也。稅聞。知。間使往。而彼。必失。對。縣。則不
 敢。遣。及。析。行。可。一。舍。許。稅。又。退。及。之。析。叱。之。去。不。敢。
 乘。堯。垣。以。塊。提。稅。垣。之。塊。去。者。半。稅。度。伯。氏。心。不。甘。
 始。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析。果。死。京。役。中。年。三。十。三。
 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事。不
 泣。下。其。父。仲。本。為。鄉。之。碩。儒。當。被。貢。天。官。方。以。老。還。歸。
 而。析。死。惜。哉。論。曰。析。之。就。禍。稅。之。請。代。皆。知。有。不。免。
 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稅。雖。不。死。昔。固
 分。其。死。矣。析。雖。死。猶。不。死。也。古。似。壽。之。死。雖。不。幸。詩。與
 傳。記。稱。之。不。朽。者。以。莫。似。壽。若。也。孰。謂。析。稅。復。為。似。壽。

傾動郡縣。世之兄弟有較小和害相仇讐者。荷聞其風
 當何如哉。

明文奇賞

卷七

七

傳

唐珏傳

張希範

子國天不
寺之訓
吟龍步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
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德統揚連興伽利宋瑨
宮金玉故為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
行資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諸惡少亭於家衆皆驚
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伙又過禮不審欲何
為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
忍陵殺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記年一字為號自思陵
以下欲隨號收之殯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士也然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三九

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
吾已壽之矣要當易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
瘞蘭亭山後又種冬青樹為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
為人人壽戒弗泄也璉又易宋內諸浮圖乃哀陵骨雖
馬牛枯骼築白塔號口鎮南以為陵骨長已鎮而不知
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為越治中招珏為子師間
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
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
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後遂
為買田宅業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曰帝召

君速之行至見官闕遽罷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
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
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覺莫省謂何
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有徵矣有謝翱者文丞
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為作冬青樹引語其懷苦
時讀者莫不灑泣翔字阜羽閩人亦奇士云傳曰子讀
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
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珏能葬之其義乎哉
呼珏一布衣爾其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
之風者非珏誰歟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三九

傳

右都御史王公彰傳

朱睦㮮

本姓陳名
君人而私
為陳姓者
不從竟生
彰遂以此
知各提為
吏科源上
諭年華源
也

公則與分
有之
子文以
子文以

明史
王公
王公

王彰字文昭鄭州人也洪武二十年舉于鄉明年補國子生使山東平糴以益軍儲同行者受賄慢事彰數諫之不從竟生彰遂以此知名提為吏科源上諭年華源士改給事中陞都給事中再陞刑部員外郎執法嚴明人不敢干以私居未幾出補山西左參政永樂改元召為禮部右侍郎以憂歸服闋改戶部命祀西嶽還上疏言陝州及新安民有鬻子女償負租者遂下詔誦負租官為贖所鬻子女十一年彰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從明史奇賞

上非符時每年八十時命歸省且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忘親若家不忘君凡所過民之安否吏之賢不皆汝宜用意咨訪歸悉以聞既還奏上嘉悅陞右都御史十九年春有誣譏周王不法者復命巡撫河南以察之以二御史從行彰至跡其事無有乃上疏劾且曰臣以百口保王無他上疑乃釋是歲河南大水民多流亡而長吏不恤遂奏蠲其食赴者九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移幾五萬家發廩賑貸賴全活者不可勝紀先是賊張大聚亡命嵯峨山行劫商賈為之不通妖尼宋繼善與其徒數百人扇眾作亂彰悉捕斬之事寧

不可不
不可不
不可不
不可不
不可不

告以優其食頃有弓者至母以優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優獻即弓者也其伺察之密類此昭皇制位彰遺資散大人推恩月贈三代如其官宣德初或言邊備不謹命彰按問自山海至君庸還奏各同指彈而下擅離所守之地若干人上令械至訊鞫仍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遂著為令明年四月彰以疾卒上賜棺且命兵部給舟車歸其喪有司營治葬域彰性至孝以父早世事母甚謹在京師所得四方珍味必遣人馳獻然後敢嘗所入俸祿必分其族人嚴於家訓子弟有違禮者必痛責之俟其改悟乃已論曰余聞王明史奇賞

明史奇賞

震澤云鄭州公為人恂恂而謙恭莊重至於臨法雖親故不貸善伺察當按河南時嘗令其屬某御史有姦狀者輒置以重辟人情震懾於威今安得若人而一洗濁穢之風乎

集 357—716

記

承恩堂記

楊溥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亮雍熙同任老成人彌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塞公實爲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身自先朝偉著德望暨于今啓沃居多予于庶政咨焉予于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爲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廼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維剛棟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瓦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並作哀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三十四

高以平築虛以實引繩循版以垣厥周廼建厥堂翼之以室廼開厥路重之以門甍之梵之塗之沐之不踰月告成禮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厨汲有井有庫有廐以儲以收輪奐咸美自川俱備復命大臣燕飲以落之肴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落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于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不敏辭廼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廼實以賢哲簡畀平恪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于斯爲國家賀又酌

而祝曰明盛之世恩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于斯爲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惟有德于民者爲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乎達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溥于斯爲公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恩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爲記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三十五

記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德不孤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况鍾伯律奉聖旨守于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因積進見民之繫于獄者凡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進謁于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頽圯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為屋凡四十楹緣以周垣堅以甃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三六

祇祀于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于足獄之繁因交相慰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錙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命巡撫于江南別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為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繼侯并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弁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後而歸之千餘

明文奇賞

卷之十

三七

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大差狂于必勝窮兵鬪武破越因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為虜之欲其富強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強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間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爾民欲為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在國乎何有則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為記遂書于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書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周忱

公與蘇松
府公議
公與蘇松
府公議
公與蘇松
府公議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情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救其
果蓋情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勤
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
用可足苟或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
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
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謂此也邇者皇上念天下人
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勅旨設撫民之官頒寬恤之
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克謹無怠天

明文書

卷之十

三

下之民感戴宏恩扶老携幼競返桑梓惟蘇松之
民尚有遠年竄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
蕪者豈優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
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
缺者官與借貸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
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蓋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
不得已而遁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
煽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
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
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

明文書

卷之十

三

於天下其介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
之民則常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
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忱音歷詢
其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目
令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因率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
鄰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其所謂大戶苞蔭者豪勢富
貴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強奪人子息
或全家傭作或分房托居賜之姓而日為義男者有之
更其名而命為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為其役屬
不復更其糧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
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目令者蘇
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携其家眷
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屋或開張舖店月作義男女婿代
與領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
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
戶當匠而目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
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鄰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
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
松乃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浮涯載舟者
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

家于舟以買賣辦課爲名冒給鄰境文引及河泊所由帖往來於南北二京河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因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皆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充軍於中外衛所者輒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於北京者一家有數處之閒張爲民種田於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充軍

用文奇賞

卷之十

四十一

者不過數名今者填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人之家爲矣儀真一縣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疊接棧造樓居住者皆軍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因之生計日成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漚吳淞江等所俱列於蘇松之境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特賜豪強遂使避役奸氓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爲之佈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實名而冒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爲有司者常欲揆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衛所堅

然不吝爲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鄰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蠻蠻之民流移轉徙居東向而藏於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赤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鄰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盛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十

四十一

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餘舉而爲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塔名山巨刹在處有之故其鄉里游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爲之執役肩日清後者稱爲行童年紀強壯者名爲善友假服緇黃偽持錫鉢或合併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化持而爲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共則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徧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畧而天下郡縣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

偽發亂板圖戶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糧則扶他名而
 詭報情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況其缺乏稅
 額累累如配見在之戶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
 思含畎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為惟愚昧無用之人方肯
 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免之心乎凡
 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
 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民如此其多
 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
 月除而無有底止矣忱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
 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該六十七
 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
 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
 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
 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
 之稅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竊恐數
 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情逃不禁排
 稼不勸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
 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
 以鈍駑之才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
 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四十二

松等府逃移人戶不
 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
 覈覲績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四十二

序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
遊湖湘與楚府教授吳由翁為莫逆交由翁鄉前輩
嘗為予言先生博學而有智端敏而寬厚識達事體不
矜已傲物為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
德可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
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
已居禁近察掌機務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
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四十四

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則其心專在於
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已圖至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
論紛紛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為一言衆莫不服服至有
與論不一須上聞者既以聞幸從先生言其有上前
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
出於公不以恩讎為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
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
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
為文辭渾渾淪淪溫溫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
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

而傳反以為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

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
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
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
焉先生之志固無異乎四君子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
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
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床以其續
文彙授予曰其為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
而先生沒嗚呼先生其可死也耶國家柱石後進儀

明文奇賞

卷之十

四十五

刑一日不見其感念之情惻惻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
其游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
文也耶然先生治命不可違遂披淚而序之如此先生
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疏

緝熙聖學疏

薛瑄

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候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艱難之日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晉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羣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

明史書

卷之十

聖學

依然能勉勵備極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世大難也近者漢北魏房雖陸梁為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頗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皇上親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別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法

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為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不肖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謹官之職既修雖皇上聰明之資寔由于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資于聖心聖德日昭于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以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明史書

卷之十

聖學

說

貓說

薛瑄

予家苦鼠暴乞諸人得一貓形魁然大爪牙銛且利予
私計鼠暴當不復慮矣以其未馴也繫維以伺候其馴
焉羣鼠聞其聲相與窺其形類有能者恐其噬已也屏
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遂解其維繫適視
出穀雞雛鳴啾啾焉遽起而捕之比家人逐得已下咽
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勿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
雛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已則心忪泯泯
饑哺飽嬉一無所為羣鼠復潛視以為彼將匿形致已

明末奇書

卷之十

四六

也猶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歷
穴相告曰彼無為也遂偕其類復出為暴如故余方怪
甚然復有雞雛過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囓者
過半矣余之家人說之至前駭之曰天之生付不齊有
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
而有噬雞之病真天下之棄材也哉遂笞而放之

疏

請旨白溝復僦疏

于謙

曾以多兵
為害不以
為害為害
古今不
知及知此

近該各處走回人口屢報窮首脫脫不花與也先
營殺而大同等處亦報煙火聲息臣等切惟也先逆背
天道辜負國恩一旦無故生變侵擾邊境荼毒生靈
雖悔過擒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臣謙備
員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報朝廷之恩思所以雪前
日之恥今天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復讐之機而不可
失也且虜寇驚散擾亂必來窺伺我邊今春東作之時
未免有妨耕種若非振以兵威令其遠遯則遯方屯田

明史奇書

卷之十

四九

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京馬軍五千
臣謙往宣府臣亨往大同其餘將佐于范廣揚俊孫鐘
過興張義雷通石彪郭英劉深崔福劉鑑等內定奪前
去蓋京師非無軍馬臣等帶去太多恐費邊儲且兵費乎
精不貴乎多故也臣等到邊遇警則所在各城軍馬悉
聽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勦辦另行奏請定
奪如蒙允臣等所請就將三營團操軍馬內挑選
停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二月中旬以後
天氣漸和破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關整撥軍馬
以為聲援臣等謹應其餘軍前公用事件隨期具奏臣

聖恩賜臣房屋居住臣粉骨碎身不能補報臣才非經濟資本凡庸遭際聖明驟膺顯擢官資崇重方慚無補于涓埃門地寒微何意遷居於大厦况朝廷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加以臣比年以來染患疾動輒喘急行步遲緩寓宿直房庶便朝謁雖居數椽

等素乏謀勇之材又無勲閭之望叨受恩寵任寄兵戎苟於此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埃之報則是負天地生成之恩其於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者臣等昧死具題景泰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辭欽賜第宅疏

欽蒙 聖恩賜臣房屋居住臣粉骨碎身不能補報臣才非經濟資本凡庸遭際聖明驟膺顯擢官資崇重方慚無補于涓埃門地寒微何意遷居於大厦况朝廷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加以臣比年以來染患疾動輒喘急行步遲緩寓宿直房庶便朝謁雖居數椽

卷之十

五十一

之屋足以棲息微軀非口矯情實以取便臣又惟臣子之於君上惟知盡其所當為而弗言其所當得故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臣素無分寸之功而叨受非分之賜撫心知懼端分何堪兼之近日以來土星犯太微上相而臣備員大臣正當貶損以順天譴豈宜厚享以重災愆伏望 聖恩察臣愚情暫停所 賜候遷務十分寧息四方俱以無虞臣另行具本奏討不勝感 恩伏命之至

議和虜不便疏

摩鎮守大同參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

聖恩

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還梟僥之雄烏合大羊之眾既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陵廟其為讐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齋金縉往使虜庭賄賂纔入於穹廬虜騎已至於關口朝廷灼見虜情誦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 勅邊將大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臣等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

卷之十

五十二

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虜之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眾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尊就卑含垢忍恥屈已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授古証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焉

臣因大同地方民貧歲歉具 奏獨免停徵稅課近奉
戶部行臣文劄似以臣言爲妄臣觀本部所議有曰正
德十六年大同有災州縣衛所已照分數除豁無災稅
糧不知緣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饑荒小民貧苦去
冬今春斗米幾值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殫至于先年
奏報災傷欠貢乃是有所不恤民隱之罪豈可以此遂
以爲大同有無災之地有不饑之民哉本部所議又有
曰大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者夫大同所發該部錢糧
乃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因未聞該部發幾萬兩濟某
縣之饑又曾發幾萬兩寬某州之稅也今乃以此而塞

明史奇賞

卷之十

五十四

臣之請是猶以東家之負欠而奪西隣之欸券也本部
所議又有曰本鎮歲徵不足歲用入地所生財貨百物
不在官則在民收貯在官者堪以接濟則拖欠在民者
乃可寬徵臣愚不能遠舉古昔且如成化年間山西陝
西之饑比時 朝廷亦發太倉銀數十萬兩出賑臣愚
不知彼時發銀之時各處地方在官者豈皆在在藏餘
邪亦爲當時在官者已竭而後發之銀又未知當時各
處地方賑之而仍徵稅糧與否也大同之饑實與之同
而人過之賑濟既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不允是大同
之民既不得與往日山西陝西之民比又不得與今日

山東直隸之民比也夫邊民之苦較之腹裏特爲異甚
腹裏每畝徵草二束而大同乃每畝四束腹裏稅糧每
有輕額而大同存留之外皆供 王府祿米此其苦一
也地寒霜早耕獲不得其時或有虜患人畜俱亡此其
苦二也軍儲缺乏每每動調人馬輒搜民間名雖和買
其實害不可信此其苦三也商販不通無貿易之利此
其苦四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者絕無惟知科索
不知撫字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內臣比肩
而立皆須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以數十年來
村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弘治以前十去六七此

明史奇賞

卷之十

五十五

而不恤必至無民若荷無民豈有大同既無大同豈復
有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禦腹裡 朝廷 恩澤宜特
加優渥今乃有腹裏所無之苦無腹裏所有之恩何也
今大同非有強虜南有礦賊而號稱虎頭者時又竊發
今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坐強盜死者不少中間有弟
兄三四人者又有親戚三四人者此其勢豈可不慮
夫民心離向幾微隱伏固知 廟堂之上此非所急至
於變生禍作獨不用財乎該部所稱天之所生財貨百
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貨果
在官乎若以爲今之天下家給人足臣雖無似斷不敢

言人不敷

該部若

計民不敷
民而不
民計

以是欺 陛下也。昔者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櫛。

劉瑾宸濠錢寧江彬張銳之屬。皆富敵于國。今皆抄沒。

在官當時。內府豈無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今日財。

賦根源之地。司國計者。正當惟是之求。藉其出入。而盡。

還之于太倉。使官闈不得占據。貴戚內臣不得濫竊。一。

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三疏請之。三疏不允。則以。

身爲之去就。繼之者又復如是。則聖明之上。豈有終不。

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在於此。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

右近侍。官闈貴戚之手。不可必得。而姑民之求。則非。

今日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

明吏奇賞 卷之十 五十六

部所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何發放。

支。臣愚以爲區處之策。惟力請。內帑之銀足也。臣聞。

之古人賢聖君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任其道。昔者漢。

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今。

年賜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衣大布之衣。始年。

有車五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朝廷之上。內外官廩。

日有濫書。貴戚賞賜占據。橫不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

內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

不知其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憂。乃于靡有才遺之民。

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臣前奏免糧該部令臣。

考去處見今有司徵停兩無所從。臣近日又奏。遼務平。

亦未奉明。示敷政優游。固爲聖明寬裕。博大之體。然。

于臣等小臣熙事。圖功承流。宣化不無延引。歲月伏乞。

陛下特勅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卽加罪。謹明。示。

天下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理。乞卽施行。

明吏奇賞 卷之十 五十七

明文奇賞卷十一目次

楊士奇

序

桂巖集序

送蕭善本序

萬木圖序

送張鳴玉序

送李永懷歸東序

送族孫朋遠訓導序

疏

明文奇賞

卷十一目次

開經筵疏

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石岡書院記

重修文丞相祠記

題跋

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

題贈劉士皆詩卷後

題仁廟御製詩後

題朱文公墨蹟後

石徂徠集

劉球

記

南思堂記

李賢

碑銘

靖遠伯王公驥神道碑銘

劉定之

疏

登極建言疏

明文奇賞

卷十一目次

議

議劉靜修薛文清從祀

論

王安石行新法

歐陽修卒詔求其所五代史

康王構即帝位

序

文山詩史序

贊

文昌帝君像贊

章給

疏

養聖躬勤政論惇孝義疏

韓雍

疏

請謚宋臣文天祥謝枋得疏

陳獻章

傳

一峰先生傳

文

明末奇賞

卷十一目次

告羅一峰文

三

明文奇賞卷之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桂巖集序

楊士奇

士大夫謝
此不為元
元與利去
者無日者
也

襄府紀善三衢江秉心錄其先世科名并所受賜詩及
行實遺文而附以當時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為一
鉅冊名桂巖集桂巖江氏家世所居也以屬余序余受
而閱之曰嗚呼其盛矣哉昔者江氏世有間人瑕丘之
經學次翁之巨孝應元文通之文章皆焯焯著稱而近
數百年來江氏文獻特見衢睦間民表以正言直道動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一

當世子遠以文學德望位宰相死國難皆盡忠所事
耀簡冊而族人自宋以來擢正科七十有七人他岐進
者不與仕而紆金紫銀青七十有八人下此者不與何
其盛也蓋吾有感於其先矣錢氏奄有吳越江之先曰
漢臣實事之吳越習俗侈靡費用無藝不足又益取於
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加數倍宋既平諸國賦
稅亦仍其故籍錢之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應故
籍之屬民無已也沈諸河而自劫太宗怒欲誅之已而
舍之凡隨錢氏來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廢斥死後命
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賦五十承更定為

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永曰私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仁恩顧不可耶遂從承所定永曾孫莊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世以爲永陰德之應事見史傳永之減稅本於漢臣之沉藉其德同斯其後世光榮盛大亦無以異矣嗚呼爲國重得民心故春秋有稅畝之議國風存碩鼠之刺而馮謹爲孟嘗折券書尹鐸爲晉陽損戶數仁者輔人家國一務捐利以得民也以德益乎上以惠益乎下天道福善雖遠不爽然則江氏之盛吾安得不推本其先哉秉心上距漢臣十五世距子遠五世初以文學擢司經正字與余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同事

仁宗皇帝於春官秉心特荷知遇後擢爲紀善江氏之福澤其未艾也哉其未艾也哉

送蕭善本序

自余來京師十有五年於文溪武山之域父兄之鄉吾少壯出入嬉遊之處未嘗不在余懷也而遭逢聖明叨職近侍恩眷隆厚然材薄識陋不能效纖芥報稱日懷愧惕之不暇顧敢言其私哉而比年鄉人親交有至京師而過余者皆之壯者皆已蒼顏而華顛矣昔之童叟者皆已翹然楚楚矣而敬問吾父之執焉益淪

大生不情
公情甚之
入也

謝既盡不能不慨焉悵悵也前三十年余所往還講學今存者不三四人幸皆仕京師時得聚處討論相益以寬鄉邑之思善本亦當時所與還往者近歲始來爲太學生無幾輒以使命出再歲而還還數日又以展省歸未嘗一得從容盡意也臨別能無惜乎雖然子歸而過縣門之南徘徊龍洲歎嘉應之不爽而觀於其人復有出者哉又南望三顧之山而物色焉復有繼蕭清節高風遠躡者乎有之而賢者將出其門乎其必有以慰余之思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萬本圖序

三

萬本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芳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孝行於爲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爲受人之施者恒有愧恥爲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恥爲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我而仰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卹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其富將發廩賑之指某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

可以助施
可以助受
如者

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既悉飯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功而所活不可勝計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歟居數歲木鬱然崇茂悉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毋苟自爲利將有爲學官爲釋老之宮爲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爲居室沒欲爲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毋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圖表之搢紳君子多爲文若詩紀之詠之既皆失於兵而其子若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四

孫佩服訓戒至于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卽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益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如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賦畝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爲所欲爲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送張鳴玉序

賴爲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遠民少而散處山溪間或數十里不見民居里胥持公牒徵召或行數日不底其舍而巖壑深邃瘴烟毒霧不習而冒之輒病而死者常什七八江水險急灘石如虎牙森立或隱或顯奔湍之聲洶洶聞數里舟楫往來非資其土人跬步不敢越以是會府優視之於賦役百需常半減他郡而當江廣之衝將命之臣及海南諸番朝貢之使往來供億無虛日加之數年旱澇饑饉民之不遂豈少也哉而爲郡於此苟非德任綏撫才堪繁劇不得爲良建安張珂鳴玉用行人擢知府於賴暮年矣自會府下至十邑之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五

民皆稱曰良江右所治十三郡時稱良守不三四人而鳴玉與焉固其所施有及人者歟前之爲守於茲非一人至於今人喜譚而樂道者曰趙清獻世謂清獻誠心愛人以惠利爲主又稱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非本諸其德歟則後之爲良守於茲不務諸德其可哉鳴玉發身進士其官京師時與余隣居今自憲速職將歸翰林檢討連智其同門也求朝士爲詩送之又求余序於是乎言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 儲君自南京入朝遂出彭城

民老弱累繫道傍拾草實以食而勝
與鄰尤甚
儲君憫焉不忍民之及於此也遂命山東
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貸之侍從之臣亦且動
念矜惻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度濟寧入東平
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
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
西聚立候展祗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喜駐馬就而問
之此邦歲底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
手加額言曰皆

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
明吏奇賞
卷之十一
六

守李公皆出於此而皆其宜民之政聞者既皆為東
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頤謂士奇曰
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
字季琛家古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謫忠
襄之後為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
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
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眾噴噴稱歎曰古之官人者必
推本其行其有以天抵暮余獨過訪永懷唯一童子守
舍家具蕭然足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妮妮道三
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

北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民心故蓋東平
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
則未嘗不歎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
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
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還之蓋東平自永懷去
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
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為吳縣者
蓋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
而不能如謝詢之為吳縣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
相去豈直信從伯哉永懷者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
明吏奇賞
卷之十一
七

送族孫朋遠訓導序

族孫朋遠來京師得廬陵縣學訓導將歸求贈言嗟乎
吾老矣何言而吾宗人也忍無一言夫簡百里之俊秀
居之學而設官以教之將以待國家之用為政理之具
也而非學之通德之備才之周何以為施教之資哉矧
士生廬陵其俊秀已異於常倫又漸習賢父兄長者之
化導有素如施教者之學之德之才或有一之不足豈
徒無以厭服其心而毀且辱所錄作也朋遠其務加進

此謂廢

於已哉嘗觀世之為教官者有善不善焉善者一志於公而無私且暮坐講席與諸生道正道明正學退則考古聖賢言之懿用充於已而應於人非公會未嘗涉跡守令之庭非義所當得不苟取一介以是功業益著而祿位益進不善者率務私倍公日徒飽官廩不之東家則之西家宴游傲嬉間稍一坐講席諸生就質所疑有噤不能吐一語者甚者役志嗜慾日趨走守令庭下有所干乞早早效兒女軟媚語求矜念用苟利於已於義不義不復計以是聲跡壞而債敗及之其為賢不肖何啻霄壤懸絕也朋遠其務慎修于已哉勉企夫善者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八

而或夫不善者子之善其就之樂哉楊氏世以清白聞不必遠舉由元至今一二百年間內自朝著外至郡縣百司之職無不有焉而無一人以貪墨失官者朋遠必克繼之而後為楊氏賢子孫吾雖老尚冀日見楊氏子孫之皆賢也朋遠勉之

珩

開經筵疏

楊士奇

伏惟 皇上肇登 寶位繼承 列聖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官由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不幸 宣宗上賓中外哀戚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臣聞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為學之資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九

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先帝之意乞頒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白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舉者不得濫預益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擇也又問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 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已端莊立心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

速不得以上惑聰明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
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隨侍既久言聽計從後
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
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
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乎

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楊士奇

三代而下以仁厚為治者莫踰於宋宋三百年其民安
於仁厚之治者莫踰昭陵之世當時君臣一德若韓范
富歐號稱人傑皆以國家生民為心以太平為己任蓋
至於今天下士大夫想其時論其功景仰歆慕之無已
也而當時同朝有君子焉小人焉君子不容於小人不
能久安於中或暫黜而遽還或屢擯而復用而終能顯
其功名者由其君之明也歐陽文忠公以古文與學直
言正行卓卓當時其凜然忠義之氣知有君而已知有
道而已身不服恤其服而小人哉而小人皆不便之故
一斥夷陵再斥於滁既復起歷踐清華從容廟堂與諸
君子坐致國家於磐石之安者非由君之明乎考公在
夷陵歲餘在滁閱三歲皆無我欲遷謫之意方且務保
民而與民旦暮相親相娛樂若父子然者君子之道固
無往不自得也我

聖三

仁宗皇帝在東宮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之
嘆嘗舉公所以事君者勉羣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
歐陽文忠有雍容醇厚氣象既盡取公文集命儒臣校
定刻之永樂庚子冬被召赴北京過滁登琅琊山問醉

翁亭但見寒蕪荒址惟醉翁亭二賢堂六字隱隱巖石間顧時滁之守臣無足語者顧其從臣曰邦先賢之跡棄不治如此其政可知矣太息去之後六年太僕寺卿趙君至趙君素慕公之賢又知滁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其寮及滁人復作醉翁亭而刻公所爲記真亭中亭後作室以祀二賢二賢者王元之及公也元之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出知滁州其文章及立朝大節與公相望合而祀之焉滁之舊也醉翁亭之前舊有六一泉疏導加石甃焉百賢所需不出於公而加於舊規于是滁人歲時謁拜二賢退而歌詠公之文章又徘徊泉上明文奇賞卷之十一

如親見公之樂乎此也而有以慰其不忘君子之心焉昔召公布政南國後人思之至不忍傷其所息之木而况公寄樂於此者乎君子之感人心固自有不能已者而非有賢者倡率於上則亦莫能遂所欲爲此滁人所第累任顯官自廣東布政司參政遷太僕卿於滁歷年敦厚明達大體所至爲所當爲以賢能誨而斯舉者太僕少卿蘇實履頃承楊文達孫岳來載到亭上薄舒伯治及滁人楮士良等十人經始於洪熙元年四月成於宣德元年正月於是士良等請文記歲月其成之又明

年二月甲子記

石岡書院記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余記其石岡書院余與先生之子翰林庶吉士省身交嘗聞書院興壞始末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梁肅子雲十七世孫諱遜者始自峽江徙居之遜七世孫諱儀鳳宋舉清貢始卽其居之近作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教之儀鳳之子子安爲王府掌計從文丞相舉義事敗覆其家書院亦廢掌計之從子福可明經擅爲古文詩辭復作書院又廢於元季之兵國朝混一海宇福可之孫則善復繼作之而隱居教授其中蓋先生之父云吾嘗竊謂吾郡之俗所爲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務義修禮尚氣節雖至貧不肯棄詩書不習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義凡城郭閭巷山溪林谷之中無不有學宮貴者遇逢掖士必敬禮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苟其世賤後雖貴盛人固不願與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加人吾鄉之俗如此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嘗下彭蠡泝大江浮洞庭游乎楚郢之間又涉淮道舒而東上下數千餘里或行數日不聞絃誦聲觀其人之所務朴者事漁稼智者趨賈販以逐什一之利率資大涉厚者爲雄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十三

集卷一

漢書

孝友全人
此類

長不務乎詩書禮義不重乎遂掖之士也不辨乎世族也吾未嘗遍歷於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義之國今聞其俗猶不類於古昔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出乎教學之廢興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興學於家塾黨序序亦各有制焉石岡書院固古人家塾黨序之制考其創建以來雖屢廢之亦隨有賢者起而復之不至乎終廢吾郡之不廢其學類此故其風俗所以可重者有由也嗚呼一郡一邑之中不廢其學而俗有可重況于為天下之拳拳於學也哉是不可以不記

文丞相祠重修記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一

十四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而有以究極天下之理浩然之氣仰天地之正氣具於吾身至大而不可屈者知之至養之克而後足以任天下之大事天下之事莫大於君父文丞相甫冠奉廷對即極口論國家大計未幾元兵渡江又上書乞暫變近之至者皆以一人心安社稷固已氣吞天下矣自是而南陽之難易謀扶顛持危以與寇為仇任雖險阻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同以身殉而大義愈明益公志正而才廣識遠而器闊浩然之氣以為之乎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雖天命去

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殺身成仁者不少論者必以公為稱首公事具宋史而公鄉人劉岳

申據公所著日錄吟嘯集指南錄集杜二百首及宋禮部郎官鄧光薦所述會府忠義傳以作公傳視史加詳實焉北京之有公祠洪武九年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始建於教忠坊今順天府學之右而作塑像焉永樂六年太常博士劉綬節奉命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於有司歲以順天府尹行事宣德四年府尹李庸始至謁公祠下顧瞻祠宇弊陋弗稱遵用詔旨葺而新之而凡祀神之器靡不備具又求劉傳刻石將使人人皆知明史奇賞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一

十五

世之為臣者光明震動焜焜烈烈有公也於乎忠孝人道之大節治化所先而崇禮先賢表勵後人尤守令之急務庸其達為政之本歟庸字執中保定唐縣人寬厚明敏自太學生授工科給事中上親擢為順天府尹愛人之心朝繁之才上下皆稱之而盡心學校敬賢尚德如飭昌平之秋梁公劉諫議祠而嚴其祀事之類皆其知本之務皆可書也因并書之以示來者

題跋

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

楊士奇

宋黃文節公庭堅書戒石銘有呂忠穆公願浩題識戒石銘本蜀王孟和所作宋太宗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此蓋高宗紹興二年六月復頒庭堅所書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置坐右是時軍旅之務方殷廟堂日不暇給而能用意於此可見君相急於所重而民心所以不

去宋也忠穆前年九月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

題文奇賞

卷之十一

十六

奉詔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如鎮江開府七月召還此當是還朝後所題於今二百九十有五年矣當時郡縣所刻石者今多不存余猶及見士大夫家所藏建康及紹興石刻拓本此本莫究所出而忠穆九世孫大理少卿升問以見示為書其後以歸之

題贈劉士奇詩卷後

朝之公卿大夫賦詩以贈其友之行者始見於周之松高雒民皆尹吉甫所作也舊序以為美宣王之詩說者謂人君委任得人而察友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亦可見矣士奇起科第任風憲此卷賦詩贈之者十有

四人首序一人皆翰苑名流也其人名位大小古今不可禁論而詩之旨或舉其職或勉其德以及夫徒御之光華遠行之懷思皆兼而有之其庶幾孔碩清風之作歟士奇雖去此有離羣之念而時一展翫亦可以自慰矣

恭題

仁廟御製詩後

永樂丁酉

太宗皇帝復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恭慎者而文臣之預密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一

十七

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翰林侍讀兼贊善梁潛

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羣臣間

賜詩獎諭而三人者所得為多右二詩前賜臣士奇臣

潛凡書二紙悉識以東宮圖書而分賜之蓋同侍宴

也後詩亦識圖書而專賜潛其詩一書侍讀一書贊善

者從略而互見也觀於此詩則知

上之所以重潛潛之所以事

上交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強壯子弟在側所得獎諭詩文好事者知其為寶率持去其子黎能記憶二詩比求善書者錄為卷以臣士奇先朝舊人且其父同寮

也求識之臣侍

仁廟監國最久。仰窺聖志。蓋未嘗一日不在君父。不在生民。不在求道而咨賢也。仁明之德。從古鮮儔焉。潛卒後七年。宮車上賓。想見明良神靈感會。今侍龍御於三光之表。而臣衰病餘息。徒抱烏號。而永慟復覩。此卷拜稽三復。老淚橫流。謹識歲月如左。

題朱文公墨跡後

古人於墓銘碑誌。雖細微事。必謹然。紀名臣鉅公之事。無小失者。亦難矣。韓忠獻誌歐陽文忠之墓。其序文忠與尹師魯余安道坐論范文正公被黜與文忠所自志。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十八

先後不合。蓋功績繁重。當時止據其家子弟所述。書之不及詳考也。韓歐同朝最久。最相知。猶不免此失。况文公為張公後輩。於追述能免無小失哉。而公常以為愧。此大賢君子之心也。以文公之學之識著一書。歷十餘年。義例始定。而猶汲汲求正於人。此皆後學所當師者。因拜觀此書於京口何彥澄所。敬識其後。又錄以藏於家云。

石徂徠集

宋石守道徂徠集二冊。守道與歐陽文忠公同年。其平生見歐公所撰墓志。公又有讀徂徠集二詩。極其愛重。

念歎之意。皆載此集之後。余得於翰林庶吉士吾紳古之君子。正直自持。是非非無所顧忌。類如此讀斯文者。儒夫可以有立志矣。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十九

記

南恩堂記

劉 球

南恩堂記
劉 球

予家食時族人希敏爲言交趾之叛也其婦翁彭友直以古費典史持郡牒撫諭叛寇著職陞新安主簿未數月病歿歿時歸道已梗其子威因費民之懷之也藁葬費之杜社寺後意及寇平發以歸未幾交趾境土悉爲寇陷威伏圍城中久迄賴朝廷弘天地之德宥寇罪冠亦懼誅悉遣中國人之留其境者歸威在途中逼迫就道顧勢不得歸親喪以屬其親所娶交趾婦使族所生子丑叔長而告之遂行抵家言于其兄誠誠勸其親體

南文奇賞

卷之十一

二十

鬼寄葬萬里外竟遭兵塵流離斬然限爲異域不得復通道路往而收以附先塋哀號攀慕之情弗克勝乃名堂於所居之西十里曰南恩兄弟五人朝夕引領南向必窮神於海濱天涯而後已託希敏來請記伯子赴京期迫未復之其後誠數至京每至輒三四詣予請不倦予念其悲深而意篤不可以不記夫交趾壤地遠在禹服之外其得與失固不足爲中國重輕然先朝既平其亂而郡縣之矣使爲牧守者能訓誨桑寬賦徭漸以禮義之教如錫光之勵於政理彼將蠻夷歸華必不樂于叛既而四野多壘使爲元帥者能出奇設備仗天威以

討逆如馬伏波之良於用兵彼將授首不服亦不難干平其叛皆不能然以致中國冠帶之士委骨夷敵不得歸葬故土故予于友直不能爲之不悲也況其子乎雖然當時吾邑仕交趾者三人有歐陽典史堅者與友直俱授撫寇爲寇所執死炎火中有謝縣丞子方者與威同道歸威親見其舟碎海中舉家八人皆溺死不得葬獨友直葬得地且有所託視彼二人猶爲愈也誠兄弟之悲於此其亦可少慰乎

南文奇賞

卷之十一

二十一

碑銘

奉天明衛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兵

部尚書靖遠伯追封靖遠侯謚忠毅王公驥神

道碑銘

李賢

本朝之制文臣不許封爵邑惟有武功者不在今自洪武以來蓋百年於茲矣文臣有武功而封爵邑者始一人焉靖遠伯王公是已嗚呼休哉公諱驥字尚德系出太原先世有宦遊雲中者因家宣寧高祖而上多顯仕會祖守道祖思宗仕元為高陽令有惠政父成適元季兵亂因徙家東鹿娶程氏生公公自幼警敏年十三入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三

邑庠為諸生即有遠大志未幾父母相繼以歿公哀毀盡禮能自樹立遂領鄉薦登永樂丙戌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出使山西見徐溝民困奏免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時應天府缺丞務急且冗委公署之立辦復置行在都察院事持正不撓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洪熙改元仁廟素知公才召為順天府尹畿甸大治特賜誥以褒之宣廟即位之明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時應南京根本重地真定定州畿內要衝奏蜀二王府護衛兵多兩道公分調屯駐公皆處之得宜宣德乙卯進兵部尚書先是虜酋阿台采兒只伯之軍猖獗塞下人

李賢

皇上即位之明年特遣公往視師以便宜行事公至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宜乎寇至翊日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兵遇虜於魚兒海首先退縮者為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即命左右引出斬之一軍為之股慄又誓於眾曰自今遇敵有不前者罪亦如之號令一新兵威大振既而虜酋把禿孛羅入寇莊浪公即遣都指揮魏榮授以方畧率兵勦之遂擒其部落以還虜始知懼遁走公聞甘涼軍冗曰兵貴精強乃退其三之一八月還京上慰勞者久之虜聞公還復入寇上復勅公往公至遣大將蔣貴率精騎數千出境且戒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三

曰遇敵不撓無復相見也再遣偏將趙安率兵繼之公與太監營安都督任禮分兵為殿遂擒阿台俘殺醜類幾盡邊境底寧捷聞上遣人齎金幣勞公加兼大理寺卿明年還京先是雲南龍州宣慰使思任發叛累征不利辛酉春復以蔣貴率諸道兵往討之仍命公總督軍務賜以明鎧雕弓蟒龍緋袍以壯其行公至聞賊在大侯州即遣都指揮馬讓授成算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是歲冬分道並進會於上江以夾攻之因風縱火斬獲無算賊首父子僅以身免遂盡平其巢寨捷聞降勅獎勞召公北還時蠻賊率即羅造孽於維摩

州公遣指揮萬成先聲率土兵討之賊潰散郎羅逃之
安南復傳檄諭之邊人遂斬其首來獻廣南富州土官
僂郎舉沈政警殺十餘年公宣諭朝廷思威明響頓
釋至京上親宴於奉天門文武官僚以次陪安士林
榮之論功封公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
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特賜誥券追封三代曾祖考
皆如其爵妣皆伯夫人未幾思任發竄入緬甸謀復叛
上召公曰勞卿再一行耳公復總諸軍至金齒遣人促
緬甸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伴諾不違公曰緬人黨賊
不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爲五營公與蔣貴及都督沐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一

二十四

分督以進木邦宜慰使統兵萬餘駐於蠻江許觀其
軍容公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退緬人擁衆大
至公密令貴率兵匝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
夜賊潰遁去捷聞上召公班師慰勞益厚加祿三百
石壬戌秋北虜近邊上復命公出巡仍許便宜行事
乃自寧夏抵甘肅凡寨堡烽堠悉增修之仍授邊將以
破賊及練士方畧事竣還京麓川遺孽思機發思卜陰
復據孟養以叛戊辰春上復命公總諸軍率兵往討
之至金沙江賊於西岸立柵以拒公伐竹爲梁麾兵悉
渡一鼓破之賊又於鬼哭山顛立柵公與偏將親冒矢

石往拔之二孽殲於亂兵南服遂寧景泰初都督官聚
征湖貴苗賊失利乃以公佩平蠻將軍印代總其兵遂
大破苗賊獲其酋僞稱刻平王苗蟲富監送京師餘寨
悉平振旅而還復增祿一百石子孫世襲尋委公總督
守備南京壬申秋以衰老乞開還京天順收元皇上
復位思用舊人召公慰諭良久賚以白金文綺顧公精
力尚健復拜兵部尚書再閱月兵政漸有次第而公固
辭不可強矣上亦念公重違其請令朝朔望使賜
詔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禮遇
甚厚天順四年五月十一日以疾薨於正寢公天資通

明史奇賞

卷之十一

二十五

敏遇事敢爲正色立朝欲以身殉天下每陳國家利害
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襟懷開爽好賢樂善人
有寸美必極口稱道見人材淹滯必援起任用始終成
就之未嘗有德色與人交不立崖岸循循和易雖位兼
將相望重累朝曾無一毫驕矜之意見於顏面體貌清
臞風儀俊整尤善議論見者爲之懽然當大事屹若砥
柱之在中流功名事業視前古爲無愧矣或云家人皆
惇懼公曰古人以死爲歸何至是耶且計及人大理卿
龔永告叙閭閻神思如常客亦出門公就席而逝享年
八十有三上聞計哀悼輟視朝一日祭葬賜儀處從

與禮進封靖遠侯。謚忠毅。士大夫莫不茹泣相弔。公娶張氏。累封伯夫人。生子二。曰王瑤。俱早卒。側室劉氏。生子二。曰瑞。嗣公爵。曰珩。為勛衛。卜以是年七月吉日歸葬於東鹿祖塋之右。

明文奇賞

卷上十一

二五六

疏

公極建言疏

劉定之

是二駁論
乎而才則

題為建言事。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甚於今日也。古者如語。懷慝之陷於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真。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上皇至於漠外。委以與瓦剌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欲其虐箠而不侵。梓宮韋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若今日也。先明末奇賞 卷上十一 二十七

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揅擇其一。曰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托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兄弟三疊陣之法。前一行刀桶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

互相倚恃。迭為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騰。蕩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用八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楊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斫人胸。下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火鎗之遲緩。趙超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蹙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蹙。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一

二十八

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為。必有効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聞。其言者也。其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信。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官衙者。所謂藉忠信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驅大為之哉。今復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聞。奏庶乎不至招釁。

起戎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長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冠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眾。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況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天聽然。今者之禍。可鑑矣。其五日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一

二十九

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為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日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武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而為金銀。以惠奸究。一旦卒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其六曰

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況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朝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縱至如大臣舉官有犯贓私者必連及舉主夫恩不加於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於舉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此為迂緩乎其七日選將夫將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糴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禍捫蝨之人而秦賴以伯至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三十

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頭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繫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干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日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昨者遺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羶迎回鑾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

詩書

為侯爵祿由二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實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銜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効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於昨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亟加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三十

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日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入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如大裘之領不可以倒挈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次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機也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奏本進入旨意批出臣恐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爲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夫 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拔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朱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爲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卽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成湯之聖學於伊尹武王之聖訪於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徧觀而況於 人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三

主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兼而觀之則於爲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嬖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爲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而不嗅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冥行而顛蹶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世出之 聖

當大有爲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則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 國勢可強俾恥可雪 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懼伏惟擇其言而赦其罪幸甚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三

議

議劉靜修薛文清從祀

劉定之

劉靜修集
多可說

謹按元儒容城劉因德性剛正學識明悟所作詩文理趣出人意表非腐儒曲學循行數墨者所彷彿而進退之際安於義命若其稱許管仲安詠歌陶元亮則傲睨濁世涕唾祿爵之本心可見也是以祿宗不能留世祖不能致因豈不可謂之賢也哉然而建言者遂欲以因列諸孔廟從祀則事體甚重不可以不詳議建言者謂顏子未嘗著書而配享孔子不可以因未著書而不之取夫顏子何可當也孔子之道傳之顏子後世取信於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三五

孔子之言其言具於論語載於中庸見於孟子存於易繫辭等書不一而足雖顏子未嘗著書不害其為傳道也譬如蕭何無戰功而高祖取為漢臣之首房喬無戰功而太宗取為唐臣之首所謂知臣莫若君知弟子莫若師者此之謂也今以因未著書而仰攀顏子為比則是人臣無汗馬之功者皆得攀蕭蕭房為比惡有是理也哉建言者又謂從祀諸賢其中有不能無過者因無過奈何反不得從祀夫及門速肖之徒固有狂狷失中者矣又有聚斂而聖人斥其非吾徒短喪而聖人言其不仁者矣然而莫不親炙溫良恭儉讓之德親受文行忠

信之教高者名列四科餘者亦皆身通六藝是以孔子

家語太史公仲尼弟子列傳備書之以為三千之徒此

七十子者其最也然則七十子之有過者亦先儒所謂

聖人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猶多爾至於左丘明以下

經師二十二人有未能深明聖經之旨者矣又有無威

儀若劉向好諛佞若王肅者矣然而當世衰道微火於

秦黃老於漢佛於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守其遺經

轉相付授講說註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為

功殆猶周文武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而

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譜牒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而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三五

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將宥之况小失乎今以因無過

與七十子二二經師有過者較量彼此欲得登因於

從祀愚竊以為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二十

二經師助其垂統者也遇其有過議而貸之猶得陪從

也非是之比而從曰我無過可以陪從未之前聞也逮

言者又謂與因同時若許衡吳澄其德學無以踰因而

亦得從祀因豈得獨遺夫因之於衡澄其德學無太弗

若也其功則有弗若也何也衡以其行道之功澄收其

明道之功當元氏奮自朔漠統據華夏其君臣儻焉不

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其徒

以至於宋之周程張朱者其道足以撫世御極而衡首倡率誨誘之使知是道之可行至於澄所作諸經纂言發揮洞達自朱子以後依經立說者鮮克儔之是以我朝太宗文皇帝命儒臣脩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澄之說多所採入澄可謂能明是道者矣而因之說未

有採者則是因既未若衡之道行於當時又未若澄之道明於後世其不從祀未必為闕典也若乃薛內翰瑄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絮其身可謂清矣是以存家聖知沒錫美謚其為皇朝名臣夫何間然然論其於道所得以與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三六

朱子之徒相此並若黃直卿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行緒說尚未可知伯仲其間否也而遽欲從祀竊恐世之君子將以建言者為非愚則諛說敢和附其說哉故愚以為瑄可無施行因則准昨者所議楊龜山何令其所在官司建祠奉祀庶足以伸敬先賢勸勵來學謹議

論

帝問翰林學士王安石以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

法堯舜何以唐太宗為哉帝深納之尋以為參

知政事行新法

劉定之

不謀國事
不取財
不取利
不取名
不取利
不取名

安石為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用至于破遼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貸而秋償之收息十二秋又貸而春償之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為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為貸償其實無故歲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于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雇民應役名為均役而其實欲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三七

自操其錢之奇贏也夫民孰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焉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償而官與之貸償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雇募而自役哉私雇募焉亦治世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雇募以利其雇錢之餘即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為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謂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既有保甲矣而待備之兵何嘗為之廢亦豈不謂漢嘗括民馬今使民養無害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勢而他勞

何嘗爲之損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悉歸於我自以爲我非用之於土木非用之於狗馬聲色非用之於仙佛欲用之於兵而復漢唐之故疆無不可也然畏遼之大故將於遼必先於夏又先於羣小夷狄自小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而悉掃異已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韶試於熙河章惇試於湖北熊本試於瀘夷郭達試於交趾皆能尚有所得而試於夏則馴至於徐禧之死得不償其失彼遼者不待其試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徊躊躇爲欲取之必與之之說卒遣韓縝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獵者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三十八

且孤危轉應承而辟易於虎失其所操以歸蓋安石技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雖其故智以用於哲微之時互起迭進以至賢路盡塞民命僅存之秋迫迫有礙躍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遂以國繁焉故前宋之亡本於安石爲神宗謀破達而已向使其不謀破達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俾羣小爲之交援互噬於天下也抑遂其始謀亦不過如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爲務不兵自退安石先弊其民不及魏徵矣乃動以堯舜周孔藉口其誣矣哉

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脩卒于穎紹求其所作五代史以進

史記

神宗置司馬光於散地而俾其修資治通鑑自爲之序棄歐陽脩於未老之年而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史其意以脩與光但能課述也經國實用非其所能也吾自有安石也何其量人之薄哉厥後光起而究其用於元祐之初脩之不究其用君子蓋惜之然所尤惜者脩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後議是也當議議之始也韓琦輩雖與脩同在政府而知經學古豈如脩秉義懷直豈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三十九

踰脩哉脩何以濮王爲不當別議尊崇琦等必不異矣矣英宗雖欲顧其私親何自啓口哉自此議發於政府而羣言交攻惟脩之歸咎謂其昔也贊仁宗以立爲後之子而今也導英宗以忘所後之父昔先帝而後君薄大統而後本生於禮經爲不合於直道爲不純而脩遂無辭其責焉豈非脩久參大政富輔相位略助說視之心稍爲迎合之計以致此乎故曰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及其作五代史於晉出帝謂所生父敬儒爲皇伯柴世宗謂所生父守禮爲元舅皆反覆辨詰二主之非欲以表證其前日議

之爲是然近於欲蓋而彰矣脩之學唐書人
之並皆宗經而脩論述尤多愈惟論語數章皆纂史而
脩筆削尤嚴愈惟順宗一錄皆衛聖道於湮微寒絕之
餘皆關異端於羣趨衆附之際始焉學者莫能抑揚之
也至其後惟愈從祀孔廟而脩以撰議爲鉅璧之纖瑕
良榦之寸朽焉不然其全美豈可及哉幾微功名富貴
之念一動而用以之不完美以之不全是以君子無慕
乎其外者懼累乎其內無冀乎其未得者懼喪乎其所
已能也若乃光則免乎此矣所以然者光之學以誠爲
主自不妄語入故也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四下

康王前嘗爲質于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劫營金疑其非

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卻還之
洎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爲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
繼宋統蓋天雷之也使其在閭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
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于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
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
統又不幸而統絕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
而晉以強宗爲霸主糾合諸侯爲周與衛至于戰國而
燕韓魏居七雄之三以祀姬姓之祖福秦虎視東周不

八夏之
勝長十二
萬人之方

敢吞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固其
存者也漢懲吳淠楚戍之強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
裂其壤至于哀平之際宗室載屬籍者十二萬人莫不
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莽既盜漢而光武兄弟呼於
南陽此十二萬人者近遠響應故東京之復舊物易於
反掌靈獻之末表琮焉璋猶能嘯強荆益以資昭烈之
興所謂統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
師故朱溫篡唐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沈于九曲池濮
王等數百人一夜同沉于龍興寺女貞取宋而惟康王
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卒見屠于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四十一

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
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
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
觀於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害胡明仲諸
人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宋嘗言其大利害見於繼
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爲其子孫計可以無疑於
此矣抑宋統之幸不絕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
宋二百年矣仁如慶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寧崇寧
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
足以亡而其憐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卽天之意也善

得天者得於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序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
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
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爲四卷首述其國大述
其身大述其友大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歎世道者莫
如何於人勝天夷猾夏而有待於天勝人夏變夷之必
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
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今皆爲復其初集首有
總序又有小序散于章首其後又有跋尾序跋中有缺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四十三
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
讀今皆補之而爲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
闕靖節削承初之意也姓某履善市者指南集中所謂
范雖變張祥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
指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日哀哉者公所以傷其
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殉罔而自
處其身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有夫
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
之二子余以爲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汗
矣伯顏拘以江艦弘範繫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囚而

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鄴郡。已而頌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徵其比干之心，而為心者其在公乎？若乃
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為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為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為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為江河之所以長流，山嶽之所以常鎮，其混然在中為君臣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為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為盡心有藹而不盡傷者，余以為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始祭大槩而疏其事于下方，以證之。今內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珉欲鐫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廷珉又嘗承其父志，脩祠堂以祠公，可謂賢後裔云。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四十四

贊

文昌帝君像贊

劉定之

有以孝陵御容傳寫為文昌帝君像者，臣定之稽首贊曰：

日行於天，光寓萬形，全得為月，分得為星，雲得為霞，雨得為虹，影得水底，火得鏡中，圓明晶彩，晶彩日同於皇開天，自天降降，其寓於茲，文昌帝像，主世之文緯，地經天有赫，厥用無私，其權冲天，鳥紗采雲龍袍，就之日近，望之天高，臣拜稽古，古亦有是，宋仁宗像，即真武帝。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四十五

疏

養聖躬勤政論博孝義疏

章綸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四庫全書
二卷

二養 聖躬○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脩以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君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于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恭惟 皇上身乃天地 宗廟 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 祖宗 列聖萬年之基繫在是 聖子 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深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解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上思 天地 祖宗社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墜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監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

陳亮書

卷之十一

聖子

一勤論政○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啟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爲君卑愛親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爲臣或都兪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于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泰和之盛以爲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聖子

我朝 祖宗 列聖之於諸臣常命左右以脩顧問或于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于 勅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以歷代帝王及 祖宗 列聖爲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于便殿以待顧問各條荅事宜必言及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一博孝義○臣聞伊尹告太甲有口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

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 兩宮尊奉 上聖皇太后 太后而脩問安視膳之禮是仰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下之父也與皇上同氣與胞是為至親之兄也 皇上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為 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破關虜廷嘗 詔旨傳位於 陛下是以天下授 陛下也陛下尊之為 太上皇帝是為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 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 上皇為陛下同氣之親兄 陛下為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為二其實一人况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 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序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 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四十八

此言皇上

聖德

此言皇上

聖德

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 詔冊妃汪氏為 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開於中外矣又 詔冊世子母阮氏為 皇后是固所以正大體明彝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 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 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 皇上復召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 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 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四十九

疏

請謚宋臣文天祥謝枋得疏

韓雍

切見宋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弱冠狀元立朝壹節
臨危拜相許國不疑志專恢復屢挫折而不移心切匡
時蹈艱危而不變既而國亡被執繫獄累年誘之以大
用而不從脇之以刀鋸而不屈卒之南向再拜殺身成
仁收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有指南錄
以著其忠愛有集杜詩以寄其憂傷其精忠大節與日
月爭光與天地悠久誠足以正人心而扶世道也及宋
禮部侍郎謝枋得登科對策力詆權奸登策漕司極攻
時政受任于還去祥移之後抗敵于兵罷民散之餘力
已盡而不支志有為而不果後元臣程文海等交章累
薦耻仕二姓懇辭不屈參政魏天祐強逼北行誓死不
食終于燕京著為文章高邁奇絕發明道學羽翼聖經
其清論無愧于先賢有功於後學文天祥江西廬陵縣
人謝枋得江西上饒縣人二賢歿後贈謚未加子孫有
在錄用未及及順天府府學之西舊有文天祥祠堂塑
像尚具儒者未復丞相冠服皆為缺典臣切唯伯夷
叔齊死于殷周之際至宋而追封之諸葛亮頗具卿忠
于漢唐之時至元而加封之古之君天下者若茲所行

蓋有所見而非苟焉無益之舉也如蒙 准言乞 飭
禮部翰林院儒臣會同考議量加文天祥謝枋得贈謚
取其子孫量才錄用并將順天府學之西文天祥祠堂
塑像改塑丞相冠服行令有司仍各春秋祭祀庶使天
下之人知為臣而能死忠死節者雖百世之後亦得基
白顯揚垂休後嗣以增志士仁人之氣以沮亂臣賊子
之心其于綱常誠非小補

明文書堂

卷之十一

五十一

傳

一峰先生傳

陳獻章

先生于此
不復不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彙正吉之永豐人宋羅開禮
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
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
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
官官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
奏名第一為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遺喪去官
朝廷謂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
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五十二

非是且日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琪故事
事反復數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
勿欺也而之倫以犯顏敢諫為大救時行道為急其
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
提舉泉州府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
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
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為人所知然
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召還復脩撰改南京供職尋
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于退居
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涉泮之文奇偉之節

此得後
胸中有

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未必
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
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于途輒解以覆之寒
晨至置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于之比
次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府司應得
新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
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
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
也論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知倫之才
少貶以徇人雖微窮賤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五十三

於上世日之為何足怪也孟子備榮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與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欺無導于前而所立
卓然人莫能棄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言天白日足
稱云

明文奇賞卷十二目次

羅倫

記

宋文丞相祠堂記

疏

扶植綱常疏

論

嚴子陵高士論

序

送陳僉事夢祥歸序

明文奇賞

卷十二目次

商榷

疏

邊務疏

修省疏

請革西廠疏

啓

謝顧光祿送金魚啓

謝李郡伯建三元坊啓

雜著

奉題高宗御書後

月雨尋菊述

祭文

祭李文忠公文

王恕

疏

陳輔治疏

馬文升

疏

預防黠虜奸謀疏

楊守陳

明文奇賞

卷十二目次

序

重毀誠意伯文集序

送閩憲副何廷秀序

何喬新

書

與彭學士書

丘濬

論

樂毅論

劉健

疏	陳愚見以裨聖化疏
李東陽	
疏	論時政十失疏
劉大夏	
疏	議行武舉疏
程敏政	
傳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湯胤績傳	
辨	
宋太祖太宗授受辨	
致語	
甲辰元夕節宴奉	皇太后致語

明文奇賞卷之十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論

嚴子陵高士論

羅倫

士固有志
不也何也
似不妄不
求

先生少與光武同學莽之亡漢之興孰不願出以自見而先生方且變姓名走匿不暇是豈無意哉帝恩之至於物色乃出而就見顧謂帝差增於往則先生之平日其不足帝者深矣考其時先生年六十有八帝年三十有四以師友事之而不可以臣之亦明矣撫先生腹而共偃臥道故舊曰我固不能下汝邪雖不忘同舍燕昵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一

之樂而無屈已下賢之誠宜先生臥不起語不應而曰士固有志也且帝力委政侯霸霸之宗世系以官者進又顯仕于莽先生將唾惡不暇而霸反以手書坐致先生先生責之而帝笑曰狂奴故態夫不坐霸以侮賢傲物之舉乃供爲戲謔指目之詞光武君臣之間相與如此而謂先生仕乎自是而殺韓歆廢郭后易太子又未幾而封太山秦祥瑞頒圖讖于天下然則先生與帝同學者何學哉使先生爲諫議大夫於此可以無言哉言之不聽而去亦陋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殆計之審矣誰謂先生失志終身遇明主而以不仕爲高邪

八年十一月
天何不
其用

疏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聖諭曰朕夙夜倦倦欲正大綱常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民極為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常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于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而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二

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遺故事以違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冠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書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輔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股肱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為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典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三

俾如劉琨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蓋也臣水也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諫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舉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諫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三

四

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衰容避防之緩急令一已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令一已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言之言則察而進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言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奉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達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于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于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解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

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不知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謫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疏也枉已者未能直人忌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忌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慙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博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撥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虐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五

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為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為忠臣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琪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華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于外盡心喪于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雖肯甘心為不降之子風類為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明末奇賞卷之十一

六

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

序

送陳僉事夢祥歸序

羅倫

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歐陽子之言也何待後世乎人心天命之至公天命不息人心不死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古之君子或屈于一時而伸于萬世護于一夫而信于天下君子之心初容有待于天下後世哉而天下後世之人心自不能舍君子而歸之天命之公不可解于心也蓋嘗觀于易乎君子者陽之剛小人有陰之柔剛常正陰常邪剛常明柔常暗剛當公柔常私剛當火柔常小剛進柔退則成泰而天下蒙其福

剛柔奇賞卷之十一

七

柔進剛退則成否而天下受其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凡子孟子之所謂剛吾未見其人矣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若尚書王公公度御史謝若元吉太守楊君繼宗會憲陳君夢祥亦庶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御史三上章出百口請去太守屢抗強武乞錢若水例致其仕去會憲九載不遷辟議去或曰子剛僉憲何居呂刑曰非說于威權說于富食憲以之虞廷之剛登之配天後世之剛擠之落甕聖人作易扶陽抑陰剛者惟恐其不盛柔者惟恐其不衰何獨異于士哉埋輪都亭借劍上方幸今世無斯人有

之待之復何如其加之君子是以畏天命而志人窮矣
先是侍郎原公巡視江右諸書連幅公曰夢祥為男了
吾乃為婦人欲驅一世男子盡為婦人奈何陳公甫語
門人彦容昭易德元陳秉常曰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
官室之美為之萬世同流吾以是知人心之公無待于
後世也或曰貪憲大剛則折人方戒之而子乃與之何
也蘇子曰志患其不剛宜患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
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貪憲
歸矣以直養而無害吾見集于天地之間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八



記

宋文丞相祠堂記

羅倫

公史快前
不如此則
此作又復
明倫引

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
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
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夫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者能與於
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而翁延本廷
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
謂天下之大才矣蓋宋臣主和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
元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九
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
獨往當之虜次阜寧三宮震動宰相遜走挺身獨往就
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大慷慨就義決死生于一且中
人猶或能也若辱辱而死其執猶堅其志猶厲非仁者
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詎人首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
州如揚州趨高郵抵太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
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飢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
涉鯨波歸立二主開督南劍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
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
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

夫公之忠誠能噴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于海李希死于渾趙鼎發死于池姚崇死于常趙世賞死于其先君武岡公開禮死于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饑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不在于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公于學宮鄉郡祠公于城南公之了孫祠公于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變為橫民所奪龍鳳間會事李公飲水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添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謚號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會憲李公齡來掌學士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事之以詔萬世之為人臣者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十

奏疏

邊務疏

商輅

題為邊務事臣竊惟守邊一事最為今日急務近聞各邊操守官軍多係有名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寡弱一則未食艱難大軍士寡弱以戰則不能未食艱難以守則不固邊城有此二弊名雖為守實乃棄之今之議者皆以遣使為請而謂邊方之事似不可為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為者特患失於姑息困於因循則事始不可為耳臣訪得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操守官軍在邊年久服習水土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漫散赴京或因該管頭目帶領來京者一向資緣在京居住即日獨石宣府等處多係各處新撥并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且輪班官軍既無室家可恃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為久遠之計難矣若朝廷失于姑息安于因循聽令各軍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番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前件如蒙 准言乞敕兵部即將口外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正統十四年以前原操守官軍見在京居住者逐一查究并其家小盡數發去口外各該地方照舊住種操守不許名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十一

官仍前巧立名色占悞阻當違者治以重罪或有言前項官軍善戰合番在京操備者此不知輕重之論蓋京師百萬軍縱得前項官軍不見其多不過跟隨各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可以禦賊寇可以使其成家立業為久遠之計其為益豈不大哉惟陛下不惑羣議斷然發遣則邊境得人而藩屏自固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除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外其守城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閒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十二

兵參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為己業每歲使軍夫耕種收利肥已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種雖有餘力亦無近便田地可耕即目守邊緊急在京官員雖不能役使口外軍夫撮借官牛等項其弊仍未盡革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不即將前項田地撥與各城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城愈見空虛前件如蒙准言乞敕戶部選差能幹官員分投前去大同宣府懷來永寧等處會同各該都御史御史等官將在京官員應有莊田并彼處勢要之家占種田地盡數分派與附近軍民為業若係原起科田地亦須酌量從輕起科

不在此限
不在此限
不在此限

仍乞敕各該鎮守總兵等官將各城堡軍士分作二班每上六日令其照例操守下班六日盡教習耕種俟收成之後併力備禦仍禁革管軍頭目不許多種田地如此則軍士之衣食自給而民間之轉輸可省大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管羊祜皆已行之明效大驗著在史冊今日守邊之要莫善于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若有言前項功臣等官不可以無莊田則或于腹裏遠近地方量撥換口外之地決不可聽其置作莊田侵損守邊軍士有誤國家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十三

人計實為不便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河關一帶關口官軍怯弱關內人民不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河關馬等關係在京撥去輪班官軍永食不足全無固志賊寇若來不過為逃走之計耳此事屢有人言而本部未即施行者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地宜留保定等處精銳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為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為下策何也若邊方失守則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移人心搖動變故在端縱有京師軍馬當寇在遠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

聖和知
是第二

頭目利保定等處官軍供給樂章因此占雷若果有此
尤爲不可前件如蒙 准言乞 敕兵部將保定真定
等處在京備操官軍發回附近各關口定立班次永遠
操守如有不敷於附近衛所遞相撥補却將見在各關
輪班管軍盡數取回在京備操如此非惟兩免重夫口
糧抑且邊關得人而京師鞏固雖有千百也先亦何足
慮凡前三事于守邊守關頗爲切要但恐于人情有碍
伏望 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脩省疏

題爲脩德弭災事昔漢臣董仲舒告武帝有曰天人相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十四

如此修
賢千古
月事遠矣

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
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
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斯言
也古今以爲名言茲者特見於天田西掃太微非近
紫宮其譴告警懼之意至矣仰惟 皇上憂切于心切
論羣臣同加脩省是能體 上天仁愛之心而欲脩政
以弭之也其時政得失生民利病諸文武大臣已條陳
上達矣然德者政事之本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孟軻
曰君正莫不正蓋正萬事必以正君心爲本臣備員近
輔無以少裨萬一實深愧懼謹采脩德安民大要條陳

如左○一日正心術夫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正者

二帝三王聖賢之道也邪者佛老異端之教也自古人
君崇正道者無不安享治平之樂或邪教者未有不致
危亡之憂載諸史冊歷歷可鑒臣等仰惟 皇上聰明
聖知豈不知所決擇而頗留意佛事者聊以試之非誠
信之也然外人聞者竊以爲議謂內府一次脩齋街市
一次騷擾中間委曲謹敢直言行之不已漸失人心伏
望 皇上留心聖學毋信異端以正本原減去內府脩
齋如遇節令止照常例于在外寺觀舉行可也脩德應
天之本莫先于此○二曰謹命令夫王言如絲其出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十五

如綸言命令之出不可不慎也伏聞 祖宗以來凡傳

旨意必專任人如此則責有所在事無虛僞近來
聖旨行于光祿寺內府各衙門者傳奉不一政出多門
人得詐僞將來之弊有不可言伏望 皇上今後斟酌
事體可否如有可行必令司禮監傳 旨庶幾命出於
一事有可稽而無弊矣○三曰親接見夫君天也臣地
也天地之氣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臣之道何以異
是往古事鑒不敢枚舉惟我 祖宗列聖在位未有不
接見大臣議論政事者君臣情通政是以和今 皇上
視朝即退端拱九重不一接大臣於便殿天下軍民烈

病何由盡知豈以首出庶物自能洞察四方邪抑以臣下庸劣不足與議也如臣才疎識淺不足以備顧問在廷大臣豈無一可伏望皇上日御便殿或三二日一召文武大臣忠直有識者面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休戚或訪人才之賢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有疑于心必詢于衆聽覽日熟未必無少補益○四曰慎賞罰夫賞罰二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柄也賞當功罰當罪則人心服一有不當則人心不服故欲服人心莫先於慎賞罰慎賞罰尤莫先循舊章守成憲近者道路傳言謂賞與太濫近幸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功而

明史奇賞

卷之十二

十六

冒官職者衆此非舊典所有也用刑太濫有法不該充軍而充軍者有罪不至死而死者此非成憲所宜也伏望皇上節賞慎刑惟舊典成憲是循是守使人無偏私枉濫之議則公道彰治法正矣○五曰納諫諍夫日有萬機而事有萬變非兼聽博采何由一一當理是故伊尹以從諫弗咈美成湯傳說以從諫則聖望高宗而後世之稱賢君亦必以聽言納諫爲首事也伏望皇上以古之聖主明君爲法虛心屈己聽受羣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有當理即賜施行如此則官賞政刑不致乖失而下情得以上通天下利害軍民困苦皆

得聞知而久安長治之道在是矣○六曰屬官守書不云乎臣作股股肱耳目言君臣一體也今五府六部等衙門非股肱之職乎給事中御史非耳目之司乎股肱舉動合宜耳目聞見不謬則元首尊安爲成人矣但今承平百有餘年文恬武嬉事多因循究其弊端難以枚舉大槩主于奉承上指而嫌于違覆或直行已意而不加勘助是以其事不便于軍民者多矣有識者徒能竊議而不敢公言意謂目前苟安懼煩瀆也豈知今日下人愁怨感動天變如此之甚乎伏望皇上戒勵各官慎脩厥職今後令職股肱者凡遇事有不便宜再三

明史奇賞

卷之十二

十七

執奏毋率意行下結怨于民司耳目者但有事爲民屬官爲民靈者即便舉奏毋徇情容隱務使庶官變因循爲奮勵各舉厥職興起事功然後政善民安可與也○七曰恤軍民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不易之言也然軍出力以衛民民出賦以供軍軍民相資邦本乃固近來管軍管民官員罔體朝廷愛養軍民之心因公科歛弊出百端軍民窮困日甚一日若此者天下皆然而畿內尤甚何也以差役煩重又無所資以爲生也舊日牧馬草場積年開種田地今多爲有力者侵占故馬死而罪責至地少而衣食窘懷憤蓄怨非一日矣伏望

皇上命該部清理三營草場使官軍便於牧放減退勢家莊田使百姓便于耕種以資生理其各處衛所府州縣官有巧立名色或謂措辦或謂區畫或謂開墾或謂勸借等項科歛倍克軍民財物者乞令都察院嚴行禁治毋令恣意朘削以致下人困苦歸怨于上如此軍民各得其所而邦國永寧矣凡此七事實出輿論言之似若違忤行之必有裨益蓋天之視聽在民民心感悅然後天意可回惓惓愚衷實在于是伏望 皇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 聖心力行新政以正心為脩德之本以餘事為脩德之助德脩于上則羣臣咸知感激效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十八

職而安養軍民之政次第可舉行矣轉災為祥莫切于此晏嬰曰君無道德何患于其此之謂也臣不勝悚懼之至謹昧死上言

請革西廠疏

題為體天道循舊章安人心弭災異事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敬 天法 祖任賢使能政事脩明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內晏然雖天象屢以示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實由 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于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

方是有人
不敢言而
不出言情
更難不
言者大

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財初不見有 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為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于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舉皆不安于職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業承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羣小汪直之失雖為未其而羣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自言親承 密旨得專于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甚有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已而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十九

荐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已而黜之如狼如虎肆無忌憚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為一身之榮不知傷害善美良虧損 國體大為 聖德之累陛下若為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違累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鑒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後骨肉相殘羣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彝刑罰之說遂致海內殷富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幾于刑措太宗因封德彝死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脩而民自化法急

而民愈亂。攷之前史。歷歷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我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人心。四方萬國。莫不歸戴。陛下爲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況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災息患之道。莫先于恤刑獄。莫要于安人心。而乃反此所爲。使人人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警。變且莫測。腹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 皇上體 天地之包容。勿察察于事情。遵 祖宗之成憲。勿屑屑于改易。旨意必經于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疏必由于通政。杜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二十

濫受于他門。責改事于府部。而嚴課功。覈實之權。付刑獄于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賊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于耳。自足以顧情而養神。苛政不加于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延聖壽于萬年保。皇圖于不拔。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臣等荷 陛下生成之德。實諸密之地。一念愛 君之心。率奉朝夕。有所聞見。豈容緘默。謹條陳大畧具題。以 聞。伏候聖斷。卽賜施行。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謹備。

候 命○一舊設刺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西廠專却尋搜細故。凡街市關段。罵詈爭雞。縱犬及一時躲避不及者。或加捶楚。或煩煩。聖聽置于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皇不安。○一官職有犯緝訪得出請 旨。拏送經該衙門問招。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 旨。還職。係是定制。今聞西廠將廣西勘事郎中武清。自通州聽選。方面官劉福。自歙家俱拏到。嚴監禁數日。輒又釋放。且武清係五品官。劉福係正三品官。擅拏擅放。恣意所爲。紊亂朝政。莫大于此。○一官員犯罪。追賊者。法司自有成規。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二十一

今西廠擅自封兵部武選司門。以後遇官員有犯正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晝夜越牆進入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剝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劊。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其偽何由而辨。○一京管管軍頭目俱係 朝廷托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朝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鈴束以致各懷危疑不安。○一各處鎮守總兵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事不得不差。人體訪事畢。卽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採

聽事情彼一聞之無不慮恐患及退縮自保誤事非輕
○一各布政司多有王府所在今西廠差校尉分投
去彼行事不但官司驚疑各王府亦未免自危事生
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各處行事皇上即位之初
卽已革去後三四年尚有假充校尉詐錢害人者此明
驗也不可不懲○一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
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
帶遇有船到卽加盤問間有公差官員被其撻檢以致
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者
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
用支奇費

卷之十二

三十一

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撻船劫人卒難禁止○
一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
日外出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
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鼓響伺候
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呼叫項忠不待朝罷被
校尉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此至于法司郎中御史
等官每遇平查文卷俱要親齎赴殿覲見日伺候不得一
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
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一百戶
章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從征僥倖得陞

前職自資緣投西廠行事之後發人事情言多失實又
引進謫詐小人王瑛結爲心腹專一許人陰私以固信
任凡前項拿人放人擅封門戶撻檢家財凌辱婦女驚
動人心紊亂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爲○一臣等切詳
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關又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
去歲七月以後有妖物出自西北遼城傷人當時人言
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
害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預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
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章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
一二似爲禁革奸弊奈非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人心則已甚矣中外然安能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
若不早爲除革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皇上斷自
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開住以全其身將章瑛王
英拿送法司會同錦衣衛推問明白治以重罪如此則
人心可安天意可回矣

論

茅焦論

商略

嫪毐之亂秦王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
焦也後至不畏鼎鑊而力爭之由是秦王悟而迎太后
焉復爲母子如初譚者以爲穎考叔之錫類不是過也
噫長信非母弟之親宜淫非溺愛之比秦之宣王有知
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不爲楚也妻則不爲政也母
雖誓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謝先王而何焦之汲
汲於諫也春秋之義絕不爲親於文姜則然非仇母也
以父而仇之也帝太后非莊襄之仇乎始皇惡得而母
之焦其未聞春秋之義邪且曰車裂假父撲殺二弟此
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忍汚諸口吻哉然則始皇何以
悔而從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
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爲天性
之親也欲帝業之速成而懼諸侯之連衡也然則焦之
諫固戰國之奇士而亦穎考叔之罪人也

明史奇賞

卷之十二

二十四

傳

列女遺傳

商略

傅氏元時人年十八適同里章瑜瑜爲苛吏脇事與期
會迫次道上計至傅氏蒲伏抱版歸號泣三日夜不忍
入襯屨有腐氣猶依屨呵玲日既甦既入棺至甯梓成
穴及葬投其身壙中母強飯以出制木百日以欲奪其
志語間遂大慟連日不食母囑侍婢謹視之閱數日給
婢以浴令擇具投井中灰到兩路贊之曰予謂古節婦
事至青綬臺及祝英氏以爲後無繼者世道降也久矣
今瑜妻乃爾謂世降德薄者吾信與夫婦倫與君臣等
明史奇賞 卷之十二 三十五

要思

明史奇賞

卷之十二

三十五

世之稱臣子者獨不能以瑜妻之義於夫者義其君與
愚讀輟耕錄得此識之俟後之修志者采焉

啟

謝顧光祿送金魚啟

商幹

僕本江湖下品。无足疎材。偶荷大造之甄。陶實嗽諸賢之餘潤。幸龍門之一躍。愧解輟之多年。每懷在藻之思。何有運甓之志。茲承惠我瑤品。饋以金鱗。乍注清泉。漸投芳餌。既員且潔。體範明月之規。復湛而虛。光奪玄珠之窟。過雲留影。飛鳥驚形。不知家在塵中。恍若身臨海上。見游咏之自得。知升斗之水生。羨浮沉之相忘。喜風波之患不作。某本無長鯨之量。適負揚鱗之羞。今雖曳尾泥塗。尚冀鼓鬣演游。更望相濡相煦。勉此目於天池。不苦不虞。學全身於九介。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二十六

謝李郡伯建三元坊啟

三元及第。今為隔世之虛名。刺史表閭。又作他時之故事。未嘗忘我。何以報公。昔高密為鄭康成。建通德門。頡陰為荀明陵。改高陽里。皆邑令崇一鄉之虛譽。與時流為千載之美談。孰若掄魁之坊。出自相公之筆。如坐會同館。而張水篆如游法華寺。而觀邑碑。波戈峙金鳳。而欲飛。間巷疑著龜。而再轉。雖進士之科。未復然。化民之意。已多其因。念平生真堪一笑。褒龍殿上。嘗誇獨對之三千。朱雀橋邊。今作尋常之百姓。進不得陳箕子之洪。

題

範退而發揮郭氏之中庸。開山學効嘉眉之規。借時文

明孔孟之意。松間倡道。豈無考德問業之人。花外小車。亦有事親從兄之樂。然或預司徒之役。則又如舉子之時。伐樹削迹之仇。吾知免矣。毀瓦畫墁之咎。誰能與之不圖。三十年金榜之名。增重二千石銀鈞之字。成前非部使。欲為之志。動昔年鄉人助善之心。十字街頭。如浮圖之起。廢一千年後。與華表以俱存。何益如焉。可感多矣。茲茲伏遇具官坤維。間氣河右。俊人泉府。培風善計。江西之財賦。翰林借選。飽看天上之圖書。肯為朱轡。阜益而來。大是碧漳。清江之福。論振文誅。奸之政。季弟元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二十七

兄用留耕。揀荒之心。召父姓。使七八月。遂零壇之望。使三百川。無潦消之憂。一日而百廢具廢。三年而四境皆治。遂令迂闊亦屬作新。某雖奉几筵。敢忘榮饒。武陵太守。屢許訪於堯花。黎家小童。竟空吹於慈葉。未由晉晤。曷盡多言。某敢不佩此寸衷。銘之百世。薛少保三大字。長如甘棠蔽芾之眷。揚文貞一瓣。香願祝仙李蟠根之盛。其為飯糲無任敷榮。

雜著

奉題高宗御書後

商 輅

右宋高宗御書杜少陵詩四章予友太學生方澗家藏舊物也相傳澗九世祖金紫光祿大夫閻休致陞辭日高宗適書此詩因以錫之時紹興辛亥歲也以其詩致之良是閻仕歷右文殿修撰而階金紫光祿者階進而官不進也龍草御寶光彩如新觀此可以想見當時君臣相得之意然說者謂高宗是時金耻未雪宜詰戎兵以陟舊服翰墨非其所急殊不知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光武投戈講藝而史美之高宗惟不用儒而已使其真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能。用。儒。術。則。中。興。之。業。當。不。在。光。武。之。下。而。如。金。紫。公。者。亦。安。能。本。身。而。退。得。以。直。遂。其。山。林。之。趣。也。哉。澗。字。向。本。學。識。卓。異。先。世。遺。物。能。珍。惜。若。是。誠。方。氏。賢。子。孫。云。

奏疏

陳言輔治疏

王 恕

今年閏正月臣以年老奏乞休致奉 聖旨卿朝廷老臣未可輕退宜勉副任用事有當言的盡心來說毋再固辭欽此臣有以見 陛下不欲臣去者非徒欲富貴臣也蓋欲臣竭耳目之所見聞盡此心以匡輔 聖政也近因痢疾陳乞容臣調理將印命侍郎署管奉 聖旨准卿調理印照舊掌臣又有以見 陛下眷愛之專也有君如是何忍負之伏覩 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前者 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 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前日遞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為濫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為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 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 太祖 太宗復見於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 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利及登 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

治近習蠹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并逐刺麻番僧
法王佛子國師。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崇奉等
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此數事。皆壞名器。損國體。傷民財。
臣民所不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陛下一旦而盡革。
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
濫陞內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寶兒。前數事不數
年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不可
得矣。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機也。可不慎歟。況今北
虜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脩省之時。而國
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伏望 陛下自今伊

明史實錄

卷之十二

三十五

始於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要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決不可為巧
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為社稷憂。
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罔越之至。

疏

預防防虜奸謀疏

馬文升

嘗思往年三衛達子偷盜大虜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
上。俱來報說。我每在達子營。偷馬回還。老營在某處。報
知。今將一年。宣大二邊守臣。俱不曾報。前因臣已疑
有彼此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因朵顏等三衛達子
與虜酋也先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北虜大衆。既
日俱在宣府住牧。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切疑此虜
奸謀。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邊牆復重。又各有
精兵。兼調延緩。遊擊官軍在此。虜意交鋒之間。彼此各

明史實錄

卷之十二

三十五

有所傷。若被衆頗爲彼嚮。道引領大衆。俱到本衛地方。
劉營或留步。衆在下。大同宣府邊外。制我之兵。不敢東
行。彼無後顧之慮。分遣精銳。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
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十里。係腹裏居民稠密。人口頭畜
頗多。朝入搶掠。夕可計歸。且軍勢寡弱。豈能支持在京。
臨時發兵。不無緩不及事。成化年間。朵顏衛達子曾由
此處而入。直至永平地方。如蹈無人之境。若此虜熟知
道路。剽掠日久。京師未免戒嚴。其爲國家之患。非細也。
豈可不早爲之禦乞 勅兵部一面於團營揀選馬步
精銳官軍三千。前去永平。再選步兵三千。前去密雲。各

哨探與
馬賊等
並失之

內軍兵
外軍地
又八府
領兵故

更行也

整點器械令知兵武臣管領操候一面選舍人或職官
星馳前去宣府大同會同鎮巡等官哨探大虜即今見
在何處有無東行消息或俱在宣府地方爪探如果東
行即將原定三處軍馬就便啟行於所擬地方操守遇
賊侵犯相機截殺又恐此虜詐詐東寇西被此不可
不防復慮擁眾之賊三千之兵恐難捍禦但此時達馬
未經控掠不敢馳騁秋涼之後必肆猖獗思得下班官
軍休息已久兵部宜奏遣屬官二員分投前去將德州
并德州左衛天津三衛秋班馬隊官軍催點齊足俱赴
永平聽候武臣提調操守及將河間等并保定等五衛
明末奇賞 卷之十二 三十四

馬步官軍及原選士達俱在本城平山衛官軍亦在本
衛定州衛官軍俱在本州真定等衛并寧山衛及平定
千戶所官軍俱在真定各如法操練若大同宣府聲息
嚴急先將前項各城精銳步軍分散各關口協同守把
其馬軍遇有入關賊寇相機戰守若大虜俱在東路出
沒總兵等官統領聽征官軍前去勦殺如果西路無事
馬隊秋班官軍該赴京者仍舊赴京其在京春班官軍
若係選作聽征之數者且不令下班留之以實京師
如邊方無大聲息仍令暫且下班不許遠散以應調遣
底東西二路各有其備倉卒之間不致誤事亦可以拱

護神京但京師者天下之本京師之兵空虛非居重
馭輕保固宗社之計臣以順天保定等府原選民兵
八千餘名先時真定知府張瓖大名知府李瓚俱已操
練定堪調用經今數年恐致廢弛萬一賊勢猖獗無復
應援之兵若將此等一體操練則可以振揚威武守護
地方為京師之援所謂兵不加增而自增者也

明末奇賞

卷之十二

三十五



重錄誠意伯文集序

楊守陳 成化

國初誠意伯劉公伯溫嘗著郁離子五卷。復錄集并拾遺二十卷。犁眉公集五卷。寫情集。暨春秋明經各四卷。其孫薦集。

御書及狀序諸作。曰胡運錄。皆錄粹行世。然諸集。渙而無統。板畫久而浸堙。學者病之。巡湖御史戴君用。與其家薛君謙。楊君琅。謀重錄。迺錄善本。次第諸集。而冠以胡運錄。俾杭郡守張君信成。之屬守陳序。嗟乎。自昔夷王。草夏。不過。羶一隅。腥數載耳。惟元奄四海。而番八紀。極弊大亂。開闢以來。未有也。公以命世豪傑之才。出佐明文奇賞。卷之十二 三六

我高皇剪羣雄。混六合。掃百年之胡俗。復三代之華風。其謹言。絃議。肅道。天衷偉略。奇謀。指授。羣帥者。鼎鑊勒之汗青。書之四方。尚能道之方。其未遇也。鬱積感憤。發之文辭。若四獄之出雲。無窮。若公輸之營。衆宇各盡其制。若孫武子之師。戈甲蔽野。而不聞。暗鳴叱咤之聲。若大海浩茫。中畜虬螭。鮪鱗。奮騰之屬。觀者駭愕。而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輪濟世之梁。昂時已傳誦之及遠。而施之。朝廟。播之。華夷。垂之百世之下。焯乎不可朽也。三代之英。卓矣。漢

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甲兵間。請文墨者。殊鮮。子房之策。不見詞章。玄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間國之勲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任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昔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已陋乎。三御史之重錄。茲集。蓋高山景行之志也。守陳之序。居培塿而論嵩岱。持土苴而與之夜光。朝采之上。可乎哉。

送閻憲副何廷秀序

金閨之髦。華門之俊。閱余日夥矣。聰敏者。或儻蕩。廉介者。或迂僻。政治文學之兩能者。亦何鮮哉。刑部正郎何明文奇賞。卷之十二 三七

廷秀與余交。檢矣。其容溫其語。鳴其行端。謹而潔。清其文。典。贈其學。博其政治。明以達。庶髦群俊。鮮克與之。肩者。茲被命。陞憲副。于閩。閩產若刑部。郎李廷美者。徵余文。贈余所欲。贈者。無乃廷秀之所。候聞者。耶。夫憲將以去不善而納之善也。顧鼠食苗。詩人所傷。聞之文武大小百司。無所謂。碩鼠者乎。土偶被文繡而坐之。民上有識。歎焉。百司無所謂。土偶者乎。重牛羸豕。大易有制。戒矣。奸宄寇賊。無所謂。童牛羸豕者乎。魚有陽鱗者。鈞則拔。綸錯。餌迎而吸之。其味薄而不美。百司無所謂。陽鱗者乎。桑木內有蠶。則外若蠶。酒家之狗。猛而噬人。則沽

者不至百司之胥史僕隸無所謂秦穉猛狗者乎大蕭
艾不剪蘭菰不審驅蝗鋤草所以茂禾黍也廷秀佐憲
其尚搏碩鼠振土偶犛童牛豈羸豕屏陽鱗之魚則幸
癰驅猛狗庶八閩之境百職清元元寧年穀屢德海皮
不驚廷秀之聲光位秩其可量乎昔廷秀之尊考嘗知
溫郡以善政清節名天下累官吏部尚書廷秀之賢有
所自矣紫荷赤管乃其家之青璫也行且復與



漢書切
大雅集

書

與彭學士書

何喬新

僕居閩五年矣德薄才劣無裨聖時殊以為愧而來書
獎予太過益增慚靦入閩自沙尤之變以來民多桀驁
下凌上賤化貴相帥成風而強宗大族依憑城社暴橫
尤甚蓋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違上司之令而不敢
違勢家一言以為上司不過督責勢家能暗以重罪故
也凡為政者脂韋媼媼輒得美譽再歲而還否則怨詈
紛紛或因以得罪僕不能隨俗沉浮一切繩之以法禁
驚之風雖少戢已不能無謗矣然謗與譽何足恤哉僕
明文奇賞

之所慮有如此者今天下且入於弊而未知所以拯之
之方此甚可慮也我朝懲前代藩鎮之弊以都司典兵
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凡軍戎調發布按二司不得
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平日所以能前却之者恃
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臨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
法焉能制愚以為宜稍變舊制特詔布政使按察使兼
典戎政而妙選勇畧素著者為都指揮使少寬擅輿之
法緩急調發二司得以專之不由中制庶可以防患於
未然而救尾大不掉之弊焉古之善觀國者不觀其國
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歟否歟愚

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貴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或曰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率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竊謂富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頽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善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羣居交屬不可信也以此處之庶幾有

明末奇賞

卷之十一

四十

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弊之大者也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材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院學上所論奏者豈徒發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定求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閣下試觀今日治歟否歟在廷者孰爲李綱張浚歟居方面者孰爲宗澤張所歟緩急可倚者誰歟臨難不易節者誰歟有此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愈也乞留意焉

論

樂毅論

丘濬

樂毅不叛之城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爲行王道之過余曰不然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與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爲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先觀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者曷嘗有利天下之心乎使南荆天下之心何以爲行王道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仁義乎爲報讎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宜乎施仁敷義以慰齊父兄弟之心而遷其寶貨重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

明末奇賞

卷之十二

四十一

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皆與仲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可以指顧而取其心已肆其志已怠士卒之銳已挫而破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意肆已挫之鋒毅雖有百萬之師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城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最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而征諸國則人豈有不服毅以二小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爲行王道可乎太初曲士不足論何蘇子而亦易此言也

世八等好爲高論而久之

奏疏

陳愚見以裨 聖化疏

劉 健

先於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該臣本縣修文令臣知會節該欽奉 聖旨優禮老成朝廷已屢有枚旨了劉健等還着有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於次日詣 國家存問臣扶病望 闕謝 恩訖竊念臣以蜉蝣妄幻之軀混麟鳳郊藪之跡 殿閣則駢聯孤狎之銜品系偷則重拜問使之旌麾天光被於綠簾露滑零於旌旆昔平格或能僅有今賤子幸乃並收寵金乾旋老當屯達將危將殆且悲且歎欲枕投意令子代書效求鳴之禽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四

非擇音之鹿無馬卿遺稿於牀頭竊史麟諫餘於臚下竊惟 人君莫先於定國定國莫先於正身然 君身所謂正者其大要在於畏 天嚴以定萬年建 國之本奉 祖訓以永萬年垂統之本正 理心以端萬年傳家之本勤 聖學以清萬年幾政之本兢兢業業取朽履冰此古今帝王貽厥燕翼之良誨 中興英主能自得師之首政也其次則在於進君子以退小人退小人以安君子所謂君子者公清直六廉靜光明其學負以道事君之正其節有不可則止之堅操天度之權衡殿 國是之位置得是君子用之其引援非道德之清

流則典刑之故老彼小人者或勸於善或迷於野而天下政治日趨於太平矣所謂小人者陰險姦惡嫉賢善納賄招權口蜜腹劍結與提以固寵榮請旨路以舉劾鮮廉寡恥辱道喪心誤是小人用之必引援惡黨以助奸進拔邪佞以延譽彼君子者甘老死於丘墓不遺差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墮其術中矣昔林甫懷毒於鷹揚而九齡輩驚心於披免張銳溺於鼓鑄而懷德輩貧死於蒸毛邪正進退之機否泰於此攸繫此臣拳拳以進君子退小人為第二義也又其次伏望 皇上守藩邸之初心念 靈長之洪祚無以逸遊而啓荒紀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四

之源無以晏安而忘憂勤之念無溺聲色以蔽精神無嗜會酒以昏心志無以狂直不識忌諱而為言路之罪愆無以請謁陰行詭計而致號令之中止無聽甘言陰為邪佞以延譽無納諂言以防深厚之訐欺惜 賞賚以節民財罷土木以蘇民力選將必登庸之材擁虛品而冒爵賞者無容濫等練兵必趨關之勇操庫庾以困征輸者無令蠶食治道與危機一念恒存於意外內脩與外攘大政時加於作新蓋此數者姑舉大凡昔愚臣在講筵之時恒藉以為諷諫之助後因進講真德秀大學衍義之編觸感隋煬帝荒淫敗國之政又上言日燭

帝所爲如此。便是禹湯文武之子孫。也要滅絕。況隋無積善之基者乎。狂言犯萬死之誅。先帝無幾微之愠。續叨內閣奉與政幾同官。悉三壽之良。屬臣之一得之助。乃退而恭成一疏。思進以仰贊。萬幾屬當休退。未獲進呈。其大意請。聖駕隨時早晏臨御。文華默召輔臣密授。懿旨左右分行。各授紙筆。令其疏寫。兩京九卿長貳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卓異。卽於各官衙下直書數言。務出知見之真。不墮毀譽之計。又時與六卿長貳之中。或次第以承。宜撫巡藩臬來。朝亦不時以賜問。其轄內寮屬之賢。州郡民牧之最。軍民之大利大弊。政務之可革可興。仰答聖問。一如輔臣之例。無事虛文。仰承德意。會幸會言。繕寫三本。以一留中以備御覽。各以一付之內閣吏部。凡遇繁劇之差。除不次之超拔。更量材品。各委責成。其未在所舉者。照舊循資。自知勉勵。庶才稱其官。官勝其事。擇材於無事之日。獲用於臨事之時。古大臣夾袋之書。古賢君書名御屏之意。聖王清問下民之心。武者亦出於此。肉食四十餘年。叨開十有餘載。敢借垂死之筆。少贖枉生之愆。但蟻蝨已弔。湯沐之既具。犬馬已迫於帷蓋之既陳。神思荒迷。語言狂悖。石室秘藏。不能啓帝王心印。

之寶篋。雖黃舊筆。亦有愧伏翁口授之漆文。執黃卷以窮言。未得於片言隻字。存白頭之故習。何有於乃志乃心。伏惟俯賜哀矜。曲加採擇。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干冒威嚴。不勝預越。

奏疏

論時政十失疏

李東陽

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職任重而不負其託然後可以無愧若使曠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以顛持危而目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也痛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而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鳴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實共聞之伏自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睿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擬徑

用文奇賞

卷之十二

四十七

行改易 詔書不信政令不中臣等不敢縱然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 皇親奏討幾鹽既不肯奉 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制 朝廷搭撤官府沮 陛下之美政累 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 皇親之家既已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為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乏而不之顧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聞銜鋒破敵名次揆之舊制俱不該載况紀功官原開按伏不係對陣侍郎等官勘得功無顯迹查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而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冗員以官法為人情視費

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冗員奉 旨裁節食青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減革者百無一二而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非惟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算大壞名器尤為不可此政令之失三也 御用監書案缺人吏部奉 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倖之臣况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黃綠傳奉奉 詔裁革幾不幾時連開此例則匠官衛士倣倣成風以邪路為當行視詔書為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

明末奇賞

卷之十二

四十八

出帶領人役各據地方京畿小民貧困已極何以出之此政令之失五也 駕輅出外擊人累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訐僞近因 皇親家人奏訴畿民占田土輒為出給提解來京錢撫司拷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親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破家蕩產冤苦之聲致傷和氣此政令之失六也章與齊玄蠱惑 先帝盜空府庫一則貪祿分守屢劾不退一則奏請進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各倉軍卒俱經奏准查赴團管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廢管伍之籍供私用之門此政令之

失入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前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磁器奏。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坐視無可奈何。或付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為失職。實所難辭。退思先帝臨崩。額命之言。仰念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況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豈忍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日甚於前。臣等所陳奉有聖諭。朕便處

明史奇賞

卷之十二

聖諭

治至今未有施行。今所奉聖諭云。待斟酌行。是必無可采。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先帝赫赫之靈。臨之在上。豈欲其冒輔導之虛名。而蹈曠廢之責。外如此。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若讓之能者。伏望聖明俯垂洞鑒。諒下等為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為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人心。承先帝付託之隆保。祖宗基業之重矣。

疏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縉胸之士。收拾斯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閭閻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行伍之將帥。世享簪纓家

明史奇賞

卷之十二

五十

足鎮廟堂。勵武臣作典。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銜掛殺。非出于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狗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日為勇敢談說。縱橫者。日為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債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詘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遺。而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鬻旅。樂毅出於疎賤。賈布雜於輿臺。衛青

於人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世而番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來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辛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

明史奇賞

卷之十二

五十一

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雖設未能致特起之士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倣效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

部會率數目請于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二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宣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示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像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剗辭而歎思借才於異代也哉

明史奇賞

卷之十二

五十一

傳

湯胤勛傳

程敏政

湯胤勛字公讓濠梁人其曾祖佐高廟取天下是為東既襄武王胤勛少負才好使氣貌類河朔人兩眸睜然鬚奮起如戟年十五六入學為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文千餘字胤勛騎馬過一日成誦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胤勛獨後至當答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憤卒答之胤勛攘袂走出學門題詩府署合扉上有從今卻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遊江湖上凡吳越間豪家富室爭延致之周文襄公轉運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五十三

江南聞其名召之至曰王孫能作故事否胤勛請紙筆即席具狀幾萬言類宿構者皆切當世務文襄奇之上書薦其才有文武具驛召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之立胤勛將臺下萬卒環視于公摘古今將畧及諸事舉以問胤勛應對如洪鐘不能屈左左噴噴數賞于公亦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對以為錦衣衛百戶正統末英廟北狩朝廷遣使通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擇可副者衆舉胤勛詔以千戶如虜虜大酋脫脫不花問中國事云何榮未及對胤勛前語之又時於坐上箕踞岸幘朗誦其所著平胡論虜酋色變既出謂中

國譯者曰彼輩何為哉恨不殺之耳景泰中詔舉將才胡忠安公言胤勛才可用進署指揮僉事時典兵者多忌胤勛不令治事胤勛亦時時歎息其功名不偶放浪詩酒間京師人率以為狂所與游最著者侍講徐有貞教授馮益太醫劉溥英廟復位有貞入用事然亦陰嫉其才不推薦之胤勛亦不登其門天順中校事者甚橫李文達公多裁之而文達嘗召胤勛與語胤勛張口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一坐盡傾文達愛其才將薦之校事者遂摺拾胤勛往年在江南受賄事下之獄怒而辱之胤勛詬罵不絕口至誠之為奴然胤勛寔山息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五十四

于人不立券無以自白遂請為民衙校出都城故入有暗之者胤勛仰天笑曰吾子以指揮為足榮一湯胤勛邪掉首行弗顧成化初遇需恩復其官再用言者言詔以裨帥出守孤山堡孤山在延安西虜歲入之守者多以軍敗黜胤勛得詔曰噫吾死矣夫孤山無郭有他郡之來戍者七百有八戰則為債軍守則為怯敵如此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乎免矣抵鎮草封事數千言大率謂朝廷宜先城孤山聚糧糗募壯士又移書當路言狀遂憤憤吐血數升臥不能起丁亥虜入寇上將閉城門不出兵虜大掠子女而東胤勛怒髮上指

維新不月
爲詞然其
平山一人
寄寄

曰夙國分也。力疾而起。戎服跨馬。率麾下百餘人。選
於境上。力戰數十。衆寡不敵。遂歿。山下。是年八月也。胤
勛爲人。軒豁。獨能直欲起。古豪傑與之友。視世之瑣瑣
者。以爲齷齪不足與語。好以氣雄人。不問名位。卑顯有
不可意。奮然去。不顧或逐焉之。至其人。而亦不少貸。甚
有捶之者。江陰知縣。弗利於民。將受代。胤勛率少年數
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駭。并收
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郎中時正嘗於坐上。與之
裁鉤。不勝而怒。語侵胤勛。胤勛就坐上。捧之下。拳之。蹴
之。衆客爲之股栗。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
合。而罵之。道士不知其胤勛也。稍稍有愠色。胤勛捶之
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希縱橫。開闔隨意。所如有問
古名將者。胤勛以張巡。岳飛爲第一。其人曰。岳將軍則
間命矣。張昭陽何如。人胤勛瞋目曰。子不觀其對令狐
潮之語乎。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爲此
語者。其所見如此。詩豪邁奇崛。如風雨晦冥中。電光翁
森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
者。機硯每就人席上。操觚立成數十張。有名能詩者。多
爲其所攝。或不能措一語。以遜平生著述。有五言詩唱
風雅遺音。東谷集千餘卷。無子。史官曰。子少與胤勛游。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五十五

明文奇賞

卷之十二

五十六

知其人不死。爲大將。將數萬兵出陰山。其功名當不
在古豪傑下。顧獨膏血草莽中。天也。或者謂胤勛類太
史公。所謂游俠。乃大不然。胤勛行事。雖若任俠。然扣其
所得。朱家郭解。直奴才耳。烏足以比胤勛焉。

集 357—785

庠哲之姿天縱多能上師孔子日新舊學達慕湯王祥
 刑不及於非辜郵典屢施於無告南郊禮備特牲才昨
 於尚方非塞虛清虎旅又歸於宿衛調春臺之主燭實
 在此時放夜禁之金吾豈妨正務銀花玉樹微應繁山
 鼙鼓龍笙少延鳳駕侍臣立紅雲之殿尚食進紫霞之
 觴聖齡願保於萬年健隨天運節假已開于十日樂與
 人同瞻明月之光輝喜良宵之未艾臣等猥以末技叨
 預伶官禮太乙貴神於六宮之中想周旋於達旦獻昇
 平妙曲於兩階之下愧聲調之入雲欲罄下情敬陳但
 語 寶歷初開二十迎上元風景一回新千株火樹連
 明·文·奇·賞· 卷之十一 五十九
 西苑萬點星·建·極·北·辰·金·割·黃·科·傳·令·節·調·翻·白·雪·應·
 陽·春·聖·心·願·比·光·明·燭·滿·賜·餘·輝·及·庶·民·



ZW 21101000583212